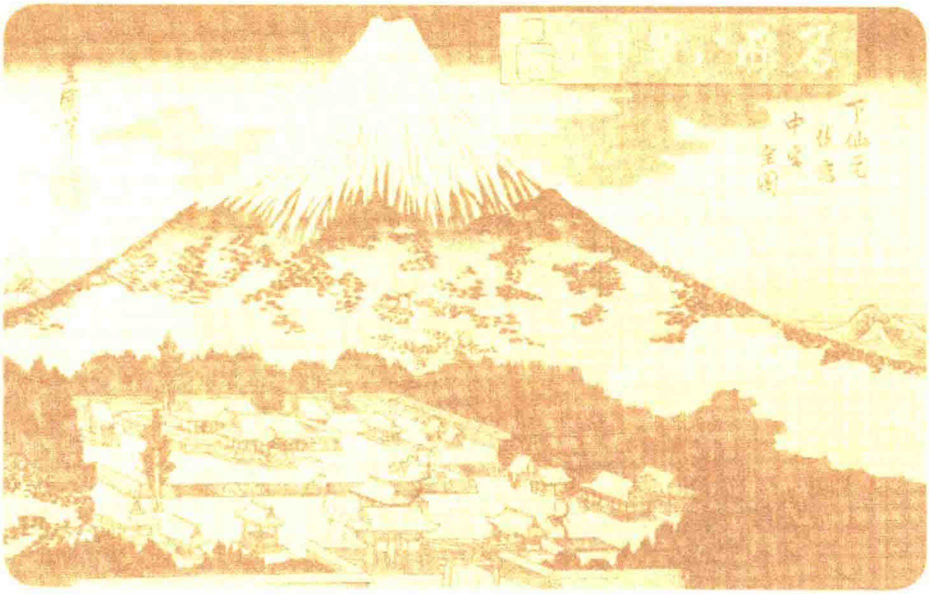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十三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一歷史一史籍一叢刊②歷史人物一傳記一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錄

第一冊目録（總第90冊）

傳記

別傳

第二冊目録（總第91冊）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120册）

詠史詩

第十三冊目錄（總第102冊）

日間瑣事備忘録

二月

十八日

微雨至午牌休○遣仁也於雪庵氏取纂遂至宜園謂孝也曰我怯雨止中洲之遊汝赴大超寺為我謝會主返曰大超寺會僧而待晴○遣勝之丞迎鶯谷至少間彈助来飯二子要右衛門来茂庭徳力来乞字為客設浴導遊観園中要右衛門去○宗家送生海参及章魚○甚一来致板扉四乃自償銭六千文

○徳力去申下牌送鶯谷至彈助氏主人供飯酉下牌喜平来迎帰○今日記甚一東孝也曰昨日自汝菊助找直銭七千六百文今日忽疑我誤数少一千九百文也汝照数款彈助岳父鶯谷至暇未見板扉接柱當用鉄丁接（丁接漢名未知）汝須求数枚送也○池邊善平来約明日来雇○先是為阿左陀弟作書一幅今日付阿左陀

十九日

善平来命鋤桐田令喜平作糞田播諸瓜蔬種○遣仁也謂孝也曰我将導水野鶯谷遊中洲既設傳厨只少酒汝須携酒三合及茶具俟於雪庵氏也○清微来先是清微乞詩為賦一絶（任處幽深天地別吟思清絶又奇絶新詩一卷在東窓如對飛山三伏雪）○午前謂室氏曰卿須與正也直赴杉渚也曰諾乃至彈助氏勧鶯谷野遊初坐孝也来曰久遅於雪庵氏矣出令孝也過雪庵氏報仁也令勝之丞借舟仁也與僧實童出會三本松（地名）至中楚立水上良久勝之丞與一童孫舟至碓家茂八来乞從舟始離岸室氏正也至杉渚菊助幸右衛門與数

夫在洲崖出迎乃設席崖上面座水際竪置松杖十四五本乱找夾之以作基趾而疊石為今日方始行将畢五十間云導茂入遊視洲中既飯上舟至杉渚令孝也報荘手氏曰今日初會役夫作防崖磯敵告以其田與我田南北相對也令實童買茶登亀山俟孝也南下有舟将運石令勝之丞就請寄上舟人許之乃入為至善次氏後門出敵門善次妻迎入善次不在令孝也視春砿在否不在乃出勝之丞實童赴宜園至田島孝也去中牌携鶯谷帰供飯○鐵巧甚

六張鉄臂坪七枚（臂坪漢多未開様紙　掉於挂時用閲閻者）其形成牝牡其一有牡無牝乃遺喜平東孝也曰為我詰甚六喜平魯訥須副一生也○夜勝之丞歸傳孝也言曰鶴陽将以二十一日東上児将往別大人有共浪華諸子東詰朝送児許○勝之丞請遊長崎許之為籌前程記之○喜平携○臂坪之牝曰甚六無状猶在其家○今日令僕棹粟子百餘枚謝（拾）四邊

二十日

勝之丞将遊阿蘇山遂到長崎昧爽之宜園返曰天

雨且林外先生曰待家翁側有待者而発○栽谷梅屋青浦劉三郎宇都宮龍山谷口怨助東青浦告将東遊予規之曰吾子往浪華席未暖屡宴遊無進學良圖有射利私心我所不取故不肯作與濃尾諸學吾子東見乞山水詩十首我録五首孝也四首五岳二首救賦不給借枝於鄰国也一笑既封之将遣勝之丞於孝也東曰聞鶴陽明日上途欲託数東然怯雨不能往別汝須代往也勝之丞未出鶴陽来別乃託四束（共世庵山東在宗助封中）○喜平来鋤桐田以雨下去○

先是遊普門寺庭有木犀兩株共寛慶謀乞其一寛慶曰寺無住僧里正管之盍圖通山扇額恵之則可予曰役銭夫守白二夫可予白二大債當四百銭矣額副梅李谷一株曰諾今日令三夫来致木犀粟曰某代先生任役夫債彼有請勿聴副以梅李一梅云以不見梅閣之曰以童遣矣乃命共喜平棹之舎西庭上其高可二丈枝葉繁茂一変庭色既而二大包銭不許唯飲数盃而去也今共一郎来東曰児既命共一郎及　秀蔵為勝之丞賛人勝之丞且一返

鉄而遊長崎也有府内信致谷口怨助及其所送竹篋附上怨助東中有問金城尾崎秀民東總助郭江戸正月十五日宴金城曰客秋青邨君過一席去不耐憾也梅巌三洲備貴卿牢殺為僕致意梅崗匪戈有餘孝弟忠信未足可以為名不可以處世先生碩教之僕繪事日益不暇詩文偶録一巻伏祈大正不腆金百疋賀春熙秀民曰屡賜書而不報疎懶之罪無辞於謝家兄自小倉来属年餘僕有待無暇終以曠尾汶是所以喫澗冊汲粟子百枚更於高厨祈吡

尊来也竹篦是也所謂先生去後浪華寂寥諸友會後必曰釋
尊何日返也故郷雖好不言大都先生勿遲々森川
去過役又可惜棚橋八郎歸郷呈一東云〻八郎即
賀春煕也○温姿来視室氏○彈助以供赤飯招以
病辞○近日肩背腰脚攣急甚而下痢疑風邪乃止
雪庵藥服葛根湯將遣勝之丞謝以雨不果

二十一日

終日陰雨○室氏製胡麻豆腐遣仁也贈之阿信返
曰宗家曰明日丁丑母妙壽孺人忌祭請臨○勝之
丞之宜園返洪一郎及森秀三来共撲文房具二子
約明日来去○今日遣勝之丞於雪庵氏告停藥以無
病也

二十二日

遣喜平於高瀨久求里地方買蕎麥粉及雞蛋○卯
牌雨歇雲徊合洪室氏二兒勝之丞過櫻堤柳原入
中城洪勝之丞別歸迺園至宗家而寫示正月十五
日江戸荻部小幡彦七彦七淳洪与相識上官劉子略曰昨
日午後仙書生有一人入幣卯寺桂川五郎原注文學指南

四字小五郎不在乃留俟爲夜深飯相見則非相識者
自稱水府藩士姓内田名萬之助今朝洪同志數人
討賊於坂下門誤機皆死某獨脱去欲自殺路上僕
恐不得明日素聞君名故来報姓名而後就死而止已
小五郎大驚拘留之出報官長橋以聞返則已死敢
告洪室氏二兒至大超寺遇翔師於門曰今日牧野
生設書畫展覩會於藝房願臨貸道將赴尊先妣祭
也願陪從予曰賤姪既遲請速臨乃別展墓於路過
養玄舍倒使仁也招之曰夜来感風邪不能遠步轉
就公宗家謁返宗家翔師誦經方畢孝也後次參至
飯畢師去養玄至針肩背腰腹數十畢後次授朱丸
二粒曰龍麝所製且試之既服忽吐嘔氣後次曰巽
日製龜甲丸而呈来牌洪孝仁後次出觀展覩會青
霞青虹雪庵等出見引入佛殿所掛明清諸家及山
陽竹田詩畫皆予所嘗識不暇視縣吏山崎紅林菊
池諸子在座就相見頭痛甚使後次謝曰風邪所感
須懷護則出後次別曰某今日故郷使仁也報室氏
於宗家曰我摘作將養孝也許速来既至孝也舍卧

雁塾生桜摩有又服紫桂湯室氏至日没稍瘳哉
即来曰奴今日拜趨公不在偶喜平来乃共鋤相田
矣又曰巧者欲以錢十五千文塗厠壁及井傍福側
何如乃名德次壽之德次曰識錢八百文則富矣識
五郎曰且與巧者謀而後成冨和平（先是書洪一郎）森秀三
見曰今夕以往請寓貴舘乃共飯時戌上牌也○喜
平曰蕎麦無旨賣者唯欲貨我而已問約借數升矣
問其急何如曰一升而二合矣室氏曰日貸而不日
賣猶（獨）蕎麦為然蓋古風也

二十三日

昨夜寒甚平明濃霧范昧不辨咫尺霜華凝立者如
水是霧消日出暖如夏初人皆減衣今日正春分而
奇寒奇暖如此實生来未嘗有之候先是口授勝之
述筆記瑣事録今日以往和平代寫李平與其児携
二匹来以紙障縁悉就報乃命接之凡二十寸料闕
廣狭削縁合之客臘買引牛（引手漢名未知）○辰下牌鶯
谷使人来贈寒具一筐東曰某將上途敢告乃行彈
助氏別鶯谷曰先生何日枉駕予曰今月之尾来月

之首鶯谷曰某常優遊不在家然勉強禁足而待先
生十日而不来將出也與彈助父子長次遂之至龍
馬塲南畔谷山政助追及白駄竹来矣乃別帰使二
僕種之舍北坡下政助曰乞先生書數幅謝次尚弟
花木何如予曰善穫送甘藷種十五斤曰諾○善平
来鋤相田及建人深右衛門来曰穫為備乃命耨圖
畦曰使二僕之宜圃取糞○池辺清六與二夫擔梅
三株来皆已花予曰已花者種之多不活清六曰地
地霜常異視諸梅皆蕾不能発其枯者過半蓋以地

疑澤潟也今土脉已潤誠宜種也予曰善乃買之既
去後擔両株来復買之總計直金百疋菊助来乞債
錢七千六百文予問今日見往旅切乎曰郎君未至
乃遣菊助借錢於李也東曰菊助做来乞債我無備
汝且給之我將使宗家償汝也昨日我謂汝曰明日
恐病未痊汝須代我往援菊助等功且視其精粗也
汝諾之今日將暮猶未往何故也○書深水咸章玄
玄門八十八壽詞使秀三致之李也曰書様不慊我
意若有楮絹改書秀三携絹返李也東曰中渊侍朝

来多冗不覚違教不勝惶悚已使徳次往則帰報○
功過半畢児明日趨視銭七千六百已付菊助○孝
平来（以未）以畢功約明日復来去○善平揮鍬當石傷其
足将指血流濡地使室氏付膏薬於傷綿以纒傷所
血止勉事如初予称其健○善平清六及少二夫約明
日来傭去予以隣右工門老疲不若壮者曰吾子明
日且休○置和平秀三於南楼（先是居焉）僕仁也同居年
喜平下寝庵間

二十四日

昧爽久七来板扉致四枚（敢用卯呼）予曰土木功已畢九
分唯吾午所住楼上板扉三枚是市所住寝室板扉
二枚未成而已請速致之曰諾○所約池辺三人不
来而安平（安平先是誤書善平）作一来乃令耘圃旦田○孝平
未畢餘功昨夜識五郎帰家命買虎多氏引牛（引牛見部）
四枚致之孝平午後孝平以引牛未去将去怪問其
故曰識五郎未致予曰細瑣件未致者多吾午何急
遽曰奴及従者二人實未食乃供摶飯既而識五郎
蒼黄来致引牛謝過且曰奴洪圬者謀明日以往塗
廁壁如貸銭唯従尊旨○中津妙蓮寺蘭渓来訪乃
飯之蘭渓曰某所同学宣園維新六龍皆已下世予
曰我天保戊子衆遊逢過公廬二人欲待昨年過中
津聞維新已没六龍猶健不識何日没乎曰本年正
月下旬也蘭渓出（旧）急作成巻者乞正又乞書数幅殊
無謝意予微述家口十人唯賣文為活別無産業不
能應無謝之情終不悟既而導編観園庭至西隅一
亾走来称隈市西教寺僕曰聴講者已集妙蓮公速
歸蘭渓曰某應西教寺招而来詰朝将去願其従者

二人不在西教寺伴尋之不見予走返別二八自舎
北路会茂三郎氏舎東蘭渓貴之陽三四步猶聞其
声○昨日田島栄蔵（要右衛門弟予姉婿）曰某幼時年栽杏一
株於先塋漸長大妨墓石聞公方求花木請呈予曰
幸甚今日使仁也送扇二柄（告若）将遣八掘之久之不
返使識五郎迎之返曰杏在加隈村栄蔵使其子導
児往観問其大小曰不在一人所能擔也乃遣喜平
安平作一時米上牌也至中下牌不返而下予疑不
安屡出望之池邊邑兵衛来謝違約罪且致所属罟

椒七八株及柿二株乃付價錢百九十文黄昏三人
擔杏迺舞囲可一尺七八寸高一丈四五尺曰此非
五肩不能任也奴輩屢欲餉濟人復往又思而拌下必
無速応募者遷延移期公之所惱也故出死力而來
予称之曰前日以大木難移而易枯矣不復求之児君
初言此樹如是重大則將止之今悔何及已種畢飲
之○有田改作來賣栁五株皆高二尺餘此栁實多
五倍他栁予知其不妄言乃買之每株直五十七文
○今日塾生土師俊太郎携新参書生八人來見○

請徹來取成章王父壽詞○平次郎來致所屬三臓
圖及丁子香米篩猶在我家

二十五日

久一作一來初將作籬樊二八日蹊公之田者不絕
以有東口通御林路也我及連人甚忌他村樵御林
者常欲設柵東口以遏闌入然力未給公若代作籬
樊衆將喜謝某與伍長謀將使彼謂孝公也予曰善我
屢與彈助謀塞御林路彼還延不果吾子果與伍長
謀我將使彈助聽也今日且傳作籬樊而洗樹枝乃

使久一上大杉樹予與作一洗檜枝二生以下謂平和秀三に
生來助之○庫阿左駝其父母來謝○孝也來告塾
生全庸没於菊花莊在北畔宜園且曰今日雨窓傳縣吏
紅林氏旨曰凡官許挂刀者限一家不許別宗今旭
莊翁卜居及連明與堀田廣瀬氏爲二宗今新尹屋
代增之助君將蒞此地其以官法禁之亦不可知也
我謂使旧尹啟告新尹也日曰廣瀬謙吉旧尹之臣
也新尹待之何旧必矣不識旭莊君意何如大人願
臨児室而示雨窓謀之予曰紅林氏未識我意也故

有此問我居實汝西舎而新築則別業也初非二宗
也我將使雨窓答孝也去○元春來○濱田屋藤助
來贈饅頭乞書二幅未下筆集久一等於亭供蕎麦
仁也我錄而備○黄昏至宜園秀三從先去終與孝
也至雨窓氏飲烏既而與雨窓謀作青村與縣吏劉
子曰果義父求馬及義叔謙吉義弟孝之助塩谷明
府寺西竹尾三明府及今池田明府視等内臣其恩
實渥新明府蒞任之日公等輙周旋爲我請見待如
塩谷君以來例也至嘱雨窓曰某明日與林外見紅

林氏謀之喜平來迎乃返宜園遣一生於平次郎氏
取綿雨將下借令舩入門乃滂沱○今日孝也致麻
生春畦所贈麦粉及渡邊健之助京師東健之助本
姓頃來婿于渡邊氏為醫今遊学京師云
二十六日
巳牌雨稍晴去年十月來荐服善治後次東作雪庵
華樂疾不進亦不遅至此謝衆醫并服三臟圓肥牛
丸○園庭隨処濼濺與秀三覓水深〻多自山趾杉
田來然以滯不果採視○坍者與二力來作廁壁午

後減五郎來共事○遣喜平於丑連索午蒡實久之
不返遣阿栄迎之曰喜平慝聲絕人我恐以其不獲
遠求數村也喜平返曰遂到上堀矣○作藤助所屬
書二幅畢藤助來請加二幅辞○　生次郎來告
運塾贈寒具一筥遣秀三東孝也曰塩谷明府以來
世待我家以用人格（三字 卯吽）用汝見紅林子須告之又
曰客年五月青村謂余曰聞先生代夫玄公而任塾
政時令諸生初入門者處行束脩文玄公矣今先生
在家而某任塾政請沿往例令新参生行束脩先生

全辞青村不聽時道了管新参生毎月介數人相見
皆行束脩今汝代青村而任塾政新参生或見或不
見其見者不復行束脩現在塾生行者與不可（行）半我
恐行者謂為道了所誤枉費束脩矣我與汝親父子
汝待我不與青村同宜也唯莫使道了負冤則可○
昨夜付金錢出納簿於雨窓舍人所錢三十八千文
舍人以無現錢請待明日今日孝也使飯田順了來
致錢十九千文來曰雨窓舍人送錢三十八千文児
留其半將以付菊助矣（先是中洲防俵備償章使來也付之）○秀三返

致孝也四束〻曰兄將與雨窓趨縣府見紅林子件
謹奉教新参生云〻近後太郎代道了管新参生児
謂旧令尹政既告新令尹不復推問故爾児與範也
存心非有案簿処事有精粗也○阿能婦送章矣阿能
（婦先是作阿信）或○來擇孝也來曰與雨窓見紅林子紅林
子視昨日所擬劉子曰青村君家官既許姓刀不請
新尹為臣亦可唯但莊君别成一家宜述塩谷明府
以來待以士人事而請沿例也則親政（改）作劉子曰範
白初養父求馬養其弟謀吉後老衰不能朔望趨府

以範爲其門人雖無骨肉之親養而爲午而諱吉以
儒教授或交貴人因請縣府爲臣塩谷君以来至今
明朝府池田君沿例以臣歳首謁見聞高木君將代池
田君而莅縣務範頼公等爲諱吉告從前明府皆以
士人遇待事於高木君余曰塩谷君時以文玄公無
子養我爲嗣而老我任家政七八年而東遊後天保
壬寅文玄公奉許姓刀恩旨我以爲其嗣赴江戶謁
林祭酒及古賀佐藤二博士爾時二博士皆曰令兄
蒙永世許姓刀恩旨是異數也聞令兄無子足下繼

之閣老以下皆知足下方亦宜許姓刀者故有永世
之語允姓刀或限一世或二三世也無一牽及永世
者豈非異数乎足下亦不可不感恩也後竹尾明府
時文玄公以我業弘於都會不能願日田乃請縣府
養我門人矢野範治爲我義子而以汝爲範治義子
官法許子繼而不許弟繼故設名如是及今池田明
府時文玄公謂範治異姓也孝也以爲兄可以爲文
不可然範治以我爲父則勢不得不以汝爲子故與
高橋子等謀改籍以我爲弟以範治爲子以汝爲弟
矣今範治任家政以我爲叔父以汝爲弟當矣前日
範治將讓家政於汝而東遊縣吏以不許弟繼之法
持之將使汝爲子我以文玄公遺旨不可事竟不果
去夫縣吏既許改我嘗爲文玄公嗣而爲範治文作
文玄公直以範治爲嗣矣而不許改文玄公以範治
爲子必欲以汝爲範治子使我爲別宗豈非偏頗乎
是我家大事汝宜就南孩公謀也孝也曰縣吏促劉
子甚急蓋新旧明府縣務傳授有旬日閑恐不得延
期且大人非因人成事者既與文玄公別宗別閑

一笑何必守俗官空名乎唯從紅林子意可余曰然
則我且聽竊紅林子所作曰範白果養父廣瀨淑馬
無子養弟謙吉息孝之助爲子孝之助幼弱未慣人
事而求馬漸老衰不能翶翔趨府以果其門人雖非
骨肉養爲子以讓家政而諱吉以儒学遊三都或文
貴人明府塩谷君待以士人午後至今明府池田君
皆沿例歳首入賀聞今高木君代池田君莅縣務請
公驗爲謙吉聞新明府孝也曰是大好兒明日趨府
與紅林子謀與秀三送孝也至彈助氏其父子皆不

在良久返見余曰及建人明日將樵御林曰先生亦
宜使一力來也孔子亦獵較我不欲違衆何如彈助
曰莫違衆余曰及建人將設柵我東曰以禁他村樵
御林且護我田可乎彈助曰可孝也既去余誦今日
父子問答之状彈助父子曰是先生家一大事須聞
南溪公也且招令郎乃走秀三迎孝也至彈助曰文
玄公蒙許姓力什先生與有力天下所知今縣吏以
一時私不使先生與焉以為原尹私許其姓力吉誰
欺縣吏君固持青村君不得不以孝之助君為子之

說先生亦宜持不得不為文玄公子之說也今日此
什紛紜明日且與君往会兩窓氏彈助曰諾乃飯時
亥下晡也

二十七日

快晴殊暖○令喜平會及建人探樵御林○使秀三
問彈助請何時得出門乎答曰朝飯後理髮即得暇
○巳下晡將出礁家茂八來贈麦粉且曰公所買友
回某氏宅聞十年前主人子無吉者自經死恐不祥
止之何如予曰我既悉斤宅直主人矣我止之彼必

不返直勢不得不遂買之自經者必吊於梁無已唯
替梁可茂八曰吏使神官禱何如予曰善我將往見
許吾子請來乃與出秀三從過彈助氏主人曰未暇
乃至宜園新婦見曰郎之宗家矣茂八去予過鍛冶
邑六戶外許白使磯五郎余邑六作鑽今朝磯五郎
曰期在本日差既成也乃問之邑六曰某未聞余乃
先付直錢二百九十一文曰速作曰既（誤）既出戶遇德
次茂八言德次曰某素知無吉未聞其自經且確
問若某實則替梁可到豆田市口遇孝也曰邇大人

久矣將返取竹屁君時文玄公為大人請叢範治為
子於縣府劉子也乃返秀三曰歸路須促彈助也至
宗家良久孝也來曰劉子不見予責其慢藏兩窓亦
閲當時家記又不見孝也曰兒且私見山崎子告當
時事情何如兩窓曰上策也阿吉供飯畢孝也將出
彈助來乃與彈助歸過為六氏戶外（宜園東孤右也）遇博多
賣諸蔬實者乃與其人入買午蒡及蔓青隠元豉彈
助先去予曰我懷無錢奈之何其人曰公抉非騙人
者唯賜券可乃借筆硯書曰他日當付錢二百六十

七文也亦下牌帰○阿飴婦贈釘数種○邑六致鎌
勝之丞来曰先生昔為我作書数十百幅我将為先
生擣一室予知其詐欲窮之乃曰幸邑勝之丞執竹
筆壽戸外廣狭竈予曰東南設紙障西北設壁何如
予曰此件依頼吾子唯其意勝之丞曰先生書閲筆
有鏡我所知也某所請以格外十幅而加二幅則幸
邑予曰亦唯吾子意挈二児上山従喜平所樊援斬
鎌曰此画費常鎌百銭汝善蔵某或如磯五郎随援
随失矣勝之丞自山下呼曰林外先生至乃下使勝

之丞帰路視中洲役夫孝也曰某見山崎子細詔額
未山崎子曰此件淡窓先生在日告我明府養青村
君為嗣言不及旭荘先生蓋以竹尾君時事情為不
便故翻案也案既定恐難復翻且淡窓先生既没青
村君亦不在誰敢主持者児乃亦大人所黙竄紅林
子孫丈山崎子曰是似好且与紅林謀児又曰家翁
不欲久居此地早勉将東上山崎子曰旭荘先生天
下有数人物一離此地猶魚游大海誰敢文之我唯
慮其長短(任)此地及新尹至詰之故預為先生謀欲述

塩谷君以来暗待以士人之哉而已児退見而窓ゝ
ゝ曰山崎子蓋微言也若不従其言恐生意外変関
新尹将以五月至叔父蓋不得五月前東上且従縣
吏言何如児謂雨窓言有理不織尊意何如予曰我
与縣吏疎殆破其意所存然今日難明扶摘我老矣
唯汝与雨窓之意是従孝也曰児退復見山崎子去
○升屋丈右エ門与数人来観我庭○夜弾助来

廿八日

天陰不雨濛霧四塞西風迅厲寒如厳冬頭痛大作

○遣秀三東弾助曰聞今日丑建人皆会御林公莫
忘命伍長設柵禁闌入者件答曰諾御林採樵九限
二日村人強請延一日既許之先生明日復発一力
採樵唯意○使喜平採樵○安平来命收前日所斬
杉枝又別擇其梢宜榨者剪数百榨之山林疎処○
朽者来如昨○室氏訪河左陀家遂採土筆○助右
衛門来曰久於里人欲賣田与先生田東口密通礦
買之乃共出観之仁也従田廣数段北隅有古塚ゝ
前数畝荒蕪亦闢東南隅有廢池助右衛門曰費四

五十人力鋤薙夷池可以廣田域是永世利也問祖
額曰佃戸毎歳納米二石一二斗田主以米三斗及
金四十五戔爲官租而里正所斂諸費亦四十餘戔
問田直曰田主欲獲金二十兩然未必不減二三兩
也又曰某亦有薄田額買之乃導南行一丁許地勢
惡下南有横林田數頃東高西卑形狹長如川流助
右衛門田十段餘在中央分爲三區皆有瀦水中區
有巨石高丈許有左右桐樹成閉形上戴樹竹蓋太
古塚也一石塞其口使助右衛門移之試而視廣如

室房然深黒不辨淺深水濺々流出助右衛門欲探
之以無煳止問直曰官租二斗餘田直則唯公意掾
側有躑躅數株助右衛門曰傳七八十年前有住者
爲予曰視地形必然上北闊數百歩即筑善氏杉林
也助右衛門約明日來備客膳功未畢必去〇勝之
丞來曰某視中洲功多粗略処額使林外先生往〇
遣和平東孝也曰勝之丞云々汝須代我檢察中洲
也山崎氏件何如答曰児將視中洲矣昨日暗山崎
子請傳從前明府委待家翁以士人事於新井山崎

子曰諸親明日與紅林謀而報兩家児今日問而定
日報來至此件児不得促之頗怪其遷延之故笑敎
至即辯趣乃遣秀三東曰昨日汝曰山崎子問尊翁
住浪華時不識称何人臣乎児曰或称松平左衛門
尉之臣山崎子曰既称諸侯臣今後改稱府尹臣者
亦多事云々我謂吾称諸侯臣件不宜使縣吏聞也
縣吏甚忌直頼人爲諸侯臣恐風波自是興矣兩時
汝宜以不知也答漫然一語引出多少得失舌不可
長也我既察縣吏私意今聽如刀亦無害也異日新

井至我有良策汝莫必苦請縣吏也秀三西下牌初
返曰林外先生遊中洲不歸某追往而不見今始見
矣孝也答曰蒙戒饒舌敢不眷々服膺山崎子云々
児與兩家任之不須勞急〇先是阿樂來於事予曰
須先定債今日茂三郎來曰阿樂寡居無依以某爲
其宗使某定負客年役事田島公一年債十四千八
百二十文公頗爲例予曰善家人未信阿樂未能慣
業耜事乎否且庸之數十日若未慣田務將放歸爾
時定役一年債爲十九千文而計日授之何如茂三

郎曰幸邑○善次送小赤豆飯○阿能婦送章魚温
飩○夜半大風壁鳴屋搖眠者皆起

二十九日

天明風更烈遠山皆雪而晴無雲寒加昨日數等○
將使喜平操漁作一耒曰今日村人皆不出乃止○
先是予私自限華級青村与孝也謀種檜千餘株於
飛人或𢙣其害良田然別無移之地欲蘺之既暖〻
長亦可惜也客年所買藤助氏田猶有荒蕪二畝將
鋤種茶今日忽思移檜焉則畬田得揆雜穀而蕪田

省鋤之而便之命作一安平喜平阿樂村之秀三和
平更來助之終日未畢功○助右衛門來○孝也來
曰會所局（里正二人守焉而孝行縣府旨）東範治曰官有命速也何
親故速之也兒謂竹尾君時戸籍大人以文玄公為
義父而以範也為義子則称姓佩刀宜矣近年文玄
公戸籍以大人為弟以範也為義子而正昭稱官法
許父子相及而不許兄弟相及範也戸籍以大人為
叔父則縣吏欲使大人稱縣令之臣而得稱姓佩刀
亦當矣今且従戸籍所録異日兒為主人自後來縣

令改書戸籍亦非難也予曰何謂非難乎曰池田氏
既改竹尾氏時戸籍則後人改池田氏時戸籍亦何
難之有乎○先是仁也屢与茂三子弟狎予以其不
讀書而喜兒戯引孟母三遷事諭之令後勿復與彼
輩遊今日復不告而出従茂三郎子終日初歸予將
責之啟於孝也許和平諱正○彈助東曰賤岳倅來
問廣夫子　柱駕乎敢問予答曰初與兒謀將以
今日往然有故止來月初七八當往○遣秀三於隈
市買鐵梘鎮（戸後過之貝）既返曰初之隈市以直貫去之豆

田更賣於隈市乃復之隈市故遲矣○昨日鐵五郎
勧買茂三郎氏米八斗示數百粒日精好無比乃付
其直今取之喜平告曰昨日所示精好無米唯乃二斗其
餘六斗則粗悪無比乃遣喜平詰茂三郎不在其妻
曰米五馬村人所賣既取直去今將奈之何昨夜茂
三郎曰某暮自五馬飯盡其妻弟所賣以欺我也作
一回其欺人如此雖称八斗恐欠數升何不召役而
糾之乃召之其妻以男子不在辞昨夜茂三郎曰適
關東不在入我倉偷米四斗大豆二斗去其弟又無

賴如是予恐其家不久而衰而已○今日孝也来行
德元遂来〻曰初欲迎先生橋梓浪華信来報兄元
恭没故止請告旭莊先生別有玉江與予来即文未
没時所発敘寒暄而已予二十四年前往浪華元恭
携玉江来受教後玉江有過輙使予規之玉江遂為
予楽偏弟子以其父孚信我也其為人淡泊不与俗
合業醫然不售清貧自守苦学不休實古之人也壽
蓋七十六七

三月朔日

風寒如昨天無片雲而瓶水凍○卯下牌雨窓来曰
昨日晤紅林〻子曰令叔姓刀件令欲删青村劉曾為
淡翁義子一節則當自作劉子也凡法不受其無所
自出者所請令叔宜称廣瀬源兵衛叔父也某曰且
退與家叔謀矣公塩谷明府時與我家分籍既四十
年今一朝復之恐不可予曰然雨窓曰我帰路過林
外子使林外来公與林外謀○御右衛門来以雨戸
倉（佐称雨戸銘不當代以倉）〻坊廁路命改之○磯五郎来自称
普請工事乃命脩浚桶○孝也来曰紅林子欲用文

人照寛劉子然以官法不受無所自出者所謂將使
大人以雨窓叔父自請也雨窓頗難之予曰我甚懃
自媒而請唯當使青村請也我雨窓叔父亦青村叔
父也官許雨窓有叔父而不許有青村叔父何也且
我籍與青村合與雨窓別官欲別其合者而合其別
者不亦多事乎官初以青村籍書我為叔父不為我
父而禁姓刀我欲改籍復竹尾氏之旧則以籍一定
不可妄改持我今思欲改籍使我復四十年之旧與
雨窓合亦何也孝曰實然乃謀作青村劉子曰範叔
父謙吉自幼志於学長出入高貴之門塩谷明府時
許以家臣格待之而還至令明府池田君治而成例
毎年歳首趨府而賀閑高木明府將蒞任諸君願為
謙吉請振田村住儒者廣瀬範治上孝也曰吏受此
劉子亦矣山崎子諸兄曰淡翁戸籍以旭翁為弟以
青村為子以君為青村弟今青村為主以旭翁為叔
父官法許父子相襲不許兄弟相及叔父雖尊亦屬
傍支故不唯旭翁也雖君非称縣令家臣不得姓刀
也況謂此件不獨吏偏頗文去公遺謀之不善也竹尾

氏時文玄公以大人為子大人以範也為子範也以
兒為子昭穆顛倒甚無其謂然俗官固持兄弟不相
及說勢不得不從俗也池田氏時正昭穆則廣瀨氏
姓刀文玄公一世而斷絶之者矢野氏也今改兒為
範也弟為其子則撥亂昭穆也豈正之謂乎竹尾時
吏應及此而池田氏時吏應不及此似有跡䆛然非
吏有跡䆛即文玄公未熟知官法也予曰池田氏吏
若以今官法持我者初持我則文玄公决不改竹尾
之旧也吏寛於初而嚴於終其形似非為廣瀨氏謀

而為矢野氏謀也則非文玄公謀之不善而吏有跡
䆛也非吏有跡䆛而有偏頗也然是豈青村意哉亦
未熟知官法之由也則非吏存心有偏頗而用心有
跡䆛也又何尤孝也曰茂八告有賣故舟者既遣德
次摘之予曰我疾甚且使養玄來孝也去既而東曰
兒晤紅林子既受劉子矣今孝送劉子草請藏又曰
養玄有疾不能拜謁答曰劉子件數日紛紜終到結
局汝之力也養玄不能來使按摩者來○孝也使堀
久太郎來按摩○請六等擔桃杷高丈餘來強請買

之乃升直三百四十錢○今日托孝也送人様子貨
金一朱於仁藏郎俗新生女有上巳祭人様子謂曰
雛祭以阿貞為我義女○故送貨也仁藏送糕○夜
喜平姉夫來曰明日高瀨村摘人請使喜平飯初島
原亂平官禁十字加教甚嚴犯法者前後四十餘萬
人悉戮之而鑄天主象踏之如我日田玖珠每年有
行踏象儀雖婦女幼嬰不得不行近年官與洋人交
洋人請廢踏象儀官允之至此只摘人云予謂官別
宗門使僧司之以禁洋教也今廢踏象則宗門不別

亦可僧之盡惑人心不減洋人以其司宗門也今故
二百年成法而人心不動機會至也何不遂廢宗門
而削僧權也或曰此事決不可行何則吏以換宗門
為名多納貨賄其害甚於僧吏本也僧末也舍其本
而欲治其末豈得行乎

二日

風意漸衰晴而霾○助右衛門來○喜平歸家善治
送糕○宗家送糕及雞肉乃托其伜爲興南陔兄東
於雨窓○甚一來致寢室板扉使阿樂耘鼇豆田先

是使藏五郎植蠶豆過密不得繁茂今日予親指揮
二婢洗其尤稠処移之桐田○菊之助以孝也旨呈
糕○夜遣秀三於亘園

三日

昧爽設浴勝之丞來曰昨日與寛度謀子舎經営件
寛度曰木高彌兵衛者欲乞先生書十二幅與我納
以材木代潤筆金三両矣吾子欲為先生經営須先
鳩材也先生書恐不速成吾子付金一両於我我將
使彼登時出材也書成後取金及亦隨意某乃付金

矣予曰吾子何不告我而付金於人乎異日彼不乞
書而送材以促債吾子奈之何勝之丞有悔色予曰
吾子無悔寛度我故人決非賣人者然彼亦窮矣吾
子且與彼戮力任經営事則労者而功速成也吾子
與彼周旋獲十金我將以八金為經営費以二金謝
吾子與彼之労也勝之丞悦予曰本地工匠貪利甚
不若與久一等謀乃走婢召久一至勝之丞與之側
舎南地形久一曰公若出材其餘諸費金六両而足
矣○巳牌快晴殊暖百鳥和鳴皆曰本年寒蓋至昨

夜止矣○巳下牌携秀三出訪碓家新平贈錢二百
八十五文曰客秋我舎経始之或乞吾子繩數把我
未曾知也數日前藏五郎告之故償也新平喜供糕
訪譚助予曰我將設柵御林東口公願立標書禁往
來之故我供其費譚助曰御林立標里正職也敢使
先生費乎某將以數日後率伍長従事予曰諸莫食
言然至伯坡許賀孝也児曰兩窓曰縣吏既受劉子
叔父宣親往而謝也児將趨府途過兩窓氏將問家
翁何時往謝而可乎兩窓若曰今日可児即返踏大

人往君曰他日可既而予至仁藏氏仁藏將供飯乃
遣秀三於兩窓氏視孝也在否返孝也至曰縣府今
属高木君高木君遣謙信賀儀故今日無入府門者
弟宜明日陪叔父往也仁藏以新樓落成設席爲丑
六來同飯彌兵衛來與之出里宗家時大陰將雨奇
暖發汗思逆上頭痛阿能婦出衾曰且臥又雇按摩
者謂秀三曰荊婦必在仁藏氏請告我疾室氏與二
児至阿吉以赴叔嫂招出阿能婦供飯勝之丞來以
孝也旨致飛彈大阪屋文助金子在中東東曰僕近

遊京師閑先生西歸箕山莊水亭謹寄呈拙作乞正若賜高和實傳家之寶也不腆金一封聊充菓儀賸之延曰果將明日哄和平等上途遊長崎也先生皺書痛兵衛所乞予曰吾子往返幾日程乎曰十日矣予曰然則待吾子歸而從事黄昏使級使秀三謂孝也曰勝之延所筆記瑣事録三卷以来晩稿備在彼許汝須取之於我也○善治来賀不值○瀧田屋藤助来至値留唐紙四葉去○今日甚市来接枚廊于柱四所又命作厠口枚廊○仁蔵送剳子曰初五日合

議良叔居士 君八郎法諡 靖恪居士 海老作七法諡 七回忌祭寛蓮童子 忠三郎法諡 十三回忌祭請闔家臨

四日

和平告別○辰牌携秀三至宜園令孝也導趨府見山崎信太郎紅林伊九郎而謝往来而次過宗家闔緒方仙八將去訪見之歸路過仁蔵氏○午後與孝也出菊之助直次恭然從先是茂八勧買故舟今日欲視之令恭然先往命茂八出舟至中津一人棹至令恭然迎菊助至共視防涯處代卓杙數百本壊石其陳而涯挿楊柳過茂八氏茂八設榻水上供茶曰舟價錢六千八百文何如予曰善雨將下走菊之助借雪庵氏傘然不雨未下牌歸上遠思樓而臥辛谷養去針○黄昏與孝也赴仁蔵氏逮夜祭翔師既誦經畢主人供蕎麦丑六善次儀新同席申下牌返遠思樓孝也與清徹恭然来訪仁也来曰母氏將明朝来見轆宿爲宿遠思樓恭然来侍○終日曇不雨晩甚夜半起星光満天○

五日

五十年前三河口君爲我日田縣令其屬吏椎名數兵衛之子辰次郎與同余同庚学書先君近年坂九山告余曰大坂縣令屬吏吉田隆助者即椎名辰次郎也余欲因九山相見而諳舊不果本年大坂縣令屋代君任我縣令隆助將從而来今日裁與九山柬路曰僕辞別時約明年春暮相見然亭莊經営功未竣且新縣令將至儀宗族皆出入縣府令家姪東遊未歸故僕未能上途也兄所善吉田子將從縣令来其人雖云故旧絶音耗者五十餘年實如隔世兄請爲

我先容又裁與青村東粗述山嵜紅林二子所謂姓
刀件○欣婷室氏正也至○巳下脾仁蔵弟雄蔵来
迎曰速臨乃與室氏三児往而宴左座因訖向所裁
二束曰請癸之大息氏曰諾翻師及徒弟四人方誦
経全與孝也謀贈菜資金二朱书資金一朱於主人
丑六善治弥兵衛桃谷弾助等及河吉河徳善治妻
等婦女八九人来経畢膳出午下脾雨下迎塵忌楼
石塾生按摩者室氏令仁也先帰曰速令喜平携雨
具来喜平来然而偕濡地上雪庵左伯媛許石之乞

診曰貴恙比前日稍快不識服何藥乎余曰五六日
来服三膱圓然非藥効也天稍暖筋絡舒暢故爾雪
菴曰然余曰雖然右肩每廻臂奇疼難禁奈之何雪
菴曰待快晴刺絡必有効申下脾與室氏正也帰○
室氏告昨日善治妻来訪○秀三曰磯五郎来告明
日與坏者数人来去

六日

磯五郎與坏者三人来○谷山政助来賣甘薯十五
斤直金一朱即令喜平糴之○茂八来曰許日某言

舟直錢六千八百文也既舟主不肯賣之願加百九
十文余曰我生平憎與初言違者然吾子労趾而来
百九十錢即謝其労也乃付錢六千九百九十文○
與秀三繫鮑緬志伊李九昨日借冥圖藥研然有損
處今日借雪庵氏藥研及藥篩東清徹借善九藥者
三人○客年借孝也紙障十四枚至此以障壁粗成
返之孝也使五生来取之○東孝也曰孝平悉致紙
障曰獨廁紙障以久七未致其縁不得成也汝須令
徳次促久七孝也答曰久七曰何不責助右衛門也

児疑余曰紙障貽二十枚其縁皆久七所作我既付
直故適歸塞責也須嚴責孝也又答曰久七国執初
言徳次亦[言]久七非適歸也児惑○邦俗祭之明日親
族皆賽佛展墓今日使仁也隨孝也往○新婦携女
孫来○申牌携仁也出至中城○謂仁也曰汝使徳
次追戒欣宗家至宗家後次左馬曰朝来上途今初
到矣余曰我欲見而宴而謀家事幸兄来與而宴謀
不若與兄謀之善也後次曰所謀何事余曰親族皆
心非児孝自幼成長於嗣父母之手慣其鍾愛毫不

解人情然以其善讀書無敢口述其非者交逼我喻之曰此嚴父之職我[古]以父子之間難責善屢束我兄南陵公[諸]教之兄曰我謂兒素無不可唯以御玉之念過厚見其不可也已傍觀恐不必然矣我服其言有理既而新婦不安於室兄所熟知兒又使我喻之新婦悅於是宗族以我善喻更勸喻兒我侍機會而發兒不悅我以其頑難化甚於新婦欲無復言然宗族又以父子之間不宜如此懇然特我我方窮進退故將使兩窓傳我意而窓亦以彼博識已不學無術難

之兄兒畏友也嘗勞兄後次曰諾予曰兄試以我言問而窓仁藏諸子阿吉阿能婦諸婦若有一人謂我所言非者兄請止乃引而窓誦始末而窓曰如父言是也而窓有竹田客將飲之引後次去令阿能婦飯余德次至曰久七慝作紙障獨廁紙障助右衛門所作故緣冝賣助右工門矣余曰孝也屢束我然不如御言明白也故勞御矣乃取金三朱及錢九百五十文付之曰以返兒也又付金錢出納簿於兵右衛門取錢十九千文黄昏歸○夜新婦去使秀三送之○

遣喜平於助右衛門氏促紙障緣邊之池邊雇安平等○今日使[遣]喜平於石工嘉藏氏曰漏所將落成速致石○仁藏送餅○

七日

遣仁也東後次曰兄請暇時與孝也遇晤曰諾今日未能拜趨請緩一日又送紫金丹十四貼曰試一日服三貼○喜平過卯暉未歸乃遣阿榮召作一未至喜平婿夫來余曰我謂喜平為鄉家也而兒獨來何乎答曰喜平未嘗到也彼年紀既大猶兒童也願公

誡之喜平歸乃責之謝曰昨夕到助右衛門氏以池邊生路頗怯夜行乞宿焉今朝到池邊安平清六等皆有事來不能也○久求里人嘉三次來貸蕎麦大[六]升余書券曰蕎麥熟之日每升加二合返之○久市來余曰昨日與吾子約作籬柵然將擕茶實也○作一來乃擕茶實田園隙地余與秀三阿樂阿榮皆出六人為二隊一人揮鍬一人播種一人理之而余指揮之自舍東梅田始叱及桐田孝也與清徹適來亦為一隊午後孝也等去申下牌至舍西大桐樹側而

終牆荼實殆九斗乃令久一等浚洫我田接山脚千
脉通高每雨流溢田上故大田亦皆有洫寒時泉涸
則上崩洫塞故春雨尤爲害諸洫當悉浚今日且浚
淵南云初正也來觀鵲楮林傷啼歸既而余傷於棘
血流濡踝返仁也取青藥〇巧者來〇今日託嘉三
次東助右衛門曰久七曰允紙障皆我所作獨厠紙
障助右衛門作之未聞紙障無緣者公須責彼也吾
子不肖作緣須與久七德次辯論也我不忍與聞〇
黄昏遣仁也東彈助曰明日設我御林東口桐公頸

立過人睥彈助不在要右衛門來余曰賢郎既諾立
睥而不果請促之〇文右衛門來取郡中雜費錢二
百七十文

八日

池邊人來賣黄粱五斗直金二百疋〇磯五郎來曰
今日礦雇乃命借阿左陀氏牛之宜園所故屋煤藁
既而久一作一山田人某池邊邑兵衛及某々前後
來皆求庸也乃令久一作一設籬御林東口及我田
界林處山田人池邊某挺阿樂耘田邑兵衛池邊某

洗杉枝又誅剃棘喜平舂米石工嘉蔵來命壊溫所
石又截厠庭石長者而補短者又鑿井側磚石低之
余來往其間監視衆功嘉蔵曰雇夫多集公何不移
山石宜盥盤者余曰善既而磯五郎牽牛返白阿左
陀氏方犁田無一間牛强借一匹矣予曰上汝須入
山斬藤葛作運石具答曰奴不識藤葛所在礦代矣
一許之令例秀三監洗杉午後衆休移暑余先到西泉
前久一既饒客年所掘石余呼曰衆來石上加四棒
一棒二肩久一磯五郎居前山田某池邊某次之甚

兵衛池邊某次之作一喜平居後前後尤勞力故遅
也石重殆千斤豐豐行余及秀三以聲助之既至寘
之厠側又掘泉南山石比初頗厚皆曰重蓋加二百
斤矣乃呼喜蔵助之余亦持棒端久一磯五郎以過
勞以池邊某山田某爲替人僅數步蹶余曰仍舊既
至寘之北軒下走婢買酒及豆腐飲衆申上牌僕各
從其事天陰將雨乃停耘者而增洗杉者又令邑兵
衛摔杉枝界山處黄昏衆去雨下〇新婦送章魚及
魚炙〇阿能婦送章魚〇託磯五郎東彈助曰御林

東口㮈成謂速立牌〇始服紫金丹〇室氏與二兒
出綵玉筆

九日

終日晴雨屢變〇令喜平阿桑收杉皮枚〇遣仁也迎
阿能婦東曰聞阿德將歸寧汝當歸待姑恐不得出
今日幸無風請來信宿阿能婦以頭痛復發辭〇後
次訛仁也東曰將拜趨覲莫出〇磯五郎與圬者來
〇助右衛門來曰客臘某與久七在高館各作紙障
及受償久七多自與白紙障緣我惡作之今獨遺廁

紙障緣曰助右衛門當作也豈非食言乎余曰吾子
與久七之訟我不能判吾子且作而後與久七論曲
直不然交讓勞使我困也我撿吾子輩償既二百金
而以一紙障困我亦不知義也助右衛門曰諾〇與
松兵衛來為孝也謝乃飲之晚去〇阿桑以患小瘡
乞暇去〇浦川泉久二（去年佃我田者）來曰願借間田余曰
田既悉耕矣久二曰一女子求事公家公許否余曰
我婢將去去後卿來執我室課〇今日東孝也曰久
七約送樓上板扉而不送汝詰之甚市約作廁板扉
借其償而不作汝責之友田久一約立中洲亭子而
不果汝促之茂八約為我中洲莊佃誓書未定汝決
之孝也答曰敬諾〇夜殊暖蚊出

十日

終日陰昧忽雨忽止〇磯五郎來曰仡職人（圬者工匠類也）
職人（吽日）有約言定其主人禁妄相奪客年忠六金太郎
塗公之竈廁及壁既定公為主人也今奴輩代之修
廁彼以違約持我勢不得不屈奈之何余笑曰汝
輩豫受我償過當其（缺）為金太郎等所持宜也磯五郎

曰豈敢有此念乎余曰然則汝狼見德次曰彼二人
所塗我主家竈廁及壁皆無毀崩壞主公大嗔將責
彼取返其償吾子所知也爾時我侍主公顧曰汝有
所識圬者拉來執我事我答曰諾而薦政平矣今主
公聞彼持我後大嗔曰汝既受我償過當故以彼為
辭而已彼二人舊吾子所薦吾子請合彼見主公主
公責彼無狀取返其所授償亦矣彼既返其償我亦
勢不得不返償然我既期以力當償則悉充薪米之
用囊無見錢亦勢不得不就彼借之彼進償於主公

退貧於我輩恐非良策也吾子諸為我說之德次忍
有好處置磯五郎悦去○作一未為阿榮謝先是室
氏不懌阿榮急緩以恐小磨傳深為為退之故也室
氏曰且待其産議之○孝也使婢來送青村二月初
三東書曰大橋訥菴既執捕府尹方鞠之事秘不宣
或云實謀不軌其連累將十倍於鹽賊之時矣官以
訥菴讀書稗子故嚴察書生隨處設關誰呵游歷生
想上國亦然也安閣老或云既没或云既忽將朝群
臣諫止府内產于大夫人之憂廢朝三十日某欲從

圖諱二大夫西歸恐未得果也云々新婦來室氏謝
明日歸寧不能辭別乃東孝也曰聞青村東昨午到
而容氏翹望青郎信日如年豈圖其到後隔日而來
守汝與而忘須體恙敎老人之情今後勿復爾婢去
室氏亦吝急曰新婦所上平尤其慢乃遣仁也謝之
且且鹽寒具一筐○日暮拉秀三喜平入杉間擇雛
松與杉執者十餘株掘之移庭上松枯者而代焉○
夜孝也從仁也來謝時雨甚留之宿令從者返謂新
婦曰雨勢如是且止語朝上途不獨我意亦大人意也

十一日

微曉濛陰比日出止○飯後導孝也觀田園既而令
仁也送之謂孝也曰汝歸路須過彈助氏促御林東
口栅前立牌件也○令喜平阿樂移杉間松十餘株
於庭○午後携婢僕及秀三旅舍東檜數十百株移
之杉間及東泉北畔陰地至申上牌畢○清六來納
明日來雇○彈助東曰方將書牌公頗慕竄我所擬
其稿曰聞從々有竊入御林樵者故設栅為若有犯
者捕而於法云々余答曰簡悉無所容喙○夜携秀

三訪彈助主人方書牌三通一客來主人曰到家翁
室乃與入要右衛門居客曰我嘗謁公於麻生氏令
姉許矣余曰我既忘矣客曰景玖珠下塚照村正助
一郎也彈助曰伊人近為衆村正所嫉而休仕亦猶
吾父子故未往交鳴不平也戌牌歸○數日未暴暖
草木初芽今夕復寒○昨日孝也送水蛭三枚曰試
用之昨日及今日貼之瞀皆屈縮不吮

十二日

夜來寒甚而陰辰牌稍見日風大起屋搖樹撓至黄

昏止○及建人某來賣蓮苗曰久一遣某也問直太
貴然以久一跪定直僅減十之二既買久一作一來
久余諾久云自初與吾子約莫使賣蓮者來及建人多
詐欺不欲與之言也今違約何亦久一曰伊人亦違
苗某將買之伊人以待我先生家為辭先來而欺先
生也余曰伊人雖詐我不可傚尤也乃令其人掉之
西泉下水與余作一畦之田僅半畝劃為二區鑿其
一作廿餘窪每窪深五寸廣二尺置蓮三四本為兩
榛泥清六擔亦可來命助久一作舍北籬三處畢恐

然違人負債罷去又呂作一助久一設竹栅於玄關
西畔玄關見前令清六及一下代為令喜平借阿左陀氏
中架太相撲傍田河樂助之既使喜平往駿冥園屋
藁返又令作一撒藁蓮上○仁也歸致谷口宗助及
玉江東宗助曰正月芳訊至與福田鴨下宇都宮諸
子篆來既致了又曰前月望浪士擊閣老安藤對州
不克也為其懷有詩曰發心欲手拂櫻荊一叙直當
百萬兵成否從來在天已將留數國盡忠名玉江曰
家翁終遠然遺命曰不必作墓誌唯乞旭莊先生追

悼七律一首刻碑背足矣敢告○仁也又致南豫兄
曲音而去因粟孝也曰茂八件須令從書定約也磯
五郎明日無消息須遣書生能言者詰彼曰汝受債
過當故以金忠為辭也何又不速來乎又須令德次詰
金忠也孝也訖喜平答曰茂八既諾我所定約矣磯
五郎未曾見德次告金忠件亦可怪也○俊次來述
宜園塾生情狀曰高足教輩皆謂我青村先生弟子非
林外先生弟子也故不用命若強壓之恐致紛紜今
後二三年舊去新來無復識青村君者盡林外君弟

子也不若待時予曰物宜正其初初不正則終必亂
龍孝援受間宜今明也不宜糊塗也書生惡習舊以
傳新日新又日新而舊習依然猶十世孫肖其祖也
俊次曰林外君亦有好手段莫過慮○昨日來膝毛
間生瘡疼甚遂發頭痛惡寒俊次曰常謂先生疾癸
瘡則可繋金丹丸敲嶽法此不可謂非其効也請更
服數十貼余曰諾息有一人來致俊次妻束俊次曰
荊婦以某若誤歸遣伻也乃去○夜益寒瘡益疼○
今日昭蓮寺僧來為蘭溪促書答曰有疾待痊一揮

十三日

瘡益疼不堪無聊強携正也歩舎北田間至雄舎側南折視蓮田水未盈疑有所漏泄令喜平塞之喜平迂闊不得要領既返而臥○遣秀三東孝也曰磯五郎無済急須遣一人詰之又召金蔵責之弁可茂八件宜速决復使納遣然金冊於宗家須敬秀三往也孝也答曰磯五郎件将定之什茂八書約辞然書法殊当故氣再書又使明日或将導菊池鐵十郎山寄並次郎辞趣如潤看退将携之又曰明日晴相良来

敬曰聞有江戸塘報至福岡傳本月朔賊放火攻候邸七所戒職其居郡下馳然山寄子曰傷安對州者故樞織部居之臣也○友田久一来曰中洲亭将以本月二十日経始終二十九日落成餞豫借金三両余曰諾明日我令見付金○令喜平設藁人蒿田以防烏先是播麦一畝悉為烏雀啄故以蒿代也○秀三曰某至貴宗後次忘留草而去矣○朝来寒甚至巳牌風起如昨亦熱乱止

十四日

阿左陀兄利右衛門来求居乃命与喜平聚従前所剪薪及杉檜葉凡二百把蔵以故米芭又剪荊棘置之田隅以指闌入者○文右衛門来示剳子即去年官租第三納之遺也其銀四十匁零二分五鏨余曰請就我宗家取銀曰諾（両寔奉官命以其私券代銀何呼御掛座御即官也掛卯）（呼即権金銀匁重也）凡火田納叔例也然土不宜菽以銀代焉因名銀納客年官棣貴菽價如常年一陪有半民大困乃分納期為五度（常年三納止）而第三納尤重故又分之為二度至本年則實第六納猶為二納之遺示狱

公待狙之故智也近日民為盗者日衆蓋由此也○孝也使仁也来索曰兄将与山寄諸子辞趣而不言期乃謂仁也曰汝返問期復来趣婢僕洒掃令秀二補窓紙破處○磯五郎来乃責其慢謝曰奴及埒者為金忠所恃遂貽斗酒隻鶏而解明日以往復来余曰汝何不見德次傳我旨責金忠乎答曰客年主公令德次責彼德次實未傳命奴尼曰此起也言未畢德次来致孝也所送酒肴乃責之德次曰某客臘傳尊命而責金太郎彼二人敢有言乎但埒者有埒者

約而改右衛門犯之故為稅所困也某復傳公旨責
復循改右衛門於稅其歷尤矣惜識五郎不見某也
識五郎曰奴母病故不得見也余曰彌多通辭然事
既為已往不復追究○阿和及一女來曰奴父也（謂孝）
遣來待酒也○雨窓以昨從宴客送餘肴數種因襄
而謝且曰文右衛門若至請附祖春又曰孝也若借
金二兩請許之謂德次曰安田久一若來須令見歟
金三兩於雨窓介為答曰諾○木譯來也與松兵衛
尊山寄三次郎菊池鋭一郎飯村誠德鈴村勤次郎

二人鋭一（郎光之子）山寄鋭一郎來乃觴於室酣移席樓上又
移於亭遂傳（導）觀田園日沒返室供蕎麦飯兩牌客散
德次來迎阿和去○扃以終日奔走大疲殆不能耐
室氏亦以過勞發疾○昧爽大霧繁霜既而快晴午
後風起不歇止○今日門孝也昨日所傳文教云々
不識彼聞自何人乎曰彼遊中津而聞矣余曰僕國
訛言多何足信鋭一郎曰聞大橋訥菴連累十倍鹽
賊恐餘黨所為

十五日

遣喜平雪菴氏曰吾患瘡疾甚請摶膏藥及針㸔喜
平遂之限市買蠣灰二笆及大平墨○久一來狀庭
乃命剪松枝久一薦其徒某種右衛門翌來乃命與
某耘鋤豆田及園豆田令婢儀助之○識五郎改右
衛門來初識五郎請定塗廁及樓上樓下壁債余諾
其多二諾會孝也德次書約事令識五郎亦改右衛
門留止其副稿而復從事今日改右衛門視樓上樓下
壁當塗處為驚曰如此其廣請增債乃詰識五郎前
諾嘲嘿曰奴不識字讀約書誤而西余奈其誣我欲

取斗酒隻鶏之費然不欲與之辨論將召孝也德次
既戴京孝也來謝昨日宴且曰今日藝生皆遊大隈
鋭臨余曰大原属田島盍招彈助乎曰唯命乃訛孝
也東彈助曰我將出作牌之費不識幾錢余誦識五
郎疑忘状幸曰納書即兒所書請遣彼兒許將與德
次詰之乃將遣之皆曰鋭明日來路過孝也去○遣
秀三於助右衛門氏促紙障緣返曰彼將來見○監
生仙之助來曰慶既會前山駿告余疑孝也來來乃
遣秀三返曰林外先生未來乃午食○彈助使文右

衛門携酒来商當立牌處余曰東口為主次之者西
口在我西西盡処更有一牌須立於中路也言未畢者已携
彈助来彈助曰立牌件属公事先生莫與知可赦論
費乎乃出巫也秀三從僅数歩遇雪庵来要之去余
曰伴人不可酔酔則廢醫事雪庵曰先生疾緩急何
如余曰下針後恐不得歩也乃至金毘羅祠徒承道
了等迎曰尚會祠前然以風勢聚下設席松林矣距祠
二丁可凸然高者数十弓長松四圍塾生三十餘人
團欒座隨意飲食下瞰諸祠宮庭櫻花亂開余謂諸

子曰我居高寒所種群櫻未見花不圖三十間春色
如此深也既而去衆留雪庵為訪鉛木呂人不在秀
三請謁神祠去訪橋本掃部亦不在其妻見乃入室
乞茶有一俤過戸外彈助呼之命迎雪庵具人以有
事辭彈助曰汝何留数歩之傍乎其人去返曰雪庵
公既去不識所在余曰詐也逐見秀三彷徨塘上巫
也大呼曰某在斯秀三聞之奔走如有所尋乃挙手
相示麾之入命迎雪庵至出下塘至櫻堤閑者過半
孝也要彈助去曰嗣母将拓宗家嫗告謂阿兒不可不

早帰雪庵從予帰時申上牌也上楼座雪庵視余瘡
曰不針亦可乃傳膏藥曰且忍疼四五日必痊又曰
我恐酔至此以先生初言故也今醫事既了不妨復
恣也且言且眠満身紅発酒氣不可近附枕推之去
而横臥申牌而下掩窓鎖戸雪庵猶不醒至酉下牌
而益急雪庵大呼下楼借分跣走去〇大原路過助
右衛門曰既晤尊大人上紙障縁矣余曰我有事于
石工嘉助請今後来既帰遣秀三於年平氏致紙障
縁〇今日書京扇五柄属孝也送之山壽信太郎田

強共兩窓課更加一物為賭也〇亥牌既寝大風如
萬礟炸自西北来屋動揺将覆乃起秀三喜平皆集
一室良久風勢微熄乃曰屋必不覆宜復臥忽聞鐘
聲余曰火也開西窓紅煙一道接地走東謂豆田地
方也遣秀三喜平侯宗家及伯嫂阿樂始醒望火将
走出余曰汝何為曰有親族在負郭恐近火請往救
之余笑曰風勢如是汝必為風所吹倒不然為人所
蹂殺止矣止矣阿樂戦栗忽坐忽立状如発狂又屡
揭蝋燭奔走室内余叱之臥復起曰婢不慣夫不識

何如所可余曰唯聽叙命可戒遣二人探火處未返
海且安寢曰二子安在曰既之豆田矣曰婢未曾知
也余曰汝過眠過躁亦甚誠子曜二人返曰到豆田
則火猶遠無識火處者始悟戒居高故見火甚邇且
明也猶聞渡里村也去豆田十七八丁故不到而還
阿樂聞之始如夢醒

十六日

天無片雲而朔風凜烈如初春候○昨日除夢也兩
窓氏金錢出納簿曰明日收錢未允命足遂歛今賦

使仁也來致之柬曰昨夜僅四家燬而半馬先乃令
仁也歸路過雪庵氏取膏藥及鎌因柬雪庵曰風雨
中跣歸兄若可想傑瘡疼仍舊而朦微出明日天曉
則請來視我病遂鋸我梅新樹諸梅皆結蕾不開自
然腐墮昨日雪庵曰汝將枯之非復惡剪枝也余曰
憾無執鋸者雪庵曰某請任故促之也○磯五郎政
右衛門來○先是遣喜平於久二氏曰婢方歸家須
迨其未還遣女來也今日阿榮母子來曰昨日自溫
泉返矣意欲留我家我夫妻欲以其小瘡未痊為辭

放之去也而未癸久二妻携女來不識阿榮在側竟
追曰大昨日厚伻促去而女不在延到今日敢謝遲
緩之罪阿榮母子聞之恨形於色乃竟久二妻入別
室曰今日且携女去二三日後復來既去乃謂阿榮
曰我思畏小瘡傳染且汝且歸養數十日待全癒而來
汝若以貪故故速事主家須別求其主也皆快々去
室氏深不愧阿榮常謗之衆中衆皆知之爭揚其過
余笑曰俗云人竊謗我我輙嚏阿榮應無不嚏時也
彼實無故去之罪我唯畏小瘡而已○阿左池勇小

一來命與婢傑培麥田○作一來曰公欲買楮苗今
其時也明日請使喜平從我之尾瀨求之余曰善○
仁也復與菊之助來致阿飴婦所贈烏賊數枚曰嫂
謂阿飴婦昨日自宗家歸侍伯母矣因柬李也曰巧者歟
詐百出欲忍違約汝明日與德次來責之○走小一
石石工嘉助至整理溜碑位置以將灰鋼之也○夜
遣喜平買蠣灰二苞及鰈海苔薺眉油（三物皆和蠣灰以塗壁）

十七日

太霧繁霜天地蒼昧盆水結冰至辰際快晴寒吹微

胥○遣喜平従作一赴尾瀬買楢苗○改作来接鳥
桕数十株客年遊三笘許識家食梨甚美余曰我庭
有梨数種皆澁硬無味異日願乞君家梨樹接為春
来安平納乞許識氏梨樹穂接之不果至此改作欲
接之乞余書代償時喜平初出門走秀三呼返之秀
三不識作一家誤到人於里而往則既不及乃遣秀
三於苗代部来三笘春龍曰日者晤令郎池辺備居
属皆梨楢想既聞左右也今遣一介請作為謂秀三
田苗代部与尾瀬唯隔一水若追及喜平遣彼亦可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五三

磯五郎改右衛門来曰厠今日必落成願賜一杯余
曰諾○七三郎送肴数種於正也乃代正也来之曰
珍肴数種深荷嘉貺聞宜園阿嫂明日将来遊願勸
尊萱同臨是家母之意○孝也与徳次来乃命出付
磯五郎納書副稿責其食言二人左支右吾然終屈
余曰郷帰路過児許復議余不欲発其弊窮之其所
言若有可取将柱以格外増賜数人債故云爾○午前
喜平荷楢苗八百六十本返曰一本直銭四文総計
金二方也秀三挿絶返曰春龍氏梨小且既花主人

不在種樹者偶有其家曰樹既花者不當接本年俟
已後願待明春然某以特来故強乞数楢実即命改
作改作亦以俟後難之余曰此地霜威非常今初當
外間二月俟何後之有改作愧○改作為我剪梅枝
欲借鋸徳次且聞来也欲接桃乃之宜園余曰徳次
恐不借鋸吾子必徒帰也且為我買松煙及亭層数
海苔而返○遣仁也来孝也曰磯五郎等将以明日
畢功視其所作甚粗脱蓋欲省数人力也且請楼下
壁不中塗而終塗壁既許之（乙塗者和中塗三度剛也）彼有所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五　五四

乞切許又曰厠窓障子凡十三枚者不脱之而塗壁
其四為柱所壓不復追退請明日令徳次若他匠来
答曰児喚徳次議粗脱甚則不久崩壊必悔之不
如以格外増賜数人債役必喜加精密矣障子云々
将令徳次并趣○以厠将成令秀三糊障紙室氏供
阿粲掃塵拭柱然掃者以壁及蝸尿松煙既盡半止
○先是与孝也徳次課定中洲田荘規則十餘章示
之茂八今日茂八使其長子来手写約辞書其尾曰
謹奉諭押印為○瘡疼微減而瘀大發胸腰拘攣殆

不俯仰乃遺仁也迎養玄以病辭○改作迓曰采姍
公言且桃樹以公既取去不得接也○以秀三勸勞
諸務賭紙資三百錢○改作留宿○夜遣改作於孝
也許東曰我既許將者所請且彼即粗脱裹事縱賜
格外債彼兄不改加精密矣明日德次來當詳我意
又曰茂八兄來授約書今送示從明日代我赴莊
千氏告中洲將開佃莊及募茂八或守有事且屢示約
書為異日萬一我與茂八有遺言不得干執莊手氏
而正也故宜爾歸路須過余八氏告之於莊手氏也

心多忽略此等件件取憾宜詳慎為改作遂之雪
菴氏借鋸東曰改作有將代兄剪梅兄不勞而有讓
名如鋸應見借也償療減而痂作顧來視答曰某本
意就德次借鋸今聞改作言彼蓄不許我於是守休
笑明日將包假他家而辞趣◎今日開明日阿吉及
阿能婦將來屬孝也豫買酒肴既而阿能婦因仁也
侍言曰明日未能辞遁

十八日

腰腹痛甚走仁也乞雪菴及其家針媼迓曰媼不在

雪菴將來○改作以無鋸傻接柏五六十枝既乞書
一幅余曰吾子以昨日所接梨七枝今日所接柏八
十枝債富潤筆何如答曰諾然則更接二十枝曰諾
凡接樹者其枯蔚不可豫知唯授債半後日檢其枯
者而省其債例也至此改作欲悉受昨日所接百枝
債余不許問何故欲改例乎曰本年候既晚恐枯者
過半故也予笑曰吾子不我欺終不許唯授枝直錢
四百文（毎枝四文）接貸錢二百文流（亦毎枝四文是其半也）◎職五郎
及巧者二人來◎孝也使德次來橫鋸不動障子足

二分許出之人服其巧又補扱扉缺處○雪菴來針
余及室氏問余所用藥方余曰吾葛根湯荊婦則大
柴胡加竹節人參雪菴拍掌曰某所欲用亦是也視
瘡曰不出三日痊矣乃飲之畢導遍觀田園○改作
復借德次鋸德次曰我遂代吾子剪梅枝何如余聞
之曰善乃令雪菴指揮○來牌巧者因德次許曰廁
既落成如樓上樓下壁職五郎所誤籌公若惠數人
債將從事為若不肯我將迓二人債于公而去何如
余以其要我欲任其去德次曰彼眞可憎然公君子

也強容之乃許加一人有半債曰以磯五郎事我父殊施之也坊者喜謝○蒲兵衛送鯖○利右衛門来乞債先是令喜平豫定其債喜平迂緩未定問其所欲頗貴然以其父屡貸半許之既去謂喜平曰汝愚物今後莫無故而庇彼輩○黄昏磯五郎坊者以功掟告其貸素定銭十三千八百七十文今日増三百八十銭云○夜微雨大風

十九日

遣婢僕於中洲培麦田○巳牌携二児秀三至助右

衛門田掘躑躅一株其根介于竹石間秀三嬰仁也定用鍬鎚務畧始抜遂令二人入古塚（田有古塚見前）撃燧石点蠟燭以照塚内空無見處僅八九歩止曰穴窮焉帰植躑躅於庭○甚市来曰向籌板廣狭而既忘今日将従事焉故再籌也○勝之丞来告自長崎帰贈襆又告将遊赤関曰某欲従事先生子舎経営故就御人在赤関者取金也願乞先生之書数幅詰於彼地人獲数金帰余辞○遣秀三於弥兵衛氏返飯器○遣二児至田買飩孝也訛仁也返茂八約書

皆曰善○要右衛門弥兵衛来訪供蕎麦導上亭逆見二婦人西来要右衛門曰雪菴氏針嫗及椎雄母也余曰昨日来疝痛異常故将針也二子聞之辞去送之且視竹田文右衛門田二子曰直金八両買之亦可余曰此田狭而租重餘人必無買之者唯我以其與我密邇不得已買之也故不欲過金六両矣要右衛門曰我田亦密邇公家願買余答曰公以格外減直可蒲兵衛亦笑乃別先是村人皆告公買山平氏田時里正（謂要右衛門）竊奪一區掘為水田以欺公矣

余私告弥助要右衛門語我未知也故有此問答云針嫗直入我家植雄母就我田秣土筆曰吾以阿常（針嫗名）不識公家導来矣因謀為其先塋在我田者作石燈籠余返阿常方按摩室民初使仁也謂孝也曰遣針者既塾生窮妙者来曰某解按摩而不解針仁也曰児誤曰遣按摩者矣窮妙曰塾生別有善針者某帰代之因来孝也曰勝之丞蹤跡詭秘我莫能側今返其所贈襆汝善為我辞我不欲屡見彼汝便嬾通我意○塾生廣田経太郎三原泰吉来曰今日無

善針者敢謝健承俊太郎来曰林外先生在子曰不
在郎公令阿常針臍傍及腰夜去使喜平送之植雄
氏○秀三入山採春蘭数茎返植庭上○作一来爲
阿宗訴窮乃贈銭一緡（日田以銭十九文爲一百九十銭爲一緡）○既
寝勝之丞来告詰朝上途乃弁與茶噸束○終日無
雲而風意如冬蕎麦苗悉爲霜殘

二十日

風始息○遣婢僕於中洲○阿能婦使菊之助来贈
香魚○瘡稍愈○午後室氏二児導菊之助採土筆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　五九

乃獨返與秀三散歩○友一久一来告明日経始中
洲○申牌室氏等携阿左陀返曰遂到左陀氏乞櫻
二株桃一株矣○與秀三又剪梅枝及梅（桃）枝○使仁
也送菊之助因東阿能婦謝又東孝也曰明日将視
中洲経始汝須叙従○甚市来致厠板扉且約明外
日以往来作承霤及収戸○黄昏作一従婢僕帰曰
助中洲培麦矣余皆其不待命而往謝曰即誤聞公
命也○尤陀留宿

二十一日

天陰暖甚○阿常所贈豆有黄白赤黒四色婢僕曰
未曾見也乃与喜平棟之舎南及舎東○令室氏作
行厨○俗以今日祭弘法大師毎村数所設齋以施
路人名猶持遊人遍巡爲名大師廻郭人謂巡曰廻
正也携左陀往○午前孝也来乃與之出秀三従過
彈助氏勧遊中洲辞乃勧要右衛門返秀三促室氏
曰速使婢僕送傳厨要右衛門導取伽藍道（隈府東郭古有伽藍今名伽藍道）至中楚令孝也報茂八與久一出迎入舟
（前日所買）於諸櫻方闌移棹観之至中洲先是豫定結構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　六〇

地茂八與久一以其卑恐有水厄請地移一二丈城
視地形也北則麦田佃户所種余謂茂八曰勢不得
不買麦佃户貴其直必矣吾子宜以其私與麦主商
也曰諾仁也與婢僕携行厨至乃席林東而食畢與
要右衛門巡洲課種樹既而余曰我始買舟而喜平
能棹溯訪善治等何如皆曰善至秋艇氏舎後以灘
急出上岸至善治氏不在使秀三報范四郎善治妻
贈醃菜於室氏後入舟回望亀山南畔洲上百花爛
漫妍甚至范四郎氏舎後秀三立岸呼人開水亭閣

而還余贈我金四泉一桶主人賞之賞美不已觀書
畫數幅主人供飲中下牌婦初欲之孝也許宿以明
日恐雨止孝也送別○雨忘贈筍二本○山岸信太
郎来吉別不値○計誠弟新吉来訪不値○久二所
蘆婢阿歌初來○夜暖益甚屡雨屡止

二十二日

昧爽微雨下午前大風初牌雨止申牌風死○甚市
来命修厠留宿○阿能婦使菊之助来送杏魚筍因
東孝也四明日欲訪山崎氏汝請導○午後阿能婦

携阿邦婢阿簾来先是阿能婦参病余勸来我家宿
養護性情○未下牌伯嫂使婢来迎阿邦余以其未
食留之至黄昏與阿簾去○久七使人来致棲上板
扉三○遣秀三於環市買釘既帰以誤数復往遂返
善治氏器

二十三日

昧爽大霧至辰牌快晴殊暖○作一來命助喜平收
松枝○巳上牌携仁也出過櫻堤摧残過半至伯嫂
氏謂嫂曰我婦欲留阿能婦阿能婦以無人于姑側
不敢許阿邦幸在膝下願留之以成我婦所欲嫂曰
但阿邦恐爲宗家被詰不欲留余之何余曰某将之
宗家見源兵衛夫妻爲阿邦請携来也出德次追及
曰久六以中洲屋今日上棟欲乞祝酒料金百疋許
之乎否余曰與其半德次白茂八以久一所給席過
粗然自賜之文錢看無用桂数本何如余曰唯其意
昨日叔嫂使人来贈鹽氏看餅及海苔梅枝餅白道
錢前還矣今日過謝阿常魁曰母氏以旅疲臥不能
趨也吾宗家寄阿邦請謝忘曰唯但無意過忘謝氏

謝前日贈小野黄土不在其妻見遂至山崎氏閾下
見余曰某既老甚難面別聞公明外日上途本日将
遣児輩奉送主人曰某亦不堪別情先生實知我哉
出訪菊池鋭一郎父子方蒼黄東装曰将出寓豊田
也客年池田君没諸吏皆将帰江戸然其遺愛在民
将則民欲請新尹留之山寄紅林諸子實不欲東帰
然信太郎與相澤成七郎愚衆里正党成七郎不肯
留之故先去云丘永山残櫻猶可觀帰路過菅相祠
朧携及乃弁仁也海辺過伯母氏告我携孝也遊多

賀城山至花月川有圯橋二令孝也取西橋直赴角祗三限氏命炊餘飯余取東橋北近山下孝也來曰角祗將送飯觀音堂過永興寺群櫻未殘住持僧方折其梢而歸枯枝就借鍵開觀音堂扉而坐住持僧來余曰蘭席華新堂翔師所謂予曰然先是仁藏氏席上翔師譜兩窓曰觀音堂席破壞借檀越攄葺之兩窓昌諾永興寺屬大超寺管下故兩移器飯不至乃至角祗氏上樓而坐牌見曰炙鰻鱺故還矣既食畢還倭氏令後請孝也曰試初騰下屋嶝巡然後客還

清正公祠不堪閑雜止而經営雪來僅數句上人鐵祠令則麥秀如此而我既過此地於仁藏遂不得往爲物實有緣訪彈助不在過茂三郎戶外仁也走出乃叱其遷未上牌歸○室氏尊阿能婦野遊二兒秀三從既而久求里賣躑躅者至曰與尊夫人有約也國圓婢來欲見阿能婦阿樂曰夫人命饗味噌朝來就茂三郎氏煮豉既熟將擣之而夫人來援法余之何乃令二婢追室氏久之還曰不見中下牌室氏等婦曰過之左衛門氏失謂賣躑躅者曰吾予期明朝違約早來何乎余曰欲速獲錢也乃令作一量躑躅二斗三升每升直錢五十七文○令孝也歸路過中洲並役夫○磯五郎來乃責其鋼蠣灰甚多裂圻曰奴將修之○今日爲雨窓氏舍人促孝平日速送紙障緣答曰明日辨趣

二十四日

令甚市閑西及西南二戶別開二戶於正南○孝也使菊之助來索曰聞山崎氏明日以實牌上途見將軍元逢氏宿倖爲大人昨有將使仁也代送之語願

同往阿城不還既不得止願命還乃使仁也先往贐山崎銑一郎筑前松枝筆一莖○久一作一束先是令作一種蓮疏田如池然水不瀦無知其故者今日令二人更鑿之尺餘底悉鐵沙小孔如蜂房余曰嗚呼令而知我田及隣田所以雨後即燥矣然沙厚不過六七寸餘復尋常土覆堀徹以粘土知之也二人盡力僅畢長二丈橫五尺而下乃命作壁壞戶跡○孝平使匠來修廁紙障及樓上紙障引手見引手閑其人有逆心令秀三監之○午後室氏送阿能婦遂訪

伯叔二嫂阿吉孝也來有昨夕劉石母妻來訪之語
意其宿大藤氏（石母姉夫）遣秀三訖答三郎來焉返曰三
郎母將上途出別親故不得相見故付寓主人矣○
令阿樂就要右衛門氏謀雇坊者既要右衛門來曰
坊者曰明日拜趨○山崎三次郎來告別○中婢使
阿樂迎室氏阿樂先返致阿鉉婦所贈紅魚炙及溫
飩黃昏室氏歸

二十五日

終日沱沱而大風去年來雨寡風多雨未半風忽吹

齋所種梅松數根本動搖枯者十七八久住上國不
謂我鄉風土如此異也父兆曰我鄉山西風絕而今
如此實生來未嘗有也○嘉助來鑿廁前石盥盤○
弥兵衛來為要右衛門勸買我門前田問直曰金八
兩余曰公忘我前日言乎彌兵衛曰不敢忘使彼減
直半何如余曰善○婢歌歸家○旅恵市歸家○今
日遣喜平於豆園阿鉉婦訖贈飭○要右衛門所薦
坊者某來視辭當塗者約待晴來而去

二十六日

甚市來○嘉助來○婢歌返○午時劈正也出秀三
從令秀三取金南路會田島西口以較近遠蓋同也
訪雪庵贈阿常錢百九十文以謝不返乃又命針肩
背及腰腹阿常以針遣於真蓮坊辭將遣秀三取之
雪庵門人某聞之○請往乃使秀三之茂八氏纖舟
某返乃針移暑畢正也患頭瘡請雪庵診包荊防敗
毒散十貼秀三返乃至茂八氏茂八以餘漲猶壯導
取水際小徑一丁半至与新築南地相對處而渡处
一幸右衛門菊助等出迎曰大昨日上棟今方葺屋

畢矣屋下東西五間半南北三間半牀壁未成唯
柱楹立久一日此宅劃為三區東邊二室公休息處
中間二室茂八居處西邊則廠牀為土室牀舊以竹
茂八居處自以板代焉而公仍舊則似不稱亦代以
板何如余曰我初買政屋氏故宅作山莊豫與青村
德次籌其費皆曰五十金足矣既而衆匠各陳所見
曰不撤彼柱則室暗不加此楹則屋歪一再許其請
則左右前後上下形勢皆變勢不得不悉改之十改
不足以至百改百改不足以至千改終費二百五六

十金而功未畢卿所知也其初自一段起物不可不嚴初也今水亭令卿籌之曰金十兩足矣既而以故席不可用請新之費金二歩二朱又以損麥田請金一歩之又以上棟儀請金一歩既費一兩二朱矣一請不已至〇三請二請不已必至十請吾其懲矣御莢中洲乃呈㩀言父一曰實然余謂孝右衛門曰我將逼別田豐以定其入御須令佃戸限麥熟悉進田於我也孝右衛門曰諾柳佃者三數年來仰食此田一旦朝迄之恐餓余曰我將均田勢不得仍舊佃戸十餘

名其於我皆無厚薄而或近或不近則似我者有偏頗故欲一切取近使彼無所憾所謂平等也孝右衛門曰然初余買此地時在浪華桼青村孝也而關荒蕪日限人斬我樹竹偷我蔬菜不得已許其佃焉而以孝右衛門菊助為佃長為害者始息然全洲殆十段其入僅黄粱五斛二三斗佃戸以水旱為辭常減其半然佃戸不肯攺定額而築堤防之費既十餘金會計不當欲以華舊槃於此新設佃莊令茂八守焉而孝右衛門菊助猶司佃務則權不屬茂八故云爾

與茂八謀種楮水際既而渡西上北岸過淨明寺北折取田徑令則至伯嫂許嫂曰孝也未歸蓋游筑後也遂至宗家見雨窓夫妻為阿能婦謀其家事黄昏飯出乃歸途令秀三過大庫巧者家曰天既晴何不來也〇今日雨窓示紫六郎與南陔兄東東曰僕新摧儒負寶因旭莊先生導誘之蘐及青村先生傳文玄先生遺訓之力敢不感戴御人坂東默之丞者游貴地欲遂謁旭莊先生且觀日田諸家所藏書畫請先容雨窓旦家翁欲請板父口授林外以作田音且

送一物猥之叔父善所置

文久二年戌三月
二十七日
仁也歸曰兒與阿兄送山崎氏於文久宮驛遂觀杭後長野花訪田代俊次過阿嫂家昨夜二更歸宜園矣孝也來曰兒昨夜歸今朝當拜趨而嗣母以下欲游隈川方作傳厨觴與北堂臨乃謂室氏自速粧○昨日及建久一來約今日月作一來乃遣孝之曰莫來○午前室氏粧未畢余先攜仁也至彈助氏勸同游彈助曰方遲客客去後往送余而出且話且步不覺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六　一

至龍馬塢與孝也過孝也欲導先赴龜山余曰我饑矣彈助聞之要返其家供飯孝見其從者僧泊如先是泊如因孝行來餚昨日來訪余不在故復來也乃使泊如謂室氏曰速赴宜園出過莊手孝也曰昨日與千原與次兵衛遇於途因約今日之游矣去迎之余至龜山陰俟良久共來涉砥上南洲群櫻如雲德次出迎入花西店呼枕而眠未下牌室氏與正也從伯嫂而至乃飲時風絕室熱皆曰奇炎如夏晚實異候也欲移席花陰待先坐焉者去而出松兵衛阿能婦阿邦等至彈助旅舍人來東曰家人皆出參佛某與一僕二獲守家不得踐約敢謝與次兵衛召一妓至即彈助所狎與次兵衛聞之走宜園携安兵衛來彈助曰參佛者以申牌返公既可得來也妓某至公不得不來也叔嫂阿吉阿由仟阿能次妹婦菊之助等至余欲避喧將令仁也就戌八氏取舟與次兵衛曰我兒德作在家善禪公須攜往也既舟至洲崎余攜二兒菊之助上焉至善治氏後門叩之具妻出曰拙夫不在余曰我家婦人皆在花林願往遂溯至越原北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六　二

畔步觀汀上殘櫻返要德作就席又有一妓彷徨花下不去招問何故曰婢為草野氏所召而不見其所席方尋之也或曰草野氏來以無設席處去與次兵衛引妓行酒曰天以御投我也彈助與池田八郎助來善治青霞亦到於此男婦殆三十人二妓鼓絃彈助等交起而舞余不堪噪欲棄舟去衆不可黃昏伯嫂先生阿能婦曰今夕願宿我家乃與孝也竊逭返伯嫂許裝夜歸余及室氏二兒宿東家○使萊平報秀三曰今夕不能歸也○喜平來候

二十八日

俠仁也先歸東秀三曰作一文一若來須命荷楮苗及茶寶一斗赴中洲也吾子則須來我從○室氏正也歸○秀三來曰二人不來蓋恐雨也將歸雨下風雷齊發孝也吾留上遠思樓而臥召仁藏至將圍碁阿能婦供飯畢彈助東至東曰翱師來要我至松塚不在翱師實欲上河漏麵以尊夫人有恙返我家而俟顧還與林外君臨時風雨止乃携孝也仁藏出俠秀三先歸至彈助氏翱師及克丈百渡理村□之子

其在焉翱師曰翱未與百謀曰今日天陰不雨先生必在家且無風宜上樓洞開窓戶必愉快也豈圖中途風而俱裂艱楚萬端僅到先生家主人不在內君亦病也好事多魔信余笑曰近日多好天氣公擇取今日不亦好事乎我輩既饜願待觴然而咲所賜乃皆借枕臥語未下牌麵出仁藏去孝也與其圍碁黃昏生人供飯畢散扳○喜平歸家○作一來賣早稲種八升○先是因幡太夫鶏猷氏之子小四郎來学耳園今日孝也从之相見行東偕其從者其即宜園舊弟子也亦相見○宋家贈梅枝餅告潤吉游太宰府歸○孝也席上見一村婦贈餅數枚曰娘母七年忌祭也其母即亦迫村產仲媼乳母也貌為宜園雛余謂殺既十六七年矣聞七年前始設閲其壽自六十七乃施錢二百文○三俁達江來亦循謂秀三伯謀游小竹村晤筑紫文奴彼患風痺不能載東□謀謝先生也筑紫文奴舊姓名近藤玄通四十年前學文玄公發游界學醫小林安石余謂其殺既殺笑示圖猶存也

二十九日

雨息稍甚○喜平姉婦携喜平來曰喜平為隣人寬平所奪田其人即虎而冠者喜平與不能爭其助之郎日訟村正得勝余曰前日寬度為喜平請我東圵高瀨村正吉寬平無狀我不許而今得勝吾子之力也○東彈助曰請來午食於我以病辭○先是屬宗家買海芽今日俠僮芳藏來致之且贈筍乃東崗窓送西泉西華水各一桶芳藏弱不能擔正也素與之善請送之仁也因阿易更弱要能桐助兒請往既返

曰正留宿〇改作来促書余曰右臂方疼更待十日改作曰然則期彿誕日復来〇與秀三分檜騈生者廿餘本種之庭上以從前所種松枯什七八也〇遣喜平謂久一曰明日来返曰不在〇午前立庭一人隔籬見曰某為竹田文右衛門来矣彼方欲賣其田願買此件當因及連文右衛門請也今日彼不在不得已唐突拜謁余曰昨年欲買彼田然以直貴止直猶仍舊乎曰彼方窮欲急貨之直必減十之二三矣余曰我且與兒輩謀〇令秀三採山上薇蕨

晦日

終日大雨暴風樓上樓下四窓皆掩而漏如覆水〇新婦令婢来贈茶及烏賊曰妾昨夜還朝来欲趨謁然以風雨不果也乃令仁也東孝也謝之〇作德次改作等所屬書數幅又書悼行徳莇園七律春初送千原明卿奉母東游七律詩皆戯集〇晡時携喜平採田隙泉脉我田毎雨泉自山麓迸出田田成瀑而状喧豗如風雨於是欲作池塘於高處悪夷火田而作水田故視之至茂三郎氏松林以昏黒止

四月朔日以下至十日以病廢課後追録之故多脱畧

既令甚市剖竹將作蒹雷甚市病竹節難墮曰久一必有節打節打器名鐵頭木身似鎌而狹厚乃遣喜平雇久一曰携節打来返曰彼妻曰拙夫聞廣瀬公將有節打之命我家無其器方往隣村借之還即拜趨余謂墮節不足作半日之課須令彼塗壁也乃走秀三謂之曰更携圬具來曰久二来還〇作一利右衛門小一来乃命與喜平擔楮八百六十本奈賣四斗赴中洲余携仁也出過田島見久一踞待詔肆呼

出詰之答曰今日有事于待詔主人不能拜趨老妻誤謂可借節打矣鐵三郎在側叱曰汝妻何得欺先生久一謝曰午後必携節打及圬具拜趨鐵三郎村正也久一不得不聽至中洲茂八出迎入新築友田久一方與菊助孝右衛門等十餘人塗壁曰東闢窓南作雨戸又新買蘭席其費若干初籌金十両落成矣然非更費一兩二歩二朱不能結局騎虎勢乃爾余曰我有舊時戸不用新作須減金百疋久一難之余曰德次將来汝且與彼謀視圬者即前月約来而不来者詰之謝

曰某應他家之募功未畢欲祈逑數月恐公不許竊見鐵三郎君陳情君曰先生極惰違約者汝莫遅遅某丑大之徒也從之在他家久一來要丑大丑大不能來強命某來豈圖示先生家之役也余曰我既命及達久一不復用卿也遣仁也呂孝及德次秀三與婢來致餉命喜平等種楮水竹地不足遂波及林根田半又播茶實楮間孝也德次與雪菴來余告久一言德次曰彼非苟貪顧許孝也曰山田時中妻死將與雪菴予之役來助播茶之役既而雪菴門人來致

孝也東東曰將遂送葬不得歸也黃昏歸途過雪菴氏乞診余曰朝來葬吐血痰色似桃花然別無異症雪菴曰脈勢如常疑咽喉破傷之所為也且勿藥而視其變至田島東口遇彈助及一客曰此客出口人欲謁左右故導趨高館矣既吸血色益濃○午後久一來毀竹節又拔壁骨（縱横編竹如簀俗名壓鈎余墳壁骨字）○新婦來告大昨日自國歸贈茶及織半段不備○甚市歸家○終日牢晴大風寒如春初

二日

疝大發膀胱及左腰疼甚而痰不復見血早晨走秀三雇阿常返曰阿常在眞蓮坊以其主母病不能即來乃遂謁林外先生召塾生安部良甫良甫既針疼益甚不能自起堅室氏以下交扶持寶生來始過之痛苦廢百務而臥○孝也託秀三致青霞所書雀子玉座右銘○孝也與靖徹德次來婢負孫女從至閒青霞將去託孝也贐大筆一枝付德次所乞書五幅孝也上飣一器又致蜞一筒不見蜞蓋皆逃也○遣婢於雨窓氏乞蜞數十枚貼肛門血出殆一合○雪

菴來診○阿常來針每針益疼○彈助母長八妻來贈朝鮮團扇及膏沐令室氏接之○雇左陀○久一來塗壁又浚蓮田○正也在宗家數日今日歸○寒極而雨又暖○終日不得眠

三日

病勢如昨○寬度來曰勝之丞援金一兩於某而付木商既而勝之丞將遊赤關欲取金返木商以既資材不許先生若取材而償勝之丞以書何如余曰善乃與寬度籌經始費余曰向者久一亦籌之兄請與

彼謀寛度乞送木犀者貨二百六十七銭又欲得圖通山篇額余曰前日既書什勝之丞矣乃遍索室中不見○昨月今久一鑿小池於水田傍記偶今日成方一丈深三尺○孝也使茉平致蜆然皆不吹血（蜆有鍬鈋二種鈋者不能吹血）○秀三孫藏長四五尺者數十本乃遣喜平送之伯嫂○孝也使茉平來送温純及達餅○兵右衛門送饌蓋其父祖忌祭也

四日

甚帝来○病如昨○遣秀三召阿常遂之宜園迄致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六　九

青村二月柬曰阿常不能来也○孝也来乃招彈助供飯德次從孝也至曰竹田文右衛門請買其田不已不識田直如何定而可乎余曰昨年欲付金七兩彼不肯今欲付金八兩而取其所種小麥若蠶豆彼肯乎否文右衛門來因德次請曰竊謂我麥豆直金三兩也則田直唯五兩耳我既涵渠三四斗將上之願賜金八兩余曰善我欲撤麥田夾路者作水田麥蓋不過五升今日援我其餘則待麥豆熟而後見援文右衛門曰幸甚夾路之田唯意乃令孝也德次視田疆界其田北與茂三郎田相接茂三郎偶來見彈助因命參焉文右衛門曰籍書二段八畝其高三石一斗九升高前見官租一石九斗餘其田實三段五大畝然以水乏作火田者十之三四余欲鑿池高處悉作水田故買之去既而謂文右衛門歸鄉明日就兒許取金八兩而致田券答曰諾孝也彈助皆以善睡名飯後即就枕未牌孝也醒見彈助未起復眠彈助醒見孝也猶眠亦臥互醒互眠孝也遂至黃昏起彈助則呼起供飯既而去○宗家以新婦百日忌祭送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六　一〇

餅之乃使仁正往○夜使仁也送孝也

五日

終日風雨○仁也拉菊之助歸致孝也柬柬曰既就雨窓氏取金八兩而促文右衛門來至故送上金將令文右衛門拜趨請乎付之既而文右衛門來致田券一通及其保伍證券一通田券曰中田若干下田若干高三石一斗九升餘我以不能納官租典此借吾子金八兩將限朞返金若朞不能返金田永成吾子之有可也昨日余謂孝也曰我將鑿池灌溉所買

之田彼田以乏水直賤若悉作水田直將五倍彼至明年以田券為口實償金八兩欲取田亦不可測知也汝須待彼至告我情俠其保伍書券述今年以往田永為吾子有我無憾也孝也傳余旨故文右衛門別致保伍券云券曰本券書限朞不能償金田永為吾子之有可也然田直實不過金四五兩吾子枉加恩貸金八兩則文右衛門決無取田返之念也吾子不拘本券之辭今日以往収為己有文右衛門及其新族何所憾也文右衛門請我輩證之故云乃付金

八兩客夏以來文右衛門因及連文右衛門德次等懇請百端至此結局〇病如昨

六日

遺秀三於虎多氏買釘途過孝也許告病状属兒蛙且買鶏卵及椎蕈〇五岳來贈酒料及菓子一筐乃飲之走仁也招孝也以將赴岳林寺辭使阿能婦阿德來致卵蕈乃并飲之導遍觀田園移席於亭五岳先去宗家伴來以有客趣阿能婦去〇元春來〇千原辛右衛門使人來致青浦柬柬曰緒方氏門人來

託寄田川與齋柬曰春禧萬福不腆金二朱聊充賀儀〇作一㩦賣蓮者來乃買苗數十根〇病如昨

七日

次一作一箱㩦牛來命犁田〇渡邊周濟來訪贈鐵硯曰契濶殆三十年先生容貌如舊但鬚髮白而已引上樓飯之周濟曰來過筑前遊長崎歸路經久留米而來在太宰府時聞久留米菅原水田人大鳥居敬太者世事宰府祠僧延壽王院其兄久留米瀨下水天宮神主牧和泉者以其蹤跡詭秘蒙譴幽于敬

太家敬太請游京師久留米人不允敬太竊屬院主院主告久留米人曰我有事于王室使者非敬太不可久留米人不得已許之既發後和泉携其子出奔乃使人追敬太至黒崎及焉敬太自殺而和泉不知其所往久留米人頗咎院主院主實不與知然無以自明爾後久留米人絡繹出奔蓋與大橋訥菴聲氣相應者或傳皆奔薩摩也久留米城下祇園寺内遍照院有高山彦九郎墓春來展謁者不知數或贈金薦冥福或新墓石院主為是致富茂九郎貴與王室

之志不果自屠死近日秀欲繼其志者故爾導周濟
觀我園所有古塚周濟曰客年我郷豊前四日市本願寺
將構堂宇蒐基礎某卒役夫數十夷千餘年前古塚數
十抔大石無數塚中並不見骸骨唯有土器數品若
金銀環其直極貴凡塚穹然廣大上生松柏大數十
圍掘之數日始及蓋石今視此塚蓋石既露僅費三
數人即所藏可獲先生何不掘某請佐余笑曰客年
長光太郎詆吾子以倭佛故井作發丘中郎摸金校
尉不直一錢矣欲勸老夫子忍屋千原安右衛門與

池田順兵衛携酒肴來訪乃留周濟飲孝也來共話
時事曰近日士人出奔者不唯久留米也無國無之
而竹田尤多或謂肥薩將戮力謀尊王攘夷之舉也半
接余袂入別室示南陵兄寄雨窓東數通皆録世間
巷説也另啓曰曽參殺人必無之事然市有虎衆口
鑠金我不得不爲杞莊憂也余問何事孝也又出一
通即直隷千歳人報府内吏人者曰竹田士人小川
彌右衛門加藤文之助渡邉彦左衛門廣瀬講吉等
四人出奔依薩摩蓋勸尊王攘夷之舉也云云兄曰

我家世出入竹田藩未聞其士人有與我家同姓名
者因疑家名聞天下姦人借之以風動人心亦未可
測也又有嫉家者竊擅其名於黨中傳播世上欲以
陷家亦未可測也是我所以憂矣雨窓氏有竹田客
既去雨窓欲走一价問其藩有與大人同姓名者也
彼若曰有則大人無憂若曰無奈之何余曰果無其
人則嫉我者之爲明矣須遣一人於其藩究其所
由出則主者可獲也孝且與雨窓謀周濟先去孝也
以將赴雨窓氏去尊三客遍觀田園黄昏去○彈助

聞我有客送鯽爲犒之不至○新婦送烏賊○千原
氏舎人來促酒債○先是秀三設置山上欲捕兎終
不獲皆嘲之今日獲亦禽乃作羹羞客皆賞

八日

雨窓送膳○文右衛門來曰今日又連田島閭村將
來聽先生講敢告○改作來贈藏取書○孝也俠菜
平來送蝶乃託送蓬餅於伯被宗家阿能婦○孝也
俠道生來東曰雨窓東至送上雨窓東曰昨日發一
价追及竹田客於宮原（肥近地距田一日程）問其藩有與叔

父同姓名者乎答曰有廣瀨徒吉者健作講盖傳者
訛也彼既有其人叔父莫憂云〻聞雨窓將角南陂
況於府内乃裁答金城玉江秀氏青甫梅屋宗助來
返金城詩稿送玉江所乞其文惟七律一首又送秀氏書一幅追合封之裹書宗助
名使道生託雨窓○未牌文右衛門父子久一等數
十人來乃報鐵三郎鐵三郎來乃為講話移晷散○
文右衛門贈温飩○阿能婦送烏賊及温飩○新婦
使茉平來送香魚○返揮助氏鮓器贈蓬餅

九月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六　一五

遣仁也嘉平於宗家取錢九千五百文遂買黄粱七
升又就湊屋忠藏氏買杉板一束既歸會計不當仁
也曰忠藏欺我也乃往責之取錢四十文歸○利右
衛門來曰鑿池者須先求樋材問何故曰地底首横
卧松材大刳合抱者刳其中心空之其長丈餘築堤
其上其首入池而吞水其尾出堤而吐水謂之樋又
竪卓松材於樋腹亦空中心而鑿九孔孔間各一尺
形有尺八仍呼尺八某謂新鑿池水盈尺八患没則
盖二十石有餘所用二首石而足則救尺八第一杁

四百石則第二杁以下準此竊謂公松林無耐樋之
材故携一客來吳客係其隣人曰我有一松長大丈
大稱之足以作樋及尺八吳問直錢一千九百文也
先是屬利右衛門買蓮蕉直頗貴疑其比賣者而要
我則走秀三召久一至曰御代我往視材短長大小
皆去久一獨返曰果如公所料彼二人曰直不得減
一錢某謂非減五百七十文則難諧因別命一人其
短長大小等而減五百錢矣余曰鑿池件一依吾子
○久米里人來賣巨竹四本直九百五十錢客年德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六　一六

次與友田久之謀致遂宗竹二本大倍此而直四倍
焉余不欲買之德次以既償直報不得已剖之作承
霤曲且建霤自寬外泄甚市尤余故買之云○令秀
三婢樂艾茶側蔓草遇雨而止○申牌孝也來看病
既歸以伯嫂不悦外宿將去余曰近日頗聞汝醉宿
雨窓氏若三松氏而嗣母不禁獨禁者其父病手須
遣我儀報嗣母不可而後去未晚也乃遣喜平告伯
嫂而宿

十月

導孝也規鑿池處曰我本意悉夷大田作水田而山
田氏田與我田犬牙相接違濺不得如意汝須與錢
江陸岳等謀買之其宜歸路見彈助也孝也曰諾先
是長八彌兵衛見山田小三郎舍人告我欲買其田
舍人以為奇貨故貴其直至金十兩我聞其初以金
二兩三步買之也乃止及鑿池說起彈助曰我與錢
江善錢江又與小三郎善我與林外記見錢江令彼
喩小三郎何如余曰善既而余與五岳謀曰彼田小
三郎家某所有其人貧不知饜者某且退熟思故今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六　一七

月云爾○卯下牌孝池歸令仁也送之○遣喜平於
阿尼陀氏借牛答曰身既牽去犁田午時歸即奉借
○作一久一復各牽牛來乃命犁田未牌畢使喜平
尊之到孝也許取米三苞及故屋藁○令喜平析薪
先是洗松杉枝獲薪二百餘把室氏攜買薪不已詰
之乃曰枝完不便燃故析云○先是雪菴席上見松
本新太郎者雪菴曰伊人伯兄松本九藏即學淡窓
先生後為大塩平八徒而早死者仲兄麟次郎即平
八黨瘦死獄者爾時伊人甫三四歲得不坐焉既長

慨然欲一雪二兄之醜然上國人諱其家世故去漫
游以某叔父寄從彼文學醫矣來依我也某將館之
會所山神主氏令日槌雄導新太郎來見○清微携
因幡人大野竹窓來見曰伊人業篆刻方寓宜園矣
竹窓請見觀余印余曰我印數十百顆我不識巧拙
願分之竹窓閲畢區別三等技之秀三乃屬刻技桒
木印一顆雪山未館○阿吉送鮮○友田久一來告中洲
水亭落成其費前後十有五金云久一又為葺屋師
善平乞去年雇貨當就島喜取者錢四千文餘先是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六　一八

善平携德次衆來余詰其不就鳴喜取之故善平不
能答至此復令久一請久一曰彼未受雇貨理或有
之然自彌代償藁直錢六百文餘某亦疑之余曰吾
子更詰問而報我欽久一○作一兄某等來以其身
某閲墻後遁不知所之要作一去○與秀三桯茶賓
於舍東隙地○今日屬孝也送鶴陽奉母東上詩於
九章曰請擇善便致之令兄又令孝也就宗家取錢
償九章酒醬直○朝來快晴午前大風至晩止○病
微愈○阿樂歸家

十一日

阿樂來○作一久一來命就新買田中央有石處種蓮其四邊水常瀦深泥沒膝故也今日將始鑿池然以利右衛門未能來唯移植茶遶池者數株又種茶實於舍西路右○茂八來告將移居新亭飲之且導視鑿池處及太田當表作氷田者茂八曰貴田西阪外有太田二段餘并買之以作氷田何如余曰善○左陸來命與秀三阿樂阿歌等摘茶芽余及室氏助之日仁也自匪園歸○孝也昳睦之助來東曰賴宗

家及仁藏氏婦女將候夫人病敢告以曰塾生有赤馬關歸者曰四五日前薩人航海東上者三千人疑京攝有變也又曰荻執政太夫益田某為國人所殺乃答曰今日方摘茶願告阿吉以下令彼延一日既而道生來致孝也東曰阿浪（余姪即秋雄之長女）來寓宗家欲謁大人餘人則從也明日以往彼輩有事今日則倘閒也兒既請阿嫂（謂阿旣歸）先趨任庖事吳嫂將携為大人不須供給也○阿吉送烏賊阿浪送菓子叔嫂送浪華酒一甸○午後止摘茶而洒掃○阿能婦與阿品來曰市上之有方令德次索之未逐○午下牌松兵衛導叔嫂阿吉阿尚阿浪阿菊阿邦來阿浪曰妾既四十二歲猶記十三四時謁叔父矣叔父面容無異當時唯鬚髮皤然而已又曰妾六七年來從阿翁於府內此行與妹阿市妹夫勝藏來阿市及其女皆患風疹頗劇勝藏止看侍故背不謁也導嫂以下觀田園返供蕎麥既上樓飲酉下牌散阿吉曰明日甲子祭叔父請強疾而臨○甚一歸家

十二日

雨終日不止○焙茶○阿吉使人來送獨活○利右衛門來欲鑿池余以雨止之○久一來曰前日所買松材材主或將來乞直且莫付直未定我恐其欺公也○阿能婦使人來送溫純及筍仁也從其人赴宗家甲子祭○作一與利右衛門來曰鑿池當月役夫七八名而我三人為其帥願增賃日五十七文問凡役夫幾何而畢功乎曰大十七八人足矣余曰善利右衛門去乃謂作一曰我向疑利右衛門貧令久一察之果然汝事我有日何與彼要我乎汝實不如久

一之忠也作一恥曰向者彼來要奴欲請公日增賃
百十四錢奴止之故曰五十七錢矣今月件奴為彼
所要願諒恕○秀三之宜園夜歸新婦託送煮豆○
婢歌生風數十波及秀三以下乃命歸家浣濯○客
年天野宗之助青村之子兄隨青村來上今日携孝也來
見來曰宗也自東都歸範蹈託送茶一包曰是宮鷹
宗廟之餘也謹領呈一掬云云又曰兒將赴錢江氏
宗之助曰某三月朔隨府內大夫發江戶前日自府
內歸鄉里而今月至矣贈江戶繪三紙京扇二柄致

青村二月廿九日柬白菊池備州息三溪君評尊作
見返託宗也完璧備州所賜海苔數包領呈其一另
啓客年先生錄柬都故人名命某通消息今記其略
於左備州則詳其柬中故不贅伴東長春院正月五
日箕作氏席上相見後再訪之皆不值此公柬奔西
走惟日不足稱為醫林中豊太閤或題其門曰先生
誠仁者也俗謂奔競者曰山故以仁者樂山譏之坪
井信道既致尊柬又贈香魚不值復訪之又不值坪
井信良客年致尊柬及書絹一幅信良來謝後一訪

之某謁其父誠軒翁墓焚香曰一瓣香謹代家叔旭
莊焚其墓在淺草淨土宗請巖寺其碑文則塩谷弘
藏所撰筒井公公已沒賠其舍人以先生肯贈秋月
川宮狩倉公及服部子皆致先生手柬及捲柿鈍井
又左衛門其人已沒乃致先生柬於其子塗松太郎
則使寺川一次致先生柬其君安閣老遇後其邸出
入極嚴松太郎有欲相訪而不得如意之語安井忠
手極相見傳先生言監谷弘藏來見西川元昌其舍
方為種痘館元昌住別室相訪不值盬田順菴君則

成島甲子太郎君席上相見傳先生言其息曰村山
伯元屢相見贈先生書一幅其人喜赤松大三郎方
于役金川未見毛利周瑞來見大槻盤溪一訪之傳
先生言大熊時雨太郎今變姓名曰大竹三五太郎
而為奇騎近日病瀕死守田川興齋方占居於芝距
我府內邸二里故未訪磯部寬五郎君屢欲訪之然
不識其所往云云菊池備洲柬曰欲復書旭莊先生
然老衰困于接筆不覺遷延數月行當裁一柬奉託
也青村送示備州父子所贈詩辛酉臘月十日南豊青村廣瀨兄携其叔

父旭荘翁与荷及恵敗來謁乃披閲其書懇款溢紙回想余往年祇役南紀訪翁于浪華之寓居對話未
懃恕忙分手屈指已十年矣今辱此訊問不堪感激因走兄於堂富翁之近况聞十日兄再来乞謁神其
近製見贈句中及余園古梅乖次其芳韻以酬家僮時報道有客姓名新相語知高士初逢即故人我梅
已喪析君句最精神對至寬懐兆臘中還若春菊池還拜草○讀青村廣瀬詞兄贈家大人長篇書其后
青村賓渓寇翁之後而詩之與學両有淵源能傳渓翁之衣鉢而繼旭荘之法燈廣氏有人如此不使頼
翁父子昆季而繼美於後代也方今文場盟主英渓矣不知秦塵落誰手牛耳之任我不能無望於青村也
徙棲遅於衡泌高尚自樂我為斯文惜尊公其不可拂勉乎哉鯨魚翡翠濯塵襟筆墨之間見細心晴院
無人移午影風花吹雪結春陰詩如金玉價皆黄學有淵源方最深此日文壇盟主老豈容高枕臥山林
菊池拜具紀三渓君批余稿極精細摘録其跋譽之許山水畫図磐

渓之詩如観蜀道金碧之図巧緻精妙可望而不易到也渓琴之詩如讀西湖水墨之畫韻致幽麗可愛
而不可慣也梅墩翁之詩能兼磐琴二家之妙処金碧之山水墨之水無適而不可使人能慣而狎為之
合筆声画之粉本与點染之妙不待翁之親三渓君灸而後知也壬戌春王正月三渓紀安評
通称覺右衛門備州長子見任御小納戸衆所謂賛御也
宗之賊又致寺川一吹東

十三日

遣喜平招久一至謀鑿池件久一曰作一等欲我三人為帥而役七八人某謂十八人立一帥可也八人立三師不可也該曰三人三端事安得成某不欲與彼二人伍故辭之而彼未許也余曰我不信二人而信吾子將唯吾子之從莫辭曰諾某退與作一謀復來○午前清晴而風乃令秀三阿左陀阿藥搗舍南茶○東獮助曰來喫茶答曰諾既而不來○獮兵衛送餅報其父二十五年忌祭其父利名兵衛古後氏姑姊身四子也○仁也自宗家歸○松兵衛送烏賊及獨活○木牌孝也導東作至乃乞診東作墨點肩背及腰當灸處既去令秀三火之○前日所製茶色鬘不碧今日與室氏謀鉏葉首尾又截長者為二三段既蒸

之色淺碧然殊甚○令喜平夷舍東窪處

十四日

曉來大霧既而快晴奇寒徹骨○還喜平於久一氏詰昨日不來之故且雇一力返曰久一為或所要約運大原山松材故欲鑿池件延五六月也彼比隣無應雇者故雇作一矣余曰作一來汝須導之中洲與茂八謀剃除竹間榛叢乃封錢百九十文表書酒一升料以賀移居而託喜平贈茂八且報我將往○令室氏焙茶○辰上牌携二兒出訪獮助曰我舍北溝

水而派其南水田二區久求里人之有其北水田五
區池邊人之有聞彼皆欲賣於我不識其宦租幾何
乃令鐵三郎檢田籍鐵三郎曰南田區一石二斗餘
北田區大石餘是所謂高者其實額則每石減三斗
許問其疆域曰某不詳知願問茂三郎昨月孝也曰
兒訪銭江途過雪菴氏雪菴曰公欲謀山田氏田件
銭江不如春江與山田氏昵也乃與雪菴赴春江氏
春江曰我亦曾聞彼田件旣彼貪甚非贈金五兩及
先生書屏風一雙事恐不諧兒旣許之今日余諭之

彈助曰先生書十二幅直金三兩則計金八兩矣久
求里池邊人聞我以金八兩賣彼田皆將競賣其田
直事在愼初猶詩文破題平凡結末終不振也某謂
春江果不如銭江矣何則山田氏狎春江而敬銭江
狎則易凌敬則難恣某謂先生文雅之士山田氏富
豪冠一御者屬銭江居間使彼乞書屏風三雙而不
受金則可余以彌兵衛所勸買彈助氏田件未結局
心竊幸其言乃曰公言大好此件公與兒孝作之我
不敢掣肘也彈助曰諾又曰高瀨木彌〔木屋弥兵衛世修曰木彌〕

頗才幹長厥居其產有杉百萬章素與某厚其子早
死以孫為嗣極不肖喜博奕木彌深憂之將逐之某
謂逐之不慈也不如陽黜之陰屬嚴師教以義方竊
以先生即其人也余曰我儽為人訓不育子大抵無
効願辭彈助曰強為我許之余勸彈助野遊彈助曰
請俟我于茸園余曰諾正也請獨赴宗家許之至茸
園見伯嫂新婦曰郎往縣府矣乃遣萊平趣歸彈助
至堅于東家南軒善治來診孫女〔數日前女瘧痁〕孫乃引仁
也乞診先是阿榮以小瘡放歸而仁也旣見傳染余

昨日始聞之云善治曰願令郎君臨吾廬將用散藥
及摩擦藥限人某來乞孝也書其茶筐因于烹茶供
之午後與孝仁彈助至中洲恭然從茂八豫務舟洲
北以俟始入新築坐東軒令孝也贈書二幅茂八旣
而入竹林指揮善平作一日梅及南天燭椽椽竹之
大者木之圍過尺者皆勿斬伐也彈助遣恭然招春
塢及銭江〔千原與次兵衛號春塢〕春塢至請臨其家乃出立洲
東待運租船來集焉到春塢氏水亭亭蔭於巨椋綠
波浸床脚主人供酒森彦作來彈助曰木彌氏件賣

森君所屬既召木彌矢鉄江至久留米賣刀劍者某
來見說時事頗詳木彌至彈助誦向與余問答之狀
木彌喜曰唯諸君之依黄昏飯畢乃辭孝也別去與
彈助歸○利右衛門來運松材○嘉助來鑿盥盤○
今日新婦致茶屋愼次郎東東曰勝之丞兄來致芳
訊且託其東曰某將遂歸鄉願送我東於先生云云
梅本生猶在萩府先生請以秋涼臨松魚直方貴五
月後新魚將來且從之勝之丞東曰某至赤關有鄉
信促歸不得已違初約也陪瓜生君夫妻傳尊夫人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六　二七

言君曰麻之丞遇其妻無道朝夕朴之或幽一室而
絶其食妻不堪餓偷其衣賣之而食則復鞭之責妻
救父伊藤文次郎而取其直其妻將憂悶而死已更
愛外婦耽樂無斁文次郎與我夫妻皆絶之唯憫彼
妻年方少納彼為贅過其不淑無處於出行將發狂
而斃故欲廣夫人來與文次郎謀救彼妻然夫人臨
蓐既近其不能來宜也文次郎方諸致仕未允藩法
致仕者許越境則將往謁夫人迎到請水氏治其乱
也其大意如此某近日再游宜園而陳其詳瓜生君

妻贈尊夫人熊膽一貝（膽以貝數代金）請爭收○彈助妻鐵
三郎妻來不值

十五日

快晴如昨○作一來命與喜平赴中洲○已上牌孝
也來曰欲倍游水野氏先是鷲谷東彈助曰本月八
日至十八日我在家以待旭莊先生橋梓昨日與孝也
約詣朝上途至此謂孝也有故不能來也而東裝至
乃令室氏俱傳廚令秀三整頓文房請異孝也致青
村二月廿九日及三月十一日東又致龜谷行藏新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六　二八

年東將拉之彈助導森彥作木彌至乃謂孝也曰鷲
谷氏之游且期明日令客上樓而卒讀東青村大意
云淺野公愛我甚渥因述我文玄公以來家世欲請
官以我塾為鄉校公與當路諸君善將為我周旋曰
此件到底非縣令奏請難成也故欲謁新縣令屋代
君三到其門然君病不見或傳勘定吟味設樂君轉
人屋代君方營求代之故無見閒人之暇也聞之服
部子信此件成否在天然人事不可不患故留滯矣
先生欲儒葬林外欲着肩衣此二件聞除儒士外不

得允也恐終不諂行藏則送金百匹乞詩卷正也彈助永既前來今加瀬嘉兵衛來東曰近者諸國流言南方二太國將興兵入京師請朝廷討外夷又傳渠州筑新城募君東觀後忽有此事諸太夫憂念發謀探問諸國然終不得要領竊以目曽係直隸必有確聞也故專价倘足下謂彈助及廣瀬源兵衛願報所聞余笑曰世傳西諸侯合謀討夷既前與焉而彼返欲聞確說流言不足信如是康作贈香魚乃留留客飲逆彌兵衛來與焉禾彌因彈助彥作請訓其子余曰

訓不肖者之法形格勢禁不若使其心服也三人曰何謂余曰奪其衣食艱苦其身使其不得已聽我教彼雖心憾之勢不得不從如此者一旦得意必復其初厚其衣食而我緩頰喻之知溫飽皆父母之恩也則悅而服不敢復作惡也皆曰我輩初欲使彼不名一錢困窮之極生悔心矣今聞尊喻如夢醒余曰從來愛而不教稱而生忕心父母亦不為無過及其嬌傲抑屈之猶變護芝蘭玉樹於暖室一朝移之風階霜庭其枯必矣淮南厲王死即是也導彥作禾彌邁

觀田園返存也彈助既去禾下牌彥作禾彌去彌兵衛自要右衛門氏賣田件鐵三郎欲迎禾其歸賣之屬渠促先生彈助聞之曰我有所思且待家君歸時要右衛門海（郵關未歸）不識尊意何如余曰彈助為我周旋他人田況自家田予母視彼所為○吏右衛門來示法年第七納租銀劉子銀三寸四錢餘曰從來三納而畢今從第七納而每納倍常年亦亦苛政乎○嘉助與其姪來鑿盟盤先是嫛婦阿廣以我舍南田係其五百年前祖墳請盂蘭盆時揭伯張紙燈（鄉白吁張）用余許

之而贈漬猾欲試以石燈籠阿廣悅今月令嘉助鑿石燈腔○仁藏舍人來問避疹方於室氏因託送井華水二桶於阿吉○申上牌携仁也謁大原祠遂過千口柳原入豆田訪松兵衛謝前月贈至雨窓氏雨窓曰昨夜自府內歸矣余出手製茶烹井華水供之桃谷來與焉使仁也携正也先去近風疹盛行室氏恐正也傳染故召返也阿吉曰仁藏欲上夕食乃至仁藏氏少間雨窓松兵衛桃谷至仁藏將觴中津客萬嘉因并招我輩也萬嘉曰某近自中國歸彼地以

豊年故四方游人來集百倍常年余曰梅屋東中亦
報非常繁華蓋燈將滅必先明之理也七三郎來致
青村三月十八日東其大意與前東同但曰菊地備
洲老注溪君嗣官特賜養老料米三百石於備洲得
公直（聲）震天下以老退休人皆惜之水野生泉州松平
防州（府内朏兄）公皆擢為閣老二公皆一時之選天下望
其風裁從來弊政蓋自此一新也安藤公既愈入見
或傳其將罷水野公則既罷青村與雨窓東有事詳
與林外東之語乃沼存也至青村欲得宜園席存升

進法及聞宅地祖税錢何蓋有所欲請也戌牌與孝
也去宿遠思樓〇今日室氏來宜園取夏衣仁也從
去（正也自家直歸家）秀三畫間在塾遂留待

十六日

返秀三於新居曰青村東數通在室須取來也令二
兒若婢送午餉於中洲也令喜平赴中洲也阿樂穉
芋也久之返曰青村先生東不見余曰兒汲（孝）必謬取
入其懷也詰之果然〇令阿能婦発背〇裁答青村
東付孝也〇竹窓致前日所屬枝彙不印〇午前將

赴中洲新婦留侯斂畢與秀三出余取大出路秀三
取庄手路以轂遲遠余曰吾子若先則須立水北吁
舟而俟焉余比至水北秀三既在水中央乃大呼茂
八令一僮從仁正出迎僮并戴秀三至余以秀三馮
河不懌入茂八室二兒曰大人何旰餉恐既吟余曰
我既食汝徒勞矣入竹林喜平方與茂八兒斬雜卉
往往見曲竹稍到地聚束成立形處茂八曰鋭禽者
所轉也余曰此舉使禽無所集亦使免鋭患也視室
西隅余曰須聚荆棘焉以防闌入者也茂八曰從來

筍過半為人所攘今日以往某監護使龍孫無失札
也返室不見秀三令茂八妻呼之良久來曰遺扇矣
前日春塢席上書京扇一柄携歸令秀三押印今日
令秀三致之秀三入之襆中至此曰某右手挑襆左
手抑扇及渉水心在足不在手既渉不見扇故彷徨
水上矣余曰我戒俟於水北吾子忘之則不唯心不
在手并不在腔子裡也凡學者甚忘放心故曰學問
之道無他唯求其放心也吾子須知彈助使人來東
曰昨日奉約會於貴宗途為相澤子所要夜始到則

公既去敢謝食言之尤某有欲就乞教之件不識公今夕宿今郎氏乎將歸乎答曰歸歸路令秀三取伽藍道余及二兒取田島路會於彈助舍西欲訪之繫馬横道而不見馬夫往来者皆止焉積至十餘人遥呼秀三曰為我報彈助取其舍北逕歸○室氏曰昨日宗家送干鳥賊五枚海苔一把竹筍獨活曰主人府内所齎歸也○室氏曰昨日聞喜平作一別雇一人洗竹矣余以其無故雇人遣秀三詰喜平且戒茂八曰今後非有我命莫雇夫或貸酒料令秀三途過

春塢氏致書扇一柄及金城畫扇東曰水亭佳妟深荷厚貺投書扇今朝押印畢令門生致之途為河伯所奪矣不得已別書一扇副之金城畫扇以償罪過請莫深尤今朝欲視青村與雨窓東使借之雨窓不在既而孝也送之令秀三歸路返之青村東書三月廿九日所発余及孝也雨窓皆疑江户距我三十月程恐不得如此早到三月恐二月訛也黄昏秀三返曰春塢不在喜平則曰我傳主公命於茂八曰吾子雇數力詠榛蒙而作薪亦唯意既而茂八出其子及一力則其所雇非我所雇也茂八則曰喜平屬雇一人矣某以先生旨喻茂八曰吾子取一人所獲薪而償一人雇貨不亦可乎茂八悦○丑下牌既寢彈助携筆工二人謀作茶加瀬嘉兵衛來余召接而二人筆記半而天明

十七日

卯下牌畢○彈助送膳曰昨夜與相澤子時為先生所須而不見臨故呈○相澤咸七郎来告别○初食蠶豆○夜仁也秀三及姆歌謁岳林寺新祖廟因訪

彈助不在其母妻長八見候蔡曰是今日所製因語製茶法○數日窂晴頗覺爽意○昨日令德次剪柳數枝今日截為十四五段揷之庭西北隅

十八日

書扇二柄欲以贐相澤咸七郎也又為七三郎書扇三柄○遣仁也姆歌於孝也許送蠶豆東曰請薦之文玄公神位（以公平日嗜之也）相文曰近日鬱悶甚汝且與仁藏来遂遣雨窓氏亦送蠶豆因借錢九千五百文返曰烏賊二枚小嫂所上（小嫂何德）獨活一把大姉所上（大姉

阿吉〇深水成章全吾来見告今日還塾贈菓子及膏
沐〇豆田酢屋某来曰近日欲乞書敢豫告〇秀三
之耳園歸致孝也東東曰今日應戌八招而往主人
曰聞尊公不飲他日將上飯程兒酒甚酣酊歸新婦
報尊東到而不見之百方尋索初獲之明日拜趨奉
謝範也三月二十六日東至乞覧初悟前日三月二
十九日即二月二十九日訛也大意曰初欲以四月
西上而府内公命七月扈從歸勢不得辭也〇使婢
買油五合遂拉黄黒斑雛猫歸畜之

十九日

利右衛門来取鋸子雇貸錢六百八十四文又欲取
松材直錢一千二百三十五文余曰我令久一定直
而未報且待之利右衛門之久一氏返曰將以明外
日始鑿池件明日奴及一人方無事顧雇余曰我將
培樹明朝来〇孝也使圓照来東曰午後將携仁藏
拜趨乃答曰欲供午飯速来〇遣正也東彈助曰請
午食於我答曰今日縣令屋代君屬吏某某自江戸
来恩將出迎敢辭〇與室氏作鄭比畢孝也仁藏至

既食園桑改作携竹四根来乃與孝也仁藏視地種
之杉林北畔既而改作求接柏貸錢二百余曰前日
有以潤筆之約違約不祥乃令孝也書扇贈之甲牌
道生来謂孝也曰尊夫人曰縣吏將来東作等出迎
良人獨不出迎可乎孝也即與仁藏去〇遣秀三於
錢江氏買西洋紅藍花及葡萄芽油既歸視紅藍非
實而花耳咸桃花色疑別物也油本欲製印肉而僅
一滴乃命返之秀三歸曰紅藍花果別物也謝過東
之葡萄芽油實貴重二十筴直銀一東故改買胡麻油

油矣〇阿樂帰家〇朝来微雨忽止忽起午後驚風
一陣雲破日出〇令喜平舂米〇夜室氏遣喜平於
故居取蚊幮

廿日

阿樂来〇利右衛門及豫一者来命闢草莽而出株
又培梅根孔數百千所終日視之疲甚利右衛門曰
豫一馬原産鑿土為業明日以往將没之願寄食公
家之乃定貨一日錢百四十二文〇遣仁也孝也許東
曰相澤子上途果在明日乎我今日往別明外日乎

亦明日往也須捕蜆數十枚送也返曰相澤子上途
則明外日也僅致蜆七八枚○阿吉送生薑芽及鄭
○阿能婦送烏賊二枚○多興懐阿貞未見贈蠶豆
斂飣各一筐○室氏復遣喜平取蚊㡡怪問其故室
氏叱仁也曰汝之為也余曰更可怪室氏曰昨夜遣
喜平時曰蚊㡡五大張須悉取来也喜平就仁也乞
蠟燭妾曰與之残燭仁也不可與全燭就婢乞紙燈
籠妾曰與之我家物婢謬與秀三所借帰宜園紙燈
籠妾初不識之及喜平歸視其所携蚊㡡僅一張詰

之曰答曰無燭也故更詰之答曰郎君授奴蠟燭未用者而
婢授秀三所借燈籠奴謂凡返燈籠者必用蠟燭未
用者禮也因謂命奴返宜園燈籠也而返之不得已
暗歸不能悉携蚊㡡也妾謂仁也故違我命婢則不
識字真過須未減也余曰喜平憒憒不獨仁與婢之
過也室氏曰何故乃進喜平詰之曰汝前夜迎我於
彈助氏出燈籠曰無蠟燭我謂彈助家人必識我家
畜也大槐彈助氏小人將授蠟燭既用者其毋叱曰何
不呈新者也我益愧抑汝受燈籠於我室時無蠟燭

乎言未畢室氏曰爾時妾令左陀授蠟燭及燈籠曰
主公嘗教妾曰夜迎我須用新蠟燭何則人見我蠟
燭短必用新者更之矣今夕須付新者左陀曰此有
僅燒其尖而滅者與未用者同也左陀聞之曰爾時
婢先入蠟燭於籠中將出之授之喜平手㨗之則横
卧不易出令喜平探之矣余曰室人及左陀言如此
汝曰無蠟燭何乎喜平答曰實無故曰無非詐也左
陀曰吾子手探之而曰無欲嫁咎乎喜平曰始探之
有後探之無我亦怪之盖途遺也余曰初横卧不易

出而途中遺之亦何容易也喜平不能答余顧室氏
曰我謂喜平憒憒為此也秀三竊問喜平不能答何
故余曰盖彼途遇其親故暗行者強乞蠟燭曰彈助
君大家也何有於蠟燭一本爾以無為辭乞之可也
彼恐自實則遇我叱責故囁嚅而已○夜携秀三訪
彈助不在遂至宜園宿遠思樓○遣秀三於仁藏氏
返筐且招之遂之宗家返器且贈阿吉蠶豆○仁藏
来輿孝也侍話余且聽且眠乃去○今日令婢僕縫
棉

廿一日

昧爽令秀三起孝也戒新婦作朝食○令秀三歸曰俠仁也未迎我○卯下牌與孝也出過宗家雨窓曰昨日初見新縣吏青木惠十郎首問旭莊先生猶未東遊乎蓋欲相識也叔父今日赴府試訪之余曰諾聞姪女阿市（秋雄季女）兄臥病南舍（南陵所居）兄訪之其夫勝藏亦見阿市曰疾既愈矣阿能歸在側余曰我妻臨蓐日汝請來看答曰諾出近下橋遇一士人問孝也彼何人孝也曰未識其人佇立不進似相識者余不

得已揖而過其人熟視答揖曰孝也曰蓋高木氏吏也至相澤咸七郎居（鹽谷君時長谷部周助所居）廳書扇二柄孝也託與青村東（收包余東）余曰兒欲送公關村某老不堪別請辭焉咸七郎曰先生辱臨某不堪慚謝況敢辱遠送乎至青木惠十郎氏（山崎信太郎故居）主人方理髮畢相見其年可五十左右真率懇摯如舊識曰某在石州銀山聞先生來寓熊谷三左衛門家欲就謁然不果不圖今日相見也因話石州舊游久之出訪田川耕作氏（亦新縣吏紅林伴九郎故居）按刺舍人而出歸路復過宗家返宜園仁也在焉乃歸時已下牌也○利右衛門來與豫一鑿池先疊石作堤趾初與久一等議作堤於西泉直北十一二間外至此利右衛門曰此地刑彌北彌沽堤沽則雖多蓄水亦易決也不若狹而深也余曰善乃謀作堤於泉北八九間外將先鑿泉北最高處豫移所在櫻柏及楮數株又令秀三掘前日所播茶實數合種櫻梅間既堕土崖衆石重疊疑千年前古塚皆謂明器必出也乃走仁也報孝也相請諾掾將待汝來發之孝也以明朝送咸七郎辭歸之點從

仁也至留肴利右衛門以久一作一不來會唯置松樋（樋前）見而止○聞平次郎以明外日東上作答飛驛諸士浪華諸子東先是令孝也代作次韻橘堂所寄七律而収之筐中今日尋之不見遣秀三乞之

廿二日

終日忽雨忽止暖甚○對昨日來所裁諸東（玉江毫松青甫）梅屋宗助以上五通合封表書宗助名○大坂屋文助杉下清三郎福田屋橋平冨田小藤太以上四通合封表書小藤太名文助則送其所乞次韻詩又批其稿返之小藤太則送書一幅又批其稿返之○代圭氏裁答阿（東送金一朱）石既而遣秀三東雨窓父子尚請託之

平次郎而曰與冨田小藤太東須付太郎屋貞次郎
也如與宗助阿石東請致之其父也阿石若欲從來
則請貸路費金三歩若一両七三郎答東曰尊東三
封（小藤太宗助）一何到手將待平次郎來付之○利右衛門
兄弟來與豫一作堤趾如昨○秀三自赤家遂之思
平氏買黄粱五升歸○阿吉託秀三送筍及獨活○
遺秀三東彈助曰日者三到君門不值也如朱彌氏
件遂何如山田氏田件結局何如池田賣買以四月
為期今也四月將盡佃戸既播棉實恐今歳遂不得

須也願促錢江○久一來送茄苗三百本及筍及報
以錢百九十文○遺喜平中洲洗竹○菊之助去○
令室氏貼蜞肛門○左陀歸家○日沒風起凄甚

廿三日

遣喜平於中洲○久一利右衛門兄弟及又建人某
某來與豫一作堤鑿池○孝也使寂雄來東曰雨窓
報將遣脚夫於南侯公許矣乃裁與兄東付焉○雨
窓來曰近日世間靜謐謂向之所傳南諸侯云云諸
訛言也而中村豈作自赤關報福岡侯東觀至姬路

痛病退歸將以二三日後過此地矣因疑向之所傳
未必訛言也豈作者李嫂弟之子○宗家僮宗太郎
來致烏賊一籃曰辛島勝藏所呈又曰青村君夫人
欲借刀乃令仁也東七三郎曰芳也傳阿嫂欲借刀
問其故答曰不知也疑其誤聽也且我父子刀有七
八口不識何刀（何）乎七三郎復使芳太郎來東曰姑（謂何）
（能歸）將為菊也買刀於浪華生平視正吉君所佩謂此
樣可也故欲借之以示平次郎而已乃付正也刀○
或來賣木梯買之長二間直四百九十四錢○未牌

孝也導勝藏來余曰日者彈助告既屬錢江以山田
氏田件爾後無消息屢東彈助問之彼常不在又無
答汝試之錢江氏問之孝也去返曰錢江曰前日晤
彈助言未曾及山田氏田件而報先生曰既屬錢江
則先生必疑我慢矣我敢慢先生屬者乎將即從事
焉公願白彈助未傳先生屬之故晃因告初與春砡
謀始未復訪春砡告屬錢江事春砡曰某將與錢江
謀令室氏作鮓供勝藏及孝也既而孝也以阿文病
先歸先是余以孫女將発危疾屢喻孝夫妻又告伯

嫂然皆不以爲意余強之乞後次善治診皆謂重病
之兆也然服藥四五貼輒止大服月余見其顏青黑
無先澤大驚叱孝也走一人招善治未至余歸余今日
請問之答曰善治謂不必危篤也然啼啼不已余曰
我甚憂之汝速歸黄昏爲勝藏設浴欲留之畧然以
阿市病不肯浴去○今日與秀三夷西泉西畔地方
一文攜茶賓

廿四日

阿樂以疾乞暇去先是阿樂歸家灸肩背時微雨余

曰雨中灸多發攣急癒不若待晴不可既果以腰強
卧至此遂去余曰汝不聽我許今何如答曰婢不謂
公精醫理如神明也今後不敢一事違教○久一利
右衛門等八人來鑿池○令彖一掘山脚著鑽○鐵
三郎來以繩測其田（郎要右衛門籍与我田者）而作圖問何故曰
將夷高處患作水田余察其要我乃自夷田亦多費
不若與我也鐵三郎自家翁以金二兩買之於山手
氏後夷之其費金三兩餘公肯付其費唯命余曰吾
且想之遂借繩測池斷長補短盈三千五坪（方一間曰坪）

而深八尺蓋蓄水千二三百石云又測新所買田屋
曲高底不易確定鐵三郎曰欲強定之非費一日之
力不可余曰唯知大畧可鐵三郎曰盍三錢有半也
○檀芳吉來告數日前至留飲之及鐵三郎初徹彈
助携北高瀬村正作右衛門伍長平原宗左衛門來
見皆屬木彌孫也彈助曰彦三郎卧病故荏苒至此
明日將來謁乃導觀池○鐵三郎從弟虎之助子栗藏
隨來仁正素與之善送至其家○孝也送香魚瓊氏
報以蠶豆○遣喜平於中渊路過隈市買黄粱五斗

○室氏爲摘薔薇花○鶴殿小四郎携松翁八之進
來見八之進曰某將以明外日歸郷願屬小四郎○
東孝也送與南陵兄東及贈青木惠十郎書扇二柄
菓子一筐曰東須付兩家二物則汝携到青沐氏致
之且曰家翁山居遠世不欲屢入府門今後將常使
某候左右也（東託芳吉）○九屋文吉來留宿文吉住臥珠
湯坪以採明礬硫黄爲産（湯坪有温泉多産二物）負債數百金
余以其請張無成事誡之

廿五日

昧爽大霧至巳牌初晴〇卯牌與文吉秀三測田園廣狹大畧東西二百七十大門南北尤廣處六十間尤狹處十間孟三町一段七畝（十歩制方六尺曰歩三十歩曰畝十畝曰段十段曰町）而水田四段火田一町一段園林及宅六段七畝租税水田三石五斗火田五石六斗（此所謂島也免則十之五）（大而村正猶里長之俸及搖役通路堤防雜費官租不與而村正所斂十之四五）等凡火田入寡而租輕水田反之田主自貴財夷火田為水田則官許十年猶仍舊租爾後則租難不加但以米（水田所納）粳穀（火田所納）而已初穀價洋米民喜火田近年米穀同價而穀或貴焉民喜水田然畏租重則多夷火田為水田然不堪其費唯富者圖永世之利則從事焉余貧然衆以地形宜鑿池費不多而澤多火田之富夷為水田者十之三四實良策也勸戒故有鑿池之舉也田徑草多繁露如雨衣袂濡濕〇文吉去〇久一等七人來（一省）豫〇遣仁也於宜園東孝也曰孫女病何如我憂念欲遣老妻看之然以臨蓐期近不能出門也前日聞嫂氏將携二婦（阿能阿德）婦而臨且曰我無他嗜唯食蠶豆足矣今也豆將老老則無味新婦方

視女病必不能出令阿能婦阿邦隨從何如汝試以我意告汝嫂（婦阿能）仁也遂之宗家取正吉刀返致簡一束曰大姉（阿吉）所上嫂（婦阿能）曰阿市夫妻將以明日去耳七三郎等以風疹臥蓐者數人故不能拜趨也孝也答曰女病少愈勿勞念嫂以宗家病者多不能從嗣母出嗣母無從者亦不能出請延數（月）又曰兇携大人所謂青木氏扇及菓子訪之主人喜時雨窓在座語移晷主人屬謝大人〇先是令室氏錄米及黃粱出入室氏懶操筆一切委婢僕不復覈問至此計近日所炊我家九口（余及室氏二兇秀三一僕二婢雇婢若僕一人）每口一日當米五合黃粱二合而（余）以下一日食不過四合婢僕雖饕餮不過一升則似損耗過多因謂秀三曰明日以往吾子須錄二物出入也〇申牌孝也使來平來報明日有府内便乃裁答南陵兄東付焉（仁也致兄）（本月廿一日間音封中有手有製茶一掬余亦送我手製茶）〇午後風大起厚雲蔽日雷聲殷殷而不雨雲疾走日忽顯忽隱寒甚至申下脾風止雲散東孝也曰風穆非常恐有變非無（兇）神憂也答曰兇亦云爾

廿六日
遣喜平於中洲○久一等大人來提始成高八尺厚
下八尺上四尺衆屬輝炊飯余命加鹽豆又爲設浴
皆喜○孝也使恭然來致青村二月二十七日東又
送示其與孝也東及肥後士人某某等五人上執政
長國某書一通青村與孝也東曰初河茂刻義府文玄
著公所乞博士內覽以其大旨與宋儒有異同留中不
下因竊販之僕疑之其故此行復乞內覽既得允願告
先人神位又曰大橋訥菴獄未決或傳襲安閣老者

大人皆其門客也納菴謀奉公某公擧兵板橋驛鳩舉
萬人公候或將援之未發而覺官籍其家獲金萬兩
甲數領刀鎗銃云肥後士人上書大意曰王人某
等竊傳中山公今皆大署以亥丑甲寅之間官違明
詔納洋夷歎爾後夷虜跋扈邦民困窮命諸侯若夫
下有志之士擧兵攘夷安民也我輩初疑其僞後僭
探京師消息且得聖主獨立勢同幽逼之狀又聞諸
侯皆有勤王之志然以我藩奉幕府不貳無敢公然
相謀者近諸國義士多赴薩摩其過我邦內者皆視
如讎敵故不得其要領近薩太夫泉州東上或傳即
守護天朝也而我藩曾無一人應之者彼既以我爲
敵必首加兵也我藩國富兵強天下所畏然四面皆
敵且彼奉明勅則非無危亡之虞也我輩雖卑賤世
休浴君上恩澤則無傍觀其危亡不敢言之理故候
僭越之罪而此陳情我藩二百年來承幕府恩異他
諸侯則欲以國殉焉亦宜也然我所臣事天子也非
幕府也譬之一家天子父也幕府兄也諸侯子弟也
幕府之執政如井伊諸人兄之家奴也今之勢不異

兄之家奴幽逼家君而爲子弟者未曾叔父諫兄也
伏願情然改圖莫自取危亡爲天下後世所笑也云
云○午前孝也來致錢十九千文今朝屬恭然付宗
家金錢出納簿於孝也命就取錢故也余問山田氏
田件何如孝曰聖菴來曰山田氏弟某來告曰初我
借兄金五十兩而質人其人不返金而以田授我田
直不過金五兩我亦知之然無辭以復兄則曰我有
田直金五十兩也兄不必論田直之五兩而非五十
兩矣今我授田廣瀨公兄必問彼奎五十兩安在我

何辭答之兄弟之間難以實告亦人情之所不得已
也廣瀬公遣一說客喻我兄莫責彼五十兩敢不唯
命之聽乎雪菴言如此兄謂山田氏我說其說則曰
非我所関唯弟之意說其身則曰云云蓋其實味欲
之故兄弟相譲而已余曰是我所以屬鉄江也若微
此紛紜何足勞鉄江哉汝唯促鉄江可也莫必因雪
菴往復又曰要右衛門氏田畔汝宜以其私獻彈助
謀也孝答曰諾余曰熊本人上書似疑物然與世澆
所傳符未必偽也近時是等說盛行蕃國我擬譖亂

者每國置數喙以是等說鼓動人心也〇何能歸送
稷頭及箭〇何若送膳〇清太來余語我欲遠畑卿
與一二人來請期余曰端午後可〇宰晴午前後大
風然不幾而止

二十七日

今喜平春黃梁〇久一等七人來未下牌飲之豫二
等擔土以驗其力一肩至二百餘斤以前日所東泉
側地猶卑更置土數十擔比屋疊堀地所出大石八
九以支墮塊昨月所出石尤大者方三尺厚六寸以

此義蓋為府内侯說之也若能藩當以不然矣大夫之說得之先生之辨亦得之

鎚擊之剖為二枚廣仍舊而厚減半皆坦如板衆欲
以鉄一千文買之余不許置一於舍南溝上以為浴
床置一於泉前又鑿泉底深尺餘材枝掛杓以便飲
者〇芳吉來乞詩正〇孝也使萊平來致南陵兄閏
音二十四日所發及谷口泉助本月十七日與兄東兄曰聞
福岡侯亦自明石稱病收國東事可推而知也秦鄉
侍府内侯歸獻萊老夫謂時勢急逼鄉迭侯來歸洲
之老夫若太夫何如今之勢先聞一日即作一日用
二日即作二日用卿不欲筆之請僑寓數月來暗太

夫至屬宗助曰上國比西州頗無事唯米價稍貴一
石銀百四十五大薩太夫泉州賣今侯生父其儀
衛泣侯以代侯來覲為辭而猶留京師荻國山等欣
兵庫浪華地方者往往赴京師官竊諜問士來寓諸
侯倉邸者某也有何事務某也有何事務蓋疑之矣
云云乃付宗助東於萊平送之留芳吉付答兄東令
孝也致之雨窓東大意曰兄既覧熊本士人上疏乎
其說曰天子父也大君兄也諸侯子弟也竊謂誤
矣當曰天子祖也大君父也諸侯子也假令父得罪

於祖爲子者無從父伐祖之理亦無從祖伐父之理
夫祖與父鬩天下必無之事而其有之實古今至變
爲子者萬一遭此等逆境唯當諫父勸祖而和平之
皆不可則唯有一死以喻之而已决不可左祖一方
矣熊本之強天下所推其臣猶爲其君慮曰今我不
興義兵必招危亡須早改圖也其言不必是也然爲
大國謀全其社職者亦不可無此等議論則不足深
咎但如府內蕞爾國曾不當肥之百分之一而其臣
未聞有爲其君慮危亡者將謂我安如泰山乎抑謂

四隣強大諸侯以勤王正義逼我我必不免危亡乎
將謂莫若早降全我人民也乎闔藩安心立命之地
不識於何處乎今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爲人臣者唯
以臨機應變四字爲口實莫有定見確操一旦卒然
際會時變必狼狽失措爲人之所笑矣弟竊以府內
雖小與官同姓自近正公伏見殉節子孫以忠貞奉
上況今侯自桑名出上距有德大君僅五世其情狀
實與他藩異唯嚅同官存亡也其臣必謂我孤立強
敵之間猶卵抵石雖舉君臣上下而殲焉莫獲於敵

先生之慮深矣

且彼以勤王爲辭我安得不從乎嗚呼古不云乎殺
身成仁義公作日本史北条之季獨取安藤成秀豈
非以其盡忠所事乎夫勤王之名非不美也然父子
兄弟之譬未得的切則其處事又不得穩當必矣按
史如宋明之季往往臧臣民守城數萬人皆死無一
人降敵求活者甚美之公若太夫開喻一藩臣民使
之首定安心立命之地是急務也不然彼馴聞熊本
人等之說復見世之刺殺執政以爲善事則過亂立
起誠云禽起於肸間亦可畏也其開喻之術弟有一著

非謁公若太夫難宣也○阿能婦送紅鬣魚炙及烏
賊報以蠶豆○豫一去○晴而大風雲稷益奇々或
謂兵兆

二十八日

久一等五人來○午後利右衛門來○彈助導春塢
來訪將飲之彈助遣秀三促其家人曰速送酒及豆
腐已至以彈助不善飲爲炊蠶豆飯後昏午睡未下
牌起春塢導觀園林畢皆去○不雨十餘日菜蔬多
枯今喜乎灌漑及梅○穩婆來視室氏乃問娩期曰

盖五月望前○喜平昨夜之姉夫許今朝歸先是屢
責其宿他家乃問何故不聽我言答曰山路怯夜深
歸余曰汝年已四十而怯夜歸眞懦夫也且及違非
山路也汝取山路唯啻二三百歩之勞而已喜平欲
自黙去余曰唯戒汝今後勿復爾非有赦汝之念也
抑唯汝意乃謝過而止

廿九日

遣喜平於中洲○久一等大人来既鑿池四五尺巨
石磊出往往有方正如削者乃移之廁路若庭際以

作階臺○孝也使菜平送示浪華人急報數通且告
有府内使（使用卯呼）報曰四月十五日浮牌賊三十餘人
拔白刄逼京師所司代邸（酒井若州所司代）方酒井侯入二
条城打軍鼓以集官吏及士卒而賊不知何處逋去
東尹某君自殺京師騒然米價俄貴銃前侯至明石
大倉谷賊自左右放空銃因稱病歸云裁與南陵兄
東付菜平○辰下牌勝藏夫妻旅裝而来告別潤吉
兄弟仁藏中村湖藏及婦女數輩送至乃導觀宅四
邉遂送至東泉北畔○孝也送香魚乃託其俾送蠶

豆一莚伯嫂○芳吉来告別○甚市来約端午前後
来去○孝也使兒島長年来示谷口宗助本月十九
日與南陵兄東長年乞書數紙曰郎君將以申牌来
謁東曰本月七八日本地府尹閣水戸浪士三十餘
人服于薩摩倉邸命寄騎内山某八田某謀捕之偶
島津泉州至其從卒衆多捕者懼不敢下手而泉州
公然告不得已納水戸之浪士之故直伏見以十六日
入近衛公邸盖因公上書朝廷事秘不泄宣言曰此
行就近衛公謀婚姻事當留到二十五日也十七日

復之伏見先是脩其伏見邸增戍卒大七百至此今
侯復遣紀綱僕二百五十人本自晩歸京師具儀衛
比初更盛爾後酒井侯親擐甲增戍卒三千晝夜扞
掫或傳主上臨關白九条公兼江戸旨與所司代比
每事格禁主上東手莫所與焉竊勅島津氏擧兵而
土佐國（因）幡備前諸藩皆抱勤王志島津氏欲迎車駕
臨鹿兒島（薩摩城下）不可則將移公居叡山官將令萩侯、侯
喻島津氏然以其議論正大不可奪也頗憂之又傳
阿波侯東上宿京師一夕歸國閣侯將從薩摩擧兵

其倉邸與我隔一牆新東上者百餘人飲酒歌呼徹
曉疑非戰士也巷說紛紜無定據某所善醫識王人
中山公傳臣某某人方寓本地薩摩倉邸醫所面見
也云云○申牌孝也與雪菴來余以右臂疼乞雪菴
診雪菴扼臂究疼所由起然不得曰且針之不効須
浴溫泉也孝也曰今日過鐵江氏芸訪春砧病謀山
田氏件然未得要領也乃飲二人既話余曰汝視宗
助東乎大抵訛言耳試舉其一二若州增戍兵三千
人若州提封十萬石出三百兵亦不容易況十之乎

令我許之當田兵恐比月魚誤也何則京師無海魚
唯依若狹比目魚故也雪菴絕倒曰余曰謀移輦駕於
叡島於叡山等件五尺童猶知其不可誰謂天下策
士而為之乎如官令長州調停之說恐不識事情者
所唱也如浪華人報十五日賊襲所司代邸宗助東
不及其係訛言明矣堂島米商欲貴糶必唱訛言皆
姦計也黃昏與二人出秀三從暗行田徑至雪菴氏
雪菴針臂兩次又令阿常針小腹潤吉來曰跡叔父
到此矣出青村本月十二日來投余即我三月五日

東面者也大略曰縣吏謂先生姓刃宜稱縣令所許
件某始聞之而驚即就服部子謀服部子曰淡窓翁
時元輔水越州方賞天下讀書種子機宜隙會不勞
而成矣今大橋訥菴下獄書生某某謀獄安藤公官
憎文儒甚事必不諧高橋子則曰旭翁繼淡翁緒世
之所知何必論其為一世二世乎山崎紅林諸子何
論之苛酷不識大體也某既謁戲野公陳先生許矣
若得謁祭酒公亦將復請竊以我塾為鄉校此件豪
小如姓刃其枝葉也不必汲汲矣人謂先生高名亦

世祭酒周旋姓刃非難也然名彌高謗彌多亦非安
也鄉校件殆成而新縣平不肯事詳日記萩侯上書
一通送呈潤吉曰日記在家翁許諾朝送上萩侯上
書大意曰亥丑寅以來官許洋人來寓內地論說
紛紜或欲鎖國復國初舊或欲開國與萬方交方枘
圓鑿終釀成嫌隙或將開廣階竊以我安而國鎖真
鎖也危而鎖非真鎖也我安而真開也危而開非真
開也不論安危而論開鎖所謂不揣本而齊末也幕
府恭順天朝尚矣然當今之時宜更極誠勤也我國

勢幕府與天朝無関則安有関則危大本在此議者主枝葉而忽本根何予窠浴恩異常人故不顧越俎之譏具陳（上書原係邦文今摘譯大旨如右）孝也曰明日有江戸使哉答範也柬何如乃従至遠思樓宿

晦日

命秀三先歸○哉答青村柬待孝也○辰刻牌歸孝也使常太郎從途訪彈助彈助留余供飯時將爾使常太郎報室氏且取傘而去飯後要右衛門赤関信迎彈助披之曰有新聞授余冊載本月廿日水府瀧

放火於横濱虜館撃殺虜及官吏九五百八十人餘謂彈助曰此必訛言也何則範治本月廿三日東経毫不及此豈以為小事不足録乎如數日前新聞本月十五日賊三十餘人襲所司代部郎亦訛言也我以谷口宗助十九日東言不及此知之蓋赤関有欲貴糴者故唱訛言也（京師之変亦右衛門所報）要彈助首肯曰然未牌二兒来迎○久一等七人来地総石鑿之既硬移之亦重切比前日不啻半○阿樂来

文久二年壬戌

五月朔日

夜来微雨天明滂沱澤既二旬菜蔬麦枯至此復滋萬衆相賀○已上牌上厠痔發大疼百方不愈服硝黄丸又用藥湯熯肛門○越後長岡畫人叙島才次郎號雲洞者携日柳燕石及村上愼吹東詠之字乃卧見之才次郎欲得余東見五岳以病辭曰須示燕石愼次東焉也乃授二東○遣喜平送柏葉於三家（京家孝也仁藏）邦俗端午作柏葉餅故也又東七三郎問米

直雨窓東告七三郎疾○孝也使人来送示長南梁雨窓東南梁曰兇光以三月尾再游於萩如聞薩大夫島津和泉率精兵十五百赴京師將奉主上討洋夷也天下義士無不扼腕慷慨欲同死生者獨萩人使長井雅樂說之止兵薩人恐不聽東四月十七日所發雨窓曰米精好者一石直錢七十三緡（一緡百九十錢）粗悪者則減三緡○夜以痔益疼欲食油臓物遣秀三於孝也許求豚肉途過彈助氏得猪肉乃歸○終夜不得眠加以蚤困甚○夜半大風

二日

甚市来命補簷際漏處○遣秀三於善治氏取仁也藥及室氏藥（室氏産前藥）欲服遂之茂八氏謀乘前日所剪荊榛（先是遣喜平十餘日喜平懶惰不能給事故謀雇人）之孝也許告我病狀謀就元春氏乞蒸劑就雨窓氏乞豚肉返曰善治不在元春来送下劑曰將拜趨○痔疼如昨○元春来○紅林伊九郎来告別令元春接之○孝也使交助来送鷄肉謝有病不能来侍○午前雨晴北風起候如春初向晚朱霞抹半天風死萬星滿空月既成弓

形離山三竿前月盖當小建而誤大建也夜半大風撼屋

三日

天明未已既而益猛庭樹或折至黄昏休去年来多風然迅烈今日爲尤○豫一来寓○久一等七人来○將就雨窓氏取米三石使喜平借阿左陀氏牛返曰有馬無牛奴能馭牛不能馭馬故并雇彼季弟乃東孝也曰前日付買雨窓氏米三石須付我伴○遣秀三於雨窓氏取錢十九千文○雲洞来訪留之話

孝也侠清徹亮珉又三郎来同亜洞去○聞篆刻師高春齋下獄瘦死春齋生平慷慨好談時事官意其通水戸喪士捕之云（雪洞所語）○痔疼如昨○初食圓豆

四日

聞紅林菊池二子將東上欲贐書扇三柄（其一録送別詩五古集載）遺秀三託之孝也○孝也送竹葉（郁俗端午作糉以竹柏葉包之）及蜆○貼蜆肛門覺疼減○孝也雨窓仁藏皆送柏葉餅○久一等七人来○豫一去○甚市去○戌牌微眩痔疼大發不知所措呼（口）室氏以下起皆侍側比

曉稍眠

五日

遺秀三於孝也許謀捕蜆獲二十四五枚歸貼肛門如昨血出極多然疼不減○孝也来致南陵兄本月朔田音東外有吉田敬藏謝南翁恵茶詩東曰敬藏夫務繁劇而寄興風雅郷請批加賞又致青浦四月十九日東曰鶴陽所帶歸東曰先生東上件請緩其期何則時事稍逼禍亂將起鶴陽兄所睹耳属于牆況敢筆之寸衷託兄口述又示福岡人秋月人東數通皆述時事者過半熟言不足録試舉其一二曰本月（東皆四月所發）十七八日薩兵抜二条城云云又曰大坂則海無見舟舟路既絶又示谷口宗助與兄東中載勅召閣老久世侯事彷彿聴想事勢蓋朝廷不悦亥亜理寅以来屢許洋夷貿易而九条公方任関白與閣老吃爰廢格詔旨不行上不得已密詔水戸及薩摩謀之水戸老公監此而幽尾張公越前侯亦廢諸侯左祖焉者皆得譴水戸臣安太夫及處士吉田虎次郎頼三樹梅田源次郎等誅竄戸臣亡命終殺太

閣老彦根侯爾後諸侯臣聞風興起者皆亡命復擊傷閣老安藤侯於是大橋訥菴獄起亡命者以薩為淵藪日夜説之應勅舉兵上既得薩援將召閣老而傳旨慶長以来幕府握兵馬權上端拱不得有所與偶有一二英明多被廢幽今上鑑此故垂思大諸侯而諸侯亦不服官縦夷人跋扈竊幸上之英斷然皆重名義未有公然抗官者上唯恐諸夷終為国家之害而無所憾於官故將召執政告諸侯不服之故然又恐身先遭廢幽故首徵諸侯兵肯衞而後發勅於幕

府也世或謂今上有後醍醐帝之意欲廢幕府親攬
萬機也余謂必不然何則幕府恩澤洽海内者十餘
世民心悅服非北条氏之比加以長公主釐降之親
其無他慮明矣而有勤王尊王之説皆亡命好事者
所唱不可信也○雨窓善治松矢衛潤吉仁蔵戊三
郎新平徳次利右衛門圖蔵伴右衛門阿左陀及賢
義等七人来賀○菊池鋭一郎来告別不見令孝也
接之○新婦送烏賊○雨窓送有没木瓜○喜平不告
而出晩帰室氏責之不服令秀三喩之嗔請退去乃

遣秀三召作一至告其由且曰彼因其姉夫借我銭
若干嘗慫慂之而退也汝且告彼姉夫答曰諾喜平
愚魯絶人而善嗔雖以其豫借銭恐不能償強容之
至此自退去作一留宿○左陀留宿

六日

利右衛門等三人来○孝也使人送致善治藥二包
昨日之診故也（二包則室氏所服）○使阿楽送圖豆一筐於
彈助母○夜遣二婢於圖蔵氏取炭二包○今日疼
尤甚乃和鶏子白及砂糖粘之鳥毛以塗疼所頗有
効

七日

久一等七人来○痔疼如昨復貼蝋肛門○孝也来
秀三問余疾且送財津粉藥先是戊三郎告財津有
奇藥能止痔疼乃令孝也買之云○託孝也呼送醫
宜自以謝糞也○穏婆来

八日

遣秀三於孝也許屬雇人見商能婦屬買葡及烏賊
遂之戊八許謀雇人来榛蒙又取喜平所遺鎌及寸

斧之善治許乞藥○久一等七人来至申牌池成凡
役夫九十三貴銭二十五千零四十二文犒觴酒食
料不與焉周圍凡三十間水尤深處八尺稍稍淺至
涯蓋蓄水二千四五百石始阜尺八（尺八見前）又疊石支
所穢積塊或高至大七尺云○礒五郎来余曰汝爲
無類之誤塗廁件罪當謝絶然我方苦無僕汝来爲
我任杣叟等件悉赦前過答曰幸甚將以三日後應
命○孝也使堀久太郎来致善治藥及綱目通鑑十
巻○貼蝋肛門如昨○未牌阿能婦携菊之助来問

疾贈筍及烏賊將留飲之伻來趣之曰令妾病勢頓進速歸阿能歸曰阿邦病風疹自宗家歸非病頓進也盖姑謂媳遅妾歸也乃託伻東孝也曰前日阿能歸來始埜伻來促返曰客至也日我問汝答曰不知今汨亦然汝恐未知也風疹之為病非頓進者若阿邦病果頓進則汝須復使一人來我登時返阿能歸汝不知如例將待阿能歸飲畢返之旣而伻不復來聞孝也不在家留阿能歸至黄昏去○黄昏具酒肴飲久一以下於亭西下脾散賜久一錢二緡以獎其

勞○屢召作一今夕始至乃問喜平件曰彼姉夫欲喻喜平謝過復事公家故遷遷也余曰止如彼無頼子安能改心事人汝須令彼姉夫來謝且償所借錢也答曰諾欲之○磯五郎與久一等寫留宿○今日清徹送示壽一郎所發新聞紙二葉曰建家也然名新聞故佚覧中載竹田人或勸我中津人從薩人寄薩京師其說曰天未厭德川氏之德神祖之孫必天下當堪任者水戸爭疑其老公未没猶在薩摩也余謂秀三曰水戸老公命世之主若詐死何以用天下

終矛其妾茶辦何知矣○戌上牌月色太亮蟲尤旗覩西乾

九日

喜平姉夫直右衛門使其隣人德右衛門來謝旣而自携喜平來謝欲復事我余謂我讒喜平而去當謝而來也我不讒彼何謝之有我不去彼何來之有直右衛門自然如何處置則可余曰令喜平急返我所僞鎌鉄類而償我所貸錢二千二百文則可直右衛門曰諾○磯五郎去○友助來命與阿楽外麦○秀以

秀三有勞鑿池件許一日野遊去○孝也來○痔疼如昨

十日

秀三歸曰昨夜和平自郷來故共宿鍜五氏○痔疼復大疼貼顆○成富和平來見贈藁儀告明日歸郷○去三十月來風疹大行宗家卧蓐者十三四人遣友助候之贈圖豆○今日入梅候牢晴旣二旬穀蔬旻枯我舍四邊地皮皆裂莫不祈雨者○松兵衛來曰林外君使某氣問曰聞北堂欲臨我室而娩也又聞

欲止也不識孰信若果見臨將糞掃荒穢脩整破漏
也乃告室氏室氏曰前日畏此地風多產後或眩暈
故欲就宜園分娩勞病疹者矣且風稍減此地亦莫
妨也余曰善使松兵衛復孝也曰不用過慮唯產時
使阿能歸來可留松兵衛供夕食又贈圓豆〇孝也
送赤青村四月二十一日東及四月日記東歸京三
到縣令屋代君鄂然木得見後服部子隸傳其屬吏
言曰縣令素聞君名然未赴任日因獨在都下而私
見部下人非無嫌也赴任則必相見矣君之謹嚴可

知又曰西州士人多出奔者官吏設關誰呵某怯獨
行故決七月隨府內侯西上矣日記中載某人話曰
洋夷館於橫濱者其妻與邦人私夷不知其隸二人
告之夷嗔責邦人然怕其婆不敢檢制邦人怨與二
隸鬪皆殪之而逍遙二夷不敵我一人也洋夷負邦
人債而不能償竊織其妻為邦人外妾其妻終愛外
夫過其夫於是悉焚其券更納錢若干買其妻矣邦
人或見其貴人謁見幕府者示一筐中有黃色毛及
油浸絮問何物曰我妻髮及乳汁也我萬里行役每

觀此遺思其感溺加是九夷習尊女卑男夫婦殆如
君臣云〇孝也送鷄肉〇高本恭之進者使人來致
東及河豚皮一束東歸京即廣瀨織也去年游浪
華聞先生西下今游博多聞先生猶在鄉僕將以六
月下旬至江座郡池田村太里正家必將拜趨不腆
河豚皮貢于高廚祈叱存乃裁回柬附伻〇夜鐵三
郎來示要右衛門與彈助柬大意云汝所報筑前人
皆不悅國有聚歛之臣將謀除之云云我亦汝柬於
加瀨加瀨以示太夫大夫欲聞其詳汝須探究其說

所由出而報我此亦奇功也先是彈助就余謀裁答
加瀨嘉兵衛柬末一則載諸國皆不喜聚歛之臣當
要路者將謀剌之云云彈助意在戒執政太夫立花
彈正及加瀨非實有其事也後數日孝也告余曰成
章曰肥人有與筑人善者筑人柬之曰今也各國皆
向義我邦獨否以朝有聚歛也旦也我輩謀除之未得
機會也然則彈助可謂有先見之明也余告之彈助
彈助誇報要右衛門要右衛門欲以為功即告加瀨
云余謂鐵三郎曰叩等道聽塗說唯得一噱可而乃

翁欲以告嵓約爲切何無心膓也明日須使令兄來

十一日

彈助來余曰尊翁云云何故彈助曰家翁初在赤關日報世間新聞某亦報所聞家翁甚善加瀨彼實聚歛之匠萬衆所憎某欲家翁遠之故以所聞肥人云云報之不圖家翁遂之福岡直以我東示加瀨加瀨大怖故發專价來問也某將規家翁輕忽余曰善須答尊翁曰我告大人所報新聞於人人亦告其新聞所謂貿易也余太以令我究其話所由出彼亦將令

我究我話所由出始之貿易於聞終之貿易於究其不啓嫌隙殆希耳告嵓著不久之態大人豈爲此哉而吾子耳見我兒聽其詳待尊翁歸告其實也不然尊翁亦尤吾子輕忽亦未可測也彈助曰吾(善)乃留飯之限尺魚屋惠助跡彈助至因相見○昨日遠聞雷聲今日稍近則風忽起颱席雨隨至不幾晴○直右衛門來償喜平所負錢十一緡○朝來痔痛少減未牌上厠疼復大發初右肩背每屈伸疼甚或灸或刺血皆無効今日用中城膏藥名三桃軒者○正也大

熱疑感風疹乃服柴桂湯堂氏謂蛔也用施緬志仔奈丸終夜譫語○夜彈助來謀哉答其文東○令友勵作打麦具○秀三款和平招去夜歸曰和平遂留又傳孝也言曰近日導鶴陽拜謁○今日遣秀三就孝也謀借鶴陽氏明季南略○買茶三斗

十二日

令委三計直右衛門所披錢緡猶少一緡乃使報之約四五日後致之○和平來告留塾○先是筑後屋與吾子作欲來觀竹簾乃約買十二張今日致之乃

持直金三步二朱既去初謂必能遮日也而唯能遮風不能遮日大悔遣秀三謀還之不在○茂八來問病○使友助買吴齒(吴齒扼斷麦應之器)○鶴陽送酒肴○孝也使德次來告所屬買米及砂糖直又請明日乞中洲竹移之其門外余曰須分其半移種我園也○孝也東曰向者應鶴陽招到大原神祠初約酒後遂拜趨然衆客酣醉要鶴陽不得起座兒獨遁歸蓋明日拜趨也始悟其所以送酒肴○正也夜來下利數行熱減(頗)然不見蛔○近月痔每上厠必疼大抵在未申

問爾後不復省又事至亥子漸止今日辰牌上厠復大疼比至申酉漸減○池田順兵衛舊名郎助八使其子來贈紫金茗三十包促詩先是乞紫金茗詩

十三日

孝也使人送年魚九尾曰松兵衛所上兒將拉彼拜趋○德欧以孝也者與三僕擔葉竹四根來葉竹邦呼用種之杉林北端曰今且既乞弃洲竹大竿矣未下牌孝也與鶴陽來將飲之村上愼次與雲洞來談諸東獨而散余欲留愼次辭曰明日復來孝也曰東作松兵衛皆約來而違矣

十四日

久一來○遣秀三於孝也許遂之鶴陽氏借明季南畧鶴陽因贈滄航入道草漢名未聞一掬曰煎以洗痔即有効又贈猪肉及豚肉○昨日大風暴雷厚雲如墨然不雨今日午後風雷十倍焉而雨大降室中悉漏旱後狀澪野人相賀○利右衛門來視池○寛度來留宿○夜友助歸家○婢家以疾請歸余曰雨後不可夜行且明朝去○世間風疹益甚闔家皆臥疑正

也婢歌皆疹也室氏娩朔既過而余未愈側之婢僕又無應雇者頗窮○今日上厠而度朝夕皆苦

十五日

昨日以鑿池後始雨故命友助塞尺八口尺八見前水既深二尺利右衛門來稱猶有漏處令水復加石焉今朝謂深既四五尺也視之不見點水秀三曰初塞以蒭而加石時拔之故泄也利右衛門來衆詰之答曰水及褌故不得自由矣既去秀三曰水能及褌其無漏處明矣而更加石唯欲奪前又之功也余曰凡人皆然是雖小事可以觀當路人情狀○遣秀三買炎齒炎齒見前途過錢三郎氏返前日所借繩且謀賣簾事○阿左陀來賀○浄滿寺圓暉顧正寺大挑眞蓮房祥雲來訪皆贈酒乃飲之導觀田園日暮去遣友助於隈市買酒肴○雨窓託魚屋栄藏送膳

十六日

遣友助於久一氏謀雇人皆辭以將刈麥乃雇阿左陀○使秀三之鶴陽氏返明季南畧遂之池田順兵衛氏致紫金茗詩溪際岩石綠茗隨意生海魚不敢嗟君子以調羹之雨窓

氏返椀皿○友助阿樂向左陀之中洲外麦遣仁也
秀三監之○愼次来留之宿○筑前平松人古賀巖
齋来乞字○前日孝也席上煎茶者来通姓名曰蔦
默身乃命煎我新茶供餅既導觀田園愼次從○祥
雲使人来取昨日所遺傘○室氏遣阿歌送手製杜
冊餅於伯嫂以下婦女因東孝也曰明日我誕辰也
須来○黄昏後仁也以下歸茂八託送菓子候病秀
三獨留觀螢試牌歸○遣友助雇人並茂三郎氏過
磯五郎拉歸磯五郎謝違約○今田利右衛門来曰

尺八最下孔曰泥汲除淡池外常日不妄拔納今以
乏水故拔之恐其久而損堤来新下納焉今後請拔
第二孔納莫拔泥吸納○與愼次寢樓上不耐蚊
乃下

十七日

亢旱既久今朝忽雨忽晴始覺梅意○孝也送香魚
曰將拜趨○以誕日故上酒神位作赤小豆飯待孝
也不至乃與愼次食○久一来送蔬苗○令友助舂
黄粱及粟令磯五郎種蔬○正也病勢如初請愼次

調柴桂湯○午下牌孝也携松兵衛諫山雍叔至雍
叔舊名民藏即粟作弟嘗學余者乃供酒飯既而皆
眠愼次欲去余強留之申下牌孝也以有客先去作
圖豆飯供三客黄昏客去愼次獨留○痔痛比昨日
頗劇肩背亦疼蓋以雨故○巖齋使人来取書

十八日

終日淫雨○磯五郎去曰晴則復来○令友助阿樂
左陀舂麦獲一石一斗○愼次去○堤址崩使秀三
召久一不在○孝也使清藏〔徹〕成章来諾留之宿○令

成章診正也曰喘咳不已須服小青龍湯

十九日

清徹成章去○遣秀三召久一至課補堤久一曰請
携數夫来去復来曰今日偶晴人皆外麦無應募者
則携牛来矣且爲公犁田余曰善池水殆盈乃令久
一拔尺八第三孔納水減二尺餘○友助阿樂之中
洲收麦又遣秀三婢歌○左陀歸家余曰請告汝兄
堤址既崩午時利右衛門来欲見久一久一方歸食
不值乃約明日来去○孝也使人来曰春日寛平門

人佐倉人宇都宮愼齋游長崎便路來訪欲謁左右
兒告大人病然欲強拜趨寬平有東送上東曰此生
才鋒絶人請善待之伻又致成章所記小青龍湯大
貼及忍冬朮通二物屬成章買之余將服之○俊太郎導宇都宮
愼齋來見余問上國近事愼齋曰某以端午發浪華
數日前伏見薩邸殺從兵十餘人盡皆亡命徒動違
主將島泉州節制欲攻城野戰而主將本意在護衛
主室不欲戰鬪故誅其巨魁也叉白出羽酒田書生
清川八郎在江戶學劍千葉氏使鴻殺酒店傭逋投

宿高春齋家春齋不知也官捕春齋下獄瘐死官搜
索春齋遺筐有浪華西横濱人某東乃令浪華吏捕
某而八郎遂不知所往愼齋乞字去留俊太郎語因
付與孝也東東自今日與僕皆出外麦我與妻子守
舍而妻有產兆或恐其及今先是孝也約使阿能婦
來視產故云○孝也送示上國近聞紙數十則大抵
與愼齋說符或曰荻侯告官歸路入洛而見搢紳時符
調傳或曰四年前被幽青蓮王及鷹司近衛諸公皆
復官位或曰京師新立評定局將召閣老久世板倉

二公及太諸侯之臣議攘夷策也覽畢付伻返○秀
三歸曰林外先生使人促歸矣因告雇菊助父子打
麦不唯貧費烹乞酒食不已也余曰彼非端人吾子
須復往監視也○穩婆來○黃昏孝也攜一老婆來
曰阿能婦當來侍也○而女文與新婦皆病家事一依
賴阿能婦勢不得出門故遣伻婆矣願留之余曰善
夜德次來迎孝也乃謂德次曰客臘菊助無故移中
洲栢八九本前日視之似枯卿請往檢其枯者令菊
助償之曰諾○秀三以下皆夜歸

二十日
遣友助召老阤至○遣友助左阤阿樂於中洲打麦
未牌遣秀三監之○久一利右衞門來補堤○佃山
田氏田有下加限頃平見曰公若許艾園庭草我將
以我手犁公之田何如余曰善○遣老婆於善治氏
取室氏藥遂之山平氏買竹節參○仁藏送香魚數
頭且謝家人皆病風疹不能拜候○孝也送鹽肴問
產期答曰未可期○數日來痔痛頗減午後上廁復大
疼○美濃安八郡人自號蓑蟲仙人來令仁也接之

請借我亭宿不許乞飯去秀三歸聞之曰彼曾寓我肥前與草場五大善帝露宿山野海内幽僻山水無所不到憾不令先生聞其話也○夜文助等與磯五郎歸曰磯五郎將來途相逢即赴中洲矣又別雇茂三郎兇矣○戚下脾既眠阿樂就枕頭曰洎夫藍安在余驚醒問室人何如答曰既安産公未聞啼聲乎乃入室則老婆方洗兒左阨助之因呼秀三及仁正起余曰室人屢産未有如今日易者也令室氏服洎夫藍令兒服當藥

二十一日

使秀三之穩婆氏告兒生遂之善治氏乞室氏藥及五香湯之孝也氏仁藏氏雨藏(窓)氏松兵衛氏告兒生歸致乾肴蔬數種曰雨窓君所上香魚三頭青村君夫炎所上○遣文助於据田買炭二苞歸致筍及欵冬曰郎君所上○穩婆來○利右衛門來脩堤令磯五郎助之既而令磯五郎文助之中洲令阿樂助利右衛門○雨窓孝也來候室氏乃飯之○仁藏阿吉使人來送肴蔬數莖（仁藏所贈）乾紅魚二頭鰻鱺二鬻（阿吉所贈）○阿吉與叔嫂來候室氏飯之○茂三郎妻新平妻來候室氏茂三郎妻贈豆及茶○善治來○夜鍋屋順藏來乞字曰某將屬介紹於春塢然彼方多冗故不得已突來矣令秀三接之○文助歸家

二十二日

雨下○孝也使清次郎來柬曰昨月兼命擇宜初乳兒婦人歸路過彈助氏而請其妻彼曰早晚唯命敢告邦俗兒初乳男則託新生女者女則託新生男者彈助妻近生女故也善治曰邦俗之説不(解)其謂洋

人曰生母之乳初滴少昧飲之必吐下兒初生宜吐下故造物者使然也而違之不唯多事反速害也乃答孝也曰善治之説較俗説差勝汝須辭彈助妻也○遣秀三就雪菴氏乞紫丸遂召孝也又之宗家借錢九十五百文歸曰林外先生以室多病者不能應命雪菴氏無紫丸就成章乞數十粒矣○品川大吾來見曰某今變姓名曰高春水去鄉（筑前黒崎）寓長府北鄙矣余曰猶記天保丙申我初東上吾子同吉田有秋等送到豊前矣春水曰後癸卯歳謁先生浪華時

先生嘗来訪將赴江戸也因話舊余曰當時門生有
秋以下多設春水曰惟長洲生如西島哲平古谷周
平等耳餘人矯健故課抹焉也留飯儀去○午後名
児曰龍吉以室氏初姙時夢龍也○以痔更疼復貼
膜○仁也亦瘡大發問余服忍冬不通湯○令磯五
郎阿樂頼田畔漏處致蘋雨水

二十三日

元婆之夫（即客年戊歳卉有）鑿来以其孫痾携擧去○夜来仁
也亦瘡瘙醸膿痛甚先是予屢戒莫食膏辣物不聽

又瘡瘢藥散痛乃東孝也曰仁也不堪痛若須發一
又粉善治也善治若不能至請令成章来東（龙婆扎）○又
助来○命磯五郎支助龙陀阿樂拔跣豆秀三監之
○壽米郎携塾生久保徳助来曰既使人告善次郎
君病状具在不来可知也（徳）助方為塾生執之耳使之
拜診也徳助欲用荊防敗毒散未去善治来曰小瘡
莫若硫黄劑如荊防唯使毒滋蔓而不必発表也用
硫黄劑而隔日服下劑又用塗藥不出三旬愈必矣
從来藥非無（効）數唯奈郎君不肯服何予曰善乃乞善

治藥○彈助送紅冊餅候室氏○貼蜞肛門

二十四日

遣阿樂於中洲晒麦途過孝也許致東來曰午後請
使壽一郎来又曰須抹西家庭上石菖送之將以蒸
臂右臂之痛月甚一日我頗憂之云々又過善治氏
致東來曰昶者約送仁也下劑及塗藥而不到何也
○仁也痛益甚乃令設蓐於奥獨臥恐其傳染餘人
也○令婢僕擣跣豆穫一石三斗○孝也令道生来
致石菖又送谷口家助東云通一曰行徳玉江金子

在中東及菊池孫助東通送上一曰豬改元慎東二
通及紙包一送上玉江曰家翁追悼尊作至妙盡家
翁生平家翁於是不朽矣不堪悲喜交集不腆金百
疋聊充（奠）儀拜藤碓造東至送上碓造曰泉今客甲
洲南部村一貧家舊吳碓藏改名文達而猶書舊名
海莊曰越後人自京師致尊東美先生方有東上之
念然以世上風波未定且延至秋晩矣近日如聞京
師騷擾若有新聞願見報云々元慎東蓋客年五月
及本年三月所發前東曰昨年奉囑書數幅願見送

榛東曰伊帰閩先生帰郷想既返浪華也奉嘱書既
到矣亦腆海参一包謹貢高厨羕欲遊園国然以世
之侵数隷未果亦々○孝也及送示青村四月二十九
俯柬及家助與南陵兄柬青邨明日将謁青山因
州公将以漢窓大種梅墩初二集為賛梅墩三㽞集
則本地書林無見済処曰富既救尾老公常橋公越
前老公列見或曰云赦前老公擺未見高橋翁所話又
目羽倉君病不癒甚可憂又曰安藤公罷水野泉州
公㦸為接藩使頗威厳藩人畏服頗倨傲態宗励白

京師粟田王近衛公鷹司公父子皆復故位上聞島
津泉州所奏以関白九條公為誣罔然未譴之聞閣
老板倉公将西上然未到不知今後廷議孰決也云
々予思戊午歳井伊候當国専主和議而廃粟田王
以下附不附已者庚申侯逢戕而久世安藤二侯相継
執政仍旧不改本年安藤侯亦被傷而水野板倉二
侯新擢閣老皆不必主和議者初九條公與井伊侯
表裏専権逼上上孤立不得已従之既而天下人心
不服於是前被幽廃者皆復官位則時勢将一変○

高春水来留之供飯春水欲醵金立文玄公碑於長
生園客年既與青邨及相良文敬謀山東作等議今
年復昧促之衆不響應春水頗怏々予曰吾子二十
七八年前在我塾頗無頼不慊人意今蓋既改前行也
然衆未孚之故事不成也吾子且退脩德数年待人
信之而謀之未晩也春水曰善哉春水欲従予聘遊
予曰我従青鳴如吾子者足矣然吾子新娶長府人
納嬪䜟中道而止是失信也且我在浪華無所用吾
子如北遊越後未期日月吾子莫草率春郷回来明

日去予曰請帰路過赤関弘生恒次郎氏伝我妻言
因話清水麻之丞件曰恒次郎妻即我妻従母也以
麻之丞無状欲招我妻謀之我妻謂婦人既越境嫁
人不宜復預聞家事且有家弟伊藤文次郎在顧焉
弟謀我不能應招也吾子請婉通此意乃令室氏作
與従母柬付焉○松兵衛来○雨窓送児新衣及豚
肉○申下脾壽一郎来留之宿○秀三婢歌皆発風
疹○以鍋屋順蔵所乞書右臂不能運筆且潤筆過
薄将使壽一郎返之順蔵偶来乃謝之○婢歌以其

父忌祭歸家○善治死阿樂送下劑三貼　彈助使
人致永野鷺谷所贈鷄蛋五十放彼處處曰待先生
冬矣終不登頭具雞蛋今貢送高厨想暑路多蝮蛇
高軒過必在晚秋乃裁回東　送秋月川路

二十五日

阿樂告曰昨夜婢歌自我有病然恐去公不許歸養
也欺以亡父忌齊則曰明旦必歸我窮不得已答曰
諾明旦婢為我曰彼不能去矣且不能歸也敢告余
曰從前婢請歸家不許輙稱病數矣今我家無病婢

無辟痛仁也病亦癢室及産後在蓐秀三亦病所賴
汝與婢再婢職我秀事詐病避之汝以為忠爭怒為
不忠乎汝年紀不少何不道昨夜彼未去告我而今
朝告之豈非黨不忠者乎阿樂愧謝乃命姪責之歸
曰彼未起其叔母曰實病　寿一郎去曰某今日將
歸家　秀三磯五郎皆以風疹去　孝也使人送杏
十餘顆曰諫山東作所上又曰寿一郎傳尊旨存兒
兒夜來頭痛蓋感疹邪也又命婢僕近日病疹者
十之八九餘則方抻枕恐無應募者也　要右衛門

送麻疹告自赤關歸既而來訪曰提平兵衛等謀聘
青村君為小倉文學公請報之青村君余因諾　阿
能歸使人送葡數種因乘寿也曰仁也恭齋我鉛不
能謝請遺示術乎善治氏乞被塗藥我右腕亦瘆殊
能作字故左腕書　茂三郎贈燕子花數根乃種池
涯

二十六日

令友助阿樂取蠶豆　孝也使人來送仁也藥乘曰
見在塾生兵十人無病者僅去歲為附其餘錢無算

恭文屬買無土膏　遠友助於限市買塩筍醃及醬
昨日要右衛門曰兒新買牛公欲犂田雖命令田
遠友助贈茶寶二升且問牛何日有間乎歸大笑曰
獨犢未穿鼻將何所用

二十七日

利右衛門來乃屬犁田件　彈助送膳　令友助播
茶實於池東南塀　彈助與伍長五兵衛來曰將檢
徑路為義農所削狹者而復舊余曰善故也請遂之
犁兵樓而語彈助曰月尚細為我日田屬縣也數日

前島人来告海涯有三屍皆両手有縛痕而背見數
創側邊零絹書赤心報國黒田家臣長賀直求先是
秋月臣長賀宮門以勇敢名坐事被幽竊逃後聞其
從薩摩兵在浪華邊捕手跡之宮門東捕手曰吾方
將竭力王事事成後必歸死司敗矣吾子若急捕我
我黨千餘人恐不聽我束手就縛吾子將如何捕手
乃止後聞薩摩從兵十餘人被殺然無宮門姓名直
求蓋其諱也不識直求係殺之者乎被殺者乎縣府
遣人秋月報之秋月將遣人檢屍島人曰薩摩艦數

隻避風入港或舍艦陸行既而屍見疑其所為也余
亦話數事二人喜曰如是好話難得屢聞今月且傳
檢位至哺時去　数日来渾身發瘡如粟粒就寢痒
甚不能眠鶏鳴始眠　夢遇友人誦近作數聯中有暮
雲看不定遠水晩彌明句謂着晩字有輕重看作寒
似勝屢中雌黄久之不決苦極乃醒

二十八日

久廢拜諸神祖先神位今日復舊　利右衛門携其
妻弟妹及馬二頭牛一頭犂田挿秧　薩摩僧玄諦
来見曰貧道三十二三年前以眞導師介紹入先生
門矣余曰我毫不記玄諦述神杉孝祐療余瘡事及
女誦生時事頗詳乃知其非僞玄諦曰某久在長崎
將赴京師妙真寺獨衣袂顧賜單衣余心謂伊人三
十年来無一字及我窮則来依亦何道理又謂彼沒
道理我則異于此乃令室氏檢故衣室氏曰近日悪
裁故單衣為児衣見無一領乃曰師且就児孝謙令
仁也書其名押余字印附之曰以此為證

二十九日

寅上牌地震　利右衛門以下来如昨　午前飄風
午後大雨傾盆薄晩雷鳴　雨窓使貞兵衛来吉女
孫病狀且贈赤小豆飯及飣　將作挿秧儀遣支助
於隈市買諸具　孝也使德次来贈塩肴　作赤小
豆飯及膾薦神飲挿秧者及德次　阿吉送木瓜
昨日及今日灸右臂疼益甚　雛猫每糞于所晒薮
麦上刎之不止乃贈利右衛門

六月朔壬子

遣支助聚孝也曰汝三四歳時病醫曰不可救乃服

肝凉圓而愈如聞孫女彌留用肝凉圓若奇應丸何
如我忍聲疼書此為老情懸懸不能忘也遂日郎君
亦病不能奋　欲服烏頭劑令友助買之及當歸川
芎　龍吉始剃髮　利右衛門夫妻來挿秧午前畢
凡三五畝餃乃附貸錢二千三百廿六文　正也賽大原
祠左陀從　後痔復大疼乃貼蜞痔蓋忌蝨☐月不
雨而室中陰晾如浴水余謂悪雨之徵有設霸聲如
出裂林脫徹曉不已　前與右衛門來贈麺塩飲之

二日

雨益烈諸水皆溢　前日阿樂曰挿秧後一日休暇
例也余曰我挿秧季利右衛門汝輩未與焉何必引
例耳秀三鄉歌皆不在汝欲使産婦炊乎阿樂默々
今朝忽臥稱病初茂三郎為阿樂定三年貸錢七十
五緡余曰善此件宜立兩様約一則如吾子言也一
則更增二十五緡為百緡也彼若不安我家中道去
我將以七十五緡為太極而數月授貸我若不悅彼
中道於之則將以百緡為太極而數月授貸吾子謂
何如茂三郎曰世(無)兩様約是公之厚也至此阿樂
欲出入隨意余曰未聞事主者有此例答曰婢初約
以百緡為一年貸而出入隨意數凡日而受貸矣余
曰誰乎與汝約者曰茂三郎也昨日遣友助召茂三
郎今日至余諭阿樂言茂三郎曰彼誤矣某將責之
　市郎次來贈甘薯　高春水來曰某為塾生所要
猶留矣因告曰闔塾皆病實非常之變雨窓君枝秀
子皆來相候獨先生無一介相問塾生或憾焉先生
實不知塾困窮至此也塾生亦不知先生全家皆病
也余曰如何則可春水曰以金百匹為候問儀必悅

余曰善　遣友助召久一不至　友助亦病乃東雨
窓屬雇婢東託春水春水曰世人皆病恐無應募者
乃強友助往迎左陀(左陀)昨夜留宿我家今朝去爾時阿
樂不告其病既去後偃蹇為疾病之狀室氏愠忽眩
暈春水鷹參連湯少間左陀至室氏悅頃愈遂東窓(雨)
曰請使福田衛社央來

三日

利右衛門來乃命身新買大田　雨如昨　雨窓東
曰福田亦病矣闔塾皆病往々有危篤者某與枝秀

日集林外弟許議之弟不省人事枝秀欲発人各卿
告病者状其詳曰疹之為病大抵期日而痊比彼人
来此既痊則不唯無益更加騒擾也枝秀不可今朝
則危篤者稍愈萬無死者枝秀若不可公雖病強輿
来諭之乃答曰昨日春水語卿與枝秀来候之状然
不告有此等議老丈將輿病而往乃遣友助利右衛
門于彈助氏借轎　己下牌棄轎而出過彈助氏謝
至孝也許出轎時痔痛甚偃臥不能起伯嫂雨窓枝
秀仁藏走来就余語既而入孝也室新婦臥別室阿

能婦負孫女出見聞塾生五十人不臥者長年一人
乃召之語善治来診孝也先是屬德次乞仁也下劑
于善治未致問其故善治曰未聞命問於德次答曰
某病未能傳命乃取包藥紙附善治雨窓送看侍者
叙病者多痿軟毎旋非壮者負之必仆而時方插秧
且雨市及諸村壮者皆病應雇者唯翁媼而已雨窓
與仁藏奔其家人既病痊者數人而拮据塾生始得
所頼云薄暮大風雨暫止寢孝也側

四日

借雨窓銭五十緡　名長年附金百匹曰吾欲為塾
生雇執看侍役者一二人而不暇也且以此充貸
雨窓為余具轎夫来牌帰　利右衛門兄弟来農田
曰當農者獨二缺矣吾輩農務方闌来去不能必如
期公若預籌費定之使我隨意從事何如余曰善乃
附昨今雇貸銭七百文而約插秧畢後更附十五緡
今朝孝也食鄉膾余乞其施者大七頭置桶中既
帰遣友助取之放池　友助曰昨日奴與文右衛門
謀乞秧隣村矣

五日

終日滂沱　雨窓使人来贈有及木瓜又送谷口宗
助三月二十九日柬柬曰越前人松原奇策[舊作喜作]廣
瀨啓三[舊作啓藏]柬主謹送上奇策曰近作數首録上乞
正畫絹二幅請賛不腆金二百匹聊充潤儀云云敵
三曰客年拜別後音塵隔絶想先生既歸鄉復方將
柬上也客年先生門人伊東文達来遊僕留之數十
日去今不識何處飄泊當時同文達呈一柬浮沉何
如不腆金百匹聊賀春禧近稿一卷祈痛正云云○

遣阿樂於豆田買諸菜○仁正皆病麻疹○痔疼甚百務皆癈○支助亦病麻疹阿樂不耐勞佯稱病而臥室氏獨懷龍也而任薪水之役西下後百事不如意而奇窮近日為最

六月（以下至七月二十二日皆係閏八月九月追錄余老記臆大不如昔月不惟事多缺累日亦必多謬誤）

利右衛門來夷田○松矢衛送香奠及筍以賀兒誕○雨窓送雞肉○要右衛門來候○痔痛如昨

七日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七　三三

昨日令孝也命德次報支助病於其父今月父來視之曰彼兄遊博多亦病輿歸而卧新婦亦病室狹兒歸恐無所容余曰健而使之病而放之我不忍也汝兒來劇且養我家若劇我將相報父喜謝去○雨窓送青村柬（余唯記有此事而柬既失不記其所載蓋報時事）○夜仁也嘔吐余起視之忽發嘔氣既而暴瀉十餘行徹曉不眠

八日

更瀉數行委頓甚乃令室氏摶糠熬之以熨臍上下俄發奇疼嘔瀉並至自疑命逼頃刻室氏駭愕不知所措余叫曰急召醫室氏將報雨窓手裁柬而求為伻者阿樂偃蹇不應乃雇茂三郎季弟遣之雨窓文子疾走至曰既報善治將來也比善治至疼既止荐服藥數貼益快善治曰凡水瀉過度而腹不疼痛者不宜熨之則血聚血聚則痛生公素精醫理慮不及此何哉夜雨窓父子善治去○今月利右衛門來以夷田摘秧既畢取錢十五緡

九日

阿樂遂稱病去○雨窓送紅鰲奠何能婦送溫飩以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七　三四

問余及二兒病○孝也使德次來問病○福藏聞余病來候乃留之

十日

茂八來曰本年以麻疹故無為傭僕者聞公欲罷中洲佃戶而親樹藝然奈無使役何若仍舊委佃戶何如余曰善我將遣及連半七檢田而正疆界以開路焉吾子須佐佑茂八曰諾○遣福藏招半七返曰明日拜趨○夜磯五郎來乃留之

十一月

半七來乃屬撿中洲田廣狹作圖件○仁也不能食
欲吮飴孝也聞之使德次送飴○善治來診二兒既
送藥十八貼

十二日

阿樂聞阿左陀來去磯五郎又來乃稱病愈而來磯
五郎責之曰姉幸主家之厄遺去養懶實不義我在
焉不復使姉跛扈也乃共艾蕎麥打之左陀助之○
孝也送乾鯛仁藏送茄○大昨年因金聖見者仙臺
人渠來訪曰此行肥筑諸國以浪士故不許帶刀獨
行者投宿或以麻疹拒客某頗窮矣將游熊本及阿

蘇先生有知音請東薦我余曰我出鄉三十年而返
當時所識皆既物故公須就餘人謀也飯之去

十三日

左陀去以其労異常殊贈錢八緡○孝也使德次來
因東孝也曰請使雪菴來視我痔雪菴來乃披挾肛
門曰外有瘤內有創譬之家國內賊外寇並興宜先
誅內賊余曰先是醫無視肛門內者故未知疼之所
由生聞兄言如披雲霧睹青天請委兄○磯五郎去

曰舍東舍西田皆荒蕪非人力之所能理也且闔郡
病疹無應看者命茂三郎以牛來犁何如余曰善乃遣
磯五郎謀之茂三郎使其弟來先犁大柏樹下田○
宗家使人來曰十四十五兩日有祇園祭會例招諸
親戚知叔父全家皆病無來者然不敢不告

十四日

雪菴來以眞鍮器名須保呼吐者澆藥汁於肛門內
又燃紙如巨鍼傅赤色膏藥插之創所創頗疼○遣
阿樂於宗家兩窓送示宗助青村東數通皆報時事
也○初友助父去後病頗進不復食阿樂厭之不肯

護視室氏屢規之不可室氏親嘗藥乃東孝也使德
次報其父且召之不來余察德次懶不親往每日使
人孝也及德次皆吝曰彼父言將拜趨矣然不來既
亦發佯矣余疑之昨日殊賜磯五郎錢百十四文屬
曰汝今夕見友助父詰其不來之故彼必曰未曾聞
也今日友助毋來謝曰今朝磯五郎來告兒病劇故
疾走來矣聞公屢發佯然無一箇到我家者何也又
聞拔夫荅言將拜趨而不果公怒之責佯未曾到豈

有答言之理請恕槩余曰果然甚哉由之行詐也乃
留毋看侍友助○夜春水来視曰痔曰雪菴誤矣須先
剪外痔也問其術曰用藥線勒截恐疼三四日即了

十五日

雪菴来施治如昨（以下不必記）○宗家送赤小豆飯及飣
數種曰二郎君皆不能臨懐何已○孝也使人来送
示青村日記一巻柬數通

十六日

戎八来告撿田事畢飯之○友助毋請曰兒欲歸家

婢耳去與撈夫謀○孝也使道生来送示宗助青村
柬數通余問秀三病道生曰方劇乃託送金一朱問
之○二兒皆嘔吐暴瀉盖麻疹毒也或云昨日食赤
小豆飯故爾○薄暮友助父與一人携輸来載友助
去余恐其中途眩暈乃授備急藥數種

十七日

呂利右衛門屬之曰我田插秧後未曾拔草也若有
爲我任此者請薦之荅曰諾○宗家送蔬飣數種盖
潤吉元配草野氏忌祭也

十八日

善治来診二兒○半七来示新製中洲圖乃授謝金
一歩二朱○遣阿樂於宗家借錢五千緡

十九日

夜来痔頗疼昧爽遣阿樂招雪菴至飯之○清激賢
承来問病以閭塾旨送菓子一筐○德次来余告友
助毋言囁嚅不荅唯稱罪過○久求里人負平来見
請任拔草事曰凡拔草四次例也問一次賃何如曰
錢大緡乃定二十四緡○阿樂終稱病請暇室氏曰

全家皆病我懐孕兒汝之所知而棄去亦何不情也
阿樂乃招左陀来爲替人而去○左陀聞負平言曰
凡拔草五次例也彼減一次公宜定一次賃五緡使
彼五次也余曰善請爲我告彼

二十日

孝也送香魚○昨夜託阿樂買炭今日持數塊来曰
婢病不能負擔餘則屬郎君送矣言畢去○磯五郎
来

二十一日

貞平夫妻來抜草○孝也使人致炭二苞○河内僧
盡涯來見贈菓儀及團扇曰菓東瓜破鳳巖子也家
翁有秉今日遺之他日呈左右○孝也送木瓜及茄
蔥○遺磯五郎於中洲種萩

二十二日

貞平夫妻來如昨○先是池堤壞令利右衛門久一
修之既而漏不瀦皆謂四邊無甎底有沙礫故爾今
日雇利右衛門兄弟鑿底果有沙甎乃填粘土○磯
五郎以中洲事未終請復往乃命途過孝也許報余
病狀

二十三日

曉來飄風暴雨午前始止○雨窓來斂之曰彈助小
女死矣○先是井上木罌破鐵輪脫落下鐵猶終不
獲俗傳水神忌鐵既而井濁又生子子及寺宮室氏
以下皆怖宇牌令磯五郎募夫五名汲井水竭矣浚
之日没止初磯五郎受五名貨每夫一緡既數之唯
四名磯五郎自為其一也乃詰之曰汝貨元有定額
今忽與他夫伍是一身受兩貨也且餘夫不必論汝
雖虛長牌而取錢百九十文邪亦多乎磯五郎媿謝
曰奴不免今日定貨而受錢并須何知余因善退語
室氏曰磯五郎舊僕也而欺我俱瞻視異常恐有姦
計今夕須放遣室氏曰聞彼將待二十日自退公姑
忍之○雨窓使鶴吉來送蔬乃屬記修墨○夜遣磯
五郎予彈助氏

二十四日

陶師攜甕瓮甸瓶數種來曰暴病遇雨力不能運此
盆若惠我悉買則直極廉乃許之○孝也使門生來

借兩朝從信録等數種○仁也小瘡未愈而病疹瘡
悉結痂而墮謂既瘥也及疹稍衰瘡復大發三倍於
初

二十五日

磯五郎去乃殊賜一日貨命歸路過茂八氏屬雇僕
件○孝也與仁藏携香魚及温飩來視二弟病先是
雨窓屢問余及二兒病而孝也稱疾未瘥而不來室
氏常嘆曰公百年之後大姪可依大兒不可依也余
欲諭孝也屢東召之且曰我將有所規今日初來然

以仁藏在傍不敢言○雪菴來視痔乃告春水言曰先生必不耐藥線之疼也且姑待之○左陀以將浴夫瀨温泉請暇室氏曰汝忠誠非阿棠之○比亦忍視我側無人而去乎左陀乃親往要阿歌來為替人而退余曰請稱温泉數升歸我將以燎仁也如其貨唯汝心左陀曰婢有同伴或將浴他所不必夫瀨也既去余語室氏曰左陀亦有異志

二十六日

昧爽利右衞門來問妹左陀在焉斧室氏白昨夜以

浴夫瀨去矣利右衞門曰異哉昨夜妹歸家翁留之宿妹曰主人傍無人况不可斯須離也強留之則夜半為旋而出不復而公衆家紙燈在臥處家翁怪之趣某來問也余曰我亦怪之○遣阿歌購素麵於彈助氏○屬新平春麥數斗○茂八使辰藏來取茶實數升將種之中洲新道左右○山田范四郎携周防骨董師治兵衞來訪○負平妻來○先是雪菴勸貼蜞肛門昨日命孝也捕蜞今日使僕來致之及葛粉

二十七日

雨窓使僕來送菜蔬數種及南陵兄所贈桃副以詞子曰桃凡張原所產○善治送紅鬣魚炙以賀兒誕○増吉來致木墨曰栗孝也自右臂益疼請使鍼醫來孝也使門生柳川縫導鍼醫仙意來仙意曰臂疼用鍼七八日或可瘳也其鍼法驟立十餘本次第拔之初頗疼終後稍快○雪庵來施治如初○貼蜞肛門○暴雨○左陀父甚七來慍見曰昨日新平來報女在磯五郎家爾時某不在故未聞女何故在磯五郎家也新平何故報也客年我三郎請嫁女而嫁磯

五郎某不詳而今如是蓋磯五郎同女事公家而私欲回茂三郎遂婚嫁某不許則奔也女唯知有夫而不知有父子不孝罪不可容也磯五郎句引人之閨女而去不義又甚焉女初欲擇主某以公士人治家有法勸事之不圖今其婢僕如是不孝不義也余曰如叟之言爾亦有罪叟不自訓女而責我亦偏也我家距市遠婢僕皆病寂莫往往半途而遁若我撥扶其淋第遁之誰敢事我者叟宜見恕且中冓之言宜秘不若遂嫁女而掩其醜是亦父為子隱之義也甚七曰

敢不奉教然磯五郎所措可憤公顧使人責彼返女於我而後我從彼請也余曰此非我所能也男女之慾父不能得之於子況主能得之於僕乎愛且歸我將使新平等就叟謀之甚七去乃召新平告之新平曰初磯五郎與左陀私定夫婦之盟而屬某及茂三郎說左陀父父不許昨朝磯五郎從兄來茂三郎氏強請復說彼父茂三郎有事不得往使某往則父不在也彼父頗頑奈之何余曰莫若請彼近隣小年有俠氣者居間也新平悅

二十八日

助右衛門來命修西軒椽板先是每夜爍而鑄今日悉合之終成一大鑄徑五大寸云○貞平妻來聞左陀件曰彼祖父不識何地產一日負觀音像來我久求里乞錢我祖父毋憐其窮留置之我廡下遂訂主僕之分彼祖父愿勤貨殖及彼父別營田產而成一家稍稍欲與土人齒而莫肯之者故左陀雖年長未有所歸聞磯五郎舊家也不知左陀氏之故甘為婚媾彼父當自喜也而研研然何不自量之甚○昨日今室氏放餘螟於盆水中室氏曰不若仍在竹筒裡余曰恐喝死室氏不可曰筒有水今朝視之果皆死乃走婢歌就孝也謀復捕螟○仙意來鍼○要右衛門來謝○孝也使縫來致青村五月十六二十六兩東及谷口宗助東數通皆報時事也

二十九日

昨日來痔殊疼今朝善治來視曰昨夜與林外君要庵約來會焉猶未至余乃敍之自稍高將去下望要庵走來孝也亦來余述春水欲先截外痔之說二子

皆曰未必也二子去留孝也謀家事且命書與大村請吏候暑東十七八通○貞平來請定抜草之賃令孝也接之曰抜草一次附錢九百五十文○仁也疹後小瘡數倍於初善治曰莫若浴唅哺哶玉蘭葉湯也乃遣婢歌於雨窓氏乞唅哺玉一片令仁也浴○助右衛門來贈鷄蛋命修北軒及樓椽板○暴雨○恭然來

晦

夜助父來贈茄○助右衛門來修椽如昨○仙意來

鍼○孝也送精好米三升及蜆先是余病飲粗故也

七月朔

雨窓使増吉来送膳○助右衛門来如昨○先是南
陵兄購明呉殿邦書一幅[絶句七言]然不識其人有何等
事業近日讀兩朝從信錄始知其昌啓間名臣為魏
閹所黜者欲告之雨窓先請觀其書今日雨窓使潤
吉来示之○託潤吉柬孝也曰前日或告雨窓悦長
崎客將貸金今朝増吉致膳曰昨夜饗長崎客此其
驗也我在浪華長崎大坊正久松順兵衛等欲因我

借浪華人財皆不肯曰長崎人反覆難測我不得不
為雨窓過慮汝須告我意也○善治送仁正丸藥○
負平夫妻来初抜田草○余謂雪庵善治治法無効
令孝也招田邊元春至曰莫若先截瘤也將下剪刀
余曰恐不耐痛也元春曰藥線亦可余曰藥線不識
幾日成功乎曰忍痛五日耳○藤井勝之丞[来]先是余
憫勝之丞為人謂孝也曰我閲人多矣未見如彼妄
誕欺詐百出無窮者莫使彼再出我前也今日孝柬
曰藤井生自阿波来將大歸也彼素紫大郎門人彼
若不得謁而歸謂大郎何願強見之既見余曰我頗
不悦吾子然聞其大歸亦不無別情欲贐拙書二幅
何如勝之丞喜○遺室氏於孝也許曰我將用元春
說汝為我謝雪菴善治如仁正病猶任善治○夜使
婢歌迎室氏

二日

雨窓来謝曰長崎件非貸金也不用過慮○令室氏
洒掃舎内外○孤意除鍼○負平来○元春来用藥
線終夜疼痛不能眠

三日

天明益疼○要右衛門来抜故上九山柬曰數日前
縣吏吉田孫助自浪華至首問先生安否曰旭覺我
故人也[兄助]謂弾報先生病則出此柬託呉柬曰芳柬至
聞吉田子將到貴境乃往見之為先生先容也○柬
孝也曰汝速訪吉田氏告我病○孝也来致其所書
與大村諸吏柬○要右衛門送鯽○仁藏送鶏蛋及
蔬○夜婢歌歸

四日

晨來○勝之丞来先是令勝之丞筆記我所口授瑣
事録二三卷視之不堪謬誤乃令孝也訂之孝也曰或
以音誤客臘作閣老或以訓誤視作見聽作聞之類
不可勝計非與彼面質不能下筆也（時勝之丞歸郷未至）至此
令勝之丞就孝也乞正今日致之余讀之不上口者
猶多且弄筐中待他日改作云初勝之丞從余也曰
來欲九年不歸家而待業大成也居三日余知其姦
黠無比貪不知饜也告之孝也孝也曰塾生謹厚莫
過彼猶不慊尊意乎余曰汝不知人後必悔之至此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七　四六

孝也告其無頼爲塾生所憎無所容身余曰果然汝
以彼爲塾生第一流則其下流如何人物乎○元春
來視糵線乎指之曰疼乎余曰疼甚曰將換線結忍
之爲換之極力絞之余絶叫元春笑曰瘤既絶矣先
生雖嘆不及血迸出良久止疼即滅○孝也送青村
六月四日東○雨窓送膳及蔬告明日丁淨貞公忌
祭乃送菜資錢二百文謝一家皆病不能佐祭事○
夜婢歌出奔先是歌屢歸家室氏常戒之輒妄語歌自
出而自稱愿人余笑曰既是愿人何得妄語歌曰婢
性愿不能忤人故妄語順人也余謂室氏曰妄語者
必盜卿其備之至此出奔

五日

昧爽遣室氏於孝也許告婢歌件曰彼歸其家則可
若不歸則彼父兄將疑我宜使德次告久次也（久次歌外祖）
且急募婢僕又命招元春及仙意○勝之丞來告
不爲塾生所容余憫其窮留之宿○鶴陽送秩父縞
及銅製茶壺火箸膏油曰京師土物也○宗家送祭
膳○孝也來○元春來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七　四七

六日

爲勝之丞作書數幅○阿欒來○久次來曰歌昨日
初歸來詰其出公家之故不能答蓋不堪山居寂莫
也聞彼貸未悉賜願乞所餘余曰我初欲定彼貸彼
曰婢不能爲貸來縛唯得去來自由可放其忽來忽
去不必尤之矣貸既不定而曰有餘何哉久次曰實
然○秀三來曰勝之丞吝好訟與塾生數十人有隙
皆曰有書生來未見如彼貪嗇無恥者也○成章來
傳孝也言曰闔塾訟勝之丞姦請逐之兇始知其姦

狀甚哉人之難知之（說）既許塾生請矣大人請莫留彼
余曰何難知之有我屢言之而不聽也言未畢勝之
丞自外入晚成章曰公告我狀於先生乎成章曰我
奉林外先生命不得爲兄掩匿也勝之丞嗔甚將與
成章鬪余叱其無禮出○孝也（使）老僕宗七者來送我
所買炭余曰我方已使令卿請事我答曰諾明外日
來○宗家仁藏皆送七夕祭菓餅○朝來東北風大
起至夕未已冷甚

七日

痔感冷氣復大疼○孝也使菊之助來賀○七三郎
勇藏（仁藏肥身將發　於雨窓第三女）島喜子豬之助來賀飲之○賢
承成章春暉俊太郎來賀○仙意來鍼○風勢至暮
始減夜雨

八日

元春來視痔○正也兩足生瘡元春視之附膏藥余
及二兒皆病且無婢僕久絕洒掃隨處草長殆無容
趾地今日令阿樂拔戶外草○仙意來鍼

九月

室氏之孝也許諾宗七不來之故遂攜之歸宗七又
見一人回來助文所薦乃命犁一圃將播黃粱○秀三
來告將歸鄉閏東孝也屬買鼈而仙意來鍼○花月
亭舍人送鼈同乾鰍烹者一器蓋孝所命余曰我聞
鼈膏宜痔故欲尋買喫之也今多鰥寡鼈甚違我
好我戒漢煮送兒豈忘之乎○宗七之一人貸曰奴
初不定彼貸謂飲於戒者一日貸九十五錢例也而
彼欲得已倍曰麻疹流行現無役夫故貸貴奴與之
灘嚙然不服友助文非良善者故薦惡物也得（不）得已

附錢百八十文

十日

遣宗七於次郎里雇利七及負平妻利七牽牛而來
又使阿樂借茂三郎氏牛復犁前月所犁之田播黃
粱及赤小豆掌七曰大抵樹下之田夏初蕎麥之實
遺地如播或既着花若莫犁而糞之則勝新播者矣
余曰善（宗）七曰黃粱例以（六）月上旬播予延至七月十日
古來所無余曰然賊即事（千家齊病衆闔忙藥氣如　雲蔽市揚詣看本年農事）
（晚蕎花空　農種黃粱）○孝也來乃留飲之謀家事既去送龍也

新衣及西瓜○元春来○玉江五月回音至（孝也致之）○正也腫氣大發元春曰宜服下劑從之既而知其非陜調悉去苦味物○夜遣宗七買酒及蔬

十一月

利七等来○正也益腫恐其衝心走宗七招善治不在元春来視曰不用過慮更膏藥去○午後宗七見其姪利一曰姪贊有田某氏與婦及目逋帰奴勸事公○余為正也憂念不能自遣柬孝也招之来宿○今日阿能帰来余留之曰汝来天延我夫妻命也請

為我分憂待正也愈而去答曰諾

十二月

孝也去命過彈助氏告艾草者件今朝数人入昨日所犁田間令宗七禁之詈曰此地舊係我艾草場汝新闢作田何予宗七曰汝面罔人手此地所謂古田者租税極重誰不知之其人強辨不已余與孝也走出皆竄去令宗七捕之不及故令孝也述其状○訖孝也送燈籠料金二朱於雨窓氏御俗去年七月後死者今年七月祭之親戚皆贈燈籠客冬潤吉妻没

故也○正也益病走宗七招善治以其女病辭既而来診曰小瘡腫與脚氣腫異雖症滿非所憂也○仁藏贈龍也新衣及西瓜○仙意来鍼○宗家送蔬及飩

十三日

招孝也謀謝諸醫（元春善治来作仙意雪菴養玄）曰我無金請就宗家借之○訖孝也贈金三歩作獲○宗家送祥生公忌祭膳○元春来視痔又視正也曰瘡勢減於前日○贈金百疋阿能帰○暴瀉数行痔大疼○宗七以

孟蘭盆祭去阿樂承労稱病去室氏曰青村室猶有侍兒病去汝亦無情也樂曰然則明日返○今日山田范四郎送杵築瓜十五枚○終日大風微雨

十四日

阿樂来○命利一除茶園草○雨窓送餻及蔬○孝也来示謝醫金数封曰今日将分送之○仁也胃立殆不勝衣余曰善治頻用下劑故也乃休藥自今後毎日服雞蛋湯三椀○宗七来曰利一債請泊賜銭百三十三文從来雇賃無過百十四文者永年學病

人故貴

十五日

勝之丞來述塾生結黨讒陷之狀余曰吾子須熟讀論語子張問行一章也○正也亦水益賊臆益增乃東孝也曰速招東作日利一去○請徹道弓彖賀中元旦曰勝之丞性貪黠故不齒於塾生先生請莫近秀三子去勝之丞復來余曰我不屑見吾子請莫復彻勝之丞自長崎歸贈襪余命孝也返之曰彼將有求於我也孝素謂其愚也不敢致之近日聞吾余為其

既作書始返襪曰家翁物不肯受此預知吾吾子必乞書也今既作書則受此必矣吾子須贈此勝之丞隱曰某本意非為乞書也而見却則某無顏見諸友賴先生待今日而報其情今某有顏大恵也某將登時呈之請先生先容孝也為余誦之曰彼再呈請莫拒既而勝之丞見曰郎君以先生旨返襪某意不安欲復呈之始出郎君門外遇秀三强乞之某方之錢終賣之幸莫登孝也及清徹成章等聞之切齒曰有生民來莫如此無情者其鄙吝皆此類也○七三郎叔之助松矣衛支助等前後來賀○孝也導元春東作來元春視痔東作視正也曰郎君須停膏藥而服利水劑乃辭元春乞東作藥

十六日

昨日痔疼既止以元春强傅膏藥復大疼乃令孝也乞東作藥三貼劑下毒辭元春○阿杏送香魚○孝也使婢來將迎阿能婦去東曰兄不在兒一身不堪家務般繁云云余答曰我病二兒危篤老妻方乳兒婢僕皆去汝當親來左右看侍而不來其罪一也既不

親來又不遣婢僕其罪二也汝嫂以我傍無人不敢歸汝不唯不遣婢僕欲并迎嫂去其罪三也汝與我相距僅半里而未曾識繼母祖禓為男子裝擔水上下坂路汗滴如雨絕無一言相謝慰其罪四也嫂代汝繼母看我三人病終夕不寢故繼母得乳兒且服薪水之役嫂若去汝欲令繼母一身看三人病而乳兒而服薪水之役乎其罪五也汝稱家事方劇非嫂不能了請速返之夫父病二弟瀕死乳弟生繼母勞苦獨非汝家事乎汝分我家與汝家爲二如割鴻溝

其罪大也汝存心如是我不欲長住此地唯羞於雨窓夫妻而已如嫂去留唯嫂意阿能婦聞之泫然曰叔生平不識所讀何書寧無父母二字乎公怠難如是雖叔迎我我決不去矣○仁藏送蔬及葛麺問病○孝也東送西瓜及茄曰兒知罪○遣阿樂於茂三郎新平二家贈中元儀錢各五百八十文新平辭之曰願賜書一幅○叔嫂阿吉阿尚来問二兒病導觀田園設楊庭端供飲月出而去○夜涼初覺秋意○先是余語元春曰勝之丞貪黠可悪然我悪其罪不

悪其人聞彼曰賢承謝塾生而賢承先絶之曰孝也謝賢承而孝也先絶之曰雨窓謝孝也而雨窓先絶之古人云譬如脂折到汚人即彼之謂也足下好異爲彼謝諸人何如我恐足下先絶之若不絶我以觀足下之量也元春笑曰易易也勝之丞聞之見元春今日勝之丞脩裝来强求見曰某曰元春謝郎君以下皆曰吾子元將大歸塾法以罪去者三科輕者曰退塾次者曰擯出重者曰破門吾子罪當破門然以元春故殊當退塾此先生之蔭也敢謝余曰我非爲吾子周旋為大郎也

十七日

雨窓送蔬及康作藥（近日以之婢僕託雨窓孝也娶東作氏藥）○元春来余曰痔傳藥益疼請暫休○正也小水頗通皆稱康作藥効○元春聞邦君賞孝也伴歸忠告孝也孝也悦使塾生来問有事乎否○孝也與畫匠来糊紙障

十八日

孝也使德次来問今日事有無且友助薦其麺阿勇都来事我令德次按訣産貨且商樂自稱病篤去室

氏阿能婦皆怒其無情○先是屬雨窓買有田米（日田諸村米以有田爲名）一苞今日雨窓送中島屋忠吾券券曰携此来者附米三斗○雨窓送示加瀬嘉矢衛東（時報事也）○雨窓使増吉来送蔬○田永洞令増吉救池袖○東作来診正也乃導遍觀田園○孝也使門生柳川縫来待○麻生春雎来○余憂念二兒不能自遣令孝也招塾生森本元策来圍碁○新婦與阿廣来視二兒病○與元策聚茶圃草焼之○要右衛門来問病

十九日

徽甫曰孝也與縫來封與大村諸承豪事九通留仍新年

例又截與福田賴藏送秋明盃五乙州鴨示要告玉江記與賴藏

等寮助識與王江安來吉南陵兄記與助豫來謂太村郵監賴

藏既罷亦未可知也故來玉江曰若新監來吾子請

稱我使說請東爲以取與賴藏川落瀾之新監云云

迴延也衣水益秘視大使黑如漆涂大驚走縫緒來

報東作吞白不足驚也復走縫白織非變癡我不堪憂

也請速來既而去也頻躁丹著不已又走孝也被隷

作且告雨窓雨窓疾走來要右衛門鐵三郎亦來候申

牌孝也與東作成章來議藥方東作欲用一角時日

既歿雨窓先去使其舍人來致一角○孝也及縫宿

○今日新平來致所春米且觀我田園

二十日

孝也去縫留○孝也送示東作東畬今日以往請錄

全弟二便之數見眎○孝也使人來取半七所作中

洲圖○正也小水賴翔○午後大雨雷震舍東松○

雨窓送飼○要右衛門送飼問正也病○作一來贈

蓮賓留之宿○室氏患痢阿能婦一身看我四人病

回留縫宿

二十一日

遣縫於東作氏示正也二便録且曰一角同諸藥煎

似少効日畢用一貼何如東作曰善○德次鷹田中

人喜兵衛來事年六十餘頗迂而直○孝也使一婢

來事少間一人來以其母病革之去○仁藏來以孝

也自致青村六月十六日東及谷口宗助來數通書

喜候署東○室氏疾如昨○要右衛門來候正也○

曾都女抱稚兒來寓曾都嫁豆田人某四十餘年既

有孫某一朝發狂使酒逐其子曾都諫之并逐曾都

其女請返母又逐之而獨居曾都母子終夜悲泣○

喜兵衛歸家

二十二日

復來○阿樂來私語曾都曰我非實有病也以主家

方多病者暫歸觀市人劇矣室氏阿能婦聞之益憤

將面責之而遂之余止之○先是南陵兄送吉田敬

藏詩乞正今日東兄返之○使縫之東作氏示二便

録乞藥○雨窓送疏及訂問室氏病○裁吾福島屋彌兵衛（送孝也書一幅）字田川與齋（送書一幅）來及與緒方洪菴（託與齋來）與宗助（託與洪菴彌兵衛來）來○礒五郎來責其不義退之○曽都與其女去○黄昏東作來診二兒○要右衛門妻來問正也○喜兵衛爲蛇所喰疼甚去○以上悉係追録

壬戌七月

十三日

嘉兵衛來令之洗黄粱苗○孝也送沓魚○正也来後發熱昏々不省人事强呼起問病何如曰無異言未畢復眠至東牌未醒乃將去喜兵衛告孝也既裁東偶孝也使塾生送歟因託其父致東々自正也頗異常請速使東作來汝亦來既而正也起而旋「泡」微黄」二合餘色如血然汁食胸二便俱通有呼曰瘥矣坐而語黄昏使喜兵衛告孝也并東作僅出門東作

來診曰熱勢頗退然無異症予曰得無非蛔乎東作曰然東自初意之故用淨腑矣予曰蛔未下用施緬志伴奈丸何如東作曰善抑其製如何予曰本藥與大黄相半東作曰善次初用大黄劑而東禁之恐下利之妨小水故也新製一劑除大黄何如予曰善乃出施緬志伴奈一裹付東作去喜兵衛遂赴孝也許取油返曰途遇郎君聞令弟既復常歸矣○今日遣喜兵衛於作一氏謀傭男婦能耕者

二十四日

昨夜室氏下利僅四五行昧爽謂之曰我卧既八十餘日氣血滯塞甚恐終釀成沈痼昨宵來痔痛漸減欲試步御願强為我理髮我將訪親戚也○卯下牌始紆腰帯（先是以痔痛用縞紐代帯）出訪彈助父子彈助曰將有問先生偶臨寺也我衆里正有正邪二黨邪黨之魁三人佐二人衆正將訟而黜之或曰一朝黜三人亦太甚去其魁則佐失勢何必悉去之不如包容也或曰除惡莫若盡焉不知孰是予曰唐李泰為試三思斬殺以其除惡未盡也我嘗與祖石氏夾攄并蓋棹

善淇話曰仙石左京伏誅其黨皆死有一人如黨又如非黨故赦之後其人飜案洒句荒木諸老皆為之誅死初有援罪疑惟輕之說者後噬臍矣吾謂今日宜鑒焉彈助曰諾矣至孝也許謂伯嫂使塾生之東作氏取正也藥及施緬志伴奈丸送之室氏許○孝也致清浦六月廿五日東莎曰春來此地麻疹盛行婦人二十前後者多死如春草氏寡媳亦既死爾來人丈爹爹或云幕啟一華如池內大學等亦將被赦先生果以仲秋來乎我黨皆延頸西望庶幾莫違期

也青浦別報近聞數事然其詭明矣故不記○仁藏
贈葛麪○雨窓來曰昨日晤縣吏吉田子因謀公身
家件吉田子曰令叔在本地請為縣令隷縣令應育
之其在浪華縣令恐不安其曰彼曰在浪華會稱府内
家臣何如吉田子曰然則好其問答如此林外弟異
日見吉田子須告昨年紅山二子去々之顛末也見事
昨年十二月瑣事録○仁藏來圍碁去而其弟雄藏來又圍碁
○黄昏与孝也訪仁藏及叔嫂庭有地藏祠方丁祭
日懸燈數十百賽者絡繹嫂悉饗茶飯手島傳七桃

谷來共踞榻百語訪雨窓雨窓曰家翁召其將以八
月之首赴府内矣予曰我亦將待痔痊浴金輪温泉
與興郷相見腐也訪松矢衛返東家寢○今日越後
人某來請字令孝也接

二十五日

卯牌孝也令縫之助之山陰問正也病且取其包藥
紙又押昨日書印返曰郎君無異如藥紙專夫人既
令僕送先生矣予曰僕來到何也令孝也詰婢波留
波留出藥紙及正也小水録曰昨月山陰僕來致之
今朝僕來促藥將告公而忘矣孝也叱曰朝來為此
故遣縫矣一忘猶可恕何至再忘真愚不可医者波
留醜如不聞予曰此實與阿樂好敵手乃俟元作於
東作氏乞藥送之室氏許將買香魚問直曰一尾九
十五錢視之長不過八寸孝也曰此昨年不過三十
六七錢者物價追月飛騰如此乃止○孝也欲供食
於花月亭導之訪鶴陽亦在亭主人不在初聞鶴
陽在東作氏乃訪東作鶴陽既去過霊山亭命飯歸
路過仁藏氏曰來○奇後與塾生源作圍棋仁藏要

菴等至　越後客同孝也相見曰某姓高野名大
夫柏崎産也又乞書一幅余曰明日顧臨我山居○
松矢衛來孝也留之侍食于余○黄昏携菊之助歸
途過喜兵衛來迎余曰昨日來殊炎而見家井水竭
如湯我思渴至此汝須走歸汲井水而俟也留菊之
助宿○室氏告今日雇作一及二婦洗黄粱○昨日
來正也小水快利腫頗減

二十六日

仁也病小瘡來既四五月痂結復落膿流不已以服

硫黃既久釀成悪臭家人皆悪之曰小瘡易難結者
一浴天瀬温泉（我郷南陬四里外）在則了須速往也余謂我
痔亦服硫黃盖與小瘡異症同（因）乃欲携仁也往東東
作謀之又東孝也名之東作答曰郎君浴湯恐痛早
也〇孝也致戎八東及錢九十二緡餘（一緡即九十文）百東
曰小麦二石價九十六緡（先是命戎八賣田所收麦二石）我取三緡
餘雇辰藏種蔬及茶矣〇雇作一問喜兵衛阿粲耘
芋〇阿曾津來〇高野六大夫來贈金百匹及寒具
乃留之供飯削正其詩卷又講我近作數首六大夫

觀日間瑣事録九桂草堂隨筆悦曰我輩讀梅墩集
謂盛大繁富水邦詩人所未曾有矣豈圖先生著述
殆三百卷詩則其緒餘也謂先生年既古稀矣豈圖
其未躋耳順也顧貢臨敝郷某請為東道余曰幸甚
某九昨年到越中欲遂游貴郷然以無從者不果今
冬之浪華明年或將相見也導觀園林畢去〇孝也
來余曰我若携仁也浴天瀬汝須送我令汝門人睦
之助周旋也（睦之助天瀬隣村人寄勤余游）孝曰彼方在兒許兒携
彼奉送余曰我將携仁也東上故欲其速瘥耳如我

宅屬鶴陽若鶯谷留守（呼用）卸令室氏携正龍依汝若
叔嫂則可汝且訪鶯谷謀之孝曰諾〇黄昏送孝也
至彈助氏父子皆不在余謂彈助母曰某欲託我宅
于鶯谷老而東游故將使兒往見願得令子東先容
母曰諾雨將下孝也去彈助母令舍人送余〇夜阿
能婦、（婦）伯嫂許余夫妻二兒同時疲阿能婦竭力看待
至此皆稍愈故去〇雨終不下欝熱甚正也復悶（煩）鼻
血道流室氏大恐余曰盖天然良能將以此導散毒
熱也既而果伏〇宗家送來〇東作來診二兒不值

二十七日
遺喜兵衛於孝許孝贈香奠〇有田札坊人伴三郎
來求事余曰有證人（呼用）卸手伴三郎曰池邊甚兵衛
遺某矣改作亦相識余曰二人為證人可留之佐喜
兵衛培芋〇彈助母送蔬〇六大夫來謝且觀余所
藏玉石曰明日將上途余曰且留一日觀山田氏森
氏書畫六大夫曰固所望也憾五岳上人不在無介
紹者余曰豚兒可乃東孝也曰高野子欲觀隈市書
畫汝請導往我今日痔疼甚明日得愈或與往矣大

大夫携東赴孝許〇

二十八日

客年種蕯二三斗昨月令阿樂掘之僅獲二升曰盡矣余曰汝亦老農婦也曾聞三斗之種僅収二升者乎汝未識其所也已阿樂曰柏下桐陰無所不掘而不見蓋既耗矣余曰汝當傍厲今日携喜兵衛伴三郎阿樂往視桐田所掘僅一坪（方大尺日坪）余笑曰果然此地更有七八坪又導至東隅墻外掘二坪忽獲四五升阿樂大媿雨下捫取官道返〇遣喜兵衛於孝

許遂之忠平氏取来三斗（先是属雨窓買之）孝也東曰微雨好凉大人若有試歩之念願陪與越後客觀限市書畫〇已上牌訪彈助謀遣孝也於鶯谷氏件彈助見出口村（在日田南阪五里外）人十内曰伴人既老某勸守先生宅伴人悦賊岳鶯谷有挐累恐不能常留焉不若伴人携妻子来住也余曰善豚児怯暑行聞之必喜至孝也許見伯嫂孝方與大大夫坐孝曰且飲而出時雨大降余曰我怯雨行傳限市之游而觀宗家書畫何如乃使孝東甬窓雨窓答曰麻生氏女（全孫）甥方養

病我家恐不能供具豫謝孝也朝来東秋般范四郎報將相訪范四郎以有事辞至此復東秋般謝違約〇午後與孝也導大大夫（獄齋）迂至宗家觀呉厳邦書呉球畫等數幅畢雨窓供飲黄昏前出訪仁藏登樓園棋春畦見曰聞公將浴天瀬某帰途過彼地亦便公果以八月朔發願陪余曰且過見廬謀乃携返家家同宿仁藏等来圍棋〇大大夫去

二十九日

孝也趍縣府〇彈助父子来謀衆里正件余曰古人

云見悪如農夫務去草今時勢乃然彈助悦〇昨月裁與村上慎吹東將託之夫大夫而忘之今月使塾生取之回東彈助曰昨約今且帰見十内叟然非黄昏後不得帰也敢謝〇春畦以余上途難期帰家曰来月初九丁王母（余叔妣）十三年忌齋請臨〇已下牌與孝也出至限市北口遇秋般伴接東東曰兩未已願明日臨乃走伴告我既至訪大大夫逆旅（九吉氏）秋般使人迎令孝也先往且報伴左衛門孝返曰皆俟乃與大大夫出訪伴左衛門比出遇范四郎共到秋般

氏秋艘及其二子見昨日途中遇玉井養純曰寓限
病家至此出接觀書畫數幅范四郎去曰請臨余曰
諾午後主人導至水亭（養純所寓）余及養純大大夫渡亭
下假梁登龜山余欲使大大夫望我中洲導北下百
餘步然翳於杉渚不見返亭主人供飯黄昏設浴水
岸余謂孝也曰此地而不涼他地鬱熱可想使孝謝
范四郎曰日段沒願期他月請養純診脉養純曰久
留米卿飛州痁似先生服四逆散而愈然尊痁有少
異處且俟他日附方函牌伊三郎來迎乃與孝也別

歸○數日前使室氏贈新年書二紙今夕來謝

八月朔

遣阿樂於孝也（許）僑取東作氏藥○遣伊三郎返秋艘
氏傘○昨夜喜兵衛去今日來致孝也柬柬曰西瓜
二顆仁藏生父和木支之丞所呈○孝也使菊之助
來賀且送其書二幅（余欲贈孝書于守田川與齋廣瀨敬藏故命之）仁也臥
八九十日今日欲試步乃命送菊之助曰柬孝也曰
我欲以初三攜仁也浴天瀨汝須明夕來宿昧爽上
途○喜兵衛傳德次言曰甚兵衛有穿窬名伊三郎

以彼為證人恐非端人喜兵衛去○彈助妻來告歸
寧乃東鶯谷○屢雨屢晴熱甚○阿曾津去○暮訪
十内于彈助氏主人父子皆不在少焉要右衛門歸
諾至戌牌阿樂來迎○伊三郎往見德次（德次）柬余曰伊
三郎欲得金四兩三步（一年實）公恐不許也

二日

伊三郎曰其三兩二步而足敢望四兩乎余以其望
視異常放歸○喜兵衛來曰我有一女欲為公炊婢
何如余曰且攜來○戎八來贈蔬且謀防中洲西南

偶崩處喜兵衛居水上頗請水理戎八請使之測量
許之○喜兵衛去○孝也使纏殿來侍（余謝將敎答上國諸子來故）
（召之）○雨窓送蔬及肴○十内來乃導遍視田園畢供
飯日沒去○今日坐室忽亡眼鏡遍索不獲及与十
内步到大𣏐樹南畔見在前路草間余及十内怪之
○仁也攜菊之助歸孝也因柬曰大人以弟小瘧久
不結痂命寓見許每夕浴茲市殘湯然市人夏間不
賣湯故遺歸○左腹攣急疼甚○終日晴雨屢變熱
蒸殆不可耐比晚雷吼頻聞

三月

作一来曰奴久病困蹷願力役乞貸余曰汝病後必
不能力役汝且寓食我家我將日賜貸半緡（錢九十五文）
作一曰辛甚の喜兵衛携其女阿亀来見室氏留之
○阿曽津来○數日来戴客豬陂元愼字田川興齋
（内包也書）孝松原奇策（返其詩二卷及乞畫贊二幅）所廣瀬敬三（返其詩卷送孝）
（書幅）一青浦及興緒方洪菴（託送齋東）興渡邊順八郎宮澤
由左衛門加藤九左衛門（皆託送敬三東）東今日各封之表
書谷口宗助名○今喜兵衛送茶實二斗四升于我

八屬種之○遺仁也于東作氏取藥留孝也許不歸
孝也使人致藥○孝也使僧供明来○室氏携二兒
訪雨窓乃東雨窓託與宗助東夜使喜兵衛迎室氏
歸曰筑後僧東光寺圓重者寓宗家將以明外月来
見圓重叔（舅子）

四月

丁丑衰童子忌辰令室氏羞膳○辰牌出訪十内于
彈助氏遂訪圓重于雨窓氏圓重曰公壬寅赴大邱
途中見過爾后契濶某九娶終無子而鰥余曰公家
視先積德宜有後者而無後蓋以公卞急過察而少
恕婦人不能堪也我少公僅二歲今歲舉男公雖老
未必無子姓宜更一娶寛以接焉我念先慈故言也
圓重悦余贈河内團扇雨窓出書畫函廿而五屬題
籤畢供鮓桃谷松兵衛来圓重善飲而余不能手林
故雨窓招二子矣初至雨窓以熱甚移于東室黄昏
先飯而辭圓重送至魚坊白雨窓使增吉送

五日

昨夕在宗家著熱渴甚既歸食西瓜昧爽暴瀉數行

季頤　十内来飯之　孝也送香魚　孝也使人致
豊前今津村大里正小十郎者東及乾章魚七枚東
白側（閒）大君送扇二柄絹一片願一揮惠之乾章魚若
干祈叱存　喜兵衛告作一病後不能勤乃謂作一
曰本月我欲（浴）温泉汝且歸休如貸應日加錢十九文
孝也来余曰彈助父子薦十内者守吾宅汝歸路
過彼許而聞彼說報善不于我　先是正吉服東作
藥初有効後稍無效至此使孝也請東作傳藥余親
調藥（益冬散加柴胡芍藥）服之

六月

復暴瀉痔疼甚　孝也東曰兒見十内彼欲夫妻守
我宅而委田園佃戶使我給夫妻食也其自謀完矣
為我謀則來也　孝送麻生春畦東東曰本月初九
丁丑母十三年忌祭請以初八臨　要右衛門東曰
某及製里正欲訟莊手氏岳林寺主大超寺主往來
傳言莊手氏終謝過出金三四百兩前月來紛紜事
件全解釋矣今夕欲膳二衲願臨以病辭　圖重來
訪贈酒潤吉兄弟從至　午後天色如墨驟雨沛然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八　一三

令喜兵衛視池田震山頂喬松喜丘衛駭墮水中幸
淺不溺　夜要右衛門送膳

七月

夜來暴漲意香魚上梁遣仁也於阿能婦許謀買之
携八頭返令室氏二兒食三人病絶腥月餘至此稍
愈　正也服余藥後小水益利連日一升三四合腫
大減僅投箸呼飢不已　孝也來曰前月大人命有
外王父兒欲以初七八日上途而春畦以姑姊忌祭招
不識何往而可余曰唯汝意孝曰宗家使七三郎赴

春畦招大人及兒訖焉送蔬料何如余曰亦可乃封
金二朱附孝曰先是柳川縫為余糊補兩朝從信錄
破紙今明從孝至乃贈書二紙又屬南北史演義○
喜兵衛女年二十貌如十二三人才智亦然衆咤之
喜兵衛晩託其有病携去乃留作一○託今津小十
郎所乞書于孝也曰忠藏者今津人來須接○裁與
岳翁東野歸某以去年四月歸鄉郎營新居至十二
月始成春來病瘡及痔荏苒二百日猶未痊故不得
拜趨也令孝也代謁以謝契濶紫縞帶一素袷一送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八　一四

往慚叱存

八月

卯下牌携仁也至孝許附贈岳翁物孝導訪仁藏曰
前日老妻過卿門不入以日將暮也使我謝孝去余
訪雨窓謀東上件曰尊公恐不悅也卿請述我夫妻
不欲留本地之故雨窓曰諾余曰老妻以龍也生欲
招親戚卿夫妻何日有暇乎曰唯十三日也乃約十
三日巳牌與松兵衛等來而窓供飯返孝許見伯嫂
彈助來曰以莊手氏件久廢本邑務今日會伍長及

祠官祠傳（日田俗釋怨講知傳侠多居間）將糾客年竊截先生家梁
材者先生若無復仇之念請使一介言于伍長輩曰
我既得安居彼件不必追究也彼必悦服先生德量
矣乃遣德次如彈助教令久保德次（助）買枳實藿香類
数種鶴陽來余曰兄胄有代先生守山居之語吾東
上既決兄果践言乎否鶴陽曰固所願也且與老母
謀先是余使孝也因雨窓就鶴陽弟花溪謀請鶴陽
於寺花溪訪於人或謂勢似朱浦勸未決入朝也不
敢親言既彈助薦十内然議不合孝也謂不若鶴陽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八　一九

之婿也故今日語及此鶴陽去孝也赴縣吏関根氏
招仁藏來圍棋雨下冷甚室氏使喜兵衛來送袷衣
漬身同仁也歸〇孜彈助妻過告自歸寧返曰家翁
病不得復書使妾謝

九日

令作一除茶傍燕織令喜兵衛挍赤小豆圃草　終
日陰冷如梅候痔復大疼

十日

課二僕如昨　痔益疼。彈助送糕報其女斷七忌祭

作一歸家

十一日

携仁也訪彈助曰十三日以兒誕故招親戚請臨又
曰前日公有（家）翁欲隨先生見吉田子之語然吉田子
謂兒孝曰尊公若見臨請莫携外人我同尊翁往是
違其請也彈助曰家翁既見吉田子矣初要右衛門
以贓為衆埋並所設而罷近攻菰寺氏報怨縣吏惜
之然不自知也故余諷之至伯嫂許與阿能婦謀招
客件曰汝請明多來商遣仁於雨窓氏屬十三日晨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八　一六

遣一介于魚梁買香魚事且借其器具雨窓承見白
買魚件來將屬彌兵衛余曰吾亦欲招彌兵衛乃戒
招東附雨窓雨窓出谷口宗助東附余披之有阜下
安吉東（七月二十日所發）宗助曰京師所司代酒井若州以
譴罷大阪城代松平伯州代焉而松平豆州為城代
獲侯德山侯高知侯皆朝京師安吉曰日者賜東及
所乞書絹一幅僕春來有幽憂之病醫禁筆硯故久
不奉復死罪莫所逭謝謝不腆金二百匹聊充潤筆
祈吡存本地少解詩者唯有皆山先生甚竇尊作祭

詩之詩欲請一揮僕聞執事今秋還浪華遂臨敝境
喜不寢遂呈一律乞正聞說先生作遠游氷雲鄉裏送悠々吟魂堪羨海天月清
夢應親沙渚鷗一生萍跡恨難学多年塵事棄無由山陰風致君知否絕壁奇峰翠欲流皆出二
絕附錄乞覽衣上洋途添一衣清寒酒盡幾排扉江南昨日尋梅屐今日山陰踏雪席又
白紀人井上小琴年十五六頗有才学隨其父甚五
左衛門來游旧暫住浪華識旭莊先生云〻雨窓又
致青村七月四日東東旧既謁祭酒林公矣公頗歎
我宜園生徒之盛閣老板防列儒且問安五郎欲
相見伊人以番幹著意必有異聞也雨窓示郎報曰

七月中前越前太守春嶽任天下總裁德川刑部卿
復俸十萬石稱一橋家任大君傳皆叡旨也云云足
利氏以來天子端拱不與軍國事務今上深慨之而
今大君雖幼聰明不世出每事奉叡旨而行登用衆
賢萬姓翕然欲睹其所施行云雨窓去新婦出長尾
良哉東接余東曰去年四月拜別後杳不聞消息近
日貴卿人某來自稱安入先生宗家詰先生新居之
勝頗詳因附呈一東午前帰〇作一東〇孝也東曰
兒自外王父許返矣明日將拜趨王父東二通先送

上

十二月

課婢僕除舍東西草　遣仁于孝許曰明朝請使能
糊紙者來阿能婦從仁來宿

十三日

辰婢孝也携縫來使縫糊廁紙障〻遣二僕于雨窓
氏備器皿乞味贈買酒醬及蔬雨窓東曰若香魚來
至須遣一奴報彌兵衛也乃遣喜兵衛未返繼以來
然彌兵衛自致香魚四十三頭每頭重百目內外直

錢有十四文令阿能婦烹之　雨窓送酒券二葉松
兵衛送一葉　彈助來以有公事辭招　午時雨窓
夫妻仁藏松兵衛阿邦阿久來乃令仁也招要右衛
門至供午膳蒸香魚加葛又味噌烹雞冠菜和香魚膾既善治彌兵衛來
午後持黃粱糕羞之熱甚客皆裸坐或圍棋未下牌
供酒羹一豚肉加午蒡葱白茗荷者三香魚膾及蹲鴟并臭卯煮者又海參冬瓜和沙
糖味噌日暮渡里村正源平來訪松兵衛彌兵衛素健
飲然以余及要右衛門雨窓不飲不敢醉源平以善
飲名二子喜曰始得公然行杯矣移席樓上望大原

神祭游人千数列燈成行画牌客皆以賽神辯二児
随去乃使伜一従成下牌返阿能婦去使吾兵衛
送之喜兵衛遂帰家　今暁見陰火近在新平氏舎
西塔際乃起二児共観忽高忽下忽止忽如飛蛍及東
方既自滅

十四日甲子

孝也使縫来糊紙障○先是欲訪吉田隣助然以痔
痛起息無常未期日隣助屡問雨窓令叔何有見顧
寺雨窓曰盖中秋前後隣助曰願期幾望昨日雨窓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八　一九

告余已牌携仁至孝許使仁報雨窓雨窓曰彼公午
睡未牌経可也朝来炎甚至此雷風并興頗涼招養
元針腰腹未下牌使孝導至雨窓氏主人亦大坂屋
貞次郎七月下旬東中載初関白九条公與大閣尭
井伊侯比黙尾張水户越前三侯多殺水户臣及京
師浪士又幽近衛鷹司諸公粟田親王大昨年井伊
侯為水户人所殺近日九条公罷至此浪士殺九条
公臣島田某梟之四条河原加木曰此奴與井伊氏
臣長野義言黨為大逆無道故梟示至吾細氏贈薩

摩烟草飛騨掛翁架及枝折呼用郡主人供酒飲問郡
邑利病余曰君問及此我田人之幸也某将録而
條列主人悦使其妻子見曰来為此地吏者預察利
病欲更張之然及與村正等親晩不覚為其所誤終
胥溺矣某此行以先人嘗為此地吏不敢踏前轍以
忝所生也願忠告燈出而辞訪関根勘十郎夫赤縣贈
菓子及枝折主人恭讓見其母妻又訪飯村平藏成
牌返雨窓氏今夕宗家以甲子祭會客既散唯善治
在焉仁也請宿乃與善治出返春盧新婦等皆賽大

日間瑣事備忘　巻四十八　二〇

原祠未還孝使友助送余菓肩過大原路游人絡繹
亥下牌帰　今日喜兵衛去

十五日

寂然未乞字　筑前人阿部甚一来見乞字其人粗
野自詫善相視三児曰皆聡明然太郎不若次郎次
郎不若三郎太郎比尊公福皆讓次郎伯仲三郎
則勝次郎必多生女子年許後仁也自宗家帰自宗家
人将賽大原祠請大人臨乃使仁導取山路至金毘
羅祠炎甚並松陰納涼使仁視宗家人所在仁指春

時塾生會處松林日益攸也就焉阿吉與婦女十餘
人方布氈張幕少焉雨忽孝也善治春畦仁藏松兵
衛叔嫂阿尚阿德阿能婦等前後來會者四十餘人
聞傳廚阿吉令仁也迎室氏室氏携正龍二見至余
曰守室者誰曰阿樂余曰彼恐不甘獨守也乃麾春
畦起坐謁神祠遇五岳焉五語別申上牌歸家與春
畦圍棋　作一令朝去又來乃命迎室氏咸牌室氏
歸春畦去

十六日

今日丁洋之公忌辰卯下牌携仁也至宗家宗族來
集乃與春畦之大起寺展墓潤吉追至入朝師房語
師話往年牙疼狀出二牙連骨徑寸餘者曰醫以小
刀破齦拔此萬方不脫果命以石擊之始折血全湧
數升自分死矣醫烙鐵筋而抵血口誤觸舌傍至今
不辨味然血止矣初年々病月及齒痛右痊矣孝追
至辰下牌從師返宗家師誦經畢膳出將去忽眩暈
從孝也至其室臥招德助乞藥元遂來曰本月之尾
顧臨余曰諾使寂照按摩仁也與仁藏去觀角抵場

申牌孝也使寂照送余　數月來有喪家猫日夜入
廚偷食馴不怖人然偷不已今朝捕之使阿樂入囊
抱至宗家謂阿吉曰我有異贈阿吉開囊絕倒先是
聞其求猫故爾

十七日

昨日仁藏送鰕數十曰生父慶兵衛所上　美濃人
片野龍藏携河野鐵兜東來見東曰伴人欲以九日
設書畫展觀會于養老瀑側千歲樓顧為一揮又曰
或傳先生既歸道山僕不信問之金城同音来至僕
謂先生福祿未艾故有此來也龍藏又致日柳燕石
寄余詩（梅花三萬本一一艷粧新風流詩天子擁之當妃嬪絕勝漢家主唯養三千人）先是
余有將開梅墩種三萬本之語故燕石謂禹番龍藏
遍觀園林供飲夜去　孝也東曰明朝顧臨

十八日

卯下牌携仁也訪彈助余曰吾宅件兒孝不悦十内
說鶴陽又以母不肯山居辭奈之何彈助曰十内將
復來來且與彼謀余曰又連人作一欲沿戎八例右
我田一段有半而守園林何如彈助曰亦可遂至孝

也許招雨窓課郡邑利病件將先作目録雨窓舍人
来告渡里源平欲見雨窓去年前與孝至雨窓氏作
目録阿吉供鮓麻生豊助見曰女久養病于南陵谷
舊居故来視也春畦曰家叔助謂豊命県先帰將以明
朝去余曰汝與我約觀天瀬魚梁遂導至其家而食
言予豊助曰往去留唯先生意返孝廬使寂照携摩
片野龍藏来見孝曰覡將鶴片野兄然新婦病過限
市看店何如余曰善孝也携直次去五岳来曰片野
君欲觀鶴陽氏書畫使貧道先容鶴陽今日有事將

朔明日乃留五岳待孝也報申上牌直次返使之導
至限川原坊本與店孝方與雲巷鬪棋店臨水風致
絶佳龍藏不善飲乃供鰻鱺既而分林巒分夕麗為
韻余得分字皆不成月出漁火過欄下絡繹雲巷先
去戌下牌出至城滿寺側孝也使德次送余取生路
東行月照稍花嫋涼可膚近槙屋地在富比行而東行
路狹草露濕皮屨屨約脫若甚東南行數町出于双
連路行潦縱横路穿右出使德次就挹男氏借屐夾
下牌　今日仁正從彈助子市之助觀角抵

十九日
遣仁也返挹男氏屨　遣仁也于雨窓氏東曰昨者
約翺師供河漏麪矣吾欲浴玖珠温泉願上途前導
師及玖珠二客来吾將送蕎麦五升請屬餅師作麪
答曰餅師不能自磨蕎麦將託之碓家碓家距市頗
遠今日未得報也　孝東曰兒今日有故不得拜趨
春畦使兒告曰某家有祭不得不以明朝去公若浴
天瀬請使一人報我我將往迎焉　先是借久求里
人嘉宗次蕎麦六升今日遣作二返之加息一升二

合返告嘉宗次藏麦乃命復往買一石附直錢八千
石文餘　仁也從七三郎觀角抵午時暴雨申下牌
丈大雨日没不歸遣作一迎之宗家且送蕎麦五升

二十日
先是余買簾十二張既而悔之鉄三郎聞之欲買其
半使人来取之以張於大原祠祭曷經此祭畢使人
返之余責其食言復附其人去　孝也来乃口授郡
邑利病數條筆記之　鐵兜東有請選學作七律二
十首七絶三十首文一篇送之之語蓋將選郡人詩

文上梓也乃令孝也鈔

二十一日

終日陰晴申下牌大雨傾盆聞雷　課婢僕鋤舍南菜圃　龍也病

二十二日

寅牌起仁也督其課先是以其病止課所讀悉忘卯下牌携仁也至孝也許孝也曰将招親戚供香奠大人幸臨辰下牌雨窓松兵衛豊助辺六至飯畢豊助曰公若見臨某将令春畦途迎不識何日也余约

期二十七日會于天瀬何如雨窓曰不書而與之豊助必忘乃書附焉午時客去與孝也作郡邑利病十餘則至子下牌休　今日森秀三自佐賀至　仁也去

二十三日

辰牌與孝也携郡邑利病到雨窓氏示之且謀添削雨窓更加数條仁也来迎河吉供香魚曰連日大雨香魚初下故買遍食奴婢矣桃谷来先是余属雨窓招翺師件雨窓曰既期念五矣乃約桃谷孝也去巳牌帰　五岳送香魚　秀三来贈菓子去夜半復来宿先是秀三約為東上從者而帰家期以本月上旬来故数日前使孝也託片野龍藏東促之而偶来至此欲請敎日暇送和平帰佐賀余曰好事多魔屢往還恐違初願乃止秀三致草場立太郎東東曰森生吉随先生東上是生夙願也生雖駑劣欲附驥尾請鞭策之至屬　数日陰霖如梅候朝来尤雰霈夜歇冷甚

二十四日

益冷服綿衣　遣仁也於雨窓氏東曰日者屬買香魚我既發人于梁不煩吾子也又東孝也曰利病書須速淨寫我欲以明外日携往于吉田氏又東五岳曰息香魚山人餓潤枯腸感荷甚翺師将以念五来顧臨　遣秀三作一於奥梁買香魚携小者百餘頭返乃謂作一曰向我戒汝曰我将以贈上國人須最大者汝豈忘之如是瑣細安足觀於上國人乎既費錢三千四百文矣不得更費汝須携赴孝也許謀賣之也作一曰諾柳魚梁生蓄数萬頭皆小此擇其大人也

就中大者有二十頭許乃擇取之俠秀三與作一往
既與室氏語曰今日事不獨作一之謬而我亦謬也
從来我宗族買香魚必擇其大賣者知之莫敢示其
小者故我未曾知八月香魚有今日小者也作一田
舍翁人常買小者故未曾知有如我輩慣買大者也
我眼孔過大彼眼孔過小兩謬也二人返曰諾於圖
藏獲錢一千七百文然公所當二十頭直一千七百
文亦貴也請恕余曰幸也乃令孝也復屬雨窓買香
魚○請徹来贈两筆二枝告長崎歸後將訟豊前○

數日来龍也大熱喘咳渾身発赤色如粟者用葛根
湯加大黄熱益甚將走作一招善治偶請徹至乃屬
之又用小青龍湯熱咳俱減比善治至益快善治診
曰仍小青龍湯可若復咳吐劑可也留和吐根吐酒
石者三弟去○今秀三點檢文房諸具理裝○夜龍
也始安眠○遣作一於隈市買酒醬○昨日来室氏
課婢僕蒸麦数斗將以製麹

二十五日

卯牌遣仁也於孝許促群邑利病書浄写孝也使門
生来致之一卷三十餘頁○命秀三作一洒掃○雨
窓使人来致所屬河漏、麵五十餘挽更送二十挽曰客
皆健食故增矣○明蓮寺蘭溪使人来送棗及京扇
五柄促所屬書及詩正乃令秀三裁囲東告春来右
臂疼痛不能作字且明外日將上途浴温泉當待快
歸而答也○五岳東辞今日招○午前雨窓導翺師
桃谷邑人百次郎松矢衛来使仁也迎要右衛門至
翺師贈饅頭桃谷百次郎贈酒券三葉乃供酒及蕎
麦畢羞膳来牌客去要余及二兒赴龍馬場角抵場

師素喜角抵常占買數席皆坐焉時觀既過七分僅
七八偶至申牌畢本年角抵比常年皆下手唯至藤
濱之松東西之魁人謂好敵手也今日相對師曰今
日唯為觀此一對来矣既而濱之松勝師不覺喝采
作一来迎歸○夜遣作一於孝許返群邑利病書東
曰汝須詰朝携此見吉田子曰家翁欲以明外日浴
豊東温泉明日午後將拜趨公願一讀此稿待其至
論議可汝若不能親往封而送之亦可孝也答曰從
將親往

二十六日
卯下牌攜仁也及作一至要右衛門氏告將遊天瀨
曰近多賊而我宅唯婦人小兒君顧護視主人曰諾
余曰令郎夫妻安在曰升条文十吉（舊名喜太郎）病水腮
既殯留老妻攜兒遽走去矣至孝也許孝曰兒既訪
吉田子致郡邑利病書告大人將來矣又既買所命
鶴陽氏粕矣午後與孝也至雨窓氏告將遊天瀨及
玖珠借錢五十緡付仁也曰汝須令作一買鰤大升
并粕檮去也雨窓欲問十吉病失出訪升条主人曰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八　二八

家翁昨日危篤既使人迎麻生氏妹矣（豐助妻十吉女也）今
日差快先生見令甥（謂豐助）請傳我意此出雨下雨窓
舍人追至授傘雨窓去至吉田氏主人方手利病書
曰顧資疑引入室余及覆數千言主人悅曰先生高
卧不肯入縣府而既見再顧恐致人疑請以闘棋為
解乃圍棊主人曰先生所論十餘件皆剴切時情然
縣令（屋代君）將以來月到則不得不待其指揮也如傳
奕盜賊二件立蹙榛亦可日沒飯乞話到戌牌友助
來迎歸路過雨窓氏作一來迎至伯嫂許告玖珠之

遊今朝孝也以作一將（從）余浴温泉齋友助為替人至
此友助俄腹痛而臥孝曰河野養中（舊名之助）睦欲從大
人到天瀨氏（既）往尊館矣嫂曰向委三來視之憔悴甚
以彼人為從者恐悔矣既辭半途養中追及曰待先
生來往也子上牌歸（留）路養中宿○與室氏移鹽漬香
魚於粕桶丑牌訖○起秀三告嫂肯秀三曰賊患既
愈願從

二十七日
寅牌上途仁也秀三養中作一從過舍東石原坂傍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八　三〇

唯一燈深泥沒鞋頗苦皆曰不如從園之捷且平也
初我園東端設竹籬數十間時時為蕘樵所折不堪
意近日陰雨不復巡視田園至此始見一掃爲空并
杙而亡余曰客年始作家宅時亡蘭席或曰大原山
下竈中乞兇盜之也此亦彼之為也作一曰盜住近
村里正之過也余曰然過北向村曉霧四塞比到上
堰天明過渡上坂此路三十年前所屢過然既不記
霧稍模糊雨乍下乍止憩於女子畑令養中先歸其
家又憩於上鈎過二渡至天瀨西村養中乞迎入農

家時既亭午皆饑主人供柿爭食之既養中文玄格
來導至天瀨南涯借一店休長澤節造方寓玄格氏
員行廚至乃療饑徐沙際温泉余曰春畦必來衆宜
涯目而視彼恐投北涯錫舍也少間報一人横刀員
裝而過北涯將呼之稍近細視則婦人擔草也又見
二人自北涯乗舟渡上流近則春畦及其僕也時雨
頗急良久睛玄格欲導至其家余以多從者故留春
畦主僕焉玄格不可遂皆往出居南上坂三町許頗
陡急東折則稍平有村名古園路又上狹且滑北八

町北折渡溪橋入村即亦巖也雜木喬森地極陰濕
不堪其穢上二町許路右見棗實離離即玄格氏也
其妻見春畦僕名利一頗解割烹乃命任庖務既飲
謝曰此地醬鹹無味又無松魚故不能盡儀

二十八日

栽與孝也及田島要右衛門來皆報攘籬件也又另
啓於孝曰吉田子欲知下情故示我來使彼公知盜
有徑（住）近村者亦可既而付作一命往致之昨日途中
買蛋二十枚亦付送室氏作一以途遠頗有難色余

曰此與豆田往返八里我少時屢經之汝方壯何難
之有○主人西隣有龍洞山淨光寺傳藏龍尾春畦
等欲觀之主人笑曰穿山甲也豈足寓目皆曰睛雨
未決不得上途遊寺消閒何如乃令主人導寺主供
柿觀龍洞山緣起（俗謂錄事之原始文曰緣起）及龍尾余私謂從
者曰此雖贋物亦非尋常穿山甲也我未見甲之如
此廣厚且光澤者也緣起曰本地西南斷岸將尺下
深潭有神龍窟焉村有釀酒者一日龍來飲倉中槽
而臛家有膂力能扛鐘鋍號賽辨慶提斧擊之龍負

創走返窟而死因腊而藏之此北條氏中葉津（事）後創
寺焉號龍洞山初禪宗後有聚梵嫂者遂屬本願寺
云主僧曰龍原全體羅災僅餘尾五大寸也觀畢徘
徊村中地形高低步履極艱乃返○天瀨西口有魚
梁昨日衆觀之余獨不往曰水澄香魚必不下既而
果然爾後屢雨朝未報香魚下午前主人文子導而
往初取西路巨石磊砢徒如立掌數百步渡溪橋路
微平然右畔斗落無地往往用棧梢入田際出於古
園東口過熟路下坂半而路於山腰西行三四町至

昨日養中出迎處其後即梁也岸多竹木濃陰奇涼一亭倚樹臨水即梁人所栖就借席而坐梁端良久數魚下梁側鑿池置巨籃焉香魚數十頭游泳其内玄格取四頭作膾入亭而飲偶貞兵衛自雨窓氏歸路過焉貞兵衛為隣村里正梁人黨之一也炙十餘頭供之殺始饜強余再羞三頭曰渠及玄格兄皆屬梁黨梁法我輩來監者許坐食數十頭而不許携一頭去諸君雖放食非我費也余曰語子有掬教到我宗手歸仁藏兄貸財於人而不返召我使促之矣彼

公守椽園公基業衣食有餘而更欲射利反為人所騙殆失二千金矣日昃至天瀬南涯店游客滿室乃借樓而坐余曰今日何浴者之多玄格曰古園有角抵戲故近村人聚焉也作一返致孝也洄信余曰何神速也浴畢仁也以下欲觀角抵先去黄昏玄格作一從余歸中途渇甚過數家窺井皆濁乃忍到溪橋而掬飲冷甘適口水深數尺雪波激石勢甚壯玄格曰此源相距半里自巖鋳噴出亦一奇境○夜赤巖里正新右衛門來訪贈酒及蛋十九枚即春畦所善也主人飲之更深去

二十九日

寅牌貞兵衛來贈雞肉一筐天明上途投自玄格舍後起聲而濘貞兵衛玄格夫妻送七八町別去玄格指北畔坦迤山頂有疎松者曰傳昔有出羽客西游到赤巖病將死曰彼山頂可以望出羽請葬我焉至今猶有其墓土人傳天霽見出羽之山余曰蓋誤傳曰彼山似我出羽山也已不然散亦峯頭望故鄉之意也足下以我言諭土人莫令他邦人笑土人也節

造養中請送路稍平樹林斷續忽不見秀三養中曰彼旋耳而十餘町未及何也余曰何不早報我也彼必迷岐乃返春畦迎之又十餘町往往有平處種稀及蕎麦遲春畦焉春畦至曰秀三終不見大呼不應蓋自別路矣乃進春畦養中每過牧人屬曰君見一人帶刀而容貌癡呆似為狐所惑者請導之凡行五十町許路左見人家五六地名荒山路稍狹豐草没肩余曰秀三必窮屢留遲之終不至又三十町許有杉林忽陡下十四五町到微平處人家數十地名杉

河内隔溪見秀三在前路乃呼留而及焉秀三曰某疾行不見諸君益走終始不遇人遂到山脉斷處北折至此矣蓋一山而我過其陽諸君過陰也余曰旅中尤忌別行今後須戒忽有一童呼曰前路有舟請付渡貨衆不應一人出詈養中曰何用詈我是赤巖人汝所慣見其人益嗔曰我識公而不識餘客養中曰何用嗔客即我我客為客償債其人怏怏又二三町出於水上不見舟就上流望又不見望下流有微蹊攜有一人来曰渡在數町外取蹊數百步入杉林蔚陰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八　三五

闇黒忽聞瀑布聲出杉聳巖如屏瀑掛中間上下二段上段自緑樹翠壁間直下二十間許而流平石上十餘間而為下段亦二十間許水勢殊壯萬緑環匝水色增白雪山碎雪崩峯崩瀑下大石高低餘聲翻花而為溪流萬竹夾之沙際有積杉則處坐其上而觀余曰我豊多瀑布然應推此為魁也憾在荒僻莫識之者迤北行數百歩至渡水色蔚藍深不知底舟以緪進退者既渡山過沙際有一綫路群石突兀一上一下水嚙沙而盡則沿山架棧巖間古樹根自巖罅

躍出如龍蛇仰望每巖拆裂如將飛落上惴下怯心目相警而進足者四五千步始至向之見渡處溪左右皆危峯絶壁叢杉合蒙蒼翠如潑北向上坂頗峻急大七町至平平處節造養中別去又上數町有村忘其名繞山腰東北行數十町又有村以東稍下二十町許到平處又越數岡則平川西畔有神祠臨溪流失路土人曰涉下流則捷余曰不如從橋迂回數丁始得熟路投春畦所識店而休赤巖至此稱三里實四里而遠既出欲雨不雨蒸甚渡中山田橋屢避川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八　三六

而取迂路又渡板橋長五丈十間春畦先返其家比近惠良村路上泥草俱深疲甚申下牌至春畦氏豊助恭助出迎初坐大雨○春畦母見曰昨日發平妻死閭宗皆奔走且叔姒歸寧供給乏人敢謝不敏初右田村正麻生逢元翁有三子長曰春畦即姉丈庚國義父而今春畦母之父也次曰又兵衛年既八十季則發平也

晦

雨下○春畦母子豊助皆奔喪○到麻生氏別業春畦

曾祖養浩翁故居而聰園田保自森久留島侯城下來訪贈菓儀○恭助送者○夜豊助返邀余云及保供酒春畦次弟義右衛門為豊助義子從義毋之日田今夕歸見春畦三弟忠藏學保亦從来見戍牌與保返春畦氏宿

閏八月朔日

雨下○大晰日春畦遣人天瀬買香魚今日午時返曰天瀬無魚遂之出口矣乃作膾炙而飲保酒量頗大衆既醉散獨坐不許徹初欲以黄昏去春畦毋留之不可及既醉曰明朝去亦可家人厭之無敢近者余獨在側保喧呶不已夜深始寢

二日

余議何處温泉宜我病也春畦曰莫若金輪保亦勸之○雨歇將上途春畦毋設別宴恭助贈柿栗保復使酒不已衆皆退去余大聲責之曰吾子未醉舞趨為步足恭自持僅醉輙作灌夫盧柟之態何無常操乎士不見三日當刮目也我契濶殆三十年視吾子猶依然一萬二千石藩森侯邑高萬二千石一儒者也保頗恥曰非先生無如是盡言者非某無受如是盡言者某知遇先君頗與聞政務今則失意以酒消遣而已幸蒙忠告敢不自新乎當期一月熟克己工夫也余曰假酒排悶量狹故也坐右有青村書錄黄陶菴語曰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畢竟中人尚當若眞正英雄小事亦不糊塗余指之曰吾子不見此語乎以酒為小事不復檢束豈是英雄乎吾將以講經為業獨未及乾初九文言與論語子奚不為政之章乎保含杯曰敢不奉教既而更飲忽曰先生聞我近日拜趨之語故莊語耶我豫為不設酒之地乎余笑曰狂

奴故態復發矣乃去訪豊助豊助曰春畦欲從公遊上國然某恭助皆不欲也彼無精勤憤發之志而有懶惰游蕩之失行與口違決非大成之器吾黨皆將為彼娶使彼懷安亦成以守父祖基業庶幾不至亡財覆家也我二人兼之兄遺囑監護彼家彼毋婦人也無有遠圖唯以姑息為愛故彼日荒怠我恐其大敗其家也彼若到上國陷溺烟花留連不復則勢不得不逐彼立彼弟忠藏以續兄業也不然負託孤之意也余曰我亦察彼情然彼以自今一新為辭我不得不與

之彼為冢子廢之立弟亦一家之仔細談豈容易哉彼心之邪正即家之興衰實是大事汝兄弟何不攜彼就雨窓以下我黨老成謀之乎豐助曰諾春畦將從余浴温泉豐助留仁也曰令郎與春畦季弟良作年相若相共游娯皆不欲別也○已上牌上途秀三作一春畦利一從過惠良訪長野氏從姉姉几雲公長女年既七十五大病喪命嗚咽曰妾兄一人弟二人妹二人皆死而獨存矣余慰之曰令子文臺醫術方進又有賢孫姉福來艾也言畢出過恭助戸外恭

助出送仁也豐助兄弟叔姪文臺保等皆到惠良村北國上有祠處別以北熟路也過松本村右龍門寺而入山陳則路生路也雨下路滑坂急初過林間稍出曠野往往見畜田留於熟路往年過此勲平出迎於龍門寺故取別路矣至截塞休于孤店店方改造未成至今宿春畦曰此到塚原岳麓皆二里半向金輪者必過塚原以其捷也然險甚不識公欲何向余曰日將暮不如熟路也乃向岳麓令作一利一先行定逆旅几行一里天暮久不過此路既忘地理夜色闇

黑加以泥濘每見燈花就問前路俱曰廿町者既過十町復問則猶曰十町最後至並柳曰此到岳麓八町矣既過八九町復曰四町矣行三四町謂岳麓既近路將稍大而狹且草含遠望不見火蓋誤路也乃返到問路處土人曰非路也皆恨曰妄語教路者罪過也更進數町見燈漫呼曰作一答曰唯皆喜作一曰奴亦迷路而入屠村既定逆路而出迎此路經村端公久不來自謂復迷路也返問逆路旅人曰非迷也故復來矣更行二町到逆旅即所曾宿時戌下牌也

○將浴温泉上泓熱甚乃投下泓此寢再浴○曾聞此地山下大池其水半温泉鯽生焉大者一尺太七寸冬月上網味甲天下因問主人今亦上網乎曰亦上唯小耳

三月

寅牌起浴下泓忽見逆旅主人手炬肩網向前池比浴畢炬近呼問有獲乎主人探籃出鯽數頭長大七寸金鱗閃爍既返逆旅命主人羞膾○卯下牌上途比過湯嶺坂雨下路滑屢欲顛到坂頂雨歇雲合同

行相隔數十步卽不見冷長凡行二里路右有孤店休焉主人曰此地高寒不識蚊也四邊皆綠樹雲片片觸過如有聲而不聞既出有岐作一獨從左餘皆從右石高泥深到處截茅橫數隨踏隨陷軀危大苦行里許與作一會皆曰汝盍捷而易答曰否險絕滑絕屢蹶矣下廿餘町左折取生路更下數町地名掘田投路右店問時曰午前也衆哂曰泥行三里盡既過未牌矣土人晏起失時而已出店數百步有似弇處傍多塔碑路俄下數十步左顧人家數十據園脚

有溫泉焉蒸氣雲沸過田間北行數町微上滿目皆石大者如屋磊磊不知幾億萬路穿石罅十步九折令二僕先赴金輪定逆旅春畦曰常盤屋可雨屢起止至此初依然鶴見諸山咫尺而不見春畦曰此地名石垣原古來石多然不如此險惡七八年前地震鶴見崩沒數百頃永作棄地矣余曰摩耶南麓石多而梅林名天下梅性蓋宜磽确也初聞金輪距掘田僅一里既過三十町許出沒樹林村落間數次到鶴見村問前路曰猶二十町矣田皆黑壤多芋蘭而蕎

麥僅數寸未着花渡微流地勢稍上有禪寺門外衆墳羅列又入一村問路曰須卻回向東北也黑壤之滑數倍地土瘦極則見作一出迎皆喜渡溪橋右折地形高低粉壁瓦屋隱見其間卽金輪也入常盤屋新大氏其父曰新平別開一屋春畦曰文屋也刹一謬爲子屋春畦不悅然逆旅有法既定則不許換焉不得已入室闇而多豹脚蚊且廁氣異常皆有去思春畦曰夫田孝欲今名淳孝居石垣原村距此二十町且東彼石之彼未必有善策乃雇一力報淳孝○

出逆旅北向下石磴數級有平處右有溫泉泓蔽以瓦屋男婦裸浴乃投焉泉色黃赤臭甚其北有蒸窟崇石大七尺周廻十餘丈外包以土青草攢生而空其內如塚窟口垂藁席男婦裸坐者數人蓋待前者出也余及利一解衣或呼曰無褌者不許入焉乃去其北有瀑湯高丈餘巨筧數口噴出溫泉下設平磚浴者駢列其上平處中心疊石作道數条其左右隨處鑿孔如竈蒸氣自底全上勢如烈焰蔽以藁而置鍋釜瓶鐺則忽焉熟土人蒸湘一切資焉終歲無新

樵之傍云但廁底亦有通蒸氣處毎天釀雨蒸勢十
倍糞汁皆沸奇臭衝鼻加以藁氣生来未曾有之苦
乃走返逆旅謀移寓新平見曰此我兇宅也公移我
宅兇敢有異議唯我樓有客且忍一二日待客去奉
迎○夜召春畦所識按摩師曰本廁臭以此家為尤
何則東西二廁所在皆枕蒸孔他家不必然也

四日

卯牌令利一導取昨日所過東行一町餘人家消斷
左傍岡脚迤東行二町許地形微上南折數百歩微

亦右有湯泓蔽以瓦屋泓大小二區大浴人小洗物
其前巖根清泉迸出以磚護匝所謂熱湯也人多飲
之淡無臭味泓側有小溝冷温二泉自左右會注以
藁代閘浴者常測泓之冷暖開塞此以取適焉既歸
逆旅新平来貸茶具而乞字○巳牌令春畦導過蒸
湯側北行百餘歩地忽上左見一樓即新平別舍也
新平及其次子見乃贈巖島楊枝上樓一客居焉新
平曰是眞玉村大里正也客曰某父即別府一九郎
也乃問專翁及令叔杏平翁無恙乎曰皆健○巳牌
携秀三作一復赴熱湯路右一店販赭色塊大如搏
飯作一白用澡髮膏油卸脱乃買澡髮歸路過春畦
共入蒸窟窟中闇黒亂石凹凸敷以菖蒲熱氣自石
罅颺蒸甚菖蒲既爛亦發悪臭男婦混偎不堪褋襪
横石上行就以為枕者十大區毎區有名號狹僅容
身不得展轉蓋蒸氣之發或中其脛中肩中胸中背
中腰中股因標異之病者欲中已病之所在先呼曰
某區有閒乎曰有則入焉曰無則待於他區一人問
余曰公何病曰右臂曰疾焼可疾焼既區名也入焉

待渾身汗滴而出又就瀑瀑八條而欲浴者常十餘
亦必待其間雪花生頭背勢頗澎湃殆被壓倒然微
温如夏月之水冷栗於肌膚去○未下牌又赴熱湯
歸路就瀑時天欲雨不雨四邉悪臭齊起乃召春畦
曰須速束裝迨未夕移於別府也既返逆旅蒼黄作
新平所屬書令春畦先赴矢田淳孝氏謀別府寓處
新平次子来別導東南行二町許人家盡乃去路狹
而濘沒鞋四五町路稍廣至石垣原日既没春畦迎
曰淳孝欲留宿其家余曰日暮泥深從者之喜可知

也行數町淳孝擕紙燈出迎左折入林渡微流喬木蔚茂地勢忽上石壘數十尺上有粉牆即淳孝宅也庫倉潭潭入臺佛燈熒然淳孝曰三十日前某妻及弟希一妻皆罹疹沒某三子弟一子不堪吶吶乃述哥辭希一見供酒話舊

五日

淳孝曰某新營一舍將讓家政希一而老焉偶妻沒未果也導出南門數十步左右皆竹樹蒼森翠蔚西隅有舍尚陳南頗明淨主人乞名余曰蔥蘢可乃書

扁額及詩畫數幅潮來雨至此霹靂傾盆主人之甥河下登吉來見贈羊肥館未牌雨勢稍衰矢田淳孝淳兄擕紅鬣魚來訪主人供酒申下牌雲裂旧見淳登吉導至別府熟路也入淳氏余曰尊萱無恙乎曰三年前没矣今其長子某見曰愚有八子而妻客年死矣又導南行至逆旅矣滿屋宿○逆旅別舍温泉有泓及蒸瀑三様浴兩次○淳氏前後人家疎淳曰自先生曾臨既三十年屢經地形頗變○明日將返作一裁與室氏淳也置助東

六日

卯牌作一利一上途謂作一日汝須今夕到春畦氏寓明朝從仁也歸日田也利一病脚恐不得同汝走汝莫視彼進止答曰諾○遣春畦於淳氏贈陶林及書扇○淳使婢送茶具○登吉來訪○午後欲浴沙湯別府海沙亦出温泉令登吉導東行三町街盡出於海上潮未落登吉曰温泉猶在彼底也歸路左折傍巷西南行一町餘有石泓亦蔽以瓦屋泓劃為二區北小南大三倍他泓北極深不見底名楠湯傳有巨楠枯泉

自朽根出故云今既全亡換以木桶潮脉通泓鹹異常浴焉過薑田間數百步返逆旅○申上牌街上忽鬧出户而視數人擁糊紙作門形者前行楣挂扁額書稼既同三字又阜旗揭書如子來三字次大車積米數十苞阜木標七八書某某所献次積酒數十樽次米數十苞女子年十四五者數人摹七福神狀坐苞上背後有大白鸞盞絮製也每車推挽者數十百皆着新衣褰裾鼓噪而進次倡妓數十皆靚粧分作二隊前狛鼓絃而殿焉問何故登吉田某寺主善說

法華土人歸依贈米三百石因戲樂運之○登吉去
○淳吉来○夜春畦導秀三觀街○今日蒸湯各三次
泓太次○栽與後藤梅巖東屬登吉東曰僕方在別
府將致十一月去兄顧臨過我未去也

七日

登吉来贈柿大三倍常品○午時淳攜酒肴来酬一
醫人過樓下淳呼上相見淳曰此人姓堀名平格甲
原去壽甥也乃屬杯淳長子弘来申牌街上復鬧亦
運来也凡七車奉祀稲神倡妓絃鼓而殿如昨日唯

異人異而已申下牌淳平格去登吉弘導至港尾父
海處有二磯潮既落初掘南磯根沙氣不温見北磯
根數人騈臥乃越磯一舟横二磯之間自舟頭入自
舟尾出步波際到衆臥處掘其側數所皆不堪熱乃
引潮注焉登吉弘教余枕石而臥崇沙埋之滿面汗
出而潮頭打踵快甚月沒歸登吉弘去○今日蒸四
次湯一次泓五次

八日

栽與南陵兄東略曰弟方寓別府欲次十月後拜趨
激告此行不欲過府内莫使府内人知又栽與秋雄
兄東略曰弟在別府逆旅將送一東於南陵兄顧速
致之此行恐不得訪府内諸君請為我考秋二東表皆
書春畦名遣春畦於登吉氏託焉登吉從春畦来乞
字別作書一紙謝之○淳送海鰻鱺多東曰些少不
能及從者多罪○淳吉来○弘来○市人運来如昨
倡妓作男粧○申牌與春畦淳孝登吉弘出至海口
潮缺落乃北行沙上左多菜圃牝牛八九散游或作
浚接狀童子以棒敺之有小溝左折求橋而行松間

有一小祠更北行二三町有禪刹名海門寺即土人
獻米處何之從車者皆在門内方擊鼓鼓絃二人作
優戲四邊觀者如堵牆喝采聲不已不堪喧聒乃去
寺東有一菴入焉頗敞豁而荒東折至潮際南返磯
根潮既落登吉弘佐佑而洛如昨時月色初明金波
浸脚淳孝辭去酉上牌歸弘去○春畦毋使僕新右
衛門来候豊助囘東至東曰作一未令郎將從之去
渠以明日將修先慈忌祭且外甥辛島氏之子將来
留之以待公歸也恐尊夫人念令郎故東雨窓屬慰

謝之○春畦送登吉到其家既而登吉使伻來曰今
夕留宿詰朝歸
九日
新右衛門出迎春畦春畦自別路歸登吉送至○淳
送麦飯薯蕷汁○午時淳文子來乃買肴飲春畦母
所送酒醐摳平格來又招逆旅主人平格贈烏賊數
枚徐為作書畫各一幅淳戲屠之平格憂悶或教之
太喜壽之甲于儕洛散○口授秀三戴答豐助東○
朝來天陰而風至申牌雨下終夕滂沱不異梅候

十日
終日陰雨○新右衛門去○日野屋源八號竹香來訪
曰曾謁小虎席上吳語次煙屋義八號石吳來訪贈羊
羔余曰三十年前所交藤三郎號臺村義八姪蘭谷諸人皆
既沒唯翁健而已問其年曰八十○午後源八來○
淳文子登吉來
十一日
終日風雨溝水汎濫街上聲如雷霆湯泓廁溷洋溢
無涯不得浴焉障壁濕破未暮揭燈主人曰府內加
來邑方有事于善神王例多風雨然果暴如昨今實未
曾有也○昨夜留登吉宿今日以洪水之故不能去
攜歸其家○源八來乃作其所屬書數幅及平格登
吉逆旅主人等所囑○午後春畦等衝雨到海口觀
泊舟將覆秀三欲往余尼之曰有救濟術則可否則
坐視人之就死仁者所不忍也與旁而不仁不若坐
而讀書也○夜藏秀三及春畦以立志持敬數說○
主人以風雨妨眠招余輩下樓而寢夜半始睛水聲
猶猛

十二日
寅牌起見月○今日將訪南陵兄然晴雨未定理裝
以待○巳牌天陰將雨烟草屋義八來乞字○囑逆
旅主人預雇擔夫二名○鶴陽自金輪來曰僕數日
前到此地聞先生既去悵然觖望陰雨惱人客舍不
唯食無魚也并菜蔬雞蛋而無窮極方散髮而浴不
得拜趨先生留到十七日僕將就公左右敢問去期
答曰吾初謂兄在金輪故先游焉而不見我憾猶兄
之於我也吾不堪金輪湫隘而惡臭兄能堪之疑團

不散矣吾將今月上途訪家兄於几帳原聞兄十八
九月歸家爾時吾猶在麻生春畦氏亦未可知願路
次一介見報吾將隨歸云云○午前淳父子登吉平
格源八來別然以雨將下散去○主人贐煎餅乃贈
茶資金百匹主人以既乞書固辭乃強授之○未牌
雲散日見乃令擔夫先行致裝於兄許以下書兄宿係南陵且
報將至既而上途淳在對門府內遲報之走出送曰
豚兒安在秀三曰蓋先行報登吉也訪義八源八皆
不在主人送到街口去路上石出田禾多偃東折到

松林南折松往往倒令秀三測其尤長者蓋十大間
林盡過人家戶外皆方以鍬排泥牆外壁既漲勢可
想別府濱腸之間有一水半月前僅治蹕今日餘漲
猶壯以擔夫既涉強褰裳就焉深及股淳佐佑而進
凡百五十大十步上前岸穿狹巷曲折數百步見老柿
數株出牆即登吉氏也其母即淳妹出見曰拙夫不
在然請留余以家兄必遲辭去淳父子登吉送南行
二町許人家將盡既近四極山淳曰日既垂申牌几
帳原雖云二里半實三里而遠先生恐不能步不如

宿登吉家詰朝發余不可淳曰四極山左畔沿海濱
有路涉川數百步則捷殆一里餘前程生路先生安
能闇行欲以善神王故往來者絡繹遇一行老人與
傳問前路曰某輩亦向前路者聞暴漲壞路故卻回
路尤店謀買舟舟人欲得金二朱淳曰僅一里而要
二朱不亦貪乎日既益昃不如宿登吉氏矣余察兄
老情遲極生慍又知從者怯途遠趦趄久之遂從淳
議返登吉氏良久登吉父世良歸見供酒肴一亦至
余為主人作畫二幅隣有詩詔頗解風雅乞錄文玄

玄度山詩夜淳父子兄弟皆去

文久二年壬戌

閏八月十三日

寅牌起從者理裝○卯上牌上途登吉送霖後餘潤新凉襲衣取昨日所過右折稍入山隨長坂曲折繞四極山西腸行潦豎注石根皆穿深者及股擇石角而步目眥强而足掌疼左右草崖往往壞裂草頭樹根狼藉支撑不得已就無人跡處荊棘刺脛凡上二十町許地微平有地其左右樹崖如假山陡而卑峭蒨蘚水前面絶壁斗立數百尺上碧下丹皆佇觀曰

若構亭舍無雙勝區也人家數四地名赤松東南隅叢根嵌觀音像三十三具側有一店登吉買鞋因問前路曰凡帳原距此僅一里然誤路則二里而遠到錢龜須左折取徑也余謂登吉曰吾子土人異我輩毫不識地形者宜與主人問答細悉莫遺也登吉不以爲意余屢言之登吉曰錢龜復有人家應問也上益急路益險惡及四極翠微囘顧海在脚下霧升雲降須臾不辨咫尺雨興風生四極西南有別峯四五形如波濤有草無樹路越最西峯南下余曰既過一里許未到錢龜何也登吉曰竝無人家猶在前程也山南遠望叠嶺峻峯周遭皆青柳雲漢東見海尾雨絶沙路無石一歩下一歩凡十七八町近松林遇樵者問路曰公等誤矣凡帳原距錢龜一里而近今既下至此勢不得不向柞原則二里而遠問錢龜在何處曰在絶頂之北既過半里餘矣皆歎恨不已余尤登吉曰吾子問不詳之故也傍有一人曰不必返錢龜唯取左畔徑迤東行則迂路不過二十町從之徑狹草合或溯行潦鞋韈既破將指屢觸棘刺栗毬見

血蹣跚上十四五町稍得四極南腰之路直東下有村名米山路入樹間石夾泉咽下數丁又上石稍少春畦請先行到路傍松根有石佛數軀處有岐取左者上及數町越山椒又有村過一家强乞鞋上下大七町路稍大巨松五株駢立又有岐不知所向佇立待來者牽馬者過曰須取右者初赤松人曰到有五株松處須右折也爾時問遠近曰半里而出赤松後殆二里始悟迂路甚追悔莫及一二町又有岐右下數十歩馬夫遥呼曰誤矣乃左返迤南行曠野無樹往

往見新溝引泉逕注池塘者數所秀三曰池狀皆新
闢几帳原係新闢則距此不遠益下入松林隨處見
新池路益闢黒壤無石絶不見人家謂春畦先到必
有迎者也因大呼有應者屢呼終不應有岐今登岵
試往久之不返忽有二人來曰河下先生遅前路乃
下數丁有人家名新村稍見新田又數町中間田數
頃左茅屋數十右則一屋議所向余曰兄居必右也
言未畢春畦出迎兄亦與譜改屋安吉出候入焉兄
曰昨日以卿駕先在今佃戶而出迎之我亦出矣

町卿遂不至夜深初休矣抑卿聞府內之變乎余驚問
何事兄曰昨日勘定司飛報洪水汎濫牛馬死數十
頭人死未知數倉米没水殆千石秋雄一家僅集舟
而逭矣既而又報大夫憂思將見我而謀國是然以
我老將枉顧則我答曰家弟將來顧一見即拜趨也
既卿不到朝來府內人復遣安吉等來促我終不得
見卿也故留一束將去春畦偶至因待矣投束於余
而與安吉去曰卿先書報東上時將拉妻奴來買府
內船矣然此地變如是恐不得快樂擧不如買赤間船

也余曰然兄曰然則卿復不過此地也此行微服入
城下寓備中屋賠秋雄何如余曰聞侯既發江戶青
村庵從其來在四五日間留待之亦可然舟路不可
預期且大昨日風雨若在上船後安危可慮弟羽田
事務未結司者居多此行速歸悉理諸務畢單身復
來候家亦可兄曰唯卿意乃送數百步別兄曰我
留後平者卿代為主人去留隨意返投兎東曰府內
洪水大泰急召不能相待卿休息後下山就我城下
寓也青村八月十八日東至順一覽去云青村東歸

府內侯將以本月二十五日上途其亦庵歸道中權
改姓名廣田央一笑江戶疹後年往所謂瘡瘵疾原牘書慮
狼痢余改譯由明李北署大行每日死者數千日本橋一日三洗
筋違橋一日二洗俗謂棺二百過為一洗則他橋亦
然其多可推知也夷船泊橫濱者二十餘隻夷人曰
本地死者猶寡天竺地方則人種殆無子遺蓋天之
殺運也久世安藤二侯以當路時多贓奪去年所賜
地而退老一橋公今聞日躋云云○登吉初將別去
以其欲隨我東上故留之諫其身事○午後雷雨霽

至良久晴令僕平導周觀几帳原此地舊曠野兄建
議闢之從事四五年募佐伯人為佃九三十戸田成
者廿餘頃甘薯烏柏蕎麦黄粱野稲（世呼稲稑大田者曰野稲）曰
稲茄蕎菽菜蔬連畦交疇秋色彩鮮地形爽塏絶不
見石土肥而潤以其枕四極之股多寒風云一田五
六町逐後平者中村朗杜李子其叔文渠以造覆金
礫死其子姪皆恥遁去後平與其兄皆來依我兄云
〇夜問錢亀後平曰錢亀者石名即後之聲如磬爾有
店予曰無

十四日

登吉父使人來迎登（吉）乃柬謝之〇聞花原神輿將
幸濱市午後與春畦秀三出取門前路北行數百步
迤西折入松林左傍池池屈曲山岡間千餘町其北
口有新堤高三餘丈（廣）相如長可三十間堤右地陥藻
布掛前崖雜樹隱映聲如驟雨池廣可五六十間左
右岡坦迤起左黄草右青松致絶佳過堤路稍上大
石嵯峨盖舊土山孕石者撤土築堤故爾地骨露出
卸削成磴者數級趑焉路屬山尻劃以小渠有狹間
蓋鑿山根以通池底也路及渠皆新闢者盖几帳原
故也微下渉小溪復上數町見叢彩矗旗翔然即称
原也左折微上出於祠側神輿將出衆人立觀輿數
輛猶有未出者衆候于祠殿前待祠官戴冠戒脩禊
巾唯打鼓別不奏簫笛既輿出乃取牛路評頻過小
祠側陟降數次終迷路過大（林）下一屋問之出於熟路
界上牌歸徃迻盖[illegible]里花原係三十年前所游故不
細記〇初春畦父勲平與其叔祖及兵衛及南陵兄
謀為春畦娶文兵衛子寛藏女時春畦甫[illegible]廿歳而

妻初生無幾勲平卒及豐助監春畦氏欲成兄志而
春畦既過弱冠女亦十五六豐助以女醜未肯告春
畦而與文兵衛氏謀將以今冬配春畦竊聞之不平
以從余東上為名實避之也今日余聞其情謂之曰
汝方病目以就府内醫為名而留我將先歸告汝情
於豐助汝謂何如春畦曰唯命之從乃遣春畦於兄
許柬曰弟此行不能抵城下請為我謝大夫及秋雄
兄弟將以詰朝發春畦病目將就醫公願投彼館彼
不懌於其家故姑避之請待迎者至迻之青村東一

逼送上黄昏送春畦數百步以行潦濕足止〇與後
平謀明日取湯平路歸玖珠雇一僕〇夜半春畦所
拉僕歸致二兄東皆勸明日來府內也乃新議從之
〇南陵兄東載薩侯生父島津子發江戶路遇夷人
集馬者怒其無禮擊殺三人夷人遂發三百人將與
戰官諭之而止我公期以八月二十五日發聞之將
延期公兄板倉防州方任閣老曰夷情既平莫改期
公遂發則當以本月二十日前至也又曰豊東沿海
地皆洪水洋溢人畜死傷無數高田地方五百家村

而沒海潮者三百五十家吾甚念日田之地何如日
夜待來信矣

十五日

昧爽屬後平發一力送裝於二兄許〇卯上牌上途
秀三從後平送一町別令佃戶一人導余路屬罔背
左右秀稚松行潦濡趾濘而無石滑甚凢六七町微
上而下地名叶坂有孔道通南導者曰加來善神祠
路也左有村落沿路見石佛石燈籠導者曰土人信
弘法大師故爾行二町許又上出於平原牽馬者給

繹導者曰日向産也微下路陷左右畔高又上又下
地名莊原路右岡背有侯家新築別業乃觀之地極
敞路後高前卑遠山外聳近岡內低青西綠數之間
往往見稻畝薯田東北山缺海見而四極山當乾位
自牆上突起如庭中物庭樹石幽雅茅舍二區中間
有尾屋北隅別舍則守者所居導者曰瓦屋卽庖廚
南舍我公所臨乃入焉小室七八蓋茶家樣也浄而
朴户悉皆鎖閉而不見導者欲開之余禁止而法導
者曰凡帳原至此半里矣微下有微流小橋架焉橋

下土崩脫壓稻田百餘畝悉埋微上行潦直下如飛
流就路左草間步足屢傷數百步平原多柏路雖廣
皆泥濘左右走避踐草不踐土者二十町許左秀青
松自具梢伏見府內城下微下左右地高中間陷成
田一步下一步地名掘截稍陡急則到平地莊原至
此一里而遠始出熟路春畦出迎入城下備中屋精
作舊稱魚屋表兄古後長八嫡孫鹽屋善五郎辛島勝藏前後出迎
導入秋雄兄所寓銀札司別舍兄嫂二姪女阿浪阿市三
姪孫女見兄曰南陵兄方在大夫家〇南陵兄逸曰

大夫國本子聞卿來將就見吾止之國本子曰然則今夕具飯請同仝舟臨○阿部大郎兵衛藏名來訪曰寡君歸城則逼先生願留待之○秋雄兄聞余病狀曰島恕助新自江戶歸為醫須召彼乞診乃招之至曰肩背用漆點法而藥用甘汞硫黃可問漆點何如曰京師醫草愼齋所昉以巴豆汁腐爛肌膚而傳漆毒急全漏凡五日畢陽數日再試先生臂不待三試痊必矣然奇痒殆不可禁先生恐不耐○森下善兵衛渡邊瀧右衛門來訪○秋雄兄自南翁白我既

告旭莊欲速去於大夫大夫諒之然義不得不強留之公將歸大夫執事而責其供給恐非旭莊所安也今夕見大夫須請速去也余曰速去固我所欲然大郎兵衛云云恐不聽我請也○午島大記來訪曰寡君將歸聞先生在別府必將迎之況先生來此地乎而不留寡君必憾之願留○申牌大郎兵衛來導至國本氏主人引入室極華潔曰地震時舍壞移居此地結構過美心不安然今兄所籌不敢改也酒飯出膳用會席樣主人子安宅見亥牌辭主人曰寡君將歸願留大郎兵衛送銀札爲去曰先生去留猶請委某明日拜趨決之

十六日

大郎兵衛來○大夫津久井喜助來訪況因緗見⊙阿波醫友右衛門見既而送紅鬚魚鯛報恩書二幅○中村段右衛門等三人來見○藤田權平來見○與二兄議去留遂決去兄往告國本子○午島大記來觀勸留時滿西余曰行止唯因晴雨太記曰杵築藩佐藤某游米利堅著圖記先生覓之序修白來既記

曰某藏之乃借之○國本子來訪曰雨勢如是願留○大郎兵衛復來致大記所謂詡記且勸留○余語春畦不欲娶右田寬藏女於秋雄兄兄告之南陵兄南陵兄曰彼父死三叔各有家不能輔祐彼家我友棣園聞之自日田往見彼祖舅又兵衛請翼彼家又兵衛許之乃告勳平棉約娶又兵衛孫女以圖其親是十年前事春畦既長豈不聞其由乎今而欲改之不信不義須責之余曰彼父以不悅其妻遂放飯早沒彼亦不悅母黨其由來尚矣一朝責之恐賊其交

覆轍不如今彼尤親好諸徐徐曉之也兄曰御歸路
請傳我意於豊助白夜南陵兄作鄭食秋雄兄及余
招平吉善五郎等慕恕助來觀與新買刃一口且出
文稿属正談話數起至亥牌散時雨止猶陰

十七日

寅牌起寒氣新然改為晴兆乃令春畦告南陵兄曰
欲延遂請起秋雄兄家人以天明矣起六兵衛來聽
金二百匹與三兄各謀家事余曰昔武帝紹惠帝暗
弱而立之群臣勸立齊王假不可終致亡天下我宗

家事勢頗類此潤吉亦肖非守邑之器人之所知而
太三郎聰明甚得人望此宜廢立者猶拘常格而不
更張恐噬臍矣兄曰善秋雄兄曰廢長不詳雨窓猶
壯附家政潤吉教督二十年所則無害也余曰命修
短不可預期二十年後我兄弟雨窓夫妻皆亡潤吉
獨存諸親戚衆其庇蔭以厚利外忠內欺彼必信
之則一舉之家必吳南陵兄白旭莊言是我且思之
○卯下牌與春畦秀三上途雇一游擔裝衣記太郎
兵衛及嫂姪女等別於門外二兄勝藏精作送至南

郊別初取大旺日所過到堀截左取孔道熟路也近
加來道傍大木悉僵潰沙沒田不知幾十頃視叢薄
漲痕在數尺上路為石被埋所到如過水邊村口有
溪上雇夫背而渡謁善神王祠地高殿廊猶見漲痕
雇夫曰善神王祭例在八月本年以暑未退延到本
月或曰神不悅降如是災矣余笑曰神恐訴寃果如
汝言不若永絕祭也出祠就路右店謀前程春畦欲
取生路向湯平然聞途遠止右折路於田際深泥沒
鞋凡三町許苦極出於官道土崖壞沙石出隨處皆

然令雇夫先到朴木村長氏具茶午時就焉稍近湯
岳路右有新店問地名曰鄉原余笑曰饒令夫子聞
之必固争也主人曰本邑在山下數町外桑以山上
無人家新結搆晝来夜去也買柿有餘錢以作茶料
主人不受反贈柿皆感其愿稍近官道令雇夫先到
岳麓足逆旅出於初三日所過漲後地形大變鶴見
湯岳皆崩樹根草際積沙平數向困深泥處石尖如
櫛齒或鑿數尺猶見溝潦其長短深淺廣狹不一而
尤長者過百餘間深者過四五尺廣者過三餘丈至

坦平處新成池渺漫連山脚不知幾頃秀三曰若令人力作此等事雖費數百萬手恐不了造物者以頃刻成了而其密寸聳莫遺異哉將下湯隘坂昏黑無所見手摸足索行極遅良久雇夫攜紙燈出迎皆賞其勞酉下牌至舊逆旅宿○浴温泉二次

十八日

寅牌皆起雇老夫擔裝先行到春畦氏報將歸○春畦命主人下網大池獲鯽數頭將贈之余曰不如携歸贈母○卯下牌上途天晴而寒皆曰此行不逢雨

則陰不見日快晴唯有今日也取熟路七八町余曰往年過此地有捷路焉今既不記且試行乃右折徑路忽大忽小忽西忽南春畦秀三謂失路也欲中止余不可凢行二十町許出於熟路在前日乞火處西五大町外皆喜曰實捷也以西隨處剪茅横途頗妨行春畦曰冬租將出牛馬苦滑故預填草也秀三曰我鄉修路者異於此横草而置土其上妥貼不妨足春畦曰諸侯邑有吏監視故爾此等地皆屬官邑道路事一切委里正里正又委伍長伍長不親出唯毆老弱役之故如是修路乃荒路也凢里正受俸貨而怠其職唯以斂民網財為業眞國蠹也今宿以西行潦稍希知風雨之害耒勝西也初命老夫曰汝到麻生氏傳言曰速出迎者送傳廚皆謂過截塞必値迎者也而不値頗饑既過松木始遇老父曰公何健步也皆笑曰非我健步卽汝弱步也乃令春畦先歸具食至惠良村口恭助出迎入村仁也良作丈臺子出迎仁也曰鐵三郎妻（恭助長女）歸寧而明日去兇以大人久不歸將隨歸矣豊助出迎申上牌入春畦氏以飯未

熟食於豊助氏既而入別舍議春畦婚件豊助曰明日將會嫂（春畦母）及恭助議之舅請留一日決之南陵兄欲使貞兵衛曉春畦令余傳語豊助豊助以春畦不與貞兵衛善將令春畦母曉也○秋雄兄孫正助（舊名庠之丞）甥其子出見曰兇方五歲問何故來曰叔舅（謂豊助）修外王母（謂先妣）十三回忌祭故也○酉牌春畦供酒飯善治見曰豊助女病故今朝發日田今至矣○仁也致孝也本月八日東來曰作一歸致尊東報大人方在別府温泉想萬福正也屢來往兇許龍也感

風邪而愈莫勞慈念兇導北堂游堆青閣北堂頗歡
云云有江戶京師新聞紙抄而乞覽江戶新聞紙曰
阿波侯留江戶既四年上卿稲田九郎兵衛往迎之
而官不許丈恭公子數十人唯侯猶存官以時勢紛
紜依以為援寶宮妾所為字治護送茶壺者例令人
避島津三郎(本稱和泉)途遇之不肯避護送師斂感去官
聞之令諸侯今後莫必避護送師護送師亦宜莫弄
權也越前老侯與閣老房州議論不合房州或將罷
大君上洛期未定或云以費多止一橋公將代上洛

京師新聞紙曰侍從內侍右衛門內侍皆皇上所寵
幸近日皆見退酒井若州以八月二十九日發京師
粟田親王既遭赦而入朝途遇長州侯皆退左右而
語久之別浪士既殺島田右兵衛大椽居數日或揭
書京師錦天滿宮曰天借手於忠勇士而誅島田右
兵衛憾不使彼寸斬而觀諸侯也今後更捕長野義
言而埋土中竹鋸斷脛而已義言者近彥根侯猶為
長濱御坊僧時親善後侯為大閣老寵用無比與島
田右兵衛結為權權姦詐以納賄賂或云潛居彥根

城中或云既為官所捕加賀侯將朝京師預買諸寺
間地官移大阪城代松平伯州為京師所司代伯州
稱病請免蓋浪士不悅伯州故畏也云云○栽與室
氏及孝也來今豐助託之鐵三郎妻

十九日

余欲上途豐助以春畦件强留之余會豐助兄弟春
畦母善治曰我兄南陵告春畦父棺與春畦外王母
謂寬藏(又兵衛)文約娶其孫女而春畦不悅以其矮醜也我
引吉川元春娶醜女事而曉之不可若從彼意則蔑

二老人也從二老人意則與醜婦偕老亦難耐也如
之何皆曰右田氏宗家也春畦母既為其義女勢不
得不與之親也春畦唯為己謀加其母何且與南陵
翁絕則不獨負其母并負王母也(春畦王母南翁妹)是人倫
大變決不可許矣余曰然則莫若令春畦母及善治
說春畦不以理責而以情感也(可)也皆曰然既而春畦
肯娶右田氏且請新婚後四五月即遊上國學醫豐
助斟之余勸許其請曰一不許二不許為春畦亦難
宜以春畦遊上國告右田氏而促婚期也皆曰善乃

議以明月遣恭助義父就又兵衛諫豐助兄弟曰右田氏舉綫無决不以公留而待報逼之則遷延至明年亦不可測也勢到此公不得不留余勉強許之今日與衆往復問答數次自辰至亥始决摘記大畧如右○申牌與仁也豐助兄弟正助出謁麻生氏視先塋遂訪右田又兵衛又兵衛嬰鍱如舊而益聾欲留我餳之余以黄昏辭初春畦告寛藏女奇醜故余欲強視女臉又兵衛夫妻起入庖突就女室相見私語豐助曰亦尋常婦人何謂奇醜乎寛藏妻及娘見又

兵衛曰兇赴日田縣府召未歸矣又曰官以某年八十特賜錢三千文矣乃示所賜劄子出時不見又兵衛路過舎北方掘薯蕷欲以供也乃乞之去○謂春畦曰昨日既東家人報明日歸而延一日須發一力先送裝報違期之故也春畦乃命新右衛門復裁與室氏孝也東附焉東曰二十一日須發迎者携紙燈待於大清水也

二十日

昧爽起新右衛門曰今日快晴家人將出鄉疾走追其未出止之新右衛門曰未上牌必到○正助父子去○天明善治去乃屬過我家述今月不歸之故○日將出東天有一條自氣進彌西天余指示春畦曰東方恐有變事也○恭助來曰義父昨夜俄吐瀉今朝未能出門某且與嫂（謂春畦母）往右田氏竊告欲促婿期之情而請義父輿疾往何如余曰善○巳牌與豐助出仁也良作秀三阿才（豐助次女）春畦舎人宗七嘉一從過恭助氏其妻及女兇（見）供茶初途返仁也迎義兵衛至遂遊惠良村國名狩塚上磴數十級項平而孤

高有石龕祭菅公焉徼下西北又有平處一茅祠在焉廣容三席域一席而設扉内安石佛二區揭榮大郎大機圓應四字扁額仁也良作秀三嘉一遊龍門寺余及豐助數蒲團祠内而假寐餘則返取餉既而食畢仁也等未返豐助曰必餓歸矣乃僅留搏飯四箇而遺其餘四人呼餓返豐助欲更餓之令仁也良作與嘉一角力嘉一年十五大病疹髮脫容貌頗奇豐助曰彼日田中城屋（家）世號三桃軒以賣藥名一鄉彼幼失怙恃不能自活某收之為奴余曰彼有奇相

宜善視也四人見敘寡皆恨現顏色而不敢言久之
宗助出所遣皆絶倒饜甚曰作抵迷戲串上牌雲合
雨將下乃去取生路小而險過岡頂忽上忽下中間
有鑿嵒關路處其南有神祠二區地形幽邃豊助曰
避暑妙境下數百歩出於熟路既歸雨大下〇夜新
右衛門返曰到藥研坂遇作一來迎乃附装矣盖尊
夫人怪公久不歸故遣作一也聞昨日古後氏夫人
娶發今朝未致公東也〇豊助來曰今日午後参助
義父往見又兵衛夫妻彼將走一介報寛藏於日田

也〇與豊助話夜深寐

二十一日

昧爽雨止天明上途仁也秀三從春畦送惠根村村南
有溝霖後頗漲春畦令新右衛門負余而渉雨大下
春畦勸返余欲上轎而發春畦令家人雇夫三名村
人以寶山祭會在近莫肯應募者不得已留宿悔昨
朝不發〇終日滂沱發頭痛痔痛諸悪症未牌臥〇
夜豊助参助來話亥下牌散〇今日中山田僧法城
來見宜園舊友也長余一歳不見既三十餘年頗以

佛學名

二十二日

卯上牌將上轎以雨甚止〇豊助來話〇頭痛益甚
與春畦園碁遣悶〇参助送粟〇招文臺乞診服真
藥紫湯桂〇秀三病目爲調蒸藥〇夜豊助夫妻春畦
家人集聽余話〇雨勢至亥牌衰令春畦預具轎夫

二十三日

天明辭麻生氏豊助以下送至村南溝上別轎夫四
名頗善歩仁也秀三疾走從之所到深泥没踝至平

川入未時憩處店頗兵衛彌兵衛出見曰仁藏公賃
全於合七氏人平川不返令我促也至大太郎坂上出
轎而飲於亭上轎夫去回東春畦下藪坂遇麻生寛
藏乃投惠良東参助義文所託東退左右謀春畦婚事余
曰彼欲隨東遊上國故其親族皆促婚期也而春畦
獨不欲曰遊學三年歸而娶未晩也親族恐其遊蕩
終忘故土故欲與令愛結親莫失係戀之念而已君
請察之許述寛藏曰諾將歸與家翁議過大清水
作一等三人携轎出迎友助又擔傳厨而來曰尊夫

人將至既而室氏新婦携子女阿邦等來迨久求里
孝也松兵衛仁藏來乃就路左松林開傳廚時未下
脾也日沒歸潤吉來侯焉曰家父今朝赴小倉迎新
縣令矣又曰將發俘於府內乃投南陵兄與雨窓柬
潤吉等皆去今孝也裁與兄柬曰速送之潤吉氏孝
也去○頭痛益甚殆不能眠

二十四日

服大柴胡湯二貼無効又服葛根湯二貼○孝也與
鶴陽來七三郎來贈紅鬣魚炙及芋粟柿乃并飯之

夜散○仁藏送栗飯及紅鬣魚炙○室氏示前月二
十七日後來東府內大夫三人連名一通（岡本主米津久井四
郎右衛門岡本外記送金二百疋候暑）谷口宗助二通（一報時事一送鴨下安吉柬）
鴨下安吉（送金二百疋乞詩正）閔金城（送金百疋乞詩正）玉江（報病愈）各
一通青村數通（皆報時事）南陵兄（問柬）村上慎次（報將相訪既而來不
値）亦各一通○令交助作一獲稱

二十五日

頭痛益甚眼齒倶疼殆不有人事○遣秀三招雪菴
○孝也來先是吉田子送余封事於孝也今日令孝
也寫之○鶴陽送雞肉○要右衛門來談及盜奪籬
件要右衛門曰未曾聞也余曰我自天瀬柬報公矣
孝也曰某手致家翁柬于公而公曰未曾知也可怪
要右衛門曰蓋爾時方有他事未披柬而忘也乃令
孝也導之視籬跡○未下脾雪菴來刺大陽出血十
五六叏然無効○新婦送柿及椎茸○孝也雪菴飯
畢去○終夜不能眠乃服黄連石膏劑

二十六日

遣仁也召淑照來終日按摩○頭痛如昨○孝也來

寫字以有事去曰明日拜趨○夜以眼牙疼難耐手
調藥（山梔子黄柏黄連石膏紅花薄荷）蒸大陽及顴骨始得眠

二十七日

連日陰昧未雨而不見日朝來大霧稍向晴然日光
不到地○茂三郎請借作一打稱曰他日相報○七
三郎送雞肉○頭痛微減而心下痞塞不欲食服四
逆散○孝也送餽

二十八日

病勢如昨○孝也來示所寫郡邑利病書（新知數則）乃命

致之吉田氏○維貞淳與宮成大藏來乞字大藏者
益字佐大宮司子先是託孝也送柬脩矣乃蒸薯供
之○七三郎送柹及柚○友助等穫稲既五日未畢
叨今日料之且命曰明日必打之

二十九日

病勢如昨○遣仁也於孝也許屬買肴蔬又曰將行
打稲儀來牌請同七三郎來○令作一友助借我三
郎氏穀籾及藁席茂三郎使其弟彦太郎來助打稲
○松兵衛使阿簾來送柹二十○午後阿樂泣愬秀

三作一嬲譃不已乃往和之阿樂平素以多口憎於
衆且善嗔屢與正吉訟請判曲直又畜劣過人故衆
弄此為遣悶之具云○申上牌孝也七三郎仁藏來
乃命助室氏割烹黄魚秀三等報打稲未畢者三分
今日先収粟五石酉下牌食畢孝也以明日將迎縣
令屋代增之助君於筑前志波先去宗家舍人覺太
郎來迎七三郎因致南陵兄周東東曰聞卿二十三
日歸家阻雨於春畦氏數日比歸我兒既（誤旣）不在不能
致我所託東也我東唯報此地洪水別無緊用（二字用邦）

時不用過慮卿發府内之明日侯聞卿既去曰天不
假良緣可憾也聞春畦既肯婚右田氏婚席（我）當莅
焉然府内事務殷繁不得脫身卿請代我往云云戚
下牌矢三郎仁藏去○令細孝也赤青村東東曰我
隨府内侯抵浪華痴作欲就醫焉因與侯別當留此
地亦餘日比上見劉生等而歸也

九月朔

打稲如昨○前月雖不雨之日常陰昧不見日望旺
婦晴淋等初謂百穀豐稔閏月多雨終有凶荒之虞

穀價稍貴○松兵衛來曰頃致人播松東問我廣瀨
氏家系渠就南陵伯父謀之伯父曰此事須委旭莊
也宜如何乃口述淨貞公以來世系使松兵衛記余
問播松何故問我家系乎松兵衛曰其東曰大和人
廣瀨某自稱自村上天皇出既七十五世住本地矣
其人疑西州廣瀨氏其支族也故問余曰村上天皇
未經千年而既七十五世可怪且播磨有馬赤松等
有村上天皇出者亦多稱廣瀨不獨西州也乃并記
送之昨月招親戚松兵衛獨不至故留之供飯未下

婢去○託松矢衛送千原氏酒券一葉於新婦曰請換酒新婦使塾生來送酒及柿○朝來婢僕以多露為辭過已婢始打稲故不能芭之而明設置粟田間恐盗乃張席如屋遣三僕宿焉○贈秀三故綿衣

二日

眉上發疼甚於頭痛○辰婢携仁也出訪要右衛門要右衛門問我田所収之數及秘稍多少盡欲自買而復賣之也余曰他日請來視観而余謂之曰我將去此地遂留一言為別君能聽否曰願聽余曰君

頗憎於衆今後莫復與郡邑事不然恐有不虞之禍矣要右衛門曰謹奉教遂至伯嫂許贈甘薯一苞雪庵在座視余疾曰蓋痔毒上攻也須服下毒劑欲訪雨窓到薬師堂側遇焉乃共入西家雨窓曰昨夕自小倉歸矣余曰尊翁謂南陵兄於府内功成名遂而身未退我竊危之其衆中有我觀時勢不得不退歸之語則非不自知其不可也而不能浩然決帰以其歸郷後恐不堪寂寞也卿宜與阿吉謀置侍姫也雨窓曰諾忽有人報縣令將來雨窓聞之走去訪仁藏贈甘

薯一苞訪叔嫂善治在座診余曰眉上用蜞鍼亦可未下婢嫂以下家人皆出於後圃觀縣令過三叉路余獨守舍頻聞喝道聲良久群履聲如風雨則觀者散也至雨窓氏遺仁也於松矢衛氏送甘薯一苞叔與雨窓夫妻謀南陵兄件松矢衛善治並雨窓亦谷口宗助東冷有近聞紙曰太原三位及島津三郎概還京師然時勢未變官以會津侯為京師詩護職盖所司代而以其位貴故改號也又有頗報此事謂會津侯為職事詩護手臂喻為援兵者之語也云云余曰援兵謂

勤王者乎柳謂援幕府者乎未見干戈忽汗此二字咄咄怪事疑時勢又變也雨窓供飯贈小倉飴黄昏至孝也許孝也方自志波歸曰兇同豆限諸人謁屋代公公獨留兇曰我素聞卿家世甚欲相親乃亦其近製數絶曰請痛正兇退和之又抄摘其二三句返之公悦又曰聞乃父在家我將乞教云云余曰明府初見部下之人未聞有如此懇懃者節吉田子先容之力也今夕須往謝孝也曰諾余曰明月請送蜞數十枚酉牌歸○友助報又收粟四石五斗打稲件畢

○今日雨窓致南陵兄前月二十三日柬乃報昨日
謁公(謂府内侯)公有以不見旭莊先生爲憾御請通我意
先生之語也

三日

快晴殊暖晩藹如春○遣仁也促孝也娸寿也使菊
之助從仁也來柬曰娸未獲也兒將趨縣府送明府
嚴崖原作七首及拙和乞覽明府命詳書顧黙齋文
曰欲獻狹忠大種乃正其詩且曰須更獻宜園百家
詩○塾生石和三圭來乞字乃并書縫等所屬○午

後將携仁正遊春日山過鵜殿小四郎及中村佐一
左衛門森兵之丞來乃止引三子上樓供蒸薯小四
郎乞字既而共登春日山間望我園紅樹皆稱絶佳
既別取東邊主路下過岡頂有墓處南折經疎松間
出於熟路歸○申下牌孝也來白兒趨府明府方投
岳林寺和尚官所賜朱章其儀極嚴故申上牌始謁
矣來路過要右衛門氏欲導彼來彼以有事辭余曰
他日須復導彼來也乃共視田園且議今作一守舎
而令新平監之孝也曰要右衛門老貪饒黙計其言
亦可姑從亦如委新平等而兒指揮之也余曰善○
夜與孝也訪新平屬田園件新平曰願竭力余曰作
六年以不可獨委吾子宜佐佑之我始高枕矣新平
悦既歸孝也去○今日給三僕獲三度薮及蟹眼豆
○支助去

四日

頭痛痊此稍熾乃遣仁也柬寿也自府須往見吉田
子曰家翁愈欲謁見明府不識何日拜趨可乎我將
視坤洲敘頌追至焉○辰下牌携秀三出訪彈助叙

舒曰昨夜賊新年白壤公家竹籬者又連婦人也其
一日雨中在北山麓見一婦人破籬拔竹而束之過
及連路矣欲走告公時雨甚且日暮不果云云某謂
蓋寡婦因我籬而舉火窮匱可想不必追究唯君前
日所立御林路禁來往牌亦爲人所打摧事係御林
不可等閑也彈助曰然雖寡婦不可不懲憾不識其
人也疑非阿葉母必虛無僧之妻也其將使人諜察
如牌將請縣吏書焉余曰善仁也追至投孝也回柬
柬曰吉田子柬兒自明府欲送大作七首(謂孝和明府作)於

江户請浄寫數通見恵如尊翁先生呈明府者即尊
著可児將錄詩畢趨府也出訪祥雲不在訪范四郎
遣秀三招寛度主人示楊文驄疾墨山水圖小幅未
潢裝者余驚賞曰我未見如此神品比世之大作巨
幅所謂老僧寸鐵殺人也秀三返曰寛度將來乃命
往茂八氏屬挐舟迎我旣而主人供飯羞粕漬香魚
長尺三二寸寛度至秀三報舟至乃自主人後門出
與寛度乘舟至中洲初為茂八營舍不幾病痔又令半
七正疆界至此地形大變茂八恣斬竹間木又多犁

目貸事備忘　卷四·一　二九

新種茶失亾千之八九余頗不悦然不敢詰使秀三
往視五岳在否申牌渡中楚與秀三遇曰五岳不在
乃至孝也許孝曰向奉一稟乞紙且告不能陪中洲
之游而不及矣児將趨府請姑遅與寛度圍棊日没
見伯嫂嫂曰明府賜孝酒及寒具矣余曰此事須報
雨窓等而領所賜也何則萬一還明府譴親戚不得
不會議既同我憂不同我慶也嫂曰然訪雨窓
雨窓曰方為公裁與吉田屋喜太郎柬家翁欲公學
贈彼余曰善孝也追至曰吉田子曰明府欲明外日
午後見尊翁先生也返孝許同寛度宿阿吉有贈室
氏返秀三致之

五日

先是作同寛度遊鬼城詩寛度聞余將東乞浄寫贈
之余曰字數百七八十吾近視不得竪書兄若强求
之須以臙肢經畫也寛度曰諾乃付紙○卯牌秀三
來迎歸○作寛度等所屬書數十幅○孝也領送酒
及寒具○昨日孝也送蜆數十枚今月貼之大陽肛
門皆縮不貼○縫負淳來取書○室氏作黄粱餻送

目貸事備忘　卷四·二　三〇

伯嫂及阿吉○七三郎報明日有府内便及吉田敬
藏來乃裁與南陵兄豐助叔姪柬託縫送之七三郎
○夜寛度來留之宿○先是與作一課將使之依茂
八例守我舍今夕作一歸家將與其父兄謀

六日

寛度去曰託致與五岳柬一通及金二百匹柬曰前
日拜趨而師不在僕柬上期遥顧作僕山居圖上題
見恵七律又作僕採樵圖上題僕七絶雲粘石墨迷離大澤深
山不易窺午斬悪莿三萬本無樵心事少人知從來交游所恵畫皆作雙幅

以小亮對金城以逸雲對佩芳之類是也師畫於今
世未見其比故自對也不腆金二百疋祈叱存留別
七律一首乾坤屈指幾知音玄度逢〔迄〕支道林片月澄潭高衲意寒雲古木老樵心三十里別
堪沾袂四十年交實斷金獨喜晚途猶健飲此盟或得復相尋錄呈乞正○辰牌攜
仁也至孝也許五岳在座固辭金余強授之室氏攜
正龍呈包呈明府越前奉書紙百五十葉及梅墩集
第四編宜園百家五大兩編贈新參縣吏森忠三郎
書翁二柄畢令孝也攜之往吉田氏屬致之且問見
明府期新婦出金一封及肉糕二枚曰吉田敬藏所

呈與五岳話過午五岳去乃至雨窓氏訪敬藏敬藏
曰府内人皆怪先生倏然來忽然去或謂令嫂忌客
故爾余曰不必然也唯慮家兄南陵未得急流勇退
或貽烏畫亏藏之感耳敬藏曰令兄兼清慎勤三字
某係其善終先生不用過慮也孝也來曰明府猶怏
兒且歸而復來未下牌孝也未來使人促之來將出
吉田氏使人來曰縣令既遲何不來也乃走往途謂
孝也曰汝常迂緩誤機今日之事永自懲莫忘至吉
田氏其妻見曰拙夫在吏局使孝也往逐導余自縣

府小玄關（小玄關見前）入而坐良久吉田子及吏一人導
經數室曰坐乃坐吉田子曰縣令將并行公見私覿
既明府出吏呼曰掘田村儒士廣瀨孝之助叔父廣
瀨謙吉（官籍孝也為文玄公義子故稱余曰叔父）謹賀臨任明府田久間
鄉名聿見觀此行叨兩國郡代之命得臨鄉境天假
良緣也言畢明府立入別室吉田子及吏退曰縣令
欲聽請話請綫坐明府呼曰入乃進同室吏引孝也
坐余側明府曰卿所居距市幾何余曰廿七八町東
西何如余曰在豆田其位明府曰我讀淡窓先生著

述以不逆其人為憾又曰天下人無識月田有縣府
者而無不識日田有廣瀨氏有賓名家也余曰不堪
忝竊明府曰孝之助年方二十七而業大成可喜尚
也余曰兒懷四方之志然義母既老不得離左右故
學極淺陋謬蒙誇獎深增靦羞明府曰聞範治在江
戶與淺野設樂諸子謀創此地鄉校此事不引例難
得允抑有例乎余曰範也方在浪華問中井氏懷德
堂故事明府曰善此件不宜急也急則敗不宜緩也
緩則忘宜以外緩內急見機而動則成也抑範治長

住浪華乎余曰將以本月中下旬歸明府曰讀卿封
事甚剴切事情江戶諸公既聞此地之弊命我糾之
事件一一與卿所述符唯盜賊博奕二件始聞之愕
然膽落卿謂村正坊長輩釀成弊風實從前縣令委
任胥吏之由也若問首罪當坐縣令也村正輩從末
減可我未諳此地利病欲一一依卿指教卿莫厭勞
余曰拜命之辱明府曰卿君有所教告雖暮夜我必
相見祈往還絡繹屢受清誨唯卿居頗遠勞足之恐
余曰公果為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某敢謂足之勞乎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九　三三

既退明府賜松魚十笏酒一樽乃入臺所（邦呼謂尼廚間）見
舍人謝令孝也返從者曰須借雨窓氏僕來取賜物
也至森忠三郎氏其妻見曰拙夫在吏局少間主人
歸見年四十左右極懇摯曰我在石州固恒松與吾
郎乞先生書今日雖初見實千年神交也出訪青木
惠十郎不在黃昏返雨窓氏雨窓將觴敬藏請余伴
飲曰田代竹田使者至家人皆出接之無閒人公願
為主人乃與孝也留敬藏酒量極大支牌未徹秀三來
迎乃辭返孝也家子牌歸○今日令孝也送鶴陽氏

甘薯一苞及其所乞書○屬成章製硝黃丸及連黃
丸

七日

遺仁正君作一啓曰有病今夕拜趨○作雨窓所屬
書數紙○及連文右衛門來曰初十日祭穀神願使
二郎君臨余曰諾導之到我園東端曰前日卿所立
焉禁來往牌為人擊碎今唯餘趾矣事關御林不可
有初無終文右衛門曰然某將與村正謀○孝也來
曰兄過新平氏新平曰昨夜作一來曰某與廣瀨公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九　三四

約守其舍矣然文兄不可某無奈之何兄請為我辭
某朝來欲拜趨而病霍亂君願為我謝尊公守舍件
關係極重將如何余曰作一牘我遺秀三君之不在
乃謂孝也曰汝歸與德次謀急募守舍者孝曰諾余
每歲獻保命酒於府內侯昨月屬敬藏致之敬藏曰
某已從者恐不能攜去且視大小輕重今日令孝也
送之孝曰酒在何處室氏曰在東家樓仁也識之乃
令仁正從去返曰敬藏不在○今日孝也使人來致
明府賜物○裁答府內大夫三人及與南陵兄柬

八月

栽苔鴨下安吉金城玉江宗助東安吉金城皆批其稿返之又送書二
幅於安吉三東合封託之宗助○遺仁也於孝也許屬巻来○午前
吉田敬藏来訪曰先生所託贈寡君保命酒百計欲
攜去然不得也乃賸書二幅導觀園林至茂三郎舎
側別○午時攜秀三訪彈助不在至孝也許與訪敬
藏於宗家託奥南陵兄及園本子大夫三人宗助東
敬藏將出乃辭贈雨窓書大幅遂訪鶴陽鶴陽新就
舎後倉中作書樓引上焉日没飯畢會所司名村東正所集

孝也曰御明日趨府賀重陽爭須録名送我司也余
曰我家文玄公以来不受會所司指揮且其辭甚倨
恐今後仿例汝速見吉田氏告之孝也借鶴陽刀袴
去亥牌返曰吉田子曰池田氏来所傳簿籍不載先
生家縣府直隸不關會所之故故我命會所然彼辭
不當如是倨也先生請示從前縣府相待故事兒曰
諾兒因告大人東上期逼吉田子曰不圖如此急遽
也某將聞縣令縣令將以十一月迎部以二十一日
歸尊公迨其未發入別亦可余謂鶴陽曰明府善用

人言他日若召兄有問兄須陳其見莫隱也鶴陽悦
秀三来迎返孝也許撿懐舊樓筆記内載竹尾明府
時紅林伊九郎傳府君命述今後直隸事極詳乃命
孝也曰明朝觀之吉田子○返秀三○今日見圖藏屬
募守舎人件○聞今月明府適召坊長村正伍長數
十人諭禁博奕懲盜賊賤物價減雇賃諸件衆悉感
悦諸件皆余所建議故記

九月

卯上牌秀三来侍○孝也趨縣府○見伯嫂賀重陽

○道了見曰閭塾山行顧臨○賀仁藏氏至宗家阿
吉羞粟飯鰻鱺炙喜兵衛来見曰昨日德次傳令奴
等舎之命故謁余曰且往我家我歸而議聞吉田敬
藏遺保命酒而去令喜兵衛携去巳下牌孝也自府
歸示明人文綺畫巻曰此明府所藏也大人題辭返
孝也許孝也道了等導出過雪菴氏要之出至亀山
東麓神祠大木環合不見天日巨巖七八丈者群立
其隙如戶僅容軀或踃下四五尺碧波及踵余曰此
小親不知子不知越後地名天下絶險也路絶攀樹根上陡如

立亭而落葉没屨屢欲顛踣雪菴常自後執余帶一
生在前後余手凢四五百步出於秀枝樓側議遊處
皆曰櫻渚可下到沙際雪菴等置石溝心以渡余櫻
渚即春時觀花處秋草如茵遶席未至坐於草上雪
菴出都統籠翁爐烹茶水味極可道了爲主供飲墊
生三四十人別設席孝也東春矼招之以將出視森
氏病者辭至中牌雪菴曰從我來有哭泰處汀有虛
舟雪菴棹之上余輩未入流急舟屢卻雪菴不慣操
棹猶支吾不已忽有自東岸挐舟至者呼曰先生入

視之森伊左衛門也曰吾坐水亭見先生矯枠爲雪
菴和尚〔充故戲呼〕窮故相救也余謝既而雪菴導自春矼
氏後門入主人方與數客烹茶雪菴呼曰旭莊至主
人以下皆竄散唯梅野愿吾松本慎太郎及一客坐
亦僅交言而去客獨留曰某雪操門人橋窓也余素
聞其名乃語浪華往事余疑主人初以將出辭而猶
在故恥相見也心不安乃去留雪菴謝主人橋窓送
至橫坊去與孝也別於田島西口黃昏歸聞二兒赴
利七氏祭會未歸遣秀三迎之歸○室氏告七三郎

來賀嘉兵衛不辭去

十日

孝也送示吉田子東東曰縣令欲乞尊公書五大幅
云云○午後孝也來乃口授封事筆記數則〔事秘不記〕朝
來賦呈明府五古一首〔詩集載〕令孝也示草稿於吉田
子文授明府所命文綺畫卷題辭及書大幅〔五絕三幅七絕
三幅〕吉田子所乞題李青蓮圖詩〔舊作七古〕曰汝今夕趨府
又曰聞明府過耶馬溪汝宜回吉田子蔫村上慎次
也孝也曰何故余曰明府若有詩必憾無唱和者○

仁也赴文右衛門招贈酒一升○室氏曰守舍件屬
一郎次助右衛門等何如余曰善遣秀三迎〔招〕助右衛
門○遣阿樂於孝也許謀養未○夜遣秀三迎仁也
○茂三郎來贈蓮根飲之茂三郎曰先生若病無守
舍者某請任之余曰幸也茂三郎曰明外日祭會請
兩郎君臨

十一日

右田寬藏使人來送寄其弟春所紙封及雞蛋蕎麥
粉東曰家母寄弟消息公抵浪華之日請致之不腆

蛋五十枚蕎一升聊充賻儀前日家命婚期既約十
一月此件惠良老里正想既報公也然不敢不告乃
裁回東又褒春畦責其未告婚期且曰我將以本月
二十月後發御行止何如前日借春畦氏麻組今日
託寬藏伻返之○　助右衛門來乃屬募守舍者
助右衛門曰某所識彦山僧欲借尊宅且報彼余曰
善助右衛門亦德次東東曰聞久七障子直未賜者
錢二緡（三百八十錢）久七寄借助右衛門錢二鍲願代償
之此久七之願也乃付錢二鍲○攜仁也秀三出訪
茂三郎不在訪彈助父子今仁也秀三先赴孝也許
託繕明荷（明荷用邦呼郎收裝馱馬背之具左右各一）要右衛門曰明日
祭會請與尊夫人兩郎君臨彈助曰御林路禁往來
件某既告縣吏將乞公牌又曰艾草者件方與竹田
村長往復余曰昨夜茂三郎約告艾（草）者件於君而不
在故我獨來矣君莫忘曰諾余述作一無狀彈助曰
近日召彼話之午前與彈助至孝也許彈助欲明日
并招孝也言畢去孝也曰昨夜回吉田子呈大人書
於明府明府悅賜大人金三百疋兇航米詩一卷矣

矣（江戶人有從俠者遊米利堅者著詩一卷紀其風土名航米詩）歸兇又以大人自
蔦愼次吉田子悅明府始聞耶馬溪天下絕景甚喜
余夜來以疲故失聲乃召養玄鍼心下未畢孝也曰
兇將赴五岳氏詩會願追臨既去返曰今月會止矣
乃欲共訪吉田子出過仁藏戶外仁藏禮服出曰將
送伻豫屋傳七母之葬孝也聞之將東門生命從仁
藏而往入借筆硯余與仁藏向雨窓氏途遇彈助曰
某訪雨窓不在先生同我歸何如要余返孝也方出
聞之曰然則兇自送葬取田間路至彈助氏主人設
浴供飯話至酉下牌秀三來迎○今日途遇稀窓曰
自訪尊家來矣

十二日

山田范四郎送柚二十餘顆○聲枯如昨荐服葛根
湯○遣秀三郎（於）彈助氏贈書一幅（雨中訪彈助氏五古）及花露
一自茂三郎氏書三幅新平氏錢二緡○遣秀三召
箍工○申上牌茂三郎彈助皆使人來曰速臨乃攜
仁正至茂三郎氏返仁也取酒一自贈主人林數巡
室氏至乃辭至彈助氏孝也與鵜殿小四郎在座少

間草野宗十郎中村豊作五岳至酒出論語竝起日没室氏携仁正先歸亥下牌秀三来迎歸

十三日

卯牌遣仁也呂孝也○遣秀三於彌助茂三郎二家謝○巳牌孝也携孫女来阿芳從余曰我將與汝點検家具送之浪華然昳晴如今日亦難得也且野遊明日以往從事諸務何如孝曰唯命阿能婦携德次来贈肴余謂室氏曰我及孝也出郷及能婦留與皆出與皆留孰可室氏曰皆出可乃返孫女與阿芳令

秀三阿樂守舎余及孝也先生至竹田川原將渡不能棹舟顧一人来從其人渡問寛度所住曰某寛度僕也乃從其人行上高原左折一町許入寛度氏其妻及女見曰拙夫在病家少間寛度歸授木彌氏潤筆金二両於余曰敝廬湫隘不足辱尊夫人駕導至舎東菅祠設席拜殿而坐使其僕候於渡口室氏三兒阿能婦来德次擔行厨從令寛度屬祠官妻炊飯飲食畢與孝也負暄睡室氏呼起曰將遊鬼城乃出寛度令其女負龍也渡橋至普門寺取山脚脛至孟宗林余及寛度路於樹間餘皆入村陟上數百步微下過山腰出於鬼城庵後俯見衆上阿能婦曰妾生始渡隈水而南初晴此勝矣下寛度入路右一家不出從之入庭呼曰寛度兄在乎主人開紙障曰先生手視之享平原宗左衛門也（今夏同彌助相訪者）曰寛度方入庖煮菽矣乃借席出坐釜淵石上寛度携菽及蒸薯至其女頻欲去余問其故曰田未午飧也乃供殘飯宗左衛門至日將没渡略約出於原上寛度女去至渡口寛度去黄昏至田島阿能婦孝也携仁正去菊之

助迎於舎西曰吾毋安在余曰既歸曰叔毋（謂婦）新上飽也秀三設浴而待○戌三郎来助収粟○孝也使林平送正也歸○戌牌菊之助林平德次去

十四日

孝也令德次来○仁也返○戌三郎贈葱及蓮根○巳牌孝也来乃與點検書籍○孝也致南陵兄八月間東大意曰小河彌右衛門等自上國解歸竊而親故曰朝廷與大諸侯約將攘夷虜去去東方事勢頗變我老矣御東行不能無係念願再思此地君公有

更張之志我將歸老唯待兇來謀之云云○四年前
近藤與平寫越前老侯行實贈余侯今號春嶽為天
下政事總裁職顯赫莫比彈助欲觀行實今日遣仁
也示之○申下牌孝也赴五岳氏乃與之出至顧正
寺五岳與鶴陽出導入大挑房佚酒五岳示贈余畫
二幅支上牌秀三來迎乃辭月色如畫五岳送至雪
庵門外去余將宿孝也許使秀三送鶴陽氏至濠梁
返○余不習邦詩未嘗作一首寅牌夢寐之間過風
遷忽口占一首音繁梢之而音早晴但細徑勇錦數奈利而屢改後半終

不耐苦思而覺○今日遣秀三於照蓮寺託與明蓮
寺蘭溪紙包二余書一幅及其詩卷而取證券

十五日　甲子

將訪雨窓令孝也報之雨窓來見且示京師江戶新
聞紙數則畧曰朝廷既召津阿波肥後筑前四侯矣
浪士戮本馬精一郎者加木曰此賊出入播紳家讒
構薩長土三侯又嚇人納賄其罪難悉計故梟示居
三日又戮九條公臣宇鄉玄蕃加木曰此賊與島田
梟比陷其主於不義而罪甚焉故梟示朝廷教閣老
曰往歳坐王事而死如安島帶刀鵜飼吉右衛門父子
以下及伏見冤死者須速昭雪以禮改葬慰其忠魂
也其見被幽囚者須速解赦各復職任也故水戶中
納言竭忠帝室當贈大納言故三條大納言坐王事
貴志而沒當贈右大臣也又敕水戶今公曰卿文以
忠誠故殊贈大納言卿宜繼述先人志業矣江戶將
令大諸侯五歲一朝小諸侯三歲一朝春往夏返秋
往冬返悉歸妻孥於其國視江戶邸如陣營也注曰
此件虛實未確唯從所聞錄之云云余謂雨窓曰尊

翁既有歸志卿須慫惥也曰諾又曰今夕甲子祭顧
臨孝也將趨府余曰晤吉田子須問明府所屬屏風
書樣也辰牌秀三來迎歸○松兵衛來乞字○孝也
使門生山本林平三尾春次來助諸務○申下牌携
仁也赴宗家過松兵衛致書八幅黃昏孝也仁藏等
至雨窓自外拉彈助歸飲食如例室氏携正龍至戍
下牌余先與彈助出送至其家亥下牌室氏至乃同
歸○新平來贈紅鬣魚及蓮根不值

十六日

或視寛度所援金二両曰半賃也今朝遣秀三於寛
度氏請換之○遣正也粟松兵衛○德次来命作二
函○孝也使縫及巌田榮三郎長門主人手来助諸務既
而自来○書明府所属屏風○豊助自玖珠来曰女
病久不愈今日送之善治氏乞治矣言畢去○午前
天陰頭痛大發至申牌雨下終夜不眠

十七日

先是煮范四郎所贈柚今日使仁也贈半焉不在○
德次使其弟十助来作函○孝也携縫石川鐵次来

助請務而先去○茂三郎来曰為先生募脱粟者将
待晴而来矣飲之去其妻来謝○初新平常舂我家
米近日以其主家促舂急辭乃募舂夫以獲稍方忙
莫應募者屢就雨窓孝也借粮至此亦皆以無舂者
辭今日屬彈助舂一手彈助有碓事○遣秀三於新平氏
謀買繩不在○德次来○朝来雨歇而終日不見月
○夜與秀三縫鐵次出過彈助氏令秀三送二生初
藤井勝之丞從余訪鶯谷借其机余聞之戒曰吾子
不可挟我強借餘人物也勝之丞曰鶯谷恵我矣余

曰彼雖恵吾子無不告我而受之理速返之勝之丞
曰彼曰兄若見返請附彈助也余曰既恵之而有後
言非其本心明矣吾子莫令我受人之憾也勝之丞
曰諾此去年事謂其既返之矣至本月彈助母謂秀
三曰藤井子借水野氏机未返請促之秀三以告余
誦去年事且曰彼既大歸机今不知何在應使兇孝
乘問之也秀三復之彈助母既而聞塾生語曰勝之
丞臨去賣机四五水野氏物盖在其中也今夕阿樂
曰婢向取米彈助君室曰藤井子所借机必在先生

家先生去之前願見返婢答曰婢曾問机件主公曰
竝不知也婢縱告主公恐如初答余曰汝未曾問我
又未曾告彈助妻言妾以其聽答曰主公曰竝不知
也彼以與秀三所答不符合必疑我矣於是見彈助
妻誦與秀三阿樂問答顚末彈助妻曰家姑未告秀
三君言於妾故妾屬阿樂也藤井子無頼妾始聞之
然則不足怪也机固不足惜唯以借而不返故一問
之耳謂藤井子猶在貴塾也豈圖其大歸乎今後莫
復言机事鐵三郎今夕自中津歸眎江戸近聞紙比

堤平兵衛所報更詳幕府唯令諸代（九幕府稱先封大諸侯曰外様稱小諸侯列臣籍者曰譜代）諸侯四名更番朝覲皆閲三月歸休一歳十大名則經三四年始一朝覲也又令外様諸侯五歳一朝覲令曰本年當朝覲者有疾病事故不來亦可大君以近年幕政苛瑣海内失望深罪已上奉朝廷下撫諸侯將悉省無用費富國強兵降伏夷狄萬民翕然謳歌至德云彈助父子見供酒五諸時事先是艾草者屢拔楙蘿蔬有數童子尤狡黠以余掛眼鏡呼謂眼翁常詈曰我將悉折汝相艾汝藥眼

翁能見乎否彈助聞之曰先捕彼童則主悪必出矣今日又詈過令秀三跡之過茂三郎曰彼即彼田島藤平之子也余告之彈助彈助召茂三郎不在彈助曰藤平者居近田島而屬竹田方以無頼得譴被措其令兇作悪事明矣某將糾之亥牌歸○初在別府追録四月後事後久廢十月來復始今月至七月二十二日事終云

十八日

遣仁也召孝也至謂之曰新聞紙載官令曰譜代諸侯本年當朝覲者有疾病事故不朝覲亦可大村侯係外様不識猶仍譜代例乎否侯例以九月二十六日發程十月十六七日經伏見我輩謁焉我欲先侯至浪華故裕裝太急本年侯若仍譜代例不朝覲則我徐徐去亦可小倉錢屋某大村外臣也發一介問侯來否何如孝也曰然兇將歸募門生能使小倉諸余曰宜先定其貨也○遣秀三於新平氏謀買繩○遣秀三於助右衛門氏贈書一幅曰吾子不須相謝願來助家務助右衛門曰諾○縫携壑往斂田租以

（長州今州）來助如昨○茂三郎來告曰脱粟者將來願就村正借磨丸磨易損雖有藏之者不肯貸之非村正之威難得也乃遣秀三與彈助謀彈助曰我曾借村人磨損之彼不肯再貸也茂三郎聞之曰公賜損貨我能借之余曰善既而城内人五名來數藁莚於舍南磨粟至黄昏正獲米四石四斗○喜兵衛來命拔菽○范四郎送謝柬○孝也導鶴陽來先去乃命致呈明府詩及書屏風一雙於吉田子○泰然携孝也柬來柬曰兇柬雨窓問有小倉侯守（侯用卿呼）曰無問侯

小倉者債吝曰金一歩一朱恭然欲使小倉大人親
見之寔貧何如乃令秀三與恭然謀恭然有難色乃
止謂孝也曰昨夜要右衛門曰公賜金一歩一朱我
發一介問大村侯件於錢屋而報此件委要右衛門
亦可○鶴陽留話時事黄昏去○夜召茂三郎附五
夫貸金一歩三朱及磨損貸錢三百文○德次來告
友田人某將來寄舍且曰彼自我欲長依公我若將
舍二三年公歸桒之何余曰其人果勤愿我歸將桒
舍居之若不勤愿雖我未歸免輩將之也謝德吹曰然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九　四九

其人明日拜趨○茂八來曰孝若衛門所佃黄粱不
登請減租公願使人來視又曰明春南涯東端須設
石礎十五間彼地則全洲要害一壞則下流岸皆損
不得不預防也又曰舍之東軒須架杉簷也又曰明
春請鑿井余曰善四件我將命孝也○喜兵衛去○
彈助使人致水野鶯谷柬柬曰聞先生將發欲拜別
焉偶有君夫人之喪不得出境薄贐金百疋祈訖存
乃裁謝柬附伻

十九日

助右衛門來○德次所薦今泉小右衛門來○喜兵
衛來曰孝也使縫蔌野玄達小倉來曰兒有病不能
拜趨乃遣仁也東之曰汝若病請令福田松兵衛落溪
藏仁來既而孝也携小泉兵之丞來○九家具瑣細物
收於筐合筐七八收之於函函上書筐數合函七八
收之大櫃櫃上書函數而蔞包之蔞上繫木牌書谷
卯家助名傍注號一籌○今日四人孝三兵之丞玄達縫收之
二人小右衛門助右衛門包之余與孝也書之至第五號○不[illegible]
岳來○茂三郎來托書畢截紙三十三葉扇付柄且

日間瑣事備忘　卷四十九　五〇

告明府明日致珠歸路過我舍比乃與孝也謀常謁
疑帶刀與不帶刀孰禮也孝也曰昨日兒以病不訪
吉田子明朝往問之且致大人書何如余曰善○喜
兵衛小右衛門助右衛門去○夜茂三郎來曰彈助
糾藤平子等三人皆謝過乃令其父教戒之矣彈助
當來復命也然以村務方劇令某告○今日孝也曰
兒訖大村侯件於要右衛門彼白某既訖小倉侯見侯
前柬錢屋某問之彼將發而東於郵亭遞致之先生
姑待之

二十日

全秀三阿樂掃除門前村人亦出脩路○遣仁也東孝也乞五苓散十貼○孝也携藤本計見人長州河村理三郎人唐津及德次來求裝如昨至第十三番止○要右衛門來曰大村候件小倉人將報我請姑待之○春畦舍人宗助來乞字○未下牌明府過舍北路與孝也出橋上而伏彈助以村正先行乃投刺焉明府及從吏皆步明府曰謂吾子既東上也猶在乎前日太勞揮灑矣吾子居路左乎路右乎余曰左也明

府曰風趣清雅實先生家也孝也以明府將過其門外先去○仁也報宗家婦女集龍馬埓稲生祠行百度賽之儀正也欲往而怯日暮乃携之往途過彈助氏謝大村候件且謀輸租彈助曰釀户方買米公悉賣租米於升丈氏則彼將令新平就公家取之而彼歲暮代公輸租所謂買替米者便利莫如焉余曰我米多紅粒如何彈助曰莫妨某將報升丈至祠既昏黒向吉以下集者三十餘人時將散從向吉至宗家數日來煩熱總身發瘡痒不可堪而舌乾脚强至此昏昏不欲言語飲食乃去七三郎送至仁藏氏謀備中津船送家具令七三郎報孝也囑召養玄秀三來迎乃命携正也歸戍牌至孝也許宿養玄不至

二十一日

卯牌召養玄未至令叔照按摩○孝也趨府○辰牌携孝也歸○縫僧鐵舟人長州及德次助右衛門沫藁皂家具如昨至二十六番止○一郎次來贈芋魁乾字不值○橋本石見來贈柚○元春來○午後小右衛門來贈酒一尊○松兵衛來○吉田子東以明府

命賜酒[illegible]非乃裁謝柬白明日將拜趨○茂三郎來將附其弟雇僕曰願賜書○新平來○夜茂三郎妻來○今日雲涯致清徹中津柬柬曰聞先生東上期逼僕方鞄繫此土不得拜別遺憾寔深先生若有北越之遊願執覊縶不識明春果發程乎否乃荅曰北越之遊本期明年二月然時事方變革難預定也請待浪華一信○助右衛門以腹痛留宿○小右衛門去

二十二日

助右衛門曰若賜故燈檠其燼盡一日之力乃許之
○仁藏來助諸務○孝也令縫僊玄圃人出雲德次來
將測蘘包輕重或曰輕重一定則我不得臨機應變
以制馭馬夫也乃止○孝也來曰今朝晤吉田子告
大人有顧訪之意曰我家有客願期他日縣令則有
暇曰約午後從大人趨謁矣○午時與孝正出邀彈
助氏鷽谷在座曰為拜別來矣乃約今夕相訪至中
城沖孝逖送其居余至雨窓氏俟令正也逖孝他至
乃出令孝逖先見吉田子報余至而入臺所臺所見前謁

者井上範治出見尊經數室入狹長室明府出曰先
生非可部下人例視者須越閾而前也余辭謝明府
不可乃前膝而語賜茶菓孝也忽覆茶余謝曰其父
予皆短視往往有如此不敬明府笑曰短視即讀書
子之證也又曰我所識縣令某其人頗清白且竭力
公事而一敗塗地我竊惟天道無知後至其治所聞
其檢私田者增歲入到今民苦之始服天命不苟矣
又有某人極愚魯累遷至從五位下我不解其故後
至其治所聞其父有惠政民到今祭之始悟餘慶矣

凡縣令漁利媚上圖榮進者雖一時顯達子孫必微
如鹽谷氏晚節以新闢故取民怨而罷然其心出於
忠無他私念故没後民稱之其子孫榮達矣唯憾其
人不知僻地與都會形勢不同闢廣莫新田而乏戶
口且急定租額故來聚者寡我將力請寬租稅而勞
來耕者也既而余述沿田利弊數件言事秘不記明
府既上燈後退謁者既移我刀於次室從來縣府部
下之人無有是例余驚謝令孝也報吉田子而去逖
雨窓氏阿吉供飯曰彌兵衛妹而久在我家廿二年

今夕將出嫁也歸路訪仁藏不在至竹外莊見伯埂
仁藏在座孝也令一生送余戚下牌至彈助氏與鷽
谷語遂留宿夜半謂鷽谷曰主人翁頗以貪墨怨於
衆人縣府方屬治其得譴亦未可測也公宜以其意
諭之防禍於未萌也鷽谷曰諾○今夕室氏等以卧
具既在蘘中借彈助氏卧衾蒲團七八具

二十三日

卯上牌歸家鷽谷送至舍址○茂八牽午而來命送
蘘包於仁藏氏○德次來○孝也來○昨日助右衛

門因秀三請災賜書一幅明日將携牛來今日遣秀三贈書約明日來○午後與孝也導小右衛門指示我田園境介且檢樹木而記其數半德次曰茂三郎來曰今日定田園歲入何如乃將檢廣狹余曰止偏及連半七繩測町畦而作圖按圖而定歲入不勞而確也茂三郎去○令秀三贈書四幅錢三百八十文於茂三郎書二幅金一朱於新平告別遂之聲彈助氏促買替米件○申下牌與孝也携小右衛門訪文右衛門氏告別贈干章魚三枚不值返小右衛門曰汝

就我室取書二幅與我會田邑氏過會所山與文右衛門遇到祠官樋雄氏告別至彈助氏小右衛門既俟乃謂孝也曰汝代我贈書橋本石見告別且見小右衛門於新平茂三郎二家而屬後事曰諾與鶯谷語孝也往而返先是令秀三贈酒一卣於鶯谷至是彈助妻供酒鶯谷曰某諷主人翁翁自我七年前謝事爾後自抑損無怨惡於人不用過慮所謂無緣衆生不可度也亥上牌至東家室氏以下皆既移焉○今日贈秀三路費金三百疋○秀三獨留山陰與小右衛門寄舍日室氏告文右衛門父子來贈糕茂三郎亦然

二十四日

遣仁也召秀三至謂之曰今日須借茂三郎剃七左陀兄二家牛也又須返卧衾且問買替米件悉送四石四斗於新平氏可手送二石七斗而留其餘可手也秀三曰諾又曰昨夜予碑盜闖茂三郎室茂三郎喝之盜走茂三郎來告乃與小右衛門不寢○孝也告昧旦五岳來贐畫三幅金百疋木綿縞三段森讓助

御杜秋艇使人來贐書簡紙三百葉秋月川苔三葉○宗家以例嫂妣慈光夫人月忌相招孝也方課門生乃攜正也赴焉翺師誦經既而食仁藏松兵衛同席返延也促孝也來至與仁藏將展墓比出街口孝也追及曰明府送詩屬正故後矣兒不敢當大人顧下筆余曰汝且就宗家取朱既展墓與孝也入翺師房披明府詩題曰余抵日田郡廨經四五月庭前菊花盛開皆故縣令池田氏所自栽愴然有感乃賦一絶曰庭前黄菊放香新追思培功精入神花若有情應墮涙

愛看人不変栽人余改第二句作培養想他深費神
批曰樂天云棲上明年新公寺不妨還是変花人豈
非此之謂乎改曰随涙二字雅而深焼鞠師欲伏壽
送余辞出仁藏去過鐵砲場河原（五字也名）自南本院後
門入而出於街訪鶴陽不在其弟花溪見孝也赴府
余坐待之及主人供飯并原欲右衛門来余曰将訪
尊翁（保右衛門）欲右衛門去鶴陽帰見曰朝来余巡視南栄
謂先生必在東家也訪之聞其從豆田驛過敝廬走
歸侯訪保右衛門君劉過鶴陽別叢樹南街過蒲延

祠前謂孝也曰祕欲經營此地然以費祠者宜闕避
而就山陰山陰遠人境家人亦堪不自由極不若此
地近便也而今祠既荒寂絶不見人影我預知其如
是豈須遠求山陰等物固有命也訪東作不在見其
妻贈謝金三百匹訪迎大不在訪松兵衛主人曰某
将之田代以二十八九日歸不識猶迎公未上途乎
余曰恐不迨訪元春不在謁交玄公墓歸至竹外莊
東遇室氏二兇從何左衛自山陰歸室氏曰午後往
點檢家具俟左衛自婢不知尊夫人將來止今朝忽

有欲相見之念故走来蓋天報之也既帰病甚心下痞疼
骨節鬆慢乃臥召寂照按摩時既黄昏○仁也告彌兵衛
来別○秀三曰今日三牛運藁包未畢數四而日没
矣明日将雇一牛某問買替米件彈助曰悉糴四石
四斗亦可新平将與小右衛門運米去○春畦自玖
珠至留宿○夜新平来贈葱及薯○槌雄母来聽袱
曰昨夜盗将入妾室偶松本慎太郎自外帰盗走去
○秀三復之山陰途過彈助氏問大村侯件曰小倉
信未至

二十五日
昧爽令秀三磨墨書孝也七三郎等所屬數十幅至
未牌止○室氏出訪彈助善治雨窓諸家告別○仁
藏来謀發藁包諸物於中津萬嘉氏乃裁與谷口宗
助東附焉東曰僕將以本月尾上途買赤関船而赴
貴境如家具則託中津舟子萬嘉者船送其先僕到
亦未可測也願借貴倉藏之○遣德次於山陰點檢
殘具借利七牛送之又送米九苞於新平氏○先是
鐵三郎買余家簾大張不償直秀三屢促之今日送

全一歩二朱○寛度送赤小豆飯○遣正也東雲庵
曰僕將以二三日後發方書諸家所屬見前日有揮
灑之命請速送紙又曰謝金二朱祈叱存返報不在
抑未下牌與孝也出訪雲菴不值至茂八氏告別訪
今八不值訪莊手三十郎其弟恭四郎見訪秋艇閒
玉井養純來視秋艇媳婦病欲見之秋艇曰養純老
在賤媳氏秋艇家家人方以彌留故蒼黄顧召見之養
純至時既昏黑主人供飯畢乞訪錢江善治皆不值
訪范四郎告別德次來迎出訪草野元秀不值訪圖

暉至其戶外其兒方出曰家翁在近市某將報之顧
留俟之余辭訪五岳既眠不見訪大挑告別戍下牌
歸○先是明府屬曰郡邑利病願追吾子未去覓聞
數事余曰諾今夕口授孝也起草略曰薪價日貴閭
郡若之某問其故皆曰自木方局起土人競伐雜樹
林而種杉故爾凡杉者富豪二三人所資薪者萬家
所用所謂一路之哭與一家之哭也不可不察宜檢
十里以內山林杉與薪增減何如也又曰薪一牛所
馱其直不過錢四五百文杉材則一牛所馱其價七

八百文而無採樵之勞故樵者皆舍薪而趣杉舍直
而趣貨故薪寡薪寡故貴也二說有異同而皆以木
方局為病源矣願請官停之又曰先明府時霜毛郡
某村以瘦病請減稅得允殊減米三百石村長獨私
之而不領於衆衆責之則逐十三人見逐者至府訴
之吏命返之曰將令村長頒也既而猶不肯頒十三
人復訴之村長賂吏吏遂逐二人兇其餘衆憤欲赴
江戶訴之然以無資止既五六年至今拊膺籲天此
冤獄不可不平反也此件見逐者就其所識隣藩士

人所述某不知某事之虛實唯採士人所言以告又
曰某舍側有官林村長禁採樵而立木牌焉無錢盜
毀牌去村長不能糾治蓋以土人皆慣斫官林而他
村長不禁不得獨禁此地也又曰前日某告盜皆奔
餘國然前夜猶闖某西隣及南隣知其未皆奔也云
云○子牌婢春走來報老太太病作余夫妻及孝也
走往嫂往外莊竹阿能勢婦婢芳方撫嫂背曰天寒疾輒起
不獨今夕也少間嫂自稱既愈乃返與孝也屬稿至
丑下牌止○孝也初議送余到小倉至此以嗣母病

止春畦將代送余○昨夜及今夕霜威俄劇硯水凍

二十六日

雪菴來乞字○范四郎送鱸（金百匹五色半切紙三百葉）○呂小
右衛門贈金二朱○七三郎來致其父祖鱸（南陔兄鱸余金三百匹室氏金百匹三兇金一步二朱雨窓鱸余金三百匹室氏金百匹二兇唐墨二笏阿吉鱸室氏木綿縞一段）○五岳來○磯五郎來見○昨日既與孝也議
定二十八日上途己牌要右衛門送示小倉近藤莊
三郎（前所謂錢屋某）間東累日辱問大村侯件既遞發間數
猶恐中途浮沉大誤事機故復屬此東於堤氏侯初

報本月二十六日來宿戎小倉數日前又急報本年
東覲止自今五六年不復東覲矣聞旭莊公欲東上
見侯於伏見若唯為侯故則止亦可云云乃東謝要
右衛門改議來月一二日上途先是孝也食余一家
乃改議明日以往余自覺不煩其供給○彌矢衛來
乞字○雨窓使人來曰午時顧設餞宴余與仁正先
往室氏孝也仁藏春畦等後至宴畢余以左腸強疼
召養玄至令孝也導之送余買雨窓所藏博多織帶
一腰將以贈吉喜也雨窓曰此直金一兩二朱四五

年前則金二步百物貴如此不唯薪紙也歸令養玄
鍼畢附貨一緡半○遣阿樂於山陰打菽歸報黑者
獲六升白者五升○夜來作來謝飲之及仁藏○遣
左陀阿樂買米油諸物○阿廣來贈栗及乾鯛

二十七日

夜來密雨已牌止而不見日○仁藏來贈鱸（鱸余金二百匹室氏金百匹二兇金二朱其祖母鱸室氏金二朱）○高春水東至東曰蒙屬
清水氏件清水君夫妻既和君八月于役京師夫人
守居尊夫人不用過慮也○先是余為磯吉作墓其

女阿梅不謝雨窓聞而責之今日始來贈柿謝過○
雨窓舍人角太郎送柿（先是因也乞字）仁○中島屋忠平來
贈鱸（金二朱泊爲魚一筐）漬○雨窓來乃謀家事○戎八來致
中洲柿○仁藏以有勞於萬嘉氏件請書扇十餘柄
唐紙二十餘張而謝以金二百匹余送金而書其半
○五岳來飲之酬鸛陽來貴飯撤○夜遣孝也於吉
田氏上封事○仁藏送膳○今日書寄南陔兄五古
一篇（詩集）載○玉井養純東曰杜氏婦遂設僕將歸去
不腆金二朱聊充菓儀祈叱存

二十八日

先是亀谷行藏送金一兩請抄瑣事録然塾生無善書者至此欲返金既而與孝也謀謂行藏富家不必瀬金一兩不若送余書三幅副以孝也所著昭代文抄二巻及孝也近作一巻也乃裁柬述其故且作書附孝也全百疋以充寫字料范四郎録別石令秀三與孝也點檢書畫幅四小右衛門録致新評潤筆金百疋四暉下擲與孝也出至仁藏氏謝又過澗窓氏謝廣瀬訪吉田孚主人供酒肴話郡邑利病飲及時

事欲及余東上件主人曰篠亦竹以名家聚財而失人心身死未冷其家覆滅是戒之在得先生願安命莫級汲也余曰敢不命肺注人曰聞先生有三郎君故若多費某謂留長子膝下餘則出為他家義子可余曰否不然我廣瀬氏雖數家叔父九雲後絶養異姓為嗣某大兄仲兄叔兄皆無子季兄有一子然贅於異姓矣某五世祖曰淨真其子孫唯季兄子一人及某無子而已某長即孝也既嗣伯兄家餘三子某欲分為三家以張淨真後肯出為他人之嗣乎且不顧祖先血脈盛衰唯以有貴故悉出其子而嗣異姓及我乏嗣亂輙納螟蛉以承視先之祭夷狄之道也某雖寒儒敢儌此乎主人曰然某不知先生之意而妄言矣既而請主人行打膿方先是主人視余病曰非打膿恐不瘥也其方以硝石精點痛所如灸主人以既醉令其室點余背二所初抹即覺疼頻十餘抹癰痛而熱亦不異灸抹畢貼膏藥曰自今六七日膿當出也膿出十餘日若覺痒病未除也宜更抹不痒則既瘥也余喜謝秀三來迎亥下牌歸○今日途過

忠平氏謝

二十九日

孝也病○令德次作書畫函書畫幅扶者悉藏故書笥而長者集藏新函○要右衛門來曰某家禍將作故不能拜別請恕又曰小倉遞報今日始至故送之覽雖期既違然其費金二朱及錢十五文敢告乃違仁也償之初要右衛門謂余曰發專介費金一歩一朱託我使費錢百五十文故屬焉至此既忘初言然余則德其不費我金三朱唯其行事總此類是其所以禍作余曾規之又令

鶯谷詩之皆不聽也○今春畦秀三來裝○五岳來
○雨窓來○召七三郎附與南陵兄柬又託呈府內
候保命酒及與木戶孫九郎柬柬曰聞君公歸城字二
用卸呼儀欲拜趨奉賀然柬上期過不能如意不腆保
命酒一筐呈諸下執事云云○夜雨窓來

晦

初秀三在山陰臥於樓上余每月寅上牌呼之僅一
聲即起余屢賞其善起近日移𢅏田與余隔障臥每
夕出與塾生話夜深寢余呼之如例數聲不起起而
復眠乃規之曰春夏夜短而善起秋冬夜長而不能

起是吾子漸怠也先兄曾謂我曰顧一年所行不變
其初者君子也數十周變有小人也吾子未半歲既
變其初吾甚畏焉秀三曰謹奉教昨夜戌牌在外未
寢遣阿樂促之歸臥今曉余呼數十聲不應室氏代
呼猶不應遂起阿樂到其枕頭呼之天明初起乃規
之如初併令之錄○來裝如昨孝也令縫助○阿曽
都來留宿○室氏左指傷疼甚○鶴陽來曰府政一
新竊謂先生與有力焉然則逐去為上策古人云事

宜佰餘地先生以為何如余曰善○鶴陽兄弟贐金
一兩○春畦贈贐金二百疋室氏金百疋又贐○德次為葺屋師
善平請償去年八月雇賃錢廿六緡余褒其誠然以
屢請不已枉附其半○孝也病如昨○阿能歸贈肴
新婦贈飩○夜就孝也臥所語余曰欲來月四日上
途汝宜見吉田子請副繝副繝見前孝也曰諾大人若見
雨窓亦屬彼○至仁藏氏謝贐又規教嫂遂至雨窓
氏謀副繝件雨窓曰明府既許公為其書籍手余曰
此餅孝也與吉田子議謀我永闕報爾懇田渠與林

外謀請吉田子余又述室氏欲取宰府路雨窓出鄭
程記測地理曰過宰府則四宿而至小倉時方夛雨
不若小石原路三宿至小倉也亥牌歸

十月朔

中洲佃戶以黃粱不熟請減租使德次往規之○忠
平來○森忠三郎送茶椀及半襟包指組○令孝也
出去年來代余所償諸債目錄始金一兩○昨月東
作因仁藏請餙其父安民畫像贊夜來攜思至巳牌
成贊集載令孝也書送之仁藏氏○行德无遂子來曰

東元遂告東上○便孝也之吉田氏屬副觸件遂過森氏謝返曰吉田子不在兇與雨窓約復往矣○戎三郎來屬寄其從弟東游在三島明神祠側者東二通乃附秀三收之○左陀去遣阿樂於山陰收赤小豆返報獲九升○申牌孝也將復赴吉田氏約同到豆田余先至仁藏氏問前日所發中津馬駄貨荅曰總計金三兩一歩二朱也孝也不至乃訪雨窓有客不見訪鶴陽不在花溪見詒次孝也至曰吉田子曰副觸件將與縣令謀明日相報也歸路訪相良文敬

不在○夜携秀三訪要右衛門不在其妻見曰先生東上恐不速歸願僕拙夫歸見余曰衆有積怨深怨於君須遠避也要右衛門曰然將遊長崎若上國也亥牌歸○今日因孝也贈黑豆二升於吉田氏室○小右衛門來告明月株柚賓

二日

附諸券於孝也莊手氏中洲券山手氏山陰券竹田彌三次郎迫券下野手藤助杉林田畑券中津屋某杉林券政屋某桐田券九屋幸右衛門金千兩券伊豫屋儀七金千兩券竹田人某中州竹林券○午時孝也餞食余以下并招雨窓松兵衛仁藏○室氏之山陰券三日今日小右衛門與雇者株柚賓聞終日僅收二十四五矣余曰柚賓一斤直錢三十八文矣除雇貨則所贏幾何不唯無贏將費夛分貨也何無算之甚吾子須往見亦右衛門止之乃往與室氏返曰戎三郎等皆言柚實稠密則一日當獲百斤株踈則不過二十四五斤也○今孝也召轎工課修繕之費之曰錢一千三百文可乃命之○夜室氏之雨窓氏借金二十兩餘○孝也曰昨日吉田子曰明日報副觸件而未報何如余曰且往雨窓氏

謀之返曰雨窓曰今日吉田氏有筑前客明朝某往問之○善治來贐川茗五苞

三日

令德次筵包駄馬諸具○孝也贈贐余金五百匹京扇百柄唐紙三十葉茶一包室氏金二百匹三兒金百匹伯嫂贐○室氏金五十匹阿能婦阿德贐室氏金二百匹鶴陽來餞之○明府送示贈余七絶三首題曰余在東都久諸州聞旭莊先生之名籍甚久矣今茲春轄于西州路府九月抵日田官府不料屢接先生亦可謂奇遇也先生賦長句一篇被贈詩華俱妙深喜不違素聞句中往往雖多譽詞結末有九郎斤之半一貫切或怠獻芹無多絆耐久雨字耳之句誠意亦切矣余感其厚意謝以三絶亦投木爪也絲箋寫出一篇詩頓控

柳揚吟得奇贓我丁寧綻附久紙身此語當箴規不才多得恤氏艱過磬對君多學顏却笑新篇刻感日歷名附驥滿人間詩筆縱橫根絶倫偏疑謫墮在風塵休言螢雪多年苦至竟先生天授人後樂
野主人良與孝也批之畢遣孝也致之吉田子且乞副緘
既返致副緘○小右衛門來余曰昨夜聞茂三郎言
亦有一理今日雇夫採柚實可○附與田代後次秉
於孝也内包謝金二朱及書一幅○錄寄青村七律附孝也○未
下牌與孝也出過草野忠右衛門氏告別話及痔疾
主人曰渠父子皆纏痔或勸煮鐵醬和以鹽汲鹽麩
粉而塗之輒愈余曰敢不奉教至雨窓氏花溪在座

雨窓曰天陰將雨且延明日上途何如余曰晴雨未
決也我亦未決也卿與孝也決之雨窓曰且留起馬帖
及副緘於我家而待公自府歸而致之會所曷何如
余曰善出過桃谷氏告別不在入府門到臺所臺所見前
因贄御告別曰姑待既而明府引見向使孝也曰吉
田子請揮灑尊作至此賜之又問本地善詩者余荅
以五岳鶴陽先是五岳和明府菊詩韻書翦而遺之
余几上余使孝也示之吉田子吉田子私呈明府明
府驚賞至此曰我素聞岳師名今觀其作不違所聞

他日當往見又曰攝州江口村長田仲田左衛門者
頗有才幹先生暇日一訪之又曰京攝有新聞請急
報余曰謹諾黄昏退明府手賜菓子一筐筐中有所謂提重者
邦俗謂筐曰重累至青木氏告別不在謹森氏謝且告別主
人供飯至関根氏雨窓在座主人曰江戶新聞紙至畧
曰游手五六萬遮春岳公於朝路曰諸侯各歸其藩
我輩失產願救公遂不能朝矣又曰彥根侯削封五
萬石又曰加賀伍臺肆三侯以與神祖有約請述職
如舊余曰三件皆可疑恐好事者流言耳至豊田氏

告別主人錄製膏藥法贈余余謝渠厚其室見謝我
贈黑豆余曰京攝若有新聞回誰而相報主人曰大
負可余曰本地多諸侯銀幣而乏現錢故物價騰貴
若請官船運當百錢當四錢數萬貫文至廢停銀幣
物價必平主人曰善上國銀一匁當錢八十四五文
本地銀一匁當錢百五六文所謂錢賤金銀貴之地
縱橫運錢數萬貫至必不出三年復來去矣余曰令
此地當百錢增平錢當四錢增一錢則必未出三年
錢西聚矣主人曰善秀三來迎戍下牌返雨窓氏桃

谷在座雨窓曰晴雨未定待明朝而决上途何如余曰善雨窓曰今夕家人皆守夜龍馬鳰稲生祠棊將與桃谷兄赴焉叔父請臨乃令孝也從秀三去至祠叔嫂阿吉阿能婦等三十餘人列坐祠官橋本相模至開行厨秀三來迎乃與阿能婦歸時子牌也○室氏述未牌後事如左吉田子送賻（金二百疋三羽木綿一段菓子一筥）青木子送賻（烟裹枇二）一鰯師來賻沙糖束作來贈潤筆金三百疋彈助來賻秋月川茗二十五包草野忠右衛門送賻（書東紙五百葉）圓藏濱田屋藤助善治妻某皆賻

菓子九屋七兵衛來賻麪麩三壷小右衛門妻來賻紙及薯蕷七妻來賻栗桃谷文敬來○夜小右衛門來宿○鵜殿小四郎賻金百疋○本年丁文宝公七年忌祭當（留）菜資金二百疋又属阿吉祭日致木綿一段靈前

四日

夜來殊暖細雨如毛天明稍治地雨窓等歸路相過曰宜止上途而移吾家矣從之○関根子來別賻姫路草函及和紙○令秀三德次送所蒙邑書畫及雜穀仁藏氏送曰既五十三番矣○令孝也之縣府謝○戎八喜兵衛來乃命移諸具於雨窓氏屢來往○留贈婢芳春各錢一緡小右衛門二緡小右衛妻一緡喜兵衛錢百五十二文○令小右衛門送相賓仁藏氏料之童五十大竹餘本年多雨相賓腐墮比去年僅三之一○先是屢令德次（召）冷友助不至今日以新寫塾炊夫來見余責其慢○午時余先攜仁正春暁出過仁藏氏及掘田諸家告別訪草野忠右衛門謝至雨窓氏雨窓置余一行南殿兄居○室氏攜離

也阿樂曽都至○阿能婦新婦送至孝也歸路相過開行厨雨窓等來集酣闌塾書生大寸餘人來別贈酒肴乃留賢義道了成章等七八輩飲○孝也致村上慎次九月二十八日東郎問余上途期也乃發田東○令秀三從孝也去點檢留置諸具付之孝也○松兵衛來○新婦去阿能婦留宿

五日

雨止○將與七三郎展墓偶歛村半藏來賻唐紙十葉乃止與雨窓謀送起馬帖於會所曰明日辭仁牌

請發夫五名及馬一匹○孝也來○初春畦約送我
到赤關今月回孝也以家人不許請止孝也將發德
次喜兵衛送也○辰下牌馴師來宗家誦經佛前攜
室氏以下赴焉宗族皆集經畢飯出飯畢乃散○雨
窓曰本地役夫五名則添五名為十人例也副觸曰
我日田屬村不付貨可然公之非縣夫衆所皆知須
付貨也乃會計夫十名馬一匹貨付金二歩錢三廿
八文○先是鶴陽兄弟送與堤平兵衛來卽薦余泡
今日雨窓付起馬牯發與近藤壯三郎東亦薦余也○

已下牌與孝也雨窓文子仁藏等展墓遂入馴師房
告別先是與馴師約為書挂聯至此議短長廣狹師
曰竪一間有半横八寸許雨窓曰某請呈紙既歸書
之（皆古人成句）并書二幅贈濱田屋藤助先是藤助乞書
不許既聞其來別也曰先生歸御月某必上鬼籙矣
故書之叔嫂阿吉宗家舍人聞余揮灑乞字至黃昏
止○草野忠右衛門僧玄海彈助及其母前後來別
○松兵衛贈贐（金二朱紙一束）塵○兵右衛門贐羊羹○北
隣阿靜來贐乾柿○寬度來會津喜公發乃留之宿

○雨窓示青村九月下旬東及新聞紙數種一曰大
君將以明年二月朝京師一曰前日藤堂侯以勅召
之報於諸侯其實騙王人請之也一日仙臺侯使其
臣候近衛侯公問汝主有行色乎曰無有密囑乎曰
無公叱之曰往年掃部頭逼攝籙大臣幽奴之而納
夷狄款寶閉關來始有之變汝主及與彼厚交今朝
廷一新汝主坐受大國不同薩長等義擧又不入朝
何慢也使蒼黃去（諸說皆可疑姑錄弘異聞）○雨窓供酒松兵衛
仁藏等皆會飲而聽余話時事○夜如援孝也載與

南陵兄來○室氏出別伯嫂余則以嫂老不忍面別
云

六日

寅牌起繁霜如雪○孝也以下宗族男婦皆來會○
雨窓仁藏贐秀三金百疋○卯上牌送者滿街或誤
報曰先生逐出乃至宗家阿能婦等方靚妝粉畧而
始畢乃止途過花月橋五岳鶴陽等俟焉茂三郎新
平去至街口塾生四十餘人及吉田關根青木飯村
諸氏之子去過熊嶽坂路左紅葉極美出於原正大

霧稍晴殊暖如春至草場路雪菴供焉爐茶一包去
者若干（叔姪阿詰阿能婦阿菊阿德阿廣阿文阿貞阿郁阿叢阿梅阿豊都菊之助五岳寛度鶴）
（陽睪助善治等）至山田村去者若干（雨窓雪菴松矢衛等）始上轎轎夫
疾走餘人不得從至大行寺茶店而供焉時已上牌
也至午上牌衆稍追及飯畢皆別去（孝也仁藏潤吉七三郎春雖戌）
（八小右衛門阿左陀阿樂賢義亮眠又二郎道了元翁和平養中等）孝也令德次喜矣
衛送余、（先）發秀三從中上牌至小石原入驛長氏轎夫
等乞酒錢以其昇擲甚冷我昏眩不許既去閲其所
擔甘梨乾柿被偷喰者什之七八余笑曰若賜錢所

謂賣盜也黄昏前室氏等至○小石原客年三月五
日皆燬今年三月四日復皆燬主人室障壁未完寒
甚

七日

卯上牌上途令仁正竝衆余轎而歩下栄嶺轎夫以
路滑請仁也下至屋形村余代正也午時至添田食
於驛亭主人及一轎夫年近五十皆未剃顋髮形似
醫問其故曰本驛里正贓甚衆輩訟之里正敗官以
我好訟罪蓄顋髮矣令室氏懷龍也上轎行十四五

町路左臨水絶壁數十尋地名山伏（盛山伏謂修験者）遇一士
人款秀三曰巣鵜殿小四郎隷也將迎之歸也謂我
主必隨先生到小倉矣而不至乎又行一里余上轎
令德次負正也喜矣衛負龍也黄昏至香春驛宿焉
馬差氏主人宴甚不設浴詰之曰災後無浴桶也余
曰從者皆歩不得不浴若無浴桶何不辦為主人呼
曰巣辦驛長驛長曰旧田客例不必設浴余曰卿言
可疑逐呂驛長来主人怏怏令人報驛長驛長稱病
不来主人曰閭驛災後無（浴）桶公縱宿他家亦然也余

曰驛長不能来何不令替人来良久一人来謝曰主
人言皆詐也驛長命主人為公逆旅固謂必設浴也
主人未曽言無浴桶外飾其宴也且言閭驛無浴桶
我誰欺然暮夜移他家亦多事顧強恕之余曰善卿
須戒主人多具炭火及卧衾也曰諾既而徑具二物
而飯費貴常例三十錢○室氏以新木綿縞製龍也
中扇長三尺者七八未用之置竹籠内今多捡之悉
無盖為昨日偷乾柿者所盗也

八日

夜半大風微雨比明風衰雨盛卯上牌余先上轎而發行半里滴自窓隙入投路左店出油套匝轎秀三及余曰馬夫至乎曰未至余曰吾子未識旅務飢馬夫非親留促之或遅一二時甚至半日也吾子須逐責之至株銅所驕夫既俟昧爽今德次先行債人馬貸故也至呼野里主氏克主小右衛門既没其子某插掃室內外以俟德次在焉良久室氏喜兵衛交抱襲也至室氏稱頭痛而臥余爲主人作書畫主人俟酒飯余諾香春里正無狀主人曰飯驛常然東語之

可乃裁東曰昨夜宿鄉驛今昧爽集人馬人至馬不至我留及平牌終不耐遅而發株銅所呼野皆預具人馬責我曰公何盱我輩蓐食今既餓矣此鄉之故也敢問何故既付東主人秀三始至余懷龍也上轎雨益急比至德力風大起雨止至驛移晷室氏以下及今室氏懷龍也上轎余步令喜兵衛負正也風益烈面寒極而疼殆不能步德次隨轎先行申下牌近小倉近藤壯三郎舍人出迎黄昏入城下宿壯三郎氏○戌牌遣秀三於堤幸兵衛氏贈保命酒及緗讀香魚一筐遂之吉雄祐卓氏贈菓子一筐送曰平兵衛遊赤關未歸雄卓將明日來候○風勢撼屋夢屢驚

九日

風勢益烈以不能赴赤關將遣德次喜兵衛歸乃裁與孝也雨窓吉田子東內包京師小倉新聞紙卽今朝館主人所示略曰京師西奉行屬與力渡邊金三郎上田助之丞東奉行屬同心森孫大夫河原十藏應江戶徵東下九月二十三日宿石部驛（金三郎宿播磨屋平三郎氏助之丞宿八百屋兵助氏孫大宿佐渡屋次三郎氏十藏宿萬屋半七氏）

酉下牌浪士三十人許西來每人親提槍高歌入驛分圍逆旅而家悉殺之獨助之丞逃入他家然創重終死翌日梟三人首於京師三条粟田口加木曰此三賊戊午以來與長野義言島田左近逆謀及其黨加納繁三郎上田助之丞諸姦合心勠力釀成古今未曾有國難見忠義士苟憂國者必羅織殺之或流之其罪天地所不容因加天戮也壬戌九月二十四日書木背曰石部三逆旅頓罹此奇災闔市須恤患其費若不

肯之亦將誅之云云江州鍛工國友某來小倉話曰宮前彦根侯邑五萬石皆豪富所住抵杷十四五萬石且其地咫尺城下彦根人苦之其土御木保土佐被幽蓋義言黨也或曰薩人藏虜船二隻於櫻島側云云小倉士人某某三名以接他藩書生被幽莫知其故者或曰其人漏秘密事曰明年大君上洛後有攘夷之擧也○吉雄祐卓來謝○午後德次喜兵衛去乃贈金百疋○室氏名賣小倉縞者買袴帶汲物織○祐卓送酒肴白本欲迎觴於敝廬然某近致病

解任不得不畏人之多言也○夜祐卓與両春菴名舊元禮來乃飲春菴以時事未可測知泥余東行余曰我非事君者閑雲野鶴見幾退進退不用過慮也春菴先去祐卓借隨筆去

十日

鐵與孝也前窓鶴陽東託壯三郎報香春驛長無沢於鶴陽鶴陽小倉外臣也○朝來風稍衰霰下○遣秀三於堤吉雄二家告上途祐卓來時龍也啼不已祐卓診之曰風邪也既去送葛根湯三貼○贈飲費金二步二朱茶料金一步於壯三郎○壯三郎賂飴二壺及昆布○午後室氏三児先發今朝與祐卓謀大里買船屬何人可也祐卓曰魚屋者可平兵衛與魚屋善須令彼舍人屬之也祐卓東舍人謀之舍人誤謂託平兵衛也送與平兵衛東乃使秀三請改之　東菊屋孫藏者馬夫請先行命致東預具船俟我　上牌上途秀三從壯三郎送四五町去上轎出於海濱寒風劈面秀三顧曰吉雄子來乃下轎祐卓曰某與春菴趨貴館聞先生既發走矣春菴追及遂行話入大里室氏在孫

藏氏就焉春菴欲觴余於其門人井關一甫家去焰出近藤氏不見余未發秀三頻索不已舍人曰馬夫既駄去也至此馬夫曰向見島原客着展出戸疑公物也秀三東舍人告之轎夫等皆留待東成乃每人賜錢十文孫藏氏寡婦為主不能與舟子應接舟子直就余議價曰今日風波異常須賜錢一千四百文也余意其責屢顧寡婦寡婦不言祐卓亦既追春菴去余謂秀三曰不我不欲親與舟子應接故請平兵衛舍人矣而彼屬寡婦氏寡婦豈了事者言未畢二醫

人自外入余識其面而忘其名醫曰某池松順菴子順甫也路值祐阜聞先生在焉故謁也余曰天保辛丑從先兄淡窓上舟兄疾作某導叩尊翁門尊翁大喜事如昨日既経二十二年兄與尊翁皆為帝鄉之客某亦如是老衰矣順甫曰然　幼彷彿記概畧耳今日偶會亦甚相肖買飴贈余順甫聞舟子言曰汝過貪也自就掌舟局謀終減二百錢祐阜春菴與一甫來曰日將没先生恐不能遅也春菴贐酒及飴昆布乃出江舟春菴以下送到涯春菴脫所被絮袍贈

余曰善護老身余吟曰猶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春菴絶倒祐阜稱袍包龍也頭肯曰先生健不用此即君新生始遇風寒且感外邪宜慎護也余感諸友情老淚潸焉時日將沉風波稍收初鼓棨僅數町柂工二人上涯牽百丈里許復鼓棨月明滿海全波破碓寒甚戌上牌附赤關城腰濱今秀三先上岸報茶屋慎次郎余次往慎次郎新移居問路人得入焉慎次郎曰某族今夕有自貴鄉回者招某飲曰我到日田聞旭莊先生既東游矣其早晚過君家亦不可知也

某歸來塋聞跫音即洗注也余曰我一行大人恐費供給願泝逆旅主人曰今夕且宿明親出迎達氏以下

十一日

贈慎次郎鯉鯎一壺浪華酒一白石峯畫一幅及紙又借其繪人贈奈良屋慶次郎柚餅城畫全硯江玉池同上南涂董一郎一菓子上物○慶吹郎來謝○賴次郎拱酒○室氏欲訪外生姮次郎及清水麻之丞妻室氏姪余先拉仁也室外生氏贈菓子及漆盆傳室氏言曰

願設浴既室氏從正龍秀三至將遂赴長府彦久達室氏從母曰麻之丞于役浪華登佐名姪女恐不能供給今夕宿我家朗日遣從者召之何如室氏曰善仁正誘三皆欲游阿彌陀寺余導之而往入寺中納百錢於沙彌曰須俟候於畫像室隸行數百步入山門左有連牖鑿小閤入焉有二殿北者安德帝廟也南者即畫像室也滿壁繪平氏諸將及宮嬪真沙彌出以竹枝指之曰某公也某夫人也次室亦滿壁繪安德帝幼生以某源平爭戰壇浦敗績始末沙彌又指言之既

觀平氏諸墓（在帝廟北）余謂仁也曰我三十六年前初東
游到此地今僅記概略耳同游者既悉没矣汝方十
二後數十年應想今日事也登亀山神祠黄昏返主
人供飯强侑不已余以平昔困○朝來室氏欲見故
婢沙徒（先是作何里或左徒）問愼次郎等無識其居者主人聞
之令舍人遍問之比酒撤遂從沙徒至乃贈沙徒葉
子及襖更深去○今日室氏遣仁也秀三於愼次郎
氏取龍也褻衣

十二日

室氏遣秀三清水氏以招姪女不至令其舍人來迎
室氏室氏不往更召之○堤平兵衛來訪曰某昨夕
始聞先生至故候也贈金三百匹曰某將歸鄉先是
聞平兵衛欲聘範治若孝也為小倉人開學問場報
以米百苞也至此語及之平兵衛曰青村君若歸某
將拜趨述情何如余曰善○主人導觀其莊園在直
北二町外倚閣脚竹樹成趣細路屈曲出於園脊下
瞰海門敞甚柑橘方熟三一樣耕其根周覽久之返○
午後返秀三於愼次郎氏謀借年所僑居旭亭○讀

岐高松骨董師景山由兵衛來見乞字曰某賠玉池
聞先生至余曰我本出筆硯君宜託紙玉池○備中
坂谷喜八郎及其門人長府人藤島堅藏來訪因將
觀耶馬溪余曰欲令豚兒為東道何如喜八郎曰幸
甚○申上牌秀三來曰既移諸具旭亭矣致牧野肴
霞東東曰某八月來僑居此地聞先生至恭愼氏拜
趨本料其在仙住氏他日復謁云云○室氏弟仔藤
文次郎以病致仕在小倉昨日返家今日復往小倉
路過仙生氏聞我夫妻在焉大喜相見文次郎妻尋

死其女年十四繼母頗憐之室氏聞之欲乞之為我
養女文次郎悦曰某貧還糊口四方常送微資給女
諸具若得為姊所收養猶解倒懸也明日攜女至○
申下牌與室氏以下至愼次郎氏愼次郎導至旭亭
而飲余曰往年寓此我自給居家用具主人在別舍
唯炊飯送之矣今主人同我居就作逆旅令彼具一
切器用何如愼次郎欲與主人謀之不在其妻曰令
夕無臥衾且借之愼次郎送蒲團○夜遣秀三報佐
徒又訪喜八郎逆旅返曰皆不在既佐徒來夜深去

○今朝識秀三曰我三十年來口授瑣事錄令門生筆記初不識字畫者經三四月稍熟經七八月自辨顛倒十之九皆然獨吾子既經半年猶其初視吾子間与障常不復開始悟吾子放心心常不在腔子裡其學問之道無他唯収其放心而已心不在此十年猶初也又曰吾子非毫不辨是非者唯知是不守知非不改柔情不斷優暮送日故然今後須憤發磨礪也

十三日

卯牌浴湯肆過愼次郎余曰來既而來乞字○書右海與兵衛呼野里正所屬二幅及贈西春菴五律詩集載○栽與堤半兵衛西春菴來訖與春菴與兵衛半兵衛所贈書一幅來於遺秀三於平兵衛逆旅池田屋良助氏囑焉○栽與孝也村上愼次來皆鶯坂浴喜八郎也求畢喜八郎堅藏來贈菓予乞字曰今日將渡海○西市中野半右衛門使舍人來曰往年先生枉駕某不在家到今為憾某今與妻余識所住此地欲邀先生然有公事今日上船偕赴浪華顧相見於浪華也往歲所賜之律珍藏於字忘四五字願效之余曰七八兩句既併韻更之矣令秀三書付之○室氏訪佐徒未返登佐使人來欲又迎室氏乃使其人之佐徒氏室氏返曰明日往○景山由兵衛來○香取小谷來贈硯一枚乃報以書二幅○室氏復之佐徒氏○度次郎來贈饅頭乞字玉池亦來夜去○酉牌遺仁也秀三迎室氏且致愼次郎所乞書十幅

十四日

浴湯肆○室氏攜正龍赴長府佐徒從之○恒次郎

及文次郎來恒次郎曰文次郎女來在某家聞令閨不在故不攜來也文次郎曰其隣家女年二十其父母貧不能衣食之聞我女隨公去豔羨不已欲因某懇請為公侍婢公若不欲之攜到浪華令事他家亦可恒次郎曰其母女亦既在某家矣余曰令女件某既聽命隣女件請待荊婦歸決之恒次郎屬書屏風二雙去○慶次郎導其生父桐山源左衛門訪牧野青霞德山背董師某來談話至黄昏散○朝來作愼次郎等所囑書○仁也從恒次郎去夜不返遣秀三迎

之○訪度次郎主人供酒其妻見招仁也將撤愼次
郎來主人示吉田虎次郎上三位大原公國字牘及
時勢論大意勸公竊西下說西諸侯擧兵奉天子以
伐關東也虎次郎深悪諸夷跋扈幕府諸侯為其所
刼叉逼天子則不量己力慨然欲招集天下忠義士
悉誅夷吏以安海内是其所以誅死也然虎次郎死
僅二三年時勢大變天下翕然尊王室大君將率諸
侯入朝雖氣運之所際會虎次郎等首唱之功不可
泯也虎次郎甲寅歲到江戸竊謀欲奔墨夷伺其釁

而剃髮商事覺下獄官諒其志放歸幽于萩文兄許
其赴江戸途過余浪華僑居請見時余迎大村侯於
伏見不在家虎次郎屢來遂不値去無幾余聞其下
獄曰彼若見我必無此敗也夫人臣無將彼雖忠義
有餘未識臣道也戊午余遊萩虎次郎因土屋矢之
助贄疑余復述人臣無將之說虎次郎頗不悦矣之
助亦老余扶摘不已曰彼我藩有志之士枉容之可
何先生之不憚煩也余曰彼實有志之士我惜其重
得禍故欲救之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余仰桑

維翰鐵硯詩書寄矣之助矣之助來余曰所賜書為
吉田生所奪乃送上書生來云云其來曰吾甚喜旭翁
此詩勢不得豪奪也翁富佳什然如此作豈可多得
哉况輿翁善須請再書也是歲虎次郎作此牘及論
明年坐梅田源次郎頼三樹等事誅今讀此其忠義
之氣凜凜如活事雖不成其志比楠菊池名和諸公
無愧焉好我猶哉之為大丈夫也亥下牌返逆旅

十五日

浴湯肆○景山由安衛來贈柿取書○若夫大疾使

秀三買炭沙石膏及瓷而塗之○名田精一以其甕
在宜園送肴○玉池來囑書○度次郎來將飲之使
秀三招愼次郎玉池皆不在余亦患心下鬱滯乃止
○仁也赴瓜生氏招○佐徒自長府返曰尊夫人則
明日歸○南条董一郎送蠻柿及柿○愼次郎致西
春菴田東春菴次余留別詩韻卻寄別來二十歲紙價洛陽高君仰
青雲客吾慙舊縕袍途唯草草步豈辞勞勞擧目鵬程濶愁懇懇巨濤○夜招愼次郎
度次郎玉池而飲仁也歸愼次郎導忠觀劇塲夜深
歸○今日午時食鯽少間吐頗覺悪寒被衾臥夜屢

饜

十六日

終日作書○慶次郎來見甲山者曰伊人曾任浪華近將復往故謁○小谷來○玉池慎次郎曝象○右田精一來○董一郎送味噌漬茄子松蕈○甲下脾聞小谷青霞在慎次郎氏往訪之慎次郎家與左右隣相似不能辨認迻令仁也往既不在遂就玉池氏問青霞所居玉池令其兒導仁也從北行玉司坊辰三町西折入裡巷一町左畔街盡處即西霞僑居也

青霞將導訪精一乃迻仁也取書扇二柄出東行三町許左折入裡巷水涯有一家即精一氏也不在其妻見供茶其母亦見余迻（述）其兒健康母喜妻無謝辭余疑其繼母也果然將去精一歸引上樓供酒其妾見招慎次郎不至慶次郎至主人量大與慶次郎角飲不已青霞竊逃去仁也睡交下牌起之與慶次郎出至其家宿

十七日

迻仁也召秀三至將浴湯肆途謂余曰先生意逆旅主人女偷物某察之實也昨夜主人搏女隣人來救始赦之蓋知我意之矣余問既及錢幣乎曰收乃迻慶次郎氏謀移寓慶次郎曰某將與慎次郎謀既諾（洛）歸逆旅○慶次郎送餠○作書如昨○慶次郎與甲山來甲山贈乾鯱於仁也乃報以書一紙○午前請永氏倉人與吉來告室氏迻仇生氏○午後携仁也到仇生氏室氏見文次郎女自年十四矣視之如女一二歲人室氏曰為繼母所虐心志悶惑不能長也余愍之室氏曰女之外祖母梶山氏聞汝為我斷取

養太喜送至矣乃外相見曰妾女早歿（歿）孫女為繼母因文次郎柾弱怕婦妾亦嫠居不能翁護帝謂女曰我死不瞑為外孫女也（故）迻今遇公始得安死矣我女遺物數点（二字　邦呼）用既付尊夫人矣室氏請舟貸金酒匹曰妾衣衾若干姪女器具若干運至矣不識何所藏之余乃詣逆旅女件曰御與正也留奚迻逆旅如所携諸具備仇生氏倉託焉見恒次郎致其新囑書屏風一雙曰願留賦拏數日也恒次郎曰唯命與吉贈肉餻梶山氏贈肴既而室氏梶山氏恒次郎與吉

同坐謀清水氏件與吉曰麻之丞君視其夫人如仇
近隣山田氏麻之丞君親姻也君守役浪華時囑山
田氏給夫人之斂半月一斗三升別不付一錢如油
薪紙炭菜醬之費欲令夫人手出之夫人被幽不得
名一器一衣不識何術能致錢乎是名給其飯實給
之餓死也昨夜山田氏召某曰我視清水氏至矣而
廣瀬夫人猶有贓辭我不屑復視之是欲并絶其食
也夫人何以落乎某清水氏老奴先君臨沒託尊夫
人及夫人今尊夫人既得其所夫人猶如是奴謂先君

何言畢大啼室氏梶山氏皆泣恒次郎曰麻之丞虎
狼也雖人理責之文次郎在弱坐視姪女餓死不能
振之賴有先生作姉丈顧援一策余曰某非長府人
妻亦嫁我除長府籍文次郎雖贅他家其清水氏子
而為麻之丞義兄弟文次郎父升孫〔女為女故也〕長府籍所載除
文次郎外誰為麻之丞妻訟而離婚者乎須召文次
郎作訟辭也與吉曰夫人離婚後誰養之室氏曰我
既請夫君許養之汝莫過慮唯我弟不唯不武亦不
文也安能作訟辭恒次郎曰有令姉丈在何病不文

余笑曰是問代國於仁者也恒次郎曰勢到此先生
不得獨脫也余曰文次郎來請報我乃攜仁正歸逆
旅令二兒從秀三送室氏離也衣具○遣秀三於佐
徒氏致書二幅佐徒來曰或問公潤筆定額婢答曰
金紙金二百匹屏風一雙金五両因與數人約將乞
書既約者尨婢曰曰慎次郎乞先生書者皆納潤筆
半於你所言你毋乃貪乎婢曾聞公若尊夫人言如
是今既不如是乎余曰汝誤聞矣我安有是言汝須
遍告約者誤聞之由也○夜慶次郎慎次郎來先是

慶次郎為守寅漢者乞書篇額曰其人姓内田名平
右衛門亦一奇士也今夕將訪之慎次郎以改衣去
慶次郎導東行七八町至内田氏主人喜供酒甲山
郎其客也奔走周旋余為主人作畫支牌辭甲山慶
次郎送至逆旅○今日與室氏謀長府隣女件室氏
曰不唯文次郎女也登佐亦將依我女三為嫁辭隣
女何如余曰善哉

文久二年壬戌十月

十八日

瓜生氏舍人來告文次郎至〇午前攜仁也赴瓜生
氏途過慶次郎氏慶次郎曰宇留漢等將來如之何
余曰請走一价報我過半右衛門戶外入謝既見文
次郎共謀清水氏件文次郎口述麻之丞無頼之狀
請余撰訟狀狀邦文也余令恒次郎文次郎筆記我
所口授二子皆不識字余歎曰瓜生君業製侯家素
麺壹盡精力焉其不暇習字宜也伊藤子壬人也而

目沒一丁安得不況論乎乃使人召秀三來至痔疼
甚恒次郎勸三稜鍼決痔囊將令室氏卓鍼室氏曰
囊既破膿頗出恒次郎勸和酢於淅米水而燙之以
蒸瘡口膿益出恒次郎（秀三至）訟狀成譯其大意曰某生父
清水信八以其胞兄殷大為嗣令某出贅於伊藤氏
因冒伊藤姓既而殷大死信八養乃禾莊之進次子
麻之丞為義子欲以配某妹登佐時麻之丞甫九歲
無幾信八死某繼先父志待麻之丞長配登佐為清
水氏嗣麻之丞獷悍屢搏登佐某箴之則大忿遂以

與某絕告官乃親戚相絕者主客皆以告例也而某
猶未以告竊惟登佐雖一女子清水氏一線血統所
繫彼雖絕我我不宜絕彼也然自此蹤跡稍疎麻之
丞益無所顧擇虐使登佐終逐之一室僅給其食某
既冒他姓且以身病亡骸骨不復關人事故坐視妹
之顦悴不敢救也本年麻之丞于役京師舍登佐命守
其家登佐有女僅四歲麻之丞囑其姊所嫁渠氏明
送脫粟米一斗八升以充母子食而別不給薪炭鹽
蔬油醬之費天方寒母子相依且無炭火夕無燈燭

消瘦號天亦已渠雖不復關人事然身非木石也安
忍聞妹寒餓死乎麻之亦人也自九歲時受先父鞠
養而遺以田宅配以愛女其慈恩實等所生而曾無
顧念其距禽獸幾何先父遺産頗豐麻之丞苛禁妹
不許敢名一物其意蓋餓殺之而後慊也是以先父
為死矣也狀顧洪慈照監令麻之丞與登佐訣絕令
登佐依某以終天年也如麻之丞無狀先父故隸及
隣里皆所聞見不待某細陳也諸君周旋得通鄙衷
於公上不唯某也并先父受賜文久二年壬戌十月

伊藤莊吉（文次郎先改名）既證上主人供鮓未畢慶次郎使
人報客至先是仁也去乃攜正也返途遇佐徒曰方
將錫公於生氏也明日請與尊夫人同臨○慶次郎
來莎間半右衛門甲斐來贈肉饌乃飲之佐徒行酒
招慎次郎既精一青霞至比暮散○夜室氏攜正龍
阿都義（文次郎妻）來取衣具都義改名綾（訓阿耶）○今日獲
書人學匠因精一相見○國島畯藏令其義子麟之
助來見衆曰將拜趨病作不得已令麟之助謁麟之
助南条董二郎長子也

十九日

天陰而暖○書慎次郎所屬屏風痔痛擲筆而卧使
仁也迎室氏々之不來復遣秀三乃來煖鐵壺以蒸
痔囊無効○慶次郎來飲之慎次郎來與焉○玉池
來○遣仁也於佐徒氏佐徒曰今日有事願明日臨
○精一來促畫贊○麟之助來乃付答俊藏衆○夜
攜室氏仁正阿綾至慎次郎氏謀食肴店慎次郎不
在其妻白絹藤可乃往（在東斷外）二食雞肉既問道曰鉄
一弗百付金百匹主人返金一朱及幣八十文帰路
過慎次郎氏其舍人曰金百匹直鉄一千七百文彼
當返金一朱及鉄百八十文也乃遣仁也詰之店主
出鉄百文而謝過而下走歸逆旅室氏去○夜深暖
甚風大起雨止○今日景山由矢衛來請見土佐客
三名以病辭

二十日

浴湯肆○佐徒夫喜次郎來見曰申牌請臨○慎次
郎來致潤筆金若干○昨日因慎次郎買唐紙百八
十六葉今日令秀三償直金二兩○痔益疼遣仁也

召室氏曰臨濟僧永福寺大觀和尚來訪曰請暇顧
臨○佐野屋安太郎者（齋號）精來見乞字聞患余痔曰
御有婦人善療痔明月導來何如余曰幸甚○申牌
室氏拉正龍阿綾至喜次郎屢使人來促余與慎次
郎安太郎詣不得出黄昏始出門上磴百餘級至国
頂右手蘭若左則絶壁行二町許過董一郎戶外入
訪之室氏先往董一郎方卧起相見喜次郎又使人
促推燈而行路右轉繞山腰人家絶益危險既陟下
數百步至平地坊名三百目喜次郎在焉其夫妻既

具供以遅森本屋與兵衛者見煮茶室狹而淨既飲暖甚主人曰微荊婦先生安肯臨敝廬某素無伯婆之癖然今日不得不拜之亦地人謁仰甚先生願留二三千首余語妻孥別居不便（侠）之故與兵衛曰大觀和尚亦勸某謁先生某明日見和尚謀之亥牌雨下室氏欲留乃與仁也辨喜次郎與兵衛送來時屢過寺問故適至此既閉防降數間險且遠二次佐佑余而進曰從衛則雖平遠三四倍焉○秀三告恒次郎使人來問病

二十一日

昨夜喜次郎言葡萄牙油善治痔今朝遣仁也藥肆買之○慎次郎予繁太郎來乞字○慎次郎來○室氏正也阿綾自佐徒氏來既而仁正（阿）綾之瓜生氏○慶次郎來曰岳父豊野吾左衛門欲獻一杯請與尊夫人郎君臨○朝來天色陰晴如朧月夜已牌大雨傾盆暖如梅候午時梢晴○遣秀三於佐徒氏謝且致所囑書屏風一雙途過董一郎氏致草堂隨筆○申下牌慶次郎甲山來尊至吾左衛門氏主人及具子榮助慶（妻）次（兄）郎桐山源左衛門見（少）間室氏至慶次郎妻及岳母滉正也自瓜生氏至曰兄則有病酒酣余作書畫夜室氏正也先歸逆旅主人黨皆健飲余頗落亥前牌歸逆旅慶次郎送至○室氏正也留宿○秀三归今夕卜谷來曰佐野屋安太郎令某白曰昨相所薦敎醫既沒矣

二十二日

終日陰雨○喜次郎來（細）慎次郎慶次郎甲山來會飲者皆不可食余親製善哉餅佐徒亦來欲借其近

寺還余與慎次郎等曰寺在僻地恐來者不便往年鹿間道林所住吟作聖宅堤平兵衛與宅往善囑平兵衛借之何如皆曰善余栽與平兵衛東府慎次郎又栽與孝也東訖平兵衛○申牌室氏正也返瓜生氏○秋見篆刻師稱百城（通四郎）稱來見贈竹印乞字○安太郎來不值○夜使秀三就慶次郎謀雇鍼醫既一醫（來）曰某十年前屢謁矣慶次郎來話至亥牌皆去

二十三日

文次郎來曰某欲往祈嚴島神遂遊都會以圖榮達

何如余曰未可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今吾子月沒一丁且不識莫子上下世之雇人者首論筆莫二者器也吾子未藏之其身而欲妄往時乎神聽明正直以聽又有也如吾子無能而神不知豈曰聰明哉如吾子無藝而神禍之豈曰正直哉吾子須止祈神先修其身且就國島生習書及莫三年成就其器而後以弋榮達也如神祈亦可不祈亦可文次郎悦余問前日

所作訟狀何如文次郎曰果示國島生生曰吾且留之與老世事者謀而後報可否余曰機事尚密又尚神速今每人謀之且曠日彌久我恐外人泄聞逆債事也文次郎曰諾余曰令姉與我離居非召之不來我方之使役須日來問事也文次郎去室氏蒼黃攜正也來余曰今日非有急召也乃去〇聞與平兵衛來猶在慎次郎許欲託之文次郎小倉僑居將歸侯秀三致之歸曰伊藤君既在舟次僅及矣〇慎次郎宗家茶大之子來贈烟草〇豐野吉左衛門來〇申下牌

攜仁也之狐生氏途過吉左衛門慎次郎二家與恒次郎謀文次郎件議向之間吞恒次郎曰先生言是也唯彼以窮不能自食欲為人之僕役若按摩師日餘錢數十文積經四五歲獲金一二十兩以為路資游事諸侯也余曰然則其欲出家亦宜也唯某既受其女又將受其姪女伍謂登而又受其身我縱耐之我妻恐不耐之婦人量狹既與二女居偶不相得釀成睽象加以一男我家將訌自此起矣恒次郎曰然恒次郎夫妻留余聽話遂宿使仁正送逆旅

二十四日

仁正來迎巳牌輿之歸逆旅〇甲山來〇秀三有病〇慶次郎來余曰今日偶有暇且無雨欲訪諸家兄請導乃輿之出仁正從上舍西國頂慶次郎曰獨嘯翁墓在焉余曰往年所謁也尋之不獲西下萬墓纍纍取熟路至喜次郎氏主人供酒未下牌辭喜次郎請送自舍後出稍入園際忽上忽下人家據樹竹間地名奧巷又過冤陀處又上園頂一片盤石上戴億萬細石迎履而墜進退極艱二次郎引余手而佐佑

萬松亂立無有定路陟下數百步出於寺境過甚波
井慶次郎呼曰慶次郎也主傳開紙障曰公等盍入
慶故郎曰我從旭翁也時余既出於牆外群櫻林立
出門下磴右入家左林南下數百步出於街心郎細
江也東行數町訪小谷小谷供酒及蕎麥見其女日
設備燈出東行廿町許尼有觀音堂慶次郎曰所謂
泳福寺也乃訪太觀師師復供酒支牌帰逆旅恒次
郎夫妻與阿綾着禮服在座曰文次郎當行致女儀
聊貪不能自餙也囑某夫妻也乃遣阿綾曰今日以

閒閒瑣事備忘　卷上丁　九

往為公女矣酒飲之及三次郎子牌散○稿百城泳
別不值○阿野亀太郎義子傳吉来不值昨日余謂
慎次郎慶次郎曰往年我寓此亭三兄及阿野生每
月来待今二兄依舊獨不見生也寄詩唁之何如皆
曰善乃聯句余先誦曰聞汝配流再故交皆斷魂驚
濤玄海杳寒雨赤関昏慶次郎曰身似後寬叟妻如
佐用媛慎次郎曰生歸何日是花下共杯樽余笑曰
五大天下絕唱鬼神亦當感泣也慶次郎曰亀太郎
父子兔名高矣今配天連島人改呼流鬼島也既令

慶次郎書致之亀太郎妻故傳吉来也○室氏所識
通屋彌右衛妻来贈砂糖及襟

二十五日

終日大雨暴風○午前室氏匹也返瓜生氏○慶次
郎使甲山来曰欲陪遊遊家翁雨奇晴好樓何如余
曰善日午後慶次郎甲山導出仁也從過亀太郎氏
戶外入見其妻述仳離之狀辭氣淒酸余曰謂貴居
蕭蕭不圖修然拂拭足是夫人苦節矣妻曰拙夫配
流既三年妾與二女居家計日窘近納妾姪傳吉為

閒閒瑣事備忘　卷五十　一〇

義子將以配長女傳吉頗孝順且喜抦掃故得延客
也俟茶傳吉自外歸見室桐山氏主人既遷引上樓
時風急雲走群山出沒潮行二道南者西進北者東
進船皆卸帆駛走余曰我丙辰六月遊此賦七律猶
記結末有今日已看晴好景何年復賞雨奇時之句
實為今日之讖矣乃口占長句南潮西走北潮東潮頭相打生極猛風南山如追北山遁識頃變幻煙雨中萬師艄公怖失色矗羅紗孥各爭雄憶昨北渡方晚霽澄波如油涵碧空如何忽成此奇怪褰幔倚欄觀未終頗似韓信岳飛輩平時默默與衆同一朝龍虎搏鬪際出奇無窮立偉功嗚呼此觀亦難以雨天一抹現晴紅酒出主人使人迎室氏於瓜生

氏室氏以龍也有微邪氣辭俠正也来主人欲強致之乃令仁也往要之至慶次郎弟秀四郎及其妻見妻慶次郎妻妹也慶次郎妻亦来行酒主人令眞季女鼓三絃既過戌牌余屢辭主人欲留我宿遂辭至瓜生氏時亥下牌也叩門而入

二十六日

初欲僑居療痔然以無好宅痔亦稍瘥故與室氏議買舟赴室津恒次郎聞之曰我有所善舟子且謀之〇卯下牌與仁也歸逆旅途過愼次郎氏恒將買舟

不値〇遣秀三於善教郎紙及永福寺吾將待時而去〇愼次郎来曰平兵衛個東至言不及先生僑居件唯曰昨日有日田信傳清村君將以念五日歸〇玉池召秀三謀潤筆件此行愼次郎與余謀定潤筆額曰屛風一雙金千疋全紙百疋半紙二朱既而愼次郎致金如額然二十金玉池所乞數與愼次郎相若至此曰往歳先生以金大百疋為屛風一雙額我謂仍舊貫也故不復與愼次郎謀直致我意定矣是我過也然勢不得二諾請恕愼次郎聞之曰初衆議謂潤筆仍舊貫何我獨曰先生德望非復往歳之比且東北諸州既有定額若減焉即自貶聲價也宜一仍東北例衆翕然從之我御狹也若從玉池所定衆必謂愼次郎外唱變額之説内自和利也宜追還玉池所乞也余曰兄不與玉池熟謀倉猝從事故相齟齬不宜令玉池有憾也乃招慶次郎屬諭玉池〇室氏與近也来〇午時慶次郎来曰既令製河漏麵請同嚮夫人二郎君臨乃往主人供酒招愼次郎至吉右衛門夫妻源左衛門由秀徑相繼来會黄昏愼

次郎去主人頻促之愼次郎大酔與小谷来召妓鼓絃自舞衆讙呼源左衛門亦手把紙幣舞慶次郎曰家翁為兒作嬰兒戯老萊子逐對也仁也秀三先去亥下牌同小谷出歸室氏留宿逆旅

二十七日

吉左衛門送海苔〇遣秀三謂大觀曰欲拜趨何如答曰幸甚〇桂一敬来乞字〇慶次郎来謝〇午時與仁也至大觀房主人曰別無從者乎余曰一敬慶次郎將来乃遣人促之未至秀三来主人供茶飯未

牌二子及甲山至余為主人作書大七幅主人供酒一客来侍山内荘七郎者来見曰某荻産也問荻近事曰土屋矢之助等自家臣升為公臣矣又曰三年前原来蘋自某家游夫之助氏没焉矣戍下牌帰逆旅又至慶次郎氏一敬去主人供饌秀三来曰尊夫人自通屋氏至初在大觀㝢正也来曰孃将訪通屋妻不識贈何物可乎余曰我所書扇子若川茗可至此歸也乃返阿綾佐徒及佐徒夫妹從室氏至恒吹郎亦来曰我所識舟子某欲以其舟送公上關問貸

曰金二両内外余曰潤筆金未集且延二三日子牌仁綾從恒次郎去室氏正也留宿

二十八日

室氏去〇仁也歸〇慶次郎甲山来約午後出游去〇正也自瓜生氏来曰主人將設飲食速来乃辭慶次郎〇遺秀三於永福寺致書一幅（書昨日席上作詩載集）遂之佐徒氏告一二日後上船〇午後攜仁也至瓜生氏主人導余及二児出北行街上二町有一蘭若倚山脚名引接寺寺右有細徑北上左望瓜生氏荘園（前日所遊）稍東折路益上顧秀三在後既及曰大觀師不在某逆見於玉池氏師曰聞先生既出故留焉也佐徒則曰明日拜趋也路右轉上山萬松林立土石皆紫余疑此赤関之名所由出也恒吹郎曰此名紫名山我長州一名勝也峻急如立寧余着皮履不得上仁也與秀三推挽而進時寒風栗烈然汗出九三町許到絶頂平地僅數歩孤高出於諸山上西望玄海際天無涯男婦數十方採樵恒次郎曰薪資貴桂故瀰下取生路萬墓高低余曰赤関多佳城此地最也

恒次郎曰此地價極賤若闢草萊爽塏幽深唯意余曰我初欲就我郷作壽墓然不果此地距郷僅二日程而風水極佳故作空觀想耳墓畫有寺曹洞宗樹竹環匝頗幽淨自西門出於東路歸主人烹鳧供飯畢令秀三從仁正返逆旅夜小谷檮（禱）正也至乞正其詩曰郎君懷聖善不能已也先是主人屢語小谷無狀曰彼吝嗇莫比不顧義理閭部（郷）無與歯者也至此語頗侵之小谷醜不為意余曰嚱昔慎次郎讓公曰兄草具待客故有神農綽號而不自知也源左衛門

亦曰兄約彫我硯四年未畢云云我每與公坐見具被讓公不自恥我代恥也小谷曰我知過矣言畢去○今日二川孫三郎報將之日田乃減與孝也東託寄

二十九日

卯下牌擕正也歸逆旅○谷湯肆遂過慎次郎氏曰明日丁先兄文密翁七年忌祭我欲往寓永福寺為兄等講詩若易何如慎次郎曰善哉○秀三致玉池所聘潤筆金七兩二步大觀師所贈金一兩一步二

朱先是慎次郎欲見玉池促潤筆乃遣秀三止之○室氏至○秀三出河野亀太郎囲東曰昨日自河野氏至○吉左衛門送乾鱄及海苔遣秀三於大觀師許謝投宿返曰師曰方有客顧晩臨○逆旅主人告明日將宴客乃招慎次郎慶次郎謀移装具恒次郎偶來曰公装半在我君則送我家亦可二次郎曰然則我二人發人護送余曰今日多冗宜期明日今室氏秀三束装○遣仁也召佐徒至致潤筆金五兩三步二朱乃賜金三步○遣秀三於南部細江諸家以

慎次郎旨致余書或促潤筆○夜與仁也二次郎出過玉池氏謝主人供茶出過吉左衛門氏謝遂至觀師房一敬携其兒來主人供酒既講唐人絶句五大首畢襃去與仁也宿焉○今月一敬曰兒路得一草稿不解其文義兒方學南条君乃示之君置案上復不言盖謗先生文也余曰盖石田精一輩所為曰何故曰彼初頻來往乞畫賛若贈詩及我贈之絶無一言謝蓋誤解我作為詆之也彼方與青霞學仙輩飲食親昵文人相忌我王彼衰故謀貶我而已皆曰然

十一月朔

以文玄公素喜佛故晨起禮拜佛前○卯下牌返逆旅○與秀三會計赤關所獲潤筆凡金三十五兩乃付逆旅主人飯賞金三兩茶資金一兩○室氏至○北浦人腸範甫來見曰某淡窓先生門人也○慎次郎慶次郎恒次郎各使其僕來以舠運我装具時風覆頓急遣秀三監之返曰舠殆覆某出歩行理髮諸具墜海復浮獨失砥石矣○午後慎次郎來與室氏從之出東行至一店買蒲團四枚付直金二兩三朱

西行至一店買沆室氏別去至觀師房少間慶次郎一敬父子秀三來乃講易乾坤卦仁也來致南条董一郎東及謝金東曰先生果去乎渠將強疾拜趍遣秀三止之曰今日風寒異常兒宜養護莫出明日我有暇相過師供酒仁也去夜與二次郎出至慎次郎氏宿焉

二日

南至終日無風而陰寒○卯下牌浴湯肆出仁也在戶外曰謂大人在永福寺也而不在故將訪於豐野

氏也壤欲開兩掛兩掛見前請借鏈乃返慎次郎氏使秀三致鏈留仁也磨墨○大觀使價來贐墨○為慎次郎作書數幅慎次郎贈一絕坐敲南窓下恰宜酌緑醅庭中梅一樹今日向君開乃答之馬歩蕭船走插插送半生如何南至日復此向東行又書屏風半雙贈玉池玉池又致潤筆金兩一歩而贐鮭魚一慎次郎請為其子弟講三字經○慎次郎供酒其弟奈良屋長兵衞見室氏與正也來慶次郎亦至○昨日以買舟件委恒次郎恒次郎報曰既約貨金二兩到上關矣早晚唯命午後忽報曰舟子變約請令森兒來乃遣秀三返曰舟

子別以得客七八人俄變約曰我不在荊婦誤成約也其責絕之○未下牌慎次郎導余以下出排徊市上買旅具忽失慎次郎少間與小谷來慎次郎渠醉以小谷忌客欲窮之曰須率一行余夫妻三兒慶次郎秀三襲兒家也小谷請先歸而俟慶次郎以途遠辭去既至小谷氏主人供喬麦出馬千里蟹畫乞賛即題曰滿腹兵甲横行萬里我所尚友小范老子小谷問我何者也余曰蟹自謂也小谷請余及仁正合書一幅曰永世家寶也各書其年仁十二正八歲慎次郎曰二郎君皆

英偉非常當名天下然恐不若稚郎君謂龍也絕倫超群也我閲稚兒數千萬未見如稚郎君骨格端正常笑不啼者我雖非袁天綱知其異日為振古英雄豪傑矣先生日錄請記我言為將來左劵莫遺忘余曰諾日没出東返三四町慎次郎要入一家曰我次子郎此家贅也次子及婦見供酒飯婦咄嗟即辦余稱有絡秀之風慎次郎又譽其孝順因規次子游蕩耽聲色曰今日先生講三字經曰養不教父之過我始知過故教汝也余自傍補其言不足次子悅歸路過

西南部慶次郎邀留引入一家其岳父在焉方飲慶次郎見主人曰伊人通稱升屋傳九郎屢往還浪華者知先生不好飲方欲供茶也茶極佳又羞鳧肉出牛肥鮭及柑贈二兒意極懇子脾出室氏二兒送伮生氏余及秀三至慶次郎氏宿時其妻出觀夜市未歸主人慍甚既歸責之不已余自傍慰諭之○今日山内莊七郎贐陶器愼次郎贐松魚十五筋及乾鰹○使秀三於河野氏託答龜太郎東龜太郎以四十初度求詩乃寄一絶君家元積善天附壽康姿聞說方强健生歸必有時尾書曰聞兄四十初度寄此以祝其早赦歸也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　一九

三日

終日陰雨○感風邪○遣秀三於室氏許曰卿以下寓伮生氏既過二旬大費其供給我欲作書謝之不識其所好何如室氏曰屏風可○恒次郎使人來迎以病辭○午後主人供酒愼次郎秀四郎來黄昏將撤圍本作之丞來○夜吉左衛門來曰或告公書蛭子祠前大燈籠紙乃往視之偽物也○今日小谷俠其女來乞印昨日所作書○疾益甚

四日

卯下牌雨止風興○仁也來召秀三余曰若買舟件秀三雖往恐不能決我將親往仁也去○午前至伮生氏為書屏風一雙主人喜贐素麵金山醬及肉鮭○慶次郎使人來贐金一歩二朱仁正筆墨○高春水來贈肴資乃報以書數幅○舟子來乃定賃金二兩錢一千文約明晨移器具去○黄昏與室氏仁正阿綾秀三出至愼次郎慶次郎二家告別室氏欲買諸具余赴汪池招主人引入小室茶罷方鳴青霞及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　二〇

二客至茶畢供饌畢客導上樓樓拂拭太潔陳所掛書畫器具皆極精好滿座布氈置高机二脚焉客挾机坐少間愼次郎學仙及生客七八人至石田精一尤後至謝余曰來訪先生於旭亭聞其既伮生氏去焉將拜趨為風雨所阻未果也愼次郎曰先生謂公謬解其贈詩而不悅故謝也精一曰豈敢手机上忽出書一紙曰壬戌十一月四月冷雲樓茶會依玉川式又鬪茶四品一曰老松一斤直銀大十錢二曰奄古銀十匁三曰初直銀九十匁四曰客茶與（直）未詳皆

宇治茶師辻善自所製既令客嘗客各書片紙曰蓋直若干者末書己名主輯衆紙入一盒中茶四周則開盒以驗當否或皆不當或一當或二當其四皆當者唯一人乃賞以二扇而余一當三否慎次郎等多皆不當茶畢酒出秀三來迎精一忽書一紙遽示客曰請記諾否視有欲來行何如五字來行即飲妓院也慎次郎青霞等皆既書諾余獨書否支下牌同衆辭出青霞精一等將要余乃疾走不顧既過稲生町知乃徐步衆遂入妓院○今日玉池席上觀清人王

克三扁額來書同治紀元壬戌即日本龜先紀元也蓋本年既改元龜先而今未下長崎舌人先知之報清客乎夫改元國家大典不可一日苟之者長崎遠於此地四五日程彼數月前既知而此未知何令之不周也

五日

舟子來先移巨大器具於舟既而風益烈○已牌精一慎次郎玉池青霞來別乃飲之甲山來乞字龜太郎妻使傳吉來贐襆乃贈書扇一柄余為客作書令

仏生氏婢席上煮鳧羹之午時客去曰願供飯有店視鳧肉所餘三之二余詰婢曰買鳧以供客也而多餘之何乎婢曰從來行有如是謂不如是乃得譴矣不料公有之異衆也余曰實婢見也又責室氏曰我令卿侑客而卿委婢不復視何乎室氏曰妾主人之女不屑接此地賈輩也余叱曰卿既出嫁非復長府之人我客即卿客也何論貴賤且既為文人之妻胸中猶存主人女三字不亦鄙乎精一等使甲山來迎乃與恒次郎往時風雪大興至阿彌陀寺街南畔有

店衆以寒甚皆浴湯雖一時快意後益凍借蒲團擁之余喘咳唾唏諸惡症隨發不復知食味精一亦發疾薄暮返慎次郎甲山送行也秀三從甲山赴慶次郎招夜深歸○今日慶次郎送飣數種曰聊充舟中用精一贈蝦一桶甲山昆布○既寢熱大發龍也亦感冒啼不眠○風聲徹曉不已

六日

病如昨廢務而臥○慶次郎使人來問上舟期何雪來問室氏贈菓子○使秀三視舟返以風將止諸

上舟曰此舟子願也余曰風將益烈舟子令我早上
舟是貪飯賣也秀三不解余曰吾子讀書毫不解人
事所謂書癡也我一行我夫妻及吾子成人也仁正
阿綾猶弱也而約每日付米五升我食不過二升則
彼私三升也凡舟子繫舟於風波繫盪際吟客昏矚
敺吐不得飯而私其贏滔滔是也癡猪信其言而發
其欺智者拒之吾子讀書欲爲癡乎欲爲智乎秀三
曰敢問舟子一日私米三升我輩夫婦則一斗八升
將余歎曰吾子未知算哉豈有一日損米一斗哉

升而不問者乎吾子善知算上下而不知是等之算
其算在器而不在心故也伕書及算知識之器而不
知求之心彌學彌癡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吾子且看風之止與不止驗我學識深也既而風益
烈加以雪地上積豪不幾爲風所吹散滅霜瓶屋搖
壁鳴不得眠過夜半不堪飢起室氏秀三煮湯喫飯

七日

病如昨○風勢益強雪積二三寸○舟子來謝余曰
若從卿言今日將如何卿豈識風雖須聽我言而午
後須次郎來訪飲之留話至丑牌去○正也有疾風邪
敺吐服主人丸藥

八日

病如昨服主人藥二貼○風勢益烈雪更積數寸○
夜甲山來

九日

昨夜丑牌風始止天明雲散日晃暄如春候○舟子
叩門呼曰舟宜發余曰待辰牌議之○遣秀三於慎
次郎慶次郎玉池諸家告主舟返白玉池白能登港

工欲見先生致沖崎佐太郎所送飯器果誤謂先生
既發也其人猶在此地渠且報之○慶次郎來致海
參數枚曰拙岳呈小郎君也○恒次郎夫妻出杯以
祝上舟舟子頻來促不已曰潮候將變余曰今月快
晴風必自艮至舟行恐不能三四里泊也何促之有
然以久費主人供給不欲更一日留也乃辭主人夫
妻女婢僕慶次郎送至舟舟在龜山西南麓時巳下
牌也舟子以即解纜促恒次郎以下去岸上忽有呼
者視之玉池僕也曰能登人欲致飯器且乞字時舟

既離岸數丈乃曰為我謝能登客見於浪華府内邸
也舟所謂八十石者舟子廣島本川人名利三次外
桅江二名比過亀山正南恒次郎相呼別此過雨奇
睛好亭側源左衛門慶次郎亦呼別午時距赤関半
里以潮逆下碇微波不起海南諸山雪光玲瓏往往
見浮煙暖翠皆曰暖不減秋晩未牌揚帆行二三里
風止鼓槳進又二三里日没月明如晝夜半天陰風
果自東北至拗帆賺風舟左頭（頓）右歪徹曉不得寢

十日

肯嘔吐不復有人事舟子猶勉強不已余曰所謂寸
進尺退者左轉入問屋曰何如舟子曰善午時至中
関卸帆用棹一里入問屋口〇使秀三訪閑屋融之
助父子返曰融之助父昨年没融之助游平生未歸
乃還於（津）岡國屋文右衛門氏亦不在遂過藤松太之
助氏其妻見曰拙夫欲訪先生於豊後不果近游上
國未歸〇黄昏遣秀三訪長澤龍甫返曰龍甫病不
能來見然聞先生或將相訪則俟既而以天寒途遠
不果往

十一日

卯牌雨午終雨撿篷不堪鬱悶〇辰牌與綾秀三游
宮市乃謂秀三曰宮市有祠内屋繁三郎于井魚矣
衛三田風甫光明詩半雲彩山浪安頗相視告我泊
舟之状也午後返曰榮三郎在上國未歸佐矣衛鵬
以明日未見半雲則曰甚欲相見然脈雨行浪安則
曰舟若不發請見過其詞意懇厚如將歡會餞者然
故佯秀辭候知神牌中氏携綾出久之不返意在其
湯肆與秀三尋之過融之助氏門外每行于町路左

一家極矮秋室氏在焉曰湯方成未経人浴乃空浴
返秀三取衣時雨既絶欲訪浪安也既而返舟余與
岸上玲秀三取藥子及扇鞋馨不出伺筵籠類散在
艙底不見也余屢詬之既行堤上初謂三田風在三
十町府外也故來不料其遠倍焉詳途細没風寒頗
有悔心至浪安氏贈三物浪安及其晩見余酌尊罍
何歳月没乎曰戊午三月也余欲見半雲浪安遣其
兒鄰之半雲方以有法務使其兒三藏來浪安出酒
以暮夜之肴且妻病為辭唯贈小魚一尾羞之乞食

僅〻蔬飯茶俱冷而巧言強笑百方飾膚余厭之屢
視夜色曰舟恐發也良安無一言相留曰明日將就
舟見也余竊謂秀三曰既聞我發舟猶曰明日就舟
也其詐如是何可留乃借紙燈出僅數百步舟人二
名来迎曰舟將以子牌發也乃命返紙燈謂秀三曰
我良安文執也暮夜衝寒不遠四十町路而来豈為
哺餟哉彼若有誠實意當直曰今夕妻病明朝且供
具也而猶曰將献酒次曰暮夜無肴次曰妻病何言
之無序也夫妻病豈無婢哉無肴豈無薪哉彼年既

四旬豈不知我未食乎而必待我乞之而出之我未
見如是薄心腸者也亥下牌返舟

十二日

月未没舟子遽起揚帆風潮甚順僅數町卸帆下碇
問何故曰奇雲遮月疑有風雨之變也月没良久復
揚帆風息舟屢昂低皆皷吐已牌入室津攜秀三出
訪長尾良哉余曰客年兄曰明年東上須先投我家
而議去留也故此行將兄之聽從不識何所致柳我
眷屬頗衆兄若儌一宅置我一行為我兒接應幸甚

良哉曰痘苗方絶如貴寓我且謀之乃返舟使仁也
贈帶二條襟一領及菓子於良哉兄弟良哉来曰既
儌大國屋喜兵衛者樓矣復至良哉氏仁也来告既
移舟中諸具於大國屋乃往興家訪良哉氏于津町
外主人及其母兒乃約我買薪米注人炊之詔舟子
付貨金二両及錢一千文舟子頗愿○良哉来曰請
獻一杯乃往室氏以下皆至良哉妻及弟文讓見既
飲歸洛責昏返寓○良哉曰明日今文讓陪先生遊
游楊拼何如余曰善

十三日

良哉曰柳井舟今日未發其謂先生宜先訪遠崎妙
圓寺周邦而弔月性墓楊井人聞之必迎先生矣我
往與彼迎勢有客客故爾余曰善○午前至良哉氏
聞室氏欲游上關返秀三促之午時初至乃請文讓
導至東端人家盡處上舠南渡快暖如春暮室氏欲
觀巖根洞穴乃入數洞每巖洞脈縱横余曰後来必
有聞壙者也西返又東北行度坡陀數百步路於巖
背萬松攢立頗峻急似紫石山到東端孤高處平地

二三十步燈籠臺在焉每夕揭火以延來舟者側有砲臺二基地形斗押海心三面斬絶百尺驚濤跳脚根亂嶼散立如賭假山碧波素沫點綴成趣余謂文讓曰此地名龜關蓋地脉舊與室津連中右澗斷着此等擧後人必不能為而前人無求名之念不留一片碑石莫知何人所為可勝慨哉取生路下室氏負龍也而踰余大駭幸不傷也下數百步取故路以上關街燈渠寺文讓曰主僧頗善詞章在小相村耕太郎氏未歸也渴甚視井濁不可飲下至耕太郎家贈

書扇二柄主人方以亡兒七回忌祭膳僧强引余及文讓供膳室氏以下去觀街市僧頗懇摯傍有一醫曰某胥曰文讓乞先生扁額矣又見一客注人曰伊人通稱布屋本地雅客也既室氏等至乃辭文讓雇一人撑舠返時未下牌也良哉供酒及甘薯乃使秀三返逆旅取飯至浴隣舍湯肆夜歸逆旅〇聆泊來服良哉藥（半夏瀉心）〇夜半五大人大呼戶外曰上國人上國人我舟將發也意楊井舟問何舟答曰赤倉舟也性來類呼海戶皆驚移時始有應者乃寂然

十四日

卯牌良哉來曰今日楊井舟必發盍理行裝乃令秀三點檢行具〇巳下牌耕太郎來曰某渫楊井舟至矣乃至良哉氏良久秀三來耕太郎曰某欲從游遠崎且歸家而會港口去〇午時令舟子移裝具於舟畢與文讓秀三上焉舟在良哉氏齋後良哉夫妻送到岸上舟小比前日所乘僅三之一舟子名大兵衛柁工即其兒也至海門而候移晷耕太郎至晚勝昨日初揚帆洋里風逆鼓槳而進余曰十六年前臘月

東上月性送到此脫絮帽贈我今則亡矣哉二子各攜酒有且飲且聯句然拙不足記黃昏近遠崎余吟曰帆意覺微風遠崎已不遠傳岸聞妙圓寺周邦不在耕太郎曰某善此地豪商秋元茂次右衛門號晚香且往見之去文讓曰此行以予月性氏為名須先訪焉乃使舟子報寺返曰性公嚮歸舊聞先生名曰雖家翁不在願見過耕太郎返曰晚香在候矣既秋元氏舍人來迎月色甚明令秋元氏人導踏沙北行百餘步入街左折數十步北折即妙円寺也自佛殿上

入房醫人伊藤道順號恕強來見嫠婦亦出乃贈菓子
一筐及予月性詩一幅嘗笑徐君抵死癡自留寶劍訣親知生平謗受吾詞筆莫恠墓門來掛詩自註云臨沒贈劍其友土肅海師嫠婦曰家翁在大島郡既
使人報矣余曰三十六年前某東游時尊翁在我家
屬某過貴寺爾時諾之而不果今始遂夙志也晚香
來迎即從至其家在妙円寺南畔討門道順從來主人供酒其
子戎八郎見各話東事文讓曰八月中被梟首者本間
精一郎者蓋肥前人或稱出羽人以土屋蕭海東來
見其人年可三十五六以傑驁自負長劍短袴殺氣

溢面終不免也余曰初讀其業有辨倭邪智四字意
其偽君子不料昂藏丈夫也文讓曰某贈詩有英雄
屈指皆黃土勇略如君有幾人之句精一郎傲然哂
曰足下看破我有勇略乎支牌就寢○贈書扇二柄
及秋月川茗二包於晚香

十五日

卯牌周邦來見曰昨夜夜深聞先生至即歸矣○午
前周邦使人來迎與諸子往晚香從余欲展月性墓
周邦曰某祖先以來別無墳墓死則荼毘斂骨於甕
置佛殿不敢拜佛即拜祖先也乃揭燈佛前而置香
焉余以下進焚香拜畢退坐房周邦掛林道一者所
畫月性劍舞圖曰彼自作壽像今則遺影也月性常
憤外夷一日酒席有作米利堅舞者月性嗔拔刀欲
斫其人遁避月性遂劍舞斬燈毬以泄忿恨云周邦
曰性與梅田源次郎等善戊午五月沒是歲九月源
次郎等獄起官問性則既死矣所謂嗣祖早死幸也
用邦以余不善飲供善哉餅既而酒出余話龍蘐父
子及月性舊事文次二十四年前周邦訪我吳服街

僑居時所賦七律韻詩集在口右一首常見叢林在我村集舟此地錢田過從來笑潤良緣夕今夜逢迎舊話多數杵寒鐘穿遠樹一輪殘月浸蒼波早潮恰便揚帆去曉色催
人呼若何申牌辭晚香導至其酒壚在西町外評浴湯周邦來
曰某將復赴大島也黃昏返晚香氏飯出主人曰此
周邦所獻也○夜主人供酒楊井人小田莊兵衛見
主人有病退道順來侍更深去○今日耕太郎家使
舟來迎耕太郎欲去時風雨俄興余及文讓留之乃
遣舟歸雨至晚晴

十六日

主人父稻村見年七十二既患中風主人曰家翁某
及某子皆雙壽願賜祝辭余曰奉贈詩有椿萱偕壽
愷梧竹并隨陪一联主人曰足矣○為主人及道順
莊兵衛作書數幅○文讓之楊井與主人謀我僑居
返曰識海鳳石者將來謁○未歸鳳石來見曰某在
浪華學與僧徹雲依田彥仲往還因謁左右矣余曰
毫不記也鳳石曰某今日之東鄙明日將使門生迎
先生○津碑耕太郎歸家文讓從之到楊井皆將為
余先客也乃送之二町至街西端○夜道順來

十七日

夜來微雨天明晴而寒○道順來與主人皆贈潤筆
金若干○主人謀舍名余應以左松右梅為書扁額
○主人報將遣其舍人於浪華乃裁與谷口宗助鼎
金城東託焉○午時鳳石使其弟林杏庵來迎乃借
主人民僕先送裝於楊井將辭文讓來乃上途過昨
日所經西行右山左海相距可五六町路於海涯堤
上往往低墮輒踏軟沙晚香父子送十町許至石橋
別今朝道順亦賴春水父子書屛風二雙乞鑑定余

曰贋物也至此一人立路傍謁曰某通稱藤屋五兵
衛伊豫中島產也向者欲賣春水父子書於晚香君
然不售今將賣於楊井若有乞鑑定諸先生願月直
贋也余晒曰諾五兵衛曰某既乞六倉氏鑑定而取
證券又就山陽門人後藤春草質之請譚曰真物莫
疑故請先生先容非強先生也又十四五町右有祠
人家數十地名富本又數町有名橋橋西人家比列
即楊井也西行大町右折二町許西漸海伊讀漁父
二町入路左一店（辰巳屋太三郎）時津亦牌池杏菴曰家既

在病家未歸○夜五兵衛見曰某亦宿此家○亦田
莊兵衛來訪○舟子大兵衛來乃問前日舟賃曰鐵
五百文因謀買其舟東上白浪華行劉添稅二故賃
金三兩也○讚岐屋藤兵衛者未見文讓從之去○
遺秀三於鳳石氏贈菓子及扇○戍牌既寢鳳石隷
話一人卒薾來鳳石曰此瀆褻師金澤屋林助迎林
助曰昨日義鳳石公旨候旭莊先生華蒙重接先生
未至乎余曰某即旭莊也林助瞪目不言鳳石自辭
態復發爭林助曰某非醉者也昨日見文讓君君引

見二人其人傾而哲某謂旭莊也先生也乃仰首不敢正視面爾時一田舍漢坐側豈圖田舍漢即先生也不識某所認先生者何人爲鳳石秀三皆絶倒曰小田村耕太郎也林助大笑余曰不獨吾子也如篠崎小竹菊池溪琴一時名士皆初見時疑我曰吾生平有一旭莊君存於胸中謂長身玉立而清俊之氣見眉宇不料其魁梧而矮村鄙蠢體矣林助去鳳石留至亥下牌去

十八日

卯下牌至鳳石氏在逆旅西南一町外謝文讓來曰昨夜不得已宿讃岐屋矣〇鳳石送茶具〇文讓將棄大兵衛舟去鳳石來欲之文讓曰聞良識煴琛數日不歸願東解之乃裁東大兵衛屢來促余欲送到舟偶晩香莊兵衛來曰莊兵衛叔文小田大左衛門通稱宿屋欲請先生觀其茶室而名之余曰諾莊兵衛去乃送文讓僅一町返鳳石晩香導西南行二町右折自大左衛門氏後門入主人以財雄一御園庭極廣有數畚焉長松厚苔幽而淨竹入東南隅小舍僅容膝中央掛

瑠璃燈極精美皆謂文那製晩香曰莊兵衛所製也良久莊兵衛出迎乃行苔上數十百步入一舍主人見年可六十令莊兵衛烹茶畢引入別室供飯膳用會席樣法式頗嚴道順來晩香笑曰此老同某約拜趨途過病家故後是以先生爲名實答其業也先是余患背痛徹胸右肩上徹腫而痛加以咳嗽在遠崎乞道順診今朝又乞鳳石診二子說有異同道順所謂漢方家欲用姑洗丹甘遂大戟白芥子鳳石則蘭方家欲刺絡又用打膿法肛門貼蜞於是會議余曰沿委鳳石兄蔑用姑洗丹何如皆曰善飯畢茶出茶畢退行初室主人請撰園舍之名乃書緣樹厚苔園斜陽茶靄室等數樣令主人撰之莊兵衛曰明月決定乞先生一揮鳳石先去酒出酒井音五郎者來見曰某住此隣家往年先生與賴杏平翁等集於廣島春曦樓樓主即某叔文也不識距今幾歲余曰三十六歲日沒飯復出畢辭曲折數百步自前門出主人令僕送迎逆旅晩香迎曰某謂先生既去疾步不料其後也返逆旅道順至遣秀三報鳳石晩香道順去鳳石與

杏菴來曰所蓄蜞數十天寒活者僅二十餘故乃貼肛門而以煉藥擦眉上支牌鳳石去送石礆大黃覇王塩九三貼曰今夕且服此

十九日

鳳石林助來○塗師近藤一郎右衛門因鳳石相見乞字○遣秀三於鳳石氏託與鹽谷男助東遂往小田大左衛門氏謝○逆旅主人謀作告所以留余於官長劉子乃與鳳石撰之大意曰豐後日田儒者廣瀨謙吉有病來乞診海鳳石治鳳石室狹不能館之借

某室曰自今二十日當痊而去也敢告○鳳石約午夜行打膿法然不來○道順送蚘洗丹三貼○夜莊兵衛來○今日下利四五行○乞鳳石氏蓖麻子油製印肉

二十日

鳳石來行打膿疼甚○林助來○一郎右衛門來○午後莊兵衛來為作書數紙○辻榮左衛門有來見乞字曰某鳳石親姻也○夜鳳石來余曰眉上疼沫已今日閱合信西醫畧說曰眉上疼宜先貼蜞後則毒沁骨衣衣腐即骨腐吾甚畏之願貼蜞鳳石曰蜞猶有四五枚明日貼之余曰合信西醫之傑也彼著數種皆有裨益於人鳳石曰彼本年來於江戶而病就長崎西醫失伊亭兇之子哺嘸嗁乞治無幾沒年四十餘○服鳳石半夏瀉心

二十一日

昧爽鳳石見曰某昨夜宿此家矣○作書十七八紙○辻榮左衛門來○長谷屋治兵衛來○日今秋隨山田范四郎謁先生于山陰○莊兵衛來○林助來鳳

石命之年生為余曹卯也○鳳石貼蜞大七枚於眉上又送阿羅毘耶護謨泊亜烈夫二味散藥五貼善隔胸間粘痰去○室屋貞助者曰主人相見○夜室屋厚造者來見伏喬麦話至支牌去○先是属主人雇按摩者曰此地千家按摩者僅二三人皆病今夕一人來

二十二日

檐聲鞺鞺天明見積素快晴無雲少間忽陰忽雪陰晴百變比暮成雨夜半月色皓然○莊兵衛鳳石來為作書數紙○夜來咳大發服鳳石藥紫蘇桔梗麦門冬設骨木

麹大棗○鳳石見大畠人玉井天順巖政大左衛門土
人負末杢兵衛皆乞字○負助來乞字○夜按摩師
來○買鶉欲食鳳石不在厚造來話亥牌鳳石携河
井音五郎及一客來厚造去先是鳳石游廣島買古
器三十八種半在余左右今朝既為其名小石壁
者賦詩引曰小赤壁者浅海氏所藏石也色蒼質堅峭如削成高僅七八寸然儼具断崖千尺山高
月小氣象寳奇品也傳艪來物其為米家遺愛亦未可知也余素有米章之癖欲豪奪之主人不聽乃賦
此還之其人千載已難追帝滅仙游不傳隨所石宛然如赤壁興來一弄寄我思二客盡觀
定價既去獨留鳳石供雛余告欲明外日歸室津鳳

石私於秀三曰土人皋綫今漸聞先生焉焉乞字者
將集願强留數日○子牌就寢

二十三日

是秀三於鳳石厚造莊兵衛諸家借書○落合宗馬
來訪曰某平生近邑産也大昨夜聞先生至故候左
右出詩卷乞正曰平生蘇同姓御氷邑提封一萬石
其承之為學舎助教余曰吾子學業未成豈可為人
師乎須自學問乃批其稿曰詩未成句者居多宜就
良師友切劘也宗馬曰學舎年少聞某自先生許四

將爭觀我稿而少獎揚之語將輕我願强賜一言之
褒余笑曰然乃增諸作條暢不見艱澁之態猶駿駒
未受羈馽馭之以法則可之數語宗馬悦去○鳳石
來曰先生願强留數日○莊兵衛來曰本地豪富東
條大二者初欲留先生其別業然以其之嚴國不果
昨夜歸先生願明日過別業余曰諾○申牌莊兵衛
來導出東行一町半小溪南注傍溪北上二町渡石
橋東北行地形稍高數百步出於岡背原田數百頃
路直北折蹊松夾焉百餘步有一刹名光臺寺大藥

宗門以土築成圓而空其内如眼鏡輪廓唯缺下邊
上安梵鐘輪廓極厚内藏梯子以通鐘所門内雜木
疎列過佛殿前西行百餘步巨巖峭立鑿而作磴二
層每層十七八級有平地焉方數十間南則斗落數
丈萬石築起截如城壘有妙見祠地高望豁下瞰楊
井全境余曰楊井盡舊與海近今新田横隔稍與海
遠是地之所以衰颯若移街衢新田上櫛比臨海舟
舶直到戸外其繁昌可必矣莊兵衛曰實如先生言
憾無建議者日將没歸○夜厚造來供饌

二十四日

辰牌荘兵衛来曰今日東條大二將赴他家茶會故辭杜駕○晩香道順來晩香贈羊羹余贈金二朱於道順謝藥道順曰願却金乞書乃為書二紙時荘兵衛来去晩香聞東條氏件曰昨日既約先生今日又約他人是二三其德也吾將責之去少間返曰彼既辭他家而俟先生請午後臨與荘兵衛皆去○鳳石来診○未牌荘兵衛来導出初西行半町北折一町東折二町路左一寺門内有楊其下清泉一泓傍立

碑荘兵衛曰俗傳用明天皇自豐後歸路過此地手植飲時所用楊枝忽長成樹而泉出因名楊井後来以為全境之名碑蓋錄其緣起然不暇讀更東行一町半人家稍踈左即東條氏園也西以高牆有門門内梅數十百株青苔滿地不見片塵梅北即茶荘晩香出迎入焉淨机明窓極静幽之趣林助治兵衛在座林助去主人見年可五十左右供茶請余撰扁額字曰將作長短二額乃撰之主人曰暗香踈影処占春園皆可既酒出日將没晩香道順去主人聞余精

烹飪問其法為述數十種主人悦夜辭主人以其家遠隔不設飲令治兵衛送歸逆旅途過鳳石氏不在○鳳石来余曰咳益甚疑胸間粘液之為也用吐劑何如鳳石曰善去送散藥一貼曰吐根二分吐酒石二厘五毛也○厚造来○鳳石贈肉及蛤而招秀三時既服吐劑鳳石使昝菴及門人恭平来侍余多飲塩湯吐量比飲量鈞也唯帶粘液而已亥牌秀三返鳳石至吐四五次乃服鎮吐劑鳳石獨留話志曰某將以明外年移住浪華唯先生焉依也余曰諾丑下

牌去

二十五日

大二来乞扁額既去使其子来曰某將手刻尊筆於板字形似小願改揮○貞助荘兵衛杢兵衛厚造等来為作書十餘紙○鳳石来診既去使其弟子来貼蝋眉上○舟子大兵衛来致室氏及文讓東室氏曰訖舟子奉送祖衣浴衣及褌各一請照數収之妾及兒女皆健飲勿勞念文讓曰令眷平安不須係念不識貴境文候何如此地欲乞揮灑者頗多先生請莫到

嚴國而還也迠日西諸侯詣朝京師不識何故云云大兵衛曰初欲載公東上然家務方劇不果也○道順送小青龍湯數十貼○遣秀三告明日上途於鳳石且贈金二百疋謝藥秀三未返鳳石使人來却金乃呼秀三返再致之○按摩師東乞書扇元其債○夜莊兵衛來致潤筆金若干○初厚遣欲導野遊以屢上多客不果約夜而去既使人來以有事辭○貞助來約詣朝復來去○今日莊兵衛文集來以方貼茸不見○諸家所送潤筆殆集與秀三諾曰四五年來

游東北西諸州潤筆大抵有定額未有如此地菲薄者蓋土人固陋未知傳待文人之法也且鳳石未慣曹郡之術强勸土人乞字我就彼去主客勢異且所委林助素非端人遂為其所賣蓋誠實有餘而乏權畧故也我失策莫甚於此行也○服小青龍湯二貼

二十六日

卯牌雨忽下忽止晚甚遣秀三於鳳石氏謀買舟返曰舟子以雨辭矣既頗滂沱○貞助林助鳳石來為作書數十紙至未下牌止○良哉舍人來致良哉東

東曰先生猶不歸乎楊井人信佛蓋以先生為活佛出現也奉寄一律祈正云云乃答曰此行頗不如意今日買舟欲歸以雨莫應募者見寄高作後而圖活但上六句述土人屬望乞字狀到第七句下千金何足道五字是大失實上六句宜述土人不好文僑居寂莫而改千作三也明日待晴而返話別後失策兄且笑聽之○小田村耕太郎東至大意同良哉東而另啓曰中川侯應幕府召東下浪士邀留巷議紛紜是西下舟人所傳然未確云云○申牌地微震○迠

榮左衛門來曰前日奉屬謠十五德尊筆唯有印章而不記尊名恐致後人之疑願作寄我東內載謠十五德書成故來取之語余曰公自稱我鳳石親姻也故吾勉强應請而公無謝色吾不能無失望公果送謝儀吾將作函東而言及謠十五德也公既稱凡鳳石親姻何不一見鳳兄謀之榮左衛門曰然哉先是鳳石述其壽黠無比故云既榮左衛門託鳳石門人致金二朱乃問彼叟既見鳳君乎曰未余曰是証我也返金且東鳳石曰迠叟來欲乞我東以證我書書

既眞何須證乎夫十五德我書也柬亦我書也書有印柬無印彼以印為不足證以無印為證不亦惑乎如彼所屬實費精力我書潤筆定額兄之所諸彼所謝果如額我將為作柬若不如額我斷不能作柬何則彼欲貼柬於書背以為證也柬當記彼所贈潤筆金數也書既數有字則謝金一兩相當彼若以金二朱為潤筆而我以柬證之觀者必證柬信書從不僞矣又必證柬以信我書之不抵錢矣是使我自破額也使我以額為鐵門限而自開破端世人將争蹈擴

無所不到我安得糊口如今日乎是我為一人餒十口也叟自稱兄之親姻則不贈一錢我甘為渠作書况有二朱之贈乎唯如以柬證我書之不抵錢我不肯也兄請示我柬於叟既而鳳石因秀三致原金曰彼至吝不可以人理責之先生決不用別作柬也渠將使彼直以先生此柬貼書背以證先生書之不僞又證先生潤筆有定額也○夜莊兵衛來贐鰡一樽乃報以書扇二柄既去厚造來到二更去鳳石來供蕎麦且贐羊羹一筐施緬鹽丸二十貼話曰今日有

自上國歸者傳近聞曰中川侯東下途到伏見薩摩長門諸士前後要之入京師盡中川氏臣多與薩長人同志勤王者侯悉黜之而朝幕府故致紛紜也浪士近排徊浪華市中直入天滿與力家欲詰其稽傍主人遁避京攝殺氣日旺云云三更去○今日鳳石曰内弟林杏庵欲學宜園柬青村林外二君薦之乃栽柬附焉

二十七日

暁来風起余知雨必晴起秀三記瑣事録秀三以夜

深就寢且晴雨未可欲欲復眠余責其惰且曰我口授門生記瑣事録殆二十四五年每日以丑下牌例也門生多苦睡氣朦朧及文字筆畫難辨語意易顛倒然既經兩三月若四五月乃至十月大抵善起又善辨字畫解顛倒故世人稱為教弟子良法未見如吾子依舊而善眠不記字畫與顛倒者吾子既過半年而猶然是稍惰而已比他人稍勉者何如哉須慣挑就務者也○卯上牌雲斷乃走秀三赴遠崎買舟辰上牌返曰晩香道順周旋以金二朱買舟矣請速

理裝○鳳石来乃返其所貸器具又借恭平返荘兵衛厚造二家書籍且告上途○林助来別○荘兵衛来致昨夜所屬買參臓圖○附逆旅主人飯貴金一兩茶料金二朱主人贐小枯魚數串○厚造来贐菓子○已上艀舟子来下艀上途使舟子擔装先行荘兵衛別於戸外鳳石厚造杏庵送東行取来路到人家盡處渡石橋沿渠迤南下幕堤五六町渠入海然狹如川上流長磯左右夾起西通楊井街端青山緣西亦一佳境堤折向東堤内殘水縱横蘆葦簇簇九

行五六町南折堤下疊石嶄然數舟繫其根一枚長數丈緣堤稍下到舩所鳳石等三人立堤待我解纜而別楊井之游頗失意矣然厚造荘兵衛追隨多情鳳石尤懇誠亦可喜也風自西至拗帆東南進頗駛西山相距僅一町許大巖小嶼送迎不斷大率戴松輪囷饒奇既過三里西山右開則舩向西卸帆鼓槳就漁舟買魚數頭直頗廉舟子二名皆裸裎勉強溯雖不順進頗早乃謂秀三曰舟子迎我楊井往返一理而擔重任又冬天恐凍僅得金二朱二人分之則

當四百二十錢而歸路亦五里錢之難獲如是我書扁額三字人報以金二朱豈不誠忝竊乎楊井之游雖云失意此舟子輩不可同年而語我宜自省知足也未下艀傳室津將着良哉氏齊下風起浪怒不得近岸西下一町一人自岸上呼曰先生歸矣既至岸仁正阿綾出迎入逆旅良哉来○至良哉氏話

二十八日

痕艀至良哉氏良哉曰某將棊舟到遠崎地方謁郡宰願録新製便面我將示之乃録昨日舟中一絶西風

吹送指南舩帆似退飛翻向前信来石来成事者八分人力二分天初良哉去乃與文讓約訪耕太郎文讓亦去待之至午時仁也来送飯羔狼比熟文讓返共食既上舺仁也從至耕太郎氏主人曰將拜趨矣余曰吾苦室津水鹹棄舟取山泉何如山泉詳往年瑣事録主人乃命舺西下到泉所出桶容數斗者盈焉歸路就又海鼠者舟買數頭返主人供酒文讓以有病者先去村田琢之助来主人弟武一郎及畫師眺海者見余欲模背上膏藥主人名高知山元瑞乞膏藥主人欲供豬肉余曰明日顧枉駕逆旅某

將親煮飲公也主人悦豚之助曰明日午後顧臨敝廬余曰諾日没主人命家人曰先生歸時舟恐膠須預戒舟子繫深處曰諾戌下牌家人報舟子迎乃辭出主人送到岸舟子不在今舎人呼舟子曰舟既膠不可動主人愠舎人欺罔大詈舟子懼蒼黄挐舠至乃上焉主人使舎人送到良哉氏良哉既在家曰集以郡宰没字碑不敢示尊作而退矣仁也先歸秀三來迎亥牌歸○今日耕太郎示邸報中載十月十一日土佐侯發京師翌日大原公發京師二十一日因

幡侯亦發京師皆赴江戸宣勅促攘夷件也註曰因幡侯十大日朝京師矣侯及大原公皆賦邦詞以死自矢將令東都人聽勅也久留米侯福岡侯皆在京師安藝侯遣其老訳野豊後備前侯遣其老伊木若狹侯京師阿波侯將朝京師先駆二千人至薩摩侯將以明春朝京師其老小松帶刀方護京師彦根侯削蒲生郡神崎郡地方五萬石右十一月二十一日報也耕太郎曰爾後閣老板倉侯總宰越前老侯皆罷東事將一變也嘗聞越前老侯與板倉侯議論不合故皆罷乎或云二侯皆將奉勅旨然諸吏皆不喜攘夷之件將拒勅旨故先罷二侯而傳大君上洛東西之釁將成也此件蓋屬訛傳耳記弘異聞云

二十九日

耕太郎送猪肉乃付其價錢百文曰為我買葱及蔓菁又曰公請自携家醞來○室氏告逆旅人忌烹猪乃議借良哉書齋而待客○巳牌耕太郎送二菜及酒告饌至良哉氏乃携仁正阿綾秀三而往先移行厨諸具焉耕太郎與友田茂平之子某出見（茂平舊識也既

没）耕太郎致豚之助柬曰午後顧臨余親烹猪客及良哉文讓皆善飲余食饌室氏未見客朝來陰暗午後雨下耕太郎促余上舟仁也文讓從余着油套而擁傘到南涯出迤南行街上二町近山麓左畔第一家即村田氏也主人文子見文年既古稀曰二十八九年前謁先生於小泉玄常席矣引入室朝來背上膿多出疼甚文讓勸浴北隣湯肆返借衾而臥主人供酒皆分韻而賦余得先以痛不能構思唯作世之所謂狂詩拙不録又類作畫（書）畫夜雨益急耕太郎

勸至其家宿從之琢之助送至耕太郎復供酒其父之妾與其妻出侑客其舍人數輩及生客數人出琢之助文讓劇飲不已余獨臥衆强引起献座説鬼衆皆停杯聳聽子牌始寢良久主人房中大閙問何故曰主人妻被魘不醒家人皆起救之也

晦

昨夜暁甚煖如春暮候暁来風起卯牌日影在窓益暖主人妻見曰昨夜聽公話頗有怖心此地有一人煮男女體者妾素怖之既寢夢其人来入閨妾欲呵

禁而聲不出嗚嗚而已拙夫等呼醒猶疑其人未去遂到明燭遍視室内外良久精神始定○琢之助元瑞等来會主人供酒各揮毫不已又觀主人所藏書畫數十百幅中有先伯父即浄公錦俳偕式便面余欲乞之主人以友田氏遺物未為其有并未下牌買船歸耕太郎琢之助送到涯時風勢未衰船欹側如翻皆怖入良哉氏良哉賦寄懐七律以待余曰甚哉兄貧孝也申下牌歸逆旅○夜文讓来室氏飲之及逆旅主媪

十二月朔

夜来風益急比朗徹煙俺寒甚○文讓来○振牌至良哉氏入文讓書達昨年所乞書二十餘紙午時主人供飯招嶋一家村長某来視申上牌書畢欲浴然以月朔故無賣湯者乃歸逆旅而臥○背痛如昨

○良哉来

二日

快晴殊暖○遣秀三於耕太郎氏謀買秦汉乞粕漬瓜東曰今日欲拜趨聞兄將来乃止前夜高堂亦集

作及訪村田子作皆成詩集載將淨寫紙幅短長廣狹唯命餘付秀三○陳○巳牌良哉来與之出仁正從東行百餘歩左折上巖石間數百步出於風背崕如屏風風路絶良哉曰此土人冬間負暄處每日數十成群也右崖西行微上老松環列有嚴島祠焉西隔街臨海僅現屋夾如髻逐二兒招室氏良哉相視行帆上關以東西下以西則東上此地風候往往如是康下百餘歩有麥田截此東行松間旁墳墓攀松根陟上數百步出於微平處有砲臺二基焉二兒及曰

孃不欲出東南瀨海斷崖百尺正西與上關山嵴屹
對乎處南北數十歩東西數百歩老松簇立亦一勝
區迤北下古墓縱横路絶緣巖角急下數百歩險甚
梢到海上有方疊石作崖處高數丈長數十丈其上
闢田數十百畝有小舍數人立戸外皆見良哉磬折
忽聞砉落聲大石數片墮我側立者仰响（呵）呵（笑）曰客來
矣石工數輩在松根謂良哉曰今日殊暖故鵜補崖
也視舍内外列巨鍋及煮海鰮採膏諸具又晒鰮數
石南行數百歩崖角不得進良哉曰此地自浦一豪

家所開其人工射利然日殺鰮億萬萬我恐不能永
世向者所作崖為潮所嚙蓋天意也余曰然左接樹
根上急如立亭極危數百歩出於來路過祠東徑南
下入街右折即良哉氏也入書齋臨趙陶齋書數頁
前日耕太郎席上觀陶齋書朱子四時讀書樂詩頗
賜之借歸矣秀三歸致耕太郎囬音曰上關無好茶
故囑耕太郎買菜蔬彼將來見仁也告琢之助送粕
室氏來致餉未牌與良哉擁炕而語舍人報客來良
哉走去返曰客即中村文右衛門也（萩士人詳見戊午鎖事錄）乃

就文讓書齋見焉文右衛門述東方近事頗詳余曰
前日來聞公將西下欲面聽東方事狀而後上船相
遲矣今聞京攝無事文事盛行心甚安將速往也良
哉供酒文右衛門乞余書報以沙糖舟子以好風不
可失頻來促文右衛門將徹耕太郎及吉崎直助至
（直助所村長某）謂申牌送文右衛門至舟返齋文讓飲耕太
郎余為書前夜作及訪琢之助作畢仁也報隣舍湯
肆方開乃往逆旅媪立竈前曰湯候恰好余不試探
直脱衣下脚猶水也笑曰是前田慶次困利家之故

智媪復用於我乎媪亦笑適去時室氏亦攜乳女至
曰媪常使酒公來知乎乃復著衣就良哉氏炕煖凍
良哉曰彼媪不唯使酒常有四五少年出入閨房故
其子三娶婦皆出矣既而仁也報湯熯乃往浴熱甚
乞水不得余曰與向之凍相距一間也耳返齋耕太
郎猶飲琢之助亦至戌牌琢之助出之他家耕太郎
與文讓議為余買舟不决耕太郎出迎琢之助余歸
逆旅途逢琢之助從而至少間耕太郎來同去

三日

夜来殊暖比曉雨下既止終日陰晴頭痛大發廢務而臥室氏仁也亦同恙皆臥夜雨復下痛稍減○良哉来乃乞藥二貼服之○夜文譲来謀買富海舟舟子初以金六兩要我余謂文譲曰彼雖屢言莫荅彼將稍減到半而後定之既減到三兩二歩余欲待明朝日然文譲為主人館舟子者所勸屢来言之乃許之館人曰明日將發一人富海召舟也願別賜貨百疋余曰我就舟後將有次飯彼肯之乎否文譲曰勿論肯也余曰然則別賜金二朱議乃定既秀三曰舟子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　五五

恐多載自己物或不許我装其外載薪炭也時聞浪華薪炭極貴故欲多買之乃命告文譲文譲曰彼取我貨而召舟决不載自己物也

四日

終日驚風時見飛雪寒如將發赤関時余以下至良哉氏坐杭舍西岸高文餘濤花越之夜歸滿街屋茅狼藉

五日

終日風雪如昨○良哉来曰吉崎直助將上午飯○

昨日在良哉氏欲浴隣舍湯肆使阿綾先往待焉久之不報乃遣室氏返曰主人曰未温既而仁也過其戶外見或既浴室氏曰主人責我矣余曰我一行大人無因不浴而責我無情甚者莫復過彼家今日別就舍北湯肆浴○午時未食待吉崎氏之報屢遣二児問良哉不得要領遣秀三返曰方使人問吉崎氏矣既良哉送示直助東曰願今夕枉駕○背痛比昨日更甚痔亦然蓋渾身感寒故爾○申下牌良哉来導赴吉崎氏在逆旅二町外而仁正從直助及其父見父極少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　五六

疑其兄也問其年曰五十二上其舍後花月樓主人豪富屋宅頗華整酒出以余不善飲供飯良哉報富海舟至夜良哉將象舟赴矢嶋病家文譲来以風濤止之欲代往良哉不可主人稱藏程君房龍鳳呈祥墨乃請觀之主人曰某先祖通商長崎嘗貸真大坊正金數千兩以繼其絶後来謝贈此墨既百五十年矣形圜如小鏡余知其贋然不敢言主人請用作書畫乃初磨之色無光澤又有悪臭世之所謂泥墨者余令良哉嗅之良哉憮然余曰凡墨甚古則無光澤

及香氣余以下合作書畫一幅召秀三至良哉先去戌下牌辭直助送至○既寢風雪益烈

六日

風雪如昨○辰牌至良哉氏良哉以昨夜不能發舟今日遂之矢島耕太郎琢之助來乞字耕太郎贈壯蠣琢之助贈松金油直助父子亦來父去余為衆作書二十餘紙文讓飲客日沒始散○夜文讓來飲余夫妻○今日富海舟子來見曰風聲如是明日當移諸具於舟也○初余囑良哉定與逆旅主人大國屋

喜兵衛債良哉漫然不肯今日主人乞我宿債錢十六千文餘一行自炊不勞主人而債貴如此余雖周遊天下實所未聞秀三與文讓姉弟言之將待良哉歸難之○夜半風始定既而聞雨聲

七日

令室氏秀三點檢諸具附舟子○辰牌至良哉氏將遣秀三於耕太郎氏偶耕太郎琢之助使人來送潤筆金若干乃止十二年前耕太郎乞文玄公書屏風一雙謝以金二兩至此余欲贈金五兩取之耕太郎

回文讓請金五兩更加余書屏風一雙乃辭○買炭十二苞及海蔘一苞○令逆旅主人導到對門家買鮮魚及對州青魚問直逆旅主人代主人言極貴余棄其議乃止既文讓令其妹夫越後屋常五郎求魚得鰡魚細頭黑鯛二頭直不當向三之一良哉又令常五郎責逆旅主人大國屋喜兵衛減余宿債喜兵衛以誤算減錢八千文餘余以常五郎有勞贈書扇二柄及買酒飲文讓姉弟及常五郎○黃昏室氏以下携雜細諸具遷於良哉書齋○舟子預借金一兩

呈證券券曰室津至大坂舟一隻賃金三兩二歩二朱今日先借金一兩云云又曰公一行日食米二升加其薪水賃而賜錢六百文是約也○朝來風聲稍減至戌牌復常舟子約詰朝移舟齋下而去○夜文讓赴郡宰召棄舟而去○良哉妻贐木綿縞一段余贈謝藥金百疋又為正也贈金一朱先是正也每日就良哉受句讀良哉妻辭不受○秀三囑常五郎償諸家債總計金五兩餘

八日

天明舟子告舟到齋下乃問其名答曰富吉良哉妻
文譲妻大國屋喜兵衛母子越後屋常五郎來別贈
茶料金二朱於吉兵衛母卯下碑上舟衆送至涯初
鼓譟出海口揚帆室氏以下皆昏暈歐吐午後風潮
俱順日没入御塩港舟子曰風方順然尊夫人恐不
堪若且既過二十五里可以止矣乃下碇余謂秀三
曰此地有小林洞策分銅屋某近藤良徵吾子先往
視其在否返曰洞策將來謁其餘則莫識其人者洞
策來導入岸上一家曰且浴余以下皆浴獨仁也睦

在舟洞策導至其家（在西北二町外）曰某別後移居焉矣其
妻見洞策愴然曰十二年前吾女年十三為先生鼓
絃先生賜紅染袖衣女大悦後納贄無幾没今見先
生蘭玉成行不堪感愴也又曰貴卿行德元遂妻之
妹久留米人尼定光漫遊過此地春來悪瘵躄近日
殯留某屋託西下舟子東元遂及定光父兄報之然
囬音不至蓋以其地僻遠途中浮沉也願先生東沼
海故人託遞致飛信余曰元遂我親友也我子姪尤
與之善我東子姪告之必即日報元遂矣乃裁與青

村存也東又裁與茶屋慎次郎東皆附洞策曰慎次
郎者赤関舟子莫不識之者慎次郎將遞致我東於
小倉人為我日田通上國信者也洞策喜供酒曰先
生所謂分銅屋某近藤良徵本地無其人疑大原屋
清三郎星野良悦也余曰實如兄言甚哉我誤記也
洞策曰清三郎今改名五百助侠秀三召仁也至既
欲返舟侠仁也秀三先行返曰潮既落舟離泝數百
歩不得就焉且舟子眠呼之不譍乃宿洞策氏

九日

昧暎侠秀三覘舟返曰舟子既恨我遲也乃蒼黄返
舟洞策送至贐土鍋柚餻醃菜蔬及椋鳥醢去舟子
解纜初風潮皆順後稍潮逆凢行十五里黄昏至鞆
港侠仁也訪中村吉兵衛叔姪贈書扇五柄及羊餻
一筐返曰吉兵衛病其叔八十八趁郡府未返舟子
以風逆下碇泊

十日

昧爽舟子収碇撑棹出港口以風逆復入港繫纜中
村氏南畔平明遣秀三報吉兵衛氏其舍人來迎余

及仁也出室氏以亂頭粗服不欲見人止焉八十八
見曰賊姪吉兵衛方患痳而臥尊夫人若不欲見人
渠有別舍枕海斫將設浴待尊夫人焉尊夫人出舟
即入舍無一相見者何加乃使秀三報室氏八十八
導至岸上別舍上樓遠眺極佳扁余七年前所賦保
命酒詩七載集右吉兵衛及豐田三省來見吉兵衛以病
去余下入浴室室氏以下皆至余出謝八十八曰荊
婦當先見後浴也而欲先浴後見婦人情乃然請恕
不敢既主人供酒飯乃口占一絶似之又解君家保命春朝宗亭

上倚晴晨依然冬月真堪愛唯少當年對酌人題曰朝宗亭與中村松窓飲有懷令兄子範十二年前子
範觴余於亭亦十二月中旬也主人及三省導至三山亭八十八曰
亭主人及其母皆既沒其妹方持家然病不能謁渠
以先生舊館人之故強來而已余乃錄舊作三山亭
所見及鞆浦早起詩贈主人主人謝以鯿脯時西風
大起驚濤打岸雪花橫飛數丈衆上帆絡繹如飛鳥
我舟子以一行皆怯風濤不敢解纜然有德色初欲
令室氏觀對潮閣仙醉山八十八遣其舍人掃閣
内然以月没止宿下牌迩海上舍而卧終夕風濤怒

號

十一月

昧爽舟子自舟中呼曰風勢稍減將揚帆速返乃遽
起令秀三報八十八且促所囑買蘭席三束遂之舟
八十八來為醫某乞字囑保命酒錄酒各一自囑漢
装祝枝山書余揮毫未畢舟子呼曰返不已乃忽忙亡
上舟令秀三檢昨日所攜文具報已無亡物乃解纜
八十八立岸上目送鼓槳一町許忽有呼我者顧則
中村氏舍人也手揮大毛氈相招曰遺矣乃回舟取

之舟子慍余謂秀三曰吾子蓋欲買保命酒頻促中
村氏人故遺此也我實識吾子送迎心甚故每事粗
脱多紕謬學之不進即由此也此件須從我所命洗
檢送文具爾時絶買保命酒之念也而半收文具忽
起買酒之念走就中村氏獲酒又忽起收文具之念
走上樓故毛氈在前不見膏藥在後不見先是余拾膏藥收去
何則目在此心在彼也吾子欲下學而上達須絶送
迎心而服膺諸葛武侯學須靜之誥也時日既照海
舟不甚欹而駛午前至備前牛窓距鞆二十里也午

後風轉北舟欹而遲黄昏至播摩室東畔泊月明如
晝霜威斬然

十二日

昧爽雪下少間快晴卯上牌揚帆雲合風微海坪如
油卸帆鼓槳初萬帆齊發至此僅見數十間何故曰
皆後也秀三曰數日來視他舟無先我者既而雲稍
解駮暖如春晩舟子曰過此地數什百度矣自未曾
見如是風波静恬也午後風起帆駛如飛過明石須
磨地方初出御盥漸見西洋樣大輪船至此益多余

笑曰今洋人見恐有譏既得楚乎何楚人多之歎也
申牌過和田岬謂將遂到浪華舟子忽卸帆用棹入
兵庫港室氏等皆不悦余曰天保山側非白晝不能
過也既下碇侠仁也秀三報藤田章庵藤田善次眞
島順菴日没不返室氏與兒女出浴湯肆既善次順
庵從仁也秀三来導余以下出就去年所過牡蠣船
侠酒飯二子頗說近事余以隣席有帶刀者禁莫言
余曰昨年二兄及退藏章菴餞我於此今二人安在
白章菴讓家政將三隠名田某對爲農退藏遂以遊
蕩出奔不知蹤跡亥下牌趨月返舟二子送至即去

十三日

月未落舟子與隣舟數隻相呼解纜鼓槳直東進未
到西宮里許揚帆向西南曰風自東北來故然也辰
牌過天保山溯十餘町余攜仁也秀三出舟過湳安
治川渡安治川橋訪吉喜主人方掃煤乃立語去巳
牌至府内郵覡谷口宗助囑買牡蠣餞侠仁也告青
浦秀三迎室氏午後舟傳郵門外時青浦還乃命輿
秀三取舟中諸具畢附舟子貸金二兩二歩二朱先是

附金一兩及書一幅○宗助以府内吏人太田叔藏寓公
館置余一行其家○宗助曰數日前中津舟子來致
先生所送家具大小五十三種矣余謂室氏曰我若
十月中旬到此地而家具未至窮乏甚矣今還延大
十日後於家具而至實幸也即中津舟子來乞酒錢
余親接之曰我既附萬嘉貨金數兩卿何不就萬嘉
乞乎舟子初謂余未到故欲欺宗助也見余乃驚愕
而發赤曰唯命○宗助出南陵兄柬二通青村柬二
通包孝也柬一通雨窓柬一通附余兄則佃猜也青村

包中有菊池備州所贈唐縞一段畫二幅及松原奇
策畫三幅柬曰不腆唐紗一段東都所齎歸也伏祈
叱存備州公縞願速批還之公及郎君畫及縞囑某
呈先生也云云言不及奇策又不見備州稿余怪之
問宗助曰別有一包乎無曰孝也則託與春田寛平行
德玉江柬也有前書云云之語蓋有前柬未達雨窓
則田音也（以上數柬詳載状往來記故略）書○宗助致官澤由左衛
問兄弟柬柬曰芳訊至羨先生將復還浪華以途隔
而便消息甚罕近稿一卷乞正不腆金百疋聊充某

儀○室氏以下皆出浴湯肆○宗助報將發郵報於
府内乃裁答兄以下連名柬一通問青村以奇策畫
何人所託而其所欲何事也○宗助供夕飯○夜森
田又藏見告柬下○余柬既發後宗助出青村別包
附余曰某過矣抛包有青村柬二通及備州詩稿松
原奇策廣瀨啓三大槻盤溪先德寺晚翠田邊英之
助青浦玉江等柬數通青村曰越前人來託松原某
柬又曰加賀人宮本堅甫者在京師曰晚翠上人請
西下受教聞其從先生越中有過失見棄然以翠師
託不可拒許之云云奇策啓三皆送金百疋乞畫贊
及書也晚翠曰客年賜書以佛殿結構方殷不呈回
音遷苒到今莫辭於謝也往年得譴左右堅甫者自
知前非懲悔改悟欲就青村君受教彼實某數世隸
也先生願强容之某儀金二朱呈左右云云（以上諸柬亦詳載書状往來記）○秀三出訪其叔舅武富元七（肥前人住堂島第五坊）

十四日

卯牌移於公館插掃畢乃解諸裝點檢贈諸家物○
遣秀三於吉喜氏贈博多織帶及海菱致南陵兄柬

孫七來謝贈肉鮓○贈金百疋粕漬香魚二頭海帶
松全膏柚糕於宗助乾鰹海菱於元兵衛○宗助來
以府内公命賜金五百疋及肴料金二百疋○遣仁
也秀三於尾崎秀民（水天宮神符枯鰍海菱松全膏煙草）春日寛平（粕漬鰒奥水天宮神符栗十五顆海菱）魚住荊石（粕漬香魚椋鳥醢海菱）高山隼人（水天宮神符粕漬香魚海菱）田小恵（水天宮神符枯鰍海菱）山中梅屋（京扇五柄西墨一笏海菱）西島青浦（即肉池西墨一笏海菱）諸家贈土物○夜故
婢阿石來曰婢今事尾崎君家○今日宗助示江户
郵報十一月二十日官會閣老小笠原圖書頭大監

寀竹本甲斐守監察杉浦正一郎於閣老松平豊前守邸召井伊掃部頭(小森大膳代往)曰乃父掃部頭為大閣老當幼君補佐任參決機務賞罰黜除一切獨斷擅賂公行遂至失天下人心令宸襟不安其身為人所戕而汝稱未死以誤上聽當深罰也然以乃父既死垂格外宥恕削乃封拾萬石地召內藤紀伊守(諏訪莊左衛門代往)曰汝久任閣老同僚有不正者汝當規正而不為意罪不可逭也然以格外恩旨令汝還往年為汝所易一萬石地仍舊且黜溜班為帝鑑班召間部下

總守(間部熊五郎代往)曰汝為閣老時當接外夷之任隸故井伊掃除頭有逼迫朝廷凌忽搢紳遂至上下不和失天下人心當重罰也然以格外恩旨命退隱屏居召酒井若狹守(神田若狹守代往)曰乃義父右京太夫為所司代時措置失宜故向削所加賜一萬石地而罷後其權謀術數稍露當深譴也然以格外恩旨幽之召堀田鴻之丞(小倉新左衛門代往)曰乃父見山為閣老時朝廷有外夷制馭之旨見山不能循奉當深譴也然以格外恩旨幽之召久世謙吉(福田甲斐守代往)曰乃父大和守

為閣老有罪向既罷之後官聞故井伊掃部頭為人所殺時誤上聽稱猶未死又朝廷有命然因循遷緩不肯奉行且黷於賄賂家政不治不避之故削汝封一萬石地令汝父幽居召間部安房守(間部熊五郎代往)曰乃父下總守為閣老有罪故削所為易地一萬石賜汝四萬石召安藤鏻之助(安藤小膳代往)曰乃父閣老對馬守向既有罪而罷後官聞故井伊掃部頭為人所殺時誤上聽且繼掃部頭遺意更行非義雖有赦肯廢格不用接待外夷方畧失當耳身任重職而黷於賄

賂家政不治不避之故削乃封二萬石令乃父對馬守永幽之十一月二十三日官命幽松平讃岐守義父玄蕃頭又以松平伯耆守為寺社奉行時濫鞫敍象喜內下(吉田寅次郎頼三樹梅田源次郎等誅死件)獄而失平當貶溜班為雁班以脇坂淡路守義父棋水為閣老時掩匿故井伊掃部頭死狀而誤上聽令棋水屏居思過以水野出羽守養父右京太夫為側用人時阿諛故井伊掃部頭令屏居

十五日

卯下牌擕仁也秀三浴大川坊湯肆◎遣秀三於飯
坂屋貞次郎氏致閑意東且賂平次郎途過晩翠(湘濱)
(香魚二頭海菱一包)九山(川苔二包水天宮神符香魚二頭枯蕉海菱)河戌(乾鰹海菱)蘆
川(神符海菱枝折一片)林恭仙(香魚川高)小木八之助(神符海茅)諸家贈
土物◎已牌屬宗助雇一力擕之出仁也從訪肆田
亀松(贈枝折一片神符海菱)入大村邸訪留守井石兵衛(贈香魚乾)
稱一兵衛曰秋晩福田頼藏罷歸其代焉余曰果歸
恐福田君去後新識人至矣不圖公康我於積藩親
舊莫若公兄弟也謂公將升為太夫而贈蹬至此乎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　六九

兵衛自賓左遷也然看配處月於浪華不亦好乎(古人)
(云顏無罪看配處月)而乃引仁也見之兵衛亦近聞紙數則曰
一橋公將以十二月望發江戶而朝点節閣老亦筮
原圖書頭從之皆將遂來浪華也又曰彥根既削十
萬石地官既取向所易五萬石地而不附替地闔藩
皆慍執政唯奉官旨不能以死爭之於此出奔者絡
繹不已亂或將由此起又曰獲士人周布政之助糾
合死士數百人將攻橫濱夷館土佐老侯容堂公聞
之發徒卒曉止之政之助來醉醟容堂公不直之鉞

公大怒遣使長州邸欲必獲政之助首邸遣人遣佐久
間左兵衛謝之土長始惡余曰我識政之助其人文
武全才好謀而成者決非暴虎馮河者流蓋訛言也
訪監察久松源五郎(贈香魚)出訪玉江(贈松金膏煙草海菱)令仁
也先之棠陰(贈書扇二柄海菱)金城(贈松金膏乾鰹海菱)綠塢(贈神符書扇三柄)
香魚二頭後藤梅溪(神符海菱書扇二柄)諸家贈土物余至金城氏
綠塢來謝仁也來乃遣一力送金城供飲亦浪士擕
論語句品評當世人物者一紙衆星共之(謂禁裏也)過則
勿憚改(柳營)小大由之(攘夷風說)加有所立卓爾(水烈公)歲寒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　七〇

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一橋公春嶽公)山川其舍諸(尾外正公)朞
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薩州)富哉言乎(長州)無適無莫(水府)
(公)苗而不秀者有矣(尾越當主)後生可畏焉(長州若殿)見義不
為無勇也(諸主)國獲罪於天(井伊安藤)無為小人儒(林大學頭)不
足與議也(小濱侯)戰戰兢兢(伏見奉行)天厭之天厭之(竹腰兵部)
(水野土佐)無間然矣(大原公)當仁不讓於師(青蓮院宮)似不能言
者(越後村上沼津)罔之生也幸而免(九条公)小子鳴鼓而攻之
可也(關宿侯)非其罪也(大橋順藏)守死善道(雲濱星巖)(三樹以下)可以
託大尺之孤(島津三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異國猖獗)噫斗

箭之人何足算也（異國旧役人）警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薩水士國）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津侯）不知所以裁之（井伊安藤酒井）（蹄式）是故惡夫佞者（長州永井雅樂肥後長岡監物）涅而不緇（近衛鷹司坊三条公）諸巧言令色鮮矣仁（公儀諸公人）為臣不易（出羽山形侯備中松山侯）恭之羞（齋藤拙堂）不敢不告也（膳所水侯）楫今女畫（加納繁三郎）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長野主膳島田左兵衛）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紀州）草創之（福山侯）修飾之（佐倉侯）彼哉彼哉（久貝因幡守平岡丹波守藥師寺筑前守）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綸言）殺身成仁（水戸十七士）未牌歸○秀氏來不値○平次郎來不値○青浦

來贈肉餻及赤貝不値○玉江送柑○以立春前夕攜室氏以下賽御靈祠途過青浦氏要之往既到祠萬人推擠遂與室氏阿綾青浦相失歸路過秀氏氏不在其妻見既出雨將下令秀三先歸視室氏返否秀三誤路欲東又欲西乃教直北去先是余謂秀三曰吾子以佐嘉為天下第一都會若至三都必茫然迷向背秀三曰決不然至此果然仁也笑不已雨益急走歸則室氏先歸○寢前服姑洗丹初眠即醒腹痛甚（欲吐不吐）歸則室氏欲瀉不瀉苦甚子牌微瀉乃眠○小虎使其子順之助來

十六日

立春○夜來滂沱曉甚天明聞靈辰牌雲色如墨霧霈傾盆近午稍霽○小虎來曰我西隣有一宅城中吏人代代時所寓宿平日無主先生若不欲久居此邸暫寓我隣何如余曰善午後與妻子拜趨請導○玉江來○孫七使其舍人來示三瓶信庵故宅圖曰某朝來為先生覓宅僅得此宅然府尹以一橋公將來預檢闔市空宅備其廁役止宿故宅主不得竊借

也此宅亦既被檢然未有確報也乃告小虎說曰且試視此而報可否○松浦膚造來見曰泉今業醫住御室後街矣出使面乞字去○未牌使仁也往視小虎在否返曰在乃促室氏以下初出邸門過梅屋妻乃返妻曰拙夫當登時拜趨然以其族人方為是誤安身地每朝往議不得間也故使妾謝不敏贈有一籃去○未下牌至小虎氏小虎導視隣宅狹而淨頗稱意然亦以既有府尹命不得確答云返小虎氏上其樓喫茶池內陶所高松長左衛門等來乃辭歸過

秀氏邸門内引入室時咳甚乞診秀氏曰須先治痰明日呈藥既而示新聞紙大抵與宗助所示同別有松平和泉守罷官以其為閣老時遥故井伊掃部頭死状而誤上聽還奪為其所易地仍舊且讓位其子而老余曰松平泉州即我府内宗家故宗助忌之不示我也又有伊東長春院罷官召之（林洞海代徃）曰有旨羅汝執匙（待醫數十其手調藥者曰執匙尤貴）須屏居秀氏曰當今蘭學盛行長春院其魁也而見退天下醫學將一變余曰長春院即我故人冲齋也我所識數百千然起家致於（青）春雲上者莫若焉今忽蒙譴倚伏難測如是○夜室氏卒光女秀三出買庖廚諸具○寛平送羊餻○今日發麻生寛藏所託與麻生春所東於大七氏（春所在京師）

十七日

遣仁也秀三於藤岡雄哉（神符鯣鯘）金澤屋両右衛門（神符鯣鯘川芎）藍田（神符松金膏鯘鯣海苔乾鰹）三家贈土物途過吉喜氏謀僑居件過朝岡李平氏問其藏蛽乎否過米商氏買米一斗過秀民氏促藥又乞眼藥過高山氏請其

妻來鍼過脚夫大七氏命送致書帖迯曰李平曰刑婦善蛽鍼顧臨○高山妻來鍼○荒木吉次寡婦阿娟來訪室氏○小虎來曰今夕若枉駕將招徹雲秀氏藍田作伴食苔曰拜趨○梅溪來贈金百匹乃託贈竹軒鮣脯○秀氏送藥乃服之○九山來送鷄肉曰十九日顧臨○舟子富吉來乃託與良哉兄弟來○元兵衛送乾鰛○宗助告府内舟子將聞余曰某患眼不能裁束顧告之家兄○以秀三有勞於道中贈金三歩○黄昏前在宗助氏藍田來謝乃共至小虎氏上樓秀氏徹雲既在坐主人供茶及啟示昨日陶所等所賦絶句韻押殘寒舟或至四五疊余曰舟極難押非逆次前人韻難得佳作既藍田得茶烹免道酒伴舟句余笑曰舟字兄既獲驪珠餘人閣筆可然強口占一首（燭輝爐焔醉顏舟話永不知宵已殘為是君樓分外暖推窓時引朔風寒）徹雲曰某新學男顧二十六日枉駕藍田秀氏亦欲招余小虎曰餘日既少期早春不亦善乎唯須尋十一吟舍舊盟也皆曰然徹雲曰高木侗山既約為正月會主矣戌下牌秀三來迎乃辭歸至淀屋橋恐邸

門下鑰令秀三先則未鎖○孫七使人來曰船場空
宅皆既為一橋公從者所預備濠西則猶有數宅視
之何如
十八日
攜仁也浴湯肆○辰牌與室氏仁也出將訪李平且
視濠西諸空宅至西國橋遇吉喜舍人曰將為先生
視宅也乃從之行曰斜橋東畔有一宅乃往舍人去
借宅鑰久之不返過梅屋妻代室氏抱龍也時西風
迅烈避之隣坊（隣坊通南宜避西風）北梅屋妻去移居舍人與

一老婆至宅狹且暗舍人曰宅主曰中島松山邸西
畔有一宅乃返渡肥後橋視之頗稱意然宅主不在
不得要領午時歸○李平來贈金一朱○遣秀三就
小虎秀民謀宅件○夜室氏出買諸具
十九日
浴湯肆歸過藤岡雄哉於邸門外曰既謁尊夫人矣
去室氏示金一朱曰雄哉贈○奥屋喜樂來贈砂糖
○吉喜舍人小兵衛來將共視齋藤坊落合氏故宅
偶阿娟來告浪華街伏見坊北折處有好宅乃與室
氏小兵衛從之往阿娟先入其女師某氏家出曰彼
宅未許借也別有一宅導至戸外以狹穢不視去訪
高山隼人方臥病就蓐而話既至落合氏故宅聞屋
貸太貴不視歸令小兵衛問松山邸側宅貸宅主不
在○庸造送招柬曰僕新居城成欲獻一杯各位諸
君賁臨是祈連書客名數十余注我名下曰勇冗不
得拜趨○買元兵衛氏薪重四十貫戔○青浦來告
船坊有一宅約明日導視○宗助來報十二日未牌
江戸御殿山夷館皆燬余曰向在室津長尾生語曰

萩士人來原某我親交也在江戸邸自殺或傳某約
浪士數百將襲夷館萩世子聞曉止之某悦既作遺
書曰背約而奉君命自殺而謝同盟云云疑其徒所
作也○庸造來强請枉駕余曰同席皆生客彼我皆
不樂吾子請異日招我及秀民輩莫雜他客庸造曰
然○前月九山東有二十日請臨之語朝來伻不到
申下牌遣秀三問之返曰既遷○黄昏後攜青浦出
途遇秀民余曰我歸若不速門諸宿兄家曰諾至九
山氏主人數年結構至此倉庫子舍茶室庖廚悉成

輪奐駭目舍人導過庭上曲折數百步至茶室池田内
陶所与北渚具足屋七左衛門高安卅山澤春耕在
座酒既酣皆語時事或曰諸夷將來此地問我停貿
易之故其意蓋在直叩帝閽故一橋公及閣老莅以
應接見彼船來將擊之主人亦近日三条公東下時
勅書其真偽不可知。且摘譯其大意以弘異聞曰攘
夷件既決屢下詔諭然遷延不決又聞大將軍上洛
以夷氛未熄欲止則可深憂也須速命十二諸侯島津
毛利蜂須賀上杉佐竹鍋島山内淺野細川黒田池田有馬膺之也更遲緩則禁

日間瑣事備忘　卷十一　七七

輿將親征云云主人以諸客既食獨引余別室供飯
既陶所等三人去主人留余以下不許去亥下牌余
起旋春耕尾來曰主人既醉留到天明未慊也不如
逍主人悟之大呼莫出余恐其嗔返座而辭主人曰
某唯欲公觀諸室而已乃導經數室而出卅山春耕
途別至秀民氏主人猶未寢而遅青浦去主人曰大
坂人皆欲避亂遠鄙先生謂何地方可乎余曰福井
若鴻池新田可也主人曰近水之地恐不得避北鄙
高月我妻鄉也去此十里頗遠紛華其旅將迎我一

家先生無意乎余曰且思之此地人如坐積薪上火
未及猶嬉笑也否則大早計猶見卵思時夜也我且
處中間

二十日

昨夜青浦約來迎卯下牌未來及返途過其戶外敲
之不應○喜樂來乞字○遣秀三於九山氏謝歸路
過青浦氏謀視船坊宅未歸青浦來曰宅主不在且
期明日○辰牌正也報養仙來乃出見則非養仙一
客二從者也客曰某即對州龜谷行藏也行藏乞詩

日間瑣事備忘　卷十一　七八

文正既數年秀傑之氣益溢紙表謂其人必尊攘傲
峭而恂恂朴實曰某病眼欲就醫於筑前至赤關聞
先生東上在備後鞆也謂眼疾未劇不如追從先生
也乃買舟至鞆夜半叩中村吉兵衛氏門曰廣先生
在乎主人自門內荅曰先生數日前既往浪華矣先
生住浪華何地乎曰書林河茂者必知其所也昨夕
船入安治川今朝自河茂氏來矣某常懷報國志夷
祲方悪某不知死所願生前一奉謦欬故追高跡伏
祈垂誨余感其志乃報近事又借宋助氏新聞紙示

之宗助亦来見話至午後時去○手塚春波来曰松山邸畔有一宅余曰既視春波曰某與宅主善居間何如余曰兄且問宅價曰諾○小兵衛来乃命往小虎氏謀其隣宅件既小虎來曰彼宅既為官吏寓矣○遺仁也於李平氏問有蝋疗否曰有来不脾至李平氏乞按摩既令其妻貼蝋左右眼尾未畢使仁也就船平店命鰻鱺炙黄昏至店而食歸秀三曰尊夫人自湯肆歸又出跡先生李平氏室氏亦欲貼蝋大陽以余既與李平妻約明日来我室即歸○今月平次

郎来告明日昧爽上船曰此行大忙先生若有家信請附他舟時余夫妻皆不在

二十一日

喜樂来○孫七送餻○龍潭徹雲来贈肴資○庸造来贈潤筆金○青浦来使秀三從之視船坊宅秀三返導余而往宅狹且暗即歸○李平妻来貼蝋大陽及肛門又貼室氏眼尾○藍田送肴○遺仁也於秀民氏乞藥○夜室氏以下赴御靈而余守舍宗助来話示閣老所下牌大意曰圖書頭及外國奉行某監察某従吏某某等將乘蒸氣船到浪華或檢城内武器或視沿海地形及紀泉淡播海防陣營供給事須簡易莫作無用之費須知○今日宗助示附中津舟子金二歩二朱證券券曰萬嘉所送廣瀬君橐包五十三點自安治川口雇舠送之價二歩二朱某乞之云云余謂室氏曰舟送件我既委萬嘉約別不取一錢而取二歩二朱是舟子姦計也且器具悉破碎潮自函隙入大損絹紙及衣服費不可勝計我東仁藏令彼詰萬嘉也

二十二日

攜二兇浴湯肆○數日来裁答宮澤由左衛門詩返其詩稿訖與渡邊八郎松原奇策廣瀬啓三東松原奇策送其所乞畫賛三幅扁額二廣瀬啓三送其所乞聯一掛東及與渡邊順八郎三國大才子偕来成昀峯碩圃西垣春庵秋谷贈各書一幅東方元吉以其文母卒田邉贈秋月川苕畧三郎贈書一幅松井耕雪託與大野諸子東東將託之喜樂喜樂不来○眞光寺道九来贈菓子○遺仁也東金城曰船場以官吏故不獲好宅願為我尋負郭園莊○秀民来曰某所善鴨善者家富多別墅甚愛文士某勸

先生宅鴨善曰我別墅無在船場者具在東濠以東者官有命以島津上杉諸家將來結陣營早晚徹之不許私相借也某謂船場東濠勵勤如是住者恐無文雅之念先生且居貝郭閒寂之地待風波定而移居船場未晚也余曰實然○李平妻來施頭鍼余夫妻如昨○青浦來與之出訪綠塢買唐墨一筐囑借莊件黄昏訪金城謀僑居件主人供飯雨下牌歸路過玉江氏乞眼藥既出聞初更柝恐不遠門疾走僅得入焉○藤田善次來不値

二十三日

遣秀三於孫七氏請使小兵衛來○遣秀三於春波氏問松山邸西畔宅件春波不在○訪宗助觀坊正所下令數則皆令土人豫知一橋公及閣老所過處須作此等事務也余曰近者政尚簡捷如街路屋宅不必據先格脩飾也唯以官吏夥來故物價飛颺如醃菜服常年一桶直錢五大百文今則五大倍莫物不然坊正等宜首平物價而言不及之唯欲飾外觀以欺上何也○行藏來贈金及乾魚又贈室氏朝鮮紬一段○中塚棠陰來贈肉鯗飲之及行藏○小兵衛來余曰吾子顧視淀屋橋南畔宅及堂島大村邸東畔宅曰諾齋藤坊東端南折處亦有空宅某并視之去返曰橋西宅前住者遺物如障壁笫林（牀）直金大十両不亦貴乎且極喧聒非習靜人之所住也齋藤坊宅隘且視堂島宅去○遣仁也於秀民氏乞大柴胡二貼復乞蒸眼劑二貼○大七送返與麻生春所柬曰適尋不得其人乃裁與劉三郎柬加封之表書三郎名復遣仁也託大七○竹軒來贈金百疋○庸

造來○平次郎來曰某既上船逆風阻行猶在土佐濠倭屋彌平次氏也室氏乃囑買阿吉所託器具○春波來曰松山邸西宅某既睹宅主彼許借我唯宅質未定願待數月偶小兵衛至聞之曰先生且一決聽手塚君公言余曰諾僦居件奔走殆十月至此粗定○喜樂來乃附諸柬○口授秀三筆記時事將送之青村孝也○夜行藏使人送示中外新報三卷水戶聞見錄二卷曰此二書書林許限一夕看之願明日返却數日患眼然勉強看之至曉

二十四日
携仁也浴湯肆○昨日来欲裁御信然以客来不絶
無暇操毫借宗助氏南軒携秀三往焉裁與南陵兄
送寒具一篋青村孝也雨窓紙数巻皆送新聞仁藏及吉田隣助
送羊羹糕申牌訖○藤田善次来以紕不見○徹雲使
人来曰日者請念大杜駕然荊婦分娩未久願期早
春○平次郎與日田人島勘来告今夕上船○津田
亀松来贈金一朱昨日小兵衛報亀松宗家平仁氏
有宅在大村邸北畔方無住者公須借之今日謀之

亀松曰彼宅某父曾住先生有意某返與宗人謀去
○宗助送柿○遣秀三於平次郎逆旅俵彌氏託御
信返曰逆旅人曰平次郎朝来出買器未返恐其遂
上船也某不識船在何處終託逆旅人矣○孫七来
曰江戸濠有一宅聞其頗佳某方與宅主謀請三日
後視之○藍田来将導余出善次偶来亀松亦至乃
與二客從亀松出亀松携仁也秀三先行開宅窓戸
以遅既視畢皆曰此宅雖狭百物皆備借此亦好亀
松曰此宅有代宗家管之者先生願使吉喜氏人就

其人謀之某将從中慫慂其人聽命也乃使仁也秀
三往孫七氏謀之吉喜猶幼孫七以從兄執其家政公事称吉喜私事称孫七時
方黄昏微雨下與二客投大江橋西畔有店飲之羞
鯽膾鯉羹鰻鱺炙皆稱善歸路過松山邸西畔余告
有宅焉二客曰平仁氏宅地形僻遠大不若此宅也
善次去藍田送至室氏曰向者小兵衛来示江戸濠
宅圖藍田視圖曰江戸濠亦好且一覽

二十五日
遣秀三於行藏逆旅返中外新報○訪宗助春波在

座余告吉喜所勸江戸濠宅件且曰我未視之不識
與中島宅孰好春波曰唯尊意○阿娟来傳隼人妻
言曰呉服街有一宅且来觀(視)○九山来○午後竹軒
来乞字欲觴余於肴店余欲視呉服街江戸濠二宅
竹軒曰願從乃促室氏以下曰從我来既與竹軒秀
三先渡肥後橋顧室氏未出返秀三促之秀三来曰
将至既而不至知其取別路乃向呉服街竹軒曰某
将招小虎去至呉服街室氏與隼人妻在南畔空宅
視之狭僅容膝乃出送隼人妻至其家隼人病甚隔

障而語遣秀三迎竹軒久之不返遣正也促之竹軒至曰小虎有事不得来乃出過四軒坊遇青浦要之曰我從俠青浦秀三先赴江戶濠桃李園氏開宅窓戶既園主人者出見導視其隣宅後有臨水一舍頗淨敞主人曰借舍者出券明日將告府允公法出券人之居一月不許後人住焉歸路皆曰彼宅當修補處極多宅主恐不肯出其費不若中島宅矣竹軒欲舟送室氏室氏不可先與兒女去到西横濠買舟溯廻山前下入蜆川未至蜆橋一町出投竹軒所善福

亭時黄昏也俠秀三往見春波曰請速借中島宅返曰春波不在竹軒命亭人送鰻鱺炙於室氏酒出幇間吳逸及四妓至頻逼余與青浦作書畫眼疼甚勉強揮灑戌下牌竹軒去余與秀三以不遠門宿焉青浦夜半遁去

二十六日

夜来殊暖雨下天明滂沱借傘發出浴湯肆遂訪春波春波新移居于鍋島邸北畔狸小路問中島宅件春波曰彼宅二月貸原銀七十錢而住者買附物其直殆五十金（宅初四壁立而已如天井紙障閾及庖廚涌廁諸具皆住者買之名附物）先生若不欲買之當出五十金息每月銀十三錢會計二月宅貸不上銀百錢問謝坊正以下銀數曰三十錢內外（初移居者贈銀坊正街卒例也）余曰我意決矣將告吉喜兄願示附物目錄春波曰諾返秀三於室氏許取油套余話往年春波舍人忠兵衛從余西下時事曰彼猶健乎春波曰健言未畢忠兵衛来余曰緣之相合如此乎秀三與青浦来青浦以謁菅祠去已上牌歸室氏曰昨日小兵衛兩度来○緑嶋（塢）来贈羊糕秀民門

人大谷无貞来曰拙師俠某覓先生居於負郭然未獲緣塢曰高麗街三瓶氏西畔有宅太好乃遣秀三視之返曰既為人所先○竹軒請借五岳畫將授其伴辭曰兩方猛恐濡乃止○藍田東送茶一包及歲暮儀金二朱○行藏使人送示筑波根於呂志二卷近人所著記（水戶先公事）○甲山来曰某二十日上船二十四日至此地謂先生猶在藝備間不圖其既在此矣某將卜居此地○夜訪宗助宗助曰木戶孫九郎以十五日上船將東迎君夫人其從者二十日上船昨夜傳

安治川孫九郎恐以二三日至兩舩所載殆八十人將就公館先生願斂器具而避之余曰中島宅既吹然以歲暮之雇夫擬以開春五大月移矣然事熱火急明且見春波孫七謀之

二十七日

昧爽遣秀三於春波氏告宗助件曰速借中島宅我將遷焉返曰不在乃遣秀三召小兵衛來命與秀三往春波氏致贈宅主肉糕券三葉及贈坊正會所街卒銀三十二戔未返春波使忠兵衛來曰彼宅無鍵

自隣家入焉可乃令忠兵衛先行開戶既秀三小兵衛返皆從余至新居小兵衛曰某歸告孫七雇四五夫來先是使仁也招青浦來與秀三點檢託宗助氏諸具春波來余屢往返府內邸謂宗助曰欲先取去年託公故席三十餘願開倉出之邸法非宗助與監吏會莅不許開倉故云宗助曰諾孫七來即去午前小兵衛與四夫至洒婦內外且移器具余欲用車小兵衛曰日既旰車夫恐不速來不如五肩負擔從之青浦返其家遣正也要之復來甲山亦至助諸務從來移居預具車夫匠圬者石工而後從事故次序整然不紊今日蒼黃不得立規矩勢如亂絲黃昏藍田與行藏來曰行藏兄欲訪諸儒故導之矣余曰諸儒何如曰陶所不在方為京師所召或曰將赦歸或曰往年之獄吉田虎次郎賴三樹等皆誅死陶所獨免浪士不悅將詰其故余曰我思陶所在此地心無日不歸京其為身謀也必周然或說亦可畏藍田曰東畡曰赤穗儒臣河原駱之助其父與大夫比等政藩壯士十餘人殺大夫及其父持頭至政事堂請罪國

政出二人二人既死莫敢治其罪者此本月初八日事時駱之助在京師召還奪俸逐之將出境衆詈之乃返入寺作遺書自殺此本月十八日事抑駱之助何人余曰駱之助坂井虎山弟子也嘗相見後聞其恃才而矜或云才遜鐵兜而自負倍焉其不免宜矣黃昏與藍田行藏出至宗助氏告既移於新居二子去室氏與兒女來始食新居夜青浦小兵衛去甲山留宿〇今日百務旁午不能細記

二十八日

遣秀三於孫七氏贈書扇五柄粕漬香魚一尾又贈
金百疋書扇二柄於小兵衛價雇夫貸金二朱歸路
過李平氏致謝錢六百八十文過秀民氏致謝金二
朱○遣秀三於春波氏贈香魚及水天宮神符價忠
兵衛貸錢三百文○甲山去○竹軒使人來取所屬
書○未下脾携仁也出訪龜松不在其母見余曰前
日與令郎約借貴宗子舍然以我府內邸迎夫人者
八十餘人戚至火急稍居不能就遠方遂定中島宅
矣敢告訪井石兵衛主人示大君勅答于東大意曰

攘夷件既奉明詔方略委臣將盡衆議明春西上面
奏事宜文久壬戌十二月五日臣家茂花押另啓叡
旨以攘夷件布告天下將置親衛兵卒於京師臣叨
膺征夷重任且蒙右近衛大將如親衛則臣職務臣
當竭力也竊謂不足臣將令諸藩鳩驍勇焉竊惟夷
患不獨輦轂下當護全國則藩鎮宜各休息其國以
養兵力而應不虞也今何人何人手守西州何人何人
守東州預定其人可如其策略待臣面奏原邦文摘譯其意
余曰從來江戶政府以和夷為名實謀綱天下貨財

終失人心今則京師以攘夷為名實將攬郡國兵馬
之權名與實違是所以曉曉也主人曰然又曰赤穗
侯有勤王攘夷之志其臣勇壯者皆應之獨執政譽
大夫不可壯士終殺之國大亂言未畢胥徒見曰我
公賜先生月俸銀券數日前某往貴寓致之先生不
在故携返矣今欲手致何如余曰幸甚乃授券銀七百九
十三八分匁余問大村諸吏我當東賀春禧者姓名主人
錄示黃昏歸○夜室氏出買元日諸具○孫七來不
值既使人來送飣數種○秀民送金一朱及屠蘇

二十九日

先是宗助以除元既逼我炭包猶在邸門妨於洒埽
屢請取之余以無人謝昨夜使秀三請宗助顧令監
門移之我家今朝監門移炭八苞乃遣秀三贈錢三
百文監門數貽正龍菓故并報○遣仁也于井石氏
託贈胥徒錢二百文○阿娟來乃贈土物料金二朱
○行藏來贈松魚五篘報以書扇二柄留之供飯行
藏曰竊聞明年大君上洛我對馬人將回薩長諸藩
請防海籌策先生謂何余曰對之地形四面皆海居

人希少客入焉易而主保焉難楠公欲放敵入京師
四面蹙之此顛倒主客之法今宜倣焉行藏將遊京
師曰何人可交余曰劉三郎可乃裁柬授之柬曰龜
谷生奇才兒孝謂栄康野流亞也吾子善視之行藏
曰朝鮮人金致鎰見尊集大喜告我官購歸爾後每
朝鮮使至必購尊集○室氏令秀三解槀包出家具
行藏使其僕助之未下牌余與行藏坐南軒室氏遽
見曰女綾大創走出則綾在樓下泣視之右胸一骨
衝及弩起殆寸室氏秀三愕不知所措余叱曰何不

速請醫室氏曰今日醫恐不肯來乃令行藏僕負綾
秀三從之就李平乞治良久歸曰李平捫創曰骨折
矣然不至大患今日一捫今後須屢捫也貼膏藥壓
弩起處而夷之初秀三移空筐于樓筐墮觸綾背綾
極力推之因折胸骨云余尤秀三疎脫秀三曰某既
移筐畢而上梯未及筐自墮矣余曰移者人也非筐
自移也然則墮者人也非筐自墮也我不得不代筐
分疎也柳我常識吾子心不在腔子裏故每事粗率
是學之所以不進也今日之事女綾不幸夙因所然

吾子偶際會焉耳然吾子不可自曰此彼人夙因非
我所關也唯當認爲己過深自懲艾之謂求己也秀
三蓄余所贈金將以買衣至此欲以充綾藥費余曰
有我在吾子不須言藥費唯須盡誠看待也且女方
代我室操薪水之役吾子當代女役莫使我室恨勞
則室悅於償藥費必矣是所謂人情也學問之道無
他講究人情耳講究人情無他唯求己耳求己無他
唯盡誠耳○甲山來留之守歲○夜室氏携仁也秀
三出買新年諸具○余以病未愈諸事委室氏不復

有顧支牌即寢○黃昏始雨終夜不已

文久三年癸亥日間瑣事録

元日戊申

余年五十七與室清水氏兒仁四郎正吉龍吉女綾門人森秀三容綱屋又兵衛號甲山小迎歳於大坂上中之島坊僑居兒孝之助在御侍養伯嫂〇寅牌起秀三口授昨日瑣事録既着社祈拜皇大神僑居未設神位故未拜薦屠蘇食餅〇卯下牌攜仁也秀三出賀谷口宗助主人方與松尾元兵衛上田幾太郎府內監吏飲吉田屋孫七等余與之出投刺備前屋島兵衛後藤春藏

津田亀松戶內賀井石兵衛主人觴余及一客出賀新監察森林安太夫始相見舊監察久松源五郎在側皆屬林於余出歸令仁也秀三遂賀諸家行德玉江中塚家陰男金城石田綠塢後藤梅溪吉田屋喜太郎藤井藍田誓得寺徹雲光圓寺梅州今井小兄坂上九山入坂屋貞次郎河內屋茂兵衛高山隼人魚住荊石尾崎秀民春日寛平緒方鶴太郎西島青浦山中梅屋堀井蘆川林春仙田能村小虎伊丹屋文兵衛光德寺晚翠藤澤東畡高安丹山澤春耕〇春波來賀飲之〇使青浦賀大家藤岡雄武橋本香坡田中介眉小林石峯濱名白塢河野逸平〇來投刺者四人松浦春庵吉田屋喜太郎西島青浦濱名白塢〇仁也秀三夜歸余尤其綏〇適谷行藏東曰昨日歸閭家僕言疑視令女創之醫非上工也願改卜又曰寄林外君東一通祈轉致〇天明雨謁終日陰昧不見日頗暖〇今日以病且老廢一切事務

二日

寅牌攜仁也秀三甲山浴湯肆〇辰牌始講論語首章〇遣正也謂青浦曰將初揮毫吾子有意乞書速來青浦來乃作書數紙附青浦秀三偶行藏來與焉〇作元日詩去年元日在山亭今歳僑居未得寧不憾壓間益秀午但憐膝下有添丁兒龍初迎歳〇金城來贈金二朱〇來賀者大人玉江綠塢家陰大坂

屋清次郎亀松春波〇來投刺者三人後藤梅溪魚住荊石西國橋舟子〇甲山去〇遣秀三於李平氏覘其在否未遂李平未賀乃乞阿綾治李平曰頗好〇使秀三贈河野逸平日田半紙二百葉及香魚卵醬〇使秀三賀八家小木八之助花岡準平肥前屋又兵衛長光寺松浦春庵吹田屋大兵衛金澤屋丹右衛門播磨屋松助〇今日寒感異常病大發申牌臥

三日

卯牌浴湯肆橋上霜積殆五六分〇令秀三以吉田屋音七名贈燧木於南北隣八家每家二把〇玉江

送金二朱賀春禧且乞詩正乃報以書扇○令仁正
導阿綾就李平乞治仁也遂賀德照寺葵園○秀民
來賀問阿綾狀乃走秀三迎阿綾迻秀民視之曰筋
絡弛也非骨折也振腕前後上下挐旋數回畢阿綾
曰頗快○河野逸平來謝○遣秀三賀春波遂召匠
平野屋兵次郎至○使秀三就宗助謀明日取所託
諸貝宗助曰今明二月邸務鞅掌請卜他日○綠塢
來賀○午後攜仁也秀三出賀吉喜氏其母見供酒
及酣出訪龍潭潭欲留余話舊使秀三迻余謂潭曰

我欲贈師川茗與粕漬香魚孰好曰川茗可乃贈川
茗及香魚卵醬既而潭請換之坐茶室而語余曰我
與師皆得全一兩問何故曰初我與師約敬甫死道
路無收支體者我二人各捐金一兩斂葬矣今彼歸
死其鄉（去年十月春庵告之）而我二人免也潭曰凡死之謂不
幸也獨敬甫全首領而死幸也余曰彼實狂且譎然
我原壤也我將與識彼者棠陰竹軒等謀為彼脩祭
事且作小傳潭曰善彼恐不足傳余曰加勞莊者富
豪也病將死彼診之曰此病非長崎人不能療之勸
與病游長崎既而痊莊深德之歸路過彼鄉欲贈金
五兩偶聞其死曰經紀喪事云彼漫游四十年而死
得首卯死後又得經紀其喪事蓋天未絕之也亦以
足傳潭曰然余曰令叔惠學師沒我未弔今春將往
二十八年前令叔與東瓜破鳳巖等為我周旋橋居
於界實一夢也今鳳巖息盡涯就我兒孝學屬寄其
文信不識託何人可乎潭曰油屋新兵衛近隣有木
次郎者鳳巖親姻也宜託焉潭兒與仁也同庚潭欲
遣余家學余許之余言欲為龍也種痘潭出藥二貼

曰一服比藥必易乃乞之

四日

寅牌起旋見西北田間火光照水怪之龍潭曰村人
趁曉入浪華者以猶早燒藁燎寒也○卯下牌秀三
來迎乃出展墓迻潭出門別使秀三先過孫七氏曰
今日我不在家顧明日使小兵衛來既令仁也迻秀
三曰跡我於安治川橋秀三至過本田一婦人負二
三歲女者自後呼曰廣瀨公乎余曰是婦人曰婢即
梅也阿梅七年前猶初在余家今問其所負則其所

産也阿梅亦見仁也驚其長成余歎曰人之變化亦
速哉至大渡微雨下過堀江北高橋秀三指路右一
家曰行藏所寓乃命借傘入戶出曰非也余曰前日
聞吾子就行藏寓話移時而今誤認我未見壯年健
忘如吾子者過高臺橋訪藍田不在其妻見曰拙夫
拜趨尊館矣時雨益下借傘屐午時歸○小虎来賀
○室氏出金二朱曰竹軒贈○金卯送肉饌曰歲晚
自南紀歸未能拜趨○正也導阿綾就秀氏乞治○
遣秀三送藍田氏傘屐途過池永新兵衛氏贈秋月

川莒又訪木次郎氏属盡涯寄鳳巖柬附以余二柬
柬曰僕臘尾自日田至住浪華中島松山邸西畔今
嗣所託書信送上寄手野清水宗助柬一通勞轉致
云云遂賀五家（光円寺梅洲中川玄佳西山藤吉池内退藏正林蔵陽）前日余
令秀三録梅洲所住曰有順慶坊界街東折處北畔
即仁也與秀三皆曰梅洲氏在順慶坊丼池街西折
處南畔大人誤記也余叱曰我訪梅洲數十百度豈
有誤記汝輩不視我所記唯問路傍兒女故誤也今
日秀三返曰梅洲氏果如尊諭前日誤過長圓寺也

○黄昏藍田大酔来飲之藍田曰途過萩邸聞萩侯
父子將就國蓋京師事勢一變也又曰金卯自南紀
歸曰家里松濤出奔至紀紀人贈扶持米七口某同
之飲矣問松濤何故出奔乎藍田曰松濤為閣老某
侯所招浪士社謂之曰初吾與吾子交今吾子粟征
恐自我虛實也松濤聞之大怖故遁余曰昨日秀民
傳京師人話曰粟田王遭馭我不信曰王一身係天
下安危即今之大塔宮也故訛言而已今聞時事將
變或恐其信○藤屋禹三郎柬送鳥絲欄紙一卷曰

聊賀春禧

五日

遣秀三於青浦氏告今日取府内邸諸具曰顧来助
（昨年託諸具宗助時青浦監之故也）○辰牌吉喜使夫三名来乃令秀
三率之至府内邸請宗助開倉移前日所舁送及大
昨年所託家具數十百種青浦来檢既以有事去○
小木八之助来贈肉饌券二葉○席工来乃檢席宜
更者又宜新作處工曰某家無見席顧買他家既製
者余以小兵衛將来欲留工晤之小兵衛不至既去

始至乃屬買席及布縁又屬買短檠小兵衛去使買
燈檠者来乃買三箇○玉江来○昨日藍田日明日
會客請令兩郎君臨今日正也欲往然以仁也予冗
止○小兵衛復来約明日送府内蘭席席有表裏二疊故併呼曰
疊向之欲買者裏也府内所産表也及布縁○黄昏秀三報家具既移
畢乃携仁也之宗助氏而謝宗助示豐後杵築人某
及箕作阮甫弟子某二人昨年從官吏自巡遊西洋諸國拂蘭西國
都所發家信皆曰拂帝慍我頻殺洋人既命其舶將
在亜西亜海者某將率軍艦數隻軼我浪華直訟京

師也又曰彼初謂大君天子也今知大君上有天子
故其上大君書頗攺其辭頗露倨傲之態又既知我
邦人氣騷然强諸侯出護京師京人皆欲天子復操
政權也又曰彼新聞紙記我大君欲與洋夷和而國
人不欲攘夷之說行將除大君位矣余曰事勢不可
謂斷無外夷入浪華事也唯此二書眞僞未可知得
除大君之位等語氣頗似從来唱和夷之說者所作
矣宗助曰公何以疑眞僞乎余曰書中有彼以十一
月發矣又某輩將以十二月歸之語而至今寂然無

信且客臘既傳我使西洋者舟到尓浦為支那賊兵
所殲夫既殲誰傳其信者疑僞作此書者復作此說
以結局也然我既下攘夷令彼早晩来侵亦未可知
宜預備不虞也○今日劉三郎面看至大意歸家翁
客臘歸家以此地騷擾謀移居畑旧舍某將赴江州
家翁將拜趨乞教也家母没長崎其遺筐近日至坡
之有先生去夏所賜書信我為先生謀卜居地京師
雖騷擾猶勝浪華或傳浪華人既將移婦嬰僻地信
乎賜麻生春所尊東畜見其所居致之彼甚瀾三四

年一見而已○夜使秀三導阿綾至秀民氏乞治

六日

甲山来乃命與秀三點檢書籍初書籍託府内邸倉
者二十五筐倉漏蛛網外結濕醸内侵船送者大筐
板悉破潮氣蝕焉我藏書之厄未有甚於此時者○
并君兵衛来賀○宗助来賀○春波来告開藥店東
濠○小兵衛来示表席二束裏席十四五及席縁三
段乃屬買燈盞二重○玙看来檢壁當攺塗處又命
新作竈○藍田使人送紙燈且送二児昨日席上所

聞小笠先是屬余題其所畫富山圖今日附併而返其所贈潤筆金一朱曰為二兒聊呈看資○夜遣於也甲山發輿德永所藏（贈書扇二柄手鐫一拔）島田小太郎（書扇二柄鯱一壺）紅野平左衛門（贈湘川讀香二包與）泉萬助（同上）藤恭芳藏兄弟（白髮素麵及湫）賀春禧東於堂島脚夫堺紀氏○室氏携兒女浴湯肆阿綾遂過秀民氏乞治[illegible]

七日

浴湯肆○遣秀三於平兵衛ヱ二家曰請速來平兵衛席工不來○令秀三寫與天村藷夫東卅七通○

正林葭陽來賀○數田來背創復疼甚遣正也召秀民至乞膏藥○森林汝太夫松尾元兵衛久松源五郎御靈神主投刺○横井壽一郎來贈伊部窑小皿十枚林一（壽一郎寓寬平氏）○佐野莊次郎來請復受教莊次郎即森田巖次郎也曰堂島佐野氏世所謂法華莊次郎者其家死絶舊與我家有親家翁遣某繼之某唯一人居願屢使郎君來留之供飲○井名兵衛送雞足一籃○甲山去○使仁也秀三發與橋本桂園菊池海莊東於堺紀氏○秀三問為學之要余曰

前日所言求已盡矣吾子欲請益更有相告我使吾子執事吾子無畏懼之色而有疎脫之失夫不懼近勇而疎脫遠智夫勇宜自錬智宜取於人故有借智者而無借勇者吾子厚自信不知問人是學之所以不進今後須每事問也聖人猶每事問況我輩乎

八日

昨夜秀三魘甚乃起之秀三曰總身冷而疼意其傷寒冷獻秀氏乞診先是余謂室氏曰秀三精神恍惚心與身離必發病至此果然○藤禹送示新刻本數

種○春波以新開藥鋪於東濠使其舍人來送藥簿○席工來○甲山來乞字以秀三病留之○行藏自京師歸路相過○己上牌與行藏出仁也從訪秀氏不在其妻見話次秀民歸余問秀三病曰傷寒也乎日過食者泄精過度者必致此症先生請識彼人出訪冊山不在乃書刺子曰欲為兒龍種痘故來矣投之其門人去訪東畡亦不在至晚翠氏其門張幕揚（揭）書破邊肥後守旅宿乃就對門某氏問晚翠所居曰猶在別房自小閤入焉晚翠善見其新娶之室及兒

佚飯示僧致風所報江戸京師近聞紙伸牌出訪九山不在行藏欲觴余其逆旅乃訪藍田藍田方與其叔父及李平飲余告行藏意乃収杯從出黄昏至逆旅（在藍田氏西北八町外）其宅極廣上東南隅樓而飲逆旅主人及行藏友畫工変雪舎人文四郎見行藏欲留余宿余辭乃使文四郎買舟送余寮舟其舎北藍田別曰明日請同中野半左衛門臨半左衛門即源藏也與其妻僑居油掛坊云余曰明日我將訪彼兄願東之先客舟中西下入木津川月色極美溯入百間濠過江戸濠出於西横濠而入土佐濠子牌至舎南出歸文四郎頗恩余憂辭不可遂送至○室氏示徹雲東東曰初約十日狂駕然本月九山等有事不能来也願縮一日○今日宗助送南陔兄客臘二十三日東即余十三日所發函音也

九日

徹雲東有願以青浦為從者之語乃使仁也送示之青浦来余曰我未識中野半左衛門僑居吾子請導曰諾以將理髮去○秀氏送茶屋槇次郎辛二月二十三日東坡之青青村孝也十一月五日東槇次郎曰貴卿信至爾時不識先生在何處想今既到浪華也故相送莫咎遅緩青村孝也則余小倉赤關所發東函書也○平兵及屌工来○紅野平左衛門函音至送鮭魚○午前青浦不至乃携仁也出訪中野半左衛門贈粕漬香魚半左衛門曰向者藍田東招某夫妻然以既為薩摩客所招辭矣余曰某往藍田以憾公之不来矣願强臨半左衛門曰諾某將料理（家）務而往乃先至藍田氏報之藍田以半左衛門既辭招

意余不来方自食見余投著命家人理庖事余頗餞行藏至良久半左衛門至乃飲食時未下牌也既半左衛門去余將赴徹雲氏藍田請從東行至心齋街使仁也從行藏謁今宮蛭子祠至徹雲氏青浦出迎曰某理髮半待詔忽病將死不得已令他人代故遅矣徹雲引入茶室龍潭與其妻兄某在焉少間九山春耕至余饜不欲飲食徹雲以多客移席於室高木侗山及其弟霞城跡九山至當光寺實誠醫竹內某亦至侗山欲以十一月會十一吟社於押亭先是余

與小兒等謀以全學等役同社稍減將新加數人至
此定其人余薦龍潭行藏正林院(蔵)陽河野逸平等侗
山令青浦作招柬余曰我輩皆既視柬唯送示金城
玉江等可龍潭實誠等去戌下牌余辭九山侗山曰
須以肩輿送先生也乃號雇輿夫要衆赴九郎右衛
門坊大和亭招妓及帮間劇飲一帮間視余曰往年
某謁於藤本(永)去吉氏先生猶記乎余曰不記帮間曰
述余初娶室氏時事頗詳徹雲曰聞人以國學著然
以與長野義言島田某善恐爲浪士所狙殺故棄世

隱帮間矣亥下牌余先棄轎與仁也歸既入戶仁也
曰今日贈香魚鰤腒放(於)徹雲氏(藏)之蘭陶皿後青浦持
之不知在何處乃令秀三柬青浦取之柬託轎夫曰
致之座客時丑牌也

十日

晨青浦來返四日昨夜侗山買舟移席築地又飲今
散矣留之口授卿信令之筆記○席工來○冊山來
賀曰某某日衆醫會除痘館令郎君以十二日若十
七日至可○寬平送紅髮氣奧乃飲冊山青浦藤田善

次偶來與焉○行藏來令青浦導之覓宜僦居處先
是令甲山爲行藏視宅不獲○前達洲人和泉屋佐
平來曰藝州人宮本謙作在某家欲見先生使某先
容議作方病待痊即來○右眉上瘡甚手調蒸劑煖
之○遣正也於秀民氏乞膏藥返曰不在○行藏介
其弟樋口誠作相見曰家弟將迎世子江戶也先是
對馬侯好內聳妾父加茂越後專政正人皆黜國大
亂行藏見幾去至此衆怨齊興惡執嬖人或殺或放
遂逼侯逐嬖妾數人出宮而迎世子事情一不異焉(馬)

寃變肅宗即位靈武云○室氏攜兒女浴湯肆○作
衷席者來取席直計金一兩一歩二朱餘○夜遣仁
也甲山召隼人妻欲鍼大陽及肩背以夫病辭

十一日

浴湯肆○藤本芳藏兄弟柬送著蘋○平兵席工來
○坊有來塗壁縛而去○莊次郎來受句讀○龍潭
來贈金一朱乃飲之○河野逸平來贈鉛及柚餻○
玉江青浦行藏前後來○侗山柬曰伊亭有諸侯之
客故改卜瓢游亭矣願報諸君○令甲山糊樓上紙

障樓澗可設二十四五席先是令手兵域十席而両
邊置閣阜紙障及杦障焉○未上牌與龍潭青浦玉
江行藏逸平至瓢(游)亭侗山及落合雙石在焉册山九
山徹雲春耕霞城等前後至余謂侗山曰前日正林
葭陽約入我社矣乃柬招之與有馬鴻雪至以春初
瓢遊亭集為題分韻方構思藍田與杏坡棄舟携妓
至酔歌入座狂吟(吽)亂舞傍若無人時酒未出二子詈
侗山曰會主斎酒乎我將代償費衆不堪然恐激其
怒莫敢抗者竊相謂曰詩思荒矣藍田見徹雲埜春

耕右曰此會尚齒何如(春耕七十餘徹雲三十餘)徹雲曰初結社
時公宜立尚齒説也今既經十年忽發議論是謗我
也同互相責譲不止傍人解之酒出池内陶所侗山
芽某至香坡既黙不言余壓其肩曰翁初如脱免後
如處女可謂轉倒活用兵法者也杏坡哂而已酉下
牌與龍潭逸平行藏先辞歸○春坡来不値○秀民
来曰明日未牌請臨不値○今日遣秀三送吉喜氏
童韮○先是坊正令曰大君將二月發江戸棄火輪
船而入浪華舟溯淀川宿於伏見翌日入二條城云

云今日册山曰向者府尹召坊正(册山為丸街方坊正)曰大君
將来須搵船場人家有二三室以上者空之備從者
館或傳從者殆二十萬非船場所能容將傍及中島
天満地方也室氏曰秀民老亦爲坊正肯將避其宅
他移也余曰雖我居未可保無避移之令也修繕宜
從省略

十二日

遣甲山招藍田○席工来○莊次郎来(以後不必記)○口
授秀三筆記時事○午後藍田来余曰兄無状携酔

客来亂吟社之法一社皆慍將絶兄(余之)柰何藍田曰
某知過願因先生謝罪同社余曰侗山會主也須首
謝之迨彼未去東彼以下曰昨日之事僕醒後悔愧
無地於客身唯祈諸兄憐赦朝来旭翁責僕曰昨日
將定本年規則為卿所妨不得發言卿罪當棄絶僕
謝曰諸侯會宋而釋宋公古有其例以本月尾来月
首會於敝廬而赦我罪而立規則何如翁曰善僕謂
侗山兄獨遠在五十里外(以三町半為一里)非預期日恐不
能莅也兄請定日報我云云如此則兄不必夫人謝

之而同社之慍解矣藍田悅乃裁東尾連書伺山以
下名又曰此東覽後祈轉致既遣秀三發之徹雲氏
○行藏兄弟來○金城來曰將赴秀氏招藍田曰吳
亦見招申上牌秀氏使人來促乃與二子往玉江在
座徹雲至主人供酒飯小倉畫人雲嶺見留下牌秀
三來迎歸金城玉江送至戶外○善次來不值

十三日庚申

浴湯肆○天滿街卒乞新居賀錢問會所與錢錢可
乎曰須問春波公也使秀三告春波春波曰吳將問

慣街事者而奉報○席工來○數日來口授秀三所
筆記新聞紙二十餘頁成乃裁與南陵兄青村序也
南窓及吉田隣助岡本主米木戶恕助等來畢東宗
助問有府內使乎否使用部呼答曰三四日後必有江戶
來信將送之府內矣○青浦導中野半左衛門來見
半左衛門贈東儀及鯨肉屬西市川通船記○大和
人遲美雲齋來見乞字曰吳所寓近神武帝畝火山
陵聞戶田越州族和三郎奉官命探索陵跡土人甚
畏官吏恐不自實何則有奪田之懼也彼公若野服

為文人驗客而問必得其實余曰吳友手塚春波善
和三郎吳將告吾子言雲齋曰其本伊勢神職今寓
大和八木鳥屋村法橋增田秀伯家平世生志願脩歷
世皇陵今官有脩陵擧竊竭衷故云又曰欲結詩社
乞正先生○安藤欽哉來訪欽哉不見七八年容貌
全換曰吳漫遊江戶地方數年今在中環氏彼家死
亡殆盡緒方洪菴令吳傳其幼孤矣問尊萱何如曰
三年前沒問令弟何如曰方在江戶視余痔曰吳用
蛽鍼而貼膏藥必瘥○藍田使人來返樸○室氏携

兒女赴秀氏妻招○行藏來告既徙居山背乃從至
其居即往年余所寓西隣也戶未開行藏曰朝來命
從者二人及逆旅主人備萬移我旅裝焉謂既插掃
整頓百物不圖其未至也乃就屋主氏借鍵開戶入
窓櫺欞臨水頗豁歸路遇備萬曰朝來無舟今始買之
載器具故遲矣雨將下走入戶○初余勸甲山從行
藏居執寫字若薪水之役謂行藏頗富異月或得其
力也甲山不悟口諾心不悅以逆旅謀之去○夜
使秀三迎室氏阿石阿金從秀氏兒小太郎送至○

室氏癸庚申使秀三招青浦行藏皆不至

十四日

席工來○行藏來曰將招藍田青浦爲煖房會願臨余曰藍田途遠恐不來招玉江何如行藏曰然願因先生招之○携二兒至宗助氏訖與南陵兄以下東一包及國本主米木戶恕助東（客臘府內侯賜金以恕助方爲暫御東謝）雨方下乃留話良久晴遂訪井石兵衛入戶閒不見人大呼不譍乃訪森林安太夫訖與大村諸吏賀春禧東十七通安太夫曰豚兒年十九方學內村生願

時時拜趨乞教余曰諾出遣仁也於玉江氏告行藏旨午時歸○善次來以買弓矢借金二兩○玉江來乃導赴行藏氏仁也從行藏曰藍田不來果如尊諭青浦至主人供酒分韻賦詩余先成（漢漢壓聞世務化餘寒料峭未春陽偶登大快樓頭望剝有光風到綠楊）秀三來告宮本謙作來余曰我未能歸吾子且應接主人令其從者招室氏室氏拉正龍至申下牌同衆歸○伺山來不值○梅洲來不值○黄昏緒方拙齋來先是緒方洪庵爲幕府所徵爲侍醫以吉雄鶴太郎爲義子改名拙齋寺其大坂

宅拙齋曰洪菴妻攜同眾居使其謝先生也○今日辰牌忽聞街人群走聲乃出視則肥後大夫人過也騎從大七百人轎十四五夫人所乘金彩晃耀蓋就其國也○使仁也發答紅野平左衛門柬○夜室氏與正也出買河漏麵未返忽聞急鐘聲如雷曰寺坊火行藏來候室氏移時返曰待衆稍定故遲

十五日

浴湯肆○行藏來（以火記）後不○東皷來賀述新聞頗詳引行藏見之○春波來曰某聞會所賜天滿街卒錢

數答曰八百文矣余曰我曾往淡路街伏見街賜街卒不過二百錢此坊獨四倍何乎春坡曰雖然坊例不可改也余曰善如聞以大君來將移僦居者我若朝出錢而夕見移柰之何春波曰某方爲府尹所召蓋中島僦居者件也先生宅狹不必見移萬一有命不出錢可○前垂洲人和泉屋佐平來介宮本謙作相見謙作行束脩乞字乃飯之及行藏遲美雲齋來取所屬書乃引就座皆未去余與行藏謀將訪金城玉江今朝莊吹郎來導仁也歸曰先生若訪金城請

途過敵廬正也聞之欲從行乃拉之出渡大江橋北
行至蜆橋南畔西折二三町問莊次郎家莫識之者
先是莊次郎曰某姓佐野屋號塩谷呼曰法華偶見
一家標鹽屋次郎兵衛令行藏正也問曰法華莊次
郎君家是乎余前行數百步頻視左右標正也追呼
曰法華氏是也乃却入其家一婦人見余問主公在
乎曰不在賊息來乎婦人怪曰公何人乎余曰廣瀨
謙吉也婦人曰我家號鹽谷屋次郎兵衛公毋乃誤認
乎余曰我欲問法華莊次郎也婦人笑曰我未識法

華何者也乃出詰行藏正也答曰初問彼曰塩屋莊
次郎是乎彼曰是也故呼公逐矣余曰凡與婦人言
者須韻吐明白也彼聞鹽屋次郎四字而不聞曰莊
乎曰兵衛乎也今後宜講與婦人言之法也西行二
町許有射肆五也閑曰我兄在焉乃入莊次郎方與
仁也射余笑曰未聞近視者能中也莊次郎仁也皆
近視叔余故云余及行藏亦射莊次郎偶中餘皆不
中出西隣郎莊次郎宅也入供酒余書富山及蘭申
牌與行藏出以天寒不果訪金城歸○緑塢來乞字

不值○沙原才七來○秀三出訪其叔舅返曰不在
余曰向者莊次郎供鮓我曰秀三所嗜願賜吾子盍
以迎我兒往食乎秀三去亥牌莊次郎使僕送二兒
謝遲留之故○今日雄哉來不見○河茂贈烏絲欄
紙不見

十六日

昧爽莊次郎來聽余口授瑣事錄以後如記不○宗助送
南豫況新正三日來○井石兵衛來話時事曰客臘
二十二日夜江戶人或殺和學者塙次郎肆之日本

橋上加朱曰此賊受逆賊安藤對馬守肯伺安藤某
考證不可言之典故其罪當梟故於番坊附天誅云
云不識塙次郎何人余曰吾在江戶我縣令寺西氏
屬吏安藤讓次者漂零事塙次郎為其僕曰介我相
見次郎者世之所謂塙檢校保己一子孫納貲為與
力以長國學命為校國學局長矣嘗聞閣老安藤對
州命次郎等考廢天子故事我不信也然次郎被殺
則可疑抑殺者何人兵衛曰出羽上山方勇士俗
呼東薩摩疑其徒所為又曰宇和島老侯方在京師

或書其門曰宇和島老賊久被幽近蒙恩赦而入京
師當盡忠報國也而唱苟且偷安之說離間諸侯誤
攘夷之機將開天下過亂之基若改心謝過則已否
則將誅殺以充祸血也此本月十一日事初宇和島
侯以同水戶烈公越前春嶽公持正議為井伊侯所
嫉遂被廢幽至此詔復其位召參攘夷之讓(議)侯欲待
武備充實而後降撻(伐)之令浪士以其沮兵機惡之云
○席工來○遣正也問李平在否返曰在乃攜仁也
往欲按摩肩背以有前客坐而遲徊山僕來報徊山

侯於我居乃返徊山及青浦在焉徊山曰某明日去
將以來月初旬來而定藍田氏會期也室氏以正也
誕辰炊赤小豆飯乃供二子○福井大島大藏來見
曰某于役京師而來此地不屬先生在焉余問辻岡
東庵何如曰彼于役江戶而死矣乞字去○喜樂來
曰蒙屬大野大聖寺三國府中諸信某既致之○大
坂屋清次郎來曰今夕有日田便(使用卯呼)若有之(遂)信請
速送乃遣秀三於宗助氏取前日(所)斷訖諸東又口授
秀三記新聞紙數頁既裁與青村孝也東答南陵兄

東畢走秀三致之請次郎氏時申下牌也○沙原才
七贈其一筐

十七日

浴湯肆○席工來○圬者來良久樓上聞大聲如有
物墮仁也告曰校床極薄圬者蹈破傷脛甚○遣仁
也於李平氏問其在否曰在將往島原人橫山權三
郎安房館山人秋山雄次郎攜孝也東來求見乃止
東曰橫山權三郎者兄範在江戶所支前日來訪留
之七八日其人舊學藤森弘庵頗精文章兄得益焉

不尠云云乃相見余曰弘庵翁寄投拙集序某將相
謝聞其遺讜止不識其近狀何若權三郎曰客年官
聞弘庵病赦之許歸養江戶無幾沒矣權三郎聞塙
次郎死曰冤也乞書數紙去○室氏攜龍也至除痘
館(今橋街井池街西折處松本氏)績正從午後返曰緒方拙齋剌兒
臂引痘左右各五所○金城來曰明日會客未牌請
臨○綠鳩來乞字○江戶人宇田楨堂尼崎人佐野
脩藏來求見楨堂曰某與微雲師相識屬師先容不
識既通賊名爭余曰未楨堂憮然曰彼欺我矣余曰

前日尾崎氏席上云謂某曰有一人求謁左右然其人薙髮蹤跡可怪故不敢介之疑公其人也槇堂笑曰然脩藏曰某欲就先生受教今日未能行來脩愼堂醉來要某登踵門矣槇堂曰某今住京師曾謁先生於梅塢席上矣某昨年游能登接安田元藏深見玄素等聞先生游彼地時狀矣余曰玄素兒孝太郎大昨年自某許歸後唯有一信不識今何如槇堂曰孝太郎就某學邦詞客年一媼攜年二十餘醜婦來深見氏曰女與令郎私有孕敢告聽其語音似界浦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一　二五

人孝太郎年方十五極騃稚且短小似十二三兒未解人道者疑騙阻誣罔之而索財也大詈毆之出媼曰我母子不遠千里（以三町半為一里）未敢陳詐乎請試問令郎玄素鞫孝太郎撻之數十泣始自實曰兒宿醫某氏其婦其婢也時秋暑未退令兒與婢同蚊幮而寢婢要兒誨淫僅七八夜不圖其孕也玄素不得已館婦於外至期生女於是厚贈附女於婦攜去矣槇堂又述在箱館交大熊文叔時雨太郎小倉健策等事余曰時雨太郎没我聞之家姪矣文叔存没何如槇

堂曰文叔去年没蝦夷其女為時雨太郎妻時雨太郎没嫠婦欲歸父許文叔亦没煢煢無所依文叔親故矜之余曰文叔無女疑其後妻前夫之子也槇堂曰然某至浪華與橘孝仲者相識其人文叔親交也曰本年（謂去年）一夕夢蘇問文叔自外入曰某今自蝦夷歸矣某驚起正坐既不見時燈暈如烟滿室氤氳意其没也某乃告文叔果没考其日月即孝仲夢時也不亦奇乎余曰某瑣事錄朋友没輙錄其生平行狀例也文叔從前事業載之頗詳不用復述但此事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一　二六

可錄話次青浦來介三瓶鋹藏義子浩齋相見松浦春庵亦來浩齋曰二十七八年前先生與小林安石自界來訪鋹藏吳服街僑居爾時某侍鋹藏而謁嗚呼今二子既没矣申下牌客散○島田小太郎東送金一朱賀春禧○夜秀三出訪其叔舅

十八日

雨下○遣仁也於宗助氏託與南陔兄東（內包與青村孝也東）○秀三叔舅武富元七來贈茶○行藏來借其僕文四郎與秀三解中津船送諸其藁苞○席工來○圬

者来作竈○先是令坊者命銅工脩諸銅器今日来
取償殆錢三千文船送所破碎不止筐莒皿椀雖銅
器或破或曲無有完形○將令坊者塗茶炕令席工
作圍炕之席答曰炕口宜用漆塗（釜）口字形木縁此茶
家式也莊次郎曰某家有故木縁乃使仁也從往借
之○未下牌携仁也冒雨赴金城招途訪玉江不在
至淨正橋南畔青浦追及共往綠堝棠陰等十四五
人在座酒出中津人藤本小右衛門屬杯曰某妻谷
口宗助妹也酣各作書畫探鬮領之酉下牌同衆辭

出青浦等途別獨訪石子半嶺（津）到舍南曰家翁客臘
醉傷足故未拜趨也○室氏致晩翠柬柬曰致風自
京師至明日顧臨菓資金一朱祈叱存○余歸秀三
不在室氏曰出訪行藏也戌下牌返余詰之曰吾子
晝間有務不暇看書夜則無事宜剪燈繙書或構思
詩文也頻頻訪人無益也且我與仁也出則家無男
子緩急失措今後莫瞰我不在而出若日沒我未歸
則須携燈来迎

十九日

遣秀三於晩翠氏柬問欲拜趨不識午前後孰可答
曰午前可○喜樂来告別○巳上牌携仁也訪緒方
洪菴室贈素麵一筐及柚餅遂大阪屋清次郎贈書
扇二柄歸路過晩翠氏使仁也去曰歸路須赴小虎
氏招也晩翠致風見乃贈晩翠蒸餅一筐致風書扇
二柄二子述時勢頗詳曰大君預期以來月大月朶
火輪船九日到此地然坊者席工入城脩繕者忽止
蓋一橋公方代大君謝不能來之故也今月之恙不
在夷狄在蕭墻內恐不能五月而難作也致風又曰

我公謂（加賀侯）不王覲義士或非之我不得不為國憂也
又曰先生所識京師逆旅依和以與島田右兵衛善
恐為浪士所誅出奔晦跡余曰數日前宇田樸堂者
来訪近来莫不言時事者樸堂獨語漫遊之興言不
及事務我又性之致風曰其人毋乃語在蝦夷識大
熊父子又至能登守出津事乎余曰然然則大塚饕
水變姓名也問饕水何人致風曰饕水者初與浪士
交後以編言將為被斬其魁儔之竊敎避於五十里
外（以三十町為一里）大嗚呼猶在此地乎晩翠供飯稱次余為

鴻書扇數柄回牌秀三来迎歸○今日秀三與文四
郎整頓樓上器具○席工来報卒業○徹雲来拜年
且乞字不値○青浦来不値○玉江以其父小祥送
寒具○予牌聞急鐘起秀三視火所曰或云長堀或
云船場余曰吾考鐘例蓋在二三十町也乃復寢○
竹軒送五岳畫

二十日

卯上牌行藏来曰昨夜火即洺玉祠也秀三曰洺玉
相距幾町余曰一里而遠○席工来乃附雇賃金二

兩○辰牌携仁也出訪兵衛（井石兵衛以後有姓）余曰明月午
後願献一杯兵衛曰明日將會銀主輩（諸侯謂貸財者曰銀主）
願延一日余曰善兵衛曰今日欲游梅莊願陪余曰
請途過敝廬歸路過宗助氏曰明外日招井石兵衛
願臨宗助曰諾使仁也先歸告室氏曰速作傳廚○
已下牌令秀三理髮未畢兵衛携其兒及森林安太
夫久松源五郎等五大人来乃蒼黄買酒炊飯而與
客出仁也秀三負行具從昨日致風屬押我書畫卯（印）
乃使路過晩翠氏門外令仁也致之出曰晩翠曰致

風方拜趨矣過安堂寺橋余曰此地梅花新山尤佳
然以其地係官同心所居不許外人入焉桃谷同心
村上精右衛門者我親交也令彼導必得入焉皆曰
上策也乃令衆待於桃谷南畔而訪精右衛門精右
衛門喜曰某謂先生歸御必不復来矣余曰休緩話
速從我来出見兵衛從者在坂本氏門外曰主公等
皆入矣精右衛門及乃令從者促兵衛等出指路梅
開者十之九新山處處設設（掛）及問精右衛門先入賂
一婦人請許縱觀登稲生祠四望徧然香風拂面一

周出過街口南行左有佛祠其後即茶店也時既過
午餓甚投店借一舍開行廚出過嚬吐饌大師境内
至履亭西畔地藏堂休精右衛門導誤出於梅莊南
畔北迻二町入莊群梅怒綻視列舍游人皆滿無休
歇處乃出至洺玉祠欲觀昨夜火跡門閉書曰勿入
碎尾載路其北某寺半燬役夫數十方斂灰過高津
休茶店至尾屋橋安太夫以有事前路別去至内淡
路街精右衛門別去黄昏歸兵衛伴至戸外○拙齋
来贈肴料不値○室氏曰加賀人来致巨蟹白某不

識尊館或教須至西島青浦者許問之泉石川郡元吉人岡田廣裁伻也留東一通去矣東曰泉舊學宜園庚申歳先生過敝藩泉將謁偶有故不果近聞淡窓先生不禄不堪悲悼東青村君予之願轉送不腆蟹一枚祈叱存其東在青浦東内青浦東曰加賀人来問先生所住故教之云云中野半左衛門欲乞通船記謝以金二兩先生肯否○松山邸中人安在大七者来請屬其子不値○緑嶋壽一郎致風来皆不値○戌上牌既寝有敲戸者問誰曰河野俊藏也室氏

曰向者俊藏君来而去矣俊藏見其從者近江甲賀人豊田議次林田人石野有藏飲之俊藏欲聞時事乃令二人去留俊藏宿樓上話至雞鳴○今日正也大熱腹痛嘔吐室氏謂蛔蟲也乃用大柴胡及施緬丸終也（夜）晨轉不能眠

二十一日

卯上牌與鐵兜（別號）俊藏浴湯肆仁也莊次郎從○正也頗愈然不自安欲招秀民乃遣秀三請之至診曰蓋食滯也聞余既用大柴胡曰卑意亦同乃乞藥五貼

○遣秀三於吉喜氏曰明日作煖房會請未牌臨○兵次郎使一匠来作棚備庖○鐵兜去○岡田廣裁伻来乃附徊音○但馬瀨戸人米屋平左衛門子大次郎来見乞字余曰我欲遊城崎温泉不識貴鄉相距幾里曰三十町○安藤欽哉来介新坊人野野村文齋相見○遣秀三安在大七氏曰郎君未學早晩唯意及曰大七不在其妻見○夜室氏出買菜蔬遂過平莊氏曰明日午後請送膾羹數種答曰諾

二十二日

終日雨○浴湯肆○緑嶋来取所屬書十二紙○秀民来診正也曰痊○有馬鴻雪来乞字○屬莊次郎買酒一斗○東兵衛曰願同令郎君森林子臨○徹雲使松本幾太郎来曰明日會金國亭請臨有所賜書幅今日見授余曰明日我携往○未牌宗助来贈酒券三葉乃遣秀三迎兵衛至曰安太夫及兇皆有病不能拜趨又遣秀三迎孫七至日途遇矣供酒及飯青浦来引見客屬林酉牌孫七先去二客話時事戌下牌去青浦曰春菴欲觴先生何日可乎余曰明

日徹雨氏歸路過亦可〇今日莊次郎來助廚務留之宿〇先是府中檢閲市有三室以上將為官吏館衆大怨至此聞春嶽公以官吏浪華宿不過一二夕投逆旅亦可也禁一切供給皆大悅相過者莫不頌公德

二十三日

莊次郎去〇卯上牌仁也秀三告曰路人絡繹東行問何故曰浪華橋有梟首也請往觀許之返曰觀者數千不得近也余曰輿誦謂何曰皆云池内大學也

乃遣仁也召青浦至余曰大學西隣即葭陽也吾子往問之必得確說青浦去返曰葭陽曰昨日大學同吳北渚赴土佐客堂公招丑牌集觴歸初入門忽有呼者曰此轎乎又聞闘擊聲謂醉客也又聞大學妻聲曰賊持首去乎此某隔墻所聽天明往視血流滿庭又灑壁上柱見刀痕而大學有屍無首是其異也不識大學何故罹此慘毒乎余曰我豈知其故乎然疑浪士所為何則大昨年彼初回河内屋莊助來見我後松林漸之進藤森因幡皆語我曰戊午賴梅田諸子之獄實自池内陶所始初陶所貧與鵜飼幸吉隣居幸吉給衣食之及幸吉等唱尊王攘夷之說陶所首參秘策賴梅田諸子多其所薦也而内懷榮利之念林祭酒西上陶所請為弟子竊泄幸吉等策欲以為己功徹作儒士其妻父小吏也出入府尹許聞獄將作陶所當與諸人坐證私報之陶所愕出奔伊勢亂時官糾京坂文人究問其蹤跡先生為吏所從自箕面走還即其故也明年獄決幸吉以下皆死陶所獨免以其預自首從末減也諸人雖既死其親故黨

與猶衆皆切齒焉陶所之禍未可測也先生莫與彼交我然之而不敢公然告人唯金城信我尤篤故一漏之大昨年我歸鄉梅屋東曰先生去後九山侗山等欲奉陶所為十一吟社之長以續先生其大不悅彼事有若我則曾子也近日徹雲席上九山侗山欲明日吟社集招陶所我及徹雲淨之二子不可吾子所面見也我竊謂徹雲曰漸之進等既忠告於我我亦宜忠告於二子然其勢不同何則我信陶所不如信漸之進等今二子信我不如信陶所也苟不信我

必以我為嫉且讒我當以不言完交而已今陶所如
此悔我不忠告也是我所以疑浪士之所為也青浦
約赴徹雲招去○春庵來曰明月願臨余曰我方多
冗請卜異日○阿娟來為室氏縫級留宿○巳牌行
藏來請從赴徹雲氏乃出仁也從訪宗助至青浦氏
青浦以方為徹雲作畫辭訪秀民秀民曰今頃朝梟轎
夫至大學被梟視之額劃且一耳刵盖苦闘死也今
浪士橫行然其所殺戮出於公正不聞有冤枉者唯
恐姦人暴客以官之不能禁制浪士外託浪士內報
睚眦怨其私恩屠殺無已蔓延無辜矣先生才名盖
世而議論方正宵人敵目宜韜晦莫言世之得失又
宜莫夜行也余曰拜忠告訪九山不在渡長濠橋走
仁也先報徹雲聞其在全國亭（在日本橋畔西折處）北從之徹
雲出迎上樓障壁掛書画數十百幅又設筆硯遍乞
揮灑余曰初謂師新年宴也故勉強至不料書畫展
觀會也乃坐就見者字田楨堂等數十人每人詣陶
所事余曰聞梟不前揭罪案然萬人推擠不得近視
也河野逸平後至懷出罪案乃譯其意曰茲賊初親

近搢紳戊午歳從主議之士竭力周旋無截反覆通
同姦吏多殺諸藩誠忠之士而已獨免其罪惡天地
不容因誅之梟示余曰果如我所料絲鳩家陰曰我
二人欲就陶所學金城翁亡之幸哉免恥辱未牌將
去徹雲曰願留郎君宿敝房乃與行藏出與藍田逢
於戶外曰來月吟社會願定十一日訪晩翠致風猶
在晩翠示新聞紙數頁乃課屬行藏令其從者寫肆
下牌歸○室氏懷龍也至種痘館欽哉託送齎一員
曰以貼痔瘡○春波來出菅丞相眞迹是大也百年
前物也願鑑定又曰戶田和三郎以奉脩山陵命殊
擢為朝散太夫任伊賀守又賜俸二百口矣余乃告
渥美雲齋言（見錄十三）曰吾子請以此告戶田君春波
曰諾余曰更有一事相勸桓武以前諸帝謚號既定
平城嵯峨以後諸帝有謚號者不過安德順德數帝
戶田君若因脩山陵請追定平城以後至光格天皇
數十世謚號如淡海三船故事悉改院號為天皇則
名垂不朽吾子與戶田君善何不相勸也春波曰善
哉願先生代我作與戶田柬余曰諾擬謚號萬世公

議之所繫搢紳家泥古不能廣採旁搜若命天下諸
儒各以所見作論考數卷而擇取則得確切矣吾子
須告之戸田君

二十四日

仁也返○遣秀三於李平氏問具在否返曰在乃携
仁也往乞按摩○桂園来不值留金二朱去○秀氏
来謀出處語次青浦携德永卯藏来卯藏贈金二朱
以賀春禧○讓作来導仁也賽（賽）天満菅祠返遂携仁
也去曰二十六日願以舟迎先生及尊夫人○行藏

来讀瑣事録○隼人妻来乃鍼左胸肋○感風邪廢
事而臥○講作贈饅頭夜遣秀三贈之秀氏妻秀三
遂賽菅祠○藍田来飲之○夜半室氏大呼渾身冷
如潑水乃起阿娟阿燧秀三侍湯藥余手調藥一貼
（丁子桂枝薄荷木香藿香）室氏服之頓愈○今日故金雪舍人東
送饅頭劵二葉東曰大昨年主翁没見賻香資金二
朱卒哭時欲呈饅頭先生卿既去此地故今追呈云
云

二十五日

辰牌携正也至李平氏乞治○昨夜藍田曰明日巌
國人大草周助必請謁今日周助来不值○濱裝師
近江屋正助来不值○街卒来乃賜金二朱以告卜
宅焉○午前携秀三出過渡邊橋遣秀三返莊次郎
氏爐緣曰吾子跡我大村卯訪兵衛其兇見曰家翁
有公事昨日昧爽北上出於門外俟秀三不至乃訪
玉江不在歸路逢秀三乃訪綠塢綠塢方為小西某
賣明清書畫數千百幅山積室中遍觀之眞僞混淆
余欲購張船山水墨山水以眞（直）貴難之綠塢曰且與

主人謀綠塢伏鯫為作書畫數紙歸路訪莊次郎不
在○春庵来為作書二幅申下牌春庵導余及正也
出過大江橋觀賽菅祠者今日快晴殊暖繁華不減
常年（去年来物價騰躍繁華大減故云）訪春波不在一周返於大江
橋投北畔肴店客不甚多而膳久不出遲至酉下牌
春庵慍欲出余留之既食歸○津田專助（蓋龜松改名）東
曰或欲乞先生書屏風一雙乃遣秀三致回柬○口
授秀三筆記時事至子牌休○室氏曉来不堪寒顫
余謂粘液窄錮腸胃縱用葛根湯必不至發汗須先

瀉也用大柴胡加石膏硝石服二貼暴瀉七八行熱
大發汗出乃用葛根湯汗益出而月經通

二十六日

携正也至李平氏○正助来不値○謂荘次郎曰前
日謙作約以舟来迎請同吾子往荘次郎改服而来
既謙作不至蓋以天將雨也○晩翠侠兇二位来送
示新聞紙又從行藏從者所寫新聞紙○秀民以大
和人閨秀人氏作書畫展觀會乞書一幅○春波来○春
庵来乞字○竹軒来乞字○宗助東報有府内使乃

援秀三録時事凡二十餘頁又裁與南陔兄以下衆
至黄昏畢遣秀三於宗助氏託焉且屬雇按摩師○
初忍冷裁柬黄昏後總身如氷既而熱如焚疑瘧也
服葛根湯終霄煩苦不能眠因下婢一媼来按摩○
阿娟去○數日来龍也不堪瘧痛常啼今日稍結痂
○終日陰昧不見日至夜雨下

二十七日

卯牌雨止而雲合西山見雪寒甚莫不感冒者○病
勢益悪○謙作送仁也至曰昨日恐雨故不奉迎○

絲塢来將飯之鮮去○雇女按摩阿中○藍田東送
銀一兩以賀春禧又送金一朱乞字○終日驚風

二十八日

病如昨○春波来余曰兄家僮送藥常遲請話之○小
虎来告自京師歸曰三日後將復往○宗助致桐山
勘兵衛東勘兵衛贈位木箸一包以賀春禧○行藏
使僕来告病○終日陰寒夜半雨下○今日召阿中
不至○室氏以明日丁即淨公忌辰出買菜

二十九日

正助来乃命裝五岳畫雙幅菊池備州橋梓及大槻
盤渓等合作雙幅呉蘭雪書雙幅朝鮮翰林學士鄭
句書雙幅○使仁也秀三負龍也赴種痘館乞診豎
援畢痘證券及丸藥二貼返○龍潭来贈茶出余二
十年前所作書乞押印○僑居東一町外有越前倉
邸未牌總宰春嶽公自舟至焉初浪華諸吏預供具
將館公於廣教寺公聞止之親乗火輪船抵天保山
換船安治川直入其邸視其所乗唯尋常樓船毫不
加裝飾從者僅數十於是府尹從二人候於堀路左

膺天下重任以儉率下萬衆嘖嘖稱其盛德云○阿
中來○青浦來飲之○病如昨○終日微雨

二月朔

寅牌地大鳴而震余謂必晴既果然○荻小倉使作
及增野順藏渡邊良藏來乞書扇五柄使作曰已未
歲三國拜別後加能越三州之地殆漫游盡遂自越
後歸江戸矣此行奉寡君旨歸鄉○拙齋來曰坪井
信良隨春嶽公至今日將過敝廬先生有暇願臨余
曰諾○安在大七爲其子厄之助送酒資金及松魚

曰欲拜趨何牌乎〔可〕答曰登時可來至拙齋使人報信
良來乃謝大七改期午後○巳牌強疾至拙齋氏訣
庵妻見引接信良談酬一醫人至信良曰客年新擢
大府醫員石川玄貞君也余起坐信良曰我緒方氏
同門生也不用過敬二人同業大輪船者頗語船中
窘迫之狀主人供酒杯來一巡信良以有急召去仁
也來曰春波來曰坊正以江戸客將至欲先生速移
居也〔去〕也願召吉田屋孫七謀之孫七偶至敢告余愕
然將去玄貞强留屬杯曰某及同僚松本良順昨夜

以舍館未定投先生南隣奧祐筆松平太郎等寓所
坊正若以我二人故移先生則先生莫移我寓先生
許故所願也乃投名刺曰以爲證而示坊正既歸孫
七方飲我房余述石川玄貞之意孫七曰且見春波
君問事情令秀三導往○藤本芳藏來賀春禧贈金
○孫七返曰途與春波逢曰松山世子將來入其邸
邸監將寓先生宅也肥後橋北畔街衝有空宅我將
爲先生借之某先往視之去返曰似狹請親視乃携
仁也芳藏秀三從孫七往室僅三區余曰家口大人

客至時何所辟處出孫七曰某將至會所爲問期余
訪宗助歸孫七迎戸外曰邸監將以本月十月前後
出邸先生宅本屬邸地故不得不避也余曰我頭痛
甚殆不省人事且待明日謀孫七去○芳藏去余曰
今夕請留宿曰諾然不來○大坂屋清次郎來贈菓
子○遣秀三於安在氏告將移宅返其所贈○荘次
郎數日不來使仁也問其故且告將移居○夜遣秀
三召春波初出戸偶春波大醉自外入余責之曰向
者兄言我居決無見移之虞故我脩繕焉殆畢功轍

見遂何欺之已甚所謂賴佛墮地獄者春波大蓋百拜不已余笑曰三十年交豈以此故絶乎春波曰某將奔走定先生居言未畢鼾聲如雷良久其從者強起牽去

二日

昧爽莊次郎來○辰牌始湯肆○携正也至李平氏乞詒未畢仁也來告大郎來訪乃走歸大郎與其同僚增田辛之助在坐皆贈酒肴料金若干乃飲之大郎曰某及同志數十人皆棄家赴京師我世子在京

師聞賜之殊賜書奬之且曉歸也先是世傳官以阿波侯為今大君叔父故留之數年不許就藩且命為陸軍總督志士慍其無勤王之舉而其世子頗有敵愾之志衆心歸焉殆有廢立之勢大郎不詳言其故余意其或將以死諫侯而為世子所止也大郎示近作一律（春寒橋柳未堪攀此際誰偸半日間芳草心情殘雪後梅花消息笛聲間集堂燕在先巢幕當道豺狼不在山欲向東風通我意仰天一笑出棠關）其初意可見二人曰我倉郵監曰四宮與兵衛先生若有賜柬請發之四宮氏午時以將訪藍田去○春菴來促書乃屬索獻居

○孫七俠其舍人長兵衛來為余視宅長兵衛曰某且向堂島地方去返曰得一宅矣乃與之出仁正秀三從宅在櫻橋南畔大丸店西二丁外頗大而暗東南返二三町俠秀三就莊次郎議宅件將視路右一宅長兵衛走向屋主氏（在數町外）借鍵未返秀三從莊次郎所遣一客來導視二宅皆荒廢不愜意長兵衛以宅主病空返最後客導視大丸店南隣頗愜意宅猶有住者客留與主人語至渡邊橋北畔與莊次郎逢莊次郎將與客游難波新地跡之去未下牌歸長兵

衛去莊次郎及客來導仁正去酉下牌歸○玉江來不値○春庵來曰梶木坊有一宅附物（附物見前）直金百五十兩外無好宅乃附其伻送書○壽一郎來○行藏來見○寛平來說時勢頗詳余服其識○讀作送菓子告病○夜春波來聞大丸南隣宅件曰某與堂島坊正同僚將俠彼周旋○今月李平曰京師四條橋柱釘貼一耳傍書池內大學之耳京師吏報此地吏將發人取之大郎曰或投耳於正親町三條公中山公二庭繫劄子曰池內大學耳也蓋二公與大學

皆初附正義後遂反覆故以恥大學諷之也或云大學既放竊見二公方為正義所擯是其得禍之由

三日

浴湯肆○春波來謀壹島宅件○大郎導阿波儒臣井上伸二（名𤇆字蹊甫號春洋）來見余素聞伸二名乃飲之且贈書扇朝芳藏來告別引接之行藏亦至大郎曰春洋兄本業醫寡君以其有經綸才命蓄髮而擢儒員敵藩精洋學者莫過焉伸二乃語方今萬國狀畧曰米利堅共和三十一州大統領白林咕𠻳年阿武羅

波嘸其部分為南北戰爭不正〔止〕羅瑪國古奉其國教近其管下沙𠻳珥爾亞之地有一英雄名鄂𠻳婆留珥自己天起輔其君之孤南征北伐所到剋捷以耶穌教換羅瑪教蝕〔君〕隣國勢日強大居二十年自歸老為農君之孤既長善兵益擴疆土雖英拂皆畏其強西洋形勢將復一變大郎曰近日京師勤王家多誅持異議者如聞姬路人言我播士氣未憤發者以林田河野鐵兜素負才名而唱因循苟且之說誤少年輩也宜首戮之以為儆告者之戒也某與春洋欲以忠告鐵兜招之不來願先生傳我二人意伸二曰人才可惜如鐵兜者豈可復得哉恐其一旦蹈陶所覆轍願先生莫金玉其音也余曰諾伸二自屈指數春來京師被殺者不下六七輩前日青浦語萩少年尤有膂力者二人皆被殺而不得下手者問之伸二果信也行藏曰果然則不得不為石舟忠告也先是陶所死之明日行藏在某氏席上聞或大聲曰陶所不足斬劉石舟老賊當斬問其故曰我見石舟被不悅皇家隆盛欲屏跡山林其不忠可憎或者即余及行

藏旹疑其浪士神〔杜〕中人也行藏大愕走歸報余余令行藏柬告石舟行藏以事係機密未敢發之脚夫氏故云爾大郎伸二去偶小虎來告復之京師將見石舟乃與行藏屬小虎忠告石舟○遣秀三於春波莊次郎二家問宅件何如既莊次郎使負七（昨日共來視宅者）來曰如聞宅主曰我以四月脩繕自居焉然未得要領且待明日○荆石來贈鮓飲之○春波來話次孫七至與謀宅件○兵衛來曰王人坊城氏名某傳勅曰汝大村氏聞多抱報國盡忠之志者深嘉之須更嚴

沿海武備拒醜虜也緩急有召須入覲云云敵藩七
八百年來得勅此為權輿實榮也近日西州諸侯雖
偏小多賜詔勅然諸代諸侯大如小倉中津皆不賜
蓋主上將親號令諸侯獨遺德川氏内屬不與焉云
○李平來搦摩室氏且取所屬書○亀松來乞字○
贈秀三金二朱

四日

浴湯肆○阿仲來○行藏來告將訪藍田乃屬返藍
田稿致書一幅◎遣秀三召春波○長兵衛來乃命

問貞七宅件返曰答辭不明了不若且視西濠左右
諸宅長兵衛先與仁也出將視三瀬氏故宅余攜正
也秀三往會於筋違橋長兵衛曰宅主欲待四月後
貸之視尼崎橋西畔一宅東畔一宅皆狹仁也之秀
民氏乞眼藥長兵衛欲更視數宅令秀三從之余以
頭痛與正也歸○僧賢承自日田至致青村孝也正
月四日前後東數通曰某正月五日発日田上中津
船今日到安治川矣今夕將北上留之不可乃贈書
扇二柄青村云淺野備州擢為江戸街尹欲乞先生

書數幅如絹紙某將游府内自彼地送上不腆金百
匹聊賀春禧與青浦九山藍田玉江秀民春菴等東
顧轉致孝也云大人御手洗港所發尊東及十二月
十三日尊東近日至行德元遂偶在座其妻之妹之
件元遂將報其岳家也去年雪來山陰田祖出入件
別呈一帖請暇並覽雨窓致去年會計餘金八十大
兩餘現在兌許大人有需早晩唯命千原氏手島氏
證券皆藏兌筐中矣不腆金百匹聊賀春禧金二朱
呈於北堂云云○小虎弟子某來示青灣茶會式圖

曰拙師昨夜北上先是小虎乞作圖之記故送示也
○長兵衛返曰不見好宅飯之春波歸余自兄請試
借安藤秋里故宅春波出返曰彼宅本係島原邸之
有以其藩士人多來不得貸也別有一宅乃與長兵
衛從春波出會所某既立戒戶外而候導視栴檀橋
北畔宅及上田橫坊宅皆狹而暗某與貞七善春波
命與長兵衛之貞七氏謀之余與春波返飲之長兵
衛返曰貞七以宅主氏要領難得明日報我

五日

春波來○行藏來○書專助所屬屏風一雙○宗助
來曰某舊假給人爵給人士也中近日除為真竇令兄推
轂之力也敢告○長兵衛來與之出視淀屋橋南畔
一宅不稱意欲訪秀民聞其不在訪隼人隼人曰達
島天半者頗識屋宅件先生且與彼謀歸長兵衛更
赴堂島地方而秀三赴江戶濠地方○筑前畫人塩
田紫洋來見曰將為石丸春牛大拜忌設書畫展觀
會於博多乘天寺願賜書一幅○大阪屋清次郎使
人來報有相田信乃訖荅青村孝也善治東○長兵

衛返曰天半導視二宅一宅頗佳乃携仁也秀三春
波從長兵衛往途令秀三致青村東於玉江書屏風
於專助天半氏在中坊其後一宅華潔而廣雖屋賃
每月銀百五十匁其前一宅不堪蕪穢終不決歸使
秀三就莊次郎謀春波長兵衛各往大江橋北畔問
宅有無初欲導行藏視天半後宅招之不在余自視
宅歸室氏曰行藏來而去未遠乃遣仁也追之至余
曰我以天半氏宅廣欲同兄寓何如也行藏曰幸甚
但歸期在本月尾奈之何○松林漸之進東田某大

昨夕至於倉邸未能拜趨聞河野鐵兜自京師來欲
晤焉不識其寓何處荅曰鐵兜未來來則相報○
春波長兵衛皆返秀三獨不返黃昏遣仁也迎之返
曰與莊次郎舍人頻視數宅然皆不稱意○善次來
返金二兩○阿中來

太日

寅牌初醒胴脹大疼乃起室氏秀三等調煮膏甘草
劑服之○辰牌至李平許乞治歸久野一郎弟劉三名冊子
真鍋豐吉平在我室豐平曰藍田席上聞先先生方求宅

安土街有一宅頗佳先生若有意某請導余問有附
物乎荅曰有其直金五十兩余曰方今人情勵勤誰
肯出五十金買附物乎豐平曰附物不必賣之唯定
其直而出其息亦可余曰方視堂島方地面方且待明日
一郎曰家翁聞小虎言大驚故使某謁小虎言此件
佐佐木健太郎者告旭莊翁矣健太郎家翁弟子也
今朝某南下首相訪而問之健太郎曰並無此事某
頗疑之余曰我未識佐佐木生安有此言告我者龜
谷行藏也時行藏在座具述顛末余曰小虎亦恐未

識佐佐木生盖尊翁驚愕之餘諒聽行藏為健太郎矣不然爾時有行藏手東亦謂健太郎手東手一郎归家翁之誤明矣今後為何處置而可乎余归在慎言二字尊翁無関係世事人之所知我保其免也須安命午後一郎去○遣秀三招春波至曰大江橋北畔宅皆不肯貸也令秀三從春波往視淀屋橋南畔一宅亦不肯貸○蒙隣來取書○請誦衆曰太酒人拏舟來迎敢不告先生而往矣守野半左衛門新乞記文顧屬稿○小亮東归泉晤石舟偕舟過鷺洲喜

且怯去去○伺山東送獨活曰今日到此地敢告○遣正也種痘館贈謝金二朱○室氏以初午訪準人仁正訪秀氏以其肖祭稲生祠也黄昏遣秀三迎仁正○申牌與室氏至大江橋北畔看店而食○竹軒送餅及寒具曰祭稲生之餘也○長兵衛來乃命就棠陰謀宅件○夜秀三從仁正阿綾賽諸倉邨稲生祠本年比常年頗寂寞以大君將來也○今日春波屢來

七日

卯牌行藏來報昨夜花園氏門外有被殺者乃令秀三往返曰萬人壅路不得近前春波來曰昨夜二士與一士戰一士死矣○春波勸就前日所視肥後橋北畔宅更借其北隣合二宅為一乃與室氏秀三等從春波往視荒織且暗既出春波曰近日所視莫若天半氏後宅先生若移焉如其贈坊正街卒等銀大十爻果將令先生屋主給之以其出宅也遍戒顧名長兵衛乃遣秀三召之至長兵衛赴天半氏謀獻宅返曰天半將見屋主加島氏謀之歸路奉暮○胆脹益疼○

春波來問天半氏報且曰肥後橋北畔更有一宅雖狹頗浄○藍田來謀十一日會吟社於難波新地飲之河野逸平偶來與之○赤関子舟子綱屋平次郎來归來出入仏生氏公有消息請致之○河吉使人來致金本顯藏東顯藏金乞字送○道九來○阿綾體尫弱食而不知饕疑蛔之為與室氏謀用敺蛔劑蛔下絡繹不止聞醫曾用發方其痕如穿而益羸年既十五猶作十一二之態矣甚哉世之多拙醫○仁正皆病風邪

八日

終日陰雨○病如昨○春波来乃使秀三問天半氏答何如天半曰加島氏寧宅件者比上未歸且待一日○長光寺主使人来候○先是府尹令曰大君將以二月二十六日發江戸至此又曰大君將編朝以二十一日發○遣秀三迎春波至余曰天半氏要領難得兄更為我謀春波曰昨日欲歡肥後島坊宅（在戎宅西）外一町水亭今朝既為人所先據别無好宅強欲前日所視二宅何如乃復遣秀三問天半天半不在○先

是春波曰京師賀川一馬者為浪士所殺然未聞確報今日行藏曰昨日逸平示京師人東記賀川事頗詳某寫之矣乃使仁也隨行藏往借之譯其意如左

賀川某者業教騎馬初貪賤近年出入所司代酒井若州邸漸顯以與島田右兵衛大尉善恐被誅竄遁不知所往數日前歸其宅（在下立賣千本東折處）正月二十九日夜浪士三十餘人圍宅其宅前後斬門關而入其妻婢稱主人未歸乃遍搜室中獲於樓上悉奪其與權貴往来文書斬其首及両腕去居二日梟之一橋公東大條旅館玄關前副以一通書如朧再投之搢紳某公門内亦副以書一通云云東脅吏書數件蓋其書中所載一曰羞醜事二曰令叡山僧咒詛事三曰三浦七兵衛藤田權兵衛等謀留若州事四曰両嬪事五曰島田事六曰近衛老婆事七曰岡本肥後守事八曰衛卒文吉事九曰賀川罪狀事十曰考廢帝故事事十一曰輿力加納繁三郎事十二曰渡邊金十郎事十三曰正月十五日奏請赦前両嬪及三姦而不允事十四曰客臘二十九日夜大炊御門公同

權公到高島式部宅事云云蓋以此十四件詰問主者也

九日

風起雨屢止屢下○胆脹痛稍減然頭痛喘咳益甚終日臥蓐室氏浴湯肆返曰世人皆病浴者減十之七八矣○遣秀三於天半氏返曰天半曰願待半日春波在座聞之親往天半氏○天半来曰更待五日余知其欺妄初無貸宅之念乃謝絶之天半曰大村産物局在其邸外而無住者公借之何如乃遣秀三

東兵衛請借弓兵衛不在遂使秀三報春波春波與秀三復到天半氏視其東畔一宅長兵衛在天半氏長兵衛不知我謝天半氏宅故來欲聞報也從春波來曰別無好宅某請往見最初所視中坊宅主謀之願決余及春波曰可長兵衛去返曰宅主不在某見中坊會所即前日莊次郎使來導視數宅者之兄其人務請不可共謀也乃歙春波長兵衛既曰勢既至此並借二宅之外無良策先生且忍就焉乃不得已許之春波東報肥後島坊二宅所在會所某曰廣瀨公儆彼二宅須預糞除會

所不在長兵衛歸某明日雇數夫來務諸具二子黃昏去○竹軒東送潤筆金三歩一朱○藍田倅來亦招東東曰十一日會於南歌亭願午後即集追來上燈而散不能來者請注尊名下余乃注曰某病且將移家難預定行止伻曰會以先生為宗先生不能臨則止會亦可余曰我將強往○壽一郎來○藍田妻來贈柑餃之夜去使秀三送之○宗助來問時事且致廣瀨啓三函東啓三送金百匹以賀春禧

十日

天晴諸山見雪風威如嚴冬○使秀三告行藏曰將移居願來助○脚夫致劉三郎東東曰飛彈福田屋吉平東一通謹送上蒙嶋麻生春所文與春所東一包適問其所住莫識之者既聞其去年歸鄉故奉返云云吉平東曰拙稿一卷乞正不腆金二朱一刀劘根附根附漢名未識三筥謹呈左右○孫七使夫三名來秀三點檢家具授之雇夫余及行藏來桂南北二舍之間役雇夫所務○肥後島坊會所發夫三名掃除南舍○長澤左仲來見曰某昨年移居京師木屋坊○

對昨日來所裁與南陵兄青村孝也東攜至宗助氏託焉宗助出雨窓正月三日東授余乃借筆硯作函東并託○長兵衛來○大野脚夫來致宮澤由左衛門東東曰不腆金二朱卿賀春禧○竹軒送紙乞字余以家具狼藉恐紙紛失二字郷呼用欲并樣留之伻不可強取樣去乃并返紙東竹軒曰莫使如是愚物來○龍潭使人來贈潤筆金一兩三步而取柳井所書屏風一雙○家具半移而日沒謂雇夫曰明日復來○雨上牌攜行藏秀三出食於蜆橋鷄店遂訪平兵

不在乃謂其妻曰詰朝請使良人来歸路訪春波醉臥不見乃謂其妻曰詰朝願見良人行藏途別○以南舎荒穢皆宿北舎○今日極多事然以冗煩僅記概畧

十一日

使秀三召行藏至將曰接瑣事録記之然多冗不果○行藏使変璽来助諸務○矣次郎使一匹来乃命脩戸障○辰牌雇夫未至松山邸人頻使人逼我速移家具曰公若乏使令我將發人相助不識用幾人

可乎余答曰一人可邸人乃使二夫来將使秀三促孫七氏雇夫偶三名至孫七別使角抵某及一客来助○昨日謂南舎當脩繕處極多不若悉置家具於此舎空南舎逸之屋主也今日春波来方謀之觀（願）見所移諸具既山積室中不得動身乃笑曰誤矣命置巨大器什於南舎○兵衛来曰我為先生索宅方得二區余曰幸甚今日殊多午明日午後願陪往視之○喜樂来○侗山来約午後會南歌亭偶林良平来乃留之曰吾子亦宜從我赴會也良平悅贈肴資行藏亦約同往而去○接昨日所裁與恒次郎等柬於室氏曰舟子来附之○龍潭送菜曰今日南歌亭集其病不可以風願謝同社諸君○午後行藏来乃出良平從天氣晴暖游人滿街良平數白帶長劍者與商人相半甚哉時勢変革也余腰痛稍發殆不能步勉強而前難波新地南端盡處第一家即南歌亭也庭廣中央有假山小舎六七匹其東北藍田杏村平逸䟽徹雲出迎款正東舎侗山先在藍田曰社友過半感冒別無来者余曰吾亦殆不能来唯為冗遣嫂来

約我故勉強而已徹雲曰今日詩題願擇清新者莫仍例曰南歌亭小集也乃出觀虎及觀美人騎馬圖二題曰詩未成者莫飲余欲浴徹雲良平導西北行二町經諸劇場到湯肆所謂百草湯者男婦混盪且熱甚頗悔出直東行路右一場絃鼓齊作即觀處處間虎自雛時狎養善解人意唯順呼使西洋產也既返余先賦觀美人騎馬一絶萬點桃花馬色新翩翩長袖憾輕身昇平自足風流戲不是吳宮隊裏人又曰恐不切時情復改作習習東風捲柳絲美人騎馬巧驅馳君王方講攘夷策憶起吳宮隊裏姿隣舎容拉歌妓酒酣翠袖紅

裙繞假山追逐不已良平注目曰如是鬧熱境設會詩安得成余笑曰田舍兒乃爾日没月色甚娟余以腰痛令會主買舟既與侗山出到隣家聞舟未艤乃返座而俟遂要藍田杏村同出澤紅花者終始行酒亦從来至長橋南畔入舟藍田侗山命肴復飲餘皆哭相紅花曰徽雲公為隣妓所要獨赴他席近来彼公頗惑溺冶游願先生一喝余曰諾至三池橋藍田去至信濃橋杏村紅花去至肥後橋出侗山行藏送到戶外丟留良平宿時戌下牌也○使秀三訖答宮

澤由左衛門東(内包答廣瀨蔡三東)於大野屋七兵衛氏(二東皆包)書幅一○今日侗山曰千種公有文幽於其釆邑牛瀨(在竹田街道側)數日前或殺牛瀨村正及公之從者或云公既被殺杏村曰關白九条公既薙髮改名圖心幽於九条釆邑大昨朝京師土佐營前有新帕包馘首者在地上側有書曰九条村有七其元者疑此也然則九条公亦既被害也兵衛曰浪士送賀川一馬元於一橋公館前副以柬曰聞攘夷有期請呈此元於一橋公以作禡用也(禡血祭也)所謂閣老某君執事云云時勢如此不堪杞憂因記

十二日

春波来告北上○夜来右眉上大痛辰牌往李平氏乞治又令其妻貼蜞二十枚額上耳根血出頗多○宗助来不値○遣仁也問宗助有府内便乎答曰昨日船至将以三四日後去○良平去余曰本月下旬我欲游池田地方吾子請來導答曰諾○長兵衛来不値○宗助来話時事○孫七来曰北隣久保某者欲相見去返曰此宅附物(附物見前)係久保某之有春波

欲為先生借之然約未定先生俄遷焉某頗不懌故欲我見也某具述非先生所知也春波粗脱之為也彼既許貸附物遂遣孫七見會所某屬贈酒券一葉於屋主事○匠来脩繕如昨○午後攜仁也秀三訪兵衛贈粕漬香魚及乾鯉魚腸兵衛曰太夫稲田中衛来寓公館先生訪之何如乃返秀三取寒具一筐至見中衛贈之中衛曰不見二十年謂公既老衰不料容貌如昔余加曰勿論容貌憔悴也精神消耗更甚返兵衛氏兵衛及一人導至桑名邸西隣視宅舊係

某侯邸夾門左右各一區右有住者左則空宅一人曰今日屋主不在然曾聞宅價過銀二百兩余曰亦太貴且不若右宅廣而華兵衛曰然一人曰右宅似唯有守者而無主人其賃之亦未可知也某將與屋主謀之公顧使吉田屋舍人來余曰諾出東北行至中坊過大村用人大村太左衛門逆旅戶外乃入訪之不在授刺其從者出東行一町觀一宅障壁堅好然暗記(既)與兵衛別歸〇信濃人某來乞字不値〇春庵來贈潤筆金百疋不値〇竹軒東乞字且囑詩正

〇阿石來贈蓬餅室氏留飲之〇行藏來謀設留別筵且以十五日出山畜僑居返備萬氏〇室氏携兒女浴湯肆(龍也痘後初浴)〇額上及耳益痛殆不能眠〇今日使仁也發荅劉三郎東於脚夫稱嘉氏

十三日

辰牌攜仁也浴淡路街湯肆賽御靈祠遂至李平氏貼蜞十枚大陽十枚肩背〇上南舍樓作書數幅〇遣秀三招長兵衛返曰今日有故不能來乃使秀三謝兵衛及導視宅者返曰兵衛不在導者則相見〇

阿娟來〇吉喜送豆飯及飣以賀移宅〇河茂僮來致菊池海莊田東昨夜行藏曰藤爲(今藤爲即故藤爲墨香女婿)曰數日前河茂沒矣今日問之信余曰何不訃我僮曰主人居喪故不敢也河茂二十八年前初相識自請刻遠思樓詩鈔後存刻遠思樓後篇義府淡窓小品迂言老子摘解(皆公著)文玄及宜園百家初二三編梅墩詩鈔初二三四編我兄弟聲價日騰皆其力也其人短小精悍善勉人事家道稍豐所藏諸板數十萬充積巨倉四五人謂爲書林中豐閣自矣嘗欲悉刻

余全集三百卷(事見前)余比以陳起毛晉近年讓家政其兒不復與人事篤信佛法改名茂藏令其兒襲稱茂兵衛大昨年鬼嫁敬甫謂余曰茂藏不出三年必沒問其故曰彼自壯勤苦志在多藏書板輪奐屋宅今其志皆遂且豐鄙過度猶韓昭侯作高門又如劉裕等踐祚即沒也至此果然世豈復有如是才幹書林乎哉茂兵衛頗不肯貪而無禮余久欲絕之然以其文之故忍之茂藏藤鐵治之子少出家游事浪華書林河喜氏終自成家沒年七十七八〇有馬鴻雪

來○謙作及和泉屋佐平其舍人某來贈潤筆金若干乞書屏風一雙絹一幅洋截紙四幅○室氏與阿娟野游正龍綾從來出再返○籠屋坊人太田壽來乞字曰某佐渡產也曰問識豬叔元愼乎曰識矣彼客年病歿元愼余在江戶時來為學僕極忠實余去江戶時別品川後絕消息十四五年近年書信往來勸余游其鄉又欲依余住浪華皆不果徃三十七八惜哉○甲山來告別乃贈金二朱前日室氏欲贈瓜生恒次郎胡蘿蔔及慈姑余柬中及之而以贈宅故

不果舟子逆攜柬去余病食言今日託甲山送之岬與秀三往買二物○黃昏長兵衛來曰明日早往見太村人乃復遣秀三報導者○風邪未痊頭痛喘咳異常

十四日

與仁也浴湯肆雨下遣仁也借傘小木八之助氏歸路遇秀三攜傘屐至天色如墨雨勢殆打傘破衣裳皆濡○長兵衛來與秀三往視大村邸西畔宅返曰宅主不在不得要領○行藏來謀十六日開留別筵然以來紅花不來不决行藏欲委紅花買舟命酒肴等事○竹軒使人來取書○雇阿中阿摩肩背右眉益疼皮肉生凸眼從痛以風邪未愈也乃臥蓐○僧曜眼花頭院某來贈菓子欲使其二子學余曰我僑居未定且待一月我將相報○室氏攜子女浴湯肆遂訪高山氏○紅花來乃口授招吟社諸子柬曰僕游上國翠然之交支諸君許從吟社之後幸也歸期既逼欲以既望開留別筵於櫻祠本日辰下牌繫舟肥後橋下願已上牌臨焉若後者請直赴櫻祠既預籌其費余曰金一兩一步足矣○喜樂來乞字○杏村來囑書飲之將徹行

藏來使仁也迎室氏返作羹黃昏客去○阿石來

十五日

至南舍樓上作杏村所囑書未畢綠塢來贈潤筆金若干余曰將野游請同往綠塢悅曰某將之船場歸路相過去○辰牌出賀兵衛曰如聞懷夷議決衆心愜同世間自是無事也歸路使仁也招莊次郎○竹軒送金及鳥肉乞詩正○青浦來告昨日自名田歸乃留之○遣秀三買鯡雞肉及菜蔬令室氏作行厨畢將出孫七來告梶木坊有一宅宗助來告有府内

便且曰府尹初令大君二十一日棄單艦而發江戶
矣今朝改令既以十三日發江戶陸行東海道詣次
金澤屋卯右衛門來阿娟來贈鏝頭曰亡夫大祥忌
也以客來去使仁也青浦秀三先行勸行藏壽一郎
既客去乃裁與南陵兄以下柬畢攜之至宗助氏託
焉別囑寄李也紙包送麻生寬藏與春所柬也曰此則附舟便亦
可比出日既過午與綠塢莊次郎至本街橋仁也等
與壽一郎逐焉秀三曰行藏初約待於藤禹氏然既
去矣前行一町回顧行藏方來渡橋北去乃使青浦
追之至曰果在藤禹氏過午謂先生病今日恐不出
也乃候貴館聞其既出走到此不見先生在前途將
就人少處開地圖追跡眞田山也出於大達到處花
開然游人比常年僅五之一過玉造忽不見綠塢衆
向森宮余呼之逐待綠塢曰恐相失既至衆欲向眞
田山綠塢曰眞田山距此殆四十町不若游森宮也
余曰眞田山決不過十町衆曰北望不見花不若南
行森宮在北眞田山在南綠塢不可乃問路人荅曰眞田山二
三町而已衆嘻笑南行比到眞田山皆饑就山西桃

田間有假店處滿店皆客不得坐令主媪布藁席花
下而開行厨衆爭食朝來西風迅烈白霧蔽空至此
寒氣凜然頭痛發熱渴不可禁乃促去過繪指坊近
摑溜令秀三先返煎藥欲就所識乞水訪杏村册山
皆不在訪秀民亦不在其妻見飲水而出令青浦導
視梶木坊宅青浦行藏別去綠塢莊次郎途相失壽
一郎送至綠塢莊次郎既在我室余即臥時黃昏也
○行藏來問病○秀民來視病又視陶綾曰不唯蜩
之爲所謂龜胸者須嚴節食服下劑也使秀三送秀
民且乞藥○紅花來不値○松林漸之進來不値○
今日青浦途中致東方元吉柬曰某過伏見坊小西
氏此柬自加州至外有紙包二主人附柬於某紙包
則明日相送柬曰客臘芳柬至賜予辭及川茗二包
深荷佳惠大昨年尊牘及仙岱君詩稿至時時怗皆
病無幾皆設衰絰在身故久不奉荅祈諒恕時情頗
洶洶聞先生營山莊水亭將終焉僕及黔三郎等皆
謂今世張李鷹也不圖文旆復出浪華也因奉寄一
絶五胡羶臭迫京洛滿日秋風客遊惡何事知機張李鷹蓴鱸不憶憶羊酪木下諸翁皆

出爲博士不識果爲蒼生起乎先生素高蹈若護輿諸翁伍非小子所取也多言死罪幸莫深咎越前產葛粉二包謹送上祈叱存云云另啓家翁墓碣題得先生追悼一絶刻之

十六日

金卯來曰歉敗海鰮者俗呼干鰯問屋九百七八十家醵銀得百貫有餘將以作石燈籠高三丈基廣二十坪者一對獻住吉祠既令紫大郎書獻燈二字及注者名与祠官姓名及年月其體數様願煩先生擇之乃檢

視其品佳惡○紅花來曰淹谷君招來獨以龍潭師而居遠未致之如何乃命雇一力致之潭辭以病未愈○長兵衛來曰某與大村邸人晤彼邸西宅主而問其價識貴某不敢專對曰退與廣瀨公謀公願遺秀三君謝絶之乃使秀三往○紫洋來致鐵兜柬柬曰某在京師囑人之多言綠野等綠野大郎稱大欲相見某居寡君城內官舍不得妄出使門生辭彼恐不擇歸時忽忙不得踵高門也深自憾託紫洋送上唐紙一幅扇二柄一揮賜之乃裁回柬附紫洋內包郎柬大○遺秀三於小西氏取東方元吉所送葛粉主人答曰加島伻致柬未致紙包○近江屋莊助致所裝潢書畫六幅○午時行藏紅花九山徹雲藍田玉江等皆集乃與衆舟於肥後橋下仁也秀二從溯至山崎行藏送其居取酒茶具綠鳩青浦及焉余與藍田圍棊既飲至閘口出上堤櫻花開者十之二寒風劈面游人猶少游鶴滿寺並絲櫻盛開花下人群不見虛榻徒倚久之返舟下近櫻祠見杏村在堤上呼之杏村曰遍視諸船然不見諸君故將去矣出枝巖國亭命肴冥

飲舟山至申牌九山徹雲冊山去九山曰十九日願一會敝廬餞龜谷兄申下牌返舟田棹黃昏出舟於肥後橋下衆送到我家○太田壽使人來取畫贊○竹軒使人來取其稿○宜園儔元喬來致青村正月二十日柬不値柬曰平次郎歸致客臘尊柬聞時勢云云先生暫莫定居待風波定何如林外今朝游南肥矣江戶街尹淺野公欲乞先生書託某送致巨紙一幅某又託之元喬請乎收之云云○津田專助送潤筆金二兩一步○今日松山邸人來傳其邸監言曰某

移居貴寓今將歸郢想公亦必歸其寓矣則為隣居
願託豚兒余答曰宅主未報我我居未定如令郎入
門且延數日○阿石來宿

十七日

紫洋來乃書鐵兜所囑附焉聞其與月形深藏親善
乃託一束○頭痛益甚遣秀三招秀民及隼人妻○
莊次郎來贈奠券一葉○松林漸之進與大村士人
長岡治三郎富永途太郎來訪漸之進欲識行藏余
曰彼寓在中島東端盡處○春波來告昨夜自京師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一　六九

歸曰某晤戶田君大和守勸其奏請奉謚歷代天子及
皇后君悅曰是我素願也○安在大七來見請明日
使其子厄之助入門○阿石去○隼人妻來鐵余乃
阿綾○秀民使大谷元身來曰有病不能拜趨余曰
昨日先生藥用桂麻劑而頭痛益願換以柴胡半夏
答曰諾仁也往取藥行藏視之曰加黃芩何如從之
○夜宗助致南陝兄田東即本月大日七日八日三
通也八日東邑青村本月五日東內有密報曰先生
須有戒心也云云○數日來寒威異常莫不復感風
邪者

十八日

昧爽遣秀三招藍田至謀我家事○病如昨終日臥
蓐○宗助使人致桐山官兵衛去年東及所送食盒
五枚東曰聞先生將臨敝鄉糞掃待既久矣年將晚
明春請莫違約青村先生及村上佛山翁書若見惠
辛甚四年前奉約漆盒送上祈叱存勘兵衛盃改為
官兵衛也○宗助父子來曰執政命某曰聞旭莊先
生欲報時事而病無筆記者卿須筆記又聞先生多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二　七〇

藏新聞紙須令卿子傳次就寫之敢告○安在厄之
助行東脩令仁也授之句讀○竹軒送花數種○元
喬未見乞字且告明日歸越前○春庵診曰恐未可
去桂枝須服柴桂湯乃令春庵東秀氏告之○先是
余欲買緑鳩所示張船山畫幅今日緑鳩齎至曰藏
畫主人以直廣故欲乞先生書二幅余曰諾然我未
能定此畫真偽明日觀諸友衆皆曰真也而後償直
何如緑鳩曰善余曰若果不買如我書二幅必贈以
謝違約之罪○室氏攜正龍赴阿石招○金城送麦

三升告自名田歸○秀民来診且致栩橋大作東行
蔵亦至共談出所皆曰某所識某某輩皆章句書生
而厠浪士社中參其機密初浪士戮人紀律極嚴必
當其罪近者屠戮日繁或報睚眦且無頼無恥之徒
濫竽竊號或姦淫婦女或試刀路人者日多一日官
怖浪士如虎狼莫敢呵禁先生議論持正爲人所憚
不無李童可殺之虞先生素好游衆之所知如此時
節莫若遠游也○有宜子儀兵衛来贈襆曰大昨年
家翁没客臘妻没某單身無依顧投洛計之方余曰

吾子欲販書畫我將介紹諸聞人儀兵衛悦○近来
婦女畏浪士勾引敢無夜行者余戒室氏須不夜歸
黄昏俠仁也秀三迎之僅到肥後橋遇之◎夜雇阿
中○今月宅主使人来葺南舍屋

十九日

宗助送南陜兄本月三日東披之有青村東皆密服(敷)
也宗助曰此東則府内冊子所携○春波来余曰我
宅北畔有寓子舍者来往處毎日米商舍人數輩来
舂我宅爲是震動我方頭痛殆不能禁夫我宅出賃

而畚者不聞出賃吾子請報宅主止之春波曰諾春
波賃新聞紙一巻乃召傳次附之○九山東曰今月
来牌請與諸君臨○厄之助来(以記)後不○金城東曰
聞今日九山會同社某多冗不能陪往敢謝○頭痛
如昨○宅主葺屋如昨○来牌行藏緑堝来乃與之
出途遇喜樂余曰我既作吾子所囑書又裁與東方
元吉東吾子請過我家攜去喜樂曰諾至九山氏主
人引上新築樓明窓浄几甚快人意春耕在座少間
杏村青浦来主人供茶畢移席別室供酒紅花冊山

藍田玉江等至乃分韻余詩先成(休唱新干陳腐篇　升堂先覺意欣然
新床新席新書畫　柏子香爻緑茗煙)衆盛話時事無作詩者秀三来迎
國下牌歸青浦玉江緑堝送至○室氏曰春波来留
剳子去乃索之不見

二十日

終日細雨○與室氏正也浴湯肆○傳次来送新聞
紙○春波来○小安衛来○元喬来告別○藤禹来
求見以病辭○宗助来示白川神祇伯王所下檄檄
日攘夷詔下三月上旬将禱敵國降伏於大内九我

管下神宮須率其地有志者來集京師也宗助曰此
檄神祇官下於我府內外臣京師人某許今朝送到
故將發賷轉使報府內先生若有家信請并發余曰諾
宗助曰此件關係極重我藩所謂譜代者每事唯幕
旨是奉今王室政令遍數海內獨譜代諸侯不與焉
以有嫌於幕府也此檄雖出神祇官實上意也聞國
侯等以廢格詔旨得譴殆亡其國事期既逼無暇問
於幕府寡君當獨斷若從檄發封內神官及有志之
士恐不為幕府所懌也若不從則踏闔庚覆轍亦未

可測也為之如何余曰聞枝倉侯將從名駕來竊問
侯兼其旨何如宗助曰三月上旬距今僅十四五日
恐不得待枝侯也余曰府內隣藩臼杵杵築皆譜代
也視左右隣所為進退庶幾乎寡過宗助曰善斂之
去○拙齋來語時事○府內舟子來致南陵兄正月
二十八日柬及青村同日柬兄柬中包福島屋彌兵
衛候寒柬及辛島勝藏賀春禧柬彌兵衛送淺草海苔二包青村
柬中包與山崎三次郎劉石舟行德元遂與玉江柬
○栽答南陵兄青村柬數通又口授秀三錄時事數

則○病甚目殆不見使仁也告秀民秀民來診曰須
更服麻黃劑也既去改調藥七貼送之○黃昏使秀
三託柬宗助氏遂致清村雨窓本月十日柬盖大貞氏使
○夜宗助來曰檄件遍問隣藩邸監皆曰未至方今
諸國浪士皆集京師名有志講謂即社也有志二字兒童
亦知之然幕府未曾揭此二字以示諸侯則我須為
不解使外臣問神祇官曰有志者謂有志於神道學
者乎詳聽其答而報寡君必有好處置檄辭不分明
若我以有志為藩士有志於勤王者擇於諸士發之

他日幕府詰之而我以檄辭解之幕府曰有志盖謂
有志於神學也汝託檄辭私發其士以媚王室豈非
貳乎我何辭答之故將詳問有志二字也彼檄將待
其答而發之余曰善○召阿中按摩○右額右顏右
顴皆疼終夕不能眠

二十一日

顬以下益疼乃用蒸劑終日臥蓐召阿中按摩○春
波來曰昨月來金米價俄賤或疑大君上洛止也余
曰昨日拙齋曰英夷軍艦十隻入江戸港恐為是○

有儀来室氏託賣琴○藤禹東曰今日餞亀谷君於草堂願臨以病辭○行藏来告綠萼梅松氏○徵雲使人来取所囑書聞喪具女東予之○玉江来託與行藏書畫乃附行德元遂東○府内人高谷嘉兵衛来見○宗助東曰大君果以十二月發江戸碓信至將報府内乃口授秀三裁荅青村兩窓東又録時事數丁頁送南陵兄黃昏宗助来乃授之○宅主使人葺南舍

二十二日

遣秀三於秀氏氏以病劇招之遂招隼人妻○以先慈忌辰設神牌樓上供齋○買蜆三升五合放之○先是春波告宅主而禁眷者今日眷者来見室氏曰某欲借他舍而眷宅主不許公若憐我窮為我請宅主必許之願垂慈赦余曰我未識宅主加島公調春波来我將告吾子言○遣秀三於冊山氏乞膏藥將以貼頰上且招之返曰不在○阿波邸人来致柴六郎柬柬曰前日拜晤大賞先生供給并上増田二子皆因某致謝某竊聞先生月記稿有阿波人蓋圖廢立也之語赦藩豈有此事乎但我數人將死詩而已云云○秭冊子来致中村吉兵衛所送保命酒一筐○阿娟来囑賣硯二枚及大雅堂書○青浦来○行藏来○秀氏来診余及室氏余曰我右顏如此腫且疼蓋頰服桂麻劑故也桂麻未必治風邪而倍上逆請改藥秀氏曰諾前日表熱猶盛不得不用桂麻今則稍減用清凉劑亦可○加賀脚夫来致東方元吉所送葛粉○賜秀三暇出游野外○讃作挈舟来欲導野游以病辭遂與秀三去○召阿中按摩○隼人妻来

鍼余及室氏○季平妻来乞字乃命貼蜞肛門○室氏以胸膈欝塞臥蓐○葺屋師来告南舍事畢○申牌雨下○今日来者皆洪齋○酉下牌秀三歸

二十三日

召阿中按摩○使秀三招冊山及秀氏貼冊山所授膏藥於頰○行藏来○有儀来乃囑賣阿娟所託書及硯○春波来乃告眷者言○冊山来診服其所授丸藥○服秀氏所授下劑瀉四五度熱頗減○季平妻来貼蜞如昨○春菴来曰某初来此地依頼秀氏

彼覡我極簡殆如弟子而不親切奈之何余曰文史
曰人成事恥也吾子宜勉強大為世人所尊令彼勢
不得不敬我則可○秀民來○信州松本鄙邑新橋
人小原政治號輝流來取所囑書

二十四日

始理髮○竹軒使人來曰菜花方好近日有暇請同
尊夫人過乃答曰今日有暇何如既而使仁也先行
贈一刀剛根附前見及孝也書扇曰竹軒若以有事辭
汝須待於緑塢氏已下牌與室氏正龍出過梅田橋

視緑塢氏不見仁也到街口仁也來曰竹軒果有事然
聞大人既出栖掃以俟乃使仁也辭取竹軒氏四畔
小徑北折一二町竹軒走一僮追來曰將隨野遊且
強過乃往竹軒觀新購而人書畫扇帖四帙皆乾隆
後名家各極精工披閲忘倦竹軒曰欲就三番紙亭
獻飲余曰善乃先出而北望菜花際天無盡村家籬
柵百花爭開入天真庵觀櫻花比出竹軒及至紙亭
庭上櫻花四五株觀畢上樓而飲余作書畫數幅既
飲龍也睡竹軒亦睡於隣室少間亭稗起竹軒曰一

醫生來矣竹軒去久之不返申牌余將歸竹軒返介
醫生相見曰比君姓伴野名昌平駿府人寓花園氏
頗善詩昌平喜曰久欲奉謦咳不圖邂逅也視余顔
上曰先生毋乃病痔乎余曰然曰蓋痔毒上攻之為
又視痔曰顔痔欲兩痊須服解毒藥貼膏藥於痔也
竹軒復供酒黄昏先出過北里歸○秀三述今月事
曰金城妻來餽饌阿焰來宗助來秀民來藍田使人
返張船山畫柬曰此畫與葭陽觀之謂頗饒風致船
山畫法初見不得定真偽蓋直十五金内外物若十

金以下莫若購之○夜訪宗助既歸阿中來按摩

二十五日

顔疼如昨○始浴湯肆○遺秀三於秀民氏取藥遂
過李平氏致真所乞書○已上牌出秀三從訪春波
導之出過堀川堤上櫻花悉開初觀風山侯陣營園
園可五百間四面皆濠廣一丈腐水盈焉石疊壘高五
大尺崇上蓋之草花方吐上阜杈柵松煙塗涂柵内
高屋潭潭側見數倉蓋昨年所築地形變遷速矣哉
至閘口群櫻皆開然天陰風寒游客猶少南下至川

崎復上渡源八渡投堤上泥鰍店春波飲余秀三叙
各從所好既余償賚春波強請分之余出八百銭春
波出三百銭南行過櫻祠宍橋遊人稍多至天満橋
春波別去訪北諸話次宍師信到北諸披之且讀且
示余東帰昨二十三日夜賊梟等持院所藏足利尊
氏義詮義満木像頭於三条橋上加沐白汸今有狂
名之擧則鎌倉以来逆臣當悉梟其罪也而此三賊
實為巨魁故首戮之文久三年癸亥二月二十二日
橋下洲上又掲書逆賊足利十五世此輩悪逆尤哲

論悉矣世人所既知然即今戮其影像則不得不復
贅言我皇國神世以来以忠義二字為風習逆魁頼
朝首露不臣之跡至此条足利罪悪益彰神人所與
憤然當時天下紛擾名分錯亂朝廷式微不能糾其
罪豈可不悲泣乎今觀此輩遺像不堪慨歎我徒雖
不敏生於當時必誠之矣惜哉生晩不追也今皇風
一新萬事復古此輩不臣之罪當追究機會至矣故
昨夜別等持院所有尊氏以下影像之首而梟示焉
以洩舊来蓄憤又云至大将軍織田公之時此輩子

孫斷滅亦一愉快然今世有姦賊黨與極繁其罪悪
超過此輩者若不肯悔舊悪勵忠節掃除鎌倉以来
悪弊輔佐朝廷復古昔之隆而贖其罪則普天下有
志之士當大擧鳴其罪悪也又云足利氏之首肆之
三日若有收之者立戮之（原係邦文余摘譯其意）余欲寫之北
渚親寫贈余一客至似曽相識者而忘其姓名客曰
某即国島大里也余曰前日眞田山途中話君事今
遇其人又忘之矣使秀三返取張船山畫至乞鑑定
皆曰世未傳船山畫然視其行筆蓋眞也伊勢篆刻

師平田木堂通稱（知道）至申牌歸壽一郎在我室○青浦
来為中野半左衛門乞册讚記不值○宗助来不值
○竹軒使人来謝且請押昨日書畫印○遣秀三於
阿波邸監四宮與兵衛氏託答紫大郎東（包前日送別七律及）
（行）蔵○使仁也報宗助宗助来曰赤松熊次郎（先是書府）
（内外臣者）既献神祇伯以其私問有志二字役答曰謂有
志神道學者也又曰朝廷以各國神官遠近不一或
三月至或四月至隨至隨禱如府内四月至亦可然
次郎又送示尊氏以下罪案曰洲心所揭長文萬衆

集觀不得近寫富追送也又曰義滿以下子孫木像則悉屠割狼藉又曰昨二十三日加賀侯至從者一萬五千亦壯觀也又曰二十三日皇使德大寺內大臣萬里小路中納言上途將謁神武後醍醐兩陵告攘夷也余曰所謂長文者果既得之示此諸所贈宗助借去〇室氏出還日田親戚婦女所囑裝具於鳥內地方及天滿地方暮歸〇夜行藏來留別余及室氏以下全或書籍有差語及京師事行藏曰先生曾謂朝廷及浪士揭攘夷二字以要幕府幕府請延其

期在萬不決世人皆曰此事一決衆心知所向天下自此無事先生曰不然朝廷及浪士以攘夷為名其實欲正名而收賴朝以來弊習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幕府為不解弁唯以攘夷二字接之天下人則實不解謂幕府何不速奉攘夷之命而安浪士也所謂隔靴搔痒者我以為攘夷既決浪士又將唱正名尊王之說逼於幕府天下自此多事也衆不信聞本月十八日在京諸侯悉覲攘夷既決一橋公暨大納言當無事也而忽有氣足利氏事即影射幕府也而首

揭正名二字其志不止攘夷明矣我服先生知幾故云〇新居對門即岡侯倉邸夜半喧鬧異常蓋侯自京師歸也初岡匠小河彌右衛門等入京師浪士社侯召之返王人以詔旨令侯善遇之侯不知其實出於朝廷幽彌右衛門等既侯為幕府所召將東下薩長諸士規之觀入京師朝廷以其廢格詔旨譴之侯謝過赦彌右衛門等召之且請自效朝廷命桒八幡山崎礮臺既而以攻守議變停之至此譴解朝廷命以彌右衛門等歸蓋侯違幕府召而奉朝廷旨大君

將上洛故以嫌引去也

二十六日

遣秀三於宗助氏借赤松態次郎東〇額上更疼遺仁也召李平妻至貼蛭數十枚左右太陽及脛血出極多疼頓減〇哉與南陵兄青村孝也東來畢宗助東曰未牌有府內陸使敢告乃封與兄及青村東託焉皆事報也時〇安藤欽哉來贈饅頭乃飯之以秀民來診〇有儀來欲借金辭〇謙作使人來東白春光方好貴恙何如若既霍然願臨答曰明日辰下牌將攜

妻子訪貴寓不用挐舟来迎也○莊次郎来贈肉餅
乃約赴謙作氏○竹軒送花○余知仁也不肯屢識
之不聽欲放之室氏常諍止之今日呼之諾而不起
乃挾之使秀三攜之往行藏許囑共西下焉行藏將
訪孝也故爾既而行藏来謝余曰兄且諭兒若知其
不可諫願攜去附之大兒也謂孝行藏曰諾乃託與孝
也東及金十五両隨園詩文集五帙甌北詩集二帙
東曰龜谷生才高而遜少而有老成之見不啻無雙
黄童也汝善遇之留之我塾来館亦可今託生送金

十五両須并之從前所囑金八十大両二朱以充百
両之數與雨窓謀貸諸餘人每月收息五錄羨（餘）二両
二朱須以金三歩獻汝嗣母其餘一歩二朱以備塾
来館脩繕之費客年出家時借汝宜園百家初編一
部梅墩詩集一部約送新製本價之今紙價方貴書
林無見本我為阿吉買裝具直金三朱為阿尚買參
臟圖直金一歩汝須取二家金償二本直一歩二朱
也餘一朱亦備脩繕之費二十八年前始遊上國時
與文玄公謀借宜園藏書隨園詩文集甌北詩集而

留我藏書歷史綱鑑史記等十餘種史記客年取之
方今仁也讀之近日富卒業又將令讀歷史綱鑑故
今送隨園甌北二集汝須送歷史綱鑑也如時事恭
託陸便報了故不贅言又託與雨窓東及紙包二束
曰阿能婦客秋為我家勞今贈縮緬裙請致之阿吉
所囑裝具數種阿尚所囑參臟圖一筐今送之如其
直請致之孝也行藏欲識日田文人乃東五岳夕田
薦之余贐行藏保命酒一壺海莊詩鈔一部析玄一
部愛壟文四郎各書一紙室氏贐醃梅一筐醃蘿一

筐行藏曰某買阿彌陀寺船將以明晨去乃使秀三
送既行藏令秀三攜仁也歸仁也回行藏矣曰不敢
違父母之命也不敢與弟戲（戲）且爭也不敢怠讀書之
業也此三件今後當存心莫忘因自誓也行藏令仁
也錄其言而上之乃赦之○召阿中按摩○今日府
郎人致大夫岡本主米津久井四郎右衛門岡本外
記連名客臘候寒東及其所送鰡魚三頭乃託田東
於宗助

二十七日

浴湯肆○莊次郎來○將赴讓作招室氏等糴未畢
已上牌余先携仁也莊次郎出訪行藏於播松氏行
藏欲屬金三百兩日田富人乃為東孝也仗仁也立
戶外待室氏久之不至乃令往迎返曰孃既與綾正
出矣乃與行藏別近常棠橋室氏自前路來曰迷路
矣過雜喉場至江子島問前重島路人曰須直南到
途盡處而渡也既渡過幸街西端直南行凡二十町
令仁也先行讓作出迎入其逆旅畑中屋彌三郎氏
（通稱和泉屋佐平）彌三郎夫妻及角抵波音見供酒有盛饌

余曰如此佳饗恨我夫妻皆不善飲也盡招藍田寺
讓作走其僕致余招東藍田至余作畫數幅贈彌三
郎午後讓作導而出彌三郎波音從北行一町右折
人家盡出於田間黃花綠麥晴色極妍東行十五大
町過瑞龍寺前至難波新地勸場議欲觀何物皆曰
虎哉乃入場絲管嘈嗷不異劇場一人着禮服坐舞
臺上颺言曰先觀西夷携來諸禽言未畢自左右幕
內各推出小車上架錦籠十餘鸚鵡文鳥風鳥之類
或白或青或紅光彩璨然長啼緩囀一人着唐衣裳

出一一指言禽名既啟籠居禽臂上遍呼觀者曰請
細視車退幕撤虎伏檻中檻方丈五尺許鐵柱四匝
唐裝者呼曰起曰臥曰竪尾而帖頭曰出左手曰出
右手曰開而吼而出亭檻外虎一一順兼莫逆其大可
丈七尺而極偉而身癯三十七年前在豐前長洲觀
虎比此短小減十之二然其猛則倍焉聞此虎自稚
時被人畜養故馴而無威嗚呼豈獨虎乎余向有詩
亦迷此意（絕崖長嘯忽生風跛虎張威百獸中一自隨人貪豢餌拘攣恰與犬羊同）出又
入一場人樣子數十男婦皆逼眞其妙粧色黔皙老

嫩毫不異生人婦人小遺者數男觀路傍立娼者新
寡者一媼携其女求為人妾者衆客環坐醵飲一人
醉撲一人額傷者數客坐車一女牽之者皆細畫形
容出過兔角亭殘櫻猶可觀讓作導就北隅一舍而
飲余問行酒婦人曰聞數日前此亭門前有死者信
乎答曰信黃昏後客携妓數人醉歸遇二士人於我
門外士人握妓臂不放客使鴇交謝士人嗔奮鐵鞭
打之仆士去妓迫於我家泣請救仆者甦扶之西隣
家士走返曰未斷其吭恐復蘇開入左右隣遍索不

見幸獨不至匿處告官宦不問婢所識堀江鴇母從
客擕妓三人游桃谷席於花下士八九人在隣席直
擁妓至已席行酒鴇母麾妓去客笑曰此亦有色曰
拘鴇母輪淫之時日未斜也婢數日後見鴇母猶舉
兇啼而唯呼羞死不已亦告官宦不問近日官怖浪
士甚於虎故其暴橫莫所不至藍田去余欲歸謙作
强諸一宿乃與出及門際樓上醉客投擲飲將戲妓
誤墜余顙邊波音怒將上樓捉客余與亭婢慰止之
黄昏返彌三郎氏宿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一　八七

二十八日
與室氏謀將遂訪龍潭謙作曰新濠有習角抵場波
音將赴焉先生若有意觀此某以舟奉送余曰幸甚
巳牌某舟於戶外謙作彌三郎波音從溯木津川繫
船稠密左右支吾而進極遅至新濠時既午波音導
入角抵場土室方三間許木欄四周平坦如砥累沙
中央卓紙幣其夬波音曰習既終憾不逮也其側有
高床設席處坐焉北窓敞豁菜花際天角抵巨魁時
津風藤八（所謂日本頭取者）出見者供酒令其弟子數人侍坐

曰微宮本君先生安肖臨我惕乎願賜扁額為永家
寶余曰諾既飲而辭謙作彌三郎時津風送一町許
去至龍潭氏潭不在梵嫂見乃贈柑及羊羹梵嫂報
以菜一束遂展墓取野田路過福島訪金城今仁也
以下先歸獨與室氏留主人供鮓申牌歸○秀三述
昨今二日事曰青浦來國島俊藏來孫七來河野鐵
兜囘東至藪舟子來告將去（以上五件昨日事）俊藏來贈金
二朱告別青甫來秀氏來丹山來春波來（以上五件今日事）
○阿娟來留宿○夜以胸膈鬱滯不食而臥九山便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一　八八

其僕來曰方在平辰亭欲密諮焉願偕室氏曰聞浪
士多誘人出中途殺之良人莫往余曰我識九山僕
非假士也且九山非徒召我者乃擕秀三從僕往九
山屏左右曰今日紀州命卿久野丹州自京師至某
與諸富商出謁丹州獨留某曰吾此行奉詔任我紀
軍國諸務將脩學政籌海防竊思須先人材吾子所
識浪華諸儒孰最佳某曰藤澤後藤二子皆既老衰
且非經綸之才莫若旭莊者丹州曰吾素知莫出旭
莊右者然聞其歸鄉故言未及也某曰彼臘尾到此

地吳冊州喜曰旭莊若有宦志吾將薦之縱無宦志
時時來講我國校不必辭也吾子請告吾意某曰諾
旣退與衆游櫻祠某獨迂路至此以請先生也余曰
卿旣辭語言不明了恐敗乃公事且錄我所言乃令
秀三筆記曰某退直訪旭莊旭莊以病就醫夜歸乃
相見傳尊意旭莊拜命之辱彼素無宦志也某以時
時出講勸之似無拒色彼方罹疾且事出蒼猝未得
要領他日將綫與之謀也云云余曰卿宜口述此錄
也九山曰諾秀三去雨下九山命轎而去曰將直赴

冊州寓也余留宿

二十九日

天明雨未已卯下牌將軍轎歸秀三攜雨具來迎○
室氏曰昨夜綠塢來致潤筆金二歩二朱○額上復
疼心下痞塞不欲飮食乃臥搨招阿中按摩○遣秀三
於冊山秀氏二家告病狀又召李平妻不至○劉三
郞東至東曰來月十日後僕從于江州日野家翁移
居聖護院林敢告寄青村東一通祈轉致○阿娟去
○春波來○小虎使順之助來取茶會式圖去○近

莊使人來乞裝潢貨返其有皺者曰俟此而後附貨

晦

浴湯肆○朝來雲散風起寒如嚴冬頭痛喘咳胸背
疼痛諸悪症並興乃臥蓐遣秀三招隼人妻不至招
李平妻至貼頰左右大陽及肛門血流不止數倍常
日頭痛頗減餘症如初○遣秀三於綠塢氏償張船
山畫幅直金四兩二歩遂之近莊氏責其裝潢未畢
屢促貨而附金一歩二朱之孫七氏致炭安氏銀券
七百八十七匁三分（大村侯所賜月俸）曰前日所囑吾子買

蘭席二來布緣二端直及雇夫貨吾子取之而返其
餘○秀三初出戶綠塢來余曰我將復移家頗苦冗
費恐不能遂買船山畫幅然以上已節過（九買物者節前償直）
（都會例然）故今月償直異日我窮返畫取金亦未可測也
綠塢曰先生若有移居念暫留畫而不償直亦可○
春波來曰今朝大坂府尹下令曰南港未見夷船然
官方嚴防海備莫誤爲款至而令婦女幼稚驚然失
措也亦可怪或云英船旣入江戶港然此件猶祕勿
泄○秀三返曰綠塢不在故不附直矣孫七則返餘

金七両矣○宗助来○秀民来訪且謀時務事秘不記○阿娟来○遺秀三謝金一歩三朱於秀民氏金二朱餘於李平氏金二朱於隼人氏○有儀来○謙作来贈時津風所作蠻橘皮製煙盒乃附其所乞書二紙護作改名孝吉○小虎来曰會津侯（京師守護職）収假浪士八九人或殺之近来浪士唱尊王攘夷之説屢誅無禮天子者而假浪士冒其名或刧奪貨財逼淫婦女故有此擧如眞浪士皆令遣之云或云假浪士者皆彦根巻士竊謀刺春嶽公事露故収之諸説紛紛莫如其實者○莊次郎贈上巳儀○發吾劉三郎柬於脚夫福嘉氏不受曰大君上洛期逼脚夫路絶○宗助来示明石邸監報曰時勢如此如何則可余曰須速發專价報府内地也宗助曰諾明石報曰寡君在京師所司代傳官命曰英夷至江戸其所請三条不得我允戰争將始事既急逼汝須速歸嚴沿海兵備粉骨虀身以盡藩鎭之職也乃與宗助謀家事既裁與南陵兄以下衆大意曰都會不便避寇故方謀移家蕪辟之郷然未決今恐恐海陸路絶不得屢

通信然頼有老友數輩憇相與謀全身保家之策不必過慮矣又述久野册州件遺秀三授之宗助（東邑劉三郎與村東）青○夜疾甚召隣家鍼媼鍼胸腹○春波来曰今日金直俄貴蓋以英夷故也又曰大昨日會津侯討假浪士寓逆旅某氏者互有死傷先是京師励勤殆無夜行者云

三月朔

遣仁也招李平妻○辰下牌携正也出訪兵衛不在訪漸之進漸之進曰兵衛及中衛北上矣一士人在座曰某幼時屢見於五教館矣漸之進曰聞大君以英艦故自桑名還江戸然未有確報也余退漸之進送出余問彼士人誰乎漸之進曰稲田又左衛門次子今改姓名大村宇右衛門也訪緑鳩余（日我將東池田新坊）良平不識彼池田僦居何處緑鳩曰池田新坊井方辻炭至也乃裁柬託緑鳩柬曰上巳後願相見吾子來乎我往乎唯意緑鳩供飯爲作書數紙午時歸○清水揔助同衆至○訪宗助曰稲幡侯今日自京師至其餘諸侯多歸藩以英夷故也○金城携牧方人

榮屋某來訪金城贈上巳儀某贈菓儀乞字曰十年
前先生與金城翁見過爾時所賜書數幅皆罹災而
亡矣金城曰近來諸侯往來不斷牧方人不堪役榮
屋君為坊正故來請大坂府尹賜助役錢也榮屋曰
以大君將自京師到浪華也今日聞或說大君半途
歸去京師猶不到況浪華乎我來亦徒勞而已途述
欲避地之情榮屋曰牧方東南方百四五十町外㵎
木津川處有村頗幽清某親姻在焉先生若臨來請
導乃與金城約上巳後相訪○丹山來診且贈上巳

儀○藤田善次來贈西筆十枚○李平妻來貼唄如
昨○秀民來為雲嶺乞字且示邸報曰大君果中途
歸去前日梟足利氏木像者安藤對州臣士十三人
也會津侯發卒二三百捕之或斬附其生者於京師
府尹云云余曰我所聞異於此矣井伊氏臣士竊謀
刺春嶽公故捕之也梟足利氏者恐非安藤氏臣士
也近來傳京師事者每人異說難得確徵云○宗助
送筍○夜青浦來○呂鐵娼如昨○朝來欲雨不雨
寒甚夜半初雨稍暖

二日

終日陰雨臥蓐如昨○償匠污者席工等債○吉喜
送蛤○遣秀三於丹山氏取水藥一自膏藥一紙遂
過秀民氏送蛤及雛祭具二種○送蛤宗助○藍田
東送上巳儀○秀民送上巳儀○善次來借金幷○
荊石來什越後寺泊人本間彌平太相見彌平太乞
字飲之○高野大太夫東至披之譎與孝也東大夫大太所
致○室氏攜二兒浴湯肆

三日

浴湯肆○辰牌出賀安衛不在見漸之進及大村亭宇
右衛門漸之進曰數日來傳大君至桑名歸去訛也
實將以五大白入京師安衛等來歸確說難得歸路
賀宗助○荊石春波秀民欽哉青浦孫七來賀○孝
吉與彌三郎波音來賀贈上巳儀曰華国先生改名字
將飲自祝顧與秀三臨時余作本關閒彌平太所囑書
三十餘幅曰且姑遲彌三郎先赴堀江看居俟具木
下牌書畢乃出至堀江若戎屋彌三郎及大與孝吉送旅
二客既俟酒出有盛饌左右室客滿半士人攜妓者

絃歌闇甚黄昏孝吉將命轎送余轎夫居遠莠趣不至余曰飽後歩亦好矣孝吉強留轎至乃歸○春庵備禹玉江柏鳩巧者長兵衛來賀不值○今日使仁正賀秀民等

四日

昨日作彌平太所屬書其一幅誤書紙背使仁也於荊石氏乞紙荊石以彌平太不在請待明日今朝復遣仁也荊石兇洋嶺來投紙乃悉附書二千餘幅○春波來示京師新定攝家親王以下途中相遇禮式

中有德川家則因時官位之語嘗聞足利義滿以來大將軍父子官雖卑禮埊攝関親王之上東照公以來因足利氏舊今朝廷有正名之議首欲革武家僭侈以大君將來預定禮式待之也○使仁也招壽一郎○兵衛來問時事且曰大君將以一二日後上洛又示二月二十七日所司代下在京諸侯牒略曰英夷以去年島津三郎家臣於青麥村斬夷人之故請三事然不允或將開兵端卿等各就其邑而嚴兵備莫忝藩屏之任余曰所請何事兵衛曰事未外泄然竊傳一曰獲島津三郎而甘心二曰出金七八十萬両而贖罪亦可三曰三郎不獲金亦不出我將發軍艦問罪○朝來以欝悶卧室氏勸出遊將出壽一郎來余曰吾子願寫我文數卷曰諾遂攜室氏仁也壽一郎出正也在舍北水上觀漁曰兇不欲野遊余曰莫水永過北里至上三番東折過鬼子母祠側新栽櫻樹假店簇簇遊客作群以雨將下疾行至露菅祠側忽思有儀新居在焉將訪之有儀追及曰某朝來出將歸舍也至新永橋沿渠北折一町其舍僕容勝曰

某一揚蕭然并日而食百錢則足別無所營出過鳥定店而飲黄昏後出過秀三曰正吉君暮出不回疑其跡爺嬢來故追尋也余夫妻愕走過春波於大江橋聞之隨至壽一郎先返出迎曰郎君既在室春波去壽一郎贈乾鰕及青海苔○夜遣秀三於春波氏謀贋大黄麥黄蓮○竹軒來送金百五十疋及蛋十枚○夜半大雨屋漏室氏上樓曰綾等不掩衆寢故而已

五日

浴湯肆途拾百錢旣歸理髮將訪南方諸家以晴雨未定且頭痛止○春波來示前月二十七日會津侯所捕浪士十九人姓名三輪田綱一郎僑居衣棚二条北折處諸岡節齋江戸醫者綱一郎居同伊助同綱一郎居高松趙之助信濃更科郡若宮人若林圓左衛門松平内匠頭臣土岐興膳隸逸見源藏青山忠三郎田中太藏三人皆土岐興膳隸青柳健之助下總香取郡滑川人山田總夫松平内匠頭臣○呂又左衛門捕之野仙石佐太雄伊豫松山人○自殺獲其首級油屋次郎吉姫路中服坊人吳長澤誠平寓木屋坊三条北折處亀屋林藏家宮和田雄太郎下總相馬郡宮和田人寓衣棚二条北折處平田作十郎家建部建一郎常陸牛堀人寓平田作十郎家大場運平僑居三本木○建一郎運平二人充會津臣同先自首云長尾郁一郎三条西洞院西折處絹屋小兵衛子十藏烏丸三条南折處室屋清次郎舍人小山家屋旁三郎丹後與謝郡巖瀧人

○宗助來報明日有府内陸使且示會津侯敎畧曰前日有以其私梟足利氏三將軍木像且榜書悖逆詞者夫足利氏官爵朝廷所授而傷殘如此是輕蔑朝廷也其罪不可赦故捕之將糾其罪狀矣如有志者赤心報國竭力於尊王攘夷素叡念所嚮幕府亦將用之莫觀此舉而沮喪其志氣○春菴來○玉江

來贈土已儀且乞字○大坂屋清次郎伏舍人來爲縣令某氏乞書墓表先是青村託寄鈴木坊縣令屬吏山崎三次郎紙封傍註諸致之大貞氏今日投之舍人○青浦來以中野半左衛門旨贈潤筆金千匹以文未成返之○栽與南陵兄青村孝也栗數通輩携至宗助氏託焉送高野六太大寄孝也栗○鵜殿小四郎舍人中村佐一左衛門來見曰某客冬隨小四郎歸本年小四郎父兄從寡君曰播侯朝京師數日前下明日復將上某亦將從之同僚小泉兵之丞猶在宜園欲送之金若干顧託先生余曰諾○室氏訪秀民妻○夜竹軒來曰某將爲先生借北野某氏別墅顧暇日來觀○發與久野一郎東於福嘉氏○今日春波曰大君昨日上洛

大日

傳次來○佐一左衛門及大野竹窓客年在宜園者與同僚久保節也岡崎壽三郎來佐一左衛門託金十三兩乃使秀三致之宗助而取證券券曰送令兄金十三兩某受之當附良便也佐一左衛門贈金二百匹去

○復裁與南陔兄孝也東大意述佐一左衛門送金
件又令孝也製我田園所産茶既畢使仁也託之宗
助○阿娟來宿○輙舟子來乃裁輿中村八十八柬
大意曰僕客臘抵浪華僑移居且居屢病故久不通
書信見送保命酒二壺來柬有此直金二歩及錢二
百文之語今託舟子往吉九彌兵衛償了發貴境時
公爲醫生某乞書曰潤筆金必追送之酒至而金不
至他日以金換酒送之亦可余欲附彌兵衛運貨不
受乃贈書一紙○午時攜仁也出訪荊石不在其兒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五十一　九九

半嶺見訪冊山不在謂其弟子曰顴疼稍減姑停藥
訪東畡主人供酒且曰渋翁有文章九命之語某不
識其所出近見書林店頭有小冊子題文章九命乃
以錢七十文購歸矣九命則知遇逢讒無後之類不
幸者過半此書王元微續説郛中所載邦人某刊行
者余曰此等事某未曾宣究曰公得益敢不拜主人
曰某客年大十九欲試脚力探月瀬梅花猶能日行
八九里以三十六町爲一里歸著紀稿一篇乞正乃借其稿訪
晩翠主人示新聞紙數頁余曰前日所示官與英夷

國字牘願借之主人曰原本既還高木氏某所寫則
寄家兄梅塢矣話次此華屋街第二坊馬島主計者
來主人曰此君善按摩方今罕比又善寫字既爲余
按摩肩背余曰翠公不我欺也訪梅洲不在惠眼夫
妻見乃贈書一幅惠眼欲令梅洲弟二人學余亦出
見忽悟遺扇晩翠席上遣仁也取之又遣九山氏問
其在否不在惠眼供酒飲爲作畫一紙未畢燭出客
僧某豐後人學宜園曾見乞學字以短視不便夜書辭秀三來
迎歸路訪九山未歸訪拙齋不在在洪庵妻見曰妾將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五十一　一〇〇

東下期在十日内外然未決拙齋則隨小倉侯赴京
師矣一老人在座洪庵妻曰妾父也妾去後父將來
同拙齋居也又曰妙雲師來而去屬妾致意先生余
問詰將避地之故洪庵妻曰妾鄕名塩及雲師所住
荒神山幽淑先生所識豈無意乎余曰某將熟視彼
地方形勝而定居焉○春波來不値○春波舍人致
藥研及藥數種○本間彌平太來贈金千匹不値○壽
一郎來取余漫筆先是謄寫屬○專助來不値

七日

還仁也於竹軒氏誤午後視北里北畔別業迯曰竹
軒今朝北上〇遣秀三於冊山氏迯硝子藥罎遂過
荆石氏迯彌平太潤筆金十匹告其菲薄異常過秀
民氏乞鑑春波所送大黄善否若否則就其所善藥
肆別買四半斤過阿金氏屬洗衣迯曰荆石曰彌平
太既與某謀而定謝金退贓之以上先生不受宜也
某將詰之秀民視大黄曰僞物也別買之矣〇遣秀
三於春波藥店木綿屋氏以大黄以下諸藥皆不當
請換之〇半嶺来乞字〇林田良平周東至曰某病

不能拜趨池田春景亦好先生来游何如〇名傳次
命寫晩翠所示津山侯獻策先是津山侯上書幕府
宜尊王室而攘夷狄也幕府從之故客年来時勢大
變人稱侯策剴切忠藎昨日始觀之欲呈府内侯故
命傳次也〇宗助来〇安在大七送上巳儀及竹筍
告自京師歸〇田中駱三郎周東至送金百匹以賀
春禧東所設宗助〇雄齋来以時勢洶洶謀避地視余孱
曰貼膏藥輙愈〇午後攜仁也出訪專助不在訪安
衞示官諭英夷國字牘二通宗助氏本一勸其莫再構館

御殿山而別擇地也一告諸侯妻子各就其國之故
也兵衞請留之余告將游池田而去訪玉江致其所
乞書數幅別贈一幅以報送其父小祥忌祭膳也訪
金城柏塢在座余為主人作書畫各一幅主人導野
游自塢從出福島北行黄花彌好過玉藤店上西北
樓余曰八九年前與岡清次郎過於此樓而通姓名
後清次郎坐事自殺爾来始上此樓不堪存沒之感
矣金城命酒飯余見座右有素屏謂店婢曰此家長
女阿梶屢逼我乞字我未許也今日為揮灑婢悅乃

就中央録十里黄花春似海一村緑樹夜如山一聯
投筆呼枕而眠比覺金城寫竹於左白塢寫松於右
余曰書畫既成阿梶何不出謝婢曰方有廣島士人
數十人来憩全家旁午故不得出也日沉後出阿梶
送客五門外余曰汝曾約一觴以謝我揮灑我既踐
約汝莫食言阿梶曰諾過緑塢氏勸明外日游良平
氏緑塢曰明外日有事務恐不得脱身也余曰明日
若天陰則我在家三君請過秀三来迎歸〇傳次来
迯津山侯獻策〇阿娟去〇恭仙送鮓〇夜半暖甚

蚊出

文久三年癸亥

三月八日

浴湯肆○遣秀三於晩翠氏返津山侯獻蒹歸致晩翠東東曰愚將北上願返津山侯獻蒹余怪之詰秀三答曰翠師曰將走一价奉東先生偶君來故呈原東也余曰吾子初致東時宜首傳晩翠言也待我詰之而後言不可○俠仁也東金城曰欲設午飯請與白緑二生臨又招荘次郎○金城使其第子玉山來曰某將與緑鳩拜趨白鳩則有故不應召○阿娟來

○俠仁也發答鐵兜東於美濃太氏○壽一郎來乃附梅墩文鈔一卷漫筆一卷○冊山來視余病曰如聞十二日主上幸賀茂翌日大君還江戸○買晴雨傘直金二朱錢二百五十文○之宗助氏告午後將游北鄙○專助來告欲介米屋半次郎有相見余以膳有餘（白鳩來故）不欲飲之專助以導半次郎來去ク附室氏以與藍田東（令藍田謝中野半左衛門所乞文未成）與徹雲東贈詩（婦女也）其卷返小鹿茶會式二卷與東畝東（返其文稿）○秀三檢行裝○金城來既專助與半次郎來余疑其誤以我將飯之告半次郎也今秀三私問之果然半次郎請學余書乃書十文四五十字附之去緑鳩要白鳩來乃供飯余以膳不足不待食金城以白鳩違初言將詰之余曰止客多至我所願也○良平東至東曰今日病少愈將歸林田而明日復來待先生焉縱令某不能來既囑屬人高橋由信為某替人願首過其家又定逆旅於綿屋茂兵衛氏為舍館矣○未下牌諸客飯畢余携秀三上途金城緑鳩白鳩專助荘次郎送渡大江橋過大融寺西畔近態店路左有小平

氏別業係新築玻璃障四周透見滿室器具精好莫比庭卉皆成趣園丁識緑鳩勸上樓而望余以前路猶遠請期他日出與送者別過本荘小曾根二渡雨將下欲投服部菅祠側茶店遇一老人曰服部係安部侯邑以侯將來恐有不時之命故不敢留客不若直赴岡乃屢問路黄昏使秀三先行定逆旅既投池田店猶記往年與作五郎秋香宿此家今頗脩整

九日

平明上途天陰風絶比卯日更暖過遠根山處處見

残櫻於新緑間近池田雨下已上牌投綿茂氏遺秀
三報高橋由信由信来見余欲遂赴多田由信强留
乃解鞋而坐由信命主人供酒余話十年前林元亨
留我此室事（事見嘉永甲寅瑣事録）曰爾時元亨與山川某醉
鬪我從者廣元恪罵爲五大洲第一無禮客今二元
皆没由信曰山川亦没余曰古人對酒當慨以慷有
以也夫由信曰某雖初謁實如舊交某幼居浪華欲
學先生而先生東行回與日野秀太郎入小川弘藏
塾病無炊失秀太郎曰我廣瀬氏老僕彌平者方失

所依頼乃備之余曰君與秀太郎孰長由信曰彼少
某一歳余曰然則三十六七也由信曰聞先生有避
地此御之意果然乎某將與一二同志盡力周旋此
地山水清閑牡丹花肖柏避亂壽田桐江避仇焉并
先生爲三不亦可乎余曰然顧同君相地形及宅逆
旅主人以豪商加作氏將来請移別室由信曰某將
巡視病家畢而導先生訪盛田五郎三郎也（五郎三郎甲寅）
戯（余）饗去余醉甚假寐覺令秀三買唐紙三幅而書未
牌由信使人報乃遣秀三贈書二紙曰我怕雨行君

願來訪由信使婢隨秀三來曰茶人某方會客先生
臨焉以識主人亦異日開業一助也乃借逆旅雨具
到由信氏（在逆旅西二町外）由信供酒酣以有急患者去其
妻及子見由信歸雨歇乃與出抵巡禮橋上四望溪
柳鳩花點綴雲霧之間余曰大率瀨水處皆佳因適
指東涯人家評其善否既渡北行水際釣漁（香）魚者林
立渡小板橋北行一町東折入街南行二町由信入
路左一店與主人語出曰主人通稱大和屋太兵衛
所謂茶人也主人見引上樓數客列坐居首者通姓

名曰某大野三齋也次者曰山川莊左衛門也由信
曰即與元亨鬪山川某之兄也次者曰幡摩屋權兵
衛也次者曰丹波屋松次郎也次者雜（曰）有屋太平子
仙助也三齋曰某與劉石舟父子大熊文叔等善而
交赤井恒齋又曾謁先生數次余曰毫不記三齋曰
恒齋病將死衆曰林良平屢言先生將来彼多屢言
故莫信者不料其實也柳（抑）此地東距多田西距中山
西南距伊丹各五十町所謂四通五達之地加之箇
蕈香（香）魚之美甲諸邑獨文敎未敷得先生時雨之化

何幸若尋顧先生居此。由信曰綿茂甚閑逆旅吉彌氏水樓上頗清幽宜稅寓焉乃遣秀三於綿茂氏取裝來返由信導北行二町到吉彌氏為余謀閑業件且曰良平頗失此地富豪之心其所言人多不信彼聞先生將來而避去令某為替人其實深為先生慮亦未可知也去時亥下牌也枕上聞水鳥相呼希音杳渺令人生遐世之想忽得一絶危樓突兀枕清溪客夢回時月已西紅様長橋人不度半汀柳影水禽啼○夜半大雨傾盆

十日

終日陰雨隔溪見野人來往柳霧（煙）松之間如畫○遣秀三於綿茂氏取鞋韈遂過高橋氏借書數種○大和屋太兵衛來乞字○天野三齋來曰未牌請臨○遣秀三報三齋招於由信○太兵衛由信來乃出至三齋氏在逆旅東南三町外購書一幅主人供茶幅摩屋權兵衛及大光寺和尚至主人引入別室瓶插櫻花巨幹如股者四五長丈餘稠素繁白雲曳煙且曽聞櫻花無香而芥芳沸勃皆驚賞乃置酒其下和尚曰先生請暇月過敝房主人曰隔溪有尼庵方無住者先生暫寓亦可各為余謀居主人出其所作畫數幅乞贊戍上牌返吉彌氏由信太兵衛權兵衛送至既寢風雨倶息

十一日

雨如昨太兵衛來曰先生恐不禁悶願上敘○一老婆來曰妾良平母也兒歸鄉曰廣先生若來請館之綿茂氏兒當以明日來若不能來請令高橋君接先生既陰雨連日兒不來先生亦無消息妾疑先生既來也問之高橋氏果然余曰某不知媼居此地故未

報也○遣秀三於由信氏借書數種遂之三齋氏謝且致其所乞書返曰山川莊左衛門來由信氏曰午後願與廣先生臨由信以將巡視患者欲使三齋導先生也○午前至太兵衛氏三齋亦來主人供飯及茶話至未下牌雨絶三齋先歸其家與太兵衛過尋與赴山川氏在東南十町外人家既盡野望寥濶主人舊富甲攝北今式微隠居別業其庭莒學樹古雜花繽紛滿地如繡（繡）皆嘆賞主人供酒示田桐江所撰憨埊亭記函蓋書藏桐江翁扁額及記主人曰扁額

為人所倚願先生書額并及所以先之余曰諾主人
見其族浪華畫人李溪席上作畫詁至成牌將去由
信至乃復留亥下牌返逆旅太兵衛送至戶外由信
三齋途別○午後由信來贈柑不僖

十二日

天晴初見日○遣秀三於由信氏謀訪留田五郎三
郎由信曰今日當刈痘之期不得來前出家先生使
三齋導觀北鄙牡丹何如○遣秀三返由信氏書送
之三齋氏謀觀牡丹三齋曰某將理髮畢即拜趨○

哉與玉江東大意曰僕以雨故猶滯池田願報之尭
妻且謂綠鳩曰日日延頸相待矣既屬太兵衛發之
○辰牌與秀三出渡橋直西行有一人家過其詹下
右見神祠迤西行二町許有村右折取小徑數百步
左折三齋所謂尼庵在焉戶鎖彷徨庭上測室廣狹
余曰亦可歸路渡橋至三齋氏主人理髮未畢乃上
樓西南望諸峯蒼翠醒目既三齋曰某舊麻田公族
某第現任執政某為妬所敗贅於鶯山田氏其家以
富豪著賣負債數萬金某悔不及為銀主𠰥郎所訟

不得已避於此地身輩方謀某半年後先生作鳩
居鵲巢之策何如曰日善三齋曰此地名宮下俗謂
祠為宮祠祭吳羽也祠境有絕佳處某有結構之志
然不果先生若居我宅必營焉余曰願相其地三齋
導出戶數步上磴右有觀音祠又上脩竹萬竿右有
稻生祠左折過竹根細徑數百步竹稍盡老木散立
高平地廿四五丈街上人家悉入脖間直臨溪上水
竪橋橫柳止筏行余曰古稱地有茂林脩竹崇山峻
嶺此即是也我當從公言不識借地銀貴賤何如三

齋曰大抵一段謂三百坪即方六尺也坪出米八九升若一斗則
可東北行竹間及樹間數百步自祠北門入庭廣而
淨北隅有井三齋曰若結廬須汲此井也缺西南隅
墻作小門則適余曰祠官恐不聽三齋曰某甚善祠
官唯先生意莊左衛門來曰某自貴寓至矣願書慭
坐亭額送三齋至戶外返○午時三齋來導出北行
一町右折人家盡路於山趾枳籬繚繞籬內栽葡萄枇
杷桑柿無數微上而下出平地一二町左見牡丹田
畝焉九千株白者紅者紫者淡黃者紫黑者其種數

廾每株異色一株一花皆徑八九寸芬馥聞百步外二人方培余問直曰大抵一株銀三錢東北行村家斷續每家土墻四周皆栽牡丹油紙作屋保護極愼故彩華比在田者夐勝其餘異花珍草盆瓶排列不暇悉視九八九家又有牡丹田往返異路生趣愜意地與山隣茂木喬柯幽禽閑哢民以種樹故皆富實大平餘澤三齋曰令尊夫人觀此地必悦明日返秀三兄迎之何如余曰善然懷有乳兒恐不能速來也未下牌返逆旅由信東歸既達乃勸三齋三齋先出

候於太兵衛氏既候秀三報由信直南行二町許由信及至人家盡處由信入路左家一婦人出導入對門家即由信爲余謀將僦居者高墻四匝宅廣而荒樓未落成然西南野望頗佳余曰此宅亦可唯恐宅價貴也三齋曰先生居此半年而爲我替人則雖價貴不過杜費金二三兩而已余曰然北返過巡禮橋沙際有劇場秀三曰聞數月前屠者入場衆尤之遂大鬪今日猶入乎由信曰固也此地與屠村邇俗呼屠者爲穢多大半視之此地屠大富不以穢多自居

土人艶其富往往與之交近年屠私良家女而姙其父母不問四隣怒并其父母逐之女遂嫁屠他屠怒曰汝娶良人之女汚我種族矣亦逐之余曰聞屠有舊支那自出支那文國我邦所取則比今英魯拂墨之種不同王室之待支那人如彼而其賤覇府之待諸夷如此其貴浪士之所以奮激慷慨亦宜也西南行夾路皆桃凡七八町入下賀茂路左巨廈即五郎三郎氏也門鎖其對門有別業主人方移居焉既見主人曰前日良平爲先生覓居隣村有宅宅請視之

時既黄昏乃辭北返數町左折入小花村南隅二宅相對東者即五郎三郎所謂也立庭而視廣而荒皆曰此地遠市恐不便也其北由信所善玉手氏頗富前日良平東亦有訪玉手氏之語由信導入其門主人不在乃出雨下牌返逆旅

十三日

雨下○先是大光寺主欲招余屢期不果今朝遣秀三於三齋氏謀訪寺主既而三齋送示寺主柬柬曰兼將與廣先生辱臨貧道將赴某氏法事午後又有

來葬寺内者顧改卜異日○由信使其兇來爲主人
乞字○遣秀三於由信氏於山川氏於良平氏（其母寓處）
致其所屬書且告午後將赴多田○三齋來曰先生
但雨必不禁無聊且訪本養寺主何如十年前本養
寺先山和尚訪余逆旅乞畫曰貧道曾學先生於界
矣前日余語此事三齋曰本養寺主屢變不識今住
諸果其人也故將試訪之也乃作畫二紙携至寺注
氏（在三齋氏南二町外）寺注見果先山也曰今月將赴大光寺
之葬也乃辭出三齋曰大光寺路右有眺望極佳處

導觀之路頗險上有餘步（出）於岡脊脩竹與李相半竹
間伏見池田全境余曰亦可下三齋要返其家供飯
秀三跡至致由信所贈蓬餅莊左衛門至贈金二朱
册波屋松次郎以茶會招三齋時余方作畫三齋報
坪以余未去松次郎使人來并招余乃從三齋赴焉
（在三齋氏西南二町外）自後門入坐客既滿主人供酒太兵衛
由信後至日將沒良平自林田至謝曰七分病三分
農事故違約矣酒畢茶出秀三來迎戍上牌同衆辭
良平獨送至逆旅宿○西田屋倉次郎（松次郎席上相見者）來

乞字○今日遣秀三於茶壺屋伊助氏贈書一幅伊
助來謝不値留粕漬瓜一筐去

十四日

使秀三東仁兆送粕漬瓜（屬良平）發之○爲主人作書十
餘紙○三齋由信太兵衛倉次郎山口芳兵衛等來
別且贈潤筆○良平見其次子孝次郎○午後將與
良平游多田既着鞋秀三曰不見先生傘遍索之不
獲意其昨日遺於三齋氏令往尋之既返曰疑逆旅
婢竊取之也乃詅主人嚴索果獲○與良平之太兵

衛氏謝且返所借文房具○未上牌上途浪溪取新
道數町雨下登鼓瀧數漁立巖際橫網空中待香漁
上而誤飛墮波外者忽獲數頭至湯本投山紫樓隔
溪新綠如滴猶見殘櫻余問主人年曰古稀也曰話
舊余曰我與小竹耕石初宿此樓既二十四年也○
飯後欲探溫泉源以雨未已不果○浴湯一次○雇
按摩媼

十五日

天晴山色如醒鶯聲四聞○上舍北佛閣導二生觀

温泉源秀三掬水曰逆旅前湯泓實借火力而有温
泉之名我疑其故今始悟實温泉覓引太遠故冷矣
既返浴湯○飯後上途過芳太祠前良平導右折取
生路狹且滑北接松林南控麦田秀三下瞰滿仲講
廟以東列松曰彼道絶佳而取此悪路何也曰與良
平見（相）片（話）九十四五町出於廟北有東門入新緑滿處（處）
不見片紅謁畢休於良平所識茶店議訪庚申山妙
雲師令良平乞店人扇二柄書之欲以贈師良平買轎載
余過滿願寺嶺至奥院轎夫曰自此以南禁轎乃下

祠前（有）者新構茶店聞讀書聲闚見老衲授一童子句
讀也山内清淨不似往時荒廢余曰七八年前滿願
寺主来見乞正其所作召募文曰先生若過我供松
蕈飯彼僧猶在乎良平曰彼頗有幹才修整室宇大
闢草莱惜既委化也出大門上轎至最明寺瀑上轎
夫以路險請下轎余曰我怖此險故雇汝言未及此
為汝所先所謂後者制於人也九歩大七町復上轎
午前至中山良平投所識家供飯杪休芳田茶店秀
三誤觸火鉢至此探懐曰遺當百錢良平吟曰振手

呼譆譆忽遺百文錢秀三亦曰身與屠人伍詩為本
客吟先是秀三以池田地與屠村隣難之良平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秀三曰兄恐與屠者親善者良平
慍故相嘲云謁觀音祠方有祭事假店比列然少游
人既欲向庚申山聞妙雲師法弟死將葬也乃止改
議訪藤本芳藏轎夫去至小濱就良平所識店買扇
三柄將以贈芳藏渡武庫川渡至小林村投路左店借硯
書扇主媪傍觀出紙乞字為畫富山似川以西杜鵑
花亂放延野被坂如火之燎原秀三屢留賞良平笑

之近甑嵓俠秀三先行報芳藏氏余取別路同時踵
門芳藏獀見曰芳藏赴妙雲氏之葬善右衛門遊浪
華皆未歸也既善右衛門（歸）供酒夜芳藏歸見

十六日

上兜山書樓前有杜鵑一株高丈餘廣二丈餘紅壓
全庭猶記前年具母迎於花下爾時余有鶴髮萱堂
自鴒原荊樹紅之句而具母客年没因口占一絶示
主人兄弟猶記當年相訪時萱堂華髮映花枝今日花枝依舊笑萱堂不見使人思○主
人供酒賭金二歩○良平慍秀三戲謔欲去余與主

今晩止〇初與主人謀開梅園大甲山麓而避世至
此告池田人欲迎我主人曰此地長洲管人所常来
往帽影鞭絲大不若從前閑寂竊謂池田可〇午時
辭藤本氏善右衛門送且聽余諾取大昨年所過小
徑南行出於官道善右衛門去至大谷茶店借枕假
寐既令秀三先行報卯藏来牌至卯藏氏主人母子
見供酒飯為作書畫三幅申牌辭卯藏送良平途過
其所識家至巽渡荷魚藍者數十人舟不能容乃踞
茶店而待良久始得渡卯藏去至佃渡天陰將雨且

狙没荷魚藍者紛来不已屢避之殆百度近野田渡
良平及時既昏黒至梅田令秀三先行雨下牌歸荘次
郎在座曰某出迎遇秀三於渡邊橋返矣〇聞宗助
屢問我歸不遣仁也報之返曰宗助賽御靈祠未歸
傳次先歸曰夜既深明朝拜趨余問宗助則將何如
仁也曰自祠歸而来亦未可知也余曰汝蓋誤聽傳
次言也宗助恐不在家仁也固陳不誤乃使仁也從
良平往宗助果北上未歸也〇秀三之其舅家返以
舅肯贈鰤鯆及扇加小蓮

十七日
室氏述八日後事如左遺仁也返恭仙氏陶器秀民
子小太郎與阿金来（以上二件八日事）春波来取新聞紙二
通去用能村頓之助來乞字（二件九日事）荘次郎来米屋
半次郎送筍會所某示屋貸目録壽一郎来（四件十日事）
孫七来劉三郎來至阿娟去荘次郎送鮓（四件十一日）春
庵来阿娟涞壽一郎涞告游京師返所託詩文草稿
又致其所写梅墩謾筆一卷秀民来秀三舅武富元
弌来閲秀至在酒孫七送鮓宗助涞告之京師呉北

渚来孝吉東報將来寓（九件十二日事）春波来遣仁也於藍
田徹雲二家至江来（三件十三日事）荘次郎来大阪屋清次
郎使人来取我所書縣令墓表有儀来侗山東乞詩
正清次郎復使人来請改書墓表土佐住吉營人吉
川龍太来（七件十四日事）池田所發東至阿娟去河内敬正
寺寶巖来贈菓儀且請臨其寺及最勝寺大惠氏荊
右来為本間彌平太謝加贈金二百疋龍潭来紅花
堂来乞字荘次郎来夜青浦来（七件十五日事）米屋半次郎
来乞書正緑塢来秀民送阿綾藥中村直植東至中

有與孝也東（大佃時件）計○浴湯肆○終日微雨瘧氣太
發○使秀三報余歸於春波○傳次來告府内侯將
朝江戶○遣仁池招李平妻○春皷來示新聞紙○
李平妻來貼蛽大陽及肚関○薩摩媼○恨平出
不返○半次郎來○竹軒使人來乞詩正○秀三之
其舅家

十八日

浴湯肆○使秀三貴遊莊○何久不果我所屬裝潢
手遊莊送蘭池備刪畫兵蝠○竹軒使丸來取詩稿

○遣秀三於小衆氏返其稿遂之平五氏返伺山稿
又發與高橋由佶矢野三齋大和屋太兵衛東於脚
夫備後街第四坊兵庫屋德兵衛氏○春波來乃買
紅鱉魚作薩摩啟佚之良平返與焉既為良平作書
畫○阿娟來懷龍也堅別室龍也抓良平唐紙三幅
悉破阿娟不辭走去○青浦東白藍田示先生東冲
在青浦為半左衛門請舟漕記預贈金千匹我以記
未成欲返金之語某既致先生有返金矣敢告○使
秀三致伺山東於青浦○未上牌良平去與仁也送

至綠塢氏綠塢佚鄭既別訪金城金城方卧蓐不語
訪玉江不在訪兵衛聞其北上乃訪漸之進及大村
太左衛門話時事漸之進曰閣老小笠原侯奉命來
火輪船還江戶將與英夷應接彼若不肯戰將始也
又曰會津侯既捕戮足利氏木像者有志者上疏請
赦之者多矣申下牌歸○李平妻使人來曰拙夫北
上故不能拜趨也○訪傳次傳次曰江戶邸本月十
二日信至寡小君初欲以秋晚發江戶也然以英夷
故於月十一日既上途矣○室氏之東濠買砥○喜

樂來致三國諸子連名柬（諸子送金二百匹以賀春禧）○今日春
波示新聞紙數通或云江戶以英船之故令市人預
作避害之策又云官諭江戶商賈曰英夷以唐太島
之故來也汝輩莫騷然廢業又云英夷欲獲島津三
郎及其臣殺我人者甘心焉不然則須出贖金三十
萬兩及育死者妻子之費一萬金也不然則我將問
罪於薩摩官須出一重臣上我船也以上三件皆不
然則我將犬江戶大阪長崎箱館人家而奪諸港繫
船也又云英船中有蘭船二三隻彼將以蘭人居間

必不至争戰也余曰以上諸説所謂堂島自出者米商糴者欲米賤則唱無戰之説糴者欲米貴則唱戰將始之説皆非確説也

十九日

秀三告明日有郷信乃東草場立太郎大意曰客年賜書時將上途倥偬不得発回音故今奉答見薦森生使飯勤業莫以為念近者生報其父兄命歸省生未既有高明柬其去亦當有高明柬也其父兄雖不知高明柬我豈不知生學我乎苟知之須柬我為生

謝而請歸省也今不唯無高明柬并無一言謝直命其歸省是似未曾知生學我者不唯未曾知生學我者并似未曾知生衣食於我者夫生與他學生異初無資粮我分我食食之分我衣衣之生與我方為骨肉之親而其父兄路人視我是豈人之情乎且生去年十月以麻疹初瘥從我十二月之尾始傳浪華途中無暇教督春來始施誨以其未識作文之法每日口授文大七百言筆記之兼識物名與筆畫與字之轉動與今日世情莫捷於此也以其愿愨迂濶人事令之應對賓客也以其性躁教之沉静知其短長或毀或譽抑揚與奪以成就其材其餘忠孝大旨無日不耳提而諭謂三年後上途可期也今僅三四月生雖勉強猶究然舊阿蒙安能使高明刮目見之乎生疹後發健忘症十年来未見如生善從我教無貳者也亦未見如生善忘者也是其所以不見速効近日與醫謀節食省慾疾稍〻減學將自此進也高明顧通此意於彼父兄久不候尊翁先生起居善為我謝不一（原係國字牘今摘譯其意焉）○喜樂來乞字○寂下脾携仁也

出過葭陽戸外入訪之余告將訪藍田葭陽請從余曰且待我遂訪寛平互話時事歸路呼葭陽出訪秀民藤禹又予河茂至藍田氏使仁也報孝吉以將相訪意藍田供酒飯仁也與彌三郎来曰孝吉有病然聞柱駕甚喜余為藍田作書數幅葭陽去彌三郎竊告曰孝吉前日以將寓貴塾送其装具後去我家寓大與氏蓋不悦我諷諌其游惰也願先生諭之待疾瘥從事學問乃從彌三郎至前垂洲彌三郎曰大與氏在我家北一町外先生先過莫洲我往迎事孝吉

及主人夫妻見供酒余與主人鬭棊又作畫彌三郎
至與仁也象戲故婢阿芳來見余曰近年汝不來我
歸鄉人問汝消息我曰彼每年來訪一兩次而三年
不見恐死也今汝健康我悔失言阿芳曰婢有女年
十三没爾後愁悶久不謁也雨下脾飲畢辭直北至
土佐濠過薩摩邸前樓船數隻方傳岸船中岸上數
百千人薩侯生父三郎君蓋自京師歸也或云官示
英夷所請事件於三郎君君曰須從彼請令彼來我
薩我有以相待焉故歸而設要備也近府內邸使仁
也問宗助歸否曰歸乃訪之宗助曰某試枚倉坊州
府內胞兄侯公用人其臣仕公事者及牧野備州代所司公用人謀
寡君東下路次須主觀予否皆曰此件非寡君所敢
識唯君侯意事勢人恐後禍莫敢斷然論是非者唯
以摸捘塞責如是又曰昨朝三条橋梟示二僧首亦
浪士所為罪案揭書逆賊付天誅不明白其罪蓋兇
詛主上者黃昏後歸○雲嶺來取所屬書不值○遣
秀三於綠塢氏迻張舩山畫幅而取董三橋畫幅

二十日

浴湯肆○府內邸人致南陵兄客臘所發莛包披之
有鸞稿五顆其四皆腐○喜樂來取書乃託荅來成
等東○春波來○請次郎使人來取縣令墓表先是請改
請○良平子孝次郎東旧家翁歸途直赴京師敢告
既而良平京師東至日途值篠山侯伻召某遂赴京
師篠山邸先生池田宅件某屬由信彼將相報聞大
君將以六十一月還江戶他無異聞○江戶畫人粟
山名賓來通名先是藤田善次為其先容乃相見石
賓乞書留潤筆金一兩○赤關冊子來致豐野慶派

郎二月十日東即附田東慶次郎東中與甲山東迻之有○室氏訪
秀氏妻○申牌高橋由信來贈香魚炙乃使仁正迎
室氏迻由信致天野三齋田音及託明寺了現東粟
曰有者先生臨敝卿某在京師不能隨陪深以為憾
聞先生將棲隱本地如居宅某將與二三同志覓之
願速決策由信曰先生所視南郊宅宅主不許我借
其近隣別有好宅即了現檀越也方與了現借之宅
主將期三日後報諾否也如尼庵亦將許我請以本
寺主僧與良平善也今室氏二兇見由信歡之日沒

雨下由信曰大君若以二十一日發寡君（由信津山外臣）亦
將西下集例迎之牧方便路來謁有期也今夕且歸
留之不可遂借傘屐去○雇阿中○今日已上牌地
震

二十一日
由信使人來返傘屐○裁與南陵兄柬大意述避地
於池田○赤關舟子來致瓜生恒次郎四音○府內
邸人致南陵兄二月十五日柬柬曰送蠻橘五顆云
云昨日謂客臘所發誤也○秀民來診阿綾○孫七

來曰昨日佛郎船二隻入兵庫猶欲互市也因諸欲
避地於鳥飼地方余亦告池田件既飲之○龍潭來
話次春波來乃約明外日與春波訪之○未下牌戶
外大關郎中川侯夫人自江戶至也○昨日來令秀
三寫近作詩五六十首將以送禾田過鹆三郎既封
之謂室氏曰喜樂來屬此○申牌不堪悶携秀三出
過森田大兵衛於渡邊橋問令弟（謂莊次郎）自八幡歸乎
曰歸矣在家乎曰在矣乃至莊次郎氏其僕見曰不
在出過北野菜花既謝麦穗初抽萬綠蒼茫暮寒甚
東行入北里後街投精進店（俗謂飲不羞肉者曰精進）肴而食比
三年前極粗惡物價貴故爾既歸聞莊次郎來○今
日令阿中按摩兩次

二十二日
浴湯肆○平次郎來致青村孝也本月朔柬柬曰呈
石井半紙四千葉平次郎曰令郎君所屬紙包某以
其重託之赤關船猶未至也○巳牌携秀三出訪石
寶（其居有橋檀橋南畔）不在其妻曰拙夫之河喜氏日廣先生
若至須報我也故使人迎之願安坐久之不返乃訪

北渚石寶追至北渚出瑞麦圖雙石春草諸老題詩
者曰讃岐人某田生麦一莖兩岐圖以乞詩先生願
題辭焉石寶導返其家話次藤田善次至曰前日與
主人約今日介見先生矣不圖先生在焉石寶曰我
以兄來不可期故大昨日獨往謁矣使秀三之秀民
氏謀買藥仁也來曰孃曰有來賣紅鬣魚者頗鮮買
之乎否余曰買既復來曰孃聞大人欲招藤澤翁今
翁偶來留之乎否余曰留石寶歆飲余辭走歸而飲
東畡初徹平田禾堂來請遍觀余印欲撰既刊者攷

刻乃屬三顆東皈去兵衛来未堂去宗助来飲二客至黄昏去○赤關舟子来致茶慎本月十三日東披之有青村本丹七日東茶慎東曰青村君送示先生東且曰堤平兵衛謂某曰或傳伊藤助九郎詰曰長人或忌旭翁翁宜有戒心我既耳之不敢不告某東報家叔家叔曰茶慎與助九郎善須屬茶慎問長人姓名也兄願為問之云云某見助九郎問之助九郎曰荻士人絡繹宿我家我既忘其為誰矣某謂先生所見荻士人指不堪屈中必有大悅者又有大不悅

所〔者〕其不悅者妄言彼可殺亦未可知也夫欲實害人者豈有預公然泄之以聞敵人之理乎其為一時戲言不待辨而明矣先生須安心青村東曰助九郎件某既屬茶慎曰兄聞彼答請直東報家叔不必報我也云云南翁將以本月十八日自府內大歸雨窓將往迎之府內侯使安部轍藏来迎某某意府內事勢頗變故翁去也云云明府頗有有初無終之毀蓋以客年初莅任首苛斜租米逮民之怨爾後雖有令政民未孚之也惜哉云云聞大君上洛前有浪士五百

餘傳通院某寮請宿官聞之命善遇之既使鵜殿鳩翁〔旗下士人菅浪士者〕率之扈從大駕途中追至者又二百人云云先是余竊報青村曰往年土屋蕭海告助九郎惡我言客冬我在赤關桂一敬告或作惡先生之文遺之路上豚兒拾之示南条翁、〔翁〕破棄之時皆意助九郎所作也今又唱荻士人欲害我之說其平生與茶慎善而不告之為他人告之以茶慎與我親也其終始欲令我負世之毀謗明矣若令茶慎問荻士人姓名彼必曰忘矣即其杜撰也彼初以蕭海譽我頻說

我非蕭海問御果見其非乎抑聞於人乎曰聞之茶慎矣蕭海疑茶慎非端人勸我絕交我告之梅本真逸真逸告之茶慎茶慎問助九郎何故見誣也荅曰九一座有譽者必有毀者平仄以成也蕭海必欲究我言所由出故苟免也茶慎曰真逸述冤此六年前事助九郎初與河野亀太郎爭名我常主亀太郎氏彼不悅後以尾崎秀眠〔民〕勸與彼相見謂彼既釋嫌而又有荅蕭海之事我以其小人終不可近客冬不訪之彼益不悅故作如是杜撰也卿莫過慮云云此件

前日不詳記故此追録○室氏有病召阿中○子牌
打鐘急起秀三往肥後橋望火所曰天神橋左右也
未曙熾

二十三日

浴湯肆○裁荅茶慎東○室氏買生鰍和沙糖於其
液塗余痔即阿中所授方也既而放鰍○室氏病益
甚○前日與春波約訪龍潭已上牌春波来乃出過
孫七氏主人曰偶獲肴請歸路食於我至南徳寺潭
方與二僧飲一僧曰某但梓産名公張曽學淡窓先

生一樽曰某公張弟亦學宜園言畢去潭遂飲我二
人出其壽像求贊為賦一絶世納秀栖利市間村居誰若上人閒楞嚴喃罷
澹無事開盡茶窓見遠山日他日送像我家而題潭叟乞書大幅
約贈宣徳年製白泥杳爐午後潭將赴新街法務與
之出雨將下過孫七氏潭去孫七供薩摩飯饜甚春
波則不飲而飲大酔殆不省人事余扶之出申上牌
歸春波瞠至夜去○善次来不值

二十四日

昨夜雨大下辰牌未已○俠秀三招馬島主計途過
春波別壓買藥數種返曰主計之京師未歸○木堂
来致印三顆○宗助来亦京師人三宅喜左衛門本
月二十三日東大意曰本月十七日関白鷹司公以
詔旨傳一橋公曰英夷入江戸港大樹欲歸禦之宜
矣然京師近海警衛未完大樹須留親指揮策應之
術也戰爭之際朕與大樹東西離隔君臣情意毫有
所壅否天下形勢恐不得安然今英夷移其軍艦於
浪華海大樹親率諸侯傳拒絶之令則皇國士氣奮
發必矣如江戸事件選有才幹者委任則可云云輿説

曰大樹公若奉詔旨主上將幸八幡行推轂之儀賜
節刀於神前也是大樹公所以將以十七日上途而
止至今日也余為宗助語曰皇上初欲置親衛兵大
君以臣仕左近衛大將則臣將上洛親為守衛止之
故有此詔也大君若強東下天下之亂將由此興也
安危之機不出十日而決矣○秀氏来診室氏乃服
其藥○春濤来告將娶妻○半嶺来乞字○平次郎
来贈柚餻又致孝也所送日田半紙四千葉及余去
年十月寄亀谷行藏紙包二孝也與行藏紙包一孝

也謂行藏猶在此地也○申牌天晴余以室氏困臥
釀疾勸與赴鯀萬店而食既歸其疾頗愈
二十五日
浴湯肆○春波来○平次郎来致千原鶴陽柬披之
有寄青浦柬使秀三致之○石寶来乞字留而飯之
既與之出過春草氏戶外遇其出旋尾而入春草曰
別来媳婦死老夫人身煢然唯幸猶活乃述予詞出
訪兵衛不存（在）付五色菽一名三度菽一包其舍人曰前日
所約也二十二日蓋家園所収五色菽兵衛美之曰願乞種之訪漸之進不在

訪玉江諾次喜樂来曰明日拜趨訪金城介石寶相
見余乞紙題一絶屋上嘆留口未纖北山雲雨黒巖巒夕陽猶在江南岸照見青楊樹杪帆
謂金城曰是近日所作自謂寓情於景中頗切時
勢兄請暇日作圖金城曰諾白鳩携一客至客曰某
岡田邵監加藤良左衛門子五左衛門也曽見先生
於敝邑矣問尊翁無恙乎曰前年没安田君無恙乎
曰大年前没因諾舊五左衛門曰某今致仕住玉島
郊外乃問松森三木中原國華無恙乎曰皆健本間
彌平太至曰前日荊石尤某所呈潤筆菲薄巽常甚
愧甚愧其初與荊石謀爾時不忠告後忽相責某竊
怪之余曰往事莫論彌平太曰唯願永勿遐捐余曰
諾金城供鮓出訪綠塢不在付董三橋畫幅其妻曰
為我語良人請改裝潢而後見授申上牌歸北渚柬
乞詩正且促所屬題辭乃託石寶之（致）之○秀三曰向
者漸之進来曰辱佯見招故来仁也聞之曰彼舍人
誤聽我言也○渥美雲齋来不値○使秀三謂冊山
曰明日請来○禾堂来不値○秀氏来診室氏○春
草氏門人廣瀨恭藏来不値○栽與高橋由佶及良

平柬皆問居宅件也既使秀三發之矣徳氏○伺山
柬至○夜府内邸人致南陵兄本月朔九月十五日
柬三通皆佃音也大意曰我府内人曰卿屢報新聞
得識時情甚喜時勢岌岌卿須避地田舍是親戚意
也太夫岡本子老侯賜號松翁又特賜養老資俸老
夫亦將歸老兇負信雨窓名来迎方共作歸計白田明
府君頗以苛酷得謗亦甚可惜九月柬中有青村柬
即送返余所示鐵兜芝山柬也○秀三以與其舅有
觀劇之約往宿舅家

二十六日
製印肉〇辰牌往李平氏按摩李平示江户人本月
十八九兩日來皆曰墨夷勸英夷與我講和英夷不
可墨夷殺英人五六名且請攻之官命横濱金川地
方農商預徙避矣又命江户人以二十三日將擊英
夷預徙老稚婦女於僻地於此遠近齊繹騷云云一
客在座曰此僞書也李平曰我在豪商某氏偶脚夫
来投此東豈容疑乎客曰欲貴金價者常作僞書以
惑亂衆心智者悟之愚者信之曰與李平爭論余曰

眞僞且舍之我請借之李平又示大君入朝所獻諸
物目録御太刀一腰（五郎正宗全金飾）御馬一匹（鞍置七蒼）黄金
百枚加獻白銀千枚挂畫二幅衝立一對青磁香爐
二箱料紙及硯函二箱机一脚屏風一雙（狩野元信附畫竹林
七賢商山四皓図）蘭絹五十捲綿千把右献皇上御太刀一
腰（備前雲生作長二尺二寸五分金飾目貫剛刻菊及唐草刀室栗色金繪菊及唐草直金百五十枚）
御馬代銀五百枚加献黄金二十枚挂畫二幅（四季図）
書棚一架（紫檀銀飾）花瓶及花臺（白檀銀飾金繒）大和錦五十捲
綿五十把右献親王白銀五百枚縹三十捲加獻黄
金二十枚綾絹五十段小屏風一雙（四季図）香具一箱
銀手烘一對右獻准后白銀三百枚縹二十捲加獻
黄金十枚綾三十捲文臺及硯一箱丁子風爐一基
紅絲五十斤右献皇姉敏公主以下則和公主（去年降嫁）
（大君皇妹）所獻白銀三百枚緞子二十捲右獻皇上白銀
二百枚緞子十捲右献親王白銀二百枚色緞子十
段右獻准后白銀百枚及諸品（名數未詳）右獻敏公主以
下則天璋院大夫人所獻白銀三百枚白綾二十捲
右獻皇上白銀二百枚白綾十捲右獻親王白銀百

枚諸品（名數未詳）右獻敏公主白銀二百枚縮緬十卷右
獻准后大君賜京師庶人銀五十貫文直金大萬五
千兩云歸路過宗助氏示李平所示東及目録宗助
報京師新聞曰本月二十日前後關白鷹司公傳詔
旨尾張公曰大樹欲東歸然一離此地恐禍乱立起
須爲天下留也又須爲德川氏留也卿宜周旋而喩
大樹云云二十三日鷹司公令水府公曰大樹既奉
留京旨卿須速東下爲江户守衛英夷若開兵端當
決戰盡力水户公将以二十五日發又曰措紳某公

竊道不知其所疑依西諸侯也余謂宗助曰此事果
賓天下治亂未可知也○春波来不値○禾堂来○
渥美雲齋使人来曰昨日言今日拜趨然有好伴將
游謡岐敢謝食言○龍潭来乞其壽像贊而贈香爐
前日見其机上宣德年製白泥香爐賞其古雅故相
贈云○秀民来診室氏○喜樂来乃託苔田過鞜三
郎東奇示近作數十首及青村孝也與加賀岡田廣哉東○
冊山来乃亦背白打膿瘡既痊而復愈膿痒不可禁
請実打膿冊山曰諸約明日過其家○過阿中按摩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二　三三

遂留宿○夜秀三返○先是日田人皆報縣令過酷
甚睽與望諸吏皆貪事以賄成也今日栽與吉田隣
助東大意曰春初星一讀不知浮沉何如僕猶滯浪
華如時事一一報子姪輩謂既告公也故不復贅客
冬出御時萬口頌新尹之美莫有異詞近者如聞有
不悅過嚴者民不可與謀初君子所爲小人固不知
也然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竊謂既張矣亦宜弛也比
余卑雲聞務攬英雄之心之語而悟强覇之術日田
雖褊小亦有日田中之英雄若使其英憾於不用則

其心服英雄心服衆乃翕然言路塞則多私毀者事
以賄成則多僥倖者僕恐下情否塞明府君或未知
之去年明府君辱命僕曰直言莫避忌諱僕叩受排
常知遇不得不獻芹也願諒恕既又栽與雨窓東曰
近来替聞新政不愜人心我非有言責者然明府與
吉田子待我甚厚儀(義)不得傍觀故東思告吉田子来
封糊吾子請與範孝披見謂可則書封字而致之謂
不可則焚之

二十七日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二　三四

浴湯肆○辰牌訪荊石致其所乞書遂至冊山氏冊
山點硝石精於打膿瘡疼甚走歸而臥○菊池海莊
與僧冷雲来訪贈著(有)資金百疋乃飯之海莊曰明日
願臨我逆旅○高橋由佶天野三齋東至皆曰予現
氏擅越宅既許我借然其貸未決若決將奉報而後
先生願偷一日来(問)視又白尼庵係某等(寺)之有寺主素
與森三折義子良藏善聞良藏即先生門人也故亦
許我借其田租米一石先生代出之他無所貴云云
○使仁也秀三召春波至書其所屬茶壓招牌春波

示本月十日尾張公上疏大意曰恭惟人心不和則膺懲之威不得張也古去来者日親去者日疏大樹来僅十月即去是未親而既疎也且江戸與京師隔千餘里（以三十六町為十里）若有緩急情意不通恐人心不和由此起也仰願留大樹於輦轂下待攘夷事成而返之河夫頼朝居鎌倉遣範頼義経而靖京畿既有其例如江戸港捷伐大樹不親赴選懿親代往而足矣（原係邦文摘譯其意）余曰此所以詔尾張公而留大君也又所以詔水戸公東下也〇欲送梅荘於界乃遣秀三來

兵衛曰日者約道明寺之游荏苒至今日僕将有事于界浦恐不能踐約敢謝兵衛答曰前日見顧僕為銀主所要（銀主見前）游住吉祠不得拜晤甚憾之爾後欲拜趨未果又為官事所縛從今四五日不得出門也〇俠秀三發答三齋由信東於脚夫氏〇室氏患頭痛召李平妻貼蜞大陽李平妻致鐵兜間音鐵兜送示近作數首以長不録〇竹軒来曰某游京師而歸彼地之價梟示後每日殺人前日聞家里新太郎殺於江戸訛傳也〇河茂来余曰聞吾子以紙貴故殊

倍遠惣樓梅墩諸集之直信手河茂曰紙價素貴然金價亦貴粗得相抵敝書直以金定者仍舊不改銀價殊賤故以銀定者不得不倍直也余曰我與尊翁定我所著書直吾翁仍舊不改乎曰不改余曰我欲刻梅墩五大編吾子一依尊翁成規不改乎曰不改余曰吾子須書每事守先規無改之證券授我也河茂曰諾〇半次郎来〇壽一郎来〇願齋衞之進来曰今泉長州生與某同學倡平讚者来曰大耶渡荘諒師與倡平書生某所謂江戸浪士者飲鴻樓酬隣

席有數十健兒劇飲怨敵不知所之一人俠樓蹕招書生某出久之不返聞門外人閙曰橋上有新殺屍某走往視即書生某也蓋與他浪士議論不合故被害云近日如此類不一而足也余屬衞之進曰某將避世池田地方既叨公家俸賜則當首與井石子謀也然難口陳之兄願先客衞之進曰諾又曰江戸本月十三日所發郵報至曰英夷既去曰將返支那再未聞報矣於此人或疑官竊出贖金返之也余曰聞飾来傳此件毋寧訛傳也衞之進曰敝郵所報訛

之有漸之進去招宗助告漸之進言宗助曰今日大
眼目莫若英夷去留者而未曾聞此何也余曰吾亦
疑之君且問同盟邸監

二十八日

阿娟來○正也全身發似水痘者○仙臺人冊野藏
之助來自稱林祭酒門人求見許之出小箋乞字去
○良平來述池田件如由佶三齋所報余曰昨日既
答二子矣○竹軒東送茶盒及茶○冊山來視打膿
○使秀三東裝曰將訪界河内故人○午牌海莊氏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二　三七

伻來致東曰昨日請枉駕朝來有御信使某速歸將
以午後上途莫勞玉趾余曰將拜趨也乃之宗助氏
告泉河之游宗助曰今朝令兄東到報寡君將以來
月四日發○未上牌攜秀三上途過秀民氏告正也
惠狀曰請視之至海莊逆旅河專氏（在道頓濠相合橋北畔）藪
長水在座海莊既遲余來即發至今宮長水去海莊
上轎乃與泠雲行語至天下茶屋北畔投路右店余
喫飲泠雲飲酒有某轎過戶外者見余而下視之緒
方拙齋也余曰尊萱（謂洪庵妻）近狀何如拙齋曰既以初

九日東下矣余曰何不預相報我欲薄餞也既出秀
三欲觀住吉先行近江佐營值清浦太醉來曰某為
萩邸士久所要游道明寺矣余曰萩人謂時事何清
浦扼腕呼曰薩提為君子土亦不振天下精忠
唯我也余笑麾去黃昏至大和橋轎夫歸告海莊在
逆旅扇屋久界海莊僕出迎廊行十三四間傳扇屋
既飲海莊曰隣室密滿不得閑談先生請導我於靜
閑酒樓余曰且與桂園謀乃遣秀三報桂園桂園來
曰泠公曾見海翁初見也既桂園導過蜆子洲登海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二　三八

近樓主人不在唯一婢臥海莊曰先欲閑談不飲更
可桂園指揮婢家厨間泠有殘肴供酒海莊問去年
西州浪士蜂起顚末及今日形勢余述我見數千言
海莊稱善不已昨日春波語余曰南紀大亂諸士方
謀刺執政而釋所幽命御安藤氏復職今日途中為
泠雲言之泠雲曰海莊速歸即為此也余問執政誰
泠雲曰玉城大夫也大夫專唱攘夷之說衆安姑息
不悅草正遂訛言大夫讒安藤飛州而幽之又言將
戕大夫海莊家人聞之大騷遽報海莊矣至此泠雲

謂海莊曰彼件先年既聞輿誦知之海莊曰我紀從
未知有幕府不知有天朝故爾余曰聞尊藩方謀保
友鷲吾謂地利不如人和須先變和閭藩人心而後
議海防也海莊曰實然余出旋秀三持燭余曰前日
九山傳王城肖欲聘我吾子所知吾謂海莊言必及
此而不及鳴呼吾知其故矣既主人歸益羞肴海莊
出酒肴料附主婦桂園曰某饗二先生也命返之余
勸受之返逆旅時丑上牌也桂園去

二十九日

平明海莊上途送之半町別訪桂園桂園供酒羞紅
鬣極美余曰前日遲美雲齋者來見稱識桂園翁矣
彼欲交我敢問交乎已乎桂園曰彼所寓大和醫增
田某其身增田秀齋者來往近隣且招之既秀齋來
余使秀三出觀妙吝寺鐵蕉秀齋曰源光寺積翠者
頗愛文雅訪之何如桂園曰善秀齋去○未下牌桂
園導出秀三從南行二三町路右有大厦桂園曰此
南都中宮寺貸銀局也秀齋寓在焉入通姓名一人
導過數室入奥（奥用部呼）秀齋見曰局主姓林名右近有
栖川王臣朝散太夫也今日有事不得見主人子兵
庫見乞字出南行二三町秀齋導入其家供茶柳生
人本村珠城見曰某主人同鄉而緒方拙齋友也請
從源光寺之游出東行二十町許寺街將盡路左粉
壁即源光寺也龍谷派寺班貴且富秀齋導入別室
積翠見年二十左右意氣頗豪供酒二老僧見曰某
善行寺敲月文也黄昏辭取路東行至街盡處莊
折稍邊而行出於大道初在桂園氏秀齋既醉後益
醉喧呶不已皆厭之余怯暗行桂園就所識借紙燈

秀齋珠城遂先行過町田元耕故居前秀齋自暗中
大呼曰某在斯要入町田氏元耕嗣子元讓見秀齋
欲留余余以倦辭返桂園氏謂其妻曰秀齋必困良
人也妻使婢迎桂園珠城從至桂園亦既醉珠城曰
秀齋路相失恐不返家頗苦餘人也且尋之去○今
日東仁也曰赤關舟子來須付答伊生恒次郎東也
內封答奈愼東與青村東文在其封中

晦

敲月文來贈羊羹乞字○為增田秀齋等作書數幅

○室氏屬秀三貫剃刀桂園聞之贐剃刀膾刀蔬刀
肴刀○與桂園謀使脚夫送刀一函羊䐹及皮屨於
我家○桂園曰荊婦三宅產某有事于岳家先生若
游最勝寺請陪往余悅○已下牌與桂園上途過淺
香山二十七八年前所屢過地形既全忘唯記長松
萬株陰凉宜夏今也悉稚松僅過肩桂園曰十四五
年来土人斬松更栽大減風趣東端有茶店大蓄薇
當戶余曰往年蓋無此店桂園曰此店自古在焉中
流（閭）亡十四五年来復舊矣上大和川堤使秀三先行

報最勝寺既近寺秀三出迎曰寺主不在余曰其母
必在入寺大惠母見曰兒赴隣村將遂如界既走僕
報矣入堂後小齋而休九年前惠學留我焉今入其
室不見其人悽愴何禁良久大惠婦（歸）見三宅善長寺
成（燿）燿未見乃我舊弟子而桂園妻之姉之子也○午
後大惠導至舍西竹林掘筍余曰乙卯歲携早川祐
太郎掘筍於焉今比當時竹多筍少大惠曰猶早也
歸路掘路傍刺薊根○申牌大惠供酒羞筍不堪刺
辣初余與秀三曰筍須未脫皮先湯煮之大惠不可

曰新掘者不湯煮為妙至此皆尤其未解調理又羞
蠶豆及芽蕺余曰我甚怯腐肴師羞菜不羞肴肉可
謂解人日暮雨下桂園從成燿去曰某有事於浪華
欲遂送先生然不得不一歸我家余曰我怕雨行明
日去留未定兒願明朝歸路見過○大惠子惠仁見
問年答曰十一也問尊萱（道）何以不見曰本年正月沒
乃問大惠曰更有子女乎曰長女十六次女十四也
余曰我謂猶童子而有十大歲女乎曰二十八年前
先生開業於界某首從之爾時年十五今既四十二

矣余曰我老亦宜○始用鼓廚

四月朔

雨不已○桂園成燿来大惠餞之成燿贐金一朱乃
為作書○謁大惠（父惠）學墓（後）在寺○大惠報余至於鳳巖
不在○未下牌雨歇欲歸浪華主人母子固留不可
遂辭桂園同發至渡別曰明外日有事于西橫濠或
將拜謁大惠成燿送至渡北堤上別雨忽下忽止雲
煙模糊不識日之早暮謂至天王寺必晚也走不休
過天王寺境內及大倉側黃昏前歸家○孝吉見曰

二十八日来寓矣○使仁也叙宗助宗助来曰寡小
君既到状見将以今夕若明朝来也又示新聞紙三
則一則曰先是浪士戮二衲本月（三月）皆謂十八日掲其
罪状於三条橋畔制札場曰往月三条河原所梟示
二僧一名正惇年三十四一名允惇年二十九此二
人所謂破戒僧而受姦賊指揮密謀廢錮誠忠報国
義士又通徹山衆僧行忌諱事件（蓋謂詛呪皇上）其徴確然
御神州姦賊天地神祇不容者我輩慷慨奮起代天
戮之其黨若不悛然改圖有如此例尾書天下義士

一則曰本月二十五日閣老水野泉州板倉防州大
監察岡部駿州監察松平田次郎列坐召春嶽公舎
人畑村注計曰汝者春嶽請罷政事総宰職未得允
拝表即去命召之亦不来直就其国夫総宰職聖上
所命而輕易如是當以漢法無将處者然思従前勤
労特宥恕之免総宰職而幽之一則曰大君令曰凡
諸侯十萬国以上須選忠雄強悍之士具其兵器資
粮貢之京師以備金闕守衛也如其規則制度且待
後命十萬石當出十人百萬石出百人比其額也急

急如令宗助曰春嶽公以誠忠著海内一朝致屈如
是何乎余曰前日聞或松林（之進）漸説曰春嶽公欲悉擯
浪士策不用故去也二僧羅業所載受姦賊指揮疑
指公也公蓋恐蹈井伊侯覆轍故去也非致屈也○
仁也述二十八日後事如左杏村来乞字阿娟去藥
肆太久致大黄十両（以上三件十八日事）春波来竹軒妻来告
将乞春日寛平診阿中来阿金来由信粟至（五件二十九日）
事半次郎来贈着茶商信濃屋吉兵衛使人来送潤
筆金二百匹（先是乞書招牌）曰春波及茶二包秀民来玉江来

属寄青村孝也粟葭陽来室氏之高山氏鍼胸腹（六件
晦事）界脚夫致桂園氏所發諸物徹雲粟至阿娟来半
次郎来室氏之高山氏阿金来（大件月事）今由信粟曰先
生儆居件粗決顧柱駕徹雲粟曰初三日為亡女設
卒哭祭請臨

二日

終日細雨○浴湯肆○遣秀三招馬島主計路過杏
村氏致所嘱書過冊山氏取膏藥過兵德氏發答由
信粟送曰主計不在○使仁也就宗助氏問君夫人

至乎否答曰昨夜至乃訪宗助以在夫人所不見○漸之進東曰某將以十月内外歸鄉云云吞曰欲設餞宴請暇日與井石君臨○半次郎來請鑑定河米庵書屏風一雙余曰贋物也○使河中按摩○莊次郎來○大昨日借桂園氏襆包刀函送之室氏今日腳夫來取之乃東桂園曰明日願臨○使秀三插掃廟舍置仁也孝吉○角抵波音來贈餡一筐吉歸廣島乃謂之曰卿見孝吉父若兄為我傳言曰孝吉在我門一日則授一日規矩二日則授二日規矩不敢

使之傲焉終日彼生平慣溫袍不能耐而去非我所知也我唯盡為師之道不能為彼廢規矩而養懶長惰也○使仁也從半次郎赴綠橋召筆工東雲堂至命製小楷筆二百枝定直銀三十五匁又命脩西筆三枝○前月來隣人妻以其兒乏乳月就室氏乞乳

三日

雨止○始講梅墩詩鈔五七言絶句以後不必記○聽者二兒秀三孝吉○巳牌攜仁也出訪兵衛以有客不見訪漸之進不在舍人曰今且赴京師矣訪玉江出訪金城余曰桂園若到我將觴之願臨金城曰諾余曰牧方之游早晚唯意金城曰某將報紫屋待其答而往余曰我若移居池田請每來宿兄許金城曰幸甚訪棠陰曰聞念身善攻紫篆檀材願為我修硯函及筆箱棠陰引其身相見觀其所製諸器午時歸○府内邸人致孝也二月十五日二十五日東披之旨有青村東以事委緣過去不錄孝也寫千原藤右衛門手島儀七金手借用證券各千兩送之又送侯面五日明府乞字青

村送淺野備州所書雲來山館扁額曰某攜歸途中誤破之恐不當用唯呈寸裏也視之雲字右肩缺并關防印失之二人皆勸余歸鄉曰孝也當親拜趨奉迎也然明府令我日田人大君上洛中中字印字用禁越境者故不得出家云云○東方元吉三月二十一日東至送其父墓誌乞追輓詩○春星堂鷲宿來不值○紫大郎去年十一月東至在孝封中也披封即寄五岳東也蓋誤封云○室氏患頭痛召李平妻貼蜞大陽○以冊山膏藥終無効遣室氏買百足屋膏藥○廣瀨恭藏來越后岡人長乞字○欽哉來贈羊羹○傳次來

致南陵兄範治三月二十六日東亦皆勸余勸(解)卿也
兄曰御二三月所發東皆至唯二月五日記大貞之
東未至云云又曰蘭人報英艦將入長崎九州諸侯
方發兵卒府内侯恐不得東上也此件細報谷口氏
御須傳聞青村曰某既至府内日與南翁雨窓見云
云〇夜使仁也秀三之大貞氏問二月五日所記東
未到日田之故答曰貴東即日發送日田縣府其證
剳既至矣示之〇秀三聞府内人長崎之報欲歸其
卿余曰前日我為吾子東華場立太郎間音未至而

去是賣我也且吾子御信未至唯聞他邦人吉郎信
之所謂浮躁也須念在三之義信我莫疑也〇今日
宗助途值秀三曰為我謝先生(我)方北上〇先是角抵
嚴倉贈觀場券一葉今日未取直四十錢

四日

口授秀三錄時事十五頁〇裁答南陵兄東數通〇
彌三郎來攜孝吉(去)曰東藍田託與紫太郎東(收邑青村孝也)
鐵兜田諸東〇遣秀三於清次郎氏問平次郎歸期答曰
將以大七月去〇遣仁也東兵衛問漸之進何日自
京師歸乎答曰日未可期疑七八月也〇傳次來示
長崎人報府内人東其所揭皆前日京師所令亦英
夷所請三条事件之類所謂遼豕也末曰諸矣發兵
守我崎者數萬君侯若有事於此地某將竭股肱之
力余笑曰是崎人欲奇貨府内人也安可信濃傳次
曰然傳次去余竊語秀三曰幕府召府内侯蓋將用
之為寺社奉行若少閣老也非使之守衛江戶也侯
素有用世之志而群臣以其多費不欲之乃以長崎
事要侯不發將回閣老板倉侯請止東下而從事長

崎等衛而已夫府内人豈不知長崎人多詐乎唯以
此為口實欲以尼其君也侯亦豈不知其臣計策乎
故以君命召不待駕應之也議論不決故遣宗助與
板倉侯謀也我不謂長崎所報斷無其事唯有以洞
察府内事情也吾子莫唯一人躁動取人姍笑也〇
奈良屋某伻來贈小赤豆飯余曰我未相識疑誤也
伻曰我主命呈廣瀨公也秀三曰東隣亦廣瀨氏也
伻去復來曰誤矣〇渥美雲齋來約明日聽講去

五日

陰雨如梅候○浴湯肆○遣秀三兵德氏發與由信
良手柬由信以後省姓大意曰將與荊妻拜趨願擇晴日令
脚夫過我而取我裝欲置兇龍於裝上重不減七八
千斤選有力者頗預定其貨而來可○雲齋來聽詩講
○終日裁與南陵兄雨窓青村孝也鶴陽五岳等柬
○服大黄劑二貼瀉數行

六日

雨勢如昨○與秀三封御信數十通令仁也柬南陵
兄送柚餅余亦送天門冬沙糖漬一筐○孝吉使人來送柑三十枚
柬曰今日當還尊館然以雨不果云云○瓢舟子來
致中村八十八吉兵衛前後兩柬前柬曰今度所送
上保命酒二筐願得先生書以抵其直也云云後柬
曰前柬未發芳訊至惠酒直金二歩及錢二百文不
堪慙謝今後永賜書跡而莫賜直客臘醫生某所乞
書潤筆金一歩二朱先生命不送金而送煉酒不敢
不從別送保命酒若干以將開敝廛於高麗橋獻也
如聞河茂既没其子不肖失衆人歡願先生念彼父
而教諭之永莫捐棄舟子曰保命酒頗重明日託上

荷舟送之願賜其價余曰諾既柬傳次曰明日上荷
舟致保命酒於貴邸請代我償其貨○使正也買百
史歷膏藥直金一朱○先是使秀三録日間瑣事曰
識朝所口授多必淨寫然以冬時日短且旅務頻繁
不果終積至數十百頁春來日稍長余謂其必追償
去年來所未淨寫也故家務旁使救仁正欲其速卒
業近日檢之積依舊不減更增新積於是誡之曰我
口授門生録日間瑣事既三十年門生不下二百人
然未見如吾子遲緩不卒業者吾子比餘人頗精緻
少訛誤其遲亦宜也矣然其遲非為精緻故然也吾子
貪眠異衆故然也今日命坐余側余亦写之午後至
申牌得廿頁秀三亦得六頁余曰今後須倣蘇秦錐
股事奮勵克己也吾子異日不能自衣食必將事其
君文處百務鞅掌之間豈能以一眠字應之乎故我
勸節眠則教事君父之道也吾子莫忽○遣仁也於
東雲氏取小楷筆五枝及所脩画筆二枝

七日

夜來更甚雨暴漲浮岸痕脚雲散日見○兵衛柬曰

數日臥蓐故違會晤松林生昨夜自京師歸兼欲設
餞宴今明兩日猶有事務願卜初九日乃答曰諾○
遣秀三於平次郎寓所託鄉信大紙包途過兵德氏茂
與由信東來曰數月陰雨不得上途初十將攜妻子
拜趨又過香星堂氏謝前日來訪○午前武富元七
來白願上飲乃從之出謂仁也曰秀三返汝須與之
追我北里北畔瓢亭也既至瓢亭對酌移晷元七召
二妓二鴇行酒秀三來元七曰何不陪郎君來命往
迎仁也且取筆硯既至乃作書畫二幅贈元七元七

見一老人曰亭主也爲書扁額鴇亦乞字甲牌始食
雨下與元七別歸○藍田東送前日其席上所作書
二幅請押印東曰明日將拜趨櫻餅一籠呈之左右
○傳次致南陵兄三月十一日東孝也三月五日東
兄則送返吉田虎次郎等上疏也孝也東曰見贈嗣
毋金三百疋嗣毋命兄懇謝飛彈人富田小藤太紙
包至乃送上云云孝也東常疎畧不記我何月東至
而贈金也蓋即二月五日託大貞發者藤太東曰僕
今手役越中慎呈寄題山莊水亭一律中州平麓卜亭莊羨畜良
田尻貨種高壁應盈人雅什秀閨壹飾世新粧梅林櫻鳩雲霞暖水面天心風月涼攪々塵寰遠追去兩
游何歲訪君卿及拙稿一卷乞正不腆金百疋及短冊七葉
祈叱存○由信東曰芳郎至今僕及良平豫定舍館
竊謂綿藏氏飲貴願貴且之眺望仍舊溪樓可也天
晴將使脚夫伺候云云○黃昏後使仁也秀三返瓢
亭傘

八日

快晴○遣秀三於大村邸東兵衛漸之進曰昨日東
有明日拜趨之語然今日有故不得踐言敢謝明日

之約公果莫違乎答曰漸之進唯命兵衛則明日有
事亦未可知也乃復遣仁也東曰果將如此鄙然以
井石君有初九日有暇之語留將畢餞宴而去初九
日若無清暇某不能更留十日往十三日返而後相
餞何如若今日見臨更妙答曰然則期今日未牌也
○攜正也至隼人妻許鍼胸腹○午下牌攜仁也訪
兵衛聞其在弟訪漸之進漸之進曰以公子將自江
戶至避移別室矣乃就其室語稻田中衛出見漸之
進使其僕促兵衛既導二子至瓢亭上北隅樓而飲

余問京師之游有新聞乎衛之進曰聞幕吏謀招英
夷以叔一人以下其言有三條之問又刻日決戰皆
幕吏教之也既而謀將洩故春嶽公遁去幕吏悉歸
罪於春嶽公且以舌人誤翻譯捕之下獄將以說皇
上及諸侯恐其不悅則將以十五萬石地增供御田
且奉置親衛之詔又盡中川親王以財賄與酒色而
惑賄攝籙大臣以下及親王舍人於是舍人禁有志
諸人不得見親王攘夷件大壞志士解體勤王諸侯
長人以下將罷就其國薩人則曰聞英虜以某為仇

某不得不速歸設備夫以攻為守兵機乃爾某將整
理軍艦直越外洋以擣彼巢窟也亦走歸從來薩曰
琉球與清互市近年官引洋夷入內地薩失互市之
權至此洞察官假洋夷恐喝闔國人民以網財利且
明知英夷三條之問皆係官旨也以出征為名實將
互市海外而已皇上親王既納幕府之說攘夷之令
不必行則彼亦無來寇之事海內自是晏然而浪士
慷慨感奮棄其妻子以敵王愾興復皇基為念者皆
賚志而罷數年後幕府奉皇上恐不如今日恭也爾

時志士懲於前度默默無為乎抑一時發泄積慍無
復所顧忌乎皇上亦果能長堪此乎三者未可知則
晏然之為騷然恐不待三年也兵衛探其懷出津侯
邸監某吏曰世猶有醉夢未醒者也吏曰聞長崎地
方以英人將來寇豫徙老弱貴藩及佐嘉諸侯皆發
兵守衛若果有此事君必首聞之敢問虛實何如某
答曰我及佐嘉邸人未聞也夫東遣井伊侯等備橫
濱西遣鍋島侯等備長崎皆春嶽公策也公既以策
泄奔去天下誰不知之而猶云云嗚呼有如是迂闊

人幕府愚之亦宜矣申上牌大村胥徒來曰公子將
至二子曰朝來先報未至謂明朝也故此飲酒何圖
其無先報而至乎遽去余以殘肴猶在欲招莊次郎
等仁也曰丁佛誕日恐無在家者乃歸○室氏出賽
阿彌陀池觀音遂過藍田氏秀氏氏晚歸○杏村來
○米善氏伻來致中村吉兵衛所送藁包四取償錢
大千四文○河戎使人來亦〔示〕眼鏡曰林外先生命某
買此不識此與林外先生目協乎余視之曰未協○
今日使秀三發答鐵兜由信東於堺紀氏○使仁地

之棠陰氏僑備筆函〇龍也頻瀉盖昨夜過暖不覺脱被也乃服葛根湯〇昨今両日飲酒痲氣大發腹有滞飲也因自矢减食養生

九日

往李平氏按摩遂至高山氏鍼〇厄之助贈紅髯及烏賊〇裁追與南陵兄孝也東平次郎来乃投之〇良平子良太郎東归聞明日將臨陋御綿茂氏叙賞顛賞寒家雖百不如意願留滞云云〇先是南隣肴淋某妻之乳旧来乞室氏乳今日贈鮓〇勒并子来

取發神村氏所發蔓包四證券曰八十八既来寓采譜氏矣〇伸上牌攜仁也問春波病〇夜青浦来告將北上拜觀車駕幸八幡且曰聞春嶽公未到福井一日程自殺余曰訛言也〇龍也痊

十日

朝来密雲欲雨至巳牌風起解駁見日室氏曰明日晴雨難期今日則晴且涼須謀池田之游也乃束装待高橋氏伴未至室氏以弱行促上途乃訪傳次告別於証也阿綾秀三等守舎巳下牌將上途遇北渚伴於戸外出詩草乞正乃立操筆批返之室氏勇龍也仁也負文房諸具而出過十三渡使仁也負龍也僅七八町漸堕不已室氏代之余曰且努力池田伴必追到矣過三國渡至服部菅祠午食於路左店伴終不至室氏勉强懷龍也或背之天益晴風益勁不能持傘汗滴入眦過遠根山休池側店令仁也先行報由信神上牌入池田街口由信氏婢出迎負龍也既仁也與由信子利吉良平子良太郎迎曰良平歸郷未至良太郎羕與文肖欲留大夫於其僑居由信別

既定館矣乃就由信所定妙見藤氏（在由信氏西北四町外）主人置我小室所謂四席有半者且隔障有一客余屢請移席不可使仁也報天野三齋不在夜由信来曰朝来欲遣脚夫然以天陰止謂明日臨也不料其在今日矣余曰詰朝請發一方取我装乃裁與秀三東投之既館炊見一人曰此明晨使浪華者由信移我別室曰明日請視我欲為先生借植久氏宅〇終夕為蚊所困

十一日

昨夜以裝未至借油信故衣今朝使婢來投衣數領
及龍也製衣○主人復移戒席樓上○遣仁也迎良
太郎至○辰牌携室氏仁也出良太郎導觀三齋所
勸歡林遂謁神祠渡溪橋視前日所視尼庵渡巡禮
橋就橋側店買小梅子二合東南行四町許良太郎
指路左一宅曰此植久氏故宅也乃入門右有子舍
人稱往焉廻戶外而立良太郎曰不見郎君乃出遍
尋於也不見歸逆旅仁也見曰孃買龍也物令兒積
直故後而走矣一鐺來欲謁乃上樓相見即託明寺

了現也贈寒具一筐白達會昭既二十二三年先生
主貌猶昔曰諸舊不已由信至令二人導與室氏從
之南行街上三四町入路右上家二婦一客在焉
現笑曰公喜婆婦之癖未已予其人通姓名余忘之
由信曰此人本地一權家近奉縣令命入二條城監
廚事曰恐尺大君矣其人語曰大君年十八然容貌
如三十許人能馭悍馬左右莫及大君既如是而皇
上更長寸餘力能舉四十貫物婆婦少者即植久氏
姪女而宅其有也持鍵導至宅開窓戶而視本舍三

室庖廚廣而暗別舍一室廣十五席頗明前庭潤於
室雜木森茂草花亂放余曰此宅比前日所視南鄰
宅頗狹且欠眺望然價賤則可歸路過了現氏在植久氏
宅比二町外喫茶由信曰婆不能自主每事委植久植久
方居浪華不能自主每事委吳服屋某我二人今日
將見某決宅件先生願惠書一幅余曰諾既歸逆旅
使浪華者送致秀三四音乃有貨錢大百文○午後
使仁也良太郎贈由信鰤脯謝其妻金二朱其兒保命
酒一卣了現則茗一包及羊羹又贈吳服屋某書三

幅○與由信謀復寓前日所宿溪樓使仁也良太郎
先運諸具余訪大和屋太兵衛贈鰤脯良太郎來告
尊夫人既移溪樓乃往時未下晡也○太兵衛來導
余夫妻游大廣寺太兵衛入告長老長老以有客辭
其後庭夏木葱蘢躑躅方開長老使一僧導過寺西
橫碧亭供茶亭南眺到海浪華以西西宮以東松林
麥田青黃歷歷如繪實有數勝區歸路又過寺東妙悟
院亦高敞與亭左右挾山門而對峙望浪華以東亭
所不見然以日既傾不畢觀而歸逆旅○夜了現由

佶來曰吳服屋某曰植久既委某則某不得不為彼
忠應公若脩其破壞補其缺漏則宅貸月銀三十戔
使我脩補則銀五十戔何如我二人曰可不識尊意
何如余曰亦可諾次良平來曰某以祖祭故歸家今
到矣太兵衛亦至了現等命酒肴歓于別室余以疲
不與焉雇一媼按摩

十二日

太兵衛送芍藥花一瓶又贈鮓○龍也有病服下劑
卯半前良平文子來與室氏仁也從之出觀種樹家

園庭距前游徑三旬紅紫皆盡唯見芍藥良平借所
識某南軒食所携鮓並媼見供酒肴過熟路北行自
祠前西下於田間有芍藥圃數萬莖方開白紫紅黃
凡數百種尤大者徑八九寸牡丹不若焉一人方培
中央有假山舍踞而觀風起濃馥薰醉余問花直培
者曰大抵千本金百匹西行二町穿竹林出溪上渡
獨木橋北行千餘町近鼓瀧投路右店命炊蠶豆飯
煮筍皆大饜而眠既醒室氏觀瀧龍也猶眠余及良
平留護之久之龍也醒大啼令良平負之追室氏返余

欲償飯直良平不可申下牌歸逆旅○夜與良平訪
了現不在其父見僅交言了現歸由佶來良平曰津山
邸召某明日將赴浪華故不得登時拜趨既由佶呈
乃議宅件三子曰伊丹人或東本地人思先生曰彼
公形跡似池内大學故畏浪士而遁也本地人大怖
不敢與先生接我三人方禦侮故栖栖也余笑曰不
用敢禦侮久而自解欲速則厥三子曰然問我移居
期余曰端午前後也。謂良平曰。吾子願來浪華指揮
我家具運漕件。良平曰。諾良平由佶往吳服氏問宅

貸定否返曰昨夜彼將東植久報之既以屡覩婦往止
東而口陳屡盡明日往也主人供飯戒下牌歸逆旅
良平送至余曰詰朝請雇一力良平曰諾○今日聞
十一月主上幸八幡大君獨以病不從

十三日

昧爽起室氏仁也來裝束方既白雇夫未至遣仁也
於良平氏促之良平父子至既食留良平獲裝初出
白過雇夫乃命擔裝至龍也其上過太兵衛氏告別
仁也以遺扇走返將訪由佶。途遇之。從赴其家。其妻

出見贈龍也紙糊製龜徑五大寸。頭足齊動。如活仁
也及乃辭休於服部午食於十三渡南肴店至下三
番今仁也先行正也出迎渡邊橋午下牌歸○秀三
述十日後事如左卯藏來乞書其兄熊藏墓誌（十日事）
池田伴來伊勢人橋本彌正舍人某來曰某識合原
丑大矢漸之進來秀民來半嶺來乞字阿金來致喬
麥粉河内屋莊助携伊勢人龍主計來求見且致渡
邊順介郎四月二日東（以上十一日事 大件）藤本豐藏來求見
（十二日事）越後人松川巖之助來曰某細貝粟園親姻也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二　六一

彼待先生久矣又欲設書畫展觀會來果本年正月
三日病沒某將追成其志方聚書畫先生願惠一紙
南隣有店贈餅或豆（二件日事）今○訪傳次○目大疼乃
臥使仁也乞秀民氏服（眼）藥秀民不在又遣秀三返曰
未歸○召阿中按摩

十四日

浴湯肆秀三從使之往秀民氏取眼藥○宗助使人
來告昨夜自京師歸因問今日有府内信乎曰有乃
栽與南溪兄以下束託焉○春波來○綠墝來亦長

短刀曰直金二步二朱為郎君買之何如余曰且與
荊婦謀○土佐人吉川龍太來見乞詩稿正○藤本
芳藏來余曰宿我曰有事于南地去○宗助來亦新
聞紙十餘頁直爲難辨且揭數則以弘異聞一曰八
幡行幸前夕有游士混大君徒御而入二條城者蓋
間諜也乃閉四門捕之又有榜四條橋上者曰行幸
日恐有謀不軌者汝士庶須竭力警護鳳輿也故大
君止隨駕矣一曰萩侯上書請赦梟足利三世木像
首者曰議者謂足利氏官位朝廷所授而梟士戮其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二　六二

木像此輕蔑朝廷也當罪焉臣竊以為此不通之論
也往年有戕大閣老井伊掃部頭者朝廷以掃部頭
不忠而戕者忠也特赦其罪夫朝廷不問官位輕重
而問其人忠不忠故亂臣賊子懼也若使官位貴者
得擅其無禮不忠而忠臣義士不得討之何以為訓
哉高氏祖孫三世逼逐天子而立其私家義滿位牌
猶揭書贈太上天皇五字實亂賊之魁罪天地不容
者處士戮之宜矣枉赦其罪亦未為失出也往年詔
贈正一位護國大明神於和氣公若援其例如楠公

正成亦當贈官位而如足利氏僭竊官位當追奪之
賞罰凜然使天下忠義之士勸亂臣賊子懼可也一
曰春嶽公復坊城公書曰辱書義議者欲赦戮足利
氏之者之罪此不正之論不足聽也處士横行莫所忌
憚則綱紀壞何以為天下哉彼輩決不可赦一曰島
津氏上書曰某蒙内召荐陳愚衷而不見採用夫言
不用躬留輦轂之下無益也且敝藩三面瀕海當洋
寇之衝不得不速還備焉拜表即去以上原邦文摘譯其意○
伺山東送蠶豆乞詩正○堂島長門屋小右衛門舍

人來見曰我主欲僑居此坊闍公所借南舍屬無用
也願借之余曰我方置家具非無用也端午後我將
去而後吾子就宅主謀○先是室氏與兒女步拾遺
扇皆爭之余曰我題長篇扇上送之藍田而乞其畫
扇三柄各私一柄莫憾也既余告藍田藍田許之今
夕藍田來贈畫扇五柄曰二扇呈先生及尊夫人也
飲之藍田曰中野半左衛門獲池大雅書屬某命裝
潢師洗煤既而疑其換之使青浦責某及裝潢師某
素知裝潢師淳樸非賣人者青浦宜為我辨白而不

言似不知我者言未畢青浦至告自京師歸因與藍
田語大雅書件久之去○正也大熱不食用敵瘧劑
果下數條○朝來眼疼益劇類服下劑暴瀉數行然
無効

十五日

目疼不已至李平氏按摩又貼蛽四十枚左右頤下
既用吸玉出血殆五勺○使秀三發與由佶子規良
平東於脚夫氏遂返綠鳩氏刀○令阿中按摩○秀
氏來曰自入情返者過半病目氣候所然不獨先生

也○孫七來示福彌本月三日東大意曰前月官以
將與英夷戰命移沿海商家於是諸侯夫人遽就其
國一時繹騷久之夷船解去人始疑官之所為移者
皆還而復其業繁華猶昔云○遣秀三於玉江氏借
藥研○夜遣秀三於秀民氏曰明日請借貴門生製
丸藥○正也瘧

十六日

浴湯肆○訪宗助○目疼如昨與室氏至李平氏貼
蛽大陽及肛門正也來迎接藤井勝之丞三浦東曰

此向波人某所致。秀民使大谷元負來與秀三末藥十三種舍利塩覇王塩施編志伊奈青皮枳實大黄黄蓮莪芋甘草茯苓吳茱萸石膏竹節人參。武富元七來。仙臺十文字龍助來贈鶴肉乞字曰往年拜謁既十七年也。安衛來。井嶺來從書。孝吉使人來送竹籠且告病。夜拙齋來曰英夷所請三條皆幕吏所教事露皆蒙譴或傳得象長春院亦坐下獄。今泊泉助貸肥後僧介石所著鎚地球說畧二卷唱地不動說破合信博物新編也。發大出總身發痒徹曉不眠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二　六五

十七日

終日晴雨屢變眼疼如昨。十文字龍助使佐和正次郎來東曰昨日奉屬扁額既成願附伊人伊人敢藩讀書種子請見之然以病不見。竹軒來謀以二十三日為鬼塚敬甫開追薦會。令室氏以下丸藥凢二十粒。令阿中按摩。壽一郎來告游江戶先是余以時勢尼其東游不可。藤本芳藏東至送煉藥一盒大昨年泉萬助贈麝香劑煉藥室氏每眩暈服之有効前日因芳藏乞之云 [illegible]

十八日

携二兒浴湯肆。夜來疎雨至卯下脾晴。佐和正次郎來見乞字。竹軒來送金百五十疋乞畫富山。阿石來贈餅乃買鮓食之。秀三告曰壽一郎欲曰尊東見江戶聞人乃裁與室松太郎東遣秀三致之返曰壽一郎既發。午後丸藥如昨至未牌止。申上牌目如微痊數日不視物苦目難消乃試作書畫五大幅既而倍疼。遣秀三發奥德永卯藏東於脚夫氏內包答人芳藏東。春波來曰順慶街三井氏眼藥頗

日間瑣事備忘　卷五十二　六六

有奇効夜遣秀三買之途過李平荊石二家致其所屬書。今月竹軒使人致所裝鐵兜書二幅其一則打鴨詞自註傷池內陶所也柳岸紛紛亂風絮柳陰張網打鴨去賓筵盡飽鴨肉肥一鴨善鳴飛何處蒼蒼蒹葭連水雲鷺弟鷗兒日相群全擣誤引瑤臺夢東方千騎有使君誰上長橋春聲哭春流綠於鴨頭綠乃次韻賦離鶯曲忽忽落花又飛絮孤鶯失栖與春去前有織括後網羅天荊地棘何何處平生翺翔倚紫雲鷄班鶯列百千群鶯鷗斂翼隨俠令鳳皇送女為小君知否方同杜鵑哭芳淚紅染夏山綠。春波曰或傳長春院等通夷件覺下獄者十一人浪士方議急送之英夷而梟示矣。室氏亦病目曰視路人病目者十之六七。龍也

既寢呻不已敺吐數次乃用紫圓

十九日

了現由信連名東至內有良平東二子曰來書促宅件即就宅主謀宅主曰如繕脩我將仕其費宅貸請定每月全一兩我二人持初說（每月銀五十匁）彼曰銀八十匁其差三十匁則一年三百六十匁會計不當願辭我二人則取其中間定每月六十五匁由信將以二十日內外拜趨餘期面悉良平曰前日命某司家具運漕件當以二十日後拜趨也某使義子守田園願

不肖聞將蕩盡家產故將歸覈之如運漕件既倩篗屋仁造者為替人綫急唯命宅貸頗貴願強許之某輿萬作善（萬作蓋吳服屋某名）異日令彼減貸亦唯某意乃發佃東曰宅件云云聞高橋兒將來願面決之既而室氏曰彼宅狹且以鬼門為良人居室方位不稱且浪華宅貸猶不上月五十五匁池田僻地而加十匁何如余曰然乃追東曰宅件我有所思且替主人繕脩以俟高橋兒至定之云云（追東遣秀三發於矢德氏）○竹軒使人來取畫乃附古扇二柄東曰家人令我書此扇既而煽炭故如是破損可謂書之厄運也兄若收之裝貼屏障上書之幸何若哉更賜團扇直十二三錢者一柄作煽炭之具家人之幸亦何若哉敢謀之呵呵○龍潭來○東雲堂來致小楷筆二百枝乃償直銀三十五匁○朝來龍也屢吐下然未愈使仁也招秀民不在元貞（大谷元貞以下省姓）來診曰將愈不藥可既辭秀三麞室氏私語室氏遽入曰大谷君短刀及皮屨譚公皮屨皆為偷兒所偷矣余起（朝來以眼疾臥而瞑目）更則秀三既從二客狂走去矣隣兒四五歲曰偷兒剃髮如僧者持

刀及屨去矣乃呼秀三返曰偷兒恐在裏巷秀三去二客終不返稜暮秀三不返使正也追之復命曰南極璇屋橋北極大江橋然不見也隣兒復告曰向之偷兒來矣然以秀三不在不能執之日昃秀三始返余尤其遲謝曰某謂偷兒必出其所偷於路傍星店（俗謂巷上無屋而販雜細物者曰星店）故遍視星店余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浪華星店數千豈得悉視之且彼疾走而追豈暇按星店乎此等件小兒猶所暗吾子既過弱冠讀書窮理而未知之乎乃遣仁也招元貞秀三招春

波皆不在○中富英次來○長尾良哉來曰某前日
同北條瀨兵衛上矣飲之良哉欲因余聞業此地余
曰我正患目不能言語請且期異日○室氏名李平
妻貼膜大陽稱快勸余從之○阿石來○黄昏春波
元貞皆至余曰凡失刀者主客皆以聞例也我此僑
居春波兄所私許而未聞官也今欲以聞元貞兄失
刀始末本坊籍無名以何人為主名可乎春波曰我
亦窮也元貞曰某所識有與奮田捕手善者將為某
屬之某以欲語先生初坐玄關脫刀（玄関見前）未言背後

忽聞跫顧偷兒奪我刀攫走出某遽闔扉絓不能闔
比出既不見走而南則蓋北竄也某羞為主人言之
終不告去為辭則先生無所坐焉且某以我私屬捕
手先生不與知可也春波曰善余曰偷兒必不知是
兄之刀也亦未必知是某之宅也異日偷兒被捕若
指言某宅也則某以為我刀謝不早以聞之罪則兄
無所坐焉春波曰此尤善元貞曰某且返與秀民謀
去既寢元貞來曰秀民來歸某與慣公事者謀曰失
刀事連主客須速以聞也較問何如余曰往年我在

江戶客失刀邊以聞我亦不得不以聞於是往路交
為官所召終費數十金客大悔不當初以為我刀而
以聞矣故某有前言兄未悟乎偷兒決不知兄之刀
也則兄可以不坐而自欲坐不亦迂乎此件唯李我
我保今兄不費一錢也兄且告秀民公明朝將遣秀
三與之謀○今日凡藥如作

二十日

卯牌遣秀三迎春波至謀元貞件春波曰元貞若強
以聞吉田屋音七及先生之名未注此坊籍而往焉

則坊正得罪必矣（坊正春波自道也）以春波（音七猶同）曰元吉喜居近
日有病借我坊宅出養未及以聞也為辭則可隣坊
會所慣此等件且往謀去又遣秀三迎元貞春波返
曰會所曰短刀與長刀異賊被捕後我以謂猶在函
中也不圖其為人所偷故未以聞為辭則官雖尤我
慢別無所讁賊決不至指言刀主之名須諭刀主讓
刀音七而莫所關係也元貞至曰某與秀民謀秀民
甚畏關係勸速讓刀音七矣彼刀直金二兩秀民謂
若有關係則刀之有無未可問而先費金數兩某亦

甚畏之余曰人之所見不有大異同也然則我將書
屛風半雙以贈兄兄須以刀充潤筆異日刀出我將
以我刀當官責言也刀既得矣以為我有哉將以返
兄則兄得書并得刀也元貞曰昨日件實出意外是
某不幸敢為先生不幸使之勞揮灑哉余曰兄不幸
即我不幸也敢以謂獨兄不幸哉春波曰善哉余曰
今曉秀三夢寐間聞隣人言曰三十石船既悉禁止
不識何故春波曰聞大君將以明日下而入大城（坂）城
也○良哉來贈寒具一筐飮之○佐加正次郎來取

書不見○大野脚夫北澤董太郎來見致松原奇菉
廣瀨啓三來（二子肖贈金 百巴乞詩正）啓三送金二兩屬買絹集
上國聞人書畫○九藥如昨○李平妻來貽螟類上
及肛門○令阿中按摩○夜遣秀三返玉江氏藥研
○綠鳩使人來致董二橋畫幅○眼疼如舊

二十一日

浴湯肆○辰牌携正也出訪兵衛主人示本月十七
日浪士榜書三條橋上寫本歷詆大君以下板防州
等不唯文辭鹵莽滅裂實無忌憚之甚者不足錄也

主人曰衛之進游兵庫地方未還某方苦無聊欲漁
游若得陪往幸甚余曰目疾方劇待愈唯命訪玉江
不在訪棠陰屬促其弟補脩硯函筆筐訪金城視其
病頗似勞瘵曰玉江秀民施治而未効余曰此等症
非二子所長須請別醫不然恐至不可救矣訪綠鳩
其妻曰拙夫稱趨高館而出矣乃歸○室氏喚龍也
往秀民氏乞診○佐和正次郎來不値因秀三請書
扁額二約歸後送多賀城碑搨本而謝余曰其言不
可必信且許之○春波來不値○會所傳坊正令曰

大君將以今夕入城宜愼火○為元貞書屛風半雙
未畢高野僧古岳來乞其所著空谷傳聲集題辭○
有馬鴻雪來不値○午後攜正也出訪石寶主人曰
久病右手故不拜趨將以二十四五日游姬路乃預
屬致寄出淵黄山東訪北渚具足屋七左衛門在堅
共話新聞北渚曰聞長春院等既拔齒官將究其獄
虞自殺也又曰浪士榜書江戶街尹小栗君等罪惡
欲加誅戮又梟示偽浪士二人而書罪案余欲觀二
書北渚捜其筐不見正也以不耐遲先去申牌歸途

值秀三迎○李平良哉赤關舟子來皆不值○將俟
秀三眞近安氏絹(啓三所屬)室氏請代往既送曰近安氏
見病我目出藥一包曰此施也不受謝乃用之頗有
効○比隣終夜聞喧蓋觀大君儀衛者來往也

二十二日

浴湯肆○赤關舟子彌四郎來乃附荅於生恒次郎
東(內包啓茶傾東及室氏阿綾外王母梶山氏東)與○辰牌携仁也出訪宗
助送鍍地球說略訪恭仙告金城病狀曰今日往視
訪秀氏贈元貞書大幅訪李平為講題豊公為勝家

按摩圖詩(先是李平之書之)訪安藤欽哉贈書一幅一客在
座通姓名(余忘之)客去欽哉岳母見供酒飯午時辭初
將遂訪孫七然以饗甚止而歸○竹軒來曰鬼塚生
追薦會願延二三日○佐和正次郎來取書不見○
小虎使順之助來贈鍾馗捕鬼圖○未牌青浦來乃
與之出訪拙齋不在訪小虎主人供茶一客至主人
曰此岡邸士人澁谷昌平也昌平曰隣君咫尺今後
願屢往還余曰幸甚訪晚翠主人將出暫為我留示
新聞紙數頁一曰四月七日閣老水野泉州會布衣

以上扈從者於黑書院傳教旨曰此行癸謝戌午以
來政事夫宜件件既經諒恕諸事仍舊蒙委任焉感
戴不盤攘夷件余既奉詔汝輩皆須磨礪赤心報國
之志也都下留滯若有游惰之舉動都人將曰關東
人攘夷不存於心乏奮發之氣故爾亦可羞也須洞
察時情表忠勤也一曰皇上所賜大將軍節刀係御
作御太刀長二尺二寸二分後鳥羽院時綾小路定
主御所作古來在寶藏者刀室梨子質盛上鸚鵡模
樣鐺金無垢菊唐草徽章鐔分銅方緣輪間總金菊

徽章及菊模樣柄白鞘金無垢小紋縫下紐孔金無
垢菊徽章及唐草下紐紫色頭房紫草丸囊紅精好
帛黃色菊徽章其裏同右飾直金千七百兩刀飾師
界街三條房野上(刀室以下不能譯之悉用原文)一曰江戶人東曰
四月十四日申牌浪士三四百人集於傳通院官命
莊內相馬水戶小田原四侯士卒皆軍裝陣於神田
橋內外今夕將與浪士接戰觀者繹騷云云一曰翌
十五日遂捕浪士二十餘人云云一曰官定本年京
師留衛諸侯皆三月交代四月至大月(上杉彈正大弼安藝守代)

松平紀伊守平大膳大夫奧七月至九月加賀中納言南部美濃守松平備前守十
月至十二月五花飛彈守冊羽左京太夫戶田釆女正乃令青浦寫之未
畢主人出申下牌訪九山主人曰與徽雲約夕食於
伊勢伊亭願陪往乃從之至亭亭媼曰關東諸公方
宿我家不得受他客親導至西隣麻瑠亭徽雲與二
客在焉亭婢皆以連夕宴客不得睡眠不欲我輩留
連者羞殊粗耳曰天神橋火城見蓋大君謁菅祠也
客聞之欲歸路觀之既飲亭婢導觀諸室長廊數十
有間樓上樓下廣座狹房不知其數殆迷出處雨下

牌出近天神橋問路人大君過乎皆曰何謂也徽雲
曰亭婢黠計賺客出矣青浦獨送至○島恕助自府
內來致孝也三月十七日東披之有亀谷行藏三月
十日十七日二束孝也曰亀谷生至致金十五兩又
隨園甌北二集金將與前金合為百兩與兩窓謀貸
餘人而收其息送上明府所囑雲貢紙二幅請暇日
一揮云云行藏曰某以本月九日至日田與林外君
相見甚歡先生命居我山陰高館然不欲與林外君
隔遠故猶居筑圓氏云云○元貞來謝不值○龍也

吐瀉未已秀民來診

二十三日

青浦來送九山氏紙燈乃遺仁也致之○室氏懷龍
也至秀民氏乞診遂之近安氏乞眼藥謝以書扇一
柄○令秀三束了現由信問由信來期○己牌門外
屐聲如雷問何故曰大君棄船下視海岸也室氏以
下皆出五舍北○良哉來欲借金二十兩余以將移
家辭○大惠來贈銀一兩先是聞其與龍潭有隙欲
和之乃曰明日我將與徽雲訪潭吾子今夕宿我家

而同往(往)何如答曰今晚有法務不得不歸問何故有
隙答曰初家翁與潭(謀)海贇一人於某氏其人死將返
喪家翁以其居與潭邇欲潭送葬潭不可家翁遂携
其喪歸(葬)之後家翁沒遺命曰潭忍人也莫許我喪莫
使彼入(我)門故不相來往余曰此亂命也不可從吾子
兄弟無多而拒絕之他日必悔與守父亂命不若聽
師治命大惠曰謹奉教去○令阿中按摩○由信來
余曰彼宅價似貴何如曰先生未否未決主人信疑
相半願不問宅之廣狹價之貴賤姑從焉以聚衆心

而後擇善宅遷不亦可乎余曰可由信致良平東東
曰某代先生償吉彌氏飯費錢四千八百文而受西
田屋某潤筆金二百疋敢告云云乃引秀三示東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吾子盍言其故也秀三曰嘗日
先生授我金五百疋令償飯費良平却之曰有我在
敢令先生知飯費乎時彼乞先生書頗易某意彼將
以其潤筆塡先生此行一切之費故云爾也不圖今
送示飯費目錄而曰受金二百疋也其意蓋謂四千
八百即金三百疋我代先生償百疋也而毫不及其

所乞書潤筆我不解其故余曰彼從來好行小慧故
徙宅件我不欲委任於彼而彼東有如宅件有我在
先生莫問貨賣賤之語以飯費例推則他日所作瞞然
可見也由信曰良平以先生必未償妙見藤飯費欲
留某當呈潤筆金二百抵焉余曰此彼以其心忖度
我心也妙見藤飯費既償而取券矣乃示券由信曰
先生來否果何如余曰某住此地殆一世土人皆不
欲去言未畢藍田至乃引相見余曰屈我者數十人
是其人也藍田笑曰前夜託醉而誹先生移居非上

策矣情狀未悉今日將正誹也余曰我意既決然猶
需滯爲此輩人故也由信曰彼宅既令主人移其器
具而俟遷速唯命良平所薦箕屋仁造俠客也運漕
件委彼立辦也余曰我欲端午會客而後去此地願
近日使仁造來飲二客余欲留由信宿固辭去曰豚
兒及僕在他家遲矣藍田未去枚倉防州臣林富太
郎來訪即往年玉島相見者藍田亦識之先是聞富
太郎以才幹自商賈擢爲士人乃坦懷接焉富太郎
述大君防州君臣相得皆夾霄旰之狀且詢今日急

務及國是余曰急務莫先於格君心者富太郎曰然
我藩儒臣山田安五郎三島貞一郎皆聞先生名異
日來謁請善接之黄昏去乃飯藍田約明日訪龍潭
〇夜室氏以下到肥後橋觀大君舩薄久之稍稍歸
曰未到秀三獨留至亥上牌曰遂不竟

二十四日

洛湯肆〇遣秀三於石寶氏屬與虫淵黄山河野鐵
兜二東（皆詩）封〇島精一郎（怒助改名）來致青村東東曰府
内人欲知方今形勢故遣精一郎於都下請爲是周

旋精一郎訖青村與藍田東去○巳下牌徹雲來遣
仁也招青浦以夛兄辮乃與徹雲出謂仁也曰追我
龍潭氏過北安治川第一坊長兵衛吉喜舎人自路右壓
頭呼曰某在斯乃援肴資金一朱及書二幅以謝前
日視宅之傍訪孫七贈書二紙至龍潭氏少間西江
僧寶誠號金蟲大昨日麻繩亭席上相見者至主人供酒午時仁也藍
田至乃援青村東既各作書畫或瞧未牌復飲西江
曰請移席我家乃從之出傍逆河南上過蘆分橋及
渡至西江氏主人又供酒羞鶩肉余曰我不相過大

七年庭形一変殊倍幽趣即口右一絶七年不到此書亭新鑿小
池築後庭五尺短牆三尺石映山紅上數楓青主人曰異日願煩藍田兄作
園亭圖而題焉余所夛扇即安政乙卯元日徹雲書
示藍田者余曰往年兄附我既經八九歲猶新藍田
曰是我家寶物也請與我扇貿易許之其扇自畫牡丹黄昏
辮潭別去三客送余過葭住吉至雜肴場別迎李平
氏遇其妻呼曰先生猶暗行乎乃借紙燈李平曰向
者拜趨致鐵兜東炅雨下牌歸鐵兜復寄小箋乞詩
○秀三告申牌良哉來慍曰某將歸鄉永與先生訣

絶余曰何不問其所以慍也○秀民來診龍也宗助
來皆不値○今日聞勅使姉小路公至將巡視沿海
形勢

二十五日

使秀三招良哉○浴湯肆○使秀三東由信曰明日
願使箕屋仁造來○良哉來問其所以慍答曰某為
蘇士人歸鄉者所要曰船既艤汝須速束裝從我去
某來時與彼同船勢不辭得辭也乃欲面別先生不在
故告秀三曰船未必明日發也然蘇人逼促甚若船

未發則明日復來若發則不能來也初無慍言又無
慍色而秀三謂慍欲與先生絶交我不解其故也余
哂且曰今日船未發乎曰不發余曰昨日我語兄將
開業四橋藍田以其與己居遍甚悦且訪彼而謀兄
去留良哉曰善乃召精一郎至余曰吾子欲訪藍田
與長尾兄同往何若精一郎曰善已上牌導二客至
西國橋萬人塞巷曰昨夜有為士人所殺者横屍未
收也二客欲携酒肴余曰委我至藍田氏余迹二客
欲相見之故使二客贈金二百疋曰欲舟遊以充費

也藍田固辭余不可藍田走婢買舟復命曰水涸甚
舟膠方待潮至焉顧徐徐主人供酒午飯畢上舟其
婢從入視膳具溯僅一二町復膠圍棊或飲以遲余
獨眠良久舟子入水推舟左交(文)右吾而進精一郎欲
迎石寶然以西濠猶涸止過長濠入東濠始能行未
下牌至櫻祠出投巖國亭藍田為良哉作舟游圖余
題舊作絶句又飲三子酒量皆大余酌若良哉言繁
而多鄉音余哂精一郎曰秀三聽熒亦宜也三人為
良哉謀曰此行從荻人歸請讓家政於文讓得允而

復來上策也良哉悅朝來東風至此迅烈紙障屢仆
命亭人作有數種返舟移棹就西涯止申下牌下過
梅檀橋呼石寶迎(石寶)入其室供茶既要之入舟黄昏至
肥後橋與良哉出精一郎曰請為我告宗助今夕恐
外宿良哉至戶外去○青浦九野脚夫來皆不值○
夜宗助來

二十六日

宗助來曰將發府内急信敢告乃裁與南陔兄荅青
村季也東數通又錄時事數紙未下牌未畢宗助使

人來促乃屬焉○良哉來告別送至明石郵前○藍
田使人來取所屬書畫帖○精一郎石寶來介佐伯
人今泉麟藏相見精一郎以今夕北上先去○吉川
龍太來乞字及詩正○有儀來先是室氏屬有儀賣
琴既報有買者而不致(致)直昨日遣仁也促之故來謝
曰買者初致金二朱世之所謂手附金也後不致直
琴猶在某許唯以受手附金之故未完璧也○林富
太郎來曰大君前後左右皆懷歸士也寡君有所建
白多為贅御所沮唯附浩歎耳○裁荅松原奇策廣

瀨啓三東遣秀三北澤重太郎達旅唐物街第一坊
伏九氏附焉(贈書一幅於奇策返啓三詩稿及畫)○秀民來診龍也○
越前府中山本龍次郎(庚申歲相見者)來見贈樸○夜宗助
來曰今朝大監察下令(曰)一橋君以本月二十二日東
下將以來月十日傳令後拒絶詔旨於洋人彼含恨
來侵亦未可知也各藩須嚴沿海兵備故發急信矣
又示新聞紙數頁一曰官命明石侯以其南濱名瀬
戶處實播淡要害而為攝滄咽睺更築礮臺四處特
貸金一萬兩又命與阿波侯合謀應擊事一曰四月

月四日夜浪士梟示二首於江戸両國橋上加木曰二賊託赤心報國之名逼良民借貸財而貪酒食故梟一曰本月十五日官命在江戸諸侯發卒捕浪士二十八人或幽之土方聟千代臣家村上俊五郎年三十四石坂周藏年三十二及大関肥後守臣家和田理一郎年四十一松澤良助年四十四松平出雲守臣家藤本昇年四十五井莊兵衛年三十白或附鵜殿鳩翁岡田盟年四十二武田本記年三十九滿田莊司年四十四林源藏年三十小林武八郎年三十二松永緣年二十四金子武勇年四十四淺井大郎年三十五津田左司馬年二十七上林藤平年二十四荻野良藏年二十五伊藤龜之助年四十三小倉大兵衛年四十七和田才藏年二十三田中九十九年

二十四大野喜右衛門年三十九中津良之助年二十九右渡喜一郎年二十一羽賀忠治年二十二小倉宗伯年二十一稲熊力之助年二十大寺内忠右衛門年三十九右街尹淺野備前守井上信濃守監察杉浦正一郎會於評定所決之一曰浪士結黨將謀不軌黨魁清川八郎止之浪士三人竊殺八郎事覺故官捕之也宗助曰清川八郎何人余曰客年某在鄉東來一客諸曰某所識出羽書生清川八郎善武技客年殺人逃於嵩春齋家而遁春齋坐下獄瘐死捕手跡八郎屢値之然憚其勇莫敢近者八郎終奔京師入浪士社云後觀肥後士人上書有浪士清川八郎來勸勤王之語蓋浪士中錚佼也○室氏欲令龍也服使君子買之令秀三借南隣醫二見氏藥研末之

二十七日

夜來微雨平明晴○春波來○順之助來乞小虎文正乃屬絹二片乞其父子畫○携正也訪宗助宗助授青村本月十八日府內所發東來白南翁既去府內今日當抵日田也長崎繹騷肥筑以下諸侯兵集或欲燬夷館鎮臺制止不可曰我從勅旨而已鎮臺

將罷官時勢如是都下恐非安宅先生願速歸優游山林云云朝來室氏以龍也病勢未退秀氏藥無効欲乞雄哉診乃遂赴雄哉氏雄哉不在午時歸路上見會所扉上糊紙揭書大君賜金一萬兩大阪人○春庵來不値○阿娟使人來告病○北濤來乞詩正且送示三月二十九日江戸本街第一坊制札所柵上揭書曰小栗豐後守以下諸吏猶紹述故掃部頭對馬守遺意交通外夷當悉究索戮之然以大君未自京師還姑緩之英夷無禮決不可赦大君尚猶豫

不決我輩不得已將同時大擧一掃外患內憂尾書
決死者（原係邦文。擱譯大意）○青浦來將夹問金城病先使仁
正往探莊次郎在家否返報在乃與青浦往仁也從
一僧在座曰果眞光寺道九父也主人供餅及酒爲
作畫出訪綠塢天滿人在座先是屬綠塢命裝潢師
裝小虎鐘馗圖今日促之裝工曰明夕成黃昏到金
城氏致其所乞書帕金城曰病勢微退然疫也恐曠
日彌久歸路使青浦過棠陰氏促其身修硯函件既
歸飯青浦屬之秀民氏告停其藥而服雄哉藥○雄

哉來診龍也不値○昨日林冨太郎借傘今日使人
來返○李平來不値

二十八日

雇阿金洗濯○由信東至曰昨日命箕屋仁造（拜趨）
仁造曰運漕不得不用衆力今方取支無一閑人請
端午携數人拜趨乃使秀三答○春波來○裁荅青
村東託之宗助（送鐵兜所屬紙包於青村）○莊次郎來○山本龍
次郎來乞字○遣秀三於北諸氏返其詩東曰高作
詠龜首句泥中甘靜默頗覺陳腐改作不言仍不食

何如又有藍田者我黨風流之士欲登龍門屬某介
紹荅曰拙作斧正點鐵成金敢不拜賜藍田翁夙耳
高誼天未假良緣果見惠顧何幸加之既藍田伻至
乃送示北諸東○秀民來診龍也○與奎氏課以來
月朔招諸友預定其人（青浦秀民小虎晚翠九山徹雲藍田吉喜龍潭金城玉江）
（綠塢莊次郎）以龍也誕生故也（邦俗男子生必祝初端午）○數日頻用
下劑眼疾稍愈

二十九日

遣仁也於昨夜所定諸家示招柬柬曰以兒龍誕生

之故五月一日預開端午祝宴請未牌臨○雇阿金
○雄哉來診龍也使正也隨往取藥○移居樓上○
宗助來示江戶新聞紙四月二十一日水戶公下教
曰將與英夷應接問其遣軍艦來之故正曲直明名
義我衆莫先期動兵戈若果戰則須同心戮力以擧
國威也又曰品川以南至藤（澤）地方將改開道路其廬
舍當要衝者須遷徙品川以北至芝地方將巡視海
岸而設守衛須止新結構屋宅也○兵衛來○未牌
仁也返曰晚翠以法務辭金城以病辭餘則將來○

北渚東乞字且送示京師新聞紙即揭紳與閣老問答者問蠻夷拒絶件何故遅緩也答曰大樹初期滞京十日既而随幸賀茂特荷寵光戀闕情深不忍俄辭偶英夷軍艦渡来謂拒絶件大樹不親往亦可於是遣水戶中納言豈圖關東人心渇望大樹東歸士氣難一定不能斷然拒絶尾張大納言亦發飛使報其狀矣大樹若長不東歸内地人心將渙散故不得已遷延也問攝海防禦件將帥不受幕府之命尚量造作礟臺而度時糗粮何故答諸侯各分其所管如礟

臺及糗粮皆限其所管不敢他及故隨意亦莫妨也問大樹攝海巡視事了須歸面奏也果然不答唯命問一橋中納言蠻夷應接以何為辭乎答應接言語必有次序不可豫期然大意不過以初姦臣未經奏問妄許開港互市爾後闔國人心不服故不得不顯然拒絶為辭而已又曰攘夷件既決五月十日為期布告諸侯敢以聞摘譯原文大意○秀民来不見○松山邨人来請明日使童子入門以將移居北鄙辭○黄昏訪宗助○大君昨日乗軍艦巡視紀泉淡播地方泊於

海上今夕歸浪華立川上觀之者數萬或曰勅使同歸也

五月朔

浴湯肆○長澤左仲来謀媒青浦為京師修學院小吏稲波氏義子事因乞其眼藥○正也病目○古岳来以忙不見○山本龍次郎来告明外日北上以忙辭不見○雇阿金○幕府小吏渥美顆作来曰此青村先生寓乎秀三答曰否旭莊家也顆作曰某筑後産曾學宜園客年與青村先生周旋江戶聞其在此

地故相訪不料旭莊先生也願謁先是藤田善次告顆作欲相見故見之○遣仁也北渚氏東告眼疾復劇不能今日作其所乞書既北渚東曰欲先乞介眉諸子畫願返帖○室氏携阿金秀三赴雜肴場買肴返開危事南舍○孫七送人様子賀龍也且辭有事不能拜趨○藍田東送端午賀儀金二朱及賀宴酒肴資金二朱而辭有足疾不能應招乃答曰兄若怯步行留宿敝廬亦可不然請遣嫂来○小虎使人来辭招曰病○青浦贈金一朱荘次郎贈酒三升先来助諸務徹雲贈金

一朱及茄子袋九山贈金二朱及紙鼓秀氏贈紙製十旒槍綠鳩贈酒一升金一朱玉江贈金二朱龍潭贈金二朱前後至皆有所贈乃飲之以膳有餘招名寶荊石名寶至酒畢供飯酉上牌客散○今日借谷口氏皿及椀○前月二十六日入梅候然連日牢晴朝來初雨二舍之間來往頗若

二日

復晴○浴湯肆○使秀三送膳小虎○赤關人細屋利右衛門來致豊野慶次郎四月二十日東柬曰將敗刀劍及書畫於浪華市屬之秀氏青浦矣請先生

指揮又曰聞肥筑諸侯將逐長崎夷族獲人千五百來守我地長府人四五百守引島南佑驗擾謀急遷家或賣其器具上篤諭之稍定乃問刀劍書畫直曰刀二口金八十兩竹田畫一幅金二十五兩余曰此珍貴物非我所知須告秀氏青浦也○春波來○雄哉來視龍也龍也小愈○遣仁也於藍田孫七二家贈柏葉餅○但馬天民來訪年既八十八九猶健○秀氏來謝○申下牌藍田柬曰朝來欲拜趨謝昨日違命之罪途過新族家有病沒者焉不得已而留檣

荊使人來曰廣家郎君來妾將留之明日觀大君通行儀衛通行用頗報廣先生云云敢告乃答柬謝之且報金城病稍重○阿金來○遣秀三問金城病○昨日桂園柬送潤筆金二步二朱乃發答柬柬曰見贈潤筆若干深荷厚誼僕將避地池田請迄未去一來金城病頗劇可憂小絹一片送上請暇日一揮

三日

宗助柬示京師新聞紙一則曰詔前尾張大納言曰大樹在京傍無輔弼卿須仕焉○昨晚令室氏收諸

家所贈有資在机上者十四五今朝會計金錢出納不見藍田所贈金二朱遍索終不獲皆疑爲隣家小婢所偷余曰慢藏誨盜我過也○莊次郎半次郎送端午儀○遣秀三於北渚氏告眼疾微愈遂過順之助氏致書二紙過冊山氏金百匹隼人金一朱秀氏金二步一朱李平金一步百三十文錢雄哉金二朱諸家致謝儀○金城使玉山來贈端午儀及潤筆○遣秀三於綠鳩氏迄董三橋畫幅曰諸友皆謂邦人贋作也故不欲購別贈書一幅謝屢違約之過先是約買張船山畫幅而不果遂之金城氏

贈柏葉餅○徵雲來曰向請端午枉駕聞本日九山
無暇願今日申牌與青浦過答曰諾乃屬其伻召青
浦至約同往○春庵来○赤脾仁也自藍田氏歸其
門人送至乃來藍田曰豚兒留宿大煩供給為我謝
婢申牌將赴徵雲招若有請暇來會彼許○未下牌
到青浦氏與出過九山氏主人曰今日紛冗既辭徵
雲招矣又曰或傳一橋公東歸路為賊矢所襲僅脫
余曰訛言也至徵雲氏徵雲曰今日諸子皆不來覺
殺風景乃供酒飯為畫那智瀑布題其上曰二十年

前遊那智有句云若教太白觀茲境不賦廬山瀑布
詩今畫其髣髴時梅霖偶晴綠樹如滴癸亥夏五燭
出將歸主人出肴數器曰願上尊夫人戶外忽聞人
聲似有醉客來余欲避去客直進入室呼曰旭莊先
生乎願為我留徵雲曰此兒玉廉藏國手也余曰久
聞盛譽今日邂逅亦奇緣也廉藏曰十四五年前植
木三庵告先生將與尾崎秀氏患願某買鰻鱺炙稱
浪華無二者呈之左右三庵竊換之呈尋常鰻鱺既
恐事覺乃沮先生不來我家矣余曰此件往年田代
俊次問我爾時我忘其沮我者今始知其三庵也廉
藏曰三庵殁後既往不咎今夕欲召炙鰻鱺者而羞
猶燎曰諸何如余曰善哉廉藏返從者召庖人至開大
籃出鰻鱺數十頭置俎東軒割之又鑿佛殿前地三
四尺熾炭炙之臭煙俱舉余嘔曰諸佛亦流涎徵雲
竊憂賴曰真狂客也廉藏曰願一獻酬乃出贈室氏
肴飲之廉藏不善飲僅嚥而止然其言語進退毫不
異醉者曰何不招九山蓐走從者促之九山終至既
羞鰻鱺味極美余曰無二之名非虛稱也三妓一婢

跡廉藏至歌舞至夜半徵雲曰先生倦請宿我樓乃
與青浦上樓廉藏與妓追至曰令先生臥聽絲肉何
如余曰且聽且眠尤好絃歌移時去

四日

卯牌將歸徵雲夫妻強留供飯辰上牌歸青浦送至
○辰之助秀民送端午儀○順之助來贈潤筆○梅
齋來○大村富永途太郎來出漸之進東乞字東曰
富永生所請願許又曰某病痳故久缺趨候不腆醃
梅一樽祈叱存屬途太郎致書扇五柄於矢衛○北

渚東送帖乞字。會所使人來取月別錢三百九十文。先是令秀三寫去年瑣事錄未淨写者謂將畢矣問之猶有百餘頁乃為定課程。薄暮雨

五日

浴湯肆仁也秀三從途見大小舟船連連東上觀者林立曰大君昨日視木津川口今歸城也。辰牌携仁也出賀宗助主人曰島精一郎東報大監察岡部駿州東歸途中為浪士所狙擊而死先是京師三條橋揭書幕府姦吏岡部駿河板倉周防等猶因循沮

正議當附天誅者謂一時戲妄也已不圖其實然也賀兵衛及漸之進皆病痳而臥余曰沙糖湯和用雞蛋二枚一日三服良方也皆悅援途太郎所乞扁額於漸之進漸之進語曰長崎尹大久保豐州以官將下拒絕外夷之令預送夫人於敝邑又屬託唐人數百名及長崎婦女於寡君我藩費數千金豐州終上疏陳外夷不宜拒絕而請罷官既發替人矣方今時勢以沉靜鎮之猶恐其騷擾況以驟（騷）擾豢之乎紈袴子弟不慣人事者大抵如是用人可不慎哉余笑曰

不唯紈袴子弟也寒酸子弟亦然我門有森生者肥前人方以貧依我一日為我使西隣谷口氏聞或傳長崎事蒼黃治任將歸家我留之曰古稱在三之義又稱人人者（有）所戴之天今吾子非事君者而在師許是以師為天須每事問師而決也然而以君急難為辭舍其天而欲戴他天不亦左乎且物不預則跲吾子欲行二千里路（以三町大分為一里）不得不預是費資敢問有其備乎生悟乃止矣漸之進絕倒欲賀稲田中衛以理髮辨援刺森林安太夫謁者歸。青浦來贈端

午儀不值。遣秀三於北諸氏返帖途過石寶氏曰將觀我所藏珍貴物顧過荅曰午後拜趨。秀氏玉江來賀。山本龍次郎來取所屬書且告猶留此地。招青浦飲之待石寶終不至。徹雲使人來請押大昨日所作書畫印。遣秀三於玉江氏致片絹以乞介眉畫途投刺春草氏。來賀不值者二人（孫七　半次郎）來投刺者四人（後藤春藏　篠崎大藏　松浦春庵　米屋莊兵衛）。終月晴雨屢變。先是世人遍傳伊東長春院以通夷下獄昨日拙齋曰緒方氏親姻備前人某善武技自游江

戸歸曰期春晚歸而為長春院所留曰我方有戒心
且留相護盍訛傳浪士来襲也不得已留至四月十
六日然無異事故去矣又先是遍傳近藤進一郎為
浪士所殺而數日前至此地近日訛傳多此類也今
日聞荻坪井顏山以沮攘夷說籍沒而配流遠島清浦所詰

六日

孝吉送端午儀告病○冊山来贈端午儀○龍潭来
○善次自兵庫至飯之乃去○室氏訪雄武買痔膏

藥○雄武使人来賀○藍田来飯之杏村来與藍田
闘碁乃飲二子申上牌杏村去與藍田出訪石寶不
在訪北渚二客在座北渚供茶甲下牌辭藍田欲飯
余有店余曰絺衣日夕怯涼且歸換衣藍田曰某訪
全学城而到尊館飲既而以明師来訪曰某欲展祖先墓
故下方寓淀屋橋南畔播太氏藍田至素與以明善
要之共出將赴船平店藍田曰店以鰻鱺名為上人
謀不若八千店有菜蔬也至八千店以休業辭至三
星店初入戶炙鰻鱺煙如雲以明走出曰不耐乃至御

靈祠後蔬店亦以休業辭終就船平店為以明命蔬
一種余及藍田食鰻鱺互論近作戌上牌出藍田去
以明至舍南別○室氏訪秀氏妻未牌往黄昏返

七日

浴湯肆歸途過以明寓居播太氏話久之○緜鳩来
飯之○惠眼来乞詩正且出余其席上所作畫諸押
印○由信来曰箕屋仁造以舟路猶塞未肯来也又
曰寡君自京師下故来見也○兵衛来○二見氏以
其父二十五年忌辰贈饌殺以饅頭券○遣仁也於

春波氏謀宅償件○遣仁也於東雲堂促筆○遣仁
也於葭陽氏取畫絹謝以銀二銭○額上瘡大發目
複為是病○夜室氏赴阿金氏聽浄瑠璃仁也從戌
上牌遣秀三迎之○善次與漁人来摸網出鯉魚長
一尺五六寸贈之余以戒殺諭善次歸路放之肥後
橋下○有吹笛行街上者招入按摩○亥下牌室氏
歸

八日

浴湯肆○以明来訪飲之招青浦石寶石寶先至余出

珍器觀之欲行令石寳作圖也以明以多兄先去青浦至余日舟山傳明日已下牌九山等棄舟來迎我赴南德寺矣顧與二兄往皆曰幸甚未下牌去○古岳來取所屬書不見○藍田棗送紙燈○昨日由信去曰若有津山邸人東至請受之今朝東至既由信使人來取之○宗助來話時事余曰或曰江戶以本月十日拒絶外夷件恐未可保也眞偽何如宗助曰朝廷既布告大君所對本日必拒絶之語於列藩蓋勢不得違也又曰太田公道醇復為閣老事江戶脚

夫所傳後見板倉侯臣曰道醇公件大君及寡君未知也夫閣老非大君所命而誰命之蓋小笠原侯等所為疑小笠原侯之東大君必有東事一委任御不必每事以聞獨斷可之語故爾然天下事莫大於命閣老者猶且不以聞矣有何事可以聞乎近日政多門率此類也

九日

洛湯肆途〔過〕石寳曰昨日約陪從南德寺詩會然有御支來不得出戶敢辭○廣瀨恭藏使人來取書扇○

九山等約以巳牌挐舟至而午前未至乃携仁也赴龍潭氏餘客來至乃賦一律（蹊約心雖切梅天怯路難客將集艇至主已出門看泥滑犢行緩水盈秋氣寒吟朋幸皆健莫問世危安）既飲假寐未上牌徹雲九山杏村舟山同舟而至主人供酒藍田至夜來雨止雲散日見至此熱甚皆解衣箕且〔踞〕話〔且〕話或圍棊九山曰姉小路公歸京師復命不稱旨杜門蟄居（二字用邦）呼莫知其故者日沒辭舟猶俟於舍南就弓出於安治川遊舟櫛比北岸有放煙火者誤墮於隣舟大罟水面風絶皆呼熱不已曰盛暑不若也酉下牌至舍南出○初設蚊蹰

十日

龍也久患喘咳不愈與室氏謀調用吐劑可已牌三分善治所授吐根一匁而服其一初吐終瀉大委頓余頗恐懼乃用二陳湯二貼未牌梢眠申牌復常○右眉上復疼右眼為是殆塞遣仁也召李平妻至貼蝢如例○春波來曰明日大君北上每坊發役夫十名初李平妻曰役夫既集本願寺境內者二三千或博奕或鬭爭市人皆往觀之春波曰浪華七百坊役

夫當有七十人而不過四五十雖日每坊實不必然也○室氏將作敎𢢝使秀三招三井氏舍人曰明日請來○先是以仁也不喜學而嗜眠且常與正也爭毫無友于之情屢諭責之獨不悛今日將逐之室氏是謝曰要保其必改乃許之

十一日

洛湯肆○遣仁也於棠陰氏促硯函○東雲來示俗樣筆數種○喜樂來乞畫○將使秀三東由往促仁造良平偶來問之曰明日必使仁造來室氏欲飯良平固辭去莊次郎來乃飯之既園棊忽聞急鐘曰數津橋火莊次郎曰某學家咫尺也遽去○廣瀬柔藏來○仙臺僧惠天來乞字以病不見○秀氏來告金城病稍重○數日前肥後橋北畔東折處商家某妻自橋上投而死今日因州士人三名泗游橋下一人忽沒遍索不獲屍○暮遣仁也問玉江兒病先是遂病痘問金城病歸路過綠塢氏曰欲有所謀願來返曰綠塢不在

十二日

雨晴○携仁正浴湯肆遂遣仁也於石寶氏取所屬畫歸路過中富英次戶外其妻呼曰先生入乃入英次見夫妻皆歎恨曰豚兒少林外君一歲客年病痧而沒別無子女今見二郎君待行不堪羨慕我二人刻苦立家欲以傳兒也今後誰適而勤哉余勸務行陰德既歸語室氏曰大昨年來失計殆費五百金然說龍也此豈五百金所能買哉唯須奉行諸善以禱其延齡也○綠塢來乃爲金城謀更醫○會所某爲屋主乞債乃附金二兩而取餘金一朱及錢八十八文○染工桶又來乃屬絹縞八九段○與室氏煮飣數種既使室氏携之候金城病仁也從○黃昏使秀三迎室氏○北條瀨兵衛來訪贈海參又欲導飮酒店余以既飯辭乃約明外日舟游去○畫牌室氏歸曰途過莊次郎氏主人供酒食其母見吳道九在座曰二十日大君自京師歸過我門外願來觀之又曰主上將幸住吉祠

十三日

遣仁也致春波所屬書且授大印三顆曰請押之先是

茶商某曰春波乞書茶字徑二尺餘〇右眼復大疼至李平氏貼顒又按摩歸路過仁也肥後橋授惠眼東東曰拙作批正了請附豚兒又曰前日聞將與以明師枉駕然終止師既去乎猶留顧惠顧〇遣秀三於三井氏責其不來之故答曰將拜趨然終不來〇室氏出訪故婢阿字野謀買余袴午往晚未返遣仁也迎之返曰孃不識何處去也既室氏歸曰龍也聽待其醒故遲〇未牌池田人安兵衛等三人携良平東東〔來〕東曰萁屋仁遣有事未得拜趨故先遣安兵衛此頗愿託珍貴物

亦可又曰由信述先生不憚我送逆旅飯費目錄之狀不堪惶悚鄙意所乞尊筆除題豐公按摩圖詩之外將皆呈潤筆幸莫深咎又曰安兵衛等不欲空肩而返顧强授其任乃與秀三謀先授綦句書畫箱類九十種而送目錄於了現良平曰須照數收之如輕重猶未權之請權而附貨又曰我未定當先送物安兵衛率爾來蒼黃失措今後須使仁藏先來點檢家具論定所先後而使擔夫來也〇遣秀三於平兵氏曰明日請來途過春波氏問其不來之故返曰二人

明日皆來〇遣仁也於棠陰氏取其所修硯函筆筐〇夜召阿中按摩阿中曰大昨夜比隣動〔勤〕不眠問何故曰肥後橋北有鬻餅者養孫為子年十八頗無賴父遠賈未歸大昨夜毋見比隣曰兒謂妾曰或謀悉燬浪華七百坊既託焔硝每坊二家將以今夕發言畢下鎖鑰去妾僅破戶而出虛實未判然不敢不告比隣聞之大駭曰蓋浪士謀也我坊無士人唯廣瀨公而已須問之又曰是恐嚇其毋欲偷資財也閭坊皆聚議論鼎沸既其子歸乃令街卒鞫之果詐也

比解散既曙〇今日阿娟來

十四日

春波來〇昨日室氏曰妾過大津屋店約買袴矣辰牌遣仁也促店人至乃買故袴直金三步又錢百文余怪其貴店人曰昨年來諸國士人多出都下故百物皆昂貴而袴及仍〔刀〕劍為最〇平兵來命修書函十七八〇已上牌地大震〇宗助來示江戶新聞紙數則或曰四月二十七日大監察岡部駿州過岡崎為浪士所狙擊其暫御某善鬪浪士多傷某遂死之駿

州来間而逃得免又曰京師將召譜代諸侯十萬石
以上二十餘名又曰本月四日令下曰方就英舶論
曲直彼若不服將以今夕開兵端諸侯宜鳩卒伍而
備不虞然其牒以翌五日晚始發是今日急務生死
之間不容髮者而梟綫如是初悟官吏外號攘夷内
仍舊通夷矣至初八日聞閣老小笠原侯將就贈為
被島津氏殺者妻子出贖金若干矣又聞幕府奉叡
慮既下本月初十日拒絶外夷之令於西諸侯此地
一橋公將以初九日自京師至而不肯延一日直以

八日出贖金如不受公指揮者竊謂彼受我金不必
開兵端也然諸侯若浪士聞此必不悦或將醸内訌
是可深憂矣又曰金川以北人家以兵端將開一語
蒼黄遷避皆荷擔而立戍兵既悉列然官無撻伐之
形勢人或疑之又曰鑄錢件本當受朝旨而近年幕
吏以其私莽鑄悪錢主上方令上卿頭弁諸官議之
云云宗助曰今日將發陸使○哉與南陵兄以下東
一通畢攜到宗助氏屬焉○喜樂来乃訖與東方元
吉東（内乞其文 戟詩二首）追○在宗助氏二條公舍人稟来出

刺求見主人主人頗有難色曰京師方多故其述何
等事件使我進退惟谷亦未可測也余曰君且面之
而報我既宗助来曰府内尚有出入二條公門者舊
周旋濱市富件（即俗聚枝閣數千萬定直金若干銀 若干賣之買者記其名於閣而授賣
者賣者悉聚閣客之大桶其蓋鑿一孔下錐刺之數 十次每次有名號獲者取數百千金次者數十百
金而餘金皆歸賣者賣者首 之上官而私其贏所謂富也）獻後富廢故曰公舍人
欲復之舍人故假公旨曰我主夙崇信貴地称原神
欲常供粢盛然以途遠不果聞每歳濱市大發往時
有富場今廢矣我主欲復其初而以富場所上贏金

充粢盛料不唯我主得遂素志候〔侯〕家亦不無裨益也
然此等件藩各有法或不許之也故竊就吾子謀之
侯家果許之乎我將專价報之果不許之乎我將已
吾子以為何如稟答曰稟生長此地未曾識府内事
情將私與彼地諸吏謀而報公客悦去敢告○册山
使人来乞詩正○遺仁也於大丸店曰明日請使舍
人来○未下牌此條瀬兵衛舍人来告既候於肥後
橋下乃往入舟贈菓子一筐二婦人在焉瀬兵衛曰
藍田期而未至青浦招而以病辭謂先生必苦無伴

二美即我所識偶過岍上故要入為伴矣溯至浪華橋下杙而止雲收風絕炎甚移棹江山亭下買有瀨兵衛舍人望三十石舟下者曰村田公在焉瀨兵衛大呼一客出而入我舟瀨兵衛指余曰所謂旭莊先生也客曰梟即村田四郎左衛門子次郎三郎也與青木研藏善聞先生名久矣余問京師江戶近事村田曰浪士責酒井侯邸酒井左衛門尉互有死傷然不知何故余曰聞請川八郎者出羽酒田產即酒井侯之邑初傳八郎為其黨所殺既而傳酒井侯歷殺之則其

欲復讐亦未可知也余欲問京師事情然瀨兵衛慎密不喜語時事故止藍田至復移於橋下四過游舟充塞絃鼓齊起忽有鬭水中者其黨互相助終至十二三人既有解之者皆集舟別一舟移於我隣三人猶有餘怒擧投水欲赴歃舟曰彼自稱士人欲斬我須俠彼知浪華人技俩也衆挽之回村田曰京師大昨夜復殺人此地亦多鬭爭何殺氣之旺也余賦贈瀨兵衛一律大年違會晤雙鬢益添絲舊雨相逢處陰霖偶霽時切名拋夙志諷詠引新思避熱孤舸哀素娥能侑卮日沒雲浮少焉全晴月波晃燿風意

殊涼戌下牌至舍南出口秀民來不值口今日遣秀三於徹雲氏問前日所屬裝潢師何以不來乎遂過三井店詰其不來之故

文久三年癸亥

五月十五日

平兵來○辰牌携仁也出過春草户外會其偶出引
余入問我徙池田之故余曰避鬧也訪兵衛不在訪
漸之進曰兵衛方將北上也話時事久之去授刺森
林氏舍人出訪玉江兒病曰既痊余曰我移池田後
餘人消息來往件一委託兄願莫憚煩荅曰諾訪棠
陰不在既出户會其自外歸余問修硯函賃曰家弟
不在、（異）日奉報訪金城病困衰甚見余泣其妻在側褁

余不知所荅唯曰病有進退今進既極行將退也偶
正也跡至曰有客速歸歸路叩玉江户其妻應余曰
金城翁大漸敢告初問正也客何人曰盆士人也余
怪之既歸見則箕屋仁造率安兵衛等五六人來也
仁造曰今日唯送登時必用之具而如席及甕桶重
大物一切舟送可舟路方塞經三月始通如夏日所
用物雖重大不得不荷擔也余曰急用莫若席也仁
造曰且借宅主植久氏故席可彼方在劇塲某執謀
之乃斂之令室氏秀三點撿雜具収之筐籠又令平
兵修破筐八九既謂仁造曰明日以往我預分定其
宜荷擔與宜運漕之物而後報吾子請莫先報而來
逼促我也仁藏曰諾去安兵衛等藁苞諸筐至未牌
畢○宗助致南陔兄四月二十六日東青村五月二
日東孝也四月十五日十九日二十八日三柬皆平
次郎便田音也兄曰長崎地方一時騷擾然既安堵
或傳外夷拒絶件延期到六月二日矣如本地茶蠟
方給（絡）繹赴彼地云卿曰我屢不在外冦而在内訌信
也青村曰鶴陽報久留米侯一日與燃和泉語即椊

發心疾國人疑和泉彼使野孤故然捕之下獄及其
黨二十餘人既大夫某被幽因大夫素與和泉不善
同時得罪莫知其故者或疑和泉等主（首）唱勤王之說
侯從之今攘夷件小弛其國是將變也小倉侯忽發
心疾手戮大夫國大亂中津人或在長崎爲夷人所
蹴殺彼欲出贖金筑前人勸中津人莫聽中津執政
奥平某宣窮洋學者不憚攘夷之說有志士十餘人
赴京師訴之中津侯（在京師）方大夫被幽云孝也曰蒙屬金
百兩既訖行德元遂約収息八朱如本券藏兒筐中

今寫其辭送上日者賜書數幅不唯拱璧今送呈拙書九幅乞正兒書極拙視仁也書似既勝兒羞殺山陰茶葉倩魚長焙之既託中津舩矢梅僕既近唯恐失薰馥也中村佐一左衛門所送金十三兩既就南陔公取之以附司計兒島長平年今送上長年證券請致之中村生大人規吉田子之東與雨窓披視雨悉曰似無率直觸忌諱處兒將明日趨府致之承大人所留即淨公遺書史記歷史綱鑑二部以我假於塾生故破損殊甚令兒別買二書償之兒將令河茂呈

二書乞覽願擇取善本與河茂東祈轉致云云孝也東中有龜谷行藏東報將歸鄉也又送余所屬縮遠樓(余山陰樓名)記文草稿○孝也送金百匹於秀三曰聞足下事家翁能竭其力故呈筆墨資金百匹云云○遣仁也報金城件秀民秀民來余曰兄往診若有急變請報我秀民聞青村所報曰聞我小倉既費金二十萬兩想久留米亦然度支罄竭君卿茫然不知所措故昏迷致此紛紜也○午後訪宗助曰某移池田之前願數日借公宮宗助曰方奉寡君命製楮幣滿室狼藉無容趾處余曰某別有處置不須係念○徹雲所薦裝潢師來不値○遣仁也河茂氏致孝也東

十六日

仁造來曰借席件植久既許矣余曰吾子數日後願挈舟來答曰諾○森良藏來謝契濶贈加壽天伊良(寒具名)○孫七東曰今在谷口氏脚夫報萩人放礮夷舩事先生既聞之乎余曰未○安兵衛等來如昨日東了現良平曰向者仁造竊謂我曰亢重大器具兩肩騎擔者其債論勞逸而不論輕重莫若重之夫一

肩之任二十貫前後而騎擔之任二十六七貫而已乃從之既安兵衛以騎擔過重欲拔貴其債曰騎擔不過十六七貫也頗與仁造說異我答曰運漕件既委仁造非我所關知吾子須就仁造論債貴賤也請以我言告仁造云云○遣秀三於安在大七氏曰某將移于池田令郎明日以往請休業遂到因州脚夫泉六民問中村直樞猶留京師守到從江(屋)橋南折道修衛問中村吉兵衛既開新壂守返曰直樞既歸鳥取中村氏新壂既開吉兵衛未然不識去○渥美雲

齋來促詩正且話時事乃遣秀三就宗助問萩人件即脚夫界紀所報劄子曰本月十日申牌夷舩一隻來將泊赤關萩人使人述外夷拒絶今既下事即夜放礟夷舩遁去○昨日使兵次郎招浪華橋北畔鶴工今日來乃命修破鶴定償金二百匹○申下牌室氏至大丸店屬縫蚊蝒及綿衾事仁也從遂訪吉喜氏戌上牌未歸將令秀三迎之偶婦小兵衛送至室氏曰孫七君命舟見送○秀三所追寫瑣事録十二卷毎卷五十負内外今日卒業係本年元日以後者四卷云

十七日

春波來返印○信濃屋吉兵衛來贈潤筆金二歩乃買茶二包○池田役夫兼藏等來如昨○雲齋來取詩卷○徵雲所薦裝潢師吉兵衛來乃屬淺野備州扁額屋代公贈詩及文玄公書十二幅○余以仁也屡違教撲之將逐之室氏以今日當余誕辰許赦之○藍田使人來乞詩正○蓉庵來曰久留米大夫某在京師聞牧和泉等下獄謂侯必得獻議如中川侯也乃以金六十五兩買赤關船期三日傳小倉岸而去既聞萩侯亦姿人請赦和泉等○使正也召李平妻申下牌至貼蜈左右額上及肚門畢語曰昨夜半有叩我戸者招拙夫曰某南江戸濠某氏舍人也今夕主人納凉戸外未入浪士五人來請借金二百兩乃辭以貧唯附金一兩二步錢八千文去謂盜也非浪士也竊尾之覘其所歸二三町賊悟我在後竊拔刀乃自橋欄投舟中幸遇相識者得免然遭角觸胸傷頗來療○使秀三返莊次郎爐緣遂問金城病返曰金城太昨日來乞内藤數馬治頗愈○六七日來牢晴炎勝三伏夜不能眠皆曰梅候如是生來未有○半次郎來○夜兵次郎來

十八日

遣仁也於欽哉氏招之遂到雑喉場買肴○孫七使二夫來乃點撿大小家具分當舟送物置之南舍午時夫歸食乃託贈孫七煉白酒魚鹽硝子杯日田窯太茶壺古章魚壺及壓蔬石三箇○荆石使半嶺來致畫且束謝梟綫之故先是半嶺乞字今日謝以銀

若干余曰願返呈尊翁○河茂來乃謀買史記歷史綱鑑河茂曰二書精好故本則直金四兩粗惡新本則減金二歩余曰吾子請東報之兒孝容年中村八十八爲裝潢祝枝山書今日託之河茂曰須限金二歩而絹裝也既河茂送寄孝也來○有來賣南都紅花墨者曰某爲主家製墨百面贏一以充飲料故直賤秀三以金一歩一朱買十笏○池田人來如昨○後藤氏門人高智人植松叢次郎携廣瀨蔡藏東來見取書（先是乞字）○春波來○晚坐涼棚東北見火氣急

鐘四起橋上屐聲如雷然終不見火光而滅○正也好游水邊誡之○今日有過户外者呼曰百年來曆皆有矣乃買文化四年丁卯曆先視余生五月十七日即戊〔戌〕午也是歲元日癸卯五月朔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辛酉南至月建大七小五三百五十五日也

十九日

孫七使小兵衛來謝○欽哉來視痔曰客年截瘤不絶其根故復發也今再截恐不止矣然天方熱創恐不速治若倒容小刀於瘤口竪決之創淺而疼減何如余曰善欽哉曰今日無決瘤之具請俟他日○池田人來如昨○五年前寺川一次從在越前勝山余以其有暇輙眠怠惰之極必生疾病作文箴之昨日獲其稿故紙中以授秀三曰吾子頗肖一次須以此爲鑑也且寫示我秀三悦今日見其上楼假寐起而規之○秀三磨紅花墨土沙覺覺惡臭衝鼻世之所謂泥墨者余曰我業文墨而不識墨我過也贈書二幅謝之○秀三曰早既一旬今濕雲蔽天必雨室氏曰必不雨乃約曰言不當者買飣食衆既而秀三買

飣○頭痛甚使仁也買薄荷油抹擦額上及大陽○今日用東雲堂所修故筆粗硬異常洗而視之中心述邦毫唯以唐毫飾其表耳乃遣秀三詰之途過有儀氏取琴玉江氏白鳩氏促畫金城氏問病返日東雲堂將來辭有儀不在金城昨日劇今日安又曰某過墨工古梅園氏示紅花墨誦昨日事主人曰近日多偽我家號而欺人者某竊目輙褫之如此墨一笏直不過錢二十五文而十倍爲欺亦甚公若見其人願代我褫之

二十日

赤關舟子彌四郎來致瓜生恒次郎柬柬曰芳柬至
有送慈姑及胡蘿菔之語然不至拙荊屬令閭陜滐
衣袂願促之令閭寄梶山媪柬既致了余謂秀三曰
我使甲山買慈姑胡蘿菔彼親提就其舡而奪之其
無情一至此哉彌四郎曰某以初六日發赤關後數
日聞夷船過赤關小倉之間萩長府二侯率兵數千
陣海岸我舡發礮二次龜山礮臺亦發二次夷船來
夜遁於日向洋余曰此地盛傳彼此發礮數十赤關

婦女數千奔避近村今知其誕矣○以龍也誕辰攜
賽御靈祠仁也秀三從納銀三戔於祠官請奏樂辨
殿龍也初聞鼓聲大怖牢持余手既秀三負龍也先
去訪秀民約移于池田後以其家為浪華東道訪隼
人告將還池田訪宗助○南隣醫二見周齋互遍贈
遺而未見今日訪之不在其子櫨之助見乃贈書一
紙既歸櫨之助來贈朱肉○中富英次來○大惠來
贈候暑儀乞詩正○白塢來贈鯛味噌且致我所屬
畫○收方紫屋某來問先生池田寓既定乎余曰定

紫屋曰某地方文雅士聞先生或時來住皆欣然遲
之某以大君京師來往之故公事鞅掌不得來迎先
生遂為池田人所先可憾余曰我與金城約方（訪）公而
金城病公平日間暇而近來繁冗我阻雨池田五日
終與土人親而謀移居焉皆非素料疑有宿緣也我
有二兒今為大兒關基業池田後七八年又為次兒
開基業贅境亦未可知也秋涼一遊為異日之謀何
如紫屋曰善○召阿中按摩供赤小豆飯○秀民妻
來贈肉饅及饅頭乃供鮓及善哉饅○徹雲來曰明

日難波新地有茶會願昧爽與九山臨瀨房而陪往
答曰諾○先是為半次郎書千文僅十之一今日倅
來乞續書余所藏沉毅齋等千文數種既送池田余
尤不能諳記使仁也借宗助氏千文返曰無○北舍
附物（附物見前）北隣久保一哲舍之有今日初訪之贈書
一幅以謝使仁也借千文唯有下半而上半乃借
英次氏物書之○夜來屢雨屢止終日不見日涼甚

二十一日

丑下牌與仁也起理髮而食侍徹白出到九山氏其

弟見曰家兄未起請姑俟既九山見曰徹雲囑某爲
先生具飯余辭不可飯畢共出到徹雲氏徹雲及一
人導南行四五町一尢媼自狹巷出謂徹雲曰盍觀
蘭燈乃從入其室僅容膝一客見示二燈檠即喝蘭
檠高可二尺中央阜形幹下有臺左設筒長四寸許
周圍可五寸表皮三重而空中心皮即畜油而揷燈
心心用洋布長二寸皮有小衲所謂扭回者左回心
伸右回心縮其下有太衲陟降之油即盈筒外設玻
瓈管長尺餘右筒太於左筒而短其蓋表平而裏尖

爲角形角端有孔油注焉以小衲塡之而倒阜之油
自衲鏬滴筒二筒之間横管長七八寸右吐左呑客
曰滴而後吐不絶如縷故不煩人力常不涸如燈心
終宵僅一分而足不用復挑比從前萬年燈大省人
力矣既鎖窓闇室而火之用硝子製如茶臺物椷玻
瓈管中央當燈火尖處物半青半白後青而前白火
光不上泄而下萃後蹙而前延其色不太明亮而能
辨物色客曰凡燈若油煙縈室熏眼此燈洋布薄火
成輪形火心虚而不塞光倍當而無煙玻瓈十年用

之如新且全眞鍮製無澀腐之患是所以勝也又曰
某本地産數年住横濱與夷人貿易近日歸矣因出
横濱圖數紙連續者且指且說夷館富商估之夥倡
館妓院之繁華不已客頗甚口一座聳聽顧觀者絡
繹就席乃出到難波新地揚州廬即兎角亭南隣茶
店初入户有數榻客滿藍田介眉等至良久呼曰某
君某君入客脫屐着主家草屐進少間又呼如初如
此三四次而及我輩庭心設磚一條濃苔幽石無風
而凉入茶室壁掛獨立七絶二首側陳石菖數盆綠

葉蘸水中央置紫檀机茶博士烹茶名瓊瑞而進喫
畢出西行一町許路右一家碧梧數株亭亭出屋户
外揭書茶會入焉樹陰有數榻徹雲曰主人名大恒
頗富書畫客以次序就室主人見壁掛伊孚九畫隣
室掛畢沅書聯及明人書進茶名魁者出西南行過
瑞龍寺前更南到人家畫處左有槐氏園中有數舍
東者高敞前有菡萏池主人見供麥茶及火酒始有
肴核蓋三所主人夙相謀料客口腹故所蓋無重複
客皆悅時既近午九山徹雲導到多福店觀其庭上

所新造關帝堂一堂劃爲二區其一牕摸唐様像蔚
不用藺席而用瓦柱聯書皆色非關而松琴不假風
一對余笑曰古人未必勝今人徽雲問何故余曰樹陰
無雨潤草氣不風香是今人句與此孰勝雲曰凝鍊
差勝不識誰句余曰梅墩叟也雲曰果然其一用藺
席掛唐美人圖余曰此蓋秦宜祿妻杜氏也皆不知
其故事堂側新鑿池青萍瀰漫出拔南歌亭將飲九
山忽曰遺刀徽雲曰有藍田在必携追至余曰藍田
不獨來必與生客來既果持刀與客至酬仁也告曰

谷口君在店頭似有違色余怪之曰汝既言守曰未
乃遣見之走返曰踏大人至也余出接宗助就無人
室曰「春波來告曰今日總會所局使人來問旭莊先
生履歷及府内侯所賜爵祿不知其何故某爲先生
所住坊正而未以聞先生新住爲向既以聞如其履
歷爵祿公必熟知願見報某將偶不在家令元兵衛
接之謂使先生聞之必有所慮故竊跡至矣余謝其
厚宗助曰此件吉凶未判蓋浪士方横行故官問處
士履歷也柳先生別有所測乎余曰某與世無關係

不必深憂宗助曰爵祿件宜如何荅余曰公宜荅曰
彼舊日田處士以多病不欲仕官寡君待以賓師受
教也已別不餼廩也宗助曰然言畢走去余復座衆
問其故余謂宗助所言皆曰刻木作吏猶憚對之先
生之情可察藍田曰某且送先生而見春波復飲食
而眠比醒一妓坐側乃與藍田出過心齋橋使仁也
先歸作浴湯到順慶街藍田指路右醫家曰此三井
元壽也且休元壽喜供酒羞鰻鱺炙申下牌歸石原
源之助在室余訪宗助謝其勞宗助曰向者歸見春

波春波曰官問處士不獨先生也春草東畡亦見問
矣先生莫過慮返飲藍田源之助春波亦至黄昏與
藍田出仁也從訪金城病其妻及王山見曰今日差
快出戸與春波逢曰某歸總會所人傳西府尹旨曰
明日巳牌與中屋久七趨府久七即先生宅主也知
係先生事願使谷口君記先生履歷府内侯遇待之
狀示我余曰諾使仁也歸春波要過蜆橋百餘步入
路右一屋春波舊舍人卯兵衛在焉對門茶肆即余
爲書茶字着卯兵衛曰彼扁額既成報余至於茶肆

主人使僕負窺板來觀豎三尺四五寸横三尺盖貼
余書刻之不差毫釐深一分許塗以白漆光澤可鑑
更東北行投一店欲食鷙以休業辭返投大江橋北
畔舟店而食歸叩戶且呼無譬者乃排戶入秀三始
驚曰尊夫人以下皆賽御靈祠某守舍矣余笑曰不
覺外人排戶而入豈謂守舍乎○今日箕屋仁造東
曰某當十九日辭趨而有事務雇莊次郎者為替人
請舟漕件一委伊人秀三曰莊次郎來曰仁藏欲舟
至神崎川借餘人倉而収諸具待秋涼渠通杲與神

寄人謀本年多就田舍而結構者見無虚倉公舟漕
件既宜止○了現東曰聞陸送物粗畢尊夫人不識
何日見臨乎○使秀三返葉次午文○玉江來致畫
不値○池田人來如初○訖徹雲答長谷川桂山東
内包一幅書又屬致蔣潭公扁額跋於裝潢師吉兵衛跋
曰姪範游江戶乞淺公書此預東相報余喜甚既歸
以鍛千裝中辭余固乞扁之古云玉碎勝瓦全信癸
亥夏五雪來山人謙識

二十二日

遺秀三招秀民○訪宗助告春汲旨宗助乃筆記余
履歷曰吾子所問廣瀬謙吉者我豐後日田産兄曰
廣瀬求馬大儒也謙吉三十年前游學上國天保癸
卯游江戶寓寡君邸中因授句讀弘化丙午寡君任
浪華城加番時携至告府尹而留住此地大昨年歸
鄉客臘復來其人善病不欲仕官寡君不縻以爵祿
優待為師而受教未見寡君之先為大村侯所招更
張其庠政而受俸七口云求馬天保中以廣授生徒
故特賜永世帶刀稱姓既沒謙吉長子孝之助為其

義子亦克家（以上和文摘譯大意）既歸春汲來曰將趨府余曰
請過谷口氏而取我履歷○轎工來致轎○秀民來
乃告總會所件秀民曰允吏公然問人之行跡者多
慶事也如罪譴則秘之不用過慮○遠寄秋元氏舍
人來致妙圓寺周邦東東曰客年欲辭趨楊井而不
果所賜七律自曉香氏至不勝感荷聞先生中風不
識輕重何如不腆乾海鼠一筐祈叱存○池田人來
如昨令秀三東了現及良平曰既將先遣妻孥於貴
地偶有公事又延數日舟漕件仁造違初約我欲悉

賣聞異若有良策見投○阿石來贈桃及餅○孫七
來曰某有公事趣府與春波遇爲春波曰以先生故
來乎某曰否別有公事君所謂先生故者何事乎春
波粗語昨日來顛末且曰蓋府尹有意召見先生故
預問其家世也某謂春波必有在先生許故來矣○杏
村來致所屬書且贈羊羹又示京師新聞紙二頁一
則薩摩大夫二階堂式部島津將監連名上書曰寡
君聞英夷以昨年戕島津三郎從者於生麥村殺夷
人二名故帶軍艦來欲獲三郎元不然取贖金金三十

萬兩矣不勝惶悚即捕三郎三郎曰官若欲送我元
於外夷我敢自惜乎唯當與彼接戰而梟元惡也此
件實國家大事祈官熟慮云云尾書四月二十三日
一則本月二十日浪士殺家里新太郎梟示之三條
橋上加木曰伊賊性質佞姦叨稱儒者業開雕賣買
書畫其罪猶小竊通姦吏索名教而頗破正議其罪惟
大既而遠竄久替天誅今復歸其家是自伏罪也故
遂斬戮此梟示以懲餘魁云云二紙皆抄文摘譯大意杏村曰
新太郎既畏禍求事紀藩歸住伊勢其地紀公之邑數日前

還京收拾家具將以携去而被殺惜哉還也余曰先
是屢訛傳新太郎被殺既究其所由出皆怨者之說
蓋春初爲浪士所物色幸免浪士既無意必遠追殺
之然在咫尺則勢不得不殺彼慮豈不及此哉即天
奪其鑑蓋其爲人類盆成括然比池內陶所深矣多
譏不可同日而語然終同罪科亦可悲也生平於余
陽恭陰倨紫山鐵兜等皆不悅余不以爲意少陵所
謂吾獨愛其才者○久保一特來○秀民來余爲誦
孫七言○中下斷春波來曰今日與先生宅主中屋

久七趨府天滿吏人管神佛事者見問廣瀨果僑居
汝肥後島坊乎曰然問廣瀨有移居意乎曰近日將
移池田問數日留乎曰如聞欲以本月尾去問其人
老衰甚乎曰雖屢善病然未至老衰也問其人履歷
何如乃出谷口君所示曰某未識其詳就府內郎監
問之其答即是也吏視畢返之曰今日唯問廣瀨所
住而已如履歷他日或將詳問之二三日後將復召
汝退聞春草翁亦在廳事其坊正與某親善某就問
吏何故問諸先生事乎曰蓋府尹將召見也今日問

答如是先生且俟二三日○夜宗助來乃誦春波言
○今日孫七聞舟漕件曰澀倉夏秋虛而冬塞舟路
三月後果通則果為先生藏諸具馬而待之余曰幸
甚○宗助致青村茶月七日東即我前月二十八日
東回音也○以數日過食服大黃舍利鹽丸暴瀉八
九行蝕委頓

二十三日

去年来眛爽令秀三筆記所口授瑣事録稍能辨別
畫識字義及顛倒余曰此學進之効至此且記且眠

隨言隨問謂既書十四五字而未書二三字不唯忘
我所言誤聞訛聽甚至五問六問故每日丑下牌起
而到平明未畢課者屢矣乃誡之曰二十年來每曉
課少年未嘗一日怠既閲數十百人大抵夜短之時
皆貪眠如桂秋香寺川一次皆善然唯離蓐時屢起
之耳既盥漱操筆肅然醒未見如吾子隨處書隨眠愈
起愈伏如大酩醒者蓋無好學之志有養懶之念所
謂怠勝敬者可畏前日既賦識一次之文而毫不存
於心聞師教如馬耳風豈謂之能敬承古人若學如

寧戚不眠十五年如蘇秦能錐其股以能制眠故皆
顯名後世我雖無似亦能忍眠吾子所面熟睹唯兒
正甫九歲甚嗜眠吾子不上睎我而下比無識小兒
何共不如己者之甚兒仁頗睎吾子慕之則不唯自
誤并誤人之子也若果不能自克不得不割愛而遣
吾子以成我兒矣秀三媿謝乃令之記○室氏攜仁
也赴太丸店取蛟蠏○已牌與正也出龍也眠覺而
啼使阿綾負之追室氏伴至渡邊橋則訪春草問府
尹何故欲見我輩許春草曰昨日府尹曰傳城代松

平豆州君欲聽本地儒者講故呂卿及中井並河二
生也余曰始聞事情而心降矣訪兵衛未自京師歸
訪漸之進話時事漸之進曰水戸公一橋公皆既東
歸以彼地人情不悦攘夷非可以戚沈壓也上若大
君將親往議者謂彼地人數百萬合成一黨將拒天
勅縱大君親往亦猶水戸一橋二公不過附和於彼
而已大君果能湜而不縮彼將怙衆亟之不若令精
忠如轉法輪姉小路二公者佐佑大君臨駿相之地
下攘夷令彼地人不聽直撲滅之也或曰使外諸侯

强大者奉勅臨彼地以其兵盡逐夷賊上策也其餘
發言盈庭未知孰決也偶書林某來曰今朝有自京
師來者曰搢紳某公公為刺客所殺漸之進曰某公姓
名何如書林曰未聞漸之進曰臆度其人余曰疑正
親町三條公也問何故余曰前日池内陶所死其耳
投於三條公門公即日自罷今家里新太郎死其罪
業有以懲餘甦之語則公或與彼輩有關係漸之進
曰三條公朝廷太臣縱雖暴惡無忌憚者敢以兵刃
加之乎是我邦所以勝萬國也疑補閑家臣與家里

等比納東人賄竊擾正議者漸之進示新太郎四五
日前所寄手柬内有僕居處風塵中之語漸之進笑
曰風塵當作泥塗問何故曰聞二十日新太郎首為
風雨所打而墜泥中矣又有聞旭莊死人到貴地請
為我謝之語漸之進曰新太郎亦一才子非有如陶
所姦才佞智而首揭佞姦二字疑怨家所為依常輯
名家詩文以上梓不與焉者或怨之故有業上木之
語比陶所罪案文極拙蓋私怨而假名天誅者余曰
然漸之進示京師新聞紙一卷乃借之歸途過宗助

氏示之曰請寫之而送府内宗助曰今日有府内陸
優既歸裁答南陵見青村孝也東○能登七尾本龍
寺敬天來見乞字乃託與越中屋喜兵衛東（内包與深見元）
（素東輪島漆工終不致飯匱故告之云）○綠塢來不值○大惠使脚夫
來取稿以未批辭○九山來○池田人來如昨至此
家具悉運云○宗助來曰西奉行局公用人加藤孫
七藤野四郎東某曰將傳命登時來於勘太郎廳事
蓋為先生故也余曰君良苦歸請報我○安在太七
東送五色氷糖一筐松魚二筋東曰聞先生將移池

田徵物二種聊以送行豚兒方稍辨字雖遼遼願永
莫遐棄○申上牌宗助來曰某超奉行局寺社與力
古谷源之助見曰府尹將見少尹府尹松平勘太郎
君引見授一劄子曰太鎮命如此卿歸告廣瀨謙吉
明日須來報謙吉所荅言畢某退見高松邸監左座
蓋為藤澤東畡故乃出劄子附余前揭松平左衛門
尉家來廣瀨謙吉十二字（家來者臣也）右謙吉儀（儀猶御者）
城入儒者（城入即入城猶日觀天問字様御者尊可稱我邦不獨至尊雖大將軍亦泛用）
申附旨（可者須也申附命也）御城代松平保豆守殿（殿者尊稱下様一等）

被相違候間（被者如所相違者傳旨也候者助語間者故也）其段（插云此件）可被
申渡候（被申渡者命之也）宗助曰請爲我擬答辭曰（乃）口授曰
某傳尊諭廣瀨謙吉謙吉拜命之辱唯其人近視眼
雖座上衡中常掛眼鏡而後能步故未嘗（曾）到侯公之
門且善病近者欲移居池田以寂莫養生故既悉移
家且奈之何則可敢布腹心（以上卯文略譯大意）既余曰意東
畡亦必以老病辭某且就彼謀之乃遣仁也東之曰
欲謀城入件云云逸曰東畡不在聞其在高松邸乃
遣秀三報之僕出户與東畡遇引之來曰府尹召我

邸監何事乃誦宗助言且示劄子東畡曰某初聽度
事情謂必召見也意以老病辭可令視劄子曰旨曰
違蓋非城代私意即官命也勢恐不可辭余亦爲宗
助所擬東畡曰官旨既重近視眼天之所賦假之爲
辭可如池田件唯先生意不可以爲辭請删之余曰
善東畡曰某將見敎邸監若有所聞相報○眷波來
○青浦來話曰大昨夜姉小路公退朝途爲賊所刺
猶拔劍擊賊賊創而走公歸而斃本朝未嘗有之變
詔諸侯索賊甚急云近日攘夷詔下轉法輪姉小路

二公實贊成之即武元衡裴度也搢紳多受東人之
賂唯二公不受有志之士皆依賴焉賊蓋東人所遣
即李師道客也不識今後主人更用轉法公如憲宗
委任裴度遂成淮西之功乎二公並競王室猶可庶
幾忽弱一个雖我輩局外山林之士不得不悲憤也
唯恐今後更增杞憂○夜訪宗助宗助示高松邸監
東東曰我藩藤澤昌藏（東畡通稱）亦命爲城入儒者某謂
彼必欲以老衰辭然病無辭不識廣瀨君以何辭答
乎顧依樣擬辭某謂此件先報寡君而後答禮也然

時事方亟官或不許遲答敢謀之宗助曰某將送示
先生所口授余曰向者東畡勸删池田件某謀代以
此件將報寡君而後奉答文句何如宗助曰善

二十四日

昧爽谷口氏僕叩户曰宗助將趨府敢告出則宗助
既在舟中就而語余曰公答辭既删移池田件然我
傍無器具殆不能遣日願公以其私就與力親厚者
述我家情宗助曰諾○竹軒來贈襍且語曰姉小路
公遇賊之夜賊闌入轉法輪公第時長土二侯以與

公姻親故発卒護其第與賊闘獲二人云〇大恵使人来取稿〇口授秀三細録家事及時事将以送南陵兄以下〇午時宗助報自府還乃往見之宗助曰府尹按我答辞曰官名廣瀬讓吉唯問其才之有無也豈問眼鏡之有無乎常掛之亦何所妨如後藤春蔵龍鍾既極猶且拜命謙吉雖屡病齢比春蔵猶少宜莫辞為御欲以此件報左衛門尉君而後奉命人臣之義當然須速発郵筒報之也某退語先生家情於古谷源之助曰未奉命之先往池田亦可既奉命宜往此地

近城處〇某謂此件縦報寡君寡君将徒先生所欲別無勸止之意必矣不識先生意何如余曰某有二兄及子姪在唯其所欲之従親戚皆曰可某亦可親戚皆曰不可某亦不可君公若別無旨趣某将令家兄告其意於君公君公直以家兄之意以為己意以下敷可矣既帰述数日来顛末以報兄以下曰吾平日謂大兄中兄既蒙恩旨稱姓帯刀以立一家規模吾獨碌碌無所標著深羞於祖先今此件差足吐氣吾素不喜出入朱門然枉為祖先屈未為病也既又思

我仍御貫而通上則足以榮親戚〇然以府内臣通上則雖進班到廷見終始不免府内二字永無錦衣還郷之期也豈足屈哉願斟酌我意接府未牌封昨日来所裁諸東遣秀三詑宗助〇秀民来〇北渚来曰或傳先生既移居北鄙或傳未也僕以未着為信故候起居聞先生有觀虎詩或曰某欲乞之不識先生肯一揮乎否東尾貼字都宮龍山寺東二三寸曰龍山翁以其集刻成東送一本欄截東中係先生文字乞覧龍山寺東有旭荘先生近况倘然其久缺候問

高明若通消息請善為我謝之語乃答曰拙作待紙至録呈〇玉江来〇與室氏謀以二三日後遂移池田〇黄昏江戸人山崎雄三来求見曰某豊前瀧井産去年識青村先生於江戸有歸後賜書之約或意既到先生許也故奉訪余曰未到雄三曰某今僑居尾街第一坊會所清暇顧過問其職曰隷於單艦奉行測量近海余問城入儒者之班曰官新立此名目恐無知其班者某與西府尹善以我私問之而後相報

二十五日

寅牌蓐食而出仁也從街壓未浮水風殊凉近湊橋見蠟燭三枝遺地上拾之過孫七戸外舍人初開戸余曰歸路相過至南德寺龍潭不在梵僧供飯且換我所屬當藥九一斤問直示藥肆往來簿載直銀十一戔七分既休書齋以過冷借縕袍卧已牌辭至孫七氏主人供酒飯饕甚乃辭比過白塢戸外渴甚乞水主人示西人畫幅十四五午後歸額上疼甚欲貼蜞室氏請親往召李平妻仁也從納先買枇歸移晷不返遣平也促之意室氏在秀民妻許曰直向尾崎

氏仁也歸曰尾寄氏將飯孃欲并留兒見以大人必遣辭矣⊙杏村元兵衛來不值〇呂阿中按摩〇北渚席上所見往友氏舍人作五郎攜北渚東來見乞書觀虎詩即揮灑加扁額書畫各一作五郎贈金三朱葛粽一束去〇申牌復遣正也迎室氏黄昏歸〇今日與孫七約明日移家具於其倉孫七曰舟子多住府内即側賴令部人風買之夜使秀三見宗助屬買舟件

二十六日

卯下牌攜仁也出過肥後橋謂之曰汝須招李平妻曰午後來也訪青浦曰今日將舟送家具孫七氏願助秀三答曰諾訪秀民仁也至乃出訪丹山不在訪東畡其兒見曰家翁出展墓願姑待之東畡歸語曰越傳城代豆州將引見名士六人而波入我輩某謂此地除先生及春草外未聞有先我輩者一人猶難得況六人乎然有其人我未識之恥也欲聞其姓名終不得要領余曰谷口宗助傳府尹言曰中井竹川後藤既奉入城旨當先謁城代也然官務方劇不欲

屢煩城代將待廣瀬藤澤奉旨同時引見而已蓋越訛傳此言也東畡曰京師鳩居堂者家里松嶋（新太郎別）號比陵也報某曰十九日亥牌松嶋未寢或叩戸曰某土佐某氏倅也某氏若松嶋親交請致我主之柬開戸則壯士二人松嶋毋接之客曰先生在家守願謁松嶋見容問公果松嶋先生乎者再答曰然客忽拔刀斫其肩松嶋走向後戸客或之作則亂擊斷其首挈之插扇一柄毋懷而去毋惶愕不解其故走告我矣後視扇即罪案也訪山崎雄三於瓦街會所其

同僚六七人方作沿海地圖猺甲賀某通姓名雄三曰宮講究防海之術先生必有善籌乃展圖觀之蓋攝海全形東西十五里南北十六里（以三十六町爲一里）國圓如盤盤唯南缺一口加田是也西缺一口明石是也官將扼二口設礮臺焉余曰防海不如防川也夫二口狹束潮汐之衝如奔電飛礮縱斫山墳之恐難得堅牢且兩岸相距殆一里夷舶過中間礮丸或不得達一二偶中然舶堅固未必毀傷是徒費賊也不如南至岸和田西至一谷中間十六七里距海半里或

一里築如長城者高七八丈面海處斗絕如斷崖使敵不得攀援屬陸處陵遲可以進退人馬而大和木津無尻安治傳法諸川之尾南北對置礮臺下瞰夷艇川岸相距不過三町夾擊之莫不中者川之廣比海十分一也艇之堅比舶十分一也挾易中之勢而臨易碎之物可不勞而制勝故曰防海不如防川也雄三曰長城亦多費王者當以四海爲一家不可偏學京攝而薄僻遠之地也余曰君誤矣一家之內自有尊卑誰視堂奧等溷廁乎京攝堂奧僻遠溷廁何

則寶鼎所奠數百萬人家之所聚天下貨財之所藏比之山林荒瘠無警寂寞之境其尊卑何若哉以有限貨財欲應無限土地勢不可行故學尊者而薄卑者之謂權也不唯一家一身亦然耳目之與爪髮分有輕重爪髮雖無病長輒截之耳目雖有病百方護之莫敢截之抉之者如僻遠之地棄之亦可夫溷廁任其破壞亦可堂奧不可一日不修補也譬之圍棊獨着意全局輸贏不復彈慮偏局蒙古之來對馬五島筑前諸島皆滅北條時宗不遑救之唯守筑前及博

多一勝向之所設一朝皆復彼識知權也如向之不可偏學京攝之令未可與權者使時宗作於九原謂之何哉雄三曰初聞高論非俗之所窺知也訪此諸使仁也視石寶在否不在到安在大七氏告別已下牌歸○青浦既來待舟子亦來促而孫七氏人未至遣秀三促之○聞島精一郎自京師來訪之府內邸精一郎方與元兵衛等飲一醫通名曰某極恕庵子也精一郎曰以姉小路公故浪士堵集京師事勢將一變不得不歸報寡君也明日將上船又曰為先生

謀莫若栖遲池田近日勢天下義士不直幕府之上
蒙下欺先生一近幕府則清議不與聲名自此損必
矣請斷然莫係意余曰然請為我告君公及我兄而
成我志精一郎曰諾既歸哉與南陵兄青村東○春
庵來乞書標札（標札見前）不值○秀氏妻使人來乞醃梅
○午後復遣仁也於孫七氏促其舍人來至舟子益
遷乃屬宗助雇二力移家具於舟孫七氏人二名至
申上牌畢令秀三上舟護送之黄昏歸報孫七使人
出照目錄撿諸具而收了○林恭仙來告金城益懲

○申下牌李平妻來貽蜞額上及大陽血出一合餘
曰蜱未見如先生多血者○春波來○孫七來別○
召阿中按摩

二十七日

室氏欲明日昧爽赴池田乃截與了現等東將託之
脚夫聞其既發盡也臥明日為明外日（以東明日至池田也）使
秀三發之兵德氏○先是作贈三井元壽書畫三幅
今日藍田東為元壽乞書二紙乃并附之○使仁也
屬寄南陵兄東於精一郎不在乃屬之宗助○徹雲

來曰兒玉庸徹欲明外日招先生以下諸子余曰我
將明外日與家眷去此地然往年既以植木三庵故
違其招請不可再違明夕若明外日昧爽訪貴房而
同赴兒玉氏何如徹雲曰善乃留飯之○使仁也招
李平妻○謂秀三曰吾子須到孫七氏附僱夫償（金百
匹）到龍潭氏償當藥丸償（金六朱錢百文）到日野長氏附傘
直（金二朱錢百文）也○徹雲曰某欲察舟聞金城病遂納涼
且招九山先生請臨乃使秀三買茶船而餅李平妻
到九山氏致菜束曰我二尺舟游浪華橋下願與公

會江山亭○未下牌舟未至皆曰秀三輕率必忘矣
乃遣仁也跡秀三於孫七氏問其故比出戶舟子至
乃上舟仁正從溯到浪華橋使仁也出告江山亭主
曰平甚者來（平甚九山通稱）請留之仁也遂赴春波氏招之
（先是余有春波之約）欲移棹浪華小橋而俟仁也移晷不至徹
雲正也直赴春波氏仁也至余叱曰何遲答曰某到
西照庵出塵者問江山亭是宇塵人答曰不識旁問
江山亭終莫識者余曰衆既不識更問之何益彼地
距此僅二三町何不速來報也而移晷之謂愚物汝

盖問婢婢不問主故不解漢語也然其婢至不識主
家亭名我以此一事卜江山氏之衰矣既徹雲正也
返曰春波不在下到舍北使仁正勸其母入舟室氏
以未浴辭且曰秀三悉遺所隋金錢而出徹雲曰恐
出猝余曰秀三非負我者唯輕率遺之也途中忍蒼
黄失措下至江涯橋出問金城病其妻見曰彌留逆
舟復溯至舍北又勸室氏以秀三故辭余畏過冷取
給衣着之使仁正陸行報春波到浪華橋南畔春波
来仁正曰春翁有病免輩強要之矣地正終不肯移

桿北岸艤有店買鰶肉而食又艤南涯網旁店買鯉
鱠及美游舟雲合皷笛喧譟皆曰猶昇平氣象徹雲
曰江山亭以酒有直貴為客所厭棄門外設雀羅余
曰果然雨下牌徹雲去春波逐至○秀三見曰果逢
中覺遺金錢於机上賴囊中未罄悉償諸家債獨孫
七不受曰吾殺我舍人而已敢受償乎

二十八日

喜樂来乞字○遣秀三視武富元七在否○已上牌
携仁也出訪春草春華曰昨日未牌入城謁城代吉

田侯侯曰今日既昕明日請来講令景及中井並河
分講大學論孟又曰入城旨出大君擗所召諸子才
辨誰優皆曰廣瀨謙吉也侯因問公之為人余曰放
尤拙講公華諒推母乃令人困也平出秀三立戸外
曰元七在家乃訪漸之進漸之進慷慨述時事。余曰
浪士策將安出漸之進曰。與強諸侯謀奉鸞輿及大
君東征違詔者上策也以詔集諸侯精忠者於京師
暴白幕吏通夷罪狀於天下忠策也上不行忠不行
積為幕府勢其羽翼而就捕執下策也非經三四旬

不知其出何策也又曰大炊及部監將自京師歸而
有姉公之變故觀望時勢未歸矣訪玉江約明朝赴
徹雲氏遇喜樂為曰將游界乃屬傳語桂園促其畫
到元七氏其妻見曰拙夫遷公偶有祗郎之急召不
得已去矣贐菓子一筐歸路後訪玉江不在訪森林
安太來告移居池田訪宗助宗助亦京師赤松某東
曰二十六日昧爽會津兵卒五十人圍草真守故宅
今屬薩邸者捕士二人僕一人而附府尹不識何故
意事忍從此起也故報○宗助来不值○久保一哲

來乃點撿，附物（所物見前）返之○街卒以中座久之旨来
取宅質金二歩二朱○午後使仁也往視李平妻在
否返曰在乃携正也往貼拱額上太陽及耳根血出
殆半合李平曰公觀本月十一日浪士江戸新兩替
坊揭示帋曰未乃觀之鈔文數千言大意曰閣九井
上河内守松平豊前守通外夷納三十萬金於虜將
而請和大賂青史之恥水戸一橋二中納言不能纘
述其父之忠志既奉攘夷聖旨以滿朝無忠義之士志
不能罰身撃譴為辭廢格不待其臣奏敢諫者實不

知人間有羞惡之事者閣九等唯以筆舌鼓舞士氣
曰汝輩須奮厲竭忠國事莫貽千秋之笑也汝試自
顧果能奮厲乎果能竭忠國事乎果能莫貽千秋之
笑乎汝不自顧而勸餘人是以汝小人之心待天下
之士也我皇國之士性秉忠義豈俟汝輩同犬羊者
勸諭而後奮厲守天下精忠諸侯行將擧義兵擒鑒
夷虜我亦將鳩有志之士臓水户中納言以下醜族
而食其肉肆其骨我聞汝輩所置不禁悲憤故粗揭
白其罪状以告天下名尾書天下忠士嶋九郎秋龍

李平未寫畢乃約使谷口氏舍人來借李平曰諾顧
返原稿於船街橋西畔表卯氏既歸遣秀三告之宗
助既宗助寫貸之○一搭及街卒日公初使吉喜氏
人洒掃此宅時我貸鍵及鑰璽返之余及室氏出必
留一人守舍未曾下鎖鑰也初聞此宅有鍵鑰問吾
子按何人乎曰吉喜氏人乃使秀三問春波春波曰
不知秀三遂赴吉喜氏迎問長兵衛以下皆曰不知
孫七曰猶有一人今不在明日問之○申下牌携正
也出訪英次告別訪拙齋不在訪小泉亦不在其妻

見供茶菓晷至泰仙氏使正也視青浦在否不在過
船平店夕食歸仁也出迎不值○夜訪宗助余曰明
日家人若託我轎請受之待明外日我棄去宗助曰
諾余曰前日公所示江戸人東有本月十日既納金
英船而請和彼許之閣老下教曰今後無復兵戈之
事須安堵也至十四日又令日若有非常之變將鳴
鼓登時須鳩卒守衛人皆怪及覆無常之語果謂是
卽秋龍揭示也夫以一紙故使八百萬人騷然（時幕吏狩）
都下八百萬人閣老技倆可想且不外防夷虜而内防黔庶

奈國體何。京師人東中有姉小路公既遇賊詔令諸
侯兵守護九門之語某謂是即幕府使諸侯守護也
決非詔也幕吏恐主上交通浪士故託守護而嚴出
入也京師人猶謂諸侯恭順立應勅旨乎是未知時
勢也宗助曰然〇今日使秀三束了硯等曰前日書
有旭荘室以二十九日發之語然家事未了將更延
一日敢告又東橋又曰前書促誇猶未至此束到請
即時發之〇使秀三屬寄鐵兜東旅李平（東中包書一幅小箋二紙）

二十九日

謂室氏曰今日我及仁也赴徹雲氏卿携子女及秀
三挨宕龍潭氏〇卯上牌携仁也秀三出宗助父子
立其卯門外以俟就而別焉至徹雲氏謂仁也曰汝
與秀三返待池田人來取行裝而壊以下赴南德寺
東報我徹雲曰昨日秀民未俟久之〇龍潭未聞室
民將相訪曰某不在尊夫人必不安乃使余東仁也
曰潭公跡我於訾得寺曰尊夫人莫以我不在忽忽
去請留待我歸也汝須白此意於壊使徹雲門生大
和人某往致東既爲作書畫各一幅謝之〇東壕人

昆布屋伊兵衛來訪主人因相見乞字〇玉江來謝
違約曰今朝有事不得出矣〇午後兒玉廉藏屢使
人來促然以午熱方酷辭未下牌徹雲導余及龍潭
玉江出使人報藪長水〻之〻生長壕橋西畔長水
即出從至兒玉氏（在浪華橋街座坊北折處）傾逢中迎者給繹相
望余曰主人卞急可想既坐主人及俗客數人見其
一通姓名曰森儀助去年赤関所見高松骨董師某
從一老人至徹雲曰老人姓瀬名雪翁係豫西條人
年九十三次書名余問西條人物及三四十年前諸

儒一切不識蓋一田舍漢唯以其年老人勸習書其
實設字碑所謂穎仙劣才鬼者主人引余以下予別
室曰且觀我技稱一人素怕色頸而横臥主人以鐵
鍼刺其眼白黒之際問疼乎曰不疼抜鍼一人以硝
子製形似鳥頸者吸之良久紫白色膿盈其底乃倒
之以傳觀坐者膿極臭患者忽稱眼見乃扶去主人
曰彼郡山人家世䑛仕五六年來失明某療之既數
句諸惡症皆退唯惡膿不除必爲再發之因故鍼
絶其根矣返座主人以不善飲自入庖中割烹使數

婦倚容洞艶甚側有錦魚池小橋横架余獨敷席其上坐為主人蓋鰻鱺炙曰郡山士人以初能辨物色自賀呈此賜書一幅日晷移席屋背涼棚皆作書畫余既為士人書俗客及諸婦圍繞苦請不已遂到黄昏枝葉仁也来致秀三束東曰蒙命與中村直槌尊東既属曰洲脚太矣藤澤翁来曰緋別林春仙使人来贈茶一包菓子一筐尊夫人贈饅頭拳於南隣南隣老媼来謝贈菓子孫七来別鍵鑰竟不獲乃傳先生旨街卒曰請買二物截將償其直池田擔夫五名

来致説明寺主東曰空轎償四百五十文人衆之償二貫文某謂差一貫五百五十文不若附空轎也竹軒舎人来致其東及金二朱今日檢南舎猶遺味噌桶二自悔前日輕卒目不及此將赴南徳寺途過孫七氏属收此也谷口子送示新聞紙即附郎君矣仁也曰孃既携正龍阿綾赴南徳寺蓋路訪孫七也龍潭閣之先去棚有上下待日後坐于上層西北見白氣數道如匹練長亘半天余曰不出三月京師必有非常之變盖田東徹雲以其室疾辭今日招主人招

秀民亦不至酉下降辭返徹雲氏主人使僕送贈紅鬣魚鮓○宗助所示新聞紙即本月二十六日閣老援對州侯教也曰聞外夷既承我援夷之期直拯朝鮮結屋盧為鄉以其啓蟲之国欲發援兵破外夷根據以觀武威令彼服從然以兵食未足姦乞米官諒之特恩每年賜米三萬石將三次致之鄉須立守戰之策耀国威於海外也兵食既足而不見其効官將有所處置鄉又欲借軍艦器械然現無游閑待缺器械且姑俟之如鄉國務宜將指揮照宜與松平大膳

大夫謀也余謂徹雲曰總夷期在本月十日官深戒中外莫使夷泄聞而對州距江戸殆四百里（以三十六町為一里）朝鮮又距對州五十里夷既抵朝鮮可怪朝鮮之說復到京師奚可怪江戸到朝鮮朝鮮到京師往返程計七百五十餘里而初十至念六中間十五日非一日以五十里為課不能通也置郵傳命恐不如是速矣其誣罔可不待辨而知官豈不知哉疑官竊送米外夷而假名對州而已夫以江戸之富横濱之通猶且不能下拒絶之令而欲使僻遠孤島兵食未足

者耀武威於海外多見其不知算也
晦
昧爽藍田来訪贈芋饈余欲送到其家辭以其妻病
復劇即去○廉蔵贈鰻鱺炙乃東謝之郡山使人来
見曰昨日賜書一幅既為人所奪願更一揮廉蔵亦
東徹雲請之乃許之昨日行酒發婦及森儀助等来
亦各引士人例請書不許唯押印昨日所作書畫附
之○東九山曰僕今夕猶宿此地欲辨趨何如陳属發婦
○與徹雲約吾一夕之宿謝以半截書一幅今日初

書○橋本桂園東送我所属畫絹乃答謝○先是作
吉川龍太所乞書三幅今日又批其詩稿二巻并属
徹雲致之○午前九山使人来迎與徹雲赴台仁也
従贈鰻鱺炙主人供飯楼上金城義子嶋玉山東余
及徹雲藍田曰今曉寅牌家翁没將以明日未牌葬
梅田敬計金城姓嶋名鈺字子玉金城其別號仍為
通称其父曰春岳以畫鳴一時金城其遺腹子也自
幼寒窶為酒保欲継先志業暇刻苦習畫終成一家
亟潤蒼秀称為南宗能品與田小虎齋名玉江緑塢
白塢皆其弟子也十六七年前曰玉江見余受教爾
後每余勝游未嘗不随詳載瑣事録不復贅其為人
也沉静謹慎終身不疾言遽色不與人較短長同社
皆推居子浪華儒醫畫人乾余問學者前後數百人
其平平者不待論也或有一二成名得意者輙自視
太高待我如友不復執弟子之禮唯金城及藍田秀
民每佳節贈賀儀不廢其初攜金城每余漫游不在
家或帰卿陽居亦未嘗廢也其声愈揚行愈卑遜衆
譽歸之晩節乞畫者日多絹紙山積余以其終日揮

灑不已恐欝釀病强勧出游跋渉習勞將共游河内
偶疾作遂至不諱歳五十三十一吟社葬喪聞宮小
一五十川金雪等而金城尤為人所悦惜悲夫九山
曰杲欲明日買舟弔金城氏願陪余曰幸也熱甚下
就倉間之茶室假寐申牌主人設酒別室春耕丹山
至互話時事日没上楼尖如初酉牌辭帰徹雲氏宿
六月朔
令徹雲東藍田曰与九山謀將上舟送金城之葬請
来○夜来風意頗涼卯牌初雨忽止息下熱甚○午

時藍田來九山使人來報舟既艤乃出仁也從舟左
長壕橋下流許有二糞船皆掩鼻過九山坐艙余曰
何不擇繫舟之地舟子曰水淺不得近涯故爾舟子
入水推舟如推車入於東壕始用棹初欲下蜆川直
抵金城氏舟子以川淺難之衆不可僅數百步膠而
留衆曰返棹舟子慍下裏川到大村印前出將訪綠
塢未到其門數十步見白衣裹者數人來問金城翁
葬乎答曰然乃蒼黃却走入街端人家着袴袘既過
疾走及竹軒氏門内玉山綠塢玉江秀氏青浦等見

僧誦經畢乃散遂至玉山氏（即金城氏）弔致賻金二朱主
人供膳金城母見無戚容余心非之九山等追至余
欲遂赴池田九山等以日晏難之余曰我怯暑行不
怯夜行綠塢曰請過我家束裝藍田九山徹雲秀氏
送到綠塢氏秀氏獨留助束裝曰金城先母欲火葬
其門人諱之不可令養仙諭之亦不聽皆切齒曰旭
翁若在此座必面折此嫗而止火葬矣然不知先生
所在終從先母之識余嘆（數）曰朋友死我未曾許其火
葬小竹聞題之曰識豪傑士也柴六郎常曰萬一先
生客死浪華不幸也然亦有二幸一則得一篇好
墓誌一則免火葬後先生而死則二者皆難得也金
城多好門人我謂其不敢火葬勿論也故不柬玉江
綠塢等而問葬禄豈圖其先母卯見至此于養仙屢
言金城若不起即彼惡婆呵殺之也實然託裝二包
於綠塢妻曰明日請屬脚夫申下牌上途秀氏送至
街口入竹軒氏門臭煙自荼毘所屋瓦罅沸騰知是
金城也不堪皺鼻訪竹軒座側有木器新函竹軒遽
收之曰斂金城翁顱骨之器莫令先生見余聞之益

悲恨治感憂疾乞蝋燭出東風迅烈單衣怯冷過三
國渡日沒囘上牌至服部菅祠拔南店不唯昇湫臭
穢可憎婢袒裼出膳直附飯還於客所羞飣羹及飯
皆冷且腐乃召主婦責之曰汝試啖之主婦稱不能
啖余詈曰汝以不能啖物待客而收三百錢何道理
我非惜三百錢而言也投錢六百文將去主婦頓首
謝過乃止〇大風撼屋

二日

丑牌起館人募食上途東北風急紙燈屢欲滅余謂

甚雨將至走而不憩此過遠根山大初明卯下牌入
池田至綿茂氏側途南斯取生路四五下至新房○
堂氏曰妾大昨日昧爽發南德寺潭公送到野里源
遂過神爵取生路下祁傳此地了現師供飯于高橋
子來經紀諸務矣○風益急雲益合雨大降終日不
已○使秀三報了現以下近曰獨良平不在前日某
所發東到良平氏其母不識字留之不示了現由信
於是二子以祁東旨謁尊夫人云十九日必至也共
携酒者來候云余曰吾子毋乃速書了現由信良平

三名字曰然余曰是所以誤事也我從來畢書了現
名而傍註公不在請示之由信良平是良平客户也
在否無常致東有當勞唯問途遠近而不問主在否
我慮及此吾子慮不及此一事可以推百事是筆之
件即無字之書也須留意○秀三曰如聞攘夷件終
止不行先生所見何如余曰我以天象占之必行也
何則近來雲將合必為東風所吹散旱既二旬至此
雲興風鬬三四日終克而過風降沛澤雲自西興西
者京師象也風自東（東来）者江都象也京師本意以澤夷

互市後物價飛騰萬民皆困下拒絕令江都癈格毫
莫顧庶民困苦唯營其私豈能久乎天象照遂難側
其三四日或當三四旬或當三四月三四年亦未可
識也然終之雲能克風而降甘霖必矣○由信高垣
太兵衛來訪余曰此宅漏甚而未補之是宅主食言
也且約借東倉而借西倉亦違約也由信曰宅主屢
欲修繕某以先生來期未定大之明日將從之聞東
倉畀溫所藏器物多腐聞先生將藏書故借西倉非
宅主違約也○綠鳩所送裝二包至○雇北隣女按

摩阿三

三日

頭痛齒疼諸惡症作廢務而臥○朝來微雨既止雲
未散熱甚○了現來○申牌携仁正出西行百餘步
渡小石橋祠道一條劃秧田而通石燈夾道對峙楊
書吳服祠其後有丹塗木華表又二百步入祠境祠
額大爵後二字小祠四周丸木又匝其外險森晝晦
近到石橋正也去訪由信乞診余曰某病症暑時屢
發雖今日如此明日未必然也姑與藥以視病所起

歸路訪了現使仁也見僑夫章吉曰明日請共一人來曰諾○由佶送飭○頭痛甚令室氏令水濕巾以壓額上及兩顴○以阿三甚口屬由佶別雇按摩師今夕以皆不在復使阿三來

四日

昧爽携仁也謁吳服祠（以後爲不必記）課　諸其井水煎茶汲歸○章吉與一力來使秀三携之赴訖明寺取諸家具日夕始畢○頭痛齒疼如昨○由佶使隣村人龍平來按摩自請爲學僕余曰且與高橋公謀○裁與

谷口宗助吉田屋孫七及吟社諸子（玉江綠嶋秀民九山藍田徽雲）龍潭東又送昭陽先生贈序及旭莊扁額於徽雲扁附裝潢師吉兵衛合封諸東表書宗助名畢屬了現待明日兵德氏脚夫來附之既而以脚夫未牌初到故託相場飛脚者（明日昧爽發）○與室氏定贈諸家物○申牌携仁也往了現氏贈產物（五色氷糖一蓮圖扇一柄墨條欵一片）遂往由佶氏贈四物（蠻橘襲煙盒菓子一筵墨一筋界尺一枚）一由佶導訪吳服屋某謝其有潛僑居件黄昏歸置禰祠道納涼由佶去室氏與兒女至以過冷歸臥

五日

寅牌携仁也謁祠祠門未開○卯下牌携仁也至由佶氏由佶曰山川先人（莊左衛門父）本地望族也先生且訪之乃使其門人報之辭曰今日有事他日將請臨乃借由佶子理吉令之導訪仁造（其家在良平氏東南數百步外）訪良平不在其母見贈三物（菓子一篋及界尺墨）訪丹波屋松次郎不在其妻見贈玉江畫扇訪茶壺屋伊助（號曉李）贈二物（藍田畫扇及雲丹）訪太兵衛贈二物（鯛味噌一桶團扇一柄）主人曰伊丹富商山口某作倉竪十二間横十間將以令

日落成大昨日卯牌上棟忽倒匠父子二人即死二人重創將死十四人或折手足或傷肩背將絶死凡創者三十七八人亦一時奇變傳其地舊他人之有先生將結廬遭譴下獄乃賣于人後主將構屋忽死今主又如此某聞匠言曰本日丑牌集于倉所見陰火二團究轉地上久之滅方上棟忽地鳴如牛吼而倒蓋物祟也先生謂何余曰疑古墳墓也將訪本養寺等以朝未下利數行腹有餘痛不果歸○與秀三仁也點檢書笥○新居門內左有二子舍其一匠居

爲昨日宅主使之來修倉鎖鑰今日復來斬北扉廣之文削扉障軋不進退者○以新居故贈燧木比隣十二家○晩室氏携兒女訪了現由信二家○今日主旺

六日

檢書如昨○疾甚屬由信雇按摩師○臣來如昨○申牌由信來話曰今日晤伊丹人曰山口氏祖父謀作倉藏以往歳鑿溝時其地見有二石槨匠之不聽將經始而主人暴卒居十年其子欲必成父志始築

石垣喀血而死居三四年其妻集族曰我夫爲是死我子復爲是死未亡人欠存便為不若繼成我夫我子之志而斃也衆惡諱不可鳩材會夫而痛作并其幼子死去居七八年今主人即義子也曰我義祖父母義父皆爲是死我若不繼成其志非夫也宗族親故皆諱乃曰鬼神若有靈亦必知我所爲而非諸君之意矣止我身亡矣夫孝者以繼述爲先我義子也無故承素封之家非義也於是用匠及役夫三倍常籌又三倍有半焉債曰努力速落成造鬼神未能病我也即日喀血數升衆請止曰獨斷行之鬼神避之且彼有靈我父祖獨無靈乎既而痊忽有棟墮之變本日死者二人創者三十八人然以十八人告官翌日死者二人翌日死者五人其十八人者蓋將皆死而主人志益壯曰我既分一死不能中道廢也將更用募遠近匠夫五倍其數速落成之隣里鄉黨強勸待創者皆痊而後復從事始許之其家災害相續而家道日豐富甲數村亦奇又曰姉小路公之賊即四辻公及某公欲奪其議奏（官名出納王命者）竊屬薩摩浪士也

四辻公某公既剝官位附吏將賜死也而浪士先自殺云欲飯由信固辭去

七日

檢書如昨○玉江六日回音至送介眉畫○疾甚招由信乞診既去遣正已取藥（硝石茯苓末）○屬由信召按摩師○暮置榻門内納涼龍平偶來按摩肩背○由信送西瓜中心未紅酸味戟舌○未晡後雲合雷鬧然而不潤地蓋甚終夜見電

八日

掞書如昨○由信送示山川丸人東東曰廣先生若見臨早晩唯命救瘧熱甚午前猶凉敢告乃遣仁也於由信氏以頭痛方劑辭且取藥○了現來○午後浮雨而止熱殆不可禁申牌置榻祠道看書往來者或謦折或怪聚觀余厭之乃歸也○夜由信使人來謝不能趨詣○齒眼俱疼終夕不眠

九日

曉來涼如深秋至午酷熱異常○令彦三改寫藏書目錄○寺寫與太村諸吏候暑柬二通令仁也臨之

○辰牌携正也過了現氏吉欲訪山川翁了現使婢報翁其家即對門也欲留余語使正也去翁曰昨日御夫報本月三日江戸西城外燬延及城内同日本城數所燬蓋人火也江戸諸君唯恐外夷而不顧内亂然衆心不服内訌荐興未聞内亂而外治者其降夷心亦未可測則今之急務莫若速絶外夷從衆之所好也余曰然正也未告宮本孝吉至乃告了現聞開戸聲呼曰先生過乃入其戸了現曰栽樹者未先是以庭樹蒙鬱遏風又不見遠山屬了現募能剪樹枝者故也其人見乃携歸曰須賜八方之資問三方之資何如曰錢四百三十文余曰且用二方待成居定更開六方甚久曰明朝來○孝吉見請浚數留宿○德水印藏來請書其兄態藏墓誌銘而贈潤筆余辭不聽乃留之宿○晩横榻門外渠上而坐風絶熱甚先是以頭痛故召由信至此來回蒐若蟆鐵余曰昨日令蹲兒及我兒女捉蝶僅獲二枚矣由信曰明日某募兒捉之又曰土人多欲謁者然聞先生方多疾止間太君既請東歸得允則蓋於後今德華

有疾居之急須速會若人昉講也余曰善然頭痛亦劇且待小愈由信曰今夕且按摩肩背乃屬召按摩師既理吉來報按摩師皆不在黃昏前後移榻祠道畢衣怯涼乃歸○數日頻聞盜闖閭里今日仁正過街見三盜就捕○太兵衛送肉餻候暑

十日

昨夜子牌謁謂寅牌起卯藏飲之既而天久不明置榻庭上坐候東方稍白使仁也等送之巡禮橋○了現送羊羹○山川大作川翁謂山送鯨肉○由信送蟆

四十五枚乃貼大陽右顴及肚門出血治一合○萩
若人後藤健助来請受教以無介紹不許○木牌暴
而窓戸皆掩然餘濕渥座○宗助田音至曰本月四
日芳訊至荻馳僑居池田田中坊蒙屬與瞽得李紙
包二與玉江吉喜東二通既致了閭姉小路之賊蓋
前日會津侯所捕薩摩人三名有所關焉其一人自
盡以滅口故未得要領初薩人守乾門禁此嚴蓋坐
此也藤堂氏代爲會津侯亦以因自殺得譴節會津孫七
所報官命廣島米澤小松氏二一柳三侯嚴究其獄府君全

下曰大君今日京師發軔而過大坂城遂取東海道
而陸歸云云令兄東至送上兄東即五月二十八日
府內所發畧曰我以四月十六日歸家爾後歸二三
十日府內侯以時時事方亟命大夫召我我將待青
村自府內歸侯處置家務故述其情侯使青村歸本月
二十二日到家會議兩日我以二十五日發程翌日
抵九帳原途中中暑方養生爲青村欲讓家政孝也
而應府內侯招我使兒私就吉田君謀之君曰可將
以數日後上狀二十二日我携孝也桃谷侯青村歸

於鄉山陰草堂是日殊熱然涼風浩至終日不許謂
避暑妙境莫若此地意借居鎖夏然復爲塵務所敺
而去可歎哉我日衰一日謂帝鄉不遠因將處置後
事故繁忙書不盡意云云另啓方裁此束忽小倉脚
夫來報本月二十三日阿蘭船過赤間關人放礮而
小倉以未受官命傍觀而已○秀民東致橘又所送
二詩東曰聞藝人諸先生於池田以定論未至去某
時池田德太郎問之答曰無此事彼頗豪傑士然以
時勢非一木所能支將歸其家席上錄一絕示某事王

知綜治復亂見機而作出京關婁心一片難消了城度回頭看叡山近日浪士多欲滅
幕府而興王室池田生獨謂幕府二百五十年厚澤
深仁未可誼也於是欲説幕府諸吏竭忠王室而攘
夷狄其志頗異衆慨然遂不得意亦可惜者閏二十
三日擊夷船折檣不獲小艇數隻云云○孫七東至
曰想先生萬福池田僑居既定也不腆金一朱聊充
侯暑儀孫七蓋未見我東也○頭痛益甚遣仁也於
由佶氏屬崔按摩師○由佶贈汲桶了現贈盥盤以
賀新居○夜仁正應由佶招觀劇場○今日良平報

子某来曰家翁在鄉病未能詳趣使某謝
十一日
裴樹師二名来贌蒙廓密初見北山又獲一井東隣
柿枝踰牆謬剪之隣婦大詈余命謝過○李曉来贈
家釀酒壹七巣○田中屋彌三郎與孝吉舍人某来
述孝吉父病状請歸省○黒雲四合而雨微下蒸甚
○強病爲孝吉作書數幅眩暈大發每旋欲僵山立
瞋目久之始能歩○黄昏訪了現仁也從遂訪由信
由信方踞東隣店頭圍棊見余收子歸家從乞診余

曰某善病然未有如近日頭痛眩暈殆不省人事也
由信曰明晨拜趨更一診附方雨下正綾携雨具至
戌牌歸由信使弟子送以路石多用杖○聞大坂以
大君將上途禁淀川舟上下
十二日
辰牌雨下○爲孝吉復作書数幅既孝吉謝以金三
兩乃贐金城黒梅一幅○巳下牌孝吉去眩暈益甚
由信来診并診龍也既去送余藥三貼龍也藥一貼
○由信使女按摩来○微雲四東至曰昭陽先生贈

序及扁額至即日附装潢師期十二日成就矣閣老
小笠原侯將入京師聞浪士不憚其出贖金謝英夷
舶將事乃匿淀城浪士闖狙頗逼或傳侯既自刄或
傳今曉逭入浪華城府尹既以大君將取東海道歸
江户布告浪華三郷○未下牌移榻祠道使正也招
了現不在東隣辰助者過留話曰本地風習薄惡先
生暫時敎諭或將變化又語村長貪濟正穏外加
徭役錢及耗欠殆與穏鈞詳問其状毫不異叔直田
弊風蓋滔滔天下皆是室氏擕正也至那取祠状田

徭二三町出漢堤溯近衞○進正也取羽織（羽織見前）下
堤歩水涯與際過潤祭橋下（迎初禮作）休於沙上不堪冷
凉去立街上參之正也不至淀橋路右有碣書中山
道迈到橋半遇正也時日將暮乃歸○了現来曰近
日絶不見海鮮或云頗海習礮魚族皆逃也○正也
頁龍也墮龍也大啼乃搏正也手將繫柱室氏使隋
綾謝舍之
十三日
老是令秀三輩暇授任也句讀又教作詩秀三終日

昏晦僅寫余所口授瑣事錄一二頁若二三頁而惟
日不足信也唯見其晦暮之前纔写終日余及室氏
深憂之昨日名二人嚴誠之又先是每朝令二人筆
記瑣事錄秀三常瞎不唯多謬誤隨言隨問隨問隨
瞎及五問七問始書一字余屡忠告事載從前瑣事
錄今朝口授既終令秀三誦其所筆記秀三故稱朦
疼徽其聲以亂我聽余疑之取其稿視之隨處脱漏
雖余不能上口乃視仁也所記亦依樣寫而已乃挾
偽也謂秀三曰吾子非我見益友也且我令吾子筆

記本欲作文之法也非有寸益於我也吾子雖魯嘆
自知之而唯以瞎樓我毫無進脩之念唯有懶惰之
態是使我徒勞耳我不屑復教之明日以往且止此
課○賽祠泓路見似蔵很藉破裂或曰本年大坂似
蔵價賤近村惡小欲貴之先暴我池田氏圃我敗於
大坂者以似既盡貴其價則稍稍出其圃産敗之誠
黠計也余曰吁黠至此哉○朝來屡雨屡霽頭痛益
劇不復省人事遣正也於由信氏乞螞貼太陽及右
顴○由信來診○一丸人來見曰某山口芳兵衞之

也居在隣村請暇日過○未牌後熱發頭腦大疼加
以齒痛疑瘇薦招由信不在○女按摩來○戌牌由
信來診曰先生前度自本地歸而病目今復如是疑
水土之所然不必瘇也且用開凝劑待疾之所歸施
方

十四日

始令仁也獨筆記瑣事錄（不以記下）○病勢如昨由信來
診○庄女按摩○昧爽一雨午前稍熱而暗○先是
裝樹師剪杏枝東隣匠右之余謂宅既借我何不告

也今日匠兒來悉取杏枝去亦不告余午後裝樹師
來余曰前日卿不先報匠故彼慍矣今日須報樹師
見匠匠争論不已余憎其跋扈召責之曰我既出債
則宅我有也卿不得依舊自由矣匠曰初託明高橋
二君為公借此宅宅主曰庭有橫篠似墻處篠内屬
宅篠外屬圃我假宅而不假圃二君曰善謂二君既
告公猶未告乎余曰未且此宅運以粉墻墻内即庭
也未初知此庭内有宅圃之分且我入宅時篠既失
不見我安得意其有無哉我當詰二子不告之故卿

亦當問二子也庭卉低而蔚蜂巢纍纍樹師房被蟄○夜復召女按摩○由信來曰聞大君昨日乘火輪船東歸又聞榊原侯前駆井伊侯駕艘而陸行東歸笑二説不知孰真敢問何如○始課仁正習字

十五日

卯上牌賽祠遂往由信氏乞診余曰頭痛久不愈而食日減豈非瘧乎由信曰某亦疑之余曰朝涼熱退薄晩熱進願晩臨由信曰諾余誦匠言由信曰墻内以篠籬定界之説某始聞之了師亦必未聞也○樹

師二名來午前畢乃附賃銭一千八百二十文○晩按摩媼來話曰昔日七戸之家翌夜發大數十人伏闌閒而待盜夜半長五六丈者出張臂攫人乃大呼滅始知其怪皆退散余哂曰我喜怪然如是怪未聞也○招了現至由信亦來飲之亥牌去曰今日晤吳服屋某問篠籬事答曰並無此事即匠適辭也某將嚴誡之

十六日

由信來診余曰病無進退且姑休藥由信曰善○女按摩來○脚夫致玉江東披之無東唯有河野鐵兜本月十日回音○仁正以綾羽祭赴由信招○秀三謝過請明日以往仍舊筆記瑣事録余曰善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遣秀三迎仁正亥下牌歸秀三曰今夕有自浪華過者話曰薩人乘夷様船過赤関小倉之間長人以為夷也礮之薩人與關長人退走又曰大昨日夷船一隻到天保山側上繫入川因人值之論去既浪士欲撃之不及皆尤曰令人（曰人）恃得譏余曰二者蓋皆訛傳也唯記之以弘異聞

十七日

與仁也秀三封與大村諸吏東十六通○李曉送粕漬瓜侯暑○仁正復赴由信招○天野三齋攜小女來訪贈粽余述病状三齋曰此自瘧來也須用桂枝加附子湯余大然之三齋致北渚東曰由信託此矣東曰想先生新居既定也大昨日大君既乘軍艦東歸而夷船到天保山側一時躁擾然不幾去時事既報山川翁故不贅三齋曰江戸譜代諸侯以大君不歸皆慍逼閣老小笠原侯來迎大君曰有違拒者斬

雖勅莫聽侯未至事聞朝廷震怒不許其入京師議除其封大君不得已褫侯刀斷之浪華城内又曰京師薩邸有二留守其一為官所捕先是其人託刀工買刀一口既以不稱意復託刀工賣之及姉小路公遇賊從者逐賊急賊顧投刀去至此以刀係薩留守所買首捕之及從者二人其人曰刀雖我所嘗買既賣於人驗對刀工及後之買者而析源委官以刀工及後買者未至欲下其人獄其人謂必疲先我而證搆成我罪又偽撰我自首辭遍示天下是使我君蒙

不義名也乃曰我士人也罪未定無先就獄之理義不受辱自殺一人以同僚者不返往問其故乃復縛之而刀工及後買者皆逋遂獲之則同謀四人也皆曰有主使問之曰主使不可言之人也蓋曰雖勅莫聽者之徒官不復問薩人冤大雪乃舍之曰以疑故誤捕汝矣薩人曰凡以疑誤捕者農商也我輩雖不肖以寡君旨官邸而需朝廷不時之命待之宜有禮也農商視之是辱我也非是辱我即辱寡君也將告過寡君而聽進止也願在獄待之官屬廣島米澤二侯居間謝薩

人事初解先是薩以一留守死一留守在獄馳駟報其國數日前其國人入京師者數千不識其君也大義也然其恨為官所誣必矣亂或將起余曰姉小路公之賊我初疑必有主使決非薩人也今聞君話果然公前日在浪華館於西本願寺既去翌日或傳本願寺有古畫雙幅皆直千金掛於公室既失之我哂曰公能却萬金賂而偷畫二幅哉又盛傳公奉勅檢神武天皇陵其地多為陵側田主所偷據公受田主賂數十金遂不正境界去我曰公以清白聞斷無此

事然其蒙誣如是恐不得永存也既遇賊衆服我先見既誣公又誣薩人世之信誣者皆謂公有可死之罪又謂薩人實戕之是及兆也我觀宋明諸史姦臣如秦檜楊嗣昌等時人或稱其功忠臣如李庭芝袁崇煥孫傳庭等時人或疑其罪歎曰當時何忠姦不分之甚矣然以今時勢測之今之視古猶後之視今也故不得不辯三齋曰然初使秀三買二瓜余謂必未熟至此割蓋三齋猶酸不可食秀三自買西瓜供之〇病勢如初召按摩媼兩次

十八日

病勢如初○辰牌携秀三出訪三齋贈書扇一柄菓子臺一枚富田節齋邦詞短冊一葉乞樂五贴遺秀三於李曉氏贈糕二來訪太兵衛李曉至由佐氏主人曰聞今朝勅使三名西下過近邑又聞大君既棄軍艦聞遠州洋多事船而止京將今日北上陸行東歸矣余曰今日為服祠有祭儀請使二郎君臨敝廬訪孫現主人曰昇親友住近村者今使人來報曰正親町三條公等三人奉勅赴薩長諸州從者三千人

將過我門前請速來觀之某謂幕府尤無據事棄故遣諸侯係強難製者各就其國而代以譜代既近小諸侯夫十小侯不足當一大藩天下誰不知之而陽稱攝海樞要之地西〔宜〕首嚴警備吾誰欺其蔑朝廷羽翼而經營其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朝廷初受其欺不悟也及師小路公遇賊始知其不足賴則既晚矣故還話西州諸藩也先生謂何余曰必鉄〔然〕使秀三歸余謂主人曰吳地渚東中有時事既報山川翁之語師顧東翁借地渚東既山川大作使人來曰向者

奉一東先生不在君並覽即往北渚東意偶仁也來吉山川氏東至乃命退取之東曰只者聞小虎立青灣碑中有宍粟城主本多侯書之語浪士不悦謂宍粟無城且僅一萬石而僭稱城守可憎磨泐城主二字推碑仆矣近日小虎復立碑城主二字仍舊不改不知何故乃答曰碑為浪士所仆蓋告者誤也北渚所報時事頗聞之大作送示北渚東中曰小虎尤復立青灣碑城主二字仍舊於刪恐致清議嗚呼此擧未可已矣又曰大君昨日下堂島川赴兵庫地方或

云將復北上其蹤跡詭秘君子所為小人固不識也又曰本地城代吉田侯罷未知替也京師所司代牧野侯罷淀侯代之云云由佐來曰先生宅主欲得借宅證文而借主名未定奈之何了現曰此件須待良平也○山川莊左衛門來贈書簡紙不值○午時理吉來乃使正也迎其弟至飯之○脚夫來致玉江東被封唯有杏村東東曰前日奉訪先生在南德寺不得拜晤後再拜趨則先生既移家矣聞長人既擊虜船而幕府互市益盛人心不知所適從數日前得京

新聞本月七日典奏坊城氏傳詔旨曰聞長州奉勅
討虜而他諸侯或傍觀不相應援不知何故須同心
勠力而敵愾也云云天下人心其自此知所歸乎○
理吉兄弟晚去使仁正送之○夜半月色甚明風聲
在樹頓覺秋意○杏村訖與山川大作東使仁也致
之

十九日

頭痛益劇○賣蔬者并販泥鰍及鰻鱺乃買之二鰻鱺二頭
泥鰍二升遣仁正放之大廣寺池○巽屋仁造来曰凡頭

痛以好醯和水而冷之乃愈乃從之無効○由信来
識且告明晨赴浪華詁次聞礮聲甚急由信曰恐幕
警也乃出祠道南望不見煙塵蓋麻田人習之也○
遣秀三於三齋氏乞藥○雇按摩媼○暮納涼祠道
以不禁頭痛歸遣秀三於由信氏謀招針醫既而麻
田義齋者来針脘及腹其技稍拙而託由信三齋藥
勸用其藥余哂不應○終日風聲淅瀝入夜撼屋仆
戸障○亥牌口授秀三載與玉江東訖之由信

二十日

曉来風勢益甚平明東北見一條濕雲須臾漫天然
唯片雨亦為風所吹散未牌東南聞雷蓋大坂地方
暴雨也○頭痛如初令堂氏以醯摩擦頭上痛且癢
既大瘥○脚夫致宗助昨日東東曰青村君紙包至
謹送呈又曰令兄南陵翁聞先生入城件告大夫曰
將適與親戚謀而後決答願待後信大夫以令兄旨
報某敢竊告之又曰三原人米田俊藏来訪先生然
以歸期逼不能詳趨貴境屬某致意青村東即五月
二十日去脩内之前所發東曰拙書數幅謹呈乞正

又曰久右衛門既娶吉井大里正女石井氏敢告又
曰久留米牧和泉等請爲京師親衛兵大夫不許而
用別人和泉等謀刺大夫事漏皆下獄○招了現至
圍碁以不耐眩暈止飯之○招義齋至針脘腹及四
支如昨義齋贈室氏珠蟲一雙與了現語至戌下牌
去○口授秀三載答宗助東東曰前日田音及昨日
菅訊至某頭痛方劇初擬本月二十四五日趨侯恐
病未瘥也方欲使門生代謁與尾崎生東散煩転致
東秀氏曰願以金二朱買參臟圓一朱買泊夫藍而

送我如金三朱將以二十四五日奉償
二十一日
遣秀三於三齋氏請休藥（以無効也）返曰不在○製醴○
雇按摩媼○終日翳風而不雨頭痛眩暈益劇○晚
義齋來未去由信來互論時事至月出三齋來議論
紛起皆曰本月七日坊城氏傳須勠力敵愾之詔至
十三日城代吉田侯以江戸外夷拒絶件未分明有
夷舩過攝海似若無侵寇之心跡唯縱其所為莫敢
撃之之令防海諸侯以朝廷與幕府號令不一不知所
適從然悉小諸侯也不欲力諍唯隨幕旨泄沓送日
而夷舶絡繹經過甚至上陸畫寫地形識者歎恨而
俗情喜無事或云佛郎舶數十隻來逼長州而小倉
人傍觀不援曰我未奉撃夷之命也夷知小倉怯弱
可案出數十人上陸小倉人奔竄不支遂火一村去
或云膺知唯長人奉廷旨其餘諸侯皆倚幕府不好
戰（闘）鼓盡其精鋭逼長地方幕府以下皆如長富強乃
曰夷不敵我唯討不與我同心者是有禮於我也我
不可以無禮爲故反爲夷人耳目而無援長者云余

曰佛郎逼長州之説恐米商所唱幕府雖全没心肝
豈至爲夷之耳目哉然天下滔滔唱如此説則人氣
委靡怠弊不可挽回而官不以爲夷絶無勉勵鼓舞
之策其私悦衆説亦未可測知則識者之譏不可辭
矣子牌容散
二十二日
痛勢如初稍悟其類癰也遣秀三辭義齋（瘍忌鍼）○按
摩媼來○令室氏按摩二児侍側乃述風樹枯魚之
情訓誡之近年暑時每病一年劇一年自知帝郷難
期欲預處置後事然二児猶幼不以爲意室氏小膽
甚忌言身後二字者也又在遠余既衰羸不能作遺
書唯欲口述之而傍無親戚故友可以託寡孤者畢
身遠游且屢移居處事勢當然然亦命矣哉
二十三日
痛如初○脚夫來致秀氏田東東曰紫屬買泊夫藍
參臓圓乃送呈如泊夫藍聊充侯暑之儀不用直也
又曰官幽閉尨小笠原侯長崎奉行大久保（豐後守）居
外國奉行井上（信濃守）君吏甲山某於大坂城内扞衛

甚嚴或云閣老以下竊通外夷而圖私利矣長人既討虜船數度而我小倉秀氏倉人而不敢放一礮曰未有幕命也長人憾爲故正親町公奉勅西下參佐嘉中津津和野諸藩後長趣郷人有又壬生浪士隊者來訪因得聞當今情狀言之甚長頗隨而暗○初服涓夫藍○由信來致北渚東牧之有東畡東東曰寡君令某奉入城命敝邸監既報府尹然無後命某謂城代莫將待先生府内之報同時恐故躊躇也云云○田信告了現義又大漸及其妻病乃遣秀三儀之

○遣信也於山川莊左衛門氏謝且贈秘服川苦○隣近贈香魚○今晚西隣亡牛既獲之盜吃牛行里許牛不前終爲追者所及

二十四日

立秋病如初○以秀三明日琳奕赴天滿祭預裁與青村孝也報我兩也兵衛贈書柬紙二百葉候暑而託與大村諸支柬十六通宗助返紙六十葉而託吳青村孝也柬又請使秀三寫新聞紙吉喜贈書扇三束栖候暑畡北渚杏村三人四音秀民四音書一幅贈柬附爲又命贈森林安大夫菓子一筐候暑過玉江徹雲九山青浦藍田

諸家傳我言○玉江四音至○買西瓜喫之○先是每日寅牌賽祠室氏以早涼不利病詳止○近復贈香魚○室氏以阿綾不肖屢言嚴責之余常戒室氏曰彼父頑母嚚聞彼祖母貪黠屢逼彼母墮胎終以此早沒又勸隣里人妻不多寧子積悪之報生如彼年十五短小如八九歳兒加奇醜矣此者此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訓但宜徐徐導之也今夕試召綾問本月何月乎綾曰九月余曰何日乎曰二十一日汝母沒既幾年曰不識也母沒何月日曰不識也又問二月

之次何月曰八月八月之次何月曰五月又問東西南北及左右皆不識也余恍然曰汝年既十有五餘人則既許嫁或抱子唯汝以容貌矮小非常他人十歳兒視之不以爲意人果知汝年既十有五每事著意汝豈得一日處世乎余於此知其不慧諒室氏責之○夜室氏二兒侍乃述淨貞公以來祖先世濟其美之事訓之

二十五日

寅牌秀三發○病如初○按摩媼來○土人以大旱

故將有事于神祠曰預具桃燈○先是由信報浪華人某欲爲學僕乃屬石之不至今日遣仁也促由信返曰了現義父死○遣室氏仁也弔了現氏室氏返曰喪家以七哲既赴柩無擧家欣欣相賀客不得述弔詞退矣○夜義齋來示象牙製根附（根附見前）曰此何故事余曰側有壹蓋壹公也義齋喜談久之不去良平來曰今日自鄉到矣贈幣若干以賀新居良平去義齋亥牌始去

二十六日

暑甚○病勢如初○按摩媼來○脚夫致九山二十四日東東曰對州龜谷生紙包至謹送上行藏東即五月十日所發略曰僕四月十一日發日田經多久唐津筑前四月二十五日歸鄉先生池田卜居既成否近作二首錄呈乞正韓筆二枝韓扇一柄送上叱存是祈○祠有祈雨祭頗喧閙

二十七日

病勢如初○按摩師龍平來○良平來告今夕歸林田餞之○脚夫兵德致秀三所發襍包披之有橘又所送染縞數疋裝潢師吉兵衛所送扁額三交去公書十二幅藍田所贈舊麥糕一包先是哉答九山及龜谷衍藏東乃附脚夫（九山報龜谷氏仟稱　左浪華故訛田音也）○視吉兵衛裝潢孫子且極精拙乃徹雲東詰其故（東說　脚夫）喜（大）○脚夫大嘉來致吉田屋孫七東及金城妻所送紙包豚也送使面候暑金城妻送乾麩碎粿○由信送茄子瓠○此日宗晴炎威非常然今日爲最○夜由信按子母數十來乃從西瓜且語明日送詠明寺葬件

二十八日

炎威甚○病勢如初○遣仁也賻了現氏金一朱既而送其葬○已牌谷口宗助來曰大昨日說秀三兄送吉田隣助東既經覽于余曰秀三來歸宗助曰隣助東大貞氏所致而大昨日西府尹復召某示日田明府屋代君呈府尹東一通某寫之矣乃出所寫原係郵牘摘譯大意曰僕治所豐後國日田郡堀田村廣瀨求馬者以善教育子弟天保十三年壬寅水野越州令許子孫永世稱姓帶刀事無幾求馬沒其

弟廣瀨謙吉継安政二年乙卯譲家業於求馬義子
範治而老周遊諸州有時歸鄉範治稱之曰叔父允
生廣瀨氏者雖二弟三弟不出冐異姓則官許稱姓
帶刀例也故謙吉遊歷中稱姓帶刀矣去年壬戌謙
吉告儀而游大坂聞近日城代松平豆州以謙吉並
浪華假稱松平左衛門尉家臣有松平左衛門尉臣
廣瀨謙吉須為城入儒者之令謙吉私以左衛門尉
邸中多門弟子傳浪華之日先見投其邸故外人稱曰
左衛門尉家臣遂假稱以為儀居之便爾認假為眞

則謙吉曾継其兄求馬業稱姓帶刀皆屬爲有長謙
吉以學行得與城入儒之選皆其兄求馬庇蔭也而
以松平左衛門尉家臣得為城入儒則似忘其兄若
得以堀田村儒有廣瀨範治叔父進不唯不欺上又
不負其兄也是謙吉素心然以從前假称松平左衛
門尉家臣難自白其情竊報之範治範治就儀謙之
謙吉素心可諒願君周旋使彼得以豐後日田堀田
儒有廣瀨範治叔父為城入儒者幸甚六月十日屋
代增之助白松平勘太郎君。時勘太郎君改稱大隅守屋代明府未聞也

宗助曰府尹不親接使吏示此來且曰左衛門尉君
報未至守某答曰本吏曰報君至使謙吉答云云某
謂先生果欲辭入城命某當代先生述其情也爾時
不得不用劄子願口占其辭乃撰劄子亦係郵文譯
曰日者蒙命左衛門尉臣廣瀨謙吉須為入城儒件
既報寡君寡君謂謙吉曰係西國縣令屋代君治所
產而大坂留學中假稱我臣亦唯以便利故也顧屋
代君必既白其實也故寡君別無旨曰唯謙吉意某
曰聞謙吉意答曰。吾生來多病以周游養生近厭都

會居欲移池田既運家具後忽聞入城命感恩次骨
然病方劇且以故鄉多親族思屢往還恐不得孜孜
趨經筵願辭之。然偶有命召則登時拜趨云云。飲宗
助及從者轎夫申下牌去○午前秀三歸以武富允
七旨贈四季花醃及羊羹又致藍田柬及其所贈金
一朱吉田屋孫七柬及其所贈菓子一筐龍潭柬及
其所贈仙錦餻井石兵衛田柬宗助所附吉田儒助
柬朝昭李平所贈金一朱。緑塢所屬人吉人谷重周
詩一紙及銀一封藍田曰聞先生違豫請為世自重。

拙判頗愈句鉅念柴六郎東至謹送上。長人破夷件
想青浦既奉告也或傳三條公西下將割小倉沿海
一萬石地而置防禦卒昨日暗京師人聞府尹以下
自盡者數人梟足利氏木像者既配流不腆金一朱
蕎麦粗一包聊充候暑儀六郎東即本月二十一日
所發曰。日者再賜書，然以國事方棘不得即答。深懷
惶悚近日江戶在留者悉携家西下。閭藩紛亂。聞先
生辭鎮臺旦侯招而隱池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實
得時宜弟子輩所感服。嗚呼今日之勢豈交貴人之

時哉。兵衛曰與我諸友尊東到手將附好便發送寡
君奉為長崎鎮臺之命敢告漸之進以本月望上船
南後日日好風想既歸家也隣助東曰日者並示治
所須一弛之教感荷局蹙聞有入城命深為此道慶
青村林外二君竊告先生恥以府內臣籍進故與縣
令謀東西府尹鳴其情與府尹東乞覽云云東即向
之宗助所示也乃夜按摩媪來致此諸昨日東曰此
東山城屋者屬婿致之東曰森君來致尊東聞先生
病似瘦如瘧請為道自重得本月上旬土佐人復父

讐於紀州新聞紙寫而供覽。近者浪士嚇富豪奪
財甚至數千金如鴻善島市等皆既遭毒手其餘不
遑枚擧藩士帶長劍者未戮一夷而殺我民不已聞
有天誅家安得借其手戮除此輩哉。如復讐件請示
山川翁○擣譯秀三所携歸新聞紙數則江戶六月
二日令曰萬石至十萬石諸侯屢出京師恐不堪疲
弊。今後初即位時朝覲帝都。爾後十年一朝可幕府
遞謁則須仍前令十萬石以上諸侯須仍前令交番
譽衛帝都不必特朝覲也。丸龜邸報寡君本年當朝

江戶途過京師得恭拜龍顏又賜天杯本月十三日
傳奏某公傳詔曰。汝須嚴自國海防不必東下。故本
月十五日發京師就國六月十四日城代至州令曰
攘夷件橫濱問答未決兵端未可開夷船過洋者彼
無仇我之態莫擊之此令一出故因人戌天保山者
縱夷人戲掀我礮又作沿海地圖而不敢討云六月
二十二日傳奏坊城氏元山科筑前介傳詔詰閭藩
不同心決戰之故曰今後外夷經過者不問其善惡
心當討擊無他念也於是城代復令日朝廷有詔如

我十四日所下之令須停止小倉近藤宗左衛門報
大村郎曰五月十二日米利堅帰船一隻過赤関速
輸中間長州戍兵放礮五十次船向玄海洋去二十
四日佛郎船下碇赤関大里之間長人放礮虜船逃
去二十六日昧爽英夷大軍艦一隻自玄海洋入赤
関長人放大礮艦少破損而去此時英虜先礮碎亀
山祠餘殿及人家四五區然無傷者本月朔早晨佛
郎大軍艦一隻自周防洋入赤関萩士人及諸浪士
乘火輪船二隻要之海上而戰。虜所放大礮碎火輪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五十三　七七

船大釜熱湯泛溢船舶死者数人傷者不可計浪士
乘瓜皮船逃去虜艦東走泊於本山五日薄暮佛英
二夷浮軍艦三隻直向前田村上陸焼人家三十餘
區夷死七十人計將返軍艦萩人礮殺六七人如聞
萩列校禄六百石者死之小倉人山中者東浪華人
曰六月五日辰牌佛郎軍艦二隻來下碇我小倉邑
田之浦辰下牌上陸至田之浦謂土人曰我將有事
於長州汝小倉人須安心傍観也若赦長人我必有
相報故我小倉人唯其命之聴夷人汲水而直向壇

浦松谷両礮臺（皆所構）萩人放礮数百萩人亦放礮然以
虜勢難當避之虜三百餘人乘瓜皮船二隻至前田
村長人横撃之然虜氣益張長人礮碎瓜皮船軍艦
見之揚旗頻放大礮長人亦自山谷際放礮虜艦退
而岸上戰益急長人遂遁虜乃火前田及陣営未牌
虜復乘瓜皮船返艦長人追撃虜殪者二四名聞明
日將復決戰或云虜將向豊後秀三日晧東畡翁翁
曰某趨府聞之吏人曰本月八日長人終破虜軍艦
二隻捕虜数十人得大礮百餘門京師人某報浪華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五十三　七八

人曰五月二十日守護會津侯閣老水野侯板倉侯
以本月九日横濱英夷問答時小笠原侯以其獨斷
附三十萬金於英夷入奏且曰時勢如是假令閣老
東下恐不得拒絶外夷大樹若親抵相州小田原驛召
一橋水戸以下諸吏究問情實而罰姦黠之徒則攘
夷之功可奏也願許大樹去大坂今日本月十六日
大君歸江戸官命姫路侯居閣老首班京人東曰長
因加三侯將入朝本月十六日勅使三條公向長州
延發有馬細川山内水戸四家諸臣護送之蓋以小

倉小笠原氏與夷相通不肯放一矢援長人將勅責
其故我姉小路公着決非薩人或云西四辻公隸所
爲四辻公既自殺云薩摩侯將以月尾入京○今日
東徵雲僊裝潢歸債金二步二朱 東記宗助

二十九日

先是益氣病勢轉劇◎遠正也於山川大作氏示北
渚東既而俾來近之兼致北渚示大作新聞紙曰六
月十六日幕府令加賀中納言松平越前守上松彈
正大弼南部美濃守佐竹右京太夫丹羽左京太夫

津輕越中守南部遠江守松平飛彈守溝口主膳正
眞田信濃守堀左京亮土井能登守曰大君歸城將
有所謀卿雖勞亦須速入朝云云○午時仁也赴了
現氏窩○良平送炭一駄

七月朔

痛如昨○呂按摩媼至頭痛益劇○口授秀三補丙
辰十二月瑣事錄○大作氏人致杏村東杏村送詠
楠公詩包正又送示江戸新聞紙一頁前有郵牘蓋
杏村答人報杏村也牘曰去年新擢博士安井忠平

監谷宕陰眞野是藏唱擁王尊霸之說後進年少多
爲三賊儒所誤茫茫大都無復人仗義死節者可歎
哉三人大意曰我日本小國也坐受五國兵則萬無
勝算縱有勅命不可循奉也且詔稱四海困窮然貿
易之利商估皆富夫關東自有關東處置何必一一
顧京師乎征夷大將軍共主所授何足爲榮返却其
號而練今天下何不可之有杏村曰某未識三博士
然謂亦讀書守繩阿諛苟容恐不至勸其君爲義時
尊氏也先生謂何如異曇氏曰不宜接摩衛遂則獠

貼蜞肛門爲遣侍綾捕蜞久之不遇使秀與迎遂獲
數尾放貼太陽及肛門血出稍多○齋藤拙堂來訪
時益流我已九山見我狀自今夕且撥遂藤明朝拜
趨去

七月二日

三日

先是廢賽祠課由信等曰早涼運動其體久而有効

昧爽強徃東風方烈頭痛益劇○終日大風欲雨不
雨午後室氏仁也侍息曰庭上巨松梢有物毎風至
微抽直立七八寸既風始收則縮不識何物令仁也
倚松視之蛇也長二色許色微赬似松皮伏下入草
○使仁正招由佶至余曰宅主當修繕而未下手者
屋漏也壁罅也厠板也門扉也椽也庭限也凡六所
兌請詰之由佶曰諾又曰先生所識我津山德守神
主小原新太郎以傲慢憎於郷里終奔京師今浪士
社既破社約出奔追日搢紳某公命我藩捕之然以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五十三　八一

其人係京師神官管下不屬我藩辭云○既上膝秀
三自宗助氏歸致宗助東東曰今日趨府晤與力某
示昨日所撰劄子某曰廣瀬子身分（二字邦呼）用有一之差
與屋代君所述不符合者府尹將復之屋代君卻致
絡紘須一一符合也吾子明日更撰一劄子而來府
尹將呈吾子劄子於鎮臺而聽進止也云云令兄南
翁東二通及青村君東一通至謹送上兄東一則六
月十九日所發曰入城伴孝也占曰不吉令我勸卿
辭之然關明府公既為卿東大坂府尹騎虎之勢恐

難辭也府內人亦皆謂須勸先生辭之也前書所屬
阿邦伴願速勸青村許我請云云一則六月二十四
日所發曰前書所屬阿邦伴青村不許我及阿吉夫
妻皆病之然青村儒者也我不得强之卿請速東孝
也勸之云云大昨日家臣至日田縣府亦方豫警備
云云青村即則六月十六日所發曰入城伴想五月二
十七日後藤諸松饒謁鎮臺則先生恐不得獨辭也
唯岌岌乎時勢如進退出處非淺學之所敢容喙也
本月五日夷船來長府海上礮碎於山礮臺百餘人

日間瑣事備忘　巻五十三　八二

真乘武臣艦登岸頭放大礮長州死七五十餘人自
山際出橫擊之長人二人力戰斬馘二人虜奮勇走
去虜死者七人我兵死者五人生捕一夷既視之邦
人也原赤關產而住小倉邑田之浦以藍染為業者
未識何年入虜境而為耳目也杉山僻地徹此姦賊
導誘夷人安知之乎赤關禁言本月朔及五日之勝
敗一日五六人踞店頭而語角時狀恩皆被斬殺云
云久留米侯將轉東本願寺宗有其管下者二百三
十寺而為西本願寺宗寺主皆不欲請獻梵鐘百餘

而鑄大礮事終止薩人遣死士二百人放長叉贈煙硝一紅云云青村東中有孝也六月十六日東日人藏儒傑與家也謀竊示尊東於吉田子吉田子告尊意於明府明府為是東大坂西府尹矣想吉田子既東報大人也云云前日仁蔵報中津萬嘉来曰嚴責客年運送諸物從皆鏤碎之故然不附其債於爲刻薄誅滅債爲二兩並貸冤免豫戒借蔵須莫騰貸而敦戮矣而仁蔵既附債而徵報則無奈無徵甚談事師至此哉長人頼與虜戰小倉傍觀不援於是長人

欲借其瀕海之地話而談礮臺倉人頗畏之云云秀三曰今曉天神橋有梟首標書石塚巖雄觀者數萬其罪案不得近視蓋冒浪士注名爲富豪而奪金沉醉倡館者京師亦頗梟示數人皆此類也○夜病甚屢起室氏按摩

四日

昧爽風雨俱烈至卯下晡衰○龍平来按摩○由信来乃送示西州新聞紙○大作東送示杏村小楠公詩東曰杏村翁刻小楠公歌而除録此詩某謂不知已也尊意何如余以不能執答東遣秀三口對○三齋来訖視新聞紙○微雲東至東曰某召吉兵衛嚴責之則不禁惶悚屬某鳴謝會計餘錢百文送上吉川龍太次婦鄉来別藥儀金一朱屬某送呈○孫七今朝東至乃報天神橋上梟首件也視其罪案果以報國盡忠名欺富商而奪金沉醉妓館也○頭痛如初而食減三齋曰去人皆謂先生病實奇蓋方位之祟曰亥牌室氏欲吐乃起俯綫視之先是室氏屢飲水余誡之不聽終患腹痛

五日

卯上牌賽祠遇雨走從也取傘既歸性理錯亂懇謂方在鄉思在池田又思在浪華左右所持侍多先友然本心一點未銷謂是病苦也吾嘗晒文玄公末年頗昧呵妻子如寇讎曰我輩讀書子不可當臨終時爲禪僧所笑矣我常日以英雄自期今而與文玄公同豈不自恥乎於是瞑目頻呼本心覺良久幻想稍退然謂病勢到此萬無活理室氏告曰今日高祖淨貞公忌辰也余喜曰命也莫哀乃召室氏仁正告遺訓

草屬葉事時心頗了了既復亂既自裁與南陵兄青村孝也兩喪東大意全存也速來會葬使秀三偉一助遂之宗助買限七日飛脚箱發之其人未去忽思吾不必死他且親族怒笑我心疾乃取東楼之既又思七月五日我九決矣復手裁亦使秀三發之秀三與室氏諫之（是終日事既不細記）室氏招由信之曰先生狐狀如常我得其無他決莫遣人於浪華也然猶使秀三東秀民招之○大作送示此諸東爾時不識東中有何語大作康有三人不得定論俟有不畏年歲八月

事宇之語謂余歲八月即賴梅田諸子就囚也蓋述且江戶將復逼害搢紳也此其秘事宜速東乃使秀三延之且問何人所傳乎大作笑曰是五十年前買漢書中有片紙頗厚宜作書簡故用之先生莫乃遍認乎余始悟精神猶狂乃懷言不妄發室氏以下不復知余幻境忽現侍者人鬼相半事謂毫無異平常唯增下忽耳○夜招予現至贈琥珀糖○夜半以後精神稍復追想朝來事如服麻痺湯者暫時忘却萬事也春來太陽及額疼頭痛異常然有時自治故不深以為意豈圖顱上與腦髓通腦髓即精神所宅僅及此則百度皆差蘭人之說真也

七月晦
服蚕汁及烏犀圓〇龍平來圍棊〇午前藍田至買
雞飲之〇高橋來〇自昨日陰雨不已疾益劇〇始
食粟〇
八月朔
飲藍田午時去因東宗助問數日前前日所發家信
浮沈如何〇夜來大雨至未下牌歇初見日〇玉江
來宿致閑永松陽東及金二歩
二日

又宗助東致新聞紙及宮本孝吉金子在中東〇由
信來致鼈〇蜈針〇玉江去〇雇源左衛門
三日
快晴〇大坂大火〇由信來打朧〇龍平圍棊〇仁
与余歸
四日
孫七來贈松魚飲之招信陪之　以恭哀忌辰令仁
也從孫七往南德寺贈讀經料金一朱仁也宿孫七
氏〇故婢阿石賽能勢妙見祠途來投宿

五日
仁歸　阿石賽妙見歸路復來宿　緑嶋送金三步
乞字　夜龍平來以由信旨告三齋氏件　宗助東
送新聞紙
六日
由信診始用厚朴　東宗助屬家書
七日
了現來
八日

作家書　使秀三赴浪華取托吉喜氏諸具且見宗
助說家書　大太贈蒲鉾　感風邪　招由信以疾
辭
九日
疾劇
十日
秀三歸致藍田玉江東　疾如昨　章吉致運漕物
十一日
了現送乾麩告卒哭〇高瀨西海來診〇藤田善次

来宿　遅譜物至

十二日

善次去○三齋龍平来告俯居作成　遅譜物悉至

室氏至高橋氏　疾復劇、室氏派三齋視其宅

七月五日

昧爽先生携長郎君賚呉服祠帰路遇雨少間病太劇　秀往召由信由信曰方理髪畢則𦂳趨既而不来　後遣長郎君先生強執筆裁與林外先生柬告病劇　其字或大如指或小如絲或斜或緇殆不下口尊夫人以下視之憂其不常　秀裁與谷口君柬曰先生病今日極急先生柬請癸五日限急飛報之日田又裁與秀民柬曰此柬着次第請来視先生病且以金百匹買泊夫藍託急便送之如金将後日致也秀携二柬到安兵衛氏属雇一夫致之浪華由信来診曰雖劇将稍愈飛脚件願延一二日乃往安兵衛氏取柬返燒之更裁與秀民柬属由信附之脚夫柬曰公若有暇来視先生病金百匹送上請買泊夫藍送之云云○天野君柬返紙燈○兵德致谷口君柬及石原源之助金子在中柬谷口君送示呈府尹劉子先生令秀裁二柬柴谷口君柬曰公有勞於我入城件深荷厚誼無辭謝矣又曰若有府内急便請告我我将託柬寄玉江柬労轉致云〻寄玉江柬曰病方劇請

返石原子金子入東且前日所屬捲物未返乎云云
合封二束表書谷口君名記之兵德使○山川大作
東示北諸東秀往謝先生不能裁答東既先生曰向
大作東封紙似錄時事而不詳吾子且往問之乃往
大作日向所奉封紙者傑五十年前買漢書故本中
有彼等十四五頁蓋講釋聽書也屬大作送杏村所
寄新聞一頁於北諸○秀往拓了現夜來諸氏下牌
去了規贈琬珦糖○先生幸識巽南悔先生東秀裁
寄林外先生東又東谷口君曰先生東及傑東合封

之表書公名發五日限飛脚以報日田既先生又曰
少快乃追啓曰先生病少快且方拓秀民本書急飛
件請待一二日秀民診後決之將使秀民歸路過尊
館告當發乎否也三束合封表書谷口君名記之丹
仙氏曰先生雖屢痾如今日劇未嘗有其所命百變
矣尊夫人以下煩窮進退○今日門外哉與數人爭
鬬

六日

先生病稍輕乃東秀民曰昨日東招公今日頗快固
辭來訪云々記之兵德使○山川大作使按腹師源
左衛門來問先生病○秀往招高橋既來診○午後
先生稍微快口授昨日瑣事令秀筆記以病日進昨日來期姑止
課口授既先生謂事既記畢秀曰有未記者四事谷口
君東示劃子事石原源之助金子左中索至事口授
秀谷谷口君事東玉江返石原金事也先生忽變色
起曰汝心不在焉乎又瞪不覽所言乎哉雖病未至
忘却近事此四件四日事既以廢口授命汝記之汝
忘脚此事而因我病誣事乎秀曰此事昨日也又授

秀一白本日欲姑廢口授汝且記焉亦昨日事也先
生益怒曰汝能呼心覽何誣我之甚乎尊夫人以下
議之不決秀出昨朝先生所口授與秀所記昨日事
示之先生瞑目既曰我精神昏惘亦甚哉以將乞診
還長郎君招由佶至既先生頭痛大發足不插思曰
若痛不忍向佛前默坐傍人殆失所措且汲冷水沾
手中壓額或按背摩足由佶曰招三齋及源左衛門
何如乃招二子至源左衛門按腹且針既微快黃昏
前皆散○今日先生病屢變雨脾又劇走長郎君名

由信至尊夫人欲招秀氏乃議命秀使浪華秀東裝
携紙燈出比到上池田東畫處隣人安藏追及曰先
生頗快止之浪華乃歸龍平偶來與田信謀雇龍平
命明朝侍浪華秀識與秀氏東隋之由信龍平去既
又賓招田信至診曰先生疾蓋蛔也改用鶺鴒丸及
殺蟲劑由信徹夜看侍尊夫人以下終宵不眠○亥
牌長郎君與秀往吳服祠官氏屬祈禱謝以金二朱
祠官贈御符先生服之

七日

昧爽或來迎由信去○秀與長郎君賽祠邪一女方爲
先生祈念既使人贈御符○三齋君來問先生病○
兵德致答曰若先生尾崎秀若二東苔昨日所答癸答曰君東曰
尊東拜誦承先生大漸驚殺殆失所措且呂浪華之
醫愜尊意者命療何如日田急飛件幸哉昨日飛報
船至今日將西下須留一日請識卿信速送之長府
梶山氏東至乃送上梶山氏東即若尊夫人也東尾曰與玉江金
子在中東既致畢秀氏東曰東東拜誦本書有先生
病稍重須來診另啓又少快不及來診之語既答曰

使人示兄東有後劇之語故將明日昧爽發浪華訪
賣卿既腳夫復致兄東乃謂先生更劇驚披之則告
快也始安心矣復延明日來訪之期蒙屬伯夫藍一
交一分送上日者先生賜書一幅爾時多忙缺答謝
請恕兄須我東告先生也云云○未牌由信來診○
申牌龍平迎秀氏歸門人昌琢從○良平來候○今
日雇隣婦阿米讀恵須助庖事○黄昏使龍平招田信
至與秀氏議療法○先生病状昨日頗快

八日

卯牌由信來○辰牌秀氏衆轎去轎先生所藏轎夫三名屬高橋庭之
尊夫人託昌琢贈香魚及茄於尾崎室○祠官氏送
御符乃與長郎君賽祠歸路過祠官氏謝○源左衛
門來按摩先生○三齋君來問先生病○龍平來按
摩○申下牌轎夫自送秀氏返致其室所贈於尊夫
人沙糖及橘又所深木綿一段乃附酒資錢二百文
問轎舁債曰尾崎先生既賜也○今日雇阿米以後不出
訖○買鯇魚一頭放之大興寺池○夜大作東曰
傳聞先生稍將愈也始開愁眉杏村東告歸淡州浪

華人所示東一通供覽云大東曰本地鍛工雖製簞
笥長持等金具或釘針者皆為官所命作甲冑矣塗
師亦所命塗甲冑又見銃槍類數千日經過我輩多
年居昇平世不忍視之義公等任僻地應無此事云
云○良平來話曰今日午時星月見不識何兆　秀曰
日當譬京師月當譬江戶星即隨月者當譬肩江戶
之諸侯月將襲日光以此相之恐東方賊將起乎良
平曰然○半夫來致米二苞乃附駄貨二百錢○夜
半尊夫人起　秀煎藥

九日

昨夜令々發熱秀氏藥先生服之既熱大發終夜不
眠曰身體如焚繞所煎恐非秀氏藥也乃視所有果
然蓋煎發熱劑也○昧爽招由信至先生謂　秀曰我
賽祠遇雨歸即疾劇爾日汝謂何日乎我乎哉御信
而後燒之復改裁發之宗助氏何日乎我稱祖先忌
祭拜佛前而後召室氏等作遺書何日乎曰後汝令
記日錄爭論後欲召由信語我錯亂由信至既氣分
忽惡終夜痛苦室氏由信等徹宵看侍何日乎曰賽
祠拜佛作遺書發御信皆五日事也曰後日錄論後
招田村信篤龍平使浪華等六日事也先生曰賽祠四
日也拜佛五日也汝所記恐有一日誤乎　秀曰不然
六日由信至既尊狀惡忽向佛前斬日默座也五日
唯稱忌辰拜畢直就臭座卧六日拜後斬日卧佛前
室也先生曰不然汝誤矣我疾劇亦自與汝論作也
汝誤矣汝莫復言我將復劇　秀欲詰由信止曰今日
且舍之先生怠而決亦可○命隣近剖北障軋不摇
者○　秀往召源左衛門○長郎君往乞由信藥由信

曰回秀氏所調也○秀往招由信以病辭既送者○
午後源左衛門來○遣長郎君召良平至戌牌去○
朝來大風撼屋巳牌雨下午時風稍衰雨益急終日
不已○再仙致別所半次郎紙包半次郎送金五十
疋餅拾枚賀中原（案八日所發二物屬秀呈之先生）

十日

秀往問由信病由信曰比昨日頗快　秀曰公若至起
請來視先生既來○良平義子來示仁進所周旋買
物簿及自浪華所送諸具運賃簿曰請擦後附金錢

○秀往由信氏乞先生藥逆過源左衛門氏招之○秀裁答別所半次郎東（代先生謝送中原賀二物）及寄谷口君（述先生病状且問日田急荒件属寄林外先生東ヽヽヽ）林外先生（述先生病状且止上坂）藍田（代先生謝送候器儀二物且述先生病状ヽヽ）東訖之兵德○来牌源左衛門来乃附債六百錢一次百文○大嘉致玉江紙包東曰五日尊東昨日到手承先生伙悪症前日東有我方病之語謂一時軽疾也今始驚啇寒晒一袋送上祈叱存又曰緑鳩傳言曰聞先生病欲趨候而近日患眼疾故不果又曰蒙属石原金子在中東即逐之而取證券送之云云東八日所発　秀代裁答東（謝送寒晒述先生病状属告病状於南德寺）又裁與秀氏東（述病状属年藥肆器六味地黄又属致谷口藍田東）與合封之表書玉江名託之冉仙氏○良平舍人来促金以未接簿延一日○秀往由信氏傳先生言曰今日被調藥三貼既服一貼矣頗不稱意明朝乞診後將請改調○秀往由信氏曰先生昔寂寞請来話由信以病未起使了現来話戌下牌去○夜秀往良平氏問米炭直遂過義齋氏問鍼債○阿来去乃附債錢四百文（一日百文）

十一日

次郎君往迎由信既来診去乃遣次郎君由信贈藥二貼以更昨日所調○秀以尊夫人命往両替屋竹利氏替二歩金其舍人附一朱金七及當百錢三枚小錢六十八文帰路過良平氏良平曰兄為竹利舍人所欺取錢三十文也既復遣長郎君替二歩金其男附一歩金一及一朱金四蓋男愿也舍人姦也○衛卒来取市中雜用錢百五十文○兵德致谷口君東東曰前日所賜東有先生病劇之語憂念不安寢食矣秀氏自賁家帰告先生病將稍退不知近状何如蒙属與林外君東添書以託舟便矣加賀元吉園田廣戠東至送上新聞一紙乞覧云云廣戠東属寄青村先生東新聞紙曰七月晦上杉侯所幽之薩人逃去會津侯嚴索不獲上杉侯得當発京師而有此事故延期云又曰六月二十三日夜粟田隸伊丹山田二人就捕初命會津侯捕之有故辭姫路擄田二侯捕之附西奉行局云又曰六月二十七日中川宮参内莫識其故者云（以上和文譯大意）○秀往由信氏致藥

謝金百疋及肴資金百疋田信固辭遂過三齋氏不
在過良平氏其母見曰兒今朝以有事於林田去矣
過仁造氏過義齋氏致針謝三百錢（針一次百文）及羊羹
歸途由信不受謝之狀先生曰由信厚志（深）感然亦無
於我不謝故且我病間此等件將劇汝善謀之乃復
往强致之○黄昏前　秀至田信氏笹山士人丹羽久
米太郎來見田信曰某將就廣瀨先生學某與良平
善今日且訪之將屬諸事聞良平既歸林田矣諸君
爲我周旋由信先往告先生　秀尊之歸兒先生既由

信導去○贈中原儀於南隣二家（匹平助氏錢二百文安藏氏同上）

十二日

久米太郎來（以下省姓）○　秀往由信氏告良平氏所買米
粗不可食○由信來○安藏贈甘藷○　秀往源左衛
門氏不在謂其妻曰良人歸請來遂過天野氏致謝
金一朱及四季花漬○　秀往良平氏償金六兩三步
及錢六十一文良平義子附證券○與田信分良平
氏所買米偶龍平來乃令之執料贈金一朱於龍平
謝前日使浪華○源左衛門來○長郎君往招由信

以有客辭○　秀往李曉氏買酒及醬油○久米太郎
以米行入塾之法食於田信氏夜來宿○匹贈西瓜

十三日

秀招由信既來診由信致米直四千九百八十六錢
○隣匹販倉鑰脩償百五十錢○箕屋仁造使人來
候先生病○久米太郎來如昨（以後不又記）○由信託久
米太郎促宅貸東曰初約一限銀六十五戔矣今朝
與宅主接宅主欲得金一兩二步二朱請恩附之云
云今日相場金一兩直銀八十六戔則會計有與初

約銀三戔餘之違先生使　秀告曰我非嗇也充食言
也乃使久米太郎致金一兩二步二朱○今日遣長
郎君名龍平不至

十四日

秀至由信氏由信曰宅債件昨夜以先生意接宅主
約以初約決返餘錢六百文餘○　秀往招了現○由
信託久米太郎贈牡丹餅一器○兵德致秀氏十三
日東（問先生病狀送六味地黄及橘又所致浴衣縞）及秀氏所送六味地黄
百日浴衣縞一段○　秀往招由信至○源左衛門來

按摩〇按摩師生庵来取償百文一次百文〇償浴桶借
償三百七十八錢〇夜了現来
十五日
辰牌先生携二郎君賽呉服祠已牌復賽〇李曉来
賀〇龍平来圍碁〇午時雨下〇三齋太兵衛久代
屋芳兵衛来賀〇夜来雨止
十六日
先生賽祠〇訪久米太郎招由佶午前至〇未牌先
生復賽祠〇　秀裁與秀氏述先生病状論送六味地黄償轄償一千四百文秀
民帰時轄夫三名一名償七百文則二千百文也一名秀氏自雇之乃償二名償又屬轄致寄谷口河残
東二及谷口属東林外先生述先生因病不能裁東之故　河残所述鞠中村氏所属漢裝若
戍送之中村氏取具證券送之廣瀬氏之意｜｜來〇尊夫人祭甲申作茶
飯施於近隣十餘人及理吉久米太郎〇夜大作東
示新聞紙二通〇隣人安藏夫妻来錄甲申近亦来
酒話丑牌皆寝
十七日
秀往大作氏返新聞紙〇先生賽祠〇招由佶至〇
兵徳致谷口東中有寄先生本月十三日十四日東

二通及新聞数頁與秀東一通十三日東曰拙書啓
呈秋暑未退公病近日如何新聞数頁乞覧闹春嶽
侯父子將以盆後入京師不識何故田中本多侯夫
人和公主名之既發其國至江戸矣亦不識何故云
云十四日東曰今日應西奉行召至府與力安東宗
左衛門見曰前日郷所上廣瀬氏辭入城件之劉子
即示閲其事諸吏皆許其辭云云敢告新聞紙秀不
能譯之即寫其原文如左
大樹二百年来〻奏典ヲ興｜上洛有之万事恭順
君臣名義改正〻儀ヲ深叡感〻義去ル九日賜
暇下坂有之候以前癸聞件〻之始末不分明殊〻
蒸氣舩〻而微〻帰府且第一攘夷期限等之義〻
於ゝ不都合之次第非一候〻付此度御糺｜可有
之候得共深　思召被為在候〻付追而御沙汰之
儀も可有之事　六月廿五日　松平肥後守
大樹東下已後関東之形勢如何與御不安心被思
召候間事情熟察具〻可有言上且攘夷之儀　叡
慮貫徹候様可被致周旋　御沙汰之事　六月

右勅詔會津江被仰付東下可有之處會津々御断ニ付御附小栗豊後守江被仰付七月朔日下向ニ相成

六月五日中川宮々

謹而奉申上候短才無徳之尊融國事御扶助且歸俗之乍蒙命寸功も無之恐懼之至ニ付頃日之形勢攘夷之期限も打過候得共未掃攘之形義不相見因循送日叡慮奉伺察若心仕ヽ間依之不肖之身不顧恐入候得共攘夷之先鋒被蒙仰度

懇願ニ候自然勅許之上者普天之有志ニ布告其助力を尽し共ニ戦死を遂國恩を報し度一端も仕度速ニ勅諭謹而奉待候恐惶謹言

六月五日　尊融

議奏中
傳奏中

大坂日本橋之上ニ又々梟首有之候罪状写し

守田道意

右之者儀年来奸吏ニ内通致し〆追々姦計相働其上富商ニ往来し軽々敷流言浮説を作爲し衆人を惑さしむる段大逆之至依之如此行天誅者也

七月十一日

圖書頭様御軍艦を以御廳被仰付切論佐渡守様御屋敷江着相成候趣被仰出去ル十日順動丸乗船御出張相成申候

九國有馬遠江守様御老中被仰付候

〇訖昨日所載與秀氏東於兵德〇先生裁答谷口東秀亦裁合封之表書秀名〇招源左衛門黄昏来夜去〇夜由信使其門人繁次贈著蕷

十八日

大坂城代巡視中山地方途過本街午前由信次子政二來招二郎君觀之〇午後先生賽祠〇由信來覩新聞紙尊夫人作薯蕷汁供酒飲〇本地人秦利一郎者来乞受教先生令由信接之〇今日尊夫人雇阿末令洗濯

十九日

秀與二郎君捕蜈数十枚先生貼之大陽〇午後先生賽祠〇秀往招由信〇鼎喜平次王山通称紙包至中

有東一通問先生病述送二物及仙錦糕一筐王山義先生問病廿贈絹
小切二片先是先生屬父子畫以金城病役一迹不畫者乃令秀作答書○
申牌由信來○章吉妻來取其夫雇賃二百五十錢
先是如雇賃悉附寘屋仁造謂既償畢矣章吉妻曰
夫十三日至寘屋氏述某日為先生所雇故欲乞債
仁藏曰昨日既受先生家之債吾子後矣吾子自往
先生家乞之爾時多呪終至今日敢乞乃與尊夫人
謀附之○雇阿未如昨

二十日

秀往招由信既來診○託昨日所裁與喜平次東於
兵德○終日微雨屢下屢止

二十一日

已下牌先生遣長郎君招由信午時未至乃託久米
太郎曰招兄將蓋午飯也非病故也兄君有故不來
亦可申牌由信使其子理吉來曰僕方感風疾故不
得辞趨又曰聞昨日浪華高麗街火敢告○先生曰
昨夜半聞有急報過門外乃問隣人隣人曰衆轎者
二人轎夫七人過也其所携紙燈無徽章故不知何
國人○終日陰雨昨日來恰如梅候○今日先生作
六百餘言文將書之半紙以贈林外先生令秀作其
罫

二十二日

曉來雨止　秀往招由信遂招源左衛門辰牌由信至
已上牌源左衛門至三齋亦至由信源左衛門去三
齋留話飯之○先生強病書昨日所製文初書一行
召秀曰汝所作罫字之劃不與所命數異既書七行
知之汝何令病夫如此苦乎秀數之則竪五十四横

十五即所命也既先生曰我知過於病之所為乎汝
莫尤賜小楷筆風雲一枝一拳○大作來曰吳北渚
自七夕前病近者不能食且苦起臥是浪華人所報
敢告云云○申牌鴻雪來致高木個山仙東鴻雪不脫
鞋韈至先生室外之庭通言○龍平來與先生圍碁
先生語本地醬油無味龍平曰國所賣可先生試買
之秀往欲託安兵衛買之安兵衛曰時々自彼地馱
來賣之且屬高橋君遂至高橋氏高橋曰請携鹵來
分我所買○已牌快晴夜冷氣侵膚衆初用蒲團

二十三日

秀往高橋氏借醤油五合○龍平来與先生圍碁田信偶来代先生龍平謂由信曰僕若爲君按摩既龍平按摩由信讓先生去飯龍平◎源左衛門来以大作旨借新聞紙◎先生所作文終至千二百餘字以半紙不容字数昨日不果今日改書聯落亦不果令秀復作罫乃賜山水畫一幅○以地蔵祭故作茶飯及飣令近隣数十家集食安蔵妻阿藤助厨務○大作東示北渚東告其病且述時事及火事○長郎君久米太郎

秀交往招由信既至○長郎君招政二來供飯○夜了現来贈素麺○夜冷如昨

二十四日

卯牌微雨午時晴○長郎君往乞高橋氏薬○山口芳兵衛送素麺○源左衛門送新聞紙○由信来招先生招二郎君及秀供酒飯同上牌往亥上牌辞○先生命秀招由信至

二十五日

久米太郎帰省長郎従至其家○秀出買簽○由信来○前日来所作書始成○秀往召源左衛門至○理午後尊夫人忽發眩暈既就蓐秀走招由信至○理吉来與二郎君遊戯○尾形門人高瀬西海来就先生臥處見述洪庵死状○留理吉宿秀往告之由信遂買蠟燭串斤油一合半○夜良平来◎秀往召龍平以既酔辞○今日取先生薬二貼尊夫人薬二帖○尊夫人稍愈

二十六日

昧爽招由信至○理吉去○昨夜良平曰明日將起

浪華今朝秀往属遂過谷口氏告先生病状且因宗助君雇阿中○龍平来先生不値○理吉復来如昨黄昏去○源左衛門来致大作東先生留之按摩○先生裁寄南陝青村林外三先生東與昨日所成書并入之賊箱令秀作與谷口君東属逓於日田賊箱○尊夫人携三郎君浴湯肆秀従之○夜尊夫人携二郎君訪由信帰曰由信不在○秀往由信氏取國醤油三升遂返前日所借

二十七日

秀往招由信既而至○秀往取由信氏藥○理吉来如昨○先生送日田賦箱及于谷口君東并封表書谷口君名令日托之兵德便○先生欲浴湯肆秀従至肆湯未熟乃帰帰路自湯肆側左折取生路出於祠道西北半町外○龍平来按摩尊夫人食素麺

二十八日

終日陰雨○源左衛門来○秀往招由信至○理吉来如昨○由信訖理吉致藥二貼○申牌良平自浪華返致青浦東先生裁与藍田東属良平託脚夫氏

○先生裁送日田東属谷口君令秀往發之丹仙氏

二十九日

秀往取由信氏藥○由信来○雨晴而陰昧不見日○未牌先生賽祠○秀往招源左衛門至○脚夫丹仙致藍田答東（有明日将拜趨之諾）○尊夫人携次郎君浴湯肆遂訪高橋氏酉下牌未返先生令秀往迎至則既自他路帰矣○理吉来如昨

晦

終日陰雨○理吉来如昨○龍平来按摩○未牌藍田疎轎来乃属龍平買酒及鶏肉秀往招由信至先生留之欲伴飲藍田約再来去既不至秀往促之以夜半将赴浪華辞○夜龍平去○藍田話曰本月二薩人與夷舩七隻鬪薩死者五六人夷死者七十餘人云又曰本月二十四日浪士燬京師高臺寺蓋春嶽公将来館於高臺寺故也云

八月朔

理吉来賀○午時藍田去先生託與谷口君東○申上牌玉江東（来）○黄昏秀至由信氏其室見乃傳先生

言曰今夕浪華醫来診請良人帰即来椿之室曰諾終不至

二日

招由信至曰昨夜亥牌帰矣欲玉江及由信○午時玉江去○次郎君與理吉往乞田信氏蜈十六枚遂招源左衛門○秀往高橋氏乞其自浪華所買帰鶯一枚由信命肴店屠之而肖秀○兵德致宗助七月二十九日東東曰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両度尊東及送日田賦箱到手幸哉飛舩将發新聞数頁供覧云

云東中有春波所示新聞紙二頁略（記）不及宮本孝吉
東（送業儀 候左右）先生令秀栽荅谷口東有兵徳谷口所報
新聞紙左寫原文
津久井様出坂も先見合之趣ニ御座候乍去藤田
丈ハ近々着坂
京都高臺寺燒失右者春嶽公如何之御用ニ哉御
上京可相成由ニ而同寺御旅館之御積リ然所何
者欲燒拂候由
七月十二日　島津三郎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上　二五

夷賊之儀者雖爲小醜一般之人心ニ關係候付此
節
御親征之儀御用も被爲在候就而者去年以來忠
誠を盡し候儀ニ付御依頼被遊候義ニ候間急々
上京候様　御沙汰之事
六月廿日　井上河内守宅ヘ松平修理太夫
家來呼寄達書
東海道生麥村一条ニ付神奈川港江先達而英國
軍艦渡來其領海江相廻候様猶又今般中申立候
ニ付急度差留置候處右者此方申談候ヘ共不取
用押而其表江相廻候哉も難計候ニ付此儀爲心
得相達候事
七月十一日　井伊掃部頭御届書　關島丹藏
今般掃部頭儀就攘夷御決定夷船何時渡來難計
左候節者米穀運路狭塞顯然ニ付江濃川筋開拓
之儀奉願候處神妙ニ思召被下置候間早々工
從取掛リ不日ニ成功仕候様可仕旨　關白殿
被命候段飛鳥井中納言様より於御殿拙者共御呼

日間瑣事備忘　卷上　二六

寄之上被　仰渡難有奉畏候早速彦根表ヘ申達
置候間追而御請可奉申上義と奉存候ヘ共此段
不取敢御請奉申上候
七月十日　三条西川端車道傍ニ張札
大逆賊　小笠原大膳太夫
攘夷御決定期限之義兼而被仰出も有之義ニ候
得共既ニ長州兵端ヲ開き唇齒之義ニ候得者
皇國之御恥辱ニ不相成様尽力出戦致し奉報
朝恩聊ニ而も可奉安

叡慮苦之処却而反之誠忠有志之者一藩中ニ一
人も無之哉其上此節ニ至候而者恐多も
勅違之風聞有之実以筆紙難述大罪言語ニ絶し
不届之至早々改心罪ヲ　天朝ニ謝し不申候
而ハ、皇国之御大事之義ニ付不得止事
神国一体之有志共　朝命を不俟速ニ加天誅者
也

七月廿七日暁八ツ時頃高台寺客殿庫裏等焼
失致申候放火ニ而御座候寺町四条之辻張札ニ

高台寺奸僧共　朝敵松平春嶽寄宿差許之義不
届至極ニ付放　神火焼畢右様之者有之候ニ於
てハ可為同罪者也

滋賀右馬大允

此者利欲ニ耽り賄賂を貪り恐多も攘夷之
御盛挙を相妨主家を因循ニ導候段不届至極ニ
付代天加誅戮者也　七月
其夜妻強而押隔手向致候ニ付不得止事殺害
町内之者へ手紙投込候なり

滋賀右馬大允

右者此札裏ニ認候様令執行之所偶然免天誅逃
去然ニ竊盗体之者押入候趣　申觸候旨相聞以
之外之事ニ候此後同人立帰りニ於てハ忽再挙し
て可加天誅者也

七月廿一日　右室町今出川上ル町ニ張札

以上谷口氏新聞　〇由佑送示新聞紙其文曰

私義去五月廿三日御暇ニて帰国仕候処内裏御
取締之義ニ付南前寺天川御警備被仰付候ニ付

指揮旁上京仕度存候処当六月朔日領国沖合へ
異船一艘碇泊致候様子之旨注進申聞候間其儘
打捨置候様申付候処物頭宍戸主膳組々麁忽ニ
大砲打掛候処異国船ハ其儘引払候旨注進申聞
候間重役差遣し向後麁忽之儀無之様申遣候同
二日打続又候異国船三艘碇泊致し測量いたし
候様子ニ付先手頭益田負組々大砲打掛候所右
三艘之内二艘打砕候哉一艘ハ早速退帆仕候処
同三日辰之刻頃異人重役之者等三百餘人無先

へ書翰差出候壹艘軍艦乗込暫時談判致度旨申出候間右人数上陸為致城下難波丁陣屋ニ而重役出張右書翰皆讀候処去ル朔日異國商船へ不意ニ大砲を打掛ケ同二日佛蘭西之商船を是又理不盡ニ弐艘打碎旁仁義之取扱無之彼是重役へ及談判ニ其黒白相糺度旨申出候由注進申聞候間兎角此方廉忽之義ニ付可然取計可申旨申遣候処家臣毛利安房暫時及談判家臣共廉忽之儀精々申諭夫処右書支ニ而請取度趣申聞候間則書支差遣候処承知仕以後ハ取締具候様申聞立戻り右難波丁ゟ常盤郡ニ懸り候場所ニ而何人共不知不意ニ多人数出張右異人不残打果書支も取返候趣早速人数差出し候得共亂妨共中行衛相知不申候ニ付丈々手配り申付候處同五日曉寅之刻頃英佛之軍艦八艘不意ニ渡来候間先先手共番船等手配候処完戸主膳益田貢等之船々打碎其上海岸臺場三ヶ所を打崩し右へ乗込打散し旗指物等悉奪取底ニ乗し籍原港ゟ上陸大

砲打候ニ付先手共死亡夛〃散乱いたし候處追々乗込候様子ニ付不成容易次第ニ成行候哉も難計候間此方ゟも人数操出し大砲を打掛候所ニ而暫時軍戰ニ及候處双方死亡不少様子ニ而是ゟ異人共ハ早々引返し乗船仕候間尚追打候處手早ニ其儘軍艦ニ乗出し沖合ゟ又々大砲打放し退帆仕候私義ハ周防金尾ヶ原陣屋ニ罷出候間早々出馬仕候処最早異人共退散之後ニ付其餘相糺し候處先ニ此方ゟ不意ニ大砲打懸斜談判之者不残切捨候段憤ニ而如此亂妨ニも及候哉之旨申聞候恃長門守計らいニて藝州小倉等へ加勢申遣候處藝州ゟハ千餘人出張ニ候得とも右等も最早異艦退帆之後故其侭差戻し申候私家来完戸主膳益田貢其外人数六百餘人程死亡仕英佛私領内ニ而打果し候者凡四五百人程死亡仕候乍併家来共私之指揮を不守廉忽之亂妨仕候美儀〔義〕何共奉恐入候右御國へ對し重大之事件ニ付猶此上之御沙汰奉願上候如何成重罪被

仰付候共御差圖ニ任セ可申候先者不取敢此段
御届申上候以上
文久三亥六月六日　松平大膳太夫
○理吉致膏薬○秀往由信氏取薬二貼及膏薬○
申牌源左衛門来按摩且針○朝来快晴
三日
昧爽戒傳曰浪華有火乃出望之東南数里外煙焰
徹天自寅牌至午前○招由信至○龍平来圍棊且
按摩飯之○高瀬西海来○理吉来○吉太来為石

明寺修繕乞銭与尊夫人謀付五十文強乞百文乃
復付五十文○黄昏長郎君与久米太郎帰○尊夫
人携兒女浴湯肆○雨暴下
四日
快晴○龍平来圍棊○先生属久米太郎招由信至
○辰下牌吉田屋孫七来乃使龍平命肴店送肴既
致数種　秀往招由信不在未上牌孫七酒飯畢去長
郎君従之赴南徳寺○申下牌龍平去○久米太郎
及秀交往招由信皆不在○申下牌阿石携一女来

宿○今日雇阿末浣濯○孫七亦新聞紙数件備中吉備村祠官大藤幽叟天誅罪状妬屋彦太郎件布屋市次郎件有名両布屋掲書数件不細記○夜由
信送膏薬
五日
昧爽阿石等以賽妙見去○招由信至○龍平来圍
棊飯之○次郎君往由信氏取薬二貼及膏薬○未
下牌長郎君帰曰昨夜宿吉田屋矣○緑塢来送金
三百匹及絹四葉半截二葉書画帖一乞書束中有
贈一品候先生病之語曰不見先生令秀裁答束緑塢

所送其親戚者来致○綿茂余人来取肴直金二朱及銭百文
○尊夫人以下浴湯肆○黄昏阿石等返宿○贈長
郎君所携帰餅於由信氏○秀往仁造氏謝取記孫
七氏諸具仁造病風邪○夜龍平大酔来以高橋旨
告宅件
六日
暁来陰雨辰牌止○招由信至○龍平来圍棊○巳
牌阿石等去○　秀往由信氏致厚朴乞薬由信不在
既政二来致薬○兵徳致谷口東束中有新聞紙数

頁及横井壽一郎七月朔江戸所發東長澤左仲七月晦東先生令　秀裁答左仲東記之册仙氏○先生令久米太郎招由信亦新聞紙○午後龍平復来圍棊○大嘉致緑鳩所送羊羹蓋昨日所送三品之一也○先生令秀裁答谷口東及與青村林外両先生東先生手書旭叟猶存四字屬谷口送之○夜秀往取田信氏藥

七日

屬久米太郎招由信至○龍平来圍棊○秀往仁造

日間瑣事備忘　巻之十四　三三

氏屬買弁取所託吉田屋諸具仁造曰僕方病與章吉謀奉答既章吉来曰明外日將艤舟到安治川○黄昏前龍平来○快晴殊暖○夜了硯来話

八日

昧爽秀往三齋氏屬宅件○秀往招由信至○源左衛門来按摩○午時章吉来曰方與舟子約明朝到安治川矣敢告○先生裁與青村林外二君東及時勢論數頁漢文付秀曰吾子過谷口氏託焉○先生命秀曰吾子當以今夕發本地明朝檢吉田屋氏諸物付舟子秀束裝時申上牌將雨乃攜傘出○以下至十日秀三歸寫久米太郎所記申牌先生令久米太郎招由信由信以病辭贈煎藥及膏藥

九日

日間瑣事備忘　巻之十四　三四

右鈔本日間瑣事備忘壹百六十六
冊為旭莊廣瀨先生日記旭莊以詩
著清儒俞曲園稱為東國詩人之
冠而世未有知其能文者也嘗游
豐後日田獲借觀此書於旭莊宗
家實為之手稿本以筆繫日綴以漢
文起自天保四年訖于文久三年
易簀前五日記述三十一年間事
鄉曲應酬友朋聚散通邑大都之
瑰異譎詭山川關隘之幽奇而巖

險以至于天下之多故時勢之遷變
任筆直書雅馴而暢達往々有
天馬奔空之槩其通于人情世故与
尋常儒生迥異非才學之優閱
歷々深則不能曲園評旭莊詩
曰才氣橫溢變幻百出長篇大作
極五花八陣之奇而片言單詞又雋
永可味齋藤拙堂亦敘其集曰吉甫
詩才縱橫如泉湧潮瀉如雲翻空
而風捲葉儻使二人讀此書則其品

藻又當如何也彥於是深歎旭莊
文章爲詩名所掩也夫日記爲正
史資料我邦王公緇素日記頗
多史氏尊重而措而卷册浩瀚文
亦雅馴者蓋稀此書爲最則旭莊
不啻爲詩人之冠而其當嘉安之
際與名士往來所記涉于時事可以供
史氏之採者甚多矣其所以可傳
亦豈徒文章之妙哉旭莊寓大阪帷
者前後卅餘年矣揚風扢雅終

焉于世彥因與圖書館長今井
君謀命書手鈔寫一部置諸
館中以嘉與學者鄉紳任友
君與朝日新聞社協助其資傭
書功發今井君請彥書其後
彥既服旭莊之詩文兼長而恨
我生之晚故樂附姓名於卷尾
文之巧拙固不遑問焉爾
明治卅三年九月

後學　西村時彥

須田文 撰

義魁清河正明傳

舊抄本

據舊抄本影印

近世奇傑傳序

唯我國以奇傑之士爲骨。以文明之化爲肉。無此體則我國不立也。今之學人重利祿之學。而不貴奇傑之士。效肉學而不習骨學。故道理不徹心肝。忠義不塡骨髓。何以得應國步之艱難耶。其矯此弊者。賴有須田古龍之奇傑傳而已。余嘗載筆訪古龍於羽州之酒田。古龍軀幹矮小。而骨大肉肥。道理徹心肝。忠義塡骨髓。古龍頃入京。訪余於忠芬義芳樓。商榷古今。慨嘆時弊。遂著此傳。嗚呼天下奇人。熟讀反覆。想古人以生奇傑之骨於文明肉中。而當國步之艱難。則闞如虓虎。不俾晝作夜。然則古龍雖云國骨之陶冶舍可也。

明治二十六年五月　南筑　佐田白茅撰

近世奇傑傳序

我須田君古龍年少修道。弘毅方正。仁以爲己任。今玆將遊九州。途次過東都。偶有所感時事。淹留二月。於此間刻苦著斯篇。抑周室衰。僭亂起。孔子懼作春秋。今我國王政復古。奎運日振。然庶民偷安。不復思有前人斃躬殉義以啓此明治。動輒有遺名分而蔑禮敬者。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敎。近於禽獸。豈可不憂且懼乎哉。古龍君所以叙八郎忠烈之迹而示天下者。蓋在於欲正人心距詖行而已。遂序。

癸巳四月下浣於東京礫川坊僑居　辱知　本間嶽南

初余之此傳命題以近世奇傑傳。當時爲此序跋者。白茅翁以下皆用其題稱。而今也皆已下世。余獨保殘骸。乃録其原稿以寓新感云爾。

戊寅九月初四　七十三翁　古龍須田文識

例言四則

一　余自少行天下。訪求奇人傑士之事蹟。得其沈晦而不顯若數十家。竊欲修私史傳諸天下後世。而余歷落數奇。未暇援筆。去冬將遊西南。途次滯東都。適有感時事。乃就清寂地。解行李。出其材料。先抽筆于清河正明事。稿成。凡三萬言。理爲五卷。署曰近世奇傑清河正明傳。（後改爲義魁清河正明傳）

一　忠臣義士至偉烈大節之士。其事蹟明較于史乘者。固不待余筆爲。但傳其奇且傑而沈晦不顯者。及記載不備者也。若我清河正明。其名雖高。其傳之者。文字鄙俗。而頗多訛謬。故余據其自著潛中紀略。潛中紀事。回天封事。回天遺事。述懷詩叙。及漫記手簡等。親質其友人以爲之傳。儘有遺聞佚事考證未精者。將以他日補焉。

一　傳奇傑之事蹟。要委曲詳悉。若或簡略之。則事蹟湮晦而不發幽光。刻於報國殉難之士。雖一言一行。其所關係有不小者存。斷裁小之。則余所不忍也。故修正明事蹟。懸歎不厭煩。唯天事之不入史法者。附記以存之。不敢蕪沒之也。

一　傳中數載詩者。爲其詩之善也。以出於其至誠也。且其作多甚在潛匿逋逃之中。或在羽檄多事之際。可以觀其心中從容不迫。綽綽有餘裕。若夫書策數篇。正明平生所蘊蓄。護爲經天緯地之大文字。縱橫馳驟。不假雕琢。而當時之弊狀。科然回觀。實足以供維新史乘之參考。故悉編入之。

癸巳晚春　古龍須田文識

右此傳初稿例言。原稿與廢紙共存于篋底。以有見知余之傳之意趣者。故今録餘白以代自叙云。　七十三翁須田文識

義魁清河正明傳卷一

山形縣酒田　古龍須田文子化撰

清河之郷。在荘内之咽喉。故酒井氏所譏行旅處也。地勢抱山嶽枕大江。斷崖摩霄。激流轉石。林霏水烟。晦明而變化。清淑之氣。磅礴而欝積。猗。山之崇。水之清。豈無其靈乎。凝結感化。鍾秀一身。而生于其間者。夫清河正明其人歟。迺一過此地者。靡不愛其山水之秀靈。而感正明之為人也。正明何人歟。實唱回天之偉業。為天下義士之魁。欲詳其事。閱讀其傳矣。

清河正明者。出羽荘内田川郡清川村人。字士興。號樂水。又號芻蕘子。本姓齋藤。其先蓋出於越智氏。家乘燒絶。其詳無傳云。文治中。嘗源義經潛行。宿其家。所賜刀今猶藏（與義經記所志異）。十有餘世（[illegible]）。祖有外記者。勇武善槍。最上（[illegible]）義光之陷藤島城也。外記挺叡健鬭。頗有力焉（齋藤氏系譜）。其後仕荘内侯酒井氏。仍為郷士。家號崇義堂。世業釀酒。家貲富饒。以賑隣里。有聲望。至治兵衛。字豪壽者。荘内侯嘉其屢獻金穀供國用。特命為邑正。任郡代主管。給以十一人口糧（齋藤治兵衛尋書）。豪壽廣傳易良。好俳歌。初號柳眉。嘗雷震其山林。改號雷山。交游頗廣。其徒推為宗師。四方聞其風而來訪者。文人墨客。以至劍士僧侶。苟有一技一能可取者。莫不引而歎待焉。是以客常盈家（雷山翁碑。雷山手錄）。豪壽配三井氏。字龜鶴。岡人彌吉女也。靜婉幽閒。慧而匪矜。克事舅姑。翼夫治家事。閭里視效。婦德夙著（口碑目擊）。以天保紀元（庚寅）冬十月十日。舉長子。是即清河正明也。幼字曰元司。此日雷電晦冥（旦起私乘。正明手簡）。元司為人。隆準而廣顙。白皙而秀眉。眼光爛爛。音吐如鍾。元司幼而勇於敢為（口碑）。七年（丙申）始趨家庭。受孝經句讀。十年（己亥）元司出鶴岡。因（依）伯父金次家。入書師清水郡治之塾。傍從伊達鴨藏。受四書句讀。使氣自豪。不受人覊勒。亟嘗師譴。弗悛。居四年而歸家。十四年（癸卯）三月。藩士畑田安右来守關篤學人也。與豪壽親善。元司（[illegible]）自標榜曰天縱樓。終日堅坐讀書習字（旦起私乘）。好讀野史。每過忠臣義士殉難報國之事。感涙潸潸。不能自禁。掩卷長息曰。男兒不宜不如此也（芻蕘論文篇。述懷詩自叙）。弘化元年（甲辰）元司年十五。一日讀家譜。見無甚顯著者。慨然謂。男兒生當揚大名于天下。光祖業于後世而已。寧容碌碌廢死于閭里耶（芻蕘論文篇。旦起私乘）。是歲九月。從父母遊于仙臺。觀青葉城池。吊多賀古碑。遂探松洲之勝。浩然有四方之志。元司讀書倦則捕山漁水。傍習謡曲。好購刀劍。其所私藏。及數十口。常語其人曰。天下有事。吾當先群衆募死士。鳴大義。所以備武器也。聞者縮舌。一日豪壽閱其買辦簿者。始知元司耽武器。大驚呼而近之。規而沒之。元司仍陰購不止（旦起私乘。口碑）。父母恒病其不覊。而祖父信精絶鍾愛之。嘗詰其師安右曰。伊兒不成大器。必遺大臭。顧其所志如何耳。安右亦識元司異器。循循訓之。以納于軌物。元司感憤。束脩行檢。深用意于聖經賢傳矣（芻蕘論文篇）。二年（乙巳）二月朔日。元司始加元服。安右為之禮主。三年（丙午）

（丙申）藤本真金以匣來游。訪豪壽菴。留數日。真金號鐵石。備前岡山藩士。固負節慨。元司共語大喜。頗有所感發。（澤游歌行、酒中紀略。）從此游意益切。屢請之父。不可。四年（丁未）四月。元司贈書其師安右曰。元司游意勃興。不可自制。本日上程。願師借旅資五金。安右諾之。先是安右期滿而歸。既而聞安右以藩命役于江戶。迺請與俱。安右又諾之。而豪壽不知也。使人為元司擇配。元司聞之。贈書其人曰。聞足下為僕擇配。是無益而已。僕方抱大志。遂非朽于桑梓者。且婚義人之大禮。一旦納約。不可輒易。自料里婦難與僕諧。已納而有變。是賊彼人子者。丈夫所恥也。敢謝。既而悉理私債。暗告別鄉黨。遺書枕頭曰。兒常苦閭里之於師友。抱四方之志也尚矣。屢乞命不得。蓋大人慮兒之流於蕩佚乎。兒非敢如此也。只方將求師友于大都。鍼砭鐫磨。自與艱楚。冀庶幾以成初志。而後歸鄉報罔極萬一是已。今者決意亡命。伏請勿煩追窮。五月二日。昧爽輕裝出家。過六十里嶺。抵上山。待安右之至。詰旦父母訝元司不在。搜索獲遺書。愕然。使人急追之。及諸上山。乃欲引歸。元司曰。謹為我謝家君。兒固知亡命之罪。欲待業成名遂之日以償之。抑男兒立志破關。寧容中道而歸耶。追者不能強。元司乃送追者之山形。購一銅盥于市。回託之曰。以供歸遺。追者復命。且呈銅盥曰。郎君所遺也。一座失笑。遂不復追元司。在上山。聞安右更命。迺獨發程入江戶。始元司聞東條一堂名。心嚮往之。於是欲委質一堂。自顧學資無所獲。心私窘之。有伯父彌右衛門者。以商住江戶。訪求得之。語之志。且語之窘。彌右衛門使其客于米商某家。其所識也。商粗解詩書。嘗遇元司。

元司曰。以錄商狀為事。偷閑讀書。居數月。豪壽窮託彌右衛門資元司。蓋以元司之亡命。鄉黨或陰誹毀之。豪壽亦憚之云。八月。元司始執贄見一堂。遂入其塾。一堂（名弘。稱文藏。）學識淵茂。議論純精。推先秦之文理。發六經之古義。以為洙泗之源流庶幾不差矣。自稱焚書以上人。學者推為泰斗。名聲嘖甚。元司受其薰陶。專精古系。及後為一家。雖不太拘師說。然慨然以古人自期。眼空一世者。蓋有素於師風云。居數月。伯父彌次來江戶。與彌右衛門西游上國。誘元司。元司辭曰。吾今漸就學。廢學而游。未為得也。兩伯強之。而後從之。嘉永元年（戊申）正月。九日。元司從兩伯上程。伴一友一奴。道東海抵京師。仰皇城之巍然。觀禮樂衣冠之存古風。追思王朝之盛時。徘徊憑吊。慨然有復古之志云。去而暫留大坂。南探藝備之勝。留跡于錦帶橋。旋而討紀伊太和之古跡。拜神廟于伊勢。再道東海。過鎌倉。詣八幡祠。欲觀寶器舊物。同行不肯。元司喟然曰。於戲。鎌倉者霸業草創之地。累世積威。今也委迹蕪壞。空使後人感愴不已。乃過此地者。宜憑吊探討。參諸舊記。究其所以興敗之理也。而渠惟見臺殿樓閣金碧粗耀者。以為可娛其目。豈足共語。凡游涉者。可不擇伴侶。於是元司再游之念頓萌。故不敢共抗也。五月二十四日。還江戶。此行元司所得不尠云。（旦起私乘、正明手錄。）元司有弟曰熊次郎。年甫十三。慧而友也。父母常欲以元司之堅志不回。讓家於熊次郎。使元司專其業。是歲七月。熊次郎病夭。元司得訃。大哭而歸。左右奉侍以慰藉父母之意。（旦起私乘、堯論文篇。）豪壽嘗起小樓于郎內。以為迎賓所。署曰樂水樓。於是使元司居之。（齋藤平義談。）樓對蘭山。俯清川。

氣象深邃。觀眺極壯。樂水樓記云。對蘭山之下。臨最上之水。而起者。吾聞居之樂水樓也。氣象萬變。山水之美咸具焉。登此樓者。自有會其勝者矣。嗟乎。吾嘗思之。自古至今。人之所趣。千殊萬異。而要之。聲聞耳。利祿耳。是故或為貴位權門。輝榮于當世。或為富家豪右。取快于一時。而求其歸。與其身俱朽。曽不如前山之一木。下流之一嵒也。豈其所趣之未至耶。何為所得之盛。而所失之甚也。毎登眺樓。未嘗不感慨焉。吾又思之。自古至今。其名于世者多矣。蓋周孔之仁智。孟荀之論辨。漢高唐宗之英略。其下而繼之者。子房孔明之忠謀。孫吳之奇而妙。用諸當時而有餘。傳諸來世而不竭。洋洋乎與天地俱存。與日月爭其明。山鑿雖崩。河流雖翻。曽不能損其萬一。豈其所得若殆天德耶。何為愈久而愈盛也。每登此樓。未嘗不感奮焉。夫對山俯水而起。而所以名樂水者何。盖自孔子之後。未嘗見所謂仁者。仁豈吾所速幾望哉。然則致仁莫若致智。致智然後仁自至。是吾所以獨取于水也。登此樓者。其恕焉。清河正明識淵莞論文篇

元司起卧于茲。絃誦自遣。鄉黨急于征利。絕無讀書者。迂元司所為。交毀之曰。渠終日讀書。果為何用。元司聞而嘆曰。讀書在明道而已。道之於人也大矣。不可須臾離。人而不知道。猩猩而能言者。何取于人也。二年己酉二月。豪壽留元司守家。西游上國。六閲月而歸。既而父母與親戚議。勸元司納室。元司輙曰。男兒事馳騁。未有室可也。獨女子不然。過期無所天。或隱沈生疾。顧辰年已笄矣。請不論次第。邀往婿辰。辰若即元司妹也。旦起私乘元司居家業已二年。翺翔之意。不能自雌伏。乃謂自古揚名以顯于後世者。豈容易乎哉。慷慨孤苦。饑寒困窮。抵觸于世路之艱險。貫通于人情之得失。以盡非常之勞者也。余幸生中民之家。雖無衣食之累。然優游逸樂。以騁死於群俗之間。素性之所不能堪。欲一立功名以圖不朽。恨地僻不能通於四方。身非姪弟。不能去家奔走。常兀兀窮年矣。曩者決意一游覇都。就學未幾。浮游諸國。所歷名山大川。所閲人情變態。質諸文字以學焉。頗覺有開發者。一旦小故。青雲之志殆沮。今也家事稍閒。是追宿志之時也。乃當懇于

王城。就出俗絕倫之士。而脩經世濟民之學。而後西游九州。極天下之大觀。再出覇都。遂取玄珠以潛于深淵焉。然而驟請命父母。必不見許。不若往鶴岡。因伯氏以白所請。三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遂決策而出。賦詩曰。少年豪氣自難收。仗劍飄然事遠游。只怕爺孃倚門望。天涯孤客促羈愁。三首之一抵鶴岡。因伯父金次語之志。且請為說父母。金次知其志不可奪。往請于豪壽。豪壽許諾。遣妻三井氏。齎書與金。與之元司曰。前途遼遠。可以速行。能自愛其身。莫血氣誤事。且副以俳歌一首。詞曰。雲井未天登羅波加邊連安計雲雀。臨將發。伯母陰謂元司曰。頃日聞族人之說曰。渠將再游他邦。豈保其有成乎。放之今游者為非。聞者和而同之。豈不嘲女之再游。而尤中父母之縱歸。是固雖忌者之說。女將得不自銘乎哉。元司對曰。安之。異時將使俗輩鉗其口耳。元司日録二月三日。道北越。行即名士。討古跡。過木曽。三月十一日。入京師。訪梁川星嵒。問以京洛文儒。星嵒曰。僕自移任于華下。已六年。去歲罹疾。殘喘殆不保。爾來絕交文士。純養老。當時京洛文士卑弱。無足言者。其文辭可見者。獨有春日生。名潛有子其見之可也。既而以因工横山生灘紹以見岡田半藏吉龜遂行束修。翌日。行大坂。謁篠崎小竹藤澤東畡奧野小山後藤松陰諸老。而歸塾。塾曰遵古堂。生徒放縱。不拘禮儀。有脫袴而侍講席者。元司驚曰。夫禮儀者學之表也。故能教人者必嚴禮儀。今禮儀之廢如此。師道不立也。及聞其講經。乃曰。此是訓詁之儒。莫以易我一堂夫子也。怏怏不樂。日與二三子游覽名勝古跡。又歷聞諸名士之門。有中嶋文吉者。棕隱以詩鳴遠近。元司嘗持素絹往乞揮毫。

文吉點染數字。俄而停筆曰。潤筆奈何。見元司所醜。不足之。使其婦言於元司為謁之。元司大怒。直奪素絹。詈曰。鄙夫徒竊儒名。貪慳賤劣。曾賈豎之不若也。世間如此者。斯道之賊也。不顧而去。梁水樓藏横軸二巻。三都碩儒四方名士。題詩若二十八人。独中島文吉書一身是膺四字。不載章。元司曰。錄備記其與。旦曰。永存彼醜跡。以愧天下後世文人詞客貪鄙如彼者也。初元司以京坂為天下之上游。以為人文之淵叢。其宜有傑出之士。毅然卓立唱經濟之學者。既居一百餘日。視其文儒所為。大抵拘泥詞章之末。齷齪名利之巷。絕不見其抱負之大者。與其所期望大不相合。於是自謂。欲講經濟之學。莫若行萬里之蹊。行萬里之蹊。而究其形勢風土。則人情世態。自蘊蓄於方寸。而後栽以萬卷之識。於經世濟民之學。其或有所立焉矣。七月三日。為治行。伏劍發程。乘舟于大阪。航抵鞆津。遇颶風。舟殆覆。舟

宕吁號。面無人色。元司泰然賦詩。朗朗高唫曰。風伯怒狂波蕩揚。片帆如醉又如狂。死生有命所何怖。決眥西南萬里風。而風浪益猛。繫舟一島。僅免。上陸小倉。行訪尋山川人物。暫留長崎。觀異館。探外情。欲就譯吏某學清音。有故不果。轉游島原。涉獵肥筑之間。再出豐前。過海濱林中。有野夫五六輩。息蹊傍。呼曰。客何之。元司顧而視之。皆楚髮之不逞也。恐懼其怯。故前踞其傍。乞火吹烟。野夫熟視元司問曰。客帶長刀。何為。元司笑曰。即欲備不虞。而行天下已十年。未曾離其室。徒長物耳。野夫相目曰。壯士。請負行李以相從。曰可。唯行李亦輕。卸以委他。會中津藩士東觀。乃與俱行。回視野夫。既亡去。不見其影矣。既而旋馬関。歷藝備。泛海。返大坂。八月八日。入京師。此行所觝觸世路人情。可喜可驚可笑可悲者。感諸

心。見諸文字。著西游紀事一卷。西游紀事九月。去京師。道東海。入江都。時元司腰纏已罄。不能委贄門。乃欲讀書於閑地。謂伯父彌右衛門曰。願得以伯氏之靈。居于松之園。彌右衛門為請之園主。園主許諾。於是元司居松之園。園在墨陀堤。植松樹。枝幹偃蓋。蒼翠映目。清爽雅潔。為都下之最矣。元司捿遲閒亭。詩賦優游。以送居諸。本藩文儒渡部任好琴湊者。聞元司之滯游。亦就師寄詩諷之曰。高翔六十州。看盡山兼水。還向江東來。滄洲此處是。元司和而答之曰。暫為散脚兒。還笑幾山川。唯有別離言。游觀非所是。三首之一其述懷詩曰。劍書不必論雌雄。海嶽幽探遍大東。他日若談天下事。良圖自在土風中。元司日錄四年辛亥正月。再入一堂之塾。又以餘暇。潛心韜鈐。而學劍術。於千葉周作。元司嘗論文武之不可岐曰。文武之道一也。不

可岐而為二焉。余竊悲後世之士。徒文徒武。以為足其任。而不知反其本焉。噫何不思之甚也。夫國之所倚賴者文武也。治與亂不可一廢。而今之為士者。有文而不知武。有武而不知文。僅偏其一而止焉。是故文武之道岐而為二。文士拘於治世。武士肆於亂世。雖靜于國內。自相攻擊。天下無事則止。苟有事欲舉其偏者。以加其大難。余惑焉。一從之士有文而無武。吾知其流靡無能為也。有武而無文。吾知其暴戾易摧折也。為士者可不察哉。元司在一堂之塾。凡一年有半矣。剛毅力學。頗窺古學之奧。一堂屢推奬焉。正明有興本藩士大滝某書。諱復。泛灦文。雖太熟。亦足以見其用力于古学。医書曰。大滝翁足下。數辱書。乃知起居佳勝。欣踊放踊。向者諸我一堂夫子之学云。瑤池經李高於天下。然世之為經李者。其所恥各殊。經李一言。豈可以觀乏識。顧得間其所立之詳。書辭懇勤。不可以不者。然僕性踈才揣。而入門日淺。未究其所聞。答焉唯其所言識。未海之一沫。圓不足以盡夫子之李也。唯翁諒焉。夫世之称古李者。嘗其奥。之數固備。不敢否耶。今復涉訶論。雖思損其術。不以止。

程朱為老佛而不自知其為老佛也何則其讀經率履漢儒舊體不能別聖人所謂道德與老莊所謂道德是其病根天下皆然豈一朝一夕之所能盡于哉今試學其一二言之秦政之累天下徴之也尚矣人旨賣老狂無為高祖約法三章亦唯從當時人情耳術儒然說焉祖若陸責為始其言曰虛無叔實通動無量是其濫觴而司馬塵論六家之要歸重道家賞誼富時名儒然其言日虛而静如鑑之應董仲辭曰大如孔天如委衣要精養神寂實無為揚雄曰老子之言道德昔有耻焉耳孔奴因為孔氏之聖孫其注論諸仁者静曰與欲故静其餘可推而知矣魏何最尤好老手附會之易繫辭称老易以折理為高王鄭注若易韓康伯注繫辭治自老子道德来又天地萬物理朱李理氣李非始於宋李也世之称儒者皆以老于道德論孔子道德豈復真知聖人之道者哉至匡之有天下注流詩書解釋經傳聖人之李衞行矣然其書諸漢魏西說六郭述漫要不延以推焚書以上之宇義文理也肇柳氏起須知誦古辭擊破六朝能偶之擊雜述古籍之宇義夫理然未及說古經直以其文章為式致世而已未歐陽氏不喜時文不從時說其李持族幾於孔氏之道而輟掌於政務轅軻手仕路至道淺之說則餘力不韓講明也及宋之南渡天生一大傳人之識學個高朱子者高衰孔孟之意深閩仁義之道縱羅百家之說而折東業識注釋聖經賢傳李者韓然從之經李於是于大行于天下其功可謂僻矣唯恨混貿於老子道德而誤解孔孟之言至於以理氣為家言以天理人欲為口訣則聖人之經終不得其當也夫理者耳義於玉之脈里也就玉之形氣而有理焉無形氣者豈有理手朱手乃以理為在天也之先是老子所謂先天世而往者豈聖人之道于哉聖人之道者唯是人之所以為人而已顧嘗以天地萬物論道也明儒吳言齋揚升庵青儒毛西河哉專林之徒信擊之弱之所諸也我邦自惺富羅山業信余務海内說經若皆宗焉伊蔡久子荻生本宰之瑛排擊之亦雜之所諸也然其所排擎諸求全視焚書以上之字義文理即之以漢說是以終不得攻朱子之病根也朱手病根若何曰老手道德而老子為理李之祖後儒不知若手為理李之祖不知美魏循固皆為老子之學擢朱子為理李殺不爲故其病根也故欲知聖人之經若宜先李焚書又上之字義文理矣夫讀書者雖獨不據字義文理雜以漢魏之說故指麗爲焉若有之斷鶴服雖危足者有之辰轉訛諺萬古長後誰能知其病根者也試問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蜀李若讀以一語非如舊說可與語字義文理矣不然其讀聖經皆指麗為馬之獲耳何字義文理之有我夫堂之於經参其所著有道德答問性余答問及繫辭答問一所讀書法可就而正焉因非有二紙上之所能蠡也且僕之聞誠論海之一嘔耳要能究其畔岸予聊因求書略陳因陋唯翁諒爲元司作以書時年一十二

有塾長松田松菴者性僻貪也元司屢面折之嘗作詩嘲之曰聖籍虛名上課頭讀書講道也應爲品題不識幾多士自教果能近聖不

平里蓋一堂讀書樓名也松菴不悅元司呼之曰大伯傲輩皆笑以為當一堂矚欲以元司為司監元司固辭不就時安積良齋以昌平黌師儒名重海内諸藩之俊秀游學江戸者多集昌平黌元司欲因良齋容交於諸生也五年壬子正月遂師事良齋（元司日錄　莞論文篇）良齋博識能文於人尠許可諸其徒曰齋藤生英物也他日必成名天下者於是元司名始見知御然元司於良齋之人之典學恩無所心折仍猶伺候一堂叩經義也當時學者率皆高談性命標榜詩文栖栖乎求售于世元司疾其如此也會退某之問為學之道乃答曰讀萬卷之書富古今之利害著明人之可能行者落實明之可能施者以教天下之形勢爲其高遠解事實者一切不勉之也其唯如是故用則施於當時不用則足以傳於來世也先民有言天之生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學者其可不察哉元司雖不肖好學於今有日而未嘗汲汲俗學之所為是故性命詩文而優於人未嘗為足也性命詩文而劣於人未嘗為不足也時之孤行唯稱守其用為事攻如是也已（文緝篇　莞論）自初弘化中三年五月米將必底率軍艦抵相之浦賀爾來外舶屢出入邊海憂國之士往々論邊事至是幕府令諸侯稍嚴海防元司夙察内外將有事銳意研文武廣與四方賢豪交游私抱報效之志矣（尊攘義士清河正明君墓碑）十月與土藩士間崎哲馬赴浦賀觀形勢講禦侮遂游于鎌倉繪島而歸

第莞論文篇湧游歌行正明有美泉赴浦賀序鏘匣匣小文亦有足以知後來為回天之倡始之氣慨若故摘出于慈甫賀於天下撕海路要扼之衢而以密圖大城西夫屢垂延爲幕府設堡營今諸侯衞焉又募錐通韜略通時機若往監之余友某蒙拔擢伏劍即行余送之城外祖而勸酉曰戰闘之事子講之久矣吾將何以告之在昔先王建国制義無遠邇

小大夫虜之行無亂者悉作之元普來冦為威靈所沒十萬師僅漏三人而已先王之處夫勇如是其嚴矣而見今世稱道夷教者蔓延于天丁何也傳曰神依人而行覽先王之感罷其遂至於斷手其努力莫使中國肆擅陳為泉曰敢不奉數也所假一夫之力不能振舉國矣曰否昔者王豹竊於其而河西善誕卒商杞梁之妻善吳其夫而變國俗荀以其所因有推於其所周有惡知天下之不見化哉子其勅大之荀自小之國其容侮某曰諾乃揚鞭而去六年癸丑三月、越三國嶺、出北越、歸省父母、居月餘、航海北抵松前、偶失其行舂、關吏詰何、不許上陸、元司慎德贈書松前藩士櫻井某自明、乃得寛假、與其文武之士徵聽、又往函館、時慧星夜見、元司感而賦詩曰、天地剖判各國分、四夷八蠻何紛紛、邊境每傳異船報、旰食憂勞有上君、循遠忽警誡、赤氣緊爛慧星掛、漫歸紀數蟹行書、我夫歷歷見成敗、嗚乎此地北門衛、鎖鑰無人忽曾充、意氣身命何足數、欲身上言誰能容、論文篇湧游歌行六月、亞米利加合衆國海軍督將彼理率軍四艘、猝入浦賀、鎮臺戶田氏榮遣屬吏撥問、彼理令屬將答曰、我大頭領令督將齎國書、修隣交、求通商、欲見重官度使余吏告國禁退之、米將傲然曰、萬里奉使、余不得所請、我且為我所欲為、測量海口、連發空砲、氏榮以防備未完、恐其生變、寛辭諭之、急馳白狀幕府、且曰、請權受國書、切莫開釁端以速覆敗也、幕議狼狽、不知所處、閣老阿部正弘、會親藩列侯議論紛漢、曾無統一、時水戶前中納言德川齊昭蟄謹別邸、夙憂外冦、屢上書幕府、陳海防策、固負海內感望、正弘奉幕命親往、請起參大議、齊昭稱病辭謝、正弘懇請不已、齊昭力病登營、獻議曰、不若一戰以張國威、諸老因循、狂為之說曰、昇平日久、武備不整、不若權受國書、待武備整日、而後絶之、於是幕府以而尹井戶學弘補浦賀鎮臺、與氏榮俱圖事、氏榮使屬吏告彼理曰、所請事體重大、非可輒答、自今閲五月、後宜再航抵長崎、取答書、彼理怒曰、我奉我大頭領重命、請隣交、非彼漢蘭商舶比、吏曰、政府發重官受國書、公何鞅鞅然也、彼理曰、國書授受自有儀式、屬為之設、氏榮深恐生事、一如所言、於是氏榮與學弘急起館舍于九里濱、為接米使所、擇其砲丸可及之地也、晝夜督作、會津彥根川越忍四藩出精兵戍沿海要地、旗幟數里、甲戈耀日、預令瀕海從老幼婦女、麾下士卒、奉命警衛幕府、既而館舍成、氏榮與學弘使屬吏延彼理、彼理分軍隊為二、作海陸相應之備、整旗鼓而上岸、艦上發空砲祝之、氏榮學弘正服出迎長揖、彼理立禮直就賓位、從兵入衛、二童子捧國書及方物而進、氏榮受之、儀了、氏榮告曰、此地禁泊外艦、政府為貴國特屈法延使者所請各件、廟堂公議將有答、他日再航、必可於長崎、彼理退而上艦、徑駛四艦入本牧下、碇艦測量水底、氏榮大驚、遣吏阿之、艦將傲然曰、明春再航、不得通好、則以兵力決之、故預測量行軍艦之地而已、吏怒而詰其亡狀、艦將哂曰、貴國業已受國書、表懇親、汝何得沮我所為乎、突進數里、望見大城外郭、乃返艦浦賀、出海口而去、彼理在浦賀僅旬日、府下恟恟、市民負擔而立、幕吏驚事不意、忽皇不知所為、恐俄激變、齊昭以為不一戰以折彼驕慢、則國威挫屈、無可復伸、作書論陳絶外十事、正弘不能斷、狂為之說、遂受其國書、書曰、我亞米利加合衆國疆內、阿列根西及加里福尼亞、際大洋、與貴國相隣、而加里福尼產黃金白銀貴重礦物、我蒸艦發加里福十八日而得達貴國焉、稔聞貴國肥腴豐饒、多產異物、若

能開海港通貿易必共有大利貴國若爲不可則限五年若十年試市果不利於貴國則罷而復國禁亦可也我國漁船商船航漢土者或遭颶風或絶煤炭漂至貴國者無歳無之而貴國不一加給恤反甚爲虐殆無人理切望除此舊律以盡善隣之義彼理既去幕府下教解嚴徹戍使閣老脇阪安宅入朝奏米使事天皇夙用心宗社安危至是憂悶不置勅七廟及七大寺祈四海靜謐如元寇之故事諭旨幕府曰宜遵守祖法無損國體是月二十四日征夷大將軍德川家慶薨世子家定襲職爲征夷大將軍家慶以米使事爲憂知家定昏懦無能爲遺言曰一切外事聽水戸前中納言處分七月幕府下教天下大議米使事宜因會列藩諸侯及麾下示米使所上書曰開港貿易國家大禁曏昔之事權而爲之不可以爲常米使要請事實非小宜各盡言陳意見於是自列藩諸侯及麾下之士以至儒生劍客市井之人爭上書論和戰利害策倫方法群議紛紜未知所決幕府諭曰群議雖有異同要之歸和戰二字顧海防未整兵器未完自我不可啓釁端宜設辭以拜明年之答期唯彼挾兵威暴然來逼勢不可不應當盡全國精鋭決勝敗于一戰之下卿等體此意豫備不虞事至而勿驚擾此時魯西亞軍艦四艘抵長崎鎭臺大澤某移檄諸藩福岡佐賀諸藩發兵備焉大澤乃遣屬吏詰問曰魯國使臣布恬廷奉國帝命有所請願見重宦呈國書論使事大澤狀聞幕議使大澤受國書書以三事爲請曰修鄰交曰正唐太疆界曰開互市場于貴國海口八月正朗既極北海衞要之境探得虜情經青森秋田而歸著漫游論文篇歌行

方此時外事頻起幕府大老措置十二月前中納言齊昭與諸老議令大監察筒井政憲勘定奉行川路聖謨赴長崎延見魯使布恬廷備禮接答書曰貴國與我邦各有土民且民無事相安今貴國以好意來論我焉得不以好意報守新正邊疆宜相與商量然疆域之分按圖籍固有確據毫毛不可疎鬆若夫貿易通信我邦必遵守舊典敢嚴辭貴國頃米國亦乞互市現今宇内形勢一變誠不可以古例律今事然而許貴國拒米國不可也若兩許之則萬國繼至盡一國之力而應萬國之需力亦難給且境内物産撿其多寡非一時所能辦況我主新立百度草創此等重事告之列藩奏之天朝反覆協議而決可否顧費三四年議定事整自我報答布恬廷每條論難聖謨一一辨析布恬廷遂受書而去七年甲寅正月米使彼理率軍艦七艘來浦賀徑向内海鎭臺戸田氏榮遣屬吏遏之艦兵麾避至本牧泊焉連發空砲以張聲勢幕府下教列藩警守京師及江戸鳥取藩戍本牧熊本藩戍羽根田松代藩戍神奈川兵營相望戒嚴沿岸乃命大學頭林煒市尹井戸學弘大監察伊澤政義往接援旨曰彼所要請不必許又不必拒造作言語遷延時月使彼自退以俟我決答而已煒等乃擬浦賀鎭倉爲延見之地學弘至浦賀遣屬吏告彼理曰政府重宦築館舍浦賀以待彼理稱病使副將亞旦出見曰吾將直入江戸見執政而決答不可還浦賀翌日氏榮學弘遣一吏餽食料候彼理病且曰政府特派重宦鎭倉以延見大使亞旦曰昨言浦賀今言鎭倉何言之無信也曰浦賀鎭倉唯大使所擇曰鎭倉水淺不可繫艦吏

國請。亞旦作色曰。汝國請決不可。吏去。更遣一吏諭之。亞旦傲然罵之。吏去。彼理遣亞旦乘一艦至浦賀。書告曰。浦賀風浪無時。非泊大艦之地。歐米各國遇使臣。必於國都。盍定見於江戶。吏導亞旦入館舍。煒等出見。謂亞旦曰。政府為大使設館舍以待。亞旦罵曰。此地風浪無時。諸君誘之何也。重官欲見使臣。宜從我乘本艦。遠使絕海。論一會見之地。猶且不能決。如斯曠日持久。使事不可了。我且報本國。益發軍艦。決事于一戰之下。驟然而起。諸吏失色。會風浪暴起。彼理怒曰。我殆為豎子所誤。俄令數艦進品川。擬砲臺。連發空砲。響音崩山岳。都下騷然。負擔而走。彼理令小哨舩測量港灣。警吏呵止。不可。伊澤政義馳至神奈川。遣吏告國禁。止測量。艦將罵曰。我來與貴國訂隣交。兩軍對持。測量寧可懈乎。林煒援諸旨屬吏延見亞旦。使其自擇會見之地。案行相橫濱地勢曰可。蓋以其砲丸所及也。乃芟蘆葭築館舍。為會見之所。煒與學弘及諸吏。移館於神奈川。遣屬吏探彼理意。曰。開海港通貿易。吏舉國法難之。不可。狀聞。幕議沸騰。趣召煒等。煒等擬陳答問各款。請旨。齊昭與諸老協議。乃令曰。通商決不可許。彼以是啓釁。亦不得已。若意無暴戾至此之理。煒等亟首下旨延見。二月十日。松代小倉二藩出兵警衞。彼理從兵上岸。威容嚴肅。煒等率屬吏迎接。始煒論會見之地。為彼所恐喝。甘從其意。彼理謂日本人易與耳。至是。煒無發一語。彼理感氣折之。諸吏既已畏怖。純主撫事。彼理要請曰。碇泊中肉菜薪水欠乏。而求之貴國。則取値給之。許士卒上陸攝生。勿禁測量沿海。為通船之便。有漂民。告哀者。卒撫恤之。若不得所請。則兵力決之而已。乃多虐不辜。我所不欲。唯高官留意焉。且齎且贈。諸吏無以荅。會見儀畢。彼理庭陳珍異機械數十種。皆邦人所未見。曰大統領獻日本國王。諸吏傳觀。目眩心傾。遂允彼要請。且許開下田函館二港。且二港借方七里。乃盛陳刀劍甲冑漆器米包。曰。取贈大統領。煒等具條約草案。請允裁。正弘怒其所許太濫。齊昭尤不平。而不能奈何。熊本侯細川齊護奮怒。請發手兵擴米艦。幕府不聽。批準其條約。遂下教。撤諸藩戍營。自去夏所徵兵數。凡三十餘萬。至是皆解歸。是月。元司抵江戶。居昌平黌。尋游于南總。觀沿海地。巡鹿島銚子而還。（嵩覧論　文篇）三月。煒與氏榮學弘會彼理于橫濱。假訂條約（俗謂神奈川條約）曰。兩國君主批準署印。彼此交換。自今閱十八月施行。彼理赴下田。尋航函館。復返下田。六月。煒會于彼理于下田。附加條約一如彼所請。齊昭入諫大將軍家定。不省。齊昭以與諸老議不合。謝病辭參大議。會筒井政憲河路聖謨畢使事歸自長崎。言正弘曰。幕府許米之請。而絕魯之求。且無故假米以七里地。其損國體甚焉。諸藩憤恚。卒釀喪亂。正弘不能答。爾來外艦頻來。侮慢凌辱。無所不至。諸藩建白爭論拒絕。儒生劍客亦皆慷慨。欲膺且懲。而幕府慵疲不奮。唯祈和平而已。閩崎拙馬在高賀。贈書元司。痛論外夷之狀。元司復書曰。士發（拙馬字）足下。遠跨南海。以不通文書。今聞休戚。友輔之情。怨如夢寐。能不欣然於懷耶。昔者不遺。特辱手書。意思懇懇。有過骨肉。伏審台候佳勝。來書有載時事。曰。天下之勢。浸淫乎如婦女之侍暴兒。唯懼不適其意。蓋愛之甚。禍之小。變之晚。禍之大。於今日不行大斷。遂為彼所制。議論割

切。凜凜襲人。何其起愚之深也。恨不使有司者聞之。乘書曰。願聞吾子之持論。噫。吾才疏學淺。於時事固不通曉。豈敢容喙於其間哉。然生為本邦之人。幸遭無事時。家不藉兵賦。身不負耒耜。讀書學劍。坐膏聖朝之雨露。苟視國家之大難。契然鉗口不言。此亦無取於其所學也。乃敢陳三事。願取舍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先王建國定制。自有常度。書之冊。藏之匱。使子孫可以由。可以法。可以師。雖天下有變。不至敢或轉覆。其慮後世也至深。其臨臣子也至篤。而及其陵夷也。為之子孫者。不能順守其成法。私心妄作。於是乎夷狄乘其隙而起。亂先王之法則。振被髮之污俗。使百姓不安其性。而世無有禁之者。獨管仲相桓公。攘夷狄。匡中國。使先王之法復脩明於天下。其功烈豈為不多哉。然孔子之所以特稱之。惜夫。其所為不能盡合先王之法。及夷不繼。遂使吳越蹂躪於中國。此孔子之所以懼而作春秋也。後之敗於夷狄者何限。皆不能遵奉祖宗之法。特己於苟安。及夷也。狄惟我東方。神聖闢基建制。于斯二千餘年。傳之子孫。而子孫連綿。臨之夷狄。而夷狄逡巡。天下無敢覬覦神器者。豈特郡國之險也。豈特財賦之富也。豈特風俗之純也。蓋亦以威武守之也。夫有威則不屈於不義。武則不懼強禦。此其所以以於萬國之間。處於百代帝王之尊也。不然。蕞爾小邦。豈能保其無虞哉。今也昌平既久。祖宗之法漸弛。夷狄之至漸繁。使被髮左衽之俗。交跡於中土。侏儷之言。誦習於天下。嗚乎。如此而不禁。幾何其不至於蹂躪。所恨者以堂堂帝王之國。威不敢放一矢。甘聽其所為。遂同成敗於弱宋。使管仲有知。其謂之何哉。此亦志士之所以扼腕而切齒。痛哭而腐心也。凡王者之舉事。必與民同之。與民同之。使民信之也。蓋信者民之所由而立。苟無信乎。莫知所由而立也。莫由而立。則獸奔鳥散。欲供患難。得乎。國不可以不足兵。武之所由而立也。民無信乎。祇足自禍耳。國不可以不足食。人之所由而生也。而民無信乎。徒蠹耳。是故王者之舉事。必使民信之也。民苟信之乎。可以與赴深谿。可以與同生死。而事不濟者。天下亦之有也。從夏故趣國家之失信若五。祖宗之法。禁外交。獨許和蘭耳。西夷有請互市。不許也。漂虜請薪水。不與也。於是乎夷狄逡巡。天下無邊報者殆二百餘年。其後始解薪水之禁。夷得之兆。稍近邊。職官不想命。終復舊制。乃嚴令曰。敢近邊者擊之。往者禁之。今也聽之。往者聽之。今也禁之。何其無特操。是其失信一也。墺浦奮船之所應接也。米夷驕傲。猥至南海。直呈國書。狂々出不遜語。官讓其無禮。退之可也。不聽則兵擊之可也。而受之書。與之物。遂至測量內海。何其忍也。是其失信二也。當虜之船內海也。官嚴令曰。虜若跳梁。急擊之。勿為國辱。士氣為之百倍。兵為之堅利。而及其至。亦牧淺鞭民家。官嚴令曰。莫敢生事。於是乎士氣索然。無復鬪志。何其初之剛而卒之柔也。是其失信三也。貿易祖宗所嚴禁。歷世是以辭之。及其傲慢。出不遜語。借之地。給之物。何其畏虜也。是其失信四也。魯西亞數請互市。官拒之。以國法。且曰姑待之。夫魯近矣。接壤界。米遠矣。不與我鄰。而聽米而不聽魯。何其厚疏遠而薄近隣乎。是其失信五也。嗚乎。持此五不信。欲以有為。民將何聽從。民之所不聽從。神亦不聽從之也。夫民

典神社稷之所安危也。而既如此，天下之勢其謂之何。凡兵以氣機為本，以器械為末。故善用兵者，求之於氣機，而不求之於器械。氣機可以奪三軍，器械不可以孤行也。是故有氣機則怯夫搏虎，無氣機則勇夫畏虵，此兵家之所以制勝也。向者夷虜之至，天下皆憤其不遜，莫不欲驅逐之。於是之時，誠行大斷，必有大獲者。語曰：斷而行之，鬼神避之。初於征夷狄乎。今也機會已失，士氣已沮，人匣其甲，馬弛其銜，雖有器械百萬，其安施之。唱和議者之言曰：器械不備，不可以戰。所以忍一時之辱之不拔之威也。殊不知備進戰退守而不能用者，譬猶伏鷄之搏貍，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志，隨之死矣。吾恐器械未具，而國用已殲，外患未至，而内憂已起，國辱未除，而亂離先機。嗚乎，此三事者皆已為陳迹。今也手足厥冷，疾已入骨髓，豈庸醫之所能及。必也得視垣一方人，易之湯藥，任之處劑，則庶幾乎其治矣。不然，將駸駸乎入于深淵，而吾未見其人。悲夫。入夏已來，少罹疾，退養瑤池。今也快然，將卜清閑地而隱之也。屢會駿臺，每語舊友，未嘗不感慨於吾兄事。冀永保舊交，高堂有慈親，勉事之，勿以血氣自傷。時回風復寄德音。（芻蕘論文篇）十月（卜居序作十一月，今從乙卯除夜文），元司始卜帷于神田三河坊，以文武教授生徒。時年方二十五，氣昂意滿，自以為文武之術可以試也。辻順治（冒石衛門）為本藩郡代，以光鍊見稱。太夫石原重美威權尤熾。元司與書二氏以自薦，不省。蓋本藩僻在東北，士習固陋，拘泥闕閲，其視農商不啻牛馬。藩學曰致道館，一藩崇奉物氏之學，誦所謂古文辭，偏見自用，以為六經之旨在于是，不復知世間有學者。偶聞異說，驚怪以為曲學為邪說，群聚而掊擊之。儻有農商之子弟讀書言者，笑而且忌之，不為好奇，則為非分，甚陰搆而陷之。是以有奇材異能之人出其間，皆疏遠不用。其自凡民而上士籍者，惟有千金之家應國用而已。今元司居下流，以少壯之年為一家之言，非左右先為之容，卒然干其聽已者，雖蒙孔孟之道，挾孫吳之術，飾韓柳之文，其笑而不為狂，則怒而為妄也必矣。知辻雖以光鍊見稱，非度量容人之器，至石原輩門地雖高，威權雖盛，不學無術，其人不足道。元司因之求仕進，抑難矣。雖然，元司之所以自薦者，非特欲售術市名也。蓋元司嘗讀感於家譜，言切願志，欲興祖業于本藩，兼慰父母之勞也。其意亦可悲已。十一月，改元安政。元司亦自改曰清河八郎，蓋創一家以分齊藤氏也（芻蕘論文篇。尊攘義士清河正明君墓碑）。既而知天下將有事，不能自括囊，以為若得攀禍于本藩，當革藩政，興文武，養英材，推以濟天下難矣。乃復裁書與石原、辻二氏，論當今急務四事，以啓迪其意。其書曰：游學書生清河元司謹上書本藩大夫石公執事、郡代辻公執事。古人有言：位卑而言高，罪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元司何人，以芻蕘之賤，自責之不暇，而敢冒言國事，議在位之所謀，陵越曲禮，取誹於詔人，罪當不容於刑章也。而元司所以區區敢言而不忌者，豈不知自愛之道乎。蓋聞服其衣者任其役，食其食者死其難。元司家世被雨露之恩，以至于今日，豈以一身之故，忽國家之大事哉。是以不計身之卑賤、言之當否，于然自進。願執事恤其愚直，寬假裁之，勿以芻蕘之言為廢，則幸甚。元司竊思自古天下之勢，一則治，一則亂，猶循環無端，莫治而不亂，莫亂而

不治。治必出於亂。亂必由於治。是以智者方其治世也，知將必亂，則豫為之防。今天下雖有禍亂，而至於大壞也。愚者則不能。天下既安矣，謂不可復亂矣。患至而不救，潰亂而不收，卒歸乎亡滅。豈知天道之変若斯乎。因是觀之，方今之天下，其勢將有事也。其象既明矣。徵之天時，考之人事，求之夷狄，皆可以言也。夫天時之未成，人事之未盛，夷狄之未服，將以有待也。今也天時既成，成者極，將毀也。人事既盛，盛者極，將衰也。四夷既服，服者極，將叛也。是自然之理，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元司請陳其略。夫天下昌平，已三百年。天尊地卑，山高水長，陰陽交和，風雨時至，動植之物，各得其理，年穀莫歲而不登，民終不見水旱饑窮之患。天変地妖，不知其何為，豈非天時既成乎。天下之大，四民之衆，莫地而不闢，莫人而不化，鷄鳴相聞，里閭相臨。兵偃而不用，谷重其軀，一夫振劍，九街蹙眉。耳目之欲，四肢之佚，莫求之而不得。刀鈍弓陳，甲冑没乎煤塵。晏晏而寢寐，悠悠而生死。民終不視異物，豈非人事既盛乎。宇內廣矣，四夷衆矣。剽虜黠賊，羅列其際，皆肆其欲。方此之時，弱肉強食，而我嘔趄於其中，一矢不發，一兵不用，四夷逡巡，雖有覬覦之念，不乎之言，遂不能逞其欲，而我居於泰山之安，豈非四夷既服乎。嗟乎，此我之所以至於今日。而元司竊謂天下將有事，何也。夫國家將有失道之事，天迺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惕之，尚不知変，道而傷敗迺至，是天心之所以愛人君而欲息其亂也。比年已來，天変頻至，陰陽愆錯，風雨失序，星辰見怪，山崩地竭，海靡川塞，人畜死於非命者數焉，禍之所及，殆蔓延于天下，雖有大兵革，豈俄如此之大壞乎。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天之所視，元司竊惑之。抑人牧不能任其責乎，將民之不吊乎。自古天之所不親，民之所不吊也，而克長久者，非元司之所聞也。古人有云，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方今之人事，何以異之。況天災荐行，四夷交至哉。夫天下之憂，常積於不測，常出於思慮之所不及。唯智者能視之於未萌，而言則衆人不信，不言則憂至而不救。世人皆云，天下既安矣。夫所謂天下者，宇內之天下也，非兼宇內之謂也。方今宇內，四分五裂，姦怪割據于四方，疆則蠶食，弱則慴伏，國各窺其隙，其闘之七國，漢之季世，何以殊。而自國家変制度，夷虜交至，譬之猶夫蒼蠅，擾之則愈至，趕之則愈集，奔走使令之不暇也。夫風波萬里，非不遠也，而朝發夕至，逆浪怒弱，非不險也，而平地安行，當是之時，我中其衝，雖欲無事，豈可得哉。夫富者之衛財，必高其藩垣，必嚴其守衛，而盜猶窺其隙，況藩垣亦高，守衛亦嚴者乎。凡是三事者，天下之所以治亂而興亡，從者其勢如彼，今也其勢如此，其遂無事乎。書曰，儆戒不虞，罔失法度。詩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今也既変至於斯，其果無事乎。自古天下將有事，志匡頽士必出於其間，興風変俗，有任其責者，元司賤人也，天下之事，非所以謀也。恭惟本藩方國家草創之秋，為之股肱，為之羽翼，振威於東海，撥亂反正，其功不為不多也。一旦有事，天下何人不

屬耳目。及聞賊不可不豫講也。夫本藩據有山海，國險財富，文官武將，莫一不具矣。然四海久安，染習之風，亦所不免。謹陳四事，以述其大要。其一曰，開誠信。其二曰，蓄人材。其三曰，明委任。其四曰，攬民心。凡此數者，皆朝夕從事而所常行者，腐言陳語。豈待鄙蔑之言而後知之哉。雖然，書有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所聞。然則腐言陳語，亦將有所用也。願清閒之餘，姑垂觀焉。夫自古為政者，莫不本於人情也。為政本人情，猶琴之有律也。一律不得，則不成。是故古之聖王，必先本人情。本人情，莫如躬化也。躬化者，莫如開誠信也。人情莫不願壽考，而或為之致死。人情莫不愛妻孥也，而或為之遺棄。人情莫不欲安佚，而或為之勞苦。何也。誠信以待之也。然則誠信者，人之致死力、人之遺妻孥、人之服勞苦者。古人崇誠信，豈不然乎。書云，至誠感神。語曰，信則民任焉。夫誠以感之，信以任之，然後唯我所為。不然則面服腹背，誰克真竭其力哉。晉文公將有事於中原，必先見信乎代原，然後獎天子，霸諸侯。名與天壤不朽者，區區之心孚之也。司馬君實之相，遼人不敢冠邊者，區區之誠感之也。因是觀之，誠信其不可不明也。國之有人材，猶人之有四肢也。四肢不具，不可以為成人，國無人材，不可以為國。語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言美人材多也。夫鄭小國也。時爭亂也。而攝乎大國之間，當轉覆傾廢之不暇，而遂不見傷辱者，國雖小，人材多也。世之言曰，古人不易及，人材與世降。此亦不深思耳。夫死者體也，不死者心也。豈賢於古而愚於今哉。牛山之木嘗美矣，郊於大國，則濯濯，尙

非無萌蘗之生焉。培之濯之，惡知今之不如古哉。然則人材亦在陶冶之已。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敎育天下之英材。因是觀之，人材其不可不育也。梓人將為大廈，必先集群材，必先會群工，有執斧斤者，有執刀鋸者，梓人乃左顧右視，援之規畫處置，然後方圓曲直，唯其所為。夫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亦有宜有不宜。是故古之能任人者，有善文書，舉以為有司，有善軍旅，舉以為將師，有善課議，舉以待帷幄，有善貨殖，舉以治倉廩。有百人之長，有千人之長，有萬人之長，計其能而任之，其所不能，不令強為也。是以人各竭其力。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為下者不得罪於上。然後衆職莫不稱也。周公有云，莫求備於一人。是其謂乎。道之不明，人各推其黨，便於己者舉之，不便於己者擠之。是以人各狂其性，未嘗知天，而終顧問者有之，未嘗知武而充行伍者有之。是亦責執刀鋸者而求斧斤之用者。梓人且不為也，而況於為國家者乎。因是觀之，委任其可不明也。紂之億萬非不多也，武王之三千非不少也，而武王以興，紂以亡。然則國將興，不在多與少也，特在民心如何耳。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是故有旱雲則函關以興，有民政則函關以亡。得民心與不得也。夫民者邦本，本固則邦強，未有失民心而有其國者，未有攬民心而失其國者。書云，予臨兆民，凜凜乎如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因是觀之，民心其不可不攬也。夫誠信既明，何憂乎民心背叛，人材既育，何憂乎乏人，委任既明，何憂乎衆職不舉，民心既攬，何憂乎邦本不固。而四維不張，國不治者，元司之所未聞也。元司既居淵

莞之未世託於本藩之下流而數年已來潛心於文學粗識天下之理亂可謂雨露之恩其所及矣而見一朝將有事則鉗口而不言此亦無取乎其所學也是以不避刑僇不畏非謗乃敢陳四事之略將有以供于萬一非有他也古人有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乃言之深者所處之事則待德音之至耳元司淺鄙非所以處陳也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詩又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執事若察愚直之言莫以芻蕘之言為嫌則元司又更有所請矣夫隣國有隙伯王之資天下之豪傑英雄馳騖之秋執事既在當路之上為治為安唯其所欲願執事盡力於社稷旰食宵衣致國致民鳴本藩之盛於天下加鴻飛於來代此亦千歲一時於今日為可也元司固得附其驥尾致其萬分此亦雨露之所尤及非所敢望也瀆褻尊嚴恐懼無已謹待譴責之至（留莞論文篇）復不報尋改名曰正朗無幾遇赦二年乙卯正月歸省鄉里時母三井氏病而廢正朗謂吾飄游浪泊久不承侍養之歡每使母有倚閭之嘆欲一奉母西游以慰其意齟齬不果背心已甚今也母病已癒吾亦無事不若乘此時奉母西游以成吾宿志貫察夫風土人情顧天下不久將有事欲優游不可復得也三月遂請母率一奴道北越過信濃出尾張拜神廟拜伊勢暫留京師遂行播備乘舟及四國轉探巖嶋岩國更入丹波觀天橋立大江山旋而返大坂登紀伊名山弔太和古跡道東海七月入江戶遂購屋藥研堀居焉既而將安積武貞送母東探日光山過米澤九月歸鄉在旅凡二百餘日盡訪名勝古跡夜話故事新聞不須臾離母傍時又召妓樂設筵務奉懽心

欲以報罔極之萬一正朗既歸著西游草八巻以國字記之供母之臥游也又有古詩若干首合四巻署曰奉母行（有奉母紀略二巻以漢字記之亦成篇）武貞稱五郎江戶人容貌魁梧眇一目好學善劍與正朗文武同師意氣相投訂為兄弟至是隨正朗而來（留莞論文篇西游草奉母紀略武貞手簡）一日正朗與武貞遊鶴岡藩之文學曾憎正朗居下流為一家言於是相謀欲折其慢折簡招正朗于望月樓正朗往焉大學數輩在座酒闌各作文以樓記為題蓋欲待正朗辭讓以面辱之也正朗援筆直書文不加點而成也未遑下筆相視爽然自失終閣筆而去

望月樓記

環群山抱萬頃之野臨水而起氣象萬怪變化不極者鵰閣之東望月樓也屋梁讟洒美酒佳看以待游人之至是以優宴若不常総矣夫題之以望月則誰不護望月之歎也哉唱呼余思之輪月出於東山請瑩澄徹哉敢築築排空滿廬群岳得之而春濘野草得之而為影放爭熱鸞抵爭四境萬物莫不被其光輝也當是之時夫志於功名勤不朽欲德澤及于世與天地並存焉安可不慮慨舊[illegible]哉余又思之靈雲蔽天連山居[illegible]而樂嘗人誰謂之何安政二年乙卯秋九月[illegible]記

十月江戶地大震正朗聞變與武貞俱馳赴江戶遂賃屋購圖書若干浩然賦詩而返其詩曰人海波瀾何無常一低一高欲斷腸轉柁運櫓意益苦回首風雲更茫茫未知津涯在那處還為飄忽儘失矣乃知吾力猶未至安望青雲萬里鄉思之集淚暫不止如何稱謂為志士努力欲尋青年盟風雲鬱勃須顚

起。翔此天衷頓流行。百萬生靈空橫死。此時不救非丈夫。讀書講武何所視。翩思下流張空拳。冒言觸忌古來然。且也生年二十六。豈曰位業大賢。不若退歸姑圖時。樂水樓中靜處間。風雲機會若相見。脫卻筆研復出闕。

[illegible]

乃銜靈浴于瀬見温泉。三年丙辰正月歸鄉。平明乙弟曰誠明。稱熊三郎。先是。豪壽以為正明志在天下。不可羈勒。而誠明庸器。不足開吾心。乃邀他姓配宸。託之家事。饒資正明。樂其成立焉。編莞論文篇湯游歌行口碑四月。正明提弟誠明。赴仙臺。託諸櫻田迪。字子惠稱良佐迪資性豁達。通曉文武。尤精泰西砲礮之術。常謂鼎宇日久。人人廢武備。兵家概泥華法。不適實用。爲能施於邊海多警之日乎哉。因博參酌皇漢洋兵法。著兵法新論。砲術新論。遂自創一家。曰大成流。興濟美館。訓鍊子弟。與子景敬佐稱敬同正明學劍術于千葉周作。助父教授一藩。平明察父子義氣可賴也。深相結托。欲他日有所爲焉。

[illegible]

正明既歸。棲遲樂水樓。不復談世事。

[illegible]

斥人楗戶。左右圖書。兀兀苦學。以究聖賢出處進退之古。誓古今治亂興廢之理。旁以所閱歷人情世態。養爲氣識。發爲大章。恍乎有得。綽乎有餘。汪洋乎。不知其涯畔也。遂搜羅和漢諸書。爲兵鑑三十卷。在彼起周。迄明清。在我自源平至近代。奇策忠謀。英略雄圖。莫不兼該焉。蓋其言曰。夫兵死地也。非所易言。而輓近言兵者。徒求之於几席之間。不弓畜械。則泥力戰。殊不知兵者無常。或異勢而同情。或同形而異事。因

生變化、隨時施設、曾無一定之法。而漢之長謀戰、我之長力戰、蠻夷之長器戰。其所素習、蓋尚矣。豈一朝一夕之所遽移也。而賤兵理者、棄其長、就其短、僻其固有、失其變通。是皆輿尸之將、未足與議兵也。蓋亦坐不詳古今兵略耳。尚詳古今兵略、尤右逢源器也。力也。莫用之而不如意也。岳飛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已。夫鑑於水者、必知妍醜。鑑於兵、無乃知所勝敗乎。余故特用心於兵鑑、使為將卒者有所鑑焉。（錫莞論文篇。錫莞論兵鑑。述懐詩并序。晉中紀事。）又著大學贅言一卷。（四年丁巳正月卒稿）中庸贅言一卷。（四年丁巳二月卒稿）闡道德之本義、明格物之真理、為後世言學庸者、新其説焉。著論語贅言二十卷。去訓詁之陋習、以文説義、以義作文。蓋其言曰、聖人之道、莫備於論語。而後世學士、不能著明仁義之大道、發揚洙泗之源流者、抑亦偏見陋讀之所致。余故撰漢唐宋明清之正説、參以我諸儒之議、飾之以余文、遂為一家之學矣。（錫莞論文篇。錫莞論論語贅言。述懐詩并序。）正明著述之餘、與四方賢豪、通文書、論究古今人物禮樂兵刑治亂起伏之事。九月、赴仙臺、寓糧倉坊、謝客讀書。間與櫻田父子鵠磨文武。[illegible]年[illegible]正月、自感身之數奇、作詩曰、天降數奇士、非獨漢時人。山雲與溪水、清靈感斯身。豪簡負時俗、一氣在濟民。十八破關去、跋涉萬里濱。經學講本義、文章排腐陳。韜略宗孫吳、劍擊練精神。嘗開社東海、會四方英賓。祝融一朝奮、再營震災。因退歸臥鄉里、閉學俟時臻。歲餘又出國、仙城迎茲春。嗟[illegible]年二十七、不如意何頻。人生遂相爾、豈終死苦辛。（錫莞論文篇。錫莞論詩篇。）四月、提弟誠明、入江戸、託誠明於千葉氏、自居新屋舖、尋轉組屋舖。八月、卜居駿河臺淡路坂下、帷講授。正明常謂學者之道廣矣大矣。始于脩己、終于治人。而見世之所謂學者、率畫于文字記誦之事矣。是特幼童初學之業耳。學者之任、豈盡于斯而已哉。而自小其道、儒名而墨行、靦然以師道誣人、受之教者、亦以為聖人之學止于是。視六經、不唯屬狗墨猪、相率趨于異端邪説、曾不顧斯道之所在。嗟夫學之弊也尚矣。斯道何由而行也。使聖王復出于世、此筆必在所首誅矣。於是論述二帝三王所以脩己治人之道。署曰錫莞論文道篇。（六年己未八月脱稿）蓋謂治民御世之法、莫正且大於尚書焉。二帝三王之所用心、無復餘蘊者也。故為政不範於尚書、猶求規矩於繩墨之外。雖巧不可信也。故專據尚書、觸類暢義、立論九百餘篇。為國之道、格君心為本。君心一正、萬機悉正。而格君心之法、顧為臣者何如耳。當是時、天下紛紛、文士曰唱海防、莫不趨于功利之學也。武士曰脩武備、莫不荷戈擁鋭也。或以疑正明所為之迂曰、子讀書講武、尚矣。今乃不施其所急、顧述二帝三王之治、何其高遠而不可及也。正明曰、治國有本有末。誠能脩其本、而講其末、國乃強。若不脩其本、徒講其末、猶登高者不由楷梯、豈不殆哉。吾幸及知先王治國家之道、敢先論其本耳。如時務別有論、豈敢委之人哉。或又曰、自古豪傑之士、將有為者、壯年必登於壇場矣。今也國家多故、戎狄交至。苟有氣節者、莫不爭功名而子既及諸葛出廬之齢、猶頹然倚机而隱、豈無求于世邪。抑別有所待邪。正明曰、人有遇有不遇。誠得其時、懦夫乘軒、誠不得其時、健夫衣褐。諸葛亦幸得其時耳。傳不云乎、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致情、如無其人何。故先盡其所

有于已若以待其在于人若耳。正明有與下君景書頻有庄

覓真峰噪之氣蓋去昔若荊
軻讀書擊劍游燕亦與高漸離歡酒高漸離和筑荊軻和之
歌於而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其卒也荊軻刼秦皇於
壇上以報太子丹之義高漸離撫筑於秦皇之繼荊軻之義
雖事出於僥俾志不成然千世之後聞之若美不棄然陳立
何其世也夫慷慨遇義視死軒於鳴毛欲以用於知已為士
若皆然邪方令時乎俗穩誠莫可比焉雖然自四表之至還
境日多事蓋計其竟幾有以秦之於六國豈莫如荊軻高漸
離若焉乎愚觀今之學士感徹拖去傷時無用怯飲酒而悲
歌割肉刺梁俠訣自慰及興至呼於市笑於途則有一所顧
忌欽以遲于萬一可諸與世殊俗若矣嗟乎使不虜果恐莫
饜之欲施腥膽於七道乎當是之時使夫學士表過知已之
主知太子丹者養之以七牢之具則有能點於著則之觴折
衛桀侮盡功於當前如古人者乎成敗天也吾不敢論矣雖
然學士所以為學士者不在暴虎愚河之術而不必也路華
而懼好謀而成之其亦遂可用乎然則卒時所在反君子中
庸之義何也物爽化無常無事則琮暴宥事則行重邪孔子
日人而然恒不可作巫醫矣因是觀之人而無持若孔子之
所不恥也孔子之所不恥此非孔子之徒也具恒乎其不然
乎此愚所惑也愚既退乎山野欲孚交義非然
文則不能速哉報前言以解愚慾則宰惠

後又著綴莞論武道篇。明將卒之略。論當世之務。并及器械用捨之辨。以配文道篇。蓋欲使文武無偏重也。（綴莞論文篇。綴莞論文道篇。綴莞論武道篇。漂遊歌行述。懷詩并序。潜中紀事。）先是米使巴理。概抵下田。見鎮臺井上清直永井尚志曰。直謁大將軍。親呈國書。且定通信貿易條款。二氏上狀幕府。時閣老堀田正篤代正弘柄用。專掌外事。乃接首二氏議。辭拒之。巴理不可。正篤更命岩瀨修理往論。曰大將軍見外國使者。前古無是例。巴理含笑。出一書冊指示曰。家康秀忠二將軍見英國使者于駿河。載在歐米史乘。不可紿。修理語窮。巴理上書曰。英佛二國謀逼貴國。僕為貴國寒心。若速延僕府下。僕當陳匡濟略。諸吏往反議論。亘數月。巴理悍然不少枉其說。會蘭人呈書。忠告海外形勢曰。貴國接外人諸所要請。不敢輒決。託言還延。至不得已而後許之。既不能使又不能執。損威速禍。竊不為貴國取也。去歲魯士之戰今既講和。歐洲請寧。將專力于東洋。貴國宰察宇内之形勢。速徹舊律。開海港。致彼此相利之道。否則變發旦夕。臨亦無及。正篤大懼。謂蘭人所告如彼。米使所逼如此。而猶拘舊法。無事宜之處分。則釁端一發。其能免貂道光瓦解之覆轍乎。九月。蘭船入下田。告鎮臺諸吏曰。英將薄林克將率軍艦。使貴國。貴國待之不以禮。必構大難。我王為貴國寒心。故敢忠告。巴理亦胥修理曰。英將薄林克威名轟歐洲。萬里來航。則貴國即欲拒之。彼豈空手而去乎。不至開十數港。則不足饜被欲已。修理歸報。幕議大動。（遂聽）巴理入見。齋昭上書大論其不可。正篤却之不納。列侯亦上書論爭。正篤皆措而不問。初幕府設蕃書翻譯所于九段阪下。十月九日。巴理自下田來次焉。二十六日。詣正篤邸。巴理稱有恙。不脫帽而面正篤。語以各國情勢及互市利害。曰。歐洲自製汽船。期以宇内為一大族。故不論國與國。一切親交。有無互通。益欲盛相利之道。亦勢不得不然也。獨英國以狡黠之俗。擁剽悍之兵。張虎牙之利。恣搏噬之用。是實在貴國所當戒心矣。弊邦幸先各邦得與貴國修款。故我大統領特感恩義。遣某敢有所忠告。唯閣下留意焉。十一月六日。正篤令土岐賴旨川路聖謨就巴理旅次。反覆質疑。以審其告中之事情。二十一日。大將軍家定延見巴理于營中。宗戚勳貴就班。但外藩列侯不與。家定衣冠坐疊席。巴理立禮。譯吏奉國書而進。閣老呈之將軍。威儀嚴然。謁見儀畢。饗燕便殿。厚待巴理。於是天下志士切齒其瀆國體。誓以死攘外艦。尋正篤延見巴理。謝其厚誼。巴理再上書。揣摩情勢。曲陳利害。固請貿易訂約。乃命諸吏與巴理

論議。更正神奈川條約。增為十六款。約曰。明年三月。押兩國政府印信而後施行。巳理罷下田。齊昭聞之。大驚。上書極論開港之失體。正篤謂前中納言狂悖。為是言。乃却之。齊昭慨然曰。天下之大事去矣。幕府用聖謨建言。輯錄米使問答及可資參考者。頒告諸藩曰。方今五洲形勢。譬猶漢土七國爭雄之時。處非常之世。宜建非常之策。今將變革祖法。如彼所請。然而人心向背。國家治亂之所繫。列藩各論利害。上陳。於是列藩諸侯。及憂國志士。上書建言。爭沮開港。正篤以為通商貿易。輿論之所不與。苟得勅允而施行。則可以箝天下之口也。乃命林煒。津田半三郎上京。陳奏米使事。關白以二氏位卑不見。二氏乃入見傳奏廣橋光成。東坊城聰長。上米國書信及米使所告諸條曰。方今宇內形勢頓變。交和親睦。有無互通。不當拘古而斷今。比歲米使屢來呈國書。求通商。其事重大。其款繁多。我如拒之。則不獨米國。歐洲各邦。合縱來侵。夫以無援之孤島。對合縱之強國。策慣治之懦民。當習戰之銳兵。其勝敗不待較而可知矣。故米使所請。府下置案。十港開市之類。十餘款。幕議欲除其不可。而聽其餘。然京師大阪亦在其所請。是以將軍憂苦。使臣等奏委曲。伏待大命。二卿因關白九條尚忠。前關白鷹司政通上奏。天皇愴然不悅。勅朝臣議之。皆曰通商貿易。國家大事。而幕府使一儒員上奏。此輕天朝也。乃使二卿傳旨二氏曰。所奏諸件。天皇宸憂不淺。宜酌天下衆議而裁之。二氏報諸江戶。滿營震駭。會鍋島齊正上書幕府。極諫和米之非。且請在國十八年。治兵足食。五年戊午正月。堀田正篤率川路聖謨。岩瀨修理等。熟外事者上京。大賄朝紳用事者。且以所聽於巳理。反覆懇說曰。願天朝詳古今時勢之變。從宜制權。允彼所請。則中興之大業可期也。因關白尚忠上奏。天皇宸憂彌深。勅問朝臣意見。競陳不可。如出一口。曰夷情不可測。國體不可辱。彼挾兵力。恐嚇迫逼。蔑視皇國。可憎之甚。幕府職在征夷。盍折其先鋒。何侯松平齊裕亦密奏曰。天下安危在此一決。願慎重從事。乃又使二卿傳旨正篤曰。所奏諸件。國體所關。未知人心向背如何。朕將聽公議以決之。其速徵三親藩及大小侯伯之讜議以奏。又使關白尚忠告曰。幕府若不得已而開海港。則宜禁開兵庫港。方今外夷陸梁。覬窬叵測。而皇居單薄。近畿無堅郭。天皇所軫念。宜速命巨藩嚴守備焉。三月。巳理以期逼抵江戶。督促不已。幕府馳書京師。頻責正篤。正篤使修理先歸報狀。滿營失色。乃答巳理以正篤未得勅允。巳理且訝且怒。讓以食言。督促太急。幕府諭巳理。待正篤之報。正篤見朝議不可奪。大窮。乃作幕老連署書。奏請曰。伏惟宸衷憂外事。萬萬允當。但至定天下人心之向背。幕府之職分。敢保綏之。乃私散萬金。游說太力。（開港之議。宰相曲容之。）於是乎。勅案草成。勅召朝臣廷議之。夫中有幕府苟鎮衆心。聖慮乃安。凡所陳奏者。舉以倚任關東之語。內大臣三條實萬。大納言久我建通。大納言德大寺公純。權大納言中山忠能。權中納言三條實愛。傳奏廣橋光成。議奏萬里小路正房等。大論聖旨與前相反。其他諸卿八十餘名。附之抗疏。請改勅文曰。勅案皆倚關東。恐啓幕吏專橫。以失天下之望矣。天皇大嘉其忠直。諸卿退朝。群詣關白第論爭。尚忠無以答。人心騷然。乃罷聽長傳奏。改勅案。召正

薦使忠能傳旨於朝曰米夷所請實係神州之安危今變祖宗良法失德兆之心何以能保永久其速下敕列藩酌衆議以奏絶外之策正篤惶懼奏曰條約草案與米使反覆論難所決定難復變更今者期限已還彼憤其食言一朝開釁端不特幕府之不幸抑皇國之大患光成傳旨曰外交締約聖旨斷所弗允如生奇變則宜竭皇國之精鋭以擧掃攘之典也其愼體聖旨莫損國威於是幕議遂召還正篤四月正篤東還幕府頒告勅意於列侯當是時閣老皆出小祿家權微望薄不足裁定列侯之抗議彦根侯井伊直弼壯有鋭氣負威望乃薦為大老參決大議正篤延巴理其第曰現今所以條約之難輒定因天下人心不一矣京師情狀亦爾幕府將與列藩熟議而允貴國所請巴理作色罵曰兩國協議業已刻期而今以人心不一托言遷延政令之權不在政府將在人心如斯者萬國公法所不載古今史書所不記聞貴國政權在江戸故與諸君議定大事大府如無證信之權則僕直詣京師得其要領而已正篤百方懇諭改以七月為條約施行之期巴理退下田六月三日米艦二艘來下田告巴理曰英佛將率五十艦隊逼日本巴理蹶然曰吾奉使在茲不可使二國擅制乃附乘將有所告幕府直清聞之大驚請巴理同乘直駛入海泊小柴直清登營告事急會魯艦亦駛入神奈川有所請滿營錯愕不知所為乃命永井尚志岩瀬修理與直清俱往按巴理曰英佛方乘勝請之勢將來逞於貴國儻聽僕所請捺印條約與我邦結同盟之義則僕即居間調停止彼發軍艦敢為貴國保無事我邦自彼理請通商今

已三歳貴國非敢允又非敢拒貴國欲戰盍斷然宣戰歐米固不辭戰而貴國因循姑息遷延日月此敗清之屬也四氏復命諸老大抵危懼大老直弼決意命四氏與巴理議定酌量續約定通商章程六款署印付巴理謂曰徼條約且囑巴理止英佛軍艦二十二日大召列藩麾下直弼傳大將軍教旨曰米國事宜既奉勅旨方諮衆議衆議未整魯艦荐至英佛之來亦在旦夕夫英佛曩日克魯今方破清勢威强猛非米人比必强迫誅求繼以兵力時勢切迫猶豫不斷外釁已開不可復救道光一敗殷鑑不遠故未經奏允權許互市實燃眉之急出於不得止者非敢逆朝旨延緩衆議也公等其諒焉即日付驛傳上奏事情尾張侯德川慶恕水戸侯德川慶篤一橋侯德川慶喜越侯松平慶永登營建言曰條約可破海港可鎖勅旨斷不可違於是乎天下志士奮勵激昂攘夷論大行直弼專用事威權日熾正篤與之不善乃辭免安宅亦罷職太田資始間部詮勝松平乘全為閣老所司代本多忠民罷酒井忠義若狹守任之時大將軍家定病篤儲貳未定一橋侯慶喜者齊昭第八子也長有資望朝野屬意齊昭亦欲立慶喜維持頽勢尾越諸侯最主張之直弼固不善齊昭獨發異議欲迎紀侯有司亦希直弼旨且不便慶喜賢明附和曰紀侯族尤親故事立世子以親疎不以長幼奚得犯大府舊制直弼乃稱大將軍旨迎紀侯德川慶福為儲貳改名家茂六月四日直弼召親藩列侯告以儲貳已定朝埜愕然莫不惡直弼專横七月四日征夷大將軍家定薨會天朝令書至曰天皇將有問急徵親藩及大老西上初直弼以為天下

政事唯幕府所為非天朝之所得而制焉已訂外國條約驛傳上奏天皇震怒召群臣勅曰幕府專横至此不可不詰責因有此令直弼大愕曰尾水秉此変有所論争則大事破矣乃秘喪不發矯命幽齊昭于駒籠別邸責尾越二侯退老移別邸黜水戸一橋二侯停止登營命高松守山府中三藩護駒籠邸賓始争曰他日驗實不得其罪何以令天下直弼励聲曰他日驗實不得其罪則儻當上封土謝罪耳親藩不知其何罪人心恟恟訛言紛出直弼命會津以下六藩警衛不虞直弼因奏曰尾水二侯有罪屛居紀侯猶幼臣則與大政機務倥偬不可須臾離不日使閣老間部詮勝上京奉賜詔問天皇得是奏大憤其不敬親書宣命奉伊勢石清水三社設御座于東庭絳禱七日不御膳寶萬諫其損聖體天皇曰天祖肇國一百二十世于茲未曾受外侮乃至朕世玷辱如此何以謝在天之神靈寶萬曰陛下弗獨不憚幕吏耳目焉天皇揚眉曰朕以是羅賊臣手亦可以少謝在天之神靈寶萬惶懼而退八月八日幕府設家定喪世子家茂襲統時歳僅十三田安侯輔佐之而庶政皆決於直弼遂定五國通信條約至九月始置外國奉行司外事初齊昭之幽也憂憤以為方國步艱難之時有司專横廢格詔旨親狎醜夷其損國體何所底止不若藉天威壓有司遂正外國條約以協和天幕藩臣安島帶刀鵜飼吉左鮎澤伊大夫等齎旨上京謁青蓮院宮鷹司近衛三條諸卿陳事情與其家臣及尾越薩土諸藩有志者周旋時（關白尚忠已黨直弼）廣橋久我中山諸卿亦稍爽其説侃侃正議者僅有三十餘名耳天皇惕然曰朕不德不可瀆天位朕將告遜位大廟左右固諫天皇曰時事猶可為乎寶萬謹對曰陛下勅水戸氏協力列藩輔佐幕政猶可為也天皇固燭齊昭忠亮於是勅齊昭曰幕府擅與外夷訂條約変祖法朕深恐其亂天下汝齊昭率諸藩輔幕府外禦夷虜内寧邦家又勅幕府曰親藩列侯皆體朕意輔將軍以安國家尾水越三侯忠誠憂國朕所深憑宜勁忠節翼將軍莫以幽屛之故為顧慮其特勅齊昭以其位居列藩上使之告朕旨各藩也齊昭許勅惶恐不敢自斷亦諮太田間部二老二老許觀曰天朝勅幕府亦此旨當協議復命會關白尚忠書告曰勅水戸氏出藩士私請而非朝廷之公議也直弼大悅曰可以乘乃使詮勝詰駒籠邸曰勅書有可疑者不日小人上京奏状天闕請莫公示列藩且黜岡田武田二大夫天朝已勅齊昭而慮齊昭獨力難勝大事勅加薩長奧以下十三藩令合力水戸而諸藩觀望無敢出手者直弼以為水戸氏動輒援天朝譏撮幕政此蔑幕府也非處之以嚴法則幕威不立也唯今將軍位號未定不可以治罪宜以乞宣號為急九月遣詮勝京師詮勝館本能寺稱病不朝大放耳目遠出入朝紳家者大抵周旋於齊昭之密奏者也語或連朝臣輒脅關白尚忠彈青蓮院宮鷹司近衛三條諸卿落飾屛居設詭辭譏㨿齊昭且乞正家茂位號尚忠然諾十月詔任家茂征夷大將軍此時五國條約既成置外國奉行司之詮勝已得其所請恐天朝詰問外事大索諸正議者不問朝野一網打盡檻車送江戸道路相望朝野悚然志士潛跡詮勝以為己功十二月始入朝奏曰幕府固奉攘夷宸旨唯天幕一和而後可以奏

攘夷功也。伏冀姑竢其時。乃献金帛資供御闕白以下。贈賄太腆。六年己未二月。詮勝東還。尋興大獄。列藩諸侯。皆不直幕府所為。而無復論争者。正明夙見外事苟且也。國是日非也。居恒憂憤。與其徒論政事得失。戰守方略。一旦慨然曰。空論無施。雖切何補。且當求其君施其道。以挽回否運耳。是月。平明使安積武貞監塾。將門人小栗篤三郎。挾文武之術。東于諸藩。抵天童。適聞居宅罹災。四月。歸省。一作三月。今從下居序。居月餘。道北越。入江戸。治災跡。寓花川戸。正明自始下帷。至是三罹災厄矣。正明既無所遇。喟然曰。於戲時勢之不是。以孔孟之聖賢。尚且不得不巻而藏之。吾亦退而育成英材。盡天職以待時之至。亦何自卑其道而苟合於世為哉。正明有送茅田果歸信儂原略叙其志云。天下當多事之時。偷安之俗行。鯁直之言不用。於是乎有志之士索然失望。或佚遺於江湖。或退歸於山野。悲

歌忼慨不能自容于世亦可歎也已窓友栄田利直信儂士
也讀書講武常欲試其利畏労身焦苦遂不得用之悠悠帰
其歙是豈莫以于懐哉然吾闇之進不能盡危不若退守義
也今之世吾知其無能為也子姑待之以將有得爲何以今
而行之且吾間之信之士山高而大水清而淑風雨之所爽
化雲霧之所巻舒国冠于天下矣子帰優者於其間浩然養
其氣鬼神異物将有助子者也乎務保其全鋒可進而進可
退而退如雲而而可也以將有合機會義何以今而即行之
吾既無來於尚安陵夷之世而靡於名者不郎挾去子先得
吾心於是乎書贈之勉哉夫逐又有滄浪亭記似寓其感者
云悟学而知古今其言用於當時施諸国家天下是士離所
常頓而不常得若也當其剣苦勤業究精疑神尽夜不之於
憂因之域聲色華好几所以撓其耳目若皆遺棄而所顧豈
性之所乃然將大有為不忍以彼易状也既欲行其莫學世
無知已陸所為之如彼見之無視甚轉之於著瀆或之擧
也於是乎士有不遇之歎不之言或自晦於翅棄逃入
山林江胡不能以客於世也一以之士不足以累世然一
夫先其所聖王以為憂豈可竊悲也向嗟士土佐高紹
士也幼好讀書已称鄙里庚成来江户学於山樓一時
焉秀陷補其才氣大世所謂才歳軒便利口優一時才
哉之為才豈其之釣哉質直真有節克勤克處典物耳蓋
亦不易得也且余視世學去不氣性争務篤表卑近偷世
不風花雲月弄空文則固陋庚世味皆雖曰學若用之国
家豈有経世安民之略哉士幾既怪経史詩文如所志則経

世安民之略常誦曰大夫夫不可不高大正明也夫尚以正
明高大為之心事加以具所學施之國家経世安民之譽吾
將致而望之也頃日士嗜滄浪亭之記曰吾亭之名也余謂
倉衰之名出於居京漁父辭既有士蓑之志而恥之漁父盆
所其無意哉余將曰國家神大乎風依漸習不能任賢安能
廣開言路以論利害則士業將濯足為又將曰國家明典莫
正顯陸旁求山林遺雄偉非常之士設官制斎位以誘致
之則士幾將濯纓爲然而是二者吾不能決之姑託之以奨
他旦

八月。更卜居下谷瑤池。垂帷授徒。又捐貲若干。購求活字器械。印行所著武道篇。印至翌年三月刷卒功。時正明年方三十。規模闊大。不拘細故。果決勇往。不避險夷。自視太高。居以士林一流。

滑若歌行載勿謂行尽見正明抱負云勿謂美男子美男
子豈有才子勿謂是才子才子未見豪傑勿謂是豪傑豪
傑豈有真儒去義男子之面吾將衛才子之心吾將歴世間
何在豪傑士訊然按韡吾將從去向未見真儒去真德行仁
是人之聰斷魯人去真儒絶中傑鹿豕質豪傑只見猶猶軟
譲子徒乖文墨與世徒又見咄咄俗中人朝昏只愛宗朝美
嗟夫阮倪為歌東海男
兒白腕決背知者誰

搏延如鷹。疾奸如仇。禮賢愛士。見義無不為。從善恐不及。其與朋友交也。莫知而不言。言必盡其衷。是以朋友畏而敬之。

緺荒論文篇所載輔明友之遺者多
矣今擧其嘆細川甚書去向典足下
論北将事其言多不相殆以故蹂障月餘曰不敢通殷勲志
士之所激可固然也而竊謂足下老生也其處事不為不熟
矣而一旦嘆之論事輒絶之此果於自断者於義未為得也
旦夫交浅而言深君子之所戒吾嘆足下交未久而其所言
乡觸尽譏因退不自安敢疏真心以陳之足下以為是者去
向之然可也以為非去終絶之亦可也夫士之所暴若古之
豪傑也而古之豪傑者以持非常之節是故欲為豪傑昔以
勉非常之節荷不勉非常之節而欲為豪傑鐵状猶北轅而
行捷愈加遠之道也所謂非常之節若何也拯飢寒摩窮約
以人之所為德者我為之而不德之也去紛亂解争闘状人
之所為功者我為之而不功之也散其財施飲食此人之所
爲惠者我為之而不惠之也我行其實而辞其名我責其継
而不貴其不能是以我愈隧而彼愈推之我愈卑而彼愈尊
之是豪傑之所以為豪傑古之人能行之故其名顯而後在
稱之今足下以豪傑自朝而求其所以僕甚惑為夫已之所
不能以要之於人其所已能以誇之於人皆君子之所不為
向者及覆論之其必有夭倪昭之唯夫當相會也吾三人者
皆步壮血氣方剛之歳也或暴激或傲譲以何察觸其喜怨
亦甚矣而足下老生也不欲足而和之奮所作氣色司満自
酌傲然嘆之相争愈論愈激以豪傑自朗者固如是于是吾
所以惑也足下果有説于祐吾見足下柢然正色論議瘋生
歴歴可聽辞是悲分利害熱一屈携謂醫中不易得人也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劍術亦涉諸流，旭唱鍊勝，曾
不取虛談華法。是以士之尚氣節志實地者，多從正明而游，
名聲噪都下。正明未納室，有妾名蓮，義而慧，有操行，內奉巾
櫛，外待賓客，沈靜處事，雖急遽之際，曾不咈主人之意。觀者
嘆嗟焉。蓮本鶴岡妓，正明愛其廉退，娶為妾云。
尋書述懷詩 自叙 述懷詩
并序 正明手簡 口碑
當是時也，外事已斂，內訌亦不穩。
直弼以大老位百司之上，惆愎自用，擅弄威權，黜諸賢已，若
擧諸付已者，遂寀水戸獄，讒齋昭，以誑惑朝紳，釀內訌。錮之
水戸罪慶篤、慶喜，以示匿救之過，使其屏居思恕，帶刀令自
殺。吉龙伊大夫當苑。其他斬越士橋本左內、長士吉田矩方、
薩士日下伊三治、處士賴醇等，尾越土豫諸侯連坐幽屏。至
十月，朝紳僚屬、列藩士庶，獲罪者一百餘人，黜斬流相望
不絕，是所謂安政大獄也。直弼既錮齋昭，遣詮勝水戸，稱朝
命，納勅書於幕府。齋昭奉命，藩士大恚曰：是有司矯命也，決
非出叡旨。黨類相率屯集長岡，欲要齎勅書者，齋昭手書諭
之，衆心稍定，而亡命猶多。直弼既設密細嚴法，待天下之志
士，怨讟紛起，道路以目，志士憤恚，彈劍白屋，隱伺機會。加之
以歲不登，惡疫流行，物價騰貴，汚吏奸商，棄而成私，識者皆
知其國家將亂焉。正明居恒注意於內外狀勢，凡係外夷爭

者。諸侯建白。幕吏處裁。臣細探聞而手録之。猶有撰聞録若干輯及尤害京師内情。心大慨之。或發之文詞。或詰之同志。私冀挙朝言之伸暢。幕政之更張也。其揚威耀武。而欲攘夷虜。而空拳徒手。亦可奈何。至是見幕吏益親夷虜。慶朝旨。黜親藩。殺志士。濫刑苛法。徒誇其勢位也。卒察尊攘之終不可望于幕府也。猛然按劍曰。嗚乎。夷狄之汚神州。古未所嘗有也。聖明憂于上。志士憤于下。幕吏懐柔。國體殆殺。名門巨族。徒流竊息。有士侯伯。空為觀望。是草莽崛起之秋。大丈夫讀書講武。志存報效。寧可坐視國辱乎。於是散財養客。廣結四方豪傑。將有乘風雲會。挙尊攘之旗也。自叙晉中紀事。晉中紀略。述懐詩并序。正明手簡。述懐詩

翌年改元萬延庚申三月三日。大風雪。大老直弼早朝登城。衛士七十名。前驅後警。簇輿抵櫻田門外。有數士人。蓑衣肆裝捧書伏路旁。為訴事者。衛士呵而避之。不聽。俯匐薄輿側。豁砲一發。忽有數士人。拔刀衝前驅。伏者亦數名。蹶起突進。大呼曰國賊國賊。立斫十餘名。衛士錯愕。萃于前驅。為訴事者乘機斬輿丁。衛士愕迮。前後亂闘。同士相撃。死傷横逢。一人跳刺輿窓。或出直弼鐵。貫首刀尖。走且呼曰。薩摩浪士有村兼清次左衛門獲井伊公矣。衆乃相率而去。衛士追之。數士返闘。皆被創。兼清馳至龍口。創劇。拔首路旁。自屠而死。數士提血刃詣脇阪安宅邸。而通姓名自首曰。水戸浪人佐野竹之助二十一才。黒澤忠三郎二十六才。蓮田市五郎二十八才。齋藤監物三十九才同畢十八名。今受彦根中將首。敢自首請罪。委情載在疏狀。邸吏乞疏狀。題曰斬姦旨意書。曰。墨夷之闌入浦賀也。天下皆望大府之處置。豈図一旦和戎之説行。而征夷之議沮矣。

蓋時勢之變。制為之宜。雖有不可概論者。有司一以此藉口。其實偷安畏戰。唯夷之虚喝之恐。違經勅。九擅締條款。大開互市。褻武威。辱國體。孰甚焉。而大老井伊掃部頭實其罪魁也。臣等觀大老近状。挟幼主奮私意。弄柄專權。苞苴公行。廢黜親藩良弼及百司之賢者。殺幕府羽翼。䜛間部詮勝。誘九條關白。逐屏親王公卿。孤弱朝廷。結怨上下。嫁禍社稷。欲致天下累卵之勢。其罪貫盈。天人共怒。臣等代天誅之。非敢犯大府也。安宅愕然。命寺社奉行牧野貞明拘而鞠治焉。其餘與是役者。大關和一郎二十七才。森五六郎二十一才。杉山彌一郎三十八才。森山繁之助二十一才。廣岡子之次郎年未詳。山口辰之助二十八才。廣木松之助年未詳。鯉淵要人年未詳。林忠左衛門年未詳。稻田重藏年未詳。岡部三十郎年未詳。關矢之助年未詳。有村兼清年未詳。凡十八名。除兼清外。悉皆水戸浪人也。此日大關。森。杉山。森山四名自首于細川氏邸。廣岡。山口。鯉淵。稻田。四名闘死。其餘遁逃。後皆逮捕。是所謂上巳變也。平朋聲節曰。有是哉。方國脉毀敗。正氣將絶之時。天生十八義士。斃元兇于道路。人心聳動。士氣振起。國脉猶可保也。碑口既而水戸浪人數十名。造薩邸。慫慂攘夷。因乞為先鋒。幕府命拘置諸邸内。正明切齒曰。草莽奮而有司廢也。吾且一挙打破局面焉。碑口是月偶聞祖父信精病篤。與弟誠明倶馳歸看護。信精病稍閒。閏三月。與倶南上。四月。得信精訃。慟哭悲咷。馳驛而歸。營喪葬。而國勢急迫。黨務倥偬。不得待服之除。居僅月餘而南上。齋藤治兵衛尋書口碑。有翌年祭祖考文云。惟余祖父信精。以安政七年庚申四月八日。易其床。明年四月八日。嫡孫正明。謹具鮮膳之奠。祭之。泣其靈位曰。嗚乎。祖父之愛余。余勝生父。酬之事。不能盡其心令也。悲明異遠徙。悔往事。歎欷而不可禁。嗚乎。

如之何哉。夫死者不復生、生者必死。乃愧既往而警來事。其豈嘆所取哉。余之少也、其氣凌人。祖父乃謂余師曰、此兒不成大業、必遺大醜、之顧其所志如何耳。余慮其言、雖用志於文武、未嘗須臾一廢其志也。然則成其志以報其恩、勿乃幾地下一笑哉。謹會一時俊傑十餘士、清談潔動、慰靈位。庶魂髣髴而來享。嬉孫清海正明頓首再拜

時閣老久世廣周、安藤信正代直弼、柄用、内外處置轉與輿望背馳。是歲八月、前中納言徳川齊昭卒。齊昭夙以尊攘鼓舞藩士、施及天下。其卒也、藩士分黨内訌、唱攘夷者曰正黨、附幕府者曰姦黨。正黨多詭激輩、奔走唱義、勢震隣近、慶篤昏懦不能制止。信正欲發尾紀二藩兵討之。會津侯松平容保固争曰、水戸士人、砥礪名節、其志在禦外侮以張國威。舉兵臨之、無名之甚者。信正乃止。十一月、外國奉行堀利熙與信正論事不合。利熙憤激、其夜歸家、遺書自殺。其臣河野顯三者亡命、潜常野之間、改名三嶋三郎、聲幕府違勅之罪、歸諸信正、陰募徒黨、効直弼之為。大老知人心稍離幕府、以為降皇妹和宮尚大將軍、皇武一和、則可藉以張幕威也。信正繼承其遺策、遣使京師、大賂朝紳、窺天意。時和宮既許適有栖川王、故不肯允。關白尚忠與岩倉具視千種有文諸卿、頻唱皇武一和、強允降嫁。天皇不得已而允之。議論紛起、天下囂然、詭激之徒、或有殺外人賛幕府者、内憂外患一時汾湧。正明所結同志漸衆、概皆卓犖不群之士。佩大刀、穿濶袴、以試武技。日會瑤池上、張尊攘、悲壮感激、繼以泣涕、少壮血氣之士、交促正明曰、醜虜可屠、奸吏可斬。社稷之患、不可不除。正明諭之曰、屠一醜虜、斬一奸吏、大丈夫所不屑。盍姑隱忍以竢機會矣。

義魁清河正明傳卷二

山形縣酒田　古龍須田文子化撰

翌年改元文久。辛酉正月、正明聞水戸正黨踰境盜募同盟、欲往謀大事。同志多危之。正明不以爲意。率一奴往伺其形勢、過佐倉、物情恟恟。亭婦語正明曰、君不可東行。天狗猛威可畏。行聞天狗將至飯岡村。有捕卒數十名、威厲目正明。既抵飯岡村、不見所謂天狗者。（遠近喧傳云、天狗至飯岡村、借軍須於豪富大山某、遂詣成田、民心恟恟、鎮戸自微。正明過成田、出抵飯岡村、欲說諭大川氏、以圖無事。總勉道名、稱猶辭謝。盍亦猶正明天狗也。正明窺其內、紫族集會、面色如土。）正明歎息而去、抵神崎村、會同志村上政忠。（俊五郎）政忠薦其友石阪宗順者、豪爽士也。避官嫌、隱于醫。宗順一見許死、二人常不去正明左右。乃携趣潮來。先是水戸藩士不得志者、往往脫藩而去。稱繼先君攘夷之遺志、諸藩浮浪亦并無賴、妄驅和之、四出威劫、以募軍須。遠近震怖、目以天狗。行旅殆絶、途無隻影。政忠、宗順嘗憎天狗兇暴、圖往諭之、適會正明至、大懽。於是與俱如潮來。潮來者、天狗所巢窟處。敢邀游、就一旗亭、呼酒縱談、聲撼隣屋。亭婦誡曰、天狗聚隣屋。願少慎之。語未既、天狗來詰亭婦。婦辭應之。天狗去、須臾天狗又至。宗順挺進、謂天狗曰、吾且面而主、領以盡狀告。天狗辟易、謝曰、明朝會晤于某樓。宗順復座、擧大爵而歃。正明與政忠痛飲已酣、放歌快舞、傍若無人。一亭大惶、面無人色。夜深就寢、鼻齁如雷。明旦、復使人求會晤於天狗。天狗謝曰、公等歡樂、唯其所欲。遂辟去。遠近哄傳曰、江戸清河八郎大唱劉水戸天狗梟首。（正黨等來、舟訪宮本茶村。茶村以詩鳴時。始相見也、倨傲不下。及論時事、瞠然自失。將去、茶村頓首謝曰、一坎間見公等、若夢耳。蓋自天狗起、凡嵗餘、絶過訖地。正明一過、魏天狗膽。茶村之所以懾伏也。既而）

（復舊歸潮來、百餘樓、過飲一酒店。店婦笑曰、若諸公真剛勇哉。前日諸公過我樓下、天狗八九名携妓來、酣飲、潮洒怒視諸公聲貌、驚起鎖戸曰、是何者敢來犯我境、不可不詰問。既而聞之天狗、遂不得與諸公會啗而止、何不生意氣哉。）正明察其主師不武、舉止粗暴、不足與有爲也。乃返而還江戸、更集同志、議膺懲策。居麾下者山岡鐵太郎（名高歩、號鐵舟）、松岡萬、居處士者安積武貞、村上政忠、石阪宗順、北有馬太郎、（食客）笠井伊藏（門人）、池田德太郎、西川鍊造、在薩邸者樋渡清明、（八兵）伊牟田尚平、益滿新八郎、神田橋直助、奏主三平、是其（備）尤者也。其他隣近志士願從者甚衆。自二月至五月、會議無虛日。會則銜杯酒、痛論時事、氣揚如山。相與促正明曰、虜不可一日縱。正明虞其誤機、會以沮喪志士之氣也、則欲期八九月之頃、大擧樹義旗、約同志曰、虜之在內地者、一擧殲之、其策無若火攻、而馳檄遠近、大募義徒、有抗我者、與虜同罪、公卿侯伯、悉加斬戮。然後奏狀天闕、奉錦旗以號令於天下、則回天之大業、可翻手而成矣。事若不成、横行八州、大鳴其義而已。大義所存、至死無渝。於是乎、大期先定、使衆離散、以避（幕）吏耳目。正明亦欲期五月下旬、將萊誠明、奔蓮及安積、伊牟田尚平東者、（中）家鄉焉。常平雛眞風、慷慨尚義、犯禁脫走、嘗與同志斬譯虜于赤羽根。兄事正明。五月二十日、有吉良某者、開書畫會于兩國萬八樓、請正明臨焉。正明素不喜書畫會。（竊竟論天篇、載書焉、恥序、足知正明之品性也。道可以自致也、名不可以自致也。可自致者在自勉之、不可自致若在處。余是以古之君子、先將具在己者、以待其在余者、雖遺乎歟。實困厄顛沛流離、唯者可爲者而已。若其不可爲者、不敵動。其心也盍天之生斯人也、雖甚困窮其躬、未以不賊爽一徹。食一襲衣也、尚有飲食襲衣以甚其饑寒、則亦足偷其道而自安、又何汲汲於名利哉。恨當近之君子、不雖退饑寒困。六自罪其道、緣名利于世、爲夫名利雖可尚、未亦隨道之享。譎而新輕、而欲緣名利而自身、其道不亦慈乎。頃日市間頻。雖書畫會者、不特書焉、容雖儒家文士、往往入其機、流連荒）

義魁清河正明傳　卷二

以須為是道三戰矣。君子賤之。於是乎書畫帖者起，紛來名（利者日騰名於其間，豈非自卑其道者乎。吾故謝書畫會）（者又不肯敢書畫帖者，非自尊也。耀諸之辭謝不往，其固要之。是道也，偶有請書畫帖序者，書而與之。）且曰水邨氏志士來會。欽君風采，偏欲相見也。正朗乃與同志七八名往會。日暮被酒而歸。有大要正朗途，摔其袖曰：賊在此。賊在此。正朗徐謂之曰：汝無誤人乎。吾非賊也。再三諭之。其人不聽。曰乃欲嚇人去乎。以所携扶毆之。正朗赫怒拔刀斬之。一街大噪。正朗將束身歸官，顧思身已抱大志，不可自輕。乃遁散去。（潛中紀略。潛中紀事。尊攘義士清河正朗君墓碑。）正朗與武貞稍後同志已歸瑤池，相謂曰：二人進適，衛卒欲挺身潰圍奪二人。衆皆應之，施艤而起。會二人還，於是與同志議進退。或曰：宜往襲横濱火夷館，屠醜虜以立微志。或曰：官情亦可慮，不若姑避之以察其機。池田德太郎曰：諸君可溢亡。僕請留以處後事。衆議乃決。職屬衆於是乎沮矣。先是幕吏目正朗舉動，恐其激奇変，將逮捕正理。百方伺釁，至是捕卒數十人，四方圍瑤池宅。而吏因嚴正朗武勇，不敢直迫，偵察往來，闞其舉動。正朗察其機，翌日出所貯軍須若干金，盡分之同志。又収着書重器託之其人。酌酒訣飲，使妾蓮出避難於外。餘各飯其邸。獨留德太郎、伊藏及弟誠明。誠曰：捕卒來，詭辭應之，不聽則有刃而已。乃將武貞、尚平政忠，變容出門，口唫曰：我棄家何去，白日方暖時。中心有機不得語，变容沈默向西馳。一步一顧意在後，不知終是永別離。（潛中紀略。潛中紀事。）正朗去出門。捕卒逡巡不敢下手。潛追其跡而去。觀者大笑曰：之八郎逃捕卒。既不能獲正朗，乃入而搜索瑤池宅，逮誠明及德太郎、伊藏下獄。遂物色及妾蓮寓。吏闌入傳官命縛之。蓮顧謂之曰：請少緩之。櫛髮更衣，引鏡自照曰：可也。乃挾兩手閑余，從容受縛。（羽澤松圃談。時松圃為正朗門下客，故目擊其狀云。）正朗已去，適與宮救廣福寺僧善正朗，周旋頗力。越一日，北有馬太郎、西川錬造追至。尋有一書生因錬造報曰：捕卒二百餘名屯在入間川，未有所下手。不知其何故也。於是衆議或欲潛御嶽山，或欲奔水戶。正朗莞爾曰：捕卒若來犯，以堂為城，一快戰而去耳。居二日，捕卒遂不至。正朗決意曰：先入江戶，見機而處變。若遇捕卒，奮鬪潰隊。使夫黨筆目睦膳裏耳。乃酌酒束装，使太郎候遠近。黄昏出寺。微雨蕭蕭。太郎曰：若微一人留為彼餌，彼必不甘心。窮力追跡者諸當之。錬造曰：不獨使太郎處於難。遂與俱留焉。捕卒二百餘名跡正朗來，使農民間其舉動，知其豪快難近也。躊躇不前，相伺二日。聞其既出去，乃簇擁入逮太郎、錬造，檻送江戶。正朗已去，黎明入四谷，訪山岡鐵太郎，不居。正朗與武貞伺池田宅，使尚平政忠伺瑤池宅，約以會于昌平橋畔大阪亭。既往伺池田家，闃若無人。使武貞轉伺已宅，亦又已異。乃知家族為所獲。返訪大阪亭，遇伊藏叔母，大駭曰：衆咸逮繫。先生何不早亡。尚平政忠先去不來。乃急変裝趣市谷，途遇本藩士水野行藏，暫話於八幡祠下。行藏曰：事已至此，不可復脫走。宜自刃以潔其志。正朗哂曰：固所期而已。乃作家書託之行藏，相訣去。再訪鐵太郎，曰：謀泄策破，識察森嚴，雖僕殆不自保。往若伊牟田、村上二氏至，使其遁奔水戶。二兄亦疾遁之，待時機圖再舉，未為晚。徒莫自輕為也。乃贈乾糧。正朗出去，而意已決死，將以日暮與敵自刃。正朗晝夜馳驅，身體疲憊，武貞最甚。抵團子阪，投一酒樓訣飲。時

紙筆作詐狀謝書絶命詞屬後事於武貞曰事迫矣不可辱
汚吏手也武貞嗚咽曰奠匆匆爾第今相兄容貌曾不異平
常尤見精神遠徹且兄抱回天大志徒殺身於細故豈不自
悼耶請兄姑忍艱楚入獄中宮必救達座者於是弟謀同志
焚獄殺吏以救出兄而後就大事不亦善乎弟誓任是乞兄
其勿疑之正明曰策雖善大謀已露吾假歸官他豈必免乎
哉不若自刃武貞曰日猶盱請先往訪萬春齋春齋有奇節
必不拒之乃往因春齋武貞竊語之故春齋業醫重然諾與
正明有故聞之謂正明曰死易生難不可自輕既已至僕家
僕雖駑豈甘後天下之士哉且慰且激百方回護以延其死
正明曰余非惜其死也大義未伸殺身無益空貽戮辱於父
母是誠可憾焉耳然意已決不可復脫走唯得因高義會讓
士然後自處則安甚春齋許諾且曰子其安之捕吏來僕
何懼之因置酒徹深更翌曉春齋自馳如薩邸伴樋渡清明
神田橋直助來二人亦為正明講去蹤且曰大丈夫之志不
可以細故自累況斬無禮人是士之常何足以意公善忍之
我輩亦當脫走與俱為後圖蓋二人者素深結於正明計盡
於力而清明嘗與尚未等斬譯慮頗有膽勇正明謝曰二子
高義雖死弗遺唯二子為吾脫籍是以不可為當是時正明
意猶在引決薄暮開戶忽見慧星麗北辰赤氣燦然正明不
覺慷慨顧謂座曰大夫出處不容易吾不可復屠吾腹一堅
猶萬歲既而二人去明旦清明復至曰直助為長吏所錮故
不來贈正明金若干於是與清明易衣服變身商估武貞為
之奴解所帶雙刀贈清明約後事曰宜待吾再來振餘燼矣

二更辭去與家惜別悲惋伏地春齋獨送之新橋而相別是
為二十八日夜是夜墨水揚烽火士女雜沓往來絡繹步抵
永代橋待夜深人散捨雙刀及詐狀于橋畔吏亭傍若入水
者五更乘舟黎明達行德二人平生不攢雲裝悲笑交歎
趣神崎村問石阪宗順蓋此時宗順已見逮正明未之知也
既而聞捕吏塞道轉抵府川欲從上浦奔水戶識察甚嚴
轉趣筑波山黎明上巔四望豁然山容如畫偶會齎與香客
群集正明一箸默禱口唸曰山蹤崎嶇薦香人時維六月第
一辰四望開豁天色朗八州沃野腳下陳壽哉東方用武地
直屈國威委虜塵萬里空濺仮來水畦畔自耕苛政民天道
豈無水旱失猶有妖星麗北辰底事天孫憂勞日連年臨除
報國臣我黨志義比鐵石一時顛沛誠困身祠下默禱非偶
爾天地開闢武甕神下山抵羽黑物色愈密遂入水戶於是
欲避跡北越更轉出宇都宮途聞五月二十八日水戶浪士
襲東漸寺英館乃嘆曰吁遂出他人手矣而正明耳目已布
不能復留跡八州乃取路山中沿澤湯崎嶇高原山中過若
松乘舟于津川經五泉抵新瀉留三日渡信濃川從寺泊泛
海趣湯海村即莊內領也然日風波荒虐舟如矢上陸使武
貞就候人某探家信兼託家書武貞返報曰國譏甚嚴候人
畏縮不唯不得家信亦不得託家書（書中紀略）先是正明之
脫江戶也幕府發捕吏于清川就正明家縛婢女搒問則極
慘酷遂詰責豪壽夫妻而去酒井氏又受幕命戒關門嚴出
入使山口某（鈴木某　伴兵衛　角太夫）來捕卒圍正明家破壞樂水
樓（後再修復）逮豪壽夫妻及叔詰以正明事皆固陳其不知乃檡

之別留小吏監視焉。一日有告者。正朗來嚮因母乞金而去。吏即逮三井氏痛掠治之。三井氏自明不誣。吏怒積盤石于膝上。肉破血迸。三井氏暈絶。吏乃命付姻族。族人相聚百方救之。投藥不蘇。遂灸其鼻下。氣息始通云。齋藤治兵衛書。齋藤治兵衛哥。妻毫代娘房代尋書齋藤正義談。渡邊登蒲太談。正朗既不得意。復泛海。近新瀉。風穩波靜。舟如行席。正朗不堪於邑。口唫曰。鬱蔚草木色。當旭處貝光點淡。北海浪。泛舟一帆翔。飛鳥高奮翼。雲垂將風揚。悲乎我與汝。潛匍伺家鄉。家鄉近難入。沈唫逐辟匿。心熱恰如焚。午汗又沾背。思彼疇昔事。形容何落拓。杜康斷銷憂。嚬顔慰晨夕。龍躍萬仞淵。虎嘯千里澤。人若無變通。乃遂若火宅。此時途中忽得一便舩。直至新瀉。正朗游跡爲之相晦。始正明至岩舩。曰。中路與二婦人相從至新瀉云。家在新瀉熊谷巷。君若過新瀉。必來泊於是。性二因其樓。婦曰戶川。相迎大歡。游宴三日。正朗曰。我將泛海趣越前。故使婦擇便舩不得。即去。蓋正朗眞意非泛海也。唯欲晦其蹤跡耳。有詩今略之。時炎熱猶酷。行跡頗艱。武貞欲避跡丹後。因中其知己。正朗不肯曰。既有約於同志。今若不東。其何以取信也。乃去新瀉。潛于松山温泉。正朗以爲通逃之士。雖韜自晦。耳目滿世。或見戮辱。未可知。苟就戮辱。不能自律。是遂厲庸衆之名。不唯掩平生志行。且不能自明。則雖父母兄弟。卒不能解其惑也。豈非志士之所深疾哉。雖前所著多。或奪官家。或於鄉里。不能復詳其所在。於是可類取譬。作述懷詩。五言古風十二章。七言古風十二章。每章有序。其詞眞摯。其意沈鬱。使讀者感慨不已。時浴客載舍。談笑偷閒。凡七日而成。客佐之間曰。君所執者何書。正朗紿曰。寫佛經。已北越多文華之俗。書生亦每來浴。唫詩詠歌。儘際隣舍。正朗自顧身在潛匿中。外擬商估裝。乃不能吐露胸中之一奇。與武貞相對沈默。而向他客。能用詭遇。唯素習之所使然。百事觸感動。有磊落奇偉之態。殆不能掩。與其波同。其歷往往爲儕人所異。乃嘆息曰。天地否塞。騏驎未足。曾不能信。竭力設志節。難命之所窮。不亦悲乎。後無所成。豈能瞑于地下哉。七月十日。決意東行。抵湯澤。就舍命酒。遇笠者。試笠東行。大山武貞嘯曰。固當。正朗勵之曰。丈夫斷而行之。鬼神避之。俗諺胡足信哉。踰越嶺。宿草津。節値中元。家家奠招靈。正朗不堪懷鄉之情。惆悵曰。嗟乎。吾血氣一失。不能復奠祖先丘墓。不獨使吾悲。今夕父母之情。顧果爲何如耶。過大戶驛。驛外有劉盜忠之墳。婦女爭奠。香火甚盛。正朗嘗作文設其傳。蓋有所深慨焉。至此。自感其事。嗟嘆久之曰。吁。盜且爲世人所傳稱。顧吾何人。可不思夫。此盜取足補不足。是乃吏事。孰疾視彼吏剝。有詩云。貪吏盜不盜賊。民君盜剝民吏。於足又剝足。是乃眞盜。久居信。衰運每乘公然。昊天所視矣何事。昭昭爲惡。吏誅之。冥冥作善。鬼乃志是。盜賊刑。遂儕文。叙吏坐死餘。篇今略之。方搜索。而後獲之。秩父郡某村長七郎方。誠劇。見正朗至。愕然。乃問詰。有所約者。去宿八幡町。此日炎熱燎面。二人殆病。明日。長七郎來見曰。官索公等太急。皆謂。嚮昔襲東漸寺者清河黨也。清河者實爲處士之渠魁。與水戶通氣脈。陰懷大謀。譏察之嚴。殆爲之也。聞同志北有馬以下。就擒者甚多。公之耳目既已滿天下。入江戶猶蹈水火。不若姑西走以待時機之至。男兒立功業。何必今日也哉。公其熟圖諸。正朗大息曰。嗚乎。何其事之廣也。雖然事已至此。唯當決意東行。詳審勢定方向。長七贈以文章。而所約者竟不渝。囑之後事。相別。故乘泳跋至粟橋。關吏誰何。正朗爲江戶商估。武貞稱其奴。

二人者亂髮垢面，形容尤疲，遂免密網。蓋以正明元総髮，闢吏殊閲総髮而雙刀者。舟中有一神主，詰問信正明云。既而舟中客相語曰：水戸天狗潜越後者，蹤跡昊見，官遣捕卒二十餘名追之。柳亦襲来譯寺者邪。二人相目驚之。客又曰：頃日水戸天狗甚嘆，故官擬關宿之舟，不許直入江戸。由是舟行者皆自松戸而上陸，以避譏察之煩。二人相目自喩，抵權現堂，託事上陸，相視大息曰：吁，亦危矣。向微客子言，其或為網中之物乎。蓋正明往日自越贈書寓春齋，其書入幕吏手，故詳其蹤跡，而謂之水戸天狗者。當時俗間通言云：宿越谷撿察三至，皆以江戸估客免。二十日入江戸，屢變形容，訪益満新八郎于薩邸，不居。又聞樋渡神田橋，曰：六月中旬見屢而歸於是乎。薩邸無復一人知己矣。正明大失望，武貞尤不

此婦人出而屢窺，武貞入內，有人自側驟起捕之。

平。夜窃往伺春齋家，始聽婦人言，便使武貞決意探之。武貞大駭趨出，時正明乘暗東走十餘町，相視大息曰：吁，亦殆虎尾哉。蓋幕吏已逮春齋下獄，使小吏潛監視其宅也。正明曰：密網如此，不可復居此地，當避難于遠。乃改衣破容，疾行過千住驛。月明如晝，故病其心。正明笑曰：平生愛月明，今夕憎月明。人生變態有如是夫。既而四體漸疲，乃憩軒下，大吠蚊侵，百苦俱逼。天明抵越谷，懼物色逼，故取間道，午炎酷烈，不可以行，乃宿菖蒲村。二人窮是然歎息曰：西乎東乎，將安避跡。良久，正明奮曰：因循放浪，或懼事不成，身先處宜遄奔水戸伊平田村上，共其義徒同存亡也。於是迂曲取路，晦其蹤跡。過真岡新設譏關。正明稱骨董子，武貞為魚舗子。關吏怪二人狀貌，詰問甚迫。曰：骨董魚舗，何不相類之輩。將欲闌行

李惡正明晌武貞亦決意，強辯遂過，吏亦不能追之。抵我手本，又有譏關，最詰武貞責，以衣服破弊。既而入野田，是為水戸統內，就逆旅，稍無忌憚。乘舟于中川，入水戸，使武貞致書故人菊地某。菊地迎而寓其家。菊地有兄，泣能遇正明，慇懃太篤，亦略得伊平田村上蹤跡。時水戸賢太夫武田大場岡田三氏既見廢黜，姦黨方得志，正黨漸弛解。正明謂共其優游無為而淹留，不若相俟重來。於是共諸子約後事，留三日而去。經平潟，帛勿来關，過相馬牧野，觀馬群，作詩曰：是地稱多馬，多馬必有驥。驥必待伯樂，伯樂必知驥。伯樂其何在，馬群亦分驥，駑駘飽菽粟，枯草空委驥。駑御已無法，筈策只責驥。逸鴻若難制，乃云世無驥。豈真無騏驥，抑是不知驥。果微伯樂眼，天下遂無驥。訪故人岡部正藏于相馬中村。正藏待遇優渥，約後事，且贈詩曰：欲問君遠徘徊，君無慮賀我来。唯有酒説舊事，慇意氣豪且哀。嗚呼大夫會，結信寶開胸懷。懲既往誠来日，誓天神興死灰。又賦曰：誰言河水不當清，廻制狂瀾報國盟，若使吾無懲醜虜，孔泉牟興闇羅兵。乃去，抵仙臺，訪櫻田景敬，竊語以狀。景敬慨然謂正明曰：大丈夫先天下之大義，患艱困其所兄，毋傷也。僕有策在，此地多識兄面者，耳目易觸，宜至松洲間圖之。兄其疾往待。僕比丘尼阪。乃往至比丘尼阪，黄昏有二騎，率一奴從容談笑来。前騎者景敬，後騎者不知何人。正明望見心訝而避之。既至，後騎者繫馬別店下，景敬獨進至所約處，而正明不在。乃騎索之，遇諸途。正明讓曰：子何敢誘他人来乎。景敬下馬謂曰：兄其安之。是僕知己戸津宗之進也。僕悲義士之窮約，竊語諸故，彼

則願俱致力。故携来已。兄其安之。正明且喜且歎曰。戯虎津君邪。久聞其名。未識其面。吾不為天祐。遇此饒氣。雖朋友故舊。當辟而弗近。渠何義也。殊趣士之厄。眞可謂知己。夫景敬與宗之進皆大藩閭人。而騈騎趨士於風塵中。握手歎曲。觀者莫不驚異焉。於是投一旗亭。命酒盡歡。景敬使其奴牧騎。與宗之進謀。故徒歩誘正明武貞于福室村里餘侵。而訪村長泉。即宗之進之乳母家也。挙家歡迎。侑村醪饗之。正明始在江戸日。以豪雄自持。天下之士莫不貴之。從一樸嫂忌蹈矢。踏地。歩出女歩。至是感知己之情。銜杯縦談。頗排憂鬱。郎口唫曰。秋原失路士。孺日悲歌情。無他伴節俠。困我寄餘生。結交非信實。緩急互不平。尚有斷金友。風雨聞鷄鳴。居有日。景敬宗之進相謀。使二人潜于蒲生村小野泉家。亦宗之進之族。以素封著。二人稱江戸估客。挙家不毫疑之。於是二人爲助農事。或散策觀瀕海漁獵。居旬日。景敬宗之進又相謀。使武貞東潜于石巻泉氏。蓋屢移居。以防其耳目也。正明亦欲探家信。間行踰二口山。抵天童。時屬仲秋之望。迎明月于孤樓。俯仰今昔。感唫徹曉。此間正明往來所熟。至閭巷小子莫不知正明者。是以百方晦耳目。然有舍夫知正明面者。窶其估装。熟視曰。公非清河先生耶。正明驚嚇。詭言懸之。其夜作偽名贈書故人星野某。其兄来見曰。家弟已死。其在世時。屢口先生之高義。抵死不已。盍枉駕敝廬。願繼亡弟情好。其言若知正明事者。而正明實亦知其人也。詞窮言窘。多方晦實。而懼蹤跡由是而泄也。明旦乃去。訪故人所識于山口村。晦得家信。踰闗山。返仙臺。會宗之進及景敬。遂還蒲生村。適武貞不得意而来。景敬宗之進又相謀。潜之于仙臺北山某寺。（武貞謂正明曰。往日兄所賜二方圓。至松洲遂失之。蓋為同舎人所奪。正明規曰。子固咎。然故妖山来之。子其留意焉。方状歎苦不詩。常平日之事也。）時聞水戸義士斬直弼者。既刑。正明大追悼之。詩以吊之曰。國有綱紀曰大義。維持人道奉天位。正徳厚生撫臣民。外建國威内修治。斯出權臣挾私擁醜虜。自睢恣。昊天諏慝只由民。七道洶洶悉疾視。乃生義士發衆家。連[illegible]屠首天所致。寄身囚室歳時月。柳下受刑委汚吏。澆季運命誤曲直。每將刑賞帝人意。料知大庚其所歸。吁我為君潜丸地。二十七日。宗之進来蒲生村。謂正明曰。伊牟田眞風至矣。正明躍曰。眞風至邪。曰。眞風追兄至自水戸。因櫻田家。景敬乃携眞風及五郎。先趣鹽釜。期與兄相會也。正明大歡曰。諸。與俱赴。日雨泥甚。裝悉濕。而不自知也。於是五人會飲一酒樓。正明謂眞平曰。今日見子。始有再生之思。一座悲酸。眞平攬涙曰。從與兄相失。八方追尋。而不可得。獨與政忠潜水戸義士家。轉徙至此。得以無恙。豈非皇天之擁護乎。而義士固嫉菊地。作為奸小。深秘我輩。不令彼知。雖兄之至。無由相知也。今若義徒勢迫。將期十一月。大挙入京師。奏状天闕。以掃蕩群小。僕亦欲西募鄰國志士。會大朗于京師。偶訪岡部平藏。得二兄蹤跡。所以狂奔追尋也。乃相約曰。眞平直還水戸。西上期定。則報諸仙臺。吾應其期。振江戸餘燼。率甲斐同志。會合于輦轂之下焉。於是乎。方針已定。快飲連日。宗之進先去。有官事也。四人乃浮舟于松洲。以遣潜中之無聊。正明挙杯謂左右曰。松洲之為景。在乎千古不極。我輩之變態。一日萬機。與齋孰與松洲哉。既而相謀。各散以待時期。乃挙離杯

哄笑曰。怨會怨散。丈夫胸懷。何瀟洒也。時尚平刀鞘剝脫。衣服奇敝。人皆易之。正明擢其由是而招人之指目也。囑景敬及宗之進。贈以新刀新衣。於是景敬送正明抵小舟越石巻于高城氏。武貞亦還北山。尚平去永戸而後西行。高城者為伊達氏之藩。學劍術於景敬。稍有士氣。嘗遇正明。小舟越者。在石巻北三里。始至高城氏也。景敬以正明為江戸估客。入語主公。正明獨待典謁所及。明旦景敬不出。正明旦訪。旦忽贈書。讓景敬曰。不愛遠来客。徒夸其勞。俗世間如然者。何足相許。余雖卑下。物亦遠来客也。主公若有心。何不平見之。而况足下所伴手。景敬郎出曰。亦有間耳。唯兄姑忍之。僕何擔高午後劇客演。技於是始見主公。薄着景敬。誘主公外語以正明事。主公直。請正明入。頻見禮遇。馬景政謂正朗曰。主公既已話之。見其。安之。乃談笑如常。會劍客七八名至。正明亦較技。笑曰。田會。跡技易與耳。於足敘。皆藝醉。太禮紛之伺異具佐裝耳。一日正朗謂景敬曰。大朗在十一月。雖子亦不可以無所識也。吾且問遂野故人。馳也驅消曰。以待時期之至。間然寓其地。非得策者。景敬許諾。九月五日。

辭高城氏。而趣南部。宿瀬田米村氏家。詰旦將出。遇武貞来。謂正朗曰。物色到仙臺。戸津氏遣書辭之。曩昔遇景敬。亦曰。須避于南部。請俱避于南部。幕府令仙臺大夫曰。總髮劍士。清河八郎。眼太劍士。安積五郎。訪櫻由良佐至仙臺。徒檢察以致之。仙臺大夫謂如扶者勿。每多来。何以識之。然既有余。不可揭事。泄戸津氏。戸津氏告。武貞避之。乃相携抵遂野。訪故人江由重威。亦好義之士也。居四日。與重威及其高弟生方文吾。始歷跡潰海。馳也驅。八日乃還。

生方作字天方為眞辨蓋盧齋。戊戌春余訪重威齋於□吉高府。向以正明溶中事。與所得。欲他日補八府。大槻村漁家。今猶藏正明書帖。

始正明訪重威。造門。重威聞正明。喜盃起鐙。謂左右曰。清河八郎至。文武可以試。兒筆聞之。大薩未會。喧先泄正明名。正明痛誠重威。重威他觸多方。敗兒筆以誤名者。蓋還境書生。獲嘉遊學士。而重於之文學。數按一銜。久傳正明名于其間。一言爭傳。豁不獻拾。其夜有二書生來語。始以為清河其人也。後訪其姓名。毀殯極醜。台正明懼物色至。供重威及其高足。生方天吾謂。避跡于遺海辟遠之地。以試物色至否。乃與武貞齋重威書来行。潰海而漁家皆厭謗客。不得久淹。聊慰情山水耳。泣而過大憮。偶失其行。權誤踏山間。倦飢共迫。熟學屋乞食。供之嗟粥。醒不可食。武貞哭二擬哭。謂正明曰。兄赤貞機耳。饒而飢甚。爰穿國中。柔充食還遠野。夜猶入重威門。重威曰。物色赤至。公其家之公之蹤跡于翁。晦之時。值重

九。正明賦詩贈之。重威字士固。號長嘯子。正明又作長嘯說以贈之云。既而日漸陳。不得不還仙臺。於是。辭重威。越五輪嶺。抵衣川。探藤原氏遺蹟。弔源義經。正明放言曰。九郎敏捷。兵略敵倫。有功無賞。間關崎嶇。不能容身于八埏。何其冤也。雖然。九郎之志。激於私怨。至致力於皇家。不無所憾焉。顧吾何人。使大業有成。胡讓于九郎哉。從川口入鬼首。踰六角嶺。浴于轟温泉。四面皆山。為盤谷之勢。中多温泉。幽邃靜閑。正明盤桓不忍去云。從鬼首抵向町。是為出羽。正明是歲三入出羽。未一得通家書。乃去浴于星湯。若秋夜之長。感夢賦詩曰。夢中消息毋公居。隱忍因人賜返書。遺憾未消夢先覺。書中安否果何如。星湯者。在庭前數百武。抱山枕水。有屋二三宇而已。扶間温泉。山之間。踏子傍。赤湯。世間所遍知也。而星湯最在深。自奏嬌山多人最忝。之知也。蓋地勢使然也。正明有詩云。自酌自炊何等閒。人悲仙。非樵漂山間人。世觀若知難測。物極必反。天所觀。枯木還華。

春暖日。三冬方耐霜雪寒。十月。七日。入仙臺。訪宗之進。尚平既在。景敬亦至。尚平曰。水戸義挙。少欠軍資。忝果西行。頃日。江戸志士。報於水戸任谷宗之助曰。閣老安藤對馬。竊命和學士塙次郎撰廢帝之典故。其子諫之。次郎曰。事之行否。不關撰與否也。其子悲憤。泄之有志之徒云。國賊安老。悖亂一至於此。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事一泄。志士泣血。皆欲啖安老之肉。是故先斬國賊安老。以破其逆謀。而後欲舉大事也。初有死士十人。今秪存五人。更得五人。則可以就事。任谷氏約僕及二人者。先使僕來勸兄等。二人者當繼至。乃從仙臺會津江戸也。兄等其可不奮起乎。正明沈思少頃曰。斬對馬快則快矣。雖然。從有櫻田之變。奸吏戒心。守衛太嚴。恐不能遂其志。事若不成。不唯殺身無益。適足以激成其逆謀而已。屠一醜虜。斬其姆吏。固

我所圖。以告圖之。不若直西上。因甲中河州。奉封事天皇。密奏藩吏橫逆之罪狀。表明草莽義憤之微衷。使寇兇知所警誡。然後西趣九州。率薩國義徒。以鳴大義于天下。衆咸服其說。尊攘之策於是乎決矣。先是。水戶奸黨大索捕義徒。義徒奔竄。往往過仙臺。公然水戶浪士。於是遠捕嚴密。物情不穩。甫平亦在奔竄中。而甫平之至。正明已東去。甫平追之。一至遠野。再至一關。患苦萬狀。逢畏不合。初因景敬。耳目悉集。宗之進曰。事若發露。匿之他亦累。處之家亦累。其累終不免也。而我家比景敬。較遠耳目。寧匿之於我家。乃託事解離奴婢。以迎甫平。脫衣衣之。推食食之。保護莫所不臻。景敬父迪時年垂七十。豪氣不衰。哀義士之窮約。屢贈詩慰問。至是景敬與宗之進奔走調理。行具已成。正明乃留所愛錫以贈景敬。錫若即遜河內守來國行所作。彫刻螺鈿。飾以黃金。工致無比。銘曰。宗重。景敬初愛。常置坐右。余嘗訪景敬。景敬持示余曰。視之猶視清河先生。昂然謂景敬宗之進曰。他日勢作。則當橫戈於戎馬之間。以尋今日之盟。豈不壯快哉。迪親來贐乾糧。激賞攬涙而去。潛中紀略。潛中紀事。尊攘義士清河正明君墓碑。

義魁清河正明傳卷二

義魁清河正明傳卷三

山形縣酒田　古龍須田文子化撰

九日爽曉。正明從武貞尚平西行。景致宗之進相送出門。晨星凜凜。霜氣迫人。正明口唫曰。非義必不朝死。不朝死必悟身。我黨同心死不易。緩急託來俱相因。奸吏追捕日急迫義人擁護愈碎神。暫時分手二百里。要卷風雲拂塵。相見一笑。分手而去。過飯阪溫泉。木葉已脫。澗水寒烈。衛而問佐藤嗣信兄弟墳墓。觀遺器。有辨慶所荷法櫃。尚平撫之曰。他日不得志。吾須負法櫃巡視七道而已。正明患譏察之嚴。自裝為詣伊勢者。奨勵二人。新求珠數。懸之首。稱詣身延山者。旨缺關吏不甚誰何。相見笑曰。欺人自欺。何至此極。過上州手斗村。訪長七郎。不遇。宿寄居村。旅舍主婦覩二人裝。以為眞詣身延山者。能遇之。託以寄身延宿房書。入秩父。夜攀三峰山。踰鷹阪。入甲斐。鳥道險絶。抵湯平。有關門。關吏儆然。奴下遇之。正明不覺浩歎曰。大丈夫氣吞天下。其未會風雲也。屈膝受辱於里孺。勢之關人其大矣哉。過甲府。訪土橋鐵四郎于福本村。鐵四郎嘗與正明同學劍術於千葉氏之門。稍有俠氣。常抱報國之志。篤結於山岡鐵太郎。正明則裁與鐵太郎書。悉載酒中之艱苦。託之鐵四郎。約後事而去。下富士川。道東海。往往過和宮降嫁之行李。民夫晝曰支。置臺蓋道路。正明慨然曰。名分紊亂。大義墮地。噫已矣。詣豐橋稻荷社。索神籤。文曰。鑿石方逢玉。陶沙始見金。青霄終有路。只恐不堅心。三人雀躍。相謂曰。吉兆如斯。得志必矣。十一月朔。詣熱田祠。正明祝曰。吁赫神靈。耀日東。雄威于寓鎮。諸戎縱敖。後嗣居

憂勞。終殲姦回及不窮。抵名古屋。遣尚平齎書。借路資於大光院大薩。大薩者東新田村人。嘗受恩于豪壽者也。尚平返報曰。料大薩意。非不念兄。唯憚左右。不果汗出資也。正明戲手罵曰。鄙僧。忘恩遺義。禽心獸革。如此者。門徒雖盛。名聲難馳。胡足論哉。浮舟抵桑名。經追分。過阿濃津。四日抵山田。舟中有薩士七八名。中有尚平所知者。須勞心思。沈默向寓。不發一語。幸不為彼所認也。望日。拜神廟。正明祝曰。謹告天神草莽臣。大東名義錯姦人。聖明在上萬民仰。賴復皇威幸土濱。是日。正明始解結髮。為總髮。正衣袴。佩雙刀。威容凜然。武貞尚平亦各復士人裝。訪神司大御炊山田大路陸奧守。陸奧守名親彦。本為薩國神司。以故與尚平相識。而於中山忠能為姻親。是以朝紳中多知己。為人清識而能韜。敦厚而愛士。正明欲因之奉封事於天皇。親彦少異其說。遂善遇之。情踰故舊。留二日。將辭去。親彦曰。為諸君祈武運於神明。諸君且自愛。乃去。過上野城下。吊渡邊數馬復讎跡。聽旗亭主人曰。諸君之至。方忌年忌月忌日忌刻。即為酉年十一月七日辰刻。正明曰奇會。酌酒啜鱗。莞爾顧二人曰。匹夫之復讎。猶且傳天下。矧為社稷復讎者乎。抵笠置。訪後醍醐天皇行宮。口唫曰。九重神器盜侵之。笠置山中污六師。一夜南柯感靈夢。回天名義起斯時。行宮古跡在山巓。據險之地。蓋事出於倉皇之際。因非帝王臨幸之地也。山下有飛鳥泉村。為當時盜賊之窟。而陷帝座者是也。至今四隣皆鄙夫。不通婚嫁云。亦可以觀人心之公憤耳。上有稻荷祠。祭典。里民雜遝。正明亦與其祭食。轉趣南都。詣春日社。有感於大塔宮故事。乃顧謂二人曰。時運之不開。雖以皇子之尊。猶且至匿經函之中。何翅吾草莽寒微之輩乎。碎首斃身。固非可避。唯要其堅忍不拔。終始若一而已。若其成功則天

也。非所敢問。抵宇治。宿菊樓。臨流擧杯。蓋正明以乙卯夏侍毋西游。寓其樓。毋顏在目。不啻起源平之感云。九日入京師。訪甲中河内於于鴨東。町九方不居。河内者本但馬人。少仕大納言中山忠能。輔益不尠。而忠能不能用之。河内致仕。以處士自居。北有馬太郎為之義弟。尚平亦久相結。其為人沈毅善斷。頗有聲望。河内時年四十八居數日。河内歸。正明語之以舊來所企圖。河内善而諾之。乃以河内紹以寓鴨東刀屋七兵衛家。居二日。擒察屢到。遂轉潛河内家。於是會河内所結同志。日夜謀議。衆論紛紜。未有所定。正明毅然書策曰。草莽賤士。率先天下。企尊攘大業。何又區區拘小節為也。苟事有遲疑義行無私。拘身雖強。竭以結衆心。莫以嫌也。方今天下不辛幕府者處在皆是。憤恨鬱結。翹足伺機。而弗敢發者。無所受命也。聞青蓮院宮。賢而有衆。居寬于相國寺。天下僉莫不稱其幽鬱。若獨受親王密旨。募斬姦攘夷之士。則四方豪傑雲從而集。不患大事之不濟矣。而我黨宜徇九州。率義徒來朝聊淹花時。擧義旗于輦轂之下。豫作之令書。義徒上京曰。使其見中山中將。付其令書。以為親王手傳中將者。義徒信奉必不疑。大勢已集。攘夷討幕。唯我所欲為。議論遍曰。變生不測。不可遽不決也。同志皆善其畫。於是乎。大計粗定。中將者忠能嫡子。忠愛也。資性豪毅。不容其父。謝病閑居。齋久侍聖側。尤蒙親王知。乃所以取信也。忠愛以河内為師父。言無不從。九州志士。往往請謁者。皆河内所紹介也。乃以河内謁見忠愛曰。聞幕吏嚴。天皇英明。竊余和學士。寀慶帝之典故。實社稷之大變也。今若日暮途遠。不早為之所。悔無復及。忠愛拒

腕曰。猾賊何爾僭亂也。且為之奈何。正明曰。河内。河内則說以前策。忠愛然之。手作招薩士所嘗通者七名書。與河内。亦作肥豐筑志士書數通。并以付正明。皆述密旨募義使之意也。正明乃移書東北義故。說辭以告其意。賦小詩留河内曰。大義誓天地。致身攘醜夷。赤心有所徹。機會乃相知。十五日與武貞尚平俱西行。勇氣勃勃。殆倍舊時。豪笑曰。此行不動九州。誓不為丈夫。事成則回天大勲。孰加焉。風雲變化。豈在此行。踴躍出京門。偶而奮曰。是藉天下生民之兆。詣石清水八幡祠。祷曰。草莽微臣。敢企大義。誠不忍坐視國家頹神明垂威靈。使此行有所就。乘舟于橋本。初夜解纜。十六日。抵大阪。即日搭便船。風波不起。山水如畫。繫舟諸港。舟容謀劇。正明投間草回天封事。且寫述懷詩。房舟容多久留米下士。頗疑三人言貌非常。衣服雖粗野。甚禮遇之。二十七日。達馬關。訪白石正一郎。正一郎為街史家素豪富。以氣慨見稱。尚平嘗有一面識。致河内書。以叩其意。正一郎狐疑不自斷。乃一宿而去。泛海抵小倉。寒風揚波。衣服沾濡。正明曰。臨崖遽然。尚遲滯。恐誤花時擧事之期。武貞執脚。不能偵察。及松崎驛。武貞疲甚。乃約會于松村大成家。遂先武貞而行。十二月二日。入玉名郡。訪松村大成于安樂村。大成以醫為業。家道極豐。大成有子。曰深藏。父子抱義。嘗結於河内。有來機會之約。而正明未知其心事。則詭稱東方游學士。談論試之。察其無他。乃致河内書。勸以義擧。父子避席許之。慨然許死。大成曰。我父子之心決矣。顧熊本同志如何耳。最長者有穀後亡余平野國臣者。久主我家。專存志尊攘。曰空拳唱義。不若藉

大藩之力也。疇昔往謀於真木保臣，欲勤薩侯。今日當還築公待之。雖然業已受密旨，何又薩之動靜是由哉。須廣募正義之士，與公等從事尊攘。乃召川上彦齋。彦齋年壯有英氣，又致河内書。彦齋奮然矢俱勠力。少選國臣還。國臣稱二郎為人沈實有膽略，嘗護僧月照入薩，又為人僕入薩，與其義俠談志，固慨皇室衰替。見正明，為喜。浮言面相與布腹心。謂正明曰，僕已與真木保臣決策，于謁薩侯，欲有所為。乃出示保臣與鳥津周房書及神速説，曰，聞近者薩侯亦須起勤王之志，專有義舉之企。乃謀保臣，欲乗機動之也。公等亦以是機至，忠謀符合。皇天豈有所命歟。大義何患弗伸乎。但肥人多議論，少成事。其可與語者，独有保臣而已。贈書保臣告正明事。保臣稱和泉，為久留米水天宮祝人，嘗讀會澤安新論，歎曰，眞我師也。游水戸，周旋會澤藤田諸氏之間，大有所得。西歸，以尊攘大義鼓舞子弟，家素饒富，傾産結交。以論國事蒙譴，與其弟大鳥井敬太，家云。既而保臣使者角照三郎齎書來，曰，可遂入薩。機不可失。於是松平亦欲入薩。衆或危之。松平不可。正明曰，國臣如不得志，松平必有所得。松平如見擒，國臣必獲免。若夫并失并擒，吾且糾合肥豊筑之義士起而繼之。来往十日，謀議八日，及二十九日而不還。是遂見擒獲也。吾則有所決矣。於是作與義士三千字。樋渡請明、神田橋直助書三通，寫述懐詩序二巻，付松平。乃國臣則擬筑後使者，行裝已成。七日，二人仗劍出門，相見笑曰，大丈夫已企非常之事，不顧非常之險。惡能成非常之功哉。正明壯之，贈國臣詩曰，既作回天勢，風雲須相苦。忽會還忽散，遂施萬里而

其贈松平詩曰，千慮盡國事，萬苦募義師，十分已成九，一則俟君歸。國臣亦留國詩而去。

[illegible]

是日，正明隨三郎訪保臣于水田幽居。保臣喜起迎之。握手欵待，親調酒食，如遠客歸家。共談國事，謂正明曰，恨相見不早耳。保臣酷嗜豪遠，對人不設城府，必竭其誠意，故人皆許腹心。身遭幽屏，愈錬義氣。當其談時事，悲壯激越

氣躍色飛。聽者不覺感發。嘗時言九州豪傑者。必先屈指於
保臣云。正朗贈詩曰。天地晦蒙日月藏。山崩川竭百妖妨。魑
魅魍魎乘時競。牽起衆陰歐諸陽。群龍是時困所處。俱卷風
雲躍四方。欲歐衆陰力未會。忽得一龍勢益壯。萬里偏圖回天
術。逐除衆陰諸陽光。天地昭明物得所。群龍論功悉卒章。夜
宿三郎家。蓋避居避人也。三郎爲永田天神祝人。年少勇於
義。亦保臣所薰陶也。三郎求正朗詩書。即書與之曰。氣運來
兮只要時。時乎已至在該爲。書生俗吏失其理。天下俊傑僅
相知。岡藩小河一敬。風究皇典。以報國自期。正朗欲往說之。
而其國劍士多識正朗面者。正朗病之。乃欲得永田志士一
人屬武貞遣之。語諸保臣。保臣曰。遠陸然士。雖抱義氣不能
自躍艱險。獨使諸君從事勞苦。是所甚恥也。尚君視以爲足
用者。所不敢辭也。於是。會其弟太鳥井敬太。小瀧外記。其子
主馬及有志義徒。大議處分。保臣一族十數人。慷慨感奮。僉
曰國事方殷。吾曹有義死而已。而外記任豐後。最有奇氣君
二日。還安樂寺村。十日轟武兵衛至。亦一方之望也。武兵衛頗
勞口舌。議遂不合。正朗嘆曰。夷狄跳梁。國體殆滅。陪臣兇暴。
天位將缺。實社稷之大變也。尚爲臣子者。豈袖手傍觀之時
乎。我黨不可復論事之成敗。只當鞠躬盡力斃而後已而已。
翌日。正朗與武貞及松村父子訪保臣。既而松村父子詢往
賀柳川。所至不遇。蓋父子之爲人。未足動人也。是日外記亦
至。正朗乃與武貞外記趣阿蘇。踰一嶺。雪風撲面。抵宮地見
大宮司維喜。維喜素善保臣。兄弟以是使外記爲紹介。維喜
稱武彦之神孫。位在三品。其始相見也。尊大自持。而正朗單

劍狙服而進。雖喜意大甦之。及論其尊攘事。正氣壹鬱。傍若
無人。雖喜初也頗抱疑懼。中而肅然傾聽。終者大感動。起而
欽異之。置酒饗之。如遇貴客。正朗乃袖出一書。勸誘義擧書
曰。天地有大命。人情從之。所謂大命莫致之而自致者也。所
謂人情。不期然而自然者也。故將欲大有爲者。必因此際會

△因此際會不當而功自成。不因此際會

盡心力而後禍必至焉。謹案。神州以統爲本。以本理末。萬古
莫易之也。自從大権之歸武門。本邦陵夷。歷世患之。而我
苟可奮之機。則彼無可乘之隙。彼有可乘之隙。則我無可奮
之機。是以千百餘年。遂不能回復之。何則大命未至。人情不
從之也。方今宇內崛起。兼弱內強食之世。夷狄則乘我隙而
至。強以無禮無狀之言。征夷府不能征之。相偽賣國。天下人
心悉叛之。而今上皇帝睿明特達。屢下詔書斥之。征夷府偽
其寡頭將以旋轉天位。天下聞之者。悲泣痛憤。速思食其肉。
而諸侯愉懦。曾無唱義者。事既已迫矣。夫以皇帝之睿明特
達。迫之以讓位。而甘聽之。是必無之事。而天下莫有一人致
身勤王者。豈臣子之所一日安枕哉。僕嘗欲先天下唱大義。
機事一失。困頓幾死。今亦聞之。感慨不禁。即欲逞想於貞人。
時哉。曾於草莽義士之密旨。乃相奉而西。夫物不兩全。彼
既化于夷狄。天下人心皆厭之。莫不有尊王攘夷之志。唯來
會其機而已。當是時也。以皇帝之英邁。萬邦所望。則任親王
梟。以征夷職。樹錦旗。以號令於天下。則沛然雲聚。何啻水之
就下矣。是所謂莫致之而自致。不期然而自然者也。而彼主幼
臣倨。戾天背人。上下乖離。所謂我有大可奮之機。而彼爲大
可乘之隙。以順討逆。斧鉞所動。天下倒戈。實萬世一時。天運

運環。時方至矣。側聞執事堂堂神孫。天下所尤知。仰且有勤王之大勲。實與王室相存亡者也。執事又以賢明稱於遠近。則赴王家之急厄。何必待區區説言而後發哉。僕始至鎮西。告義士以忠貞。皆感奮激勵。莫不相率而左袒焉。乃云。阿蘇若國之所望。固為勤王之名族。阿蘇聞之必扼腕。盡奉阿蘇而為唱主。阿蘇若不聽。則自勤矣。是不唯執事成勤王之志。鎮西義氣亦為之什倍。則亦豪致之而自致。不期然而自然者。執事悪得不感奮乎。若依違不發。徒論成敗。見嚮而後動。是癡心於利者也。草莽義士猶且不忍為。而況於堂堂神孫若執事者乎。夫既不能赴乎王家之急厄。又不能稱乎遠近之望。使人獨致其身家。雖後有勤王之志。遂不能成勤王之義。亦反為怨之府。悔之何及也。不若疾豪果英斷。為勤王之嚆矢矣。回天成於既屈。誅姦偷而鏖醜虜。誠千古無前之大勲。天下後世孰加執事者哉。夫機不再至。我既不能乘此機。彼必充其兇悪。恐為大可諱者。然後我欲唱大義。既已失其所望。彼又更奉其主。加我以反逆之名。我必支離滅裂。其勢終失矣。雖然天已厭其徳。必有凶年饑歳。盗賊蜂起。卒夷擾亂。士崩瓦解而止矣。悪在神州之為神州哉。故當今之時。狐疑不斷。因循論成敗。此非特失時機。徒藉口舌。自欺欺人已。罪實不許。又何曰義與忠乎。後有大政必匡之。執事願熟計之。僕固無因於執事。而僭恐干之。或大逆之。而事已息。不可猶豫。故盡言而不憚也。請唯恕之。若夫聽與不聽。在執事心耳。僕又敢強之哉。惶懼頓首。季冬十四日

維善讀畢。沈思久之曰。此國家之大事也。請以明夕熟思有所答。因出示祖先殉國寶刀瑩丸。求正朗詩。刀為來國俊所作。長三尺三寸。嘗有瑩霊。故名焉。即題一詩曰。大方名寶殉國劍。清光凜烈電火閃。與絲坐思當日難。使人忽奮勤王念。王室急厄臣子死。何者奸賊來觸此。一時成敗誤名分。忠奸已明千載史。料知忠義感人深。與夫豺狼果何心。方今天步猶艱苦。何處刀要宸襟。嗟夫劍也東方霊。神徳正懲萬黙瑩。傳至百世光愈著。志士俯仰照汗青。大宮司固不留他客。半夜使人探逆旅人家已定。無復所託。徘徊移時。寒風徹骨。潜宿祠前一敝廬。既知其成今之不行。不足與有為。曰。夫以大宮司之勢位。苟能得人心。遠近唯命。而況於祠下一逆旅乎。蚤曉使外記武貞之岡藩説小河一敏。正朗義書曰。嘗聞足下芳名。粗知足下之為人。而東西隔絶。無由相見。今茲至京師。訪田中河州。益詳足下之為人。且携河州寄足下之書。方欲以相訪。勢有不便者。即止。更囑同行二子。而致其書焉。夫二子之見足下。亦猶僕之見足下也。願足下盡言而莫隱焉。夫天下之形勢。日迫危殆。固足下之所目撃切歯也。又有甚迫者。苟知其状。實懦夫必扼腕。而況於慷慨果斷之士乎。夫所謂以報國自任。而因循拒狐疑。徒論成敗者。言至此而窮。若猶依違不發。是則自欺欺人而已。悪謂義與忠乎。僕以為義士之唱義。亦唯今日。節士之立節。亦唯今日。豪傑之樹功名。亦唯今日。姦傑之圖私曲。亦唯今日。今日寔為千載一時。今日遲不決。方向大勢一變。必為人所制。是不唯失時機。盡心力。然後禍必至。唯足下善斷之。二子以有所備論焉。請熟圖之。餘期面叙。多謝多罪。付三武貞以達。是日西風捲雪。寒甚。正朗勵之曰。自古為

國家跋詐毅雖者。何限。而唯觀諸畫圖耳。今日自處之。他日儔滔天下。且獨見歟。二子其兇猾。武貞粗暴激烈。與外記復鼓勇而行。正明乃轉一逆旅。其夜獨見銳義雄甚。卒不能決。慨然謝無能。且欲誘正明於因循之域。正明乎察其不足有爲。陽爲從其意。深晦其蹤跡而去。（他日謹庸之起也。雄甚親起銳本。有所大議論之云。）（亦其儕有奮起者。不得安然里居耳。）磨之曰。武貞外記返報曰。見一般致兒書。且曲折論辯。一般感奮。誓殉王事。同盟最多於是。正明更作作寄保臣書。附之外記。明日別二人。獨入銳本。其書曰。往日辱慇懃。加載莫測。則與今茅根抵阿藤司官。先說以當今形勢。彼以化於因循。始大疑懼之。及聞議位之事。不覺嗚咽悲憤。若將有爲者。則勸以忠臣節士之義。彼大有所感。曰兄等先去。我有所思焉。及明夕相見。遂復依遲自然。曰。年老艱微。死且難期。縱欲奮起。家族必沮之。所稽僅不過數人也。或懼情見謀洩。以擒於路途。往復遠近之望。內實恥之。僕察其色。非無志於王事也。而既已疑懼。且其勢寡弱。莫足相奮者。竊平居論而去。因是觀之。有土侯伯。固不足恃也。名家臣族。亦不足恃也。上爲智愈弱。則下爲智愈強。誠爲草莽崛起之時。古人所謂神州以一旅取河北。後世不能以天下守河北。鄉是之會矣。而草莽有二氣。意同而所動則異。請嘗試言之。自關以東。久慣幕府之政。雖既厭也。少有不忍之心。而懦夷狄爲殊甚。至婦豎小子。莫不欲攘之也。特有司者畏夷。姑蓋亦其毒切于膚。勢不忍見也。自關以西。頻患皇室之不振。動有勤王之志。而疾夷狄則雖之。是乃天下大勢之所以自異也。因是謀之。錦旗一動。則先詔關西侯伯若薩長者。速至京。縱討叛伐逆。因形勢而設行宮。更任親王以征夷職。忽進錦旗于東海。斯令天下侯伯曰。幕府屢背詔命。放恣夷虜。乃奉詔而攘之。汝君臣速勤王。依遲不發。去官削職。彼其君臣固偷懦。或趑趄不進。則有志者必揭戈而去。尤先令東海沿路關東諸州之士民曰。幕府每廢皇命。肆聽交易。辱國苦民。汝士民固所視聽。乃奉錦旗而舉膺懲之典。汝士民速勤王。功賞從所望。乃不出。即有嚴戮。彼頻年艱苦。游食者殆思爭奮。關東殊甚。詔令一布。則必鼓舞欲動。沛然雲聚。今日之勢乃然也。人孰去功名富貴而敢就嚴戮者也。吾思錦旗未發。勢路大兵潮生。無所居身。乃擁將被士。直越函嶺。塵醜虜。幕府欲防之。將士去於內。草莽奮於外。茫然失措。而悲曰敵幕府也。奉詔余而攘夷狄。名正義明。孰敢抗之哉。我大勢已集。然後明令幕府曰。汝屢違詔命。就夷辱國。罪實在族滅。而主幼權出臣下。乃嘉汝祖宗之功。更除其國其主。令至速去城。彼必畏罹奉命。不聽則喻天下以其爲叛賊。明討其罪。彼假有世臣舊族。將士已散。諸侯亦奉詔令。或勤王。或氣沮。必不爲之用。而我大權既遂。一舉族滅。不足疑也已。夫以北條氏之餘威。新田氏徒手斃之。猶有殉死者數百千人。而不能禦之。何則大命已去。人力莫若之何也。僕熟視幕府將士之心。上下相欺。偷懦成風。萬有志者。或爲尊王。或爲攘夷。曾不爲好吏所用。吾懼錦旗之加之也。不能保有一人殉死。若然是知機者所獨視。彼難艱拘故常者。豈足與議之乎。夫既復皇威。明功罪。定名分。去纖餘。負嚴守沿海諸道。彼夷狄因就利避害。侮弱畏強者已。觀我大勢既已如此。必逡巡而去。是亦勢易觀者也。

或來觸之。上下一心、奮擊殲之。相機乘變、自我加于彼、必有籠絡宇内之偉功焉。夫英吉利蕞爾小戎已、而猶以強暴侵啗萬國、萬國畏之。不啻鯨鯢、而況奮我東方之精氣乎。國威強弱誠在所用若如何。非因大小衆寡也。或以匹夫有天下、或不能以天下當匹夫。殆爲之故也。僕曩讀神速說、頗感足下之方略、則敢述所持論著、冀參而處之、有補於萬分。然成敗難豫期、變化應時。今日所責者、祇宜鞠躬盡力、致身報國。他非所輒說也。請熟考之。餘囑令弟、多罪多罪。正明已入觸本。謁請正祠、訪永島三平。三平者大成弟也。嘗觸官忌、幽居以謀士自居。正明去而訪川上彥齋、語之曰、疇昔訪三平、渠亦談論之士。据而失人、渠恐知國家大計者哉。彥齋慨然曰、無本士人、空論無要、實若公所嗤。然渠等以先輩自居、不奈何。願公爲吾賦一詩諷激之。正明即賦與之。其詩曰、今日所貴只節士。致身竭力先朝死。名分已明人望歸。誰疑功業成與毀。孫郎所寄果何情。江南立犢書勝兵。從容討敵安石略、符堅百萬一時傾。鉛湖盜破唐名區、河北獨唱顏家義。雖陽不爲張巡師、天祥致節宋末地。甲興乙伏異邪兒、芳勲磊磊世如斯。怪底百王一代國、曾無一箇揚義旗。二十日、還安樂村。大成嫁族周旋、募集同盟。方此時、米國二藩同盟已成。盖由氏去歳有内訌。志士概痛、鍋島氏雖異所見、亭花氏早信講和説是。曰、俟薩國之消息。然向使武貞徇隣近、武貞游説。義徒爭歸。正明觀九州義徒之勤于尊攘、說曰、人情有所感憤、必歸告於天神地祇。況以尊攘大義唱率天下乎。然所以誣已成事者也。因作告天神詩曰、天有日月、地有天子。大義已定。名分自起。何若奸賊、責醜夷。乃殲渠魁、復我神國、斯誓致身尊攘之士、願垂靈德、成功若探。深藏謂正明曰、熊本有宮部鼎藏者、以兵學繫肥之望。今去城市、棲遲山間。往日僕往告諸公之至。鼎藏大喜、偶有他咒、不果來會。願公加渠一書、以啓迪其意。曰、一國得一士、猶爲難。況有素望者乎。吾何惜一書。裁書與鼎藏。其書曰、抱經略天下之才、懷志于忠臣節士之爲、此士之所以感奮興起。然而所視有遲有速、或反爲人所先。徒誤際會。不亦甚憾乎。蓋時機所至、間不容髮。雖傑士儘失之。故曰、巧遲不若拙速也。是以将有爲者、必貴際會。際會已至、貴斷之不疑矣。今也世運陵遲、人情流姑息、動以因循擬持重。往往後於人、爲凡俗庸夫所笑。我每想之、側聞足下忠憤義烈、變故已還、頗用心國事、艱苦備至。奈何時爲因循。隨見廢斥也。夫不唯廢其身而不用、使彼夷狄者恣肆腥於天下、聖明之天子、空幽在于九重之中。有志之士、悲切齒之。矧於足下乎。僕顚沛之餘、潛至鎮西。斯有密旨寄村氏。蓋聞足下稱於遠近、乃欲述僕所視者。夫天下形勢日益危迫、機會已見。苟眞有志國事、唯斷之何如耳。僕常攄諸天運、徴諸人情、今者誠爲循環之秋。盈者必缺、盛者必衰。故如持富貴利祿者、莫不怯懦偸安也。尚覊貧賤勞苦者、莫不感奮激勵也。上爲者愈弱、下爲者愈強。而弱者有兵而衆、強者無兵無衆、其勢所以不相發動也。然則今日所急者、莫若徇草莽也。而草莽有二氣、不可不察焉。自關已西、闢夷狄之侵凌、而未親觀夷狄之侵凌、唯其所朝聞夕視者、皇家之陵夷見已。是以人皆抱勤王之志、悪夷狄則繼之。故徇關已西、莫若

勤王也。自關已東、所視所聞者、莫非夷狄之侵陵、而慍奸吏賣國、皆莫不欲攘之也。況頻年艱苦、人抱爭奪之心、地勢亦類郡縣、動輒欲崛起、而所以不敢蜂起者、久慣幕府之治、不忽直叛之也。故徇關已東、莫若攘夷也、是乃天下大勢之所分、要之人皆懷尊王攘夷之志、猶瞽思視、聾思聞、不能一日暫忘之也。僕竊以為、既奉錦旗、速會關西義士、因形勢而守行營、更詔東海關東之義民、直攘夷狄、使天下人心悉傾於朝廷、大勢已集、然後討反伐賊、唯我所欲為。夫事不因際會、必難就功、智者唯知之。何以言之、承久之亂、關東將北條氏之治已厚、故泰時一鞭、八州響應、是獨廣元所視也。元弘之亂、關東厭北條氏之政已深、故新田氏一旅、鎌府瓦解、是獨義助所視也。所視者非他也、顧人心合離如何耳。非謂大小衆寡也、不然、一騎之鞭、豈所能令八州哉、一旅之兵、豈所能敵鎌府十萬之軍哉。今日人皆所孤疑者、患諸侯不相舊已、患草莽之不相會已、是徒獨視大小衆寡之形、未察夫小衆寡之實者也。今日視其形、靈王如此其孤獨也、公卿如此其寡弱也、諸侯如此其偷懦也、草莽如斯其卑賤也、而幕府如彼盛隆、見兵如彼衆多、夷狄如彼親睦、我乃欲加之於此形、猶以卵投礮爐上一羽不當也。而察其實、靈主如此其英達、公卿如此其抗議、諸侯如此其邀奉、草莽如此其感奮、而幕府如彼主幼臣叛也、將士如彼離隔相怨也、夷狄如彼因利伺隙也。我乃欲乘于其實、猶火之就燥、水之趨下、所至潮生、所招必應、語云、今時易然、豈不然乎。夫因其民心、若好賊北條氏、猶得以逞其志、矧順天應人、名正義明、自上加于下、何審新田氏之比哉。誠皇威回復、天運循環在此時、誰敢禦之者。古人有言、天與不取、反受其禍、若夫姑息不斷、彼必旋轉天位、更挾其主、益乘大權、令夷狄恣其術、然後欲揚義徇節、既已失其所望者、反致反逆之名、孰敢應之者。人心無常、唯制是向、民知我不可倚賴也、相率而入其域、入者固主之、出者必奴之。我欲回復之、不亦晚乎。其必遭去年饑歲、華夷雜擾、至士崩瓦解而止焉耳。是我今日所以奮而不已者、非徒欲開兵端也。僕所視既如此、願足下亦出其所蘊蓄者、為我啓視聽則幸甚。二十四日夜、國臣、南平、還自薩國、衆爭問狀、二人憮然曰、不意事之齟齬、身亦見擒、所攜書牘都為吏所奪焉、因數日、纔僅脫走、衆爽然失望、會川上彥齋、富永泉署至、聞二人言、悵恨殊深、夜半人定、南平竊告之正朗曰、前言誕耳矣。抑我二人之犯罪也、國臣僞稱筑後使者、至鵜津、防州者乃修之書牘、不料防州今改名知泉、以故吏所佐、遂護送國臣鹿兒島、有一吏竊來投書類、拘國臣於逆旅、不許外出焉。余則自間道而入、偶為巡檢使所佐、錮余一官舍、守衛甚嚴、既而檢使悉閱余所攜書類、大詰之、呼余詰之、余察其難免、曲陳事實、且曰、是為天下所畫策、非敢出於私党也。檢使熟思良久曰、觀今日國勢、恐後他日之為予且為子令違其意、於是陰以余擬其奴、與俱抵鹿兒島、以余所攜書類致監察、監察轉致大夫、遂以供君侯父子之覽、尋有將余曰、南平本亡命者、其來有故、不可使藩士知、更置余于侍御司小松帶刀家、待遇尤渥、於是乎我二人已受意外之案、且也公之書札詩序與余行記併已為君侯之物、難待御回、不得

觀之。國臣所携亦然。而幸潛中。每夜就燈下作行記。武貞誠曰。逃連之身。朝不慮夕。何爲其然哉。尚遇不虞。或使思人累連坐也。然以墨汁誌抹殺之去。今則以爲薩英之物。可謂意外之幸已。蓋聞君侯父
子頗赴勤王之志。與幕府當所忌西鄉吉兵衛隆盛等數人。更
其姓名。皆用諸當路。大改藩制。苟不耐用者。雖門族勲臣。有
材幹者。雖微賤必拔擢之。將待明年八月東上。唱率大義。而
議論百出。未有所決。適會我二人至。閱其書策。咸莫匪関義
擧者。或懼大事一泄。志士蜂起。至不可制。是故深秘我二人。
不使藩士知也已。居數日。有司傳泉州余曰。二子遠來。孤甚
嘉其志。其所求則藩論之所感奮。當待來春斷然決事。請二
子先孤糾合同志於京畿之間。以待孤東上。久淹留茲地。恐
惹人疑。非敢疎遠也。乃贐各以十金。而我二人臨去。伺間會
義圭三平。昆枝貞至柳右衛門等。更有所約。而余便私面父母兄
弟。大慰藉其情。公然出関。而還。前所以不敢吐露事實者。恐
人多空論。乏誠心。或懼一聞大擧事。輕躁妄驅。萬洩幕吏。則
事未成而禍端先發矣。正明大稱逐意。因更相議。明朝託事。
與國臣尚平。候趣瀬高。夜窃招保臣。告諸實。保臣大喜曰。事
殆成。正明曰。余與尚平直上京。奉勅書再下。武貞則留與眞
木平野諸氏糾合同志。爲之調度。待余再下。與偵入薩國。則
可激動藩侯父子。期明春花時擧義兵於輦轂之下。尚平曰。
僕向與國臣約夫志士。以奉大原公來。不然則藩議流姑息。
不能翻頽於花時也。正明曰。是事不容易耳。但奉勅書來。亦
非甚難。爲與貞儀然在茲。不如先上京。熟議於河州。非所豫
斷也。翌日。昧爽別保臣。還安樂村。更告以趣。豐後雜賀資用獨
告實。武貞抵熊本。途過深藏旁齋。來曰。熊本志士集永鳥氏。

欲與諸公有所議也。諸公盍往駕。三人同然。辭曰。熊本士人。
多議少要。唯慮事之成敗。苟有赤心報國之志。先決而後會
可也。否則徒勞口舌無益而已。今者歳暮。不得議論盡日
也。深藏旁齋固要之。乃與俱往會。久之宮部鼎藏至。衆口喋
喋。移時不已。正明促曰。徒勞口舌。果有何益。諸君善圖之。拂
袂而起。國臣尚平亦與出。深藏旁齋追至。聲曰。縱使先輩因
循。在我二人意早已決。願勿相棄。正明曰。二子勇於義。足強
人意。可謂壯矣。請募同志以待余再下。深藏旁齋躍躍而去。
二十八日。別國臣。與尚平趣岡藩。雪踏蕭蕭。群山見骨。除夜
訪矢野勘三郎于玉來。即夜訪小河一敏。一敏爲岡藩上士。
議論雖迂。忠誠無二。已有先容。待遇殊厚。正明賦詩曰。雪中
行路自清清。除夜訪君多少情。欲奉聖明懲醜虜。寧將微命
惜餘生。一敏亦賦曰。回天事業也甚爲。壯士來過春至時。把
酒開談尊攘策。新知正似舊相知。適胥協議。明旦即爲文久
二年壬戌正月元旦。正明浩然曰。吁我何人也。久去鄉里。流離
困頓。每逢佳日。思慕之情。不能自堪。今者則以潜匿逋逃之
身。迎春萬里之境。而謀回天事業。先萬衆唱大義。身雖微矣。
膽何大也。居二日。會一敏所結志士。盟約已定。乃去。一敏贐
以五十金。護郡神氏年老氣壯。相送數里而別。三日至三佐。
使後藤令四郎艤舟于乙津港。訪素師于府内。留文章而去。
經三日。便風解纜。衆舩争先。偶値立春第一日。正明向風朗
唫曰。鎭西義士攘掌中。仗劍東行意氣雄。三十六洋將出港。
白帆争進立春風。其夜便風大至。舟子喜甚。正明亦喜甚。即
又賦曰。獻風借便白帆飛。百里山色一時遅。萬丈波瀾迸水

晶子佃海底迅雷轟勢巻垂雲鵬翼起氣壓南溟鯤鯢時滿舟客子顔如玉中有二士擺翔擧回天大義掌握來鬼神呵護日東魁感得立春第一日乗是佳辰會元吉舟過播之陂越港想見児島高德之事入攝之内海遥拜楠公墓蕭然改容曰嗚呼忠臣楠氏逝七百年方始出勤王之士哉九日達大阪十一日入京師主河内家備諸九州聚義之状喜天喜地擧杯祝曰回天大業正在掌中書示河内曰夫夫爲天下企大義終始如一而已矣不爲成奪心不爲利挫氣愈困愈堅至死無渝是古今之所爲貴也自表変起偶然唱義者有之而遇一挫折輒飄翻奮然趨義者有之而觸一忌諱輒跌敗此二者其志非不好也而於済国家立大勲則有遺憾矣唯夫從容抱義終始不変者獨以大兄爲其人矣乃欲筆所以相倚頼也然則今日求於大兄者非瑣瑣小故也廣攬英雄結豪傑而達其心而已矣熟観古今人情之所至清節之士則失於狭隘而得人心者少英雄之士則失於豁大而持志節者少然則今日所期者寧爲清節之士耶将爲英雄之士耶雖然非英略則不能廣事業樹雄圖非節義則不能先天下侵萬死此二者遂不可相離也願大兄善處心於此二者則天下誠不足計也已僕最者見大兄不啻傾蓋之義今也復得相見有不偶然者於是乎言乃會諸同志議西下策尚平偏欲奉大原重徳以恥信御國国主張之正明曰策雖善未曾通謁且大事不可容易泄之已一泄之彼善聽之乎則可也彼若拒之乎則累也若乃中山忠愛卿者則我輩已通謁且薩士所属望官亦為羽林中将矣不若奉忠愛卿也何内之積成之乃欲奉忠愛入薩國屢請謁感通其心然忠愛強辭好勝正明私憂其無大略更謀欲使河内獨齎書而往稍為治行将期忘五發京師初河内有所信留商某告之情實且借之資用商若肯之者資足正明贈書促之曰往日一見足下私知其言諸為可信又嘗観足下所答河州書益信其誠義為可尚乃敢致書頼足下善思之凡人之處世貴賤雖殊其所以為心者未曾不相同也而心若趨舎無方及利害紛至義理雜亂也動輒失所以其為心故丈夫執事乃先以不動心為主心既定則利害自明義理自解尚然唯在斷之而已矣自表変起國家多事天下将動揺其機既迫目下矣其如此則京師必先被其亂雖足下必不免也何者京師四達九通之地英雄豪傑之所馳驅奔走而況於今日之形勢乎一旦事生不測金鼓震旌旗飜雷撃電發人鬼傾駭當是之時為足下者欲相處處宜其勢固不可得然則為足下計之不若結義士與之倶致其心力也則回天之大業足下必居一於其中矣今也勢已成止之不可止唯其少有不慊於事者是以區區求於足下而已若能得足下之力則事不労而功自成願足下善計之是乃不獨今義士伸其羽翼亦轉禍為福之術與彼倉皇來手而待亡者殆霄壤矣在足下其如何也請疾斷之嗟乎世之徒抱富貴利祿者今也諷居薄氷之上悲乎人莫告之者則不能自悟之縦有人告之狐疑塞胸不能斷以從之而及噴然兵起倉皇失措欲致其萬一不亦晩乎其遂歸乎腐潰泯滅而已因是言之如足下真善知機者唯在疾斷之而已後有青史必撰之而不能斷

於是乎、行資不給、頗費時日。會小河一敏使者至、乃留之以充西下奴。奴名喜助、膽氣可用、尤善強步。尋宮部鼎藏松村深藏（深藏時假名曰蒲生太一郎）至。鼎藏謂正明曰、弊邑義徒、志向粗定、乃使我二人旹敢來表誠、願因諸君之靈、得令書而還。遲速唯命。乃請聞今其謁。忠愛作手書與之。二人大喜。蓋正明之在去熊本、宮部永嶋諸氏相議、欲詳京師情狀、而後從事焉。使二人追跡至。正明以為鼎藏肥國巨擘、尚能籠絡斯人、肥國可運諸掌中矣。但渠鄙踈、不通言動、可笑莫若啓迪其心。乃置諸刀屋、引之京師諸勝、説之天下形勢、誘掖大力。鼎藏大憤發。會有江戶西村圭者寄書正明報曰、正月十五日、浪士三嶋三郎、河本親忠、細谷忠齋等狙擊安藤對馬登營于阪下門外。從士力拒、對馬得間脱輿步走。浪士追擊傷肩。對馬僅以身免。三郎以下闘死者六人。各懷一書、策題曰斬姦旨意書。曰、井伊氏專横、得罪天下、皇天赫怒、借手十八義士、伏大戮。而對州繼承井伊氏弊規、益逞姦謀、破國禁、開五港、已自知為正議所不容、將借名皇武合體、歷制民心。乃至要請皇妹、私命和學士議廢帝之典故、僭亂悖逆、使幕府永得罪天朝、不特國賊、井伊氏之比也。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敢捐微命、行天誅、庶幾幕府懲於二賊、而有所自新焉。正明得書示同志、皆大感喜。而平獨憮然曰、去秋計畫、不翻相符。義氣不消、彼成其志、憾不使我黨在其間也。正明諭之曰、子何為出此言乎。若使我黨間然負約、則吾猶有愧天地、今也我黨一動、鎮西風靡、將翕天下興尊攘之典、大義昭明、其功孰與刺二三豪吏、子其無憾而可也。凡事不因際會、雖輒就功、

天幸降是好機會、不可以猶豫。乃修書真木小河平野安積諸氏書、附鼎藏及深藏曰、子等西歸、戒同志以待我西下。二人踊躍而去。當是時、正明周旋縉紳有志之間、專為西下之計。而資用障礙、調理未成、遷延歷日。多方苦慮、胸中如焚。屢馳書薩國同志、致諸京師舊識、典衣鬻財、以給日用。一身百慨、拮据唯日不給。而有志義徒、獨倚賴正明而已。二月、薩士柴山愛次郎、橋口壯介東行之次、過正明曰、傳君泉州以本月念五發薩國、三月二十日抵伏見、遂朝江戶、謝寡君誤親之朝。實乃欲奉一橋侯舉兵東海也。僕等途次訪肥筑諸士、語其意。東諸公亦不可以無所戒也。同志皆曰、策雖善哉。奈迂遠何。於是正明與壯介愛次郎議曰、宜先朝徵鎮西義士、要泉州于伏見、進兵京師、先除公卿百司阿付幕吏者、而後奏狀天闕、下令七道、鳴幕府之罪。壯介愛次郎回詞曰、僕等請余國君游學江戶、實則欲結合邦之志士也。尚平蹶然曰、請與二子俱東行。而余則糾合水戶之義士、朝三月中旬、揚旗東方、以應麾下之一舉、東西一致、殿國勠力、回天偉業可立奏也。衆善其畫、遂與俱東行。於是正明止西下議、更作飛書急遣友喜助、促九州義士、曰宜先島津和泉而上京。喜助善走。正明甚喜曰、氣運自至、不勞西下、則欲以櫻花時節揚尊攘之典、奏回天之大勲、使天地鬼神清其積恨、真曠世一逢之會哉。薩士是枝貞至至、貞至與河內有兄弟契、為人沈毅、善國詩、身在下流、志凌王侯、最著遠志矣。來詳論奮励激昂、欲獨進刺関白尚忠以動本藩、挺身而至。及得詳義舉之議、大喜。既而患血瘡、足不能步、同志為憂。貞至力病

臨會議。多所補補。因藩渡邊神氏。加藤長家至。見正明曰。薩國企義擧。既已露布。九州大振。弊藩激動最多。其人若小河一敏。早赴松崎。日以待公等再下。是故藩議先使我二人若東行窺促寡君西歸也。正明慮其事泄幕庭。百方諭之。留之數日而後東行。長家臨去。贈正明金若干曰。願得以補軍須。當是時。義徒浮評。儔播京畿。富商豪估。稍抱疑惧。往往自乘。願補資用。周旋大得其便矣。三月。米藩酒井某。古賀某。中垣某。因西村敬藏正明往問之。即保臣同盟也。曰。頃官譏峻嚴。大索捕義士。保臣以事遁。乃散其黨。所余者十八人。或過長州。或過備州。保臣亦與其族三人。白日挺刃。奔薩國。皆當繼至。但平野安積小河諸氏。聚會松崎。日以待公等西下。蓋薩士往來皆經過保臣。肥士亦馳驅。筑國為之衝。所以最先招來目也。平明便使四人惹來因河內家。一日正明訪藤本眞金于三條御幸坊。眞金資質雖脆弱。精神透徹。夙抱報國之志。正明語之九州聚義之事。眞金感奮矢磧致力。往來諒議。最有力焉。其妻國子亦有節義。翼夫周旋。眞金勸其友飯居簡平加盟。簡平者。備中人。業醫。嘗侍正親町三條實愛。慨皇室式微。至是踴躍歸之。既而軍須匱乏。正明說薩士井上彌八郎募之。彌八郎飛輕舸從和泉上京。初和泉期二月念五上京。既而延期為三月十五日。彌八郎懼其後於花時決擧之期。特往促之也。適尚平還自江戶。曰。至江戶。會清塗堀二郎（[illegible]後稱伊知地[illegible]者。即是）曰。傳君意在擧事于京師。東下實其名而已。故雖江戶邸士。尚知其事者。相率以余至京師。乃止東擧而還。衆啞然曰。假然何為止東擧乎。宜益募水士東西相應以濟大事。手豈婦女子哉。既決意而東行。忽空手而西還。拱手旁觀者數。尚平艴然。翌日再行。無幾復還來曰。途聞二郎西上。至江戶不便也。衆益笑其輕躁。遂不復敢強。當是時。九州義徒相傳為急。所余未集者日多。一日。正明處置之煩窘資用。聞京師薩邸貯軍須萬金。與書邸監田中仲左。借貸用若干。書曰。正明頓首白田中君足下。頃日聞足下盛名。欲往相見。時事紛集。未得其志。雖然其心既已融通。勝乎千萬相見。蓋大夫為天下企大義。固異於尋常齷齪者。乃知於足下其亦無所隔。請與俱傾吐肝膽。磊磊落落。致力報國。庶有所就耶。若夫區區拘執。彼此相隔。則人各生其心。不啻誤大事。其所以盡心力者。還為禍皇家之基。不可不深慮焉。蓋志非常之業者。必結非常之人。則其為事也。猶王良造父御騏驥也。志非常之業。徒結尋常之人。則其為事也。猶欲千里而鞭駑駘也。足下固寄非常之任者。尚能與非常之人相結納。事易而功必倍矣。僕雖無似也。多年抱報國之志。聊實勞心力矣。最者謀田中河州。奉密旨而使鎮西。督勸肥筑豐之義士。且檄貴藩同志。其書幸轉入于君侯父子之手。實有過乎志望者。蓋天地鬼神之所徹底。誠為不偶然。今也貴藩既已決大擧。各邦義士簇簇來集。將以投大期。即其所稽匿者。即其所相用者。皆已布畫經營。而所以聊患者支用是已。去秋已還。奔走各邦。頗有所費。自西方而來集者。往往不攜資用。皆不得不為之處置。辛苦募之。無復所得。強而要之。恐機事即漏泄。典衣鬻財。轉輾至于今日。蓋各邦義士其來集者磊落絕群。其待之也。固不得以常律局之。且當日所用之器械。

亦不可不豫備之。彼此竊寶碎肺肝矣。伏思足下寄非常之
大任者。其於軍須必有相備者。願察僕等所以辛苦如此。暫
時借資用三百金。則幸甚。若夫大期已迫。如其資用。嗟有
往。固非所相支也。知大旗已揚之後乎。又何累資與糧也。顧
足下善慮之。夫各邦義士。既已聚會。困資用以支大擧。不啻
爲我黨之不幸。必沮大藩義擧。往已望之患。是實僕等所以
痛心勞思。雖足下不得不爲之慮也。嗟乎積年所志。今日誠
爲致身之時。男兒欲報國家。又何可齷齪自畫乎。請與棋吐
露赤心。莫以親疎遠近相隔。則回天偉勲。必不疑也。書至遷
意。萬朗會陪薩士。皆謂正明曰。公所要者良宜。獨邸察鶴木
孫兵衛舍而不致。曰。田中頑陋。致書無益。吾宜見機通其意。
正明艴然。更與書孫兵衛。讓以誤事。書曰。鶴木兄不亦思之
乎。丈夫致身企大義。何爲不擇然於其心也。天下之事。不慎
必敗。雖然有既逼其志義。宜以公至正以處之。則天地鬼神
亦將有所感動。而奇策忠謀。亦自得行乎其間矣。是以丈夫
處事。必先貴公明正大耳。一點懷私慮。局局狷細。故則人各
往其類。必至相離隔。大事亦爲之誤矣。兄之勞國事。僕之企
是擧。雖所謀或異。其所以志者。未必不同也。是以自初見兄。
有可言者必言之。有可告者必告之。莫一相隱蔽。竊以爲
不如此不足與議大事也。往日有談於田中氏。乃致之書。兄
輙斥之曰。別有所謀。不必示之。雖不知高意果何如。吁。亦何
其事之輕輕也。僕致是書。非特借資用也。亦欲傾吐肝膽熟
成大事而已。僕雖不敏。自企大義。既已有處裁。雖有所窮説
若不合。何必區區累於貴藩哉。而欲與俱成是事。故敢布腹
心。何與足下所謂別有所謀者。夫方大期已迫。時務急劇之
際。一斥書札。猶且不能相達。則如大爲者何。尚然是在兄有
可言者。亦必言之。僕有可告者。亦必告之也。夫大謀大事。固
不可如此。願公明正大。與盡心力。僕非敢鳴不平也。唯恐彼
此疎隔。遂誤大事矣。乃敢陳固陋。冀恕狂直。當是時。正明事
務管司。不得寸隙。或募軍須。或作羽檄。身在京師。遠與鎮西（九州）
諸方應酬。參決會議。修繕戎器。白日公然奔走四方。適有間
則探名區勝地。詩酒盤觴以遣抑鬱。尚有緊事。雖酣醉中。輙
起處之。有志之徒推以爲義魁。然非酒置逃之身也。一日
正明與河内諭清水寺。謁田村將軍像。（當將軍千五百回開龕。以其有緣東夷征伐一也。卿赤心云。致）
歸途過中村主計。主計爲兆有馬太郎弟。太郎去
秋死于獄中。正明亦之知也。及載聞之。追傷不置。太郎有三
策。主計獨尚兄。乃引加同盟。使其繼太郎之遺志也。正明常
曰。京畿多人才。見所謂有志者。大抵羊質而虎皮。見草則喜。
見犬則懾。絶無沈毅弘量任大事之器。於是乎知江戸者誠
人才之驥北也。設今江戸同志周旋其間。何翅群羊中之猛
虎哉。古稱關東用武之地。民俗慓悍足敵全國。爲不過言。今
也太平陵遲。風氣雖衰。較諸關西人士。豪梟峻決有胄壤之
差。余也生于東北。而習關東之風氣。及今圖事關西。亦嘗有
無廉頗思趙卒之感也。安積武貞至。曰。鎮西義徒已集。將漸
次東上。正明乃謂武貞曰。聳動鎮西之義氣。全出于我等之
唱始。憾不令江戸同志周旋其間。使成鎮西男兒之名。雖然
我等既已唱始是事。亦足以揚東國之面目。宜與奮勵士節
率先諸藩。莫辱東國男兒之名也。嗟乎。子不亦思之乎。大息離

海。為螻蟻所制。在人亦然。苟在其土地。勢則十倍矣。苟去其土地。勢則十損矣。我等何人。以潛匿遁逃之身。企近古無前之大事。為吾邦義士所推戴。勢莫異于舊時。抑亦至誠所動邪。武貞曰。諭然。時會彥根侯井伊某膺幕命上京。有司奔走擾緊甚急。而正明及同志十餘人。因河內家謀曰。若耳目迫自我而發事。蹂躪吏館。往投薩邸。是亦足以動天下也。因大誠嚴。薩士甚懼之。恐其先期誤大事也。乃相謀潛同志于大坂薩邸。正明曰。大朗迫旦暮。潛坂邸不若潛伏邸。潛伏邸不若潛京邸。一步遠京。則遲一步。貴藩若啥之。局憚幕吏。因大抗論。薩士遂弗肯也。於是跨起大阪。會葉山愛次郎楢口壯衆自東而至。乃先往為之周旋。至此時。鵜木孫兵衛漸贈若干金。正明曰。聊以給路資。則用治行具。而平伴米士先去。正明。促河內及諸士理行裝。乃留于桒郁太郎奴善助婢何元奇家。阿元慧敏善處事。急遂浮高瀨川而去。是為在是月二十日。翌日昧爽。抵大阪。頓虎屋。薩士館舍也。愛次郎壯助先為又遇蘇滿新八郎。曰。泄聞義擧。已命而來。皆大感喜。以館舍未定。轉旅兵庫屋。良从愛次郎壯助悄然來謝曰。僕等欲疾設館舍于邸內。以待諸公。邸監頑陋。不解情宜。懇諭不聽。僕等不察。邸監頑陋如彼。敢輕與諸公約。誠不堪慚愧。今而不能奈何。請別講良策。安危唯與諸公同之。今日見諸公。殆無顏色也。同志愕然。商議竟曰。我欲泛海以要和泉之東上。亦欲潛山以待時期之至。正明獨毅然謂愛次郎壯助曰。既已與貴藩約。禍福難可相離。故在京師日。謀薩士曰。一朝有不虞。奮鬪潰圍。往投貴邸。貴邸義當不得拒之。今也不可復

入京邸。不可復入坂邸。不若決意入伏邸。邸監本多某固知情宜者。其必不見拒。依遲不決。恐生不測之變矣。皆善其言。二人曰。所言固當。唯令諸公直趨之。僕等何面目復對同志諸先至伏邸。逼諸公意。而後唯其所欲為。適藤本伊牟田諸氏來會。二人既行。新八郎來謂正明曰。去夏之事。大噪人口。今又作是機會。兄等神也。新八郎齎正岡鐵太郎書。具載江戶狀勢。曰千載一時。宜東西相應以勠力尊攘。正明喜曰。殆如有天助。居二日。二人欣然返報曰。曏昔至伏邸。會堀二郎乃以死逼二郎。二郎哂曰。吾且善為之。乃與俱來大坂說邸監。渠始聽二郎曰。諾。亡命千百。當悉受之。非所敢辭。諸公其安之。蓋二人雖未熟世故。勇往敢為。非二郎比。而二郎受藩命。斡旋京阪之間。權威負出二人之上。以故邸監輒聽之也。

二十五日夜。正明將同志十餘人。移于薩邸。所謂二十八座也。邸外連屋。與邸同事。因約二人曰。所以託貴邸者。欲暫避時忌。與同志待泉州之上京耳。雖泉州至。說若不合。非所強累貴邸。且若其飲食得免飢則足也。不必煩庖丁。出入往來。有所自警。不敢局藩法。居二日。小河一敏率亡命二十餘士來潛焉。蓋一敏受藩宰內命。是以感奮加盟者尤多。米藩原道太荒卷羊三郎等亦來潛焉。曰。大鳥井敬太為追捕所迫。自刃而死。其餘見逮者頗多。飯居簡平自京師。平野國臣自九州。國臣謂正明曰。困頓辛苦。隱忍至此。而公遂拋萬里兩之句。今日漸驗。不亦快乎。於是薩士之在江邸者。傳聞義擧。往往亡命西上。皆舍魚屋。蓋島津氏雖決于義擧。恐謀漏泄。未公然布藩士。雖在京阪之間者。或知焉。或否焉。而為之邸

監者。亦憚幕府耳目。難容亡命也。正明言薩士曰。貴藩既以尊攘企大事。志士皆為天下輕一死。郎監將何憚。此等區區小嫌。猶嚴幕吏。則如大為者何。吾恐人各生其心。至沮大事。薩士不以為意也。方此時也。長藩亦漸奮起。而藩侯毛利慶親在江戶。藩論未確。每持觀望。始與水同盟。過長。見藩士説戮力薩人樹大功。河內亦移書長藩。勸以不後義舉。藩論頗動。有志之徒。相率亡命。久坂玄瑞通武寺嶋某等奉藩宰浦靭負之命。從壯士東上。戍兵庫。土藩亦繼奮起。間崎哲馬等為之渠魁。而當路權臣因循不斷。衆論紛紜。志士激怒。謂不斬當路慷動一藩。則不足濟大事。至是山陽南海既已動搖。唯恐後薩人。正明以時機逼。督諸士繕戎具。製爆彈。又自書旗號曰赤心報國四天唱始。日夜洶洶。如在陣營。大阪市價為之倍蓰。少年壯士。使酒騁氣。高談闊步。有司熟視。不能救難。威容磊落。既歷遠近。蓋諸士皆意氣投合。慷慨憂國。朝旦夕一舉以上。曾無他慮。雖嚴存法律。與夫君臣主從者大異其形。統御宰制。情法相摩。懲罰過激。恐毀其義。正明執之中。再寬猛相濟。恩威並行。諸士皆莫不服從焉。諸士交接周旋。日費若干金。資財乏竭。器具不整。愛次郎壯而奔走調度。乃分諸士製衣袴。小河一敏固饒于財。其徒矢野勘三郎亦素封家也。於是正明謀二人。會計軍須。二人許諾。蓋岡侯雖在江戶。藩議一致。贊成是舉。軍須一切出於官庫。然以大舉方逼。愈募愈不給。大煩調理。正明大苦之。既而九州益震動。山陽南海亦隨風起。急馳東馳。訛言百出。物情騷然。京師鎮衞嚴為警備。而関白尚忠。所司代忠義大恐。意以為浮浪將襲

宮。激急變。風聲鳥語。儘驚輦師。先是。二月長侯毛利慶親不晁廷議。因持鎖國。援旨宰臣永井雅樂入京。見廷臣用事者。説鎖國非計。是以藩士嫉雅樂為俗論黨。既而慶親東行。建言幕府曰。晨自與外國締和親。天下輿論不直幕府。皆曰関東不奉鎖國朝旨。置京師於度外。相率聲尊攘之義。蓋名分所存。人心所歸也。為今日之計者。莫若尊朝廷明上下之分。上下之分一明。則天下感起。誰敢容異議哉。而後講開鎖之得失。究和戰之利害。上奏以仰天裁。則天下之事可為也。因進其臣永井雅樂曰。北通京情。可見諮諏。雅樂畫策。與幕議相符。閣老廣周厚待雅樂。賜與頗腆。授旨西上。雅樂入京。出入朝紳。勉圖講和。又因議奏忠能上疏。極陳開鎖之得失。遂歸于和親之不可已。有志義徒皆以為雅樂為幕府遊説。大恚。欲刺諸途。久坂玄瑞。寺嶋某與四方有志者往來。專唱尊攘。乃著辨姦論。刺雅樂誤國是。於是聞志士刺雅樂。益奮怒謂令內姦汚他人刃。國辱也。遂謀刺諸京邸。雅樂潛遁去江戶矣。堀二郎陽付有志之徒。陰執講和之説。與志士所謀每每障礙。正明患之。乃自警曰。時機沸涌。黑白混淆。有外唱勤王。內付幕吏者。有慷慨自勵。欣懸賞人者。苟自非具明眼。不唯為其所陷。忠義翻為不忠不義。余聚身匹夫。執牛耳督烏合之衆。不用心而可乎。一夜正明與田中河內。藤本眞金。安積武貞。小河一敏。平野國臣。楊口壯以相謀曰。泉州雖英邁。僻在一邊。未詳時勢人情所歸向。今其能乘斷然舉事。未可必。黨或欲公然得天裁而後處宜。則事屬迂緩。天裁固決不可得。一旦情洩形露。則為擧回所先。徒偷周旋。彌縫其間。大朝

一失。百計悉差。至虧九仞之功於一簣。不若先期選各邦死士。待泉州至伏邸。陽為從其意。伺間投隙。忽然入京。斬戮姦回。提血刃蹶泉州于伏邸。逼以決大事。泉州已有騎虎勢。欲中下得矣。料泉州亦決不無意于斷行。觀望時勢。局束世議。我黨勇往在啓之而已。今我黨所結死士一百餘名。何有於斬戮姦回。衆議一定。大誡諸士。正明族堀二郎所為。以為薩士唯知外姦雅樂。而不察内姦二郎。異日有誤我黨事者必不他人矣。正明每論諸士。莫妄出外。而米士少壮。勇氣鬱勃。不勝無聊。間行醉歸。不循約束。稍招指目。老輩懼之。欲嚴懲之。米士不服。幾生乖離之念。正明與真全居間和解。且規米士。米士乃服。此時各邦志士舍薩邸者凡數十名。老少混居。雜然不論位次。而正明獨占一室。具書机執機務。為衆所推。隱然為之盟主。於是乎老輩憚焉。四月九日。嶋津和泉至故邸。前驅後警。衛士千數。戒備準之嚴然諸侯鹵簿也。和泉若故薩侯齊彬弟。今薩侯茂久父也。齊彬卒無子。以茂久襲後。和泉輔佐之。齊彬倜儻。用心内外形勢。慨然有匡濟之志。未有所為而卒。和泉攝藩政。以繼齊彬遺志為事。此日駕流艦于馬関。自播室上陸來也。當是時。天下固注目嶋津氏。朝野疑懼。物情如湧。各邦志士相告曰。嶋津氏將舉大事。不可以後。結束而赴。和泉在邸二日。將適伏邸。志士亦請悉相從。和泉慮其輕舉誤大事。使壯從及重臣某謁正明等曰。諸君促決舉。其策雖快。然非得天裁行之。莫乃類暴舉乎。孤且上京。因近衛公上奏時事。強窺天意。然後從事于斬姦討賊。天意如不可窺。則更與諸君俱決其策。請諸君姑俟之。若夫東行所不敢也。乃更留壯士三十餘名。與諸君俱待報于此地。報當在十五日前後。萬一不慎。則大動物情。彼此扞格。必沮大事。敢布腹心。非所敢辟也。答曰謹諾。蓋我既有所内決。不敢與争也。惟河内一敏二三老輩稍甘受其説。十二日。嶋津和泉適伏邸。遂入京邸。偶有傳者。福岡侯黒田齊博東覲。將至伏邸見和泉。沮決舉。蓋齊博者為和泉諸父。固主張和親是以志士乃病之。平野國臣世臣福岡。挺進曰。僕請往説之。誘原道太。道太諾。正明曰休。福岡侯已出関。假容子説。子非正命者乎。必見禽。危身無益。不若無往。國臣攘臂躍曰。壯士不避艱險。悪能為非常之功哉。吾意決矣。正明曰。子意決則吾不復敢沮。唯措道太。説之行不行。在子一人。何関道太有無。若誤見禽。不獨喪子。又喪一壯士也。強留道太。國臣更誘南平。南平固負氣。甘從其言。正明遂不能遏之。二人星馳。遣福岡侯于播之大藏谷。二人乃偽稱嶋津使者。見齊博説以京阪事情。曰各邦志士奉命朝廷。將舉事于輦轂之下。侯謾入其地。必為志士所襲。侯乃欲拒之。其奈抗朝命之名何。侯如不留意。禍且不可測。不若歸輿暫待時期也。是所以特使我二人者密告事情也。齊博聞之。大愕。虛移病自途還。縛國臣檻歸。付南平薩邸。卒錮其國。正明聞而嘆曰。二子輪飛雖不無失得。至盡于心國事。每擢群衆。今也一跌不起。可不惜哉。天若誘其衷。他日得再會乎。諸士以大期迫目下。各作家書敘永訣。正明亦移書各邦故舊。最作檄書。付以各邦志士所書詩歌若干枚。以慰父母之意。且上書本藩酒井侯。論天下之大勢及義舉之指意。一贈江邸監黒川一郎。添以檄文若

于通。一訖啟既。因都元廣治。出五郎八上之。書曰。某聞之。文武者維持國家之大術。故善為國家者。必尚此二者。為國家而不尚此二者。猶棄人之失規矩也。故自古為人主者。必用心於此二者。尚有能之。雖徒文徒武之士。必舉之。而況於併修併能者乎。尚有能之者。雖在異邦必致之。而況於出其封內者乎。又何論其親疎。論其貴賤也。何則維持國家之具。不可一日忽之也。某發身於山間獨莬之家。因父母之恩義。致志於文武之術。多年刻苦。家遂得以優游於天下士林之間。雖不知以有敢不其於天下古今之形勢兵法韜略之術。聊不為無一日之長也。竊以為以此二術。列於本藩之下風。亦必無一補助焉。然身之卑賤也。終不能一望閣下之清光。閣下亦不有一垂德音。於是乎本藩之士亦皆疎某所為曰。雖彼能之。其身卑。其人不足舉也。雖彼知於世。因有資力。其實不足稱也。則極其舊而不圖其新也。論其身而不察其能也。吁。亦流俗之士之所嫉。某之不遇一至於斯焉。然資性豪某。不能以不用之故毫自屈於人。是以疎者愈疎之。遂至於不以相容。則更立經略天下之大志。專結義俠節慨之士。曾不起用於人之心。雖然豈有自棄國家之心哉。不遇故亦不得已也。而其所以結義俠節慨之士者。固非徒博文學習兵法之故也。亦有深意而然耳。夫自夷虜之變起。十餘年于斯。神州之大辱既已極矣。聖明之天子獨憂勞於九重之中。草莽之志士。亦皆感奮在下。唯夫中間有奸吏。擅結夷虜。國勢日赴危迫。某乃不自計。欲奮一臂之力。相機救變。使夷虜大有所懲創。以致報國之萬分。抱志多年。則以去夏糾同志凡二十餘人。皆充一方之任選者。其餘從隨甚多。則欲待秋高風寒一時飛揚義旗。耀官吏之注耳目。姑圖散離先鋒旬日。有一無禮人遮路途。某乃不忍怒。斬之。事繳官府。物色忽至。則知大計既已露布矣。乃欲屠腹自訴。同志若堅止之曰。微不忍小忿。何為忘大計。今日不能。則要後舉。丈夫不可自輕也。某乃隱忍包羞。遂為潛匿逋逃之身。而平生志氣之所感乎。方艱難流離之際。同志者益親睦之。曾不有一相反眼者。所至多知己。所謂風雨鷄鳴不自已者。物色雖嚴也。耳目雖密也。保有某甚厚。於是乎身雖在潛匿。每得伴同志。頻謀義舉焉。遂至京師。百方戴密旨。乃以去冬十一月下鎮西。馳驅筑豐之間。大募諸義士。遂激勸薩侯父子。則約以今茲三月悉會京師。奉錦旗殲奸賊。且以攘斥醜虜。實所以云三千歲未曾有之大辱。奮三百年未曾有之干戈。以樹回天之威武。上者。皆出我數人為之唱始。身雖微賤。其所致既已如此。蓋亦天下皆抱尊王攘夷之志故焉耳。今也致身於錦旗之下。從動天下勤王之氣。其朝既至。豈不亦一大愉快哉。側聞閣下怒某潛脫。痛讒辱某父母兄弟。極力而搜索之。且許某所贈之行李。悉致之幕府。使雖白憚官僚。吁。何恤戕民之深也。某不幸出閣下之封內。雖勉文武。如彼不曾為閣下不一試利器。曾莫辱一言之譽。而方遇一過失。則還被讒戮如此。抑亦終不容於閣下者明。其所以致之。果因何罪咎也。某固懷大志。而不忍一無禮人。實識者之所不取。雖某亦深慚之。苟非懷是大志。既已自屠。不復累閣下也。唯夫有大志。故自隱忍包羞。皇天不祐。不啣脫密網重圍。翻起回天之大機會。豈知

下一新濟世安民之偉勳。不成於此一舉。亦以有繼而成之者。是乃所以迎我積年之微志。且報我重堅者之心。并揚父母兄弟一族之面目也。然則雖萬所戮辱。不亦足以償之哉。願閣下恕某平生之志。解往時紛紛之怒。使某父母兄弟一族者。少有安其心。則某雖死。深服其恩。足以瞑于地下矣。夫既奉錦旗。乃飛令於天下諸侯伯。廣募勤王之師。誅戮臣擾醜虜。則雖閣下。不得暴然不決其所向也。方此時。某幸生則為閣下聊致其微志焉。此亦所以報閣下。非所敢期也。嗟矣。發身於深山大澤之中。久遨遊乎文武英俊之間。今也又得翼戴聖明之天子。為天下勤王之唱始。匹夫之願。實過浮志望矣。又何所憾乎。而生某者父母。出某者閣下之封土。固有不偶然者。豈必效區區小故哉。願閣下恕某志。兼垂德音於某父母兄弟一族者。少有安其志。非所敢望也。若夫金鼓震旌旗飄。四方動亂。則不暇簡書。先期三日。謹獻之閣下。唯願有所擇焉。（文久二年壬戌初夏）

幕府偵吏諜報。題曰浮浪人交名。其第一云大谷雄藏。本名清河八郎。在内浪人。

初正明之潛匿。變姓名曰大谷雄藏。西下以來。其名大噪。有司物色。早已知正明變名。以白幕府。以為浪士之渠魁。唯未能下手耳。正明乃改稱早卜偉三。又自名曰震。以應其生年生日生國。（正明簡其父曰。記以天保紀元寅年生。寅位東北之間。震卦在東北也。時在）五行為木德。在易為雷。為唱。動天地萬物之卦。雷在鳴。而衛貴乃在東北。震動天地陰陽萬物之初。為志東世夫曰本之於萬國也。為東北之方。一鄉而唱。動天下之所以日兌本之也。二字紀之生于東北。帶一之鄉。而蕩動莊調內理天下。所以名震也。及是公然稱清河八郎正明。欲以顯父母光祖先。意思已決。無復所顧念。諸士亦悉踴躍。初正明約仙藩戶津櫻田二氏。舉義于東方。一時勃興。以東西相應。我黨以大事舉義于西方。子肇亦京師至九州。夫屢達信書以相報通。至於大抵仙邸。託書邸監請去。米某達之。以念上護京師。先是肥後浪士松由某。越後浪士本間精一

來請加盟。二人皆浮才薄行。務飾言貌。而松田較有志氣。二人以斡旋自任。言行不佛。衆皆笑而斥之。而精一久在江戶。與正明相識。眞金武貞亦與之有故。情不可拒。漸出入邸內。嘗精一請正明飲魚田屋。薩士所寓也。橋口傳藏恐罵精一。欲衆辭屠之。辭色殆決。正明不解其意。新八郎務叩其由讓曰。兄何誘渠來。渠固我黨所大擯斥。今日生事非策也。正明急引精一而去。十三日。精一強請正明及眞金武貞泛舟于津口。正明積日拮据。身心共勞。乃應請與衆俱出。以遣積日之鬱。土士吉由某亦與焉。午後放舟于安治川。載妓置酒。絃歌鼓噪。至讙亭前。舟子通名。精一武貞衆醉記名。偽為長士舟遊者。舟子且訝且通。舟中有揮扇者。吏詰之。精一提刀躍上讙亭。武貞踵之。舟中盡諠。絃歌作息。二人抗辯而還。笑曰。何所懼。遂至津口。妓絃士歌。兩岸屬目。薄暮過謁。復過讙亭前。莫敢誰何。乃還。其夜人定。精一務來見正明曰。今日之事。已徹官府。譏察頻噪。難可居舍。兄等在此邸。官已知之。物情不穩。渴以無恙乎。正明曰。夫然然。而事已至此。亦何所避。而薩士咸惜精一言貌。莫肯近之。河內一敏殊甚。既而柴山愛次郎橋口壯介來讓正明以下曰。諸公寓是邸。幕吏疾察之。僕等百方庇保。唯恐先期誤事。諸公督壯士。橫者放若宜加懲戒。今若自犯其規。幕吏來難邸監。事急。諸公將奈何。其意似欲辭正明以下。蓋二三老輩既已信和泉言。漸有疑決舉之意。陽和陰忌。情勢太殊。而米士多歸正明。聲望頗異於是。嫉二人辭之也。正明與眞金謂二人曰。今日之事。實服其譴。不可獨罪武貞精一。與其在邸內累諸士。不若姑避于外

以待決舉之日。二人曰、事誠出於不得已。尚得泉州報、必通之諸公。諸公其莫疑之。一繳情然循離杯。米士不悅、欲與正明共去就生死。老輩懼其所先、百方牽制、情勢相責。米士遂處。是夜三更、正明與貞金武貞簡平精一俱去薩邸。時人家悉定。無所托身。簡平叩所知一旅舍以投焉。正明就舍、仰天大笑。衆問故。正明曰、薩士亦無謂哉。既謀大事、及垂成之日、拘瑣瑣小故、遽辭義魁、其不可恃也明矣。不若乘此機斷然翻義旗、以激動薩士也。一夜使簡平伺間促米士。米士竟不能奮。正明議曰、歸自無處、譏察日逼。與觸其吏目、自取困厄、不若上京歸命于天。若如可屠則屠、身如可潛則潛。衆皆然之。乃夜自間道越狐渡、就向町旅亭。使簡平獨入京師見其家。正明又議曰、料和泉必陷困循、果然。曠日持久、徒苦心思耳。且使薩回得巧其謀、則機會一失、尊攘不可復為也。今日之急、在霹靂一聲震動天下、以破三百年泰平之懶夢。我黨雖僅數人、猶不足為乎。請不論成敗、單刀直入、掩賊魁邸、則各邦志士猛然奮起、必有乘其機、不亦可乎。精一虛誕、每以口舌惑人。至是益噴曲說。正明大怒、按刀罵曰、世間無此者、欺人自利、行釀巨害。不可不先屠。曠昔之敗、未必不因汝輩也。精一恐怖自止。遂舍之。後精一為人所剌。案近世紀聞曰、是年閏八月、貫精一首竿頭、梟四條磧。榜記曰、此本間精一、昔其罪状非今日可更言。每每以虛喝惑衆人、出入高貴家、以佞辯多方讒訴薩長土三藩、企有志離間之策、欲貪非理之貨賊、其他姦曲難悉筆紙。舍而不罰、行生無限禍害者也。依之令梟首者也。明日簡平來報曰、家無恙。乃往潛焉。家在三條磧街、與長邸相接。以故人皆為長士來窩者、絶無疑之。是夜正明過河内邸、婢阿元惑然自訴曰、自諸君之去、官三召妾譏問。妾百方睥之。官則溫言諭妾曰、若為官物色其出入人密告、則官必重賞。若妾陽為從、其言得以至于今日。雖然為諸君日夜辛苦、姿貌憔悴。願諸君自愛、莫使妾重為悲勞也。正明慰諭而去。既而資財耗竭、漸支日夕。正明乃往說所嘗知富商、亦因梟因時勢而恩義之、借數千金。自茲不復累資用。屢欲窺隙刺關白而志。所司代忠義警嚴不得近。乃欲激長士舉事。長士謝曰、待儲君西上決事。觀望島津氏之舉動。先是島津和泉以十五日入京。因前關白近衞忠熈上奏曰、戊午以來、幕政失當、權臣擅制、幽親王公卿、戮列藩義士、上勞叡慮、下失民心、外夷乘釁猖獗。於是乎志士憤恚亡命結黨、或刺大老、或斬外人、遂欲起義兵。幕吏輙加以嚴刑峻法、激志士之心者、日甚一日。臣恐其釀内亂、遂陷外人之術中矣。乃與茂久議、將東觀建言幕府。但有浪士數十名、要臣駕舉大事。臣常服先臣齊彬遺訓、將為皇武致微力、竊恐浪士暴動、蹀血輦下、乃諭之俟天裁。伏請處分。朝議恐浪士過激釀出擾亂、有旨留和泉鎮衞輦下。正明冒死唱義、既為和泉上京之道地、檄四方待決舉。而恐和泉任緩失機、會沮四方義徒之志也。乃與書和泉曰、某不佞、不能通曉時務、詳執事之心、恐還傷執事之明、有害執事之義、以故因循不敢言以至今日。側聞執事使人窺聖旨、然後欲事。某竊懼執事亦察聖旨之所以自窩之實、又不諒各邦義士之所以倚賴執事之情、有失其時機者。故敢以書陳之。某聞之、處非常之變者、必為非常之舉、然後能有非常之功。故為非常之舉者、必在非常之斷。何則民可與慮終、而不可與計始也。某竊觀執事之舉

也。實有超越百世之資。故各邦義士。皆以身委於執事。執事亦幸居之於容館。令各安其心。以待執事之擧。蓋亦執事實有決擧之言。故皆甘從其命已。今也執事公然奏於天闕。不量情僞。而欲仰獻斷從事。竊危之。夫天子。神明之正胄。國家神武之餘威。實所以冠絶於萬邦。然自變故起。外辱於夷狄。內迫於奸臣。皇緒將落。托天地為之災變。鬼神為之妖孽。天下人心。皆莫不扼腕切齒也。而聖明天子獨坐據於深宮。左右近親。率皆奸偸。上自関白。下至公卿百執事。悉賄関東賂賄。為姦回之媒孽。以是雖有聖旨。徒為之隱晦。一言一動。皆為姦回所矯誣。曾不能出於聖旨。其僅可窺聖旨者。有御詠而已。義士嘗斬東禪寺醜虜。聖顏甚喜曰。天下有義士如此耶。後知為水府士。乃歎曰。吁。又復水戸耶。夫以赫赫神州。有義士限於水府。使聖意發此言。豈慰慨之士所宜堪哉。是以各邦義士。嬪奮死於草野。戮辱於囹圄。殺身無益。徒延至今日。抑亦有待於執事乎。執事不察其所以如此之情。上以窺天闕為事。以某討之。聖旨決不可窺。勅命決不可得。必為姦回所矯誣。徒教其謷盜鍊謡計而已矣。然則其所以竭心力為還為累皇家之基。願執事熟計之。斷然從事。以副天下萬民之望。某聞之。唱大義者。不累小嫌。故能奏大功。蚤知之士。發於未萌。故能制人。若執事之是擧。真所謂天地之大義哉。斬奸賊。攘醜虜。欲雪神州未曾有之恥。回狂瀾於既倒。而拘區區細故。以常律蹈事。恐卒累大義矣。某以為尚從天下人情。名非所必先也。尚背天下人情。假有之名。非所以必護也。矧審斷既已昭明。天下人情既已歸仰。果何所容疑耶。且夫兵道貴箧。雖天下之至計。機事一泄。必制於人。故曰始如處女。後如脱兎。今也執事之強梁如此。姦回之柔情如此。是以依違至今日已。若使姦回生其心耶。挾天子而令幕府。疾正犯上之罪。不唯失神器。執事將何所辭也。此所欲忠者。反為不忠。所欲義者。反為不義。非獨卸兵挫鋭。情見勢屈而已。願執事斷然從事。疾斬姦回。然後奉勅而令幕府。則凡百之事。唯其（所欲為）回天之偉勲。亦自此始矣。若夫不然。恐陷一時狡佞。不唯為姦賊所獣。雖諸邦義士。亦各生其心。必至累執事之擧動。荷則既已失所倚頼也。夫機不再至。方今時。不斷然從事。所謂功虧一簣者。抑亦皇家之大不幸。天下之大失望而已矣。此則某之所甚惜也。某雖不佞。多年周旋國事。聊有関於是擧。曩者又姑受恵於貴邸。義雖不畢。情自不可疎。故敢瀆告於右。唯願執事熟計之。

正閑一書此書後曰某作此書故姚曲其
言希有覺悟以至決秦而積然已勤
居月餘日遂奉勅使而東行非其素志也夫和家之至實東
幕吏果能從其言也京地為塾且不餘退之況於幕下長吏
矣大原氏雖為勅使彼圍忽卒無謄智人雖存屬者有和家
其走而既已如彼幕使豈綠莫愚弄子列窺所奉之勅旨猶
有因循偸寧之氣然則幕吏一曰奉語余又旦流姑息必不
能就回天之功苟然則為和家若跋前疐後進退維窮懼失
而問於天下後世悲夫和家足以失面目耳為有
志者為之殺身毀族事亦隨敗此可尤悲焉耳　不報先是

幕府耳目。頻馳駒。江戸報曰。西藩浮浪。所在蜂起。唱尊攘。集京阪。島津氏。教喩之。以窺京師。變在旦夕。幕府震駭。名皇武婚姻之慶賀。行非常赦。釋諸所廢黜之侯伯。遂起一橋侯慶喜。前越侯春嶽。與會津侯松平容保。與參機議。春嶽者慶永號也。水野忠勝。板倉勝静為閣老。急使之奏。解青蓮院宮及近衞忠煕。鷹司輔煕。故三條實萬諸卿幽屏。將弛歸正路以得天下志士之心。正明以為姦回設間。坐失機會。弊袍縕

縫。幾何不綻。此時関白尚忠。所司代忠義依然當途。志士所尤疾視。乃欲使和泉速屠之以祭軍門。遂興勤王之師。進説縉紳。唱募義徒。流言飛語以諷激之。百方動之。術莫不盡。而和泉畏所見。自初至阪。不見各邦之志士。獨與二三腹心堀二郎。大久保市藏利通決謀議。固事機密。雖所從壯士。不得與聞。或云。二郎周旋。專事調訂。和泉之至。二郎自伏見赴阪邸。見和泉有所説。和泉頓變決舉議。以是二郎頗為志士所忤。薩士太鳴三左先和泉至阪邸。三左本曰西鄉吉兵衛。剛直不諛。倜儻得衆。嘗聞志士將二郎往伏見。伺三郎舉止。欲自刺之。二郎察其意。詭言迎之。三左信之而去。及和泉至阪。三左在于薩。正明語人曰。和泉不能容非常之士。豈足與為大事。於関白尚忠侍士有嶋田左兵衛者。陰貪幕吏賂賄。甚怒尚忠。志士因切齒之。乃勧正明屠之。曰。渠雖職卑。誤皇武禍社稷。是賊魁也。宜斬戮之以諷激朝紳。以從勤薩長旨。往候其門。未得其便。正明以為如此輩一舉手而足。抑我數人者。雖居處出。皆関天下之氣運者。未可為此輩累也。居數日。各邦志士在阪邸者。憤悶和泉遲疑無報。又聞和泉受朝命鎮浪士。慨如烈火。私相語曰。我黨為天下唱大義。泉州鎮衛悉假名。今日之事。非屠関白所司代。霆擊威發以一新天下之耳目。則回天大業不可復為也。薩士亦相謀曰。傳君因循失機。恐為清河黨所先。徒與曠日持久。為渠等之功。不若奮進斬巨魁首。貫竿頭。提血刃迫傳君。神速舉大事也。大久保市藏來傳和泉命曰。朝廷新置親兵。護衛京師。傳君將薦諸君充其選。諸君且毋躁而俟之。語未既。諸士彰怒罵曰。去。我黨為天下雪大辱。悪幸一身之光榮乎。天皇數勅幕府速攘夷。而蕪回制命。國體將缺。今日之急在疾舉義兵。一洗京師之蕪回。而後徐問幕府之罪而已。市藏察其不可争。嘿然而去。志士皆謂和泉不足復頼。乃説長士浦靱負之徒。奮起應之。於是薩士及各邦志士合六十餘名。期日出邸。分為二道。一自淀水進。一自伏水進。欲相合以掩擊九條酒井邸。炊糧者執器者。部勒已定。衛士永田佐一郎止之。不聽。佐一郎慨然曰。吾受命監督諸士。今不能止之。無面目以見傳君。自屠死之。有馬新七。田中謙助。與其徒三十七名先發。有人馳報和泉。和泉翻足曰。咄。粗暴浪客。將誤乃公事。急召善劍者江夏仲左。山口金之助。奈良原喜八郎。鈴木勇右。鈴木正之助。大山格之助。道島五兵衛。森岡善助曰。孤奉朝命鎮衛輦下。浪客暴舉。將速禍端。藩士與之。以渫血輦下。罪其歸誰。罪且及孤。汝等其往遏之。不服。則任汝等所為。八士受命。自大佛竹田二道。星馳到伏見。此時志士自二道進者。會食于伏見寺田屋樓上。唯岡士未達。八士聞之。直赴寺田屋。求面有馬新七。樓上人怒答以不在。有二士前攀梯階。呼柴山愛次郎。求議事樓下。愛次郎下樓。新七譲助壯助提刀相踵下樓。八士傳和泉命曰。姑止。四士瞋目叱曰。既已約各邦之志士。意決矣。不復累泉州。汝等鼠輩尚欲沮之邪。不可不先屠。語含殺氣。意色激勵。八士欲有言。譲助先拔刀。新七壯助亦拔刀。八士亦拔刀。五兵衛急擊譲助。新七直斬五兵衛。斃。新七刀折。揮小刀。與壯助鬭。七士奮鬭。愛次郎不手刃。見斫而斃。（新七所揮小刀今藏在齋藤氏。刀痕有數箇。使人想像當時激鬭之狀也。）弟子丸龍助下樓來援。西田

此條與潜中紀事傳少異、蓋從小河一敏所訂正也。然余閲眞木保臣手録日記、叙其激鬭最詳。乃補入之於別稿。別稿措入不及也。

直五郎、森山新五、偶下樓便旋、見事急、皆執小刀相鬭。橋口傳藏下階、見斫其脛、瞳然隕地。龍以直五郎已斃、餘皆重創不能鬭。於是樓上諸士、拔刀欲悉下鬭。喜八郎知其不免、投刀肉袒、歷階上樓、箕居曰、諸君姑待、議如不合、吾自屠吾腹、何為擾擾也。從容陳利害、諸士遂屈、無復鬭志、投刀就縛。傳藏顧喜八郎、取飲而瞑。新五受創三十餘、猶有氣息、尋絶。喜以重創不能起、其餘六士盡傷。神田橋直助時稱山本四郎見事不振、怒極而自刃。美玉三平伺間脫走。眞木保臣、田中河內與其徒在次室、不敢出手。喜八郎曰、傳君固不妨諸君義擧、請且待事定、乃護送保臣以下、埋屍于伏見大黑寺、以寺田屋為薩士館舍、與金若干、事漸定矣。是為四月二十三日夜。明日斬田中謙助以下于京師薩邸。其就刑也、向皇城及藩侯所居、端坐遙拜而死。觀者皆為涕泣。此役也、京畿震駭、官邸悉戒、而所司代忠義狼狽殊甚。二條市民、空舍避出。時正明以同志將相合擧事、聞變寢謀、拊膺大哭曰、嗚呼已矣。渠皆忠勇義烈、輕命重節、欲為人所難為、以淬勵天下之義氣、不斃于義擧、而死于私鬭、不特義士之不幸為可悲、亦可為皇家悲失回天之期也。聞三平脫走、乃曰、渠有膽氣、好奇謀、應別欲有為、非惜死之徒也。既而知渠又有所建言、天皇嘉其忠、以比之小島高徳、賜名三郎、以寵異之。至是、朝議俄動、大勢頓移、廷臣豹變、俗吏革面。三郎卒不決義擧。正明之徒、亦為之措手。斬姦之策、於是乎挫矣。潜中紀略、潜中紀事、解甍論文篇、手錄及手簡。

義魁清河正明傳卷三

義魁清河正明傳卷四

山形縣酒田　古龍須田文子化撰

二十五日。平明屬斂居簡寺。因議奏三條實愛奉伺天封事于天闕。封事即舟中所草者。初平明東潛曰。謀同志曰。先奉封事于天闕。密奏幕吏猶逆。而後募義鎮西。既至京師。更有所策。遂西征。還而欲速奉之。同志止之曰。九重難通。左右多奸人。或懼機事一泄。不特誤大事。必禍至尊。不若及朝奉之。無幾有陛下之變。書中之事。多為烏有。又遭伏見之變。義舉一挫。大勢已動。而封事非獨是。擧猶有大論係後昆者。於是乎決意奉之。封事曰。謹案夷狄者禽獸之屬。非人類也。神聖則斥諸四裔。不敢與華相交爲。然而夷狄常情貪婪無饜。偏弱而畏强。是以待夷狄之道。勉在盛我國勢。國勢已盛。夷狄必逡巡而去。及國勢已衰。夷狄便乘隙而至。是萬世夷狄之定形。求和漢古今莫不皆然也。是故外有與我敵倒者。則有神后之征三韓。有加無禮無狀者。則有弘安蒙元虜之役。有我國勢甚盛。可張威武之機。則有文祿征朝鮮之役。是皆神聖英雄之所深慮遠謀者。非庸儒凡士之所窺知也。及慶長偃武之後。德川氏握兵柄。有洋教淆內地。則深絶其根株。頗盛國體矣。然而升平日久。武臣務隆治。寖弛祖先之大禁。於是乎。夷狄復伺其隙。俄然逼南海。請以通商。不聽則兵繼之。具囊土視我。不啻弘安元虜之比也。聖旨甚烈。痛斥之。天下士民聞之者。皆勃然奮起。欲為之禦侮。而幕府執權阿部氏私許之。大勢終失矣。當是時。內雖恬安。而外恙愠夷虜之暴虐。士民一致。勝氣既成。唯夫當路者怯懦偷安。飾武備亦修之

議。遂使夷狄逞其猖獗。罪誠不容於天地。宜乎封土亦乾火焚其墓也。堀田氏繼之。益循其弊規。以為聖旨可斥。夷求可聽。乃先蠱惑百官。欲漸瞞陛下。則嚇以承久故事。陪臣擅國余。一至于此。極為窺陛下叡明。百官正議。空抱奸而去。及井伊氏繼之。大張弊援。藉祿大權重輕蔑陛下。不啻土偶。益親睦夷狄。陛下有詔輒廢之。義臣有議輒黜之。陛下乃特詔旌伯獻讜議。則陰釀講和之說。苟不如其意。威權要之。遂廢錮尾水二公及正議者。立劫主而自恣。又使內藤豊州者。譏察京畿。上自親王公卿。下至士庶人。苟正論者。禁戮不餘。或莫罪可加者。則誣以舊罪。或冤或強。殆莫脫遺也。然後陽黜豊州。占他日委罪之地。其奸計邪智備至。乃悉誅除草莽志士。遂令天下鉗口而不敢言。於是乎。皇天赫怒。藉手十八義士。授飛踣逐。始快人心矣。而繼興者。猶守弊政。轉鍊奸計邪智。而外委罪於先臣。內實巧其術。水府有義士。則患其難去。先蠱惑其主。引以入己黨。然後使其自驅除。是以無渠天下人心。實則殺其勢力耳。且憚陛下英明難誣罔。託姻親而弛陛下之心。至於要既許嫁之皇妹。陛下不聽。則百方喚公卿曰。夷狄之可攘。幕府已知之矣。而所以不敢奉聖旨者。先臣既誤之也。今而俄絶之。於彼有揚兵之名。我乃為背約之謂。是以不敢已。若得請皇妹。漸奉聖旨。終與之絶矣。是亦瞞陛下最甚者也。陛下不得已而許之。彼盛飾皇妹。更請以內親王之名。是則以臣烝君。其機已見。彼其非不知名分也。有深意而然而已。側聞皇妹所過。踣費億萬。皆懸百姓膏血。百姓莫不哭泣相吊也。是乃所以使天下相賀者。祇為致怨之甚。不

亦甚異乎。而奉陛下于一小宮。僅給以小諸侯之祿。終生不聽一出宮門。及降皇妹。則刷無數百姓膏血。修飾無用戲翫之具。人心怵戚。曾不在所顧慮。無他。其意以為雖以天子之至尊。莫不如我意也。從我言者如此。不從我言者如彼。徒令盡義以駭俗目。而深意所存。殆有不可料知者。陛下不自覺。必陷彼術中矣。嗟乎。可不懼乎。蓋澆季人情。率為利誤身。故雖當途執權者。其始未必如彼狡猾也。及一旦躋其勢位。既已為尚安之俗。而繼之者。皆出其族類。愈出愈污。豈可復待吏治哉。謹案自夷狄之始至。屢有斬夷虜者。最斬用率譯虜。而不敢生他變何也。夫以微然逼南海之暴。無故斬其黨類。自常情視之。必開兵端矣。而彼所以不敢生者。亦有深意而然也。何則因細故而起大事。勝未必期。而費國力幾萬。致頗沛敗。往所經營籠絡者。皆已為烏有。是以唯責諸當途者。不敢強之於天下也。而當途若固偷懦畏戰。則多賂金賊。故令重士護衛其居處往來。於是乎。夷狄坐得上策。公然益不憚也。其後水府義士。擊東禪寺醜虜。其實已得志矣。而夷族忌之。官吏亦祕之。終晦其實。殆若無故者。此其論計密謀。尽最證者。夷狄則更起高居于横濱。又請地八萬步于高輪。殆除卻藩邸人家。擅修築其城郭。以横絶官路。今方經始云。蓋夷狄亦謀在全國而取之。幕吏乃與之相結托。視夷狄若重戚親。所求必應之。所欲必與之。於是乎。夷狄莫不如意也。乃謂責諸下士愈難。求諸長官愈安。苟有所求。必責諸長官。長官不聽。又責其長官。而長官若必怯懦充其意。故夷狄視佩長刀者。必問其居處。曰之江戸士。則狎侮不憚也。曰之藩邸士。

則避去。尤畏水府士。嗚乎。堂堂征夷府之士衆。而輕蔑於夷狄如此。豈足復為國家鎮衛耶。是乃征夷二字所可尤議者。以赫赫大號付之為夷所輕侮者。欲以振國威。得乎。苟非其任。則擇諸其人乃可已。當今之時。夷狄既吞我全國。幕吏又舉國而賣之。然則夷狄之不敢開兵端。幕吏擁夷狄。較然可以觀也已。而區區誣陛下以與夷相絶。抑亦以陛下視嬰兒者。蓋有陰謀祕計而然也。不然先臣誤之。後臣救匡之。誰敢議之。乃不能。則奉身而去斯可已。今也徒委諉於先臣。以為誣陛下之口實。何輕侮陛下之甚也。陛下不察。必陷其奸計矣。當今之時。幕府之所最忌憚者。上有聖明之陛下。下有草莽義俠之士是已。其餘侯伯悉在所不屑。草莽者必有所倚頼而興。是以尤憚陛下。何則陛下往昔詔令不行。時下綸旨于水薩越三侯。而水公者。最負天下重望。每以尊王攘夷自任。天下之卒勵義氣。未必不由其鼓舞也。而猶區區拘宗籍。不能斷除主家之奸吏。顯揚宗祖之大勳。雖有詔旨。猶依違不斷。是以井伊氏乘其隙。一旦而斥之。詔旨亦隨廢矣。其餘二侯皆由水公居動。而薩侯即世。若越侯土侯。亦隨廢退。其他諸侯貪利祿事安樂者耳。或雖心尊皇室。亦實畏幕府。或怙安自棄。或頼幕府世臣而尚免。故假下詔書。必不能先萬衆而唱大義。幕府善知之。乃至今所獨憚者陛下一人而已。其所以憚陛下者。或懼詔旨廣募天下義士草莽報國之人也。故陽尊揚陛下。陰損抑陛下。尤右親近者。置幕府耳目者。陛下一言一動。皆通之於幕府。陛下一朝有變動。必為大可諱者。臣側聞。幕府長吏某陰命和學士。急撰讓位例事滅義

士中。皆哀痛悲憤。欲誓斬長吏。勢有不爲而發者。乃止。雖然陛下若不自警。變必生於不測。何者彼百方蠱惑陛下。而猶有不可自掩者。其勢必去陛下。既去陛下。唯其所欲爲。而既幾元弘之亂。不必海島陛下。卻爲大可諱者。此臣等之所以悲憤痛哭也。陛下聞之。奮然震怒。明詔天下。以亦促幕府奸計也。爲陛下計之。不若陽晦之。爲從其議。彼則稍緩奸計。臣等以此間募天下義士。倏忽起勤王之師。陛下乃自天應之。奮然赫怒。先去幕府征夷之號。更任親王以征夷之號。樹錦旗而號令於天下。天下孰不沛然雲集乎。則一舉攘醜夷。然後責幕府罪過。復皇威。明名分。實萬世一大機會。不於今斷之。必有大悔者。而陛下不必勞親征。任一親王而足矣。且疾令薩長二侯。固鎮護京畿。更詔天下侯伯而勤王。或不期會。速去職除官。彼假愉懦不奮。詔令一到。利害接目前。必有振袂而起者。知當時名分漸明。率存心皇室。雖婦女小子皆知德川氏之將衰也。然則義士奮於前。侯伯應於後。天下一統。翼戴陛下。假有無霊奸賊。各職所向。必殲滅不遺而已。雖然陛下在深宮而不動。徒令義士竭其心力。則天下百姓皆失其所倚賴者。必不能奏回天之大業焉。夫佛之始侵入也。其責獨歸乎時君。逾萬世而不能免。則天不幸當陛下之御宇。致此醜虜。陛下若不自任而攘之。天下後世必以陛下爲誤國之昏主矣。陛下若赫然攘之。天下後世必以陛下爲萬世中興之英主矣。淑慝之機。實在此一時。陛下獨得不憂勞乎。夫北條氏雖賊也。猶我國中之一事已。後醍醐天皇猶怒其不臣。奮然震怒。屢御親征之間。遂爲中興天下之勢矣。矧以堂堂神州三千年之餘威。忍逼于犬羊醜虜。陛下儼忍而措之。其若祖宗神霊何哉。願陛下熟察之。陛下若不早自斷。必爲幕府奸吏所賣。天下義士大失所仰望矣。然則必遇去年饑歲。盜賊蠭起。華夷雜擾。強者爲雄。義者不必奮。臣懼皇緒諸抗。必至於土崩瓦解焉。苟然是三千歲之天下。至陛下而忽毀也。陛下何以對列聖在天之神霊哉。因是觀之。不唯國家安危之機。抑亦皇緒存亡之秋。臣等所以號泣誓天地。奮身而不自顧也。夫交易者以有易無。誠有益彼此者。而視今日志虜所齎者。皆譎弄無用之物而已。然而所輸者皆國寶有用之器。豈足與以較乎。而彼所尤重者醫藥耳。火器耳。戰艦耳。此亦不深考其實者之說已。夫天地建國設土。亦必待諸他。而各自有足其土實者。是以山居者不必待用於海。海居者。亦不必藉貨於山。猶得能全其天生矣。矧以堂堂天地純正。萬物饒贍之邦。而借洋夷而給國用。此亦貫孺貪夫不知足者之所爲。苟達理義者。不亦可甚恥乎。且夫洋藥亦有之前。人不必短夭也。病不必多方也。洋藥既至之後。人不必壽考也。病不必少損也。適見類年妖病民生瘥全者益多而已。然則夷藥之莫益於大計。可以知矣。火器亦然。其始洋夷實仿之。然於我既已傳之。益精究其術。殆有不減于彼者。何必仰我。殆傾我固有之氣矣。殊不知兵要由土地。隨人情。不在扃扃器械也。彼素恃器械之伍。非氣力活動者也。故千萬求諸器械而已。其心既已自殊矣。然以我活氣之情。區々徽開其器物。心固不與器相涉。豈足能致之大勝乎。是故頻年所

模擬者。已費億千金。今也概廢之。天下行其法。十無一二。而皆復其舊貫。是其不稱我心氣。其實可觀也。不稱心氣者。施諸實地。必敗蹶。不若恃固有之氣。施素習之器之爲得焉。至於戰艦。尤有利有害。彼艦巨堅。戰諸大洋廣港。我艦十不足敵一。然艦大者。必頼風力。不便進退周旋。而艦小者。其用反之。且夫艦大者必因深水。而觀我地勢平衍之土。其海必遠沙難近。深水處必有斷岸絶壁。僅近之。我守之甚易。况我大計在使夷虜上陸歩鬪。則知彼艦無所畏爲。洋艦大者。概費五萬金。當内地大艦二十餘艘。而洋艦雖堅牢也。苟一大炮中之。擧艦必毀。我艦雖脆薄也。未必爲奪的。而運用之便。固既優於彼。然則敵一洋艦。以我二十艦。其勝敗果何在也。不費國力。不殘人命。而於我有素習。有固有。苟善相機應變治動而用之。其勝敗果爲何如耶。達於兵理者。其必知之。况兵者不由器而行之。器者必由人而行之。豈有以兵隨于器之理哉。而昧兵理者。唯欲諸器數。未足與議兵也。故交易者。彼利之。我損之。假神聖許之。在後嗣絶之可也。然翔神聖亦之天下病之字。而奸吏之所以結之者。外怯戰鬪。内貪財貨苟與其事。則壟斷罔利。内地奸商竊竊乎乘機伺奇貨。是亦敗風俗毀國體之甚者。臣頻年游歷諸邦。察民俗情實。而審矣。皆曰。官何不斥夷狄。夷狄不斥。則交易不已。交易不已。則百物騰起。莫聊我生。雖三尺孺子。皆切齒之。爲有所聚會。必爲疾夷狄怨官吏之言。莫不所至而皆然也。是以毎夷狄往來。群観中。或有擲礫飛沙者。護夷士制之。不無禁也。足以觀人心。鬱背之理矣。而夷狄既已籠絡官吏。今也唯爲根本深據之計。不甚用心於交易。專結遠近之心。傾民俗之情而已矣。民者無遠圖。苟視其利。雖非類必親之。是故横濱近地之民。往者頗疾夷狄。無状動則欲奮起。今也既狎其利。且視幕府之不相斥。甘肥親乎夷狄。不復聞有出怨言者。至其太甚也。向日東禪寺之役。護夷者爲夷竭力。反傷義士矣。彼寧非本邦之民耶。義士爲天下致身擊之。雖有官命。護夷乃可也。爲夷傷義士。豈不逆理之甚乎。然亦足觀人心易變動矣。夷狄既患水府義士不安。有勸幕府長吏滅水府之謀。吏肯之。既命某侯擊之。或有諫者則止。夫與護犬羊戎狄。而欲己親藩若水府。報國若水府。然亦逆理亂常。可疾可笑者。蓋幕府既知天下人心不信服。故深結夷狄。以爲之援助而已。此乃征夷之任。還爲制於夷之資。辱國褻神。可勝言乎。故幕府毎與夷狄相應接。至其深密之議。必退其左右近士。長吏獨與夷長相會語。曾莫洩其説。夫以赫赫征夷府吏。與夷相親睦如鉄。吁。亦不可不深察焉。夫所謂講和者。彼此共宜之謂。今也不啻人民窮困國體滅裂。而百方供其使令。所欲必與之。所求必應之。一莫之枝梧者。是謂之伏於夷者。非講和也。故雖自我之講和。在彼曰既已服蒙之。噫可悲哉。以神州三千歳之威德。犬羊戎狄一觸而未交一矢。既已成服蒙於夷之大辱。苟有人心。豈所敢忍哉。臣又案。兵者誠存亡之道。死生之地。固非所易言也。然閲古今戰略。自有一定之理。則合人情。應地勢。變化隨時爲耳矣。所謂本邦之長劫戰。漢土之長謀戰。蠻夷之長器戰是也。故由其所長而用之。雖拙哉必勝。任其所短。雖巧哉必敗。何者既有素習。有素器。非所今日遽教

也。而昧兵理者。動外馳無實。敢棄其所長。而就其所短。自取敗亡。往往有之。且夫兵寧者氣變。而唯求諸器用乎。彼大艦以攻之。我亦大艦以禦之。彼火器以侵之。我亦火器以應之。此與彼每同其用也。物之常情。既同其器用。則熟習之者必勝。不熟習之者必敗。而彼徒外馳者。屑屑擬夷狄之器用。是以彼之陳腐。每為我之新製。每每如此。其足數其勝敗乎。夫兵固貴乘其所之。故善用兵者。氣變應時。雷霆霹靂。變化而制勝。而視彼奉夷教者。千萬唯求諸器械。曾不講練心氣之術。所謂器械者。是兵之一元耳。善用兵者。皆屬之臨時應變之具。何者兵勢無常。非所豫備也。而化於夷者之言曰。我非不欲戰也。而所以姑與之相和者。備我器械耳。是誣罔之甚大者也。夫夷之至。非至之日俄至也。先其未至之日。而不能豫備之。既至乃云爾。則自夷之始至。已歷幾年也。其所備者。果何器也。其所熟者何用也。徒視人心渙散。國勢日相傾頹耳。是無他。外怯戰鬪。內懷貪婪。偷言以欺世者耳。世豈若此其愚哉。祇足示其腐心潰腸而已。而又曰所以與夷相和者。亦知彼知己之道。是乃漫引古言自飾其怯懦已。所謂知彼知己之道者。謂天時孰得。人心孰一。賞罰孰明。將士孰強之類也。而今之所謂知彼者。則不然。故擬其法令。故摸其形容。故倣其器械。每每用其制。是已是曰之學於彼者。非知彼也。學於彼者。必制於彼。雖三尺童子必知之矣。是以奉彼夷教者。亦知我之善。先既唱彼之義云。不若此則不能有為也。吁。亦化於夷之甚者。古之善用兵者。例稱敵國之義者。今也相率唱其義。不戰既已沮我氣。豈非國賊之甚者乎。彼又曰。以

蕞爾小國。獨為萬邦之標的。當奔命之不暇也。是徒見大小衆寡之形。而不察大小衆寡之用者也。夫我以古來國法而絕之。彼則強要之。罪誠在彼也。不在我也。翊以蕞爾小邦。而萬邦舉攻之。何其無策之甚也。夷狄雖蠢哉。非若我奉夷教者之甚愚也。何則舉兵十萬。日費萬金。而隔萬里跨絕海。講求必翦之。孰敢容易擧之也。假萬邦悉逼之。既勝之後。必相爭奪。少知機者其必難之。故是必無之事也。而況於我豫有形格勢禁之術。擊吭擣虛之策乎。若夫不然。我人心凝結。以天下為一城。鏖夷十萬何足懼。彼必畏應而去。不足疑也。獲不勝則擧國致死而止。又何有愧乎地下神靈乎。彼英吉利誠蕞爾小戎已。而以強暴推於諸戎。諸戎畏之。不啻豺狼也。然則我大勢既復。然後相機伺變。自我加乎彼。孰敢敵我之精銳者必也。有籠絡宇內之偉功矣。國勢強弱。誠在所用者如何。非在大小衆寡也。故至於戰。萬萬有勝氣。而無敗算。非彼昧夷教者之所能知也。而臣所以區區論戰者。非易言兵。方今之時。不戰則渙散擧國而為彼之制。不唯無術無功。儔笑於天下萬世。以神武絕倫之日域。一旦逼於犬羊戎狄。曾不一戰試利器。甘受之腥羶。苟以無事為得。其所以為神州者。果何在。願陛下熟察。勿為偷臣誤國為。夫異教之入本邦也。漢學為之始。而我之與漢。人情風氣粗相同。故制度法令。頗有足相益者。是以歷世交通。至今而不廢也。唯夫佛教者。本夷狄之一法。滅倫理。毀綱常。巨害深禍。不可堪言。而猶有蠢愚夫愚婦之理。故其始至也。一時信奉之。雖有賢謂忠直之言。遂不用也。其法忽蔓延于天下。歷世扼其憂。至於

不能奈之何。而皇威之衰廢、亦必不由於斯也。及中古王權既衰、兵亂紛擾、取學與漢學皆廢棄、一委之於僧徒道士。於是乎、奸僧乘機、益逞其誣罔。歷朝神祠、率配胡佛。是以天下神祠遂衰、胡佛十居八九。百姓人情、唯知敬佛耳。不復有善奉神祠者。豈不甚痛悼哉。而及升平學興、士民漸明名分、而佛教猶有盛者、抑亦有説焉。夫以四海率土之主、僅給之以小諸侯之祿、幽在乎一小宮之中耳。終生不聽一出宮門、而苟非其黨類者、必斷絶之。故徵其子孫、是以雖陛下猶不能自封親王諸皇子。至攝家親王公卿嫡長以外、率薙髮入寺院、而自絶人理。豈信崇其法而然哉。勢蓋所處身也。其既自高貴出、則其位不得不尊重也。是以身雖服僧衣、猶居於卿相之上焉。其既入其域、則其居室不得不高大也。是以華屋重閣。必因形勢焉。其既唱其法教、則其門流不得不隆也。是以勉盛其門徒、相競而入其敗圜焉。蓋亦人情自然之勢而已矣。故爲之門派者、自頼其本山之貴重、益信崇其法教、甚有斷臂燒身而不相顧者。於是乎、固有之神、遂乎墜地矣。吁、不亦太甚乎。其病皆由於皇威不振、武臣不勤王焉。今也又加之以洋教。夫洋教者、蠱人愚世。不啻西方胡佛之比。必腐潰其肺腸、湮吞其國家而止焉耳。天不幸、當陛下之御宇、忽來此一大妖禍。夫以二十失九之皇威、又侵之以洋教。其所餘若果幾何也。陛下若赫然攘之、其妖亦甚浸。民俗頑有感起矣。若夫不然、污毒徹骨髓、國脈必毀。瞭然若觀火。陛下豈可不熟察哉。陛下奮震之、皇威必歸于一。然後擇一二之親王、委以征夷大任、必不假權於臣下。若古時法制、則速改胡佛居宗。復法親王、更奉神祠以新百姓耳目。尚有奉胡佛者、雖貴必斬之。百姓愚頑、見我神祠之如此尊嚴、胡佛之如彼禁廢、必也相率而奉神祠。終復前古之隆盛矣。故欲攘胡佛、必先復我皇威、更奉顯我固有之神、盛飾其祠宇、尊重其神主、其如此、百姓之情日改。必將有鼓舞踊動者。然則回天之大機會、誠在是時。以臣觀之、天付陛下以是一大機會、而陛下不自奮、必致天之禍。陛下豈得不赫然奮乎。不然、洋教必傾天下、以近日奉夷者之益多、可以觀矣。事固有以禍爲福、以不幸爲幸者。然不因際會、竭心力而必取禍。故際會之未至也、愼待其時。際會既至、在斯之而不疑也。夫以四海率土之主、大權一失、僅給之以小諸侯之祿、醜然自安。皇威之衰頽、一至於此極、抑亦不可甚恥乎。及德川氏興、稍修飾之、猶且耀皇威之回復、陽奉之、陰幽之。不啻猶靈之待也。故外護宮門、内實鎮壓之。唯懼天下人心之翼戴皇室也。是以陛下有被其抑而止之。唯懼人心之歸皇家也。然而昌平日久、海内士民皆已化於幕府之治、至復不知有皇室。是實皇家大不幸、不唯百姓之罪也。今也夷狄侵其外、幕府不能征之、而屢違詔旨矣。於是乎、天下士民、始憂王權之衰廢、皆有背德川氏戴皇室之心。此乃天之生此際會、誠不偶然也。陛下善乘此際會、赫然奮怒、數百年頽廢之大權、可復興也。百姓數百年之罪、可復謝也。往者外夷之始至、幕議未分。是以天下之議論者、皆進之於幕府、庶幾乎一覺悟焉。而不啻覺悟、反刑進言者、譴戮頻至。歲時益甚。於是乎、天下之議論者、亦皆鉗口而言。人望既已絶之。豈獨人望絶之也、雖天既已絶之。何則往者

夷虜之將至也。天災地妖。偏於諸道。其所以警戒天下者莫不備見也。而當路者曾不警懼之。益親睦乎夷虜。於是乎天災乃止。豈有豊熟之秋。頻惑識者之心。抑亦燈火將消之理乎。噫。可長大息矣。伏惟陛下一天萬乘之主。為善為惡莫不歸之於陛下。而唯其所懼者。陛下獨幽在九重之中。外言一至。必洩幕府奸吏之耳。是以莫敢獻言於陛下也。臣乃獨自奮。獻言犯萬死。豈不自惜乎。竊慮陛下天縱時達。固莫所不通達焉。然而九重之中。外言難通。或懼有失時機者。於是乎條陳而獻之。願陛下善熟圖之。苟有可取者。所以瀰蔓之賊發之。臣又以為陛下既聞此言。必深秘之。雖左右親近。不必泄之。何則機事一泄。非獨禍陛下。天下義擧。必為之誤矣。唯願陛下姑自晦之。臣等乃誓糾合天下義人。不出數月。必有大擧。然後陛下相機緊宜。沛然震六師。以成回天之偉勳。陛下其勿疑之。臣恐懼恐懼。頓首頓首。死上言。

[illegible]

[illegible]

簡平嘗以醫侍實愛。正朝乃詫簡平以封事。簡平承間呈之實愛。頓首曰。願閣下為志士達之天聽。實愛大怒。且罵曰。汝不知余為此官耶。何爾輕忽。罪在不許。以其賤愚故。不敢罰已。取封擲之。簡平惶懼俯而拾之。則外封耳。封事乃在實愛手。實愛因竊謂簡平曰。封事我當代而奉陛下。雖然汝固識其人。敢莫或洩之也。一之猶可。再之必不可。簡平頓首拜謝而出。蓋在忌諱之時。獨藁奏竊奏之嘗知也。無幾。朝廷命島津三郎。付各郡志士其藩邸。無忽邸者。錮三薩邸以鎮物情。於是乎。蹶伏見之變者。田中河

内。真木和泉以下盡見錮焉。後河内請謁上薩舟中。為薩士所殺。岡士三十餘名。以後期且不覚死咎。朝廷下勅。問于廷臣。中有忠士窃奏請。正朝封中之事。嘗酌載之。

先是。朝廷用島津三郎建議。屢召幕老久世廣周。將有所命。廣周稱病不上京。於是乎。有勅使東下之議矣。同志者皆謂正朝曰。封事已見嘱乎。可謂榮矣。平朝曰。我黨今者失所倚頼。又不可援出乎。雖然躊躇觀望。不可暫佚居。伏見之變。要我黨殺戮之耳。身雖免禍。使死者有知。其謂之何哉。於是商議。或欲潜山間以救餘燼。或欲姑散離以窺形勢。亦有所決。屢往來薩長志士之間。圖後舉。無復相奮之氣。然而局面一變。譏察殆廢。周旋大得其便。五月初旬。正朝與真金武貞偶如大阪。欲起薩邸遺士。既至溪然。蓋悉錮于其國也。途遇水郡蘇之助者。河内國冨田村豪族也。乃同盟矣。欲有會議。舉為其遷延不敢發。特來窺京師動靜也。真金避時諱于伊丹。平朝將武貞至冨田村。因蘇之助。冨田村距大阪五里。在金剛山下。即為楠氏之舊地。而蘇之助家直對千窟城趾。正朝勤王之念。不覺自奮。目光如炬。慷慨長嘆曰。嗚乎。使島津氏斷然舉事乎。近江有佐佐木氏之餘裔。丹波有岩狹氏之團結。河内有冨田村之郷勇。大和有十津川之士豪。此皆我黨平生所深相結托若。大旗一搖。雲從而集。旋轉乾坤。不難矣。島津氏卒不可望。獨使志士有決舉。四方響應。一時風起。不憂大事之不成也。而時機不合。一敗塗地。惜夫。一座悲慨。居五日。留武貞獨如伊丹。會真金。遂浴有馬温泉。尋還京師。當是時。幕府雖體朝旨。猶有攘夷緩怠之說。正朝已知薩長之不可復恃。決舉之不可復望。於是乎。有東下之意矣。十二日。携簡平如大阪。詗米士動靜。而還過西村敦藏。遇米士松浦八郎。八郎弱冠。周旋四方。有氣節。伏見之變。偶在東方。故不與焉。屢相携探京師名區。而以時機已去。鬱々不樂。賦詩自述曰。健健日月行。感我志士情。鬱鬱氣運移。奚遂報國恩。苦節凝三冬。九春將開封。人世不如心。等閑度綠陰。芳芬僅結實。蔓木還遮日。佳禽漸作響。鳴鳴頻鳴蕩。騏驥屈櫪。駑駘馳荊棘。好機吁已矣。復斯碎微音。正朝一日訪人于六條。過本國寺。倚佛殿欄干。仰見天井。血痕汚染。闘跡尚存。留滞點飴。數裂抹濺。有指相摩。足相蹴之状。梁間數十丈。莫不皆然。使人精爽飛越。不知其何人所血闘也。正朝不堪感愴。

低回久之。曰。我命在旦夕。顧安所暴尸。果使後人慮懐如此
亦未可知也。夫留其寂而不知其人猶旦感人。矧詳其人留
其地則其為感慨果何加眼又一曰春於嵐出嘆曰。春来屋
欲訪嵐山。事務曙集亦得其志自以為其春俱發菜葉。不四
時事変還。今也閑燕至此境無花無月空往空還殆典時事
相藪雖然花待明年而復開時機豈有所復發所感灘不禁
遂藏詩曰。訪花嵐峡山花己蕭兮觴空唱問月嵐峡水月永
出芳舟自横寂寒者岸店。有客無酒徒哭恭鴉曖風日曖欲
進無力漸客嗟春光絡攀満城古天機發揚
人氣起時乎己亦听如何莘閑停林緑陰裡一日訪益満新
八郎。謂新八郎曰。子何以免伏見之難。新八郎曰。僕固知事
之必敗也。獨發異議。殆剌僅免。兄之出邸。何其奇乎。兄而有
在。亦豈得不奮擊乎。故邸中或云。兄逆知有此難。託事出去。
時麻疹流行。新八郎亦感染在状。正明略約後事而去。二十
二日。右衛督太原重德奉勅東下。島津三郎護衛之。先勅使
一日發京師。近畿大振。曰。島津氏護勅使。力能任進退幕吏。
擧尊攘之大典。方此時也。長防世子毛利定廣西歸。有旨上
京。勅鎮衛輦下。與島津氏對峙。威望漸隆。二十八日。正明因
浦靭負上書定廣。欲起薩士而激長士也。書曰。曩者島津和
泉率薩國壯士至。遂因其勢。變既廢公卿諸侯於幽室。奸臣
莫敢梧之也。逐除既諾。草莽志士。獨特其力。今者從勅使而
至関東。以謀攘夷之事。其頗有不韙。然為是以更陳固陋於
執事。願平心擇之。庶有補於萬分也。夫機之至。非至於至之
時也。蓋必有由致者。事之敗。非敗於敗之人也。亦必有所由
取者。今日之勢。人皆謂成於島津和泉之手。泉獨以為成於
草莽有志者。其敗也。非敗於有志者。敗於島津和泉之手。何
則往者有志者約薩西義士也。薩國固依違持觀望為耳。顧
其激之有志者。唱動之近國也。夫隣有奮者。然後知自奮。前
有作者。然後愧自發。彼和泉亦何知也。意其所以使和泉為
此地者。蓋亦由其兄順聖公之力耳。聞其兄之將歿也。寄和泉
以王家事。果然為和泉者。宜宵衣旰食致天下之士以完其
見寄之任。而荏苒四年。不唯無一着。閲戊申之春。其國失信
於水府。頗誅殺義士。猶且恬然不愧。至去冬漸作此企耳。嗚
乎。和泉果欲能成其兄之遺託耶。假怨之於初。亦當為其終
為矣。抑有志者義於其主。思遺其親。擁肝拆腑。以周旋國事。
豈自好事哉。不忍在位無其人也。故其始結議西諸義士也。
斷斷乎不有頼諸侯之心。以為肉食者愉惰不奮。不若相機
投變。直樹旗而勤王也。大期已迫。然薩國懼其為所先也。欲
必傾謀之。且曰。止命千百。悉館待。幕吏譏察無傷也。於是乎。
有志者壯其言。遂委身而入其邸。無幾又遂斥之。加以不過
失。有志者既陥之欺罔。進退維谷。措身無處。為之殺身裏族
者何限。而大機亦為之過敗矣。夫以匹夫企天下之大事。何
必縄趨矩歩。苟有事過於義。行無私於朝。亦何究其所由起
乎。若薩國可謂忘本矣。可謂失信矣。當時使為和泉者眞能
致各邦有志者。接待以議大事。則王權可復興。國辱可獲雪。
惜夫絶志士之望。為奸賊助其力也。所謂藉盗糧。委寇兵。何
以異哉。近時諸藩。莫盛於水府。烈公之賢。已優乎諸侯。其臣
亦有過于他者。而專盡心於王室。禮賢致士。頗開言路。苟有
進言者。雖芻蕘莫不任之。故其生也天下鼓義氣。其死也其臣奉
遺志而不已。何則妖廢用人也。顧薩國者。富倍蓰於水府。名
位勢籍。亦邈殊。其於為王家除奸邪攘醜夷。何所憚。然報國
志士。猶且不能容之。失信背本。區區欲以自己之力自任。何
其狹隘之甚也。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吾不信之也。初和

泉之至陂溝約有志者。以決舉斬賊不必來。今又背約而來行。是其心欲進退幕吏乎。吁烈公之所甚難若顧隱臣和泉能行之歟。緩奉勅命。懼為奸臣所弄。況於當今時勢。日暮途遠。唯在斷然從事也。夫既不能隨其素心斬京師奸魁以清禍源以令幕府。又且至江都。蓋亦無特操之人。試計之。去江都奸魁與斬京師奸賊。何難何易。何順何逆。不能詳察此勢。抑亦邊幅自飾之類。宜矣因循至今日。貽笑於天下有志者也。伏惟執事天下之雄藩。世執忠貞。今又特來衛輦轂。雖衆有著聞者。其必有深謀遠慮者。唯願為天下疾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使四方有志者有所倚賴。則事易而功必倍矣。夫所謂有志者。皆赤心報國。莫他慮者。唯其慇奮之餘。不能自安其國耳。與夫戰國趨走之士殆難殊。豈可不撫恤乎。何則有責者。乃不能任其責。於己命逋逃之輩乎何有。唯其有責者失其責。故無責者竊其責。權遂歸乎有志者焉耳矣。然則欲振回天之偉業者。莫先於收攬有志者。已收攬有志者。天下唯其所欲為。縱不能如吐哺握髮周公之勤。亦當卑辭厚幣以致之士。縱不能如死馬之喩。不可不自愧怨。此實當今急務。願執事能任容之。諺曰。河海不擇細流。故能致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今不能及焉。還為有志者以助奸偸之力。使天下之士箝口而不言。斂跡而不歸向。若薩國果足以有為乎哉。願執事反其道而行之。庶幾乎其成矣。若夫頑然不有處裁。徒疑遠近之心。亦可以愧於薩國耳。薩國舉動。又豈容易者乎哉。冒瀆尊嚴。唯願恕其狂直。草莽潛士。正明頓首。

正明自書此書後曰。此日觀薩邸舉動。頗有不免翻意者。而長藩亦悠悠不決。唯在觀望時事。泉則故作是書。欲以激動長藩。奮飛薩士。五月念八。訪長藩長吏浦靭負者。訊謂若請因長吏而致諸長公。少頃謂若出曰。諸將陞責意周旋煩挐畢則魁勳重隱去。蓋浦氏稍負志士之望。國来與世子君便留京師。而猶觀望不決。莫一有所處裁。抑亦不免志士之責者。某無故而致此書乎。

長士桂小五郎木戸孝允名聲夙著。正明欲有所為説。臨日投書求會晤。書曰。諺云。千里而一士。是駢肩而相逢也。士之難得如此耶。今也國家多事。非有真材者。不能為之用。是以從來所稱詩賦文章經術兵法者流。率為度外之物。唯倜儻奇偉之人稱焉。何則非夫難覯拘故常者之所處於域外非常也。然則士之見稱於一國一州者。其亦不可不敬而重之。為之士者。亦不可不自能處之。一得一失。必為之毀譽也。夙平時負望。時至忽誤。皆自知不明。自信不篤也。足下固見稱於大藩者。其名既磅礴於有志者之間。其必有磊落卓絶之行。願一見而上下其議論。是在足下為江海之量。僕亦有輔仁之益。僕雖無似。固周旋國事。聊不為無所竭。然於盗名之門。何啻狂奔諸疾見之。而僕潛士。名非所顧。豈其亦恕之。小五郎避而不見之。六月朔日。正明將東下。有所畫策。乃留武貞居京畿之間。與真金等。令為後圖。同志或言正明曰。宜僦居鴨上。避炎就涼。然後東行。正明曰。丈夫為天下周旋。不可以寒暖趨舍。遂決意。辭諸簡卑。謂正明曰。京師群小。僕輩當掃蕩之。君唯東行。醸成機會。尚有事。輙必報之。宜與俱自愛。以朝回天之偉功。遂去。途而忽謂不詳。保臣安否。是遺一偉人也。過伏見薩邸。會小河一敏。亦坐彌太其徒二十餘名。猶仍寓薩邸。蓋待島津三郎之歸京也。一敏冷笑讓正明曰。兄之與河州。奚為矯旨之太甚也。蹂我黨者。吾今而始知之。于兄僞託。欲解恕于兄。及茲之猶可。再之

大不可。唯兄自慎諸。正明且笑且叱曰。不忍坐視皇家之危急。奮身匹夫。知而不爲。大義何得一繩趨而規步乎。故向者謀河州曰。尚有事適于義。行無益于身。雖矯以結衆心莫以嫌也。天下事固不可一道而論。若使我謀得成。孰敢容喙者。及其垂成而敗。隨而責其迹。抑亦識之陋而見之晚也。成則謂爲正。敗則正爲譎。古今通弊。不獨是事而已。雖然一變天下之形勢。使廷臣幕吏大改面目者。亦未必不由我黨一唱之效也。足下無怨而可也。一敏辭屈。於是對酌盡醉而去。過寺田屋。問疇昔之事。詣大黒寺。弔義士塚。歔欷感泣。焚香賦曰。退夫人事難處哉。垂成功業復見摧。忠與不忠遂何在。只在天倪任痛哉。斯來訪香同能士。感慨誓要振死灰。吁。世有知累觝瞑。當年孰讓義士魁。遂托舟抵大阪。訪保臣幽

正明此時得有馬新七所揮小九彼斷贈之鄉里。今猶藏于齋藤氏。

居。始保臣之投薩。自以爲既已與島津氏結託。應善見遇。乃欲與俱上京從事于義舉。既至則三郎置之鄙地。曾不許面謁。居久。致之大阪。以然正明竟不能與保臣相會。偶遭伏見之變。遂與米士俱見錮米邸。於是。正明多方欲通之。禁嚴不能入。乃裁書託諸松浦八郎。窺間投之。書曰。智莫大於去疑。勇莫貴於自斷。今日若無變通。然遂龜玉毀於櫝中。虎兕斃於柙中也。懼非獨守者之罪。在自取之。尚脫羈絏。千里唯其所欲。風雲亦將背嚮是應。唯公斷之。諺云。同病相憐。同類相求。斯來問其幽窓。豈偶然乎。唯公疾去疑。乃返伏見。會赤座彌太。矢野直三郎。彌太謂正明曰。一敏欲有謀於兄。久待兄。今已至京師。兄其見之可也。兄今欲東下。尚有機會。以報之。我儕豈久鬱鬱此地者乎。乃入京師。馳驅探一敏。遇諸柳店

下。一敏蓋因正明東下。更有所謀也。乃會薩士。議後圖而相別。過西村敬藏。敬藏盛饗敘別。謂正明曰。使天下形勢變遷至此者。實兄及河州二三子唱始之力也。薩邸縱與河州。其功不可自掩。況兄封事既已入天廷。卷見於勅問。可謂榮矣。兄其自愛。後必有所歸焉。敬藏雖負英邁之資。頗有俠骨。救急趨急。若恐不及。亦一奇人也。正明盡委後事。六日詰旦。伏劍東行。顧自豪笑曰。春來誓欲埋骨于王城。今又棄京而東去。人生變態。何其頻也。去秋之西也。欲募集義士。而決舉于關西。今日之東也。將糾合同志。而奮起于關東。五尺小身。何其膽大也。正明泛琵琶湖。抵関驛。遇酒井雅樂上京。先是幕府急召所司代酒井忠義。忠義謝病。幕府乃使雅樂代之也。十日。抵伊勢。拜神廟。訪神司親彦。親彦喜甚。賀其無恙。且曰。疇昔君之同盟村上政忠自仙府募君而來。今已趣京

師。正明乃去。追政忠。抵松阪。訪卷戶一郎。一郎者親彦兄也。春來京畿有志者。皆諳清河八郎名。是以一郎喜正明至。款待太厚。翌日。重抵関驛。及政忠。相見感喜。政忠曰。去秋追兄至仙臺。聞兄之與伊牟田安積二氏西行。遂因櫻田氏。變身爲梓人。今春得兄書。審願西聚義之状。仙臺士氣大振。戶津櫻田二氏爲之巨魁。中島佐佐遠藤諸氏繼興。將往會于義舉。乃欲使戶津櫻田二氏先啓行伺京師動靜焉。僕便挺進力馳而到。於是。將政忠再如京師。道過阪本。訪丹波肥州。故轉法輪三條公家臣。蓋欲因之探世古格太郎也。既入京師。復主簡平家。召武貞謀事。居數日。如大阪。居數日。正明謂政忠曰。足下既已後於期會。無以成名。足下有意。闔與余俱斬奸賊嶋田左兵衛。以爲東行之贐。政忠搤腕曰。請從矣。於是復入京師。

日暮往伺左兵衞家。敢忠先入。跪請謁曰。某若狹神主。嘗辱主公之寵靈者。久不見主公。故來伺候。願爲通主公。因伺其內。若左兵衞與客相談者。二人拔刀突入。擧家飛遁。有一醫又走。一老婢卒惶急遽失其度。二人乃就問主人何在。老婢戰慄。不能出聲。問之再三。乃曰。主公他適。久不居家。於是把燈遍索之。遂不見也。始知其不在也。正明切齒曰。余頃日達京地。故不詳其動靜。若得賊首者。當梟三條橋上。以懲後姦。憾掩其空虛也。乃取一刀去。以爲掩賊庭之證矣。是爲十九日夜。後無幾。左兵衞爲人所屠。（實近世紀聞曰。是年七月二十日夜。梟左兵衞首于四條磧。標其罪狀曰。以島田左兵衞權大尉若大逆賊。與長野主膳協心。巧奸曲。天地不可容之大奸賊也。依之加天誅令梟首者也。）遂去。趣和歌山。上高野山。探芳野。返而抵松阪。訪世古格太郎。及巻戶一郎。談時事。有所互約。乃去。再訪神司親彥于山田。留所帶雙刀。更製雙刀。又獻金若干。建神風社燈。記各邦同志六十餘人名姓。以圖不朽矣。親彥曰。爲諸君祈武運尚矣。今日奏神樂以禱諸君前途。今也皇武漸合。將趣隆盛之化。諸君力多矣。是俟各邦正義之士之秋矣。我當以中秋親造幕府。乞大赦之令。諸君其安之。會武貞來曰。疇昔二兄掩賊庭。既已喋於京畿。有志之士。咸莫不痛恨切齒于擣其空虛也。正明哂曰。一擧手之勞而已。何足道。我且讓機會于關東子。亦結義徒于關西。與俱努力。可以酬宿志也。武貞唸去。七月七日。泛海抵吉田。小留駿府。攀富士山。下甲府。過土橋鐵四郎。稍詳江戶情勢。鐵四郎曰。春來得兄書。將與小岡氏率同志上京。投于義擧。既而聞事定。不敢發而止。正明與之約後事而去。八月三日。浴伊豆修善寺。舍曰菊樓。主人父子粗解韻事。乞正明書。乃作文與其子以奬勵之。文曰「天生人。具降衷東義皆其所同然諸故勉而不已雖有林雖若異不至其域爲然儒夫自棄之儒夫自暴之遂不鑑崖速未響殘其形所久賢愚相分也士氏之秋余遊伊豆修善寺奇其山川愛其溫梟優退七日害舍爲野田氏主人修泰敦尊棄文事雅及其子修正循循有所等爲每謂余曰遷鄙丕師友雖有其志不能就其業也須如求師者余曰子說有其志何待于人也爲自信而勉之必有餘師傳曰道在爾而求三遠子其思之常且夫豆之爲州自古美雄豪傑之所興業大之有掌壅天下者小之有豫居八洲者而彼皆出於流富漂治之餘固非有尺寸而然也無他心有所感志有所奮也然則子誠持是志而不已則於讀古今之書解古今之道字何有若夫不風持是志功籍若範穎穎家者一翔不梁安其身逐療陳流誠乎以抵手其可不思夫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若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子莫待於人也尚以子之既偏求天下之士仰山伏水擧擧不自已仁習之德曰就四方之士必有雖踵而來訪者子其思之乎吾既爲東西南北之士他日又來遊此地必有感斯文優游一旬。浴熱海及伊豆山溫泉二十日。過平塚驛。逢嶋津三郎西還。豪然過其行列。有二士。長大而佩雙刀。忽然拔刀。追跡來。傍人疑懼。其人呼正明曰。八郎（清河）君。顧視之。即益滿新八郎也。自正明突入一旗亭。亭中大噪。正明厥息踵而入焉。新八郎曰。聊避嫌耳。乃命酒食。亭中始安。新八郎又曰。僕之至江戶。爲主吏所錮。不許接他藩士。故小岡氏屢訪到門。不能相見。遺憾爲息。維戒傳君。頃有不得志者。快快西還。若非施我黨前策。不足聳動天下耳目也。兄宜速叔攬餘衆。以任其事。僕亦欲伺間也。余也疇昔衞士斬醜虜于生麥。虜既含憤怨。苟施前策。事必從此而生。因可以逞矣。正明乃與新八郎金若干而別去。先是。勅使大原重德造幕府。六月十日宣勅旨大要三項。曰。大樹率列侯入朝。議治國家攘夷狄之方法。曰。效豐臣氏之故典。命五大藩爲五大老。以治夷決內治海防之縣政。曰。舉一橋刑部卿爲大樹輔佐。越前前中將任大老。以總幕政。家茂拜手曰。敬領勅旨。而幕議紛紜。

曰、將軍已長、無所用輔佐、曰、親藩為執權、古來無例、曰、一橋侯為輔佐、此有三將軍也、三郎固稱大力、曰、勅旨三項、奉其第三項足矣、蓋第一項出長藩之獻策、第二項出廷臣所擬議、而第三項、實係三郎之建議、幕府決議、遂舉慶喜為輔佐、春嶽政事總裁職、罷閣老廣周、所司代忠義、以松平宗秀為所司代、尋置京師守護職、以會津侯松平容保任之、重德以使事了、西還、泊品川驛、三郎先發駕、過生麥、英國士官四五騎、橫衝其前驅、衞士怒、拔而下馬、悉斬殺之、三郎使報之幕府、不顧而發、重德聞變留驛、英婦飛馬逋走、致狀英館、於是英人激怒、攜銃劍馳至神奈川、三郎既已經過、英人不能追、乃去、正明聞之、慨然曰、使我為島津氏乎、斷然茲布部伍、直訴狀幕府、事定然後西還、虜如來鬭、則千百殲之、其若此則彼曲我直、何畏之有、實難得之機會、絕外之念、亦從此而始焉、而渠見不及于斯、匆匆經過、以貽逋逃之誚、於戲、渠何人、固以尊攘企大舉、堅注衆備器械、而徒局束常論、勇於小忿、而不能施大斷、惜夫、二十四日、入江戶、會諸同志、連日快飲、正明笑曰、我黨聲名既已四馳、倏忽若風之行、有聲無形、祗蹴人耳、不亦奇乎、雖然我黨脫江戶也、不唯朋友故舊盡其心力、雖從聞其名、未識其面者、莫不相為彌縫、為豈義氣之感人心者歟、此時同盟之坐獄中者多、為囚徒首領、正明頗施之處置、且贈所佩於賊庭一刀、添以若干品、二十七日、平明將政忠去江戶、入水戶封內、此行佩雙刀、着獵衣、乘驛馬、備草鞋、豪然縱酒、公然揮書、非復曩時潛中人也、蓋大勢已還、幕府廢所新設譏關、逆旅亦無所爭、抵小瀨村、主里正井

樋政之允、家政忠所嘗居也、政之允嘗處于國難、幽囚三年、其婦阿良盡節守內、水戶老侯特賞以鏡、謂可為婦女明鑑焉、其子五郎兵衞亦有氣慨、周旋國事、齊藤監物、余子孫次郎輩皆共交焉、為一方之義屋、以故舉族懇懇厚遇政忠、雖相別去、常思慕之、以為雖可再會、至見其無恙也、悉喜殆狂、村在荒僻、澗水遶屋後、正明或揮書、或談時務、間又與政忠五郎兵衞漁獵以遺、淹留七日而去、舉家惜別、有垂涕者、始正明說五郎兵衞曰、橫濱者夷虜所垂涎、而志士度外視之、豈不遺策乎、若得此間義民、余則東募仙臺壯士、一舉焚擊、使夷虜所膽共喪、則天下悚動、志士奮興、必為掃攘首唱、子豈無意乎、五郎兵衞奮曰、不敢辭、其固所願也、顧府下有志者屢取囚戮、外雖奮勵、內拒姑息、不足頼耳、不若募此間義民、乃更勸孫次郎遣子勇次郎者、於是相約會于府下、淮八月九日、抵水戶、就逆旅、其翌訪住谷寅之助（後之[illegible]）、一見如舊識、其翌、寅之助携下野隼三郎、小口德之進、宮本辰之助來見、皆俊士也、終日酌酒話、說關西事情、咸莫不稱快、情好彌篤、居三日、大淬勵諸士義氣、留金若干、贈諸士、窮約、十四日、辭於諸士曰、僕欲自建白幕府、就聞書之、乃如新湊、寅之助送之於中川上、遂與俱泛舟、趣祝街、風雨大至、暮後抵祝街、就逆旅、曰相模屋、志士所會飲處、乃聘衆妓、歌舞痛飲、夜深寅之助去、於是撤杯酒、而閒睡、忽有叩門來者、問之、即江口忠八也、忠八者小野村義民、嘗庇佐野竹之助者、尚平及政忠亦共因之、久欽慕正明風采、偶聞其至茲、犯夜來訪也、眞摯之氣、見于言面、正明感賞、翌朝、底志士請揮書、衆妓來侍、余妓磨

墨、且飲且書。乘興揮數十枚、寵妓伺間奪去、迭八支之。且怒且笑、樓媼亦請一枚。正明乃書快樂二大字以與。媼大喜、以揭于壁上。媼有氣識、克洞人物、多年為志士之所會集。屢瀕危難、媼輙出機智、能脫解之、未曾生過謬。蓋女子而丈夫者、雖其所畜妓奴、亦皆不尋常云。十七日、夜寅之助至、一快飲、忽然辭樓、寵妓出意外、茫然目送。乃浮舟去、寅之助偏待其郎兵衛報。既而有書曰、會田侯有疾、不能遽去、請姑待之。非敢違約也。正明謂寅之助曰、幕議日趣正路、近有攘夷斷行之說、不若退而養銳、持滿以視幕府處分。僕亦東至仙臺、姑伺機變。寅之助許諾。乃將政忠去、寅之助送之城外。曰、僕閲人多矣、未見剛毅不撓、至誠憂國、如兄者也。兄其為國家加自愛。遂分手而去。浴潮湯、就間作上幕府書、布大赦之令速擢下流也。訪田尻濱空窪寺、寺乃所嘗潛也。乃留金若干謝之。急裝飛使、携上書以託於寅之助、轉致諸江戶山岡鐵太郎及間崎哲馬。伺便上幕府執政。書曰、某聞之、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墮。方今之時、皇武漸合、上下漸穩、將以趣隆盛之治。士民皆仰首而望之。然猶有未安人心者。於是某昧死敢獻書於閣下。冀采先民詢于芻蕘之言。莫以庶人不議之故、廢之。所謂所以亦安人心者、大赦之令未遍是也。某觀頃年天下之所以洶洶不穩者、莫不由人心之危。而人心之所以危者、莫不由政事之急也。蓋急之愈危、危之愈激、遂至於生不測之變。不可不深察也。自夷事起、皇武懸隔、上下不相交、朝廷有掃攘之旨、則幕府成議和之說、勉與夷相約結。是以天下人心頗不安。有志者亦皆自忘其分、盡傾心於朝、憤懣之餘、或大義雖其主、去國忘家、以周旋於四方、或大孝違其親、殺身棄族、以奔走於國事。蓋欲上安宸襟於泰山、揚神州之威德于天下、萬世、下救生民於塗炭、作醒鐘於七道而已矣。此誠有公而無私、可撫可愛者。而當途之人、不深察其情實、一概目之為亂化毀治之俗、極迹而逮捕之、悉囚而拷掠之、殆使有志者跼蹐而步、鉗口而言。於是乎遂生戊申之變、冀去內奸而及外寇也。豈非急之愈危、危之愈激乎。蓋亦天命人心之所歸也。遂至於此、極為耳矣。然當途之人猶不能感悟、愈守其黜親睦夷狄、而搜探有志者、莫不年而紛紛焉。於是乎、又生東禪寺之變。冀以為絕外之漸矣。然猶莫復其正、益昵親夷虜、所欲與之、所請許之。而芟除有志者日甚一日、遂至於廢轉天位、以肆其所欲為矣。夫天下所仰者、昊天所恃者聖明之天子而已。今則欲廢作其所甚尊仰者、以放恣其所甚痛苦者、誅除有志者年益不已。於是乎、有志者莫所措身、或有奔顧西唱、動其義氣以生今春京師之變者。或有不堪其感憤、遂生坂下之變。豈不亦急之愈危、危之愈激者乎。因是觀之、國不易其政令、欲以驅除有志者、愈芟之愈出之、遂為國家無窮之憂。蓋亦神州之所以為神州者、果使莫有志者乎、是懼朱離左袵之俗、蔓延於天下。必至莫奈何。然則此誠可憂可憮者。而直目之為亂化毀治之俗、不亦甚乎。今也皇武既合、天人舒愁、將與天下更始。而大赦獨限於在上、未遍於下民、何也。夫囹圄之痛苦、一日猶年。非若夫在上幽廢之比也。而彼輩已聞大政既改、日夜翹首而望之。而淹滯如此。或幽憤

沒身則寃氣充塞以為無靈之祟此非獨國家失叛有志者觸天地鬼神之怒必妨至治之化與何者此輩皆有公無私忘身家竭國事曾無他慮者假一旦犯官禁固與他刑徒異其趣則天地鬼神之所冥護其豈可誣哉且夫為之父為之子為之兄為之弟為之友者其初亦必有其志一旦為之逮坐義不可自已感憤激厲以發其志者或為之散財喪家以流亡其身者固不可舉數則知一人陷囹圄必激發數人者比亦乏愈出乏之之理豈曰資治補化之方哉夫草莽有志之所以感奮者亦必不由在上有志之感奮而在上有志之所感奮者亦必不由草莽有志之感奮此乃上下相待而并行者今也大赦獨行於在上而不達於下民亦豈無偏枉黨之道哉故方今之時欲安天下人心莫若疾行大赦也變故已還罰為國事犯罪過者無大無小悉獲其舊或可贖者贖之放生者常死者勉行度外之令域外之法則天下誰敢不服其大恩感其大義以致其力於幕府乎或有無靈於化者為之父兄族友者固服其大恩必訓導誘引之回之於正道以貽他日報國恩之萬一矣此人情之理易自覩者若夫為之小吏者累其小嫌或懼他日鮮其怨或以為下輩不足以輕重則亦不知志士之情實者乃危之急之之道其勢必至於生不測之大變以沮至治之化矣何則獸之困猶且闘之知稟天地之正氣忠勇報國家有公而無私者殺不幸斃於囹圄之中精魂固已磅礴乎天地之間萬萬莫愧於天上神靈則豈有何所顧慮而不感發哉因是觀之大赦誠今日之急務顧孰事熟計而行之則天下皆戴蘇息之鴻恩矣夫方非常大有為之時使驥騏束其足而局之槽櫪此亦助寇資盜之術雖欲與天下更始其可得乎今乃疾反其道大行度外之令域外之法使人人悉回其心力以皆致死治則上下同心君臣戮力之道天下何事不可濟皇德之斬天幕威之輝四方須數日而待之而已某眷惓之情不能自已謹愚言以冒尊嚴莫敢以交歸累明察惟願熟計之（文久二年壬戌閏八月下浣某日某某作是書於水國潛處便託之於江戸同志某某兩人以匆匆上之但匿名書耳）遂抵相馬中村會志士松本五郎太夫問岡部正藏曰正藏得讙無屏乃因五郎太夫致書正藏且與一詩慰之詩曰英雄出處總由天彼子何知我所識正氣渾然終始一九泉偏欲俾先覺九月七日入仙臺同志歡迎慕悅無極乃主櫻田景敬家景敬父迪謂正明曰君事既已徹於寡大夫雖公然寓居可也唯僕因君更有所策請且姑隱忍於是正明作在水戸贈櫻田父書痛論天下大勢寓以激動藩士（潛中紀事）始正明之西行募死士一唱而風靡九州而顧絕無東人之與焉者慨然謂東人関之所以空為西人功名之道地焉耳屢寄書櫻田父子及戸津宗之進慫慂内鼓舞本藩士氣外結水戸義士東西相應以成大事櫻田父子與宗之進周旋講救遂與藩宰中嶋恒處佐佐雅樂遠藤允信決謀議使允信奉使命于京師迪亦上書獻匡濟之策俗吏頗嫌之（正明手簡櫻田良佐履歷）既而正明將政忠及大友某趣川渡夜大寫鄉書翌日使大友贈之清水驛海藤某轉達鄉里海藤蓋受恩於正明家者居五日政忠先返仙臺二十日夜海藤携家書及品物至頗詳鄉情蓋舉家悅喜鄉黨亦大為美譽云正朗更作家書且贈金若干両

及妹尼妾蓮家。悉修御事。乃去寓松洲。就間草稿中紀事。十七日。景敬来曰。將與同志有會議于仙臺。乃俱至仙臺。會山岡鐵太郎贈書正明曰。一橋越前二公。鋭意釐革弊政。不失是機。鼓舞天下士氣。則尊攘可為也。正明曰。余將有所策。（鐵太郎先屬正明居）會議數日。乃治行李。脫雙刀贈景敬及宗之進。更製雙刀佩之。使政忠齎書因遠野江田重威且謂之曰。姑潛以待我報。（先是。正明一日至蒲生。泊小野氏。遂與宍戸津櫻田村上諸氏。孝于塩浦。以尋去秋之盟。盡歡而去。）十月七日。去仙臺。同志惜別怏怏。正明留詩曰。黑斯別今去。豈有婦說悲。任重而道遠。私毅只自期。景敬獨送至名取川。祖而既道。正明臨別。笑謂景敬曰。余此行欲經水戶入江戶。遂赴京師。雖均勞心國事。然讖闌已處。公行不妨。與去秋辭此地時踏天蹐地。步弗安步。殆有別去之感。一身之變。則國家之變也。奇哉。遂分手而去。經相馬水戶。入江戶。所至以尊攘大義振作士氣。頗募同盟。（潛中紀事。由景敬談。櫻）先是。幕府輔佐慶喜。総裁春嶽。既參幕政。頒令天下。緩諸侯會期。許其妻孥就國。凡百政事。專主簡易。以養國力。振士氣為急。尋大行黜陟。追責故井伊直弼安藤信正。久世廣周。間部詮勝。酒井忠義。及諸黨與獄者。而大將軍家茂自謝無能。請降位階一等。雖不見允。亦見其引責之誠也。正明以為。慶喜春嶽。久負朝野重望。新立要路。觀以來所釐革。循循然莫匪遵奉朝旨。然而於國家急務。闕然未見有所立。粉粧塗抹。務飾一時。其猶有可議者。矧大赦之令未遍下流。為我連坐者。久飲苦痛。未得覩青天白日。余君不能救之。安為大丈夫哉。十一月十二日。上書総裁春嶽。論國家急務三事。曰。某聞國家將興也。必有大機會。其將亡也。必失此機會。故明君賢相。主輔翼國家也。未必不乘此機會也。蓋機會者。勢也。勢之至。非至之日忽至也。必也漸積而然耳。故勢到之日。方機會既極之時。一日失之。必為他人之有。不可不深察也。來觀方今之勢。乃機會方至之時。不乘此勢而行之。雖有孔孟之仁智。必不能致之萬分也。蓋乘此勢者。潮生而象權。不期然而自然也。尚失此勢。倒行逆施。雖勞必敗。故烈公之賢。一失其勢。忽為蹶敗之人。尚乘其勢。雖井伊之奸小。猶屈辱叛賢。因之者之。機會者。實國家隆替之期。明相之所駕而乘之。俗吏之所坐而失之也。故敢陳當今急務三事。固非異論抗議。亂明聰。唯所從天下人望耳。若其細論。非得面謁。不能盡之。亦唯舉其綱領耳。其一曰。攘夷。比年天下之所以不穩者。由交易相開已。此乃愚夫愚婦之所以共憂苦者。今也天機既發。泰有攘夷之令。此亦國家將興之大機會。則斷然奉之。上以安天心。下以齊衆思。今時識為然也。其如此。凡百之武備。不令而自調。浮食游惰之民。不除而自去。一令而天下人心大奮。則使畿西一大藩為水軍提督。各急率徒衆至。嚴守京地。近海江戶諸口。又令沿海侯伯。堅守其封内。雖虜犯。莫敢躁擾。守備既具。則令諸虜曰。我國家固禁開港。獨有瑣浦通清蘭已。蓋非拒各國而然也。國小物乏。不足以給其求也。尚應其求。國家必爭擾。然奸臣當途。敢劫主而肆許之。人心遂忽沸騰。相繼為所戮斬。今也有我皇帝之大命。欲復祖宗之舊法。以培養國家。以齊一人心。然而宇内之形勢既還革。不可一概拒之。則開箱館一港。以應其求已。若夫橫濱諸館舍。期明春悉除之。不然。人心奮擾。

忽生不測之大變。必為各國之累矣。於是悉去外國諸吏。移之於箱館。堅禁近地應接虜者來求。皆致之箱館。又急令横濱之民撤其居屋。及其他沿海衝要之地。悉施清野之術。因形勝設二三大鎮臺。或虜暴至。肅然奠所應。靜以伺其變。則虜亦必有多方誤我之術。而虜情狡黠。唯利之因。假張虛勢。非所容易暴舉也。而我人心愈凝結。守備愈充實。察變相機。斷然加之。必有大勝事矣。蓋兵道變化。一敗一勝。固不足以動其心。唯顧其成功何耳。夫方此多變之時。比年豐熟。穀粟已饒富。則虜假於沿海運漕。非復所處困苦。則天之所以生此機會者固不偶然耳。上奉天子之叡明。以大將軍之特達。執事之賢。撫廣募天下忠臣義士。奇策運籌之士。信賞必罰。斷然處之。以繫天下之望。則天地鬼神。祖宗神明之威靈。必冥護之。所以雪積年之汚辱。而被神州之化於宇内者。其機既會於今日。則今日誠大有為之日。易曰。見機而作。執事豈得不斷然奉之乎。大綱既張。衆目自擧。若區區細事。非今日所聊拘也已。其二曰。大赦天下。頻年天下之所以生異變者。上下不相交也。今也皇武既合。大赦行於在上。群賢悉居其位。而未遍草莽有志者。是以人心未和。猶萌不測之變。以致徧黨之説。豈曰之資治之化也哉。夫草莽之所以殺身棄族。周旋於四方上者。皆有公而無私。忠誠以報國家耳。則所以使天下大勢至於今日之隆盛者。未必無由草莽周旋之一輔助。而大赦獨限於在上。而未及此輩。何也。請疾下大赦之令於天下。夷變已來。苟關於國事者。死者弔之。生者拔之。在幕府者。幕府赦之。在列藩者。列藩赦之。大行域外寛仁之令。天下皆戴蕃息之大恩。必致身幕府。以報其萬分矣。不然。復必生不測之大變。至累大政焉。夫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是向上書備言此等情實。而未聞寛典。冀疾行之。以從天下萬民之望。其三曰。敎命天下之英桀。處非常之變者。必用非常之士。故能成非常之大功也。處非常而用庸衆。猶志千里而策駑駘也。雖勞必敗。今日誠為非常之急務。聖主宵衣旰食時。苟為之臣子者。豈可一日安其枕哉。然則今日欲行非常之急務。非速擧用非常之士。非獨變發於下流。懼不能奏征夷之大事業。願執事疾施度外之令。以収天下非常之士。悉盡其心力於幕府。以奏回天之大業。何難之有。而用非常之人。非非常之人。必不能収攬之。則選幕下豪傑卓犖不群之士二三輩。以為之総宰。更設之一館舍。因其材施之俸祿。一切從簡約。而先擧天下馳名之傑士二三輩。使此輩廣募忠義節烈英偉倜儻之士。有文者備之顧問。有武者充之韜鈐。其如此。天下之士。欣欣然至。皆注精神於幕府。上下齊一。以鍊敵愾之志。則何虜不可攘。何功不可樹。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願執事疾垂大令。急収之。夫以執事之賢明。若此三事。固不足以累觀聽。然是愚竊思。大政未下。廟議猶抱依違。而下流輕輩。唯取目前苟安之説。不能以洞知執事之深謀遠慮。動生謗議。則懼群小乘之。漸施朋黨之論。則垂成之大業。遂誤此細事也。此非獨為執事深危之。機會一失。天下各生其心。忽為瓦解分裂之勢。噬臍非所復及也。夫機不再至。天時不取。反受之禍。不若疾斷。疾行大斷。則威權歸于一。雖有細言。其如之何哉。上奉聖天

子之倚賴。下有俊傑之推戴。則回天之大業。必從此始。願執事熟計而疾行之。景眷戀之情。不能自堪。敢瀆冒尊嚴。謹拜伏閤下。頓首上之。文久二年壬戌十二月十二日

○回天遺事　正明手錄

義譽清河正明傳卷四

義魁清河正明傳卷五

山形縣酒田　古龍須田文子化撰

一橋侯慶喜。越侯春嶽。以幕府宗親。久負朝野重望。新立要路。日夜勵精。百事一新。天下拭目觀新政。朝廷以島津三郎周旋功多。厚待三郎。任大隅守。循命駐京。護衛禁闕。於是島津氏威望震于天下。先是長侯慶親。主張皇武合體。將軍入朝之議。幕議未決。偶聞島津氏入京周旋於國事。憤其爲先。朝廷傳旨中山忠能。詰雅樂建言大旨。慶親聞之憂懼。既而幕議決入朝。慶親請旨上京。爲幕府道地。是實在勅使入江戸之日。已至。志士交攻排曰。長侯之上京。非爲天朝。爲幕府也。有旨。駐京周旋於國事。慶親用久坂玄瑞等説。斥雅樂。雅樂歸家自刃。尋詔定廣東下。協力三郎。速決幕議。且曰。戊午以還。朝臣列侯。坐國事蒙誣罔者。皆已雪冤。而列藩志士。死國事者。及往日預命伏水者。其忠可嘉。宜祿其後。祀冤鬼。流竄者復舊籍。贈官故水戸中納言。定廣領旨而至。詣大原重德。重德辭不見。造島津三郎。三郎亦辭不見。定廣知三郎不慊勅天中伏水一節。乃請重德除之。事始解。慶親既用久坂玄玄瑞等説。乃誓曰。自今以往爲皇武周旋。以掃攘外夷。違叡旨爲至。而以島津氏蒙天眷。欲立功壓之。上疏陳攘夷事。天皇嘉尚。勅書勗之。有志之徒。嚮子于島津氏。不與謀大事。及長侯父子盛倡攘夷。歙然從之。公卿爭延志士。又以内旨。徵因土諸藩。蓋以薩長漸開嫌隙。將藉以調停之也。三郎上疏曰。幕府新奉勅。宜徐察政績。不宜叨以横議者言間之。不省。三郎嫉之。請暇西歸。於是。毛利氏益張。建言曰。勅使西還以來。觀幕府之所爲。文恬武熙。因循姑息。唯安之偷。雖以慶喜慶永之賢。獨立無援。安能奏掃攘之功。臣聞。猴冠一日。遺患百年。宜再發勅使。速絶外夷。詔舉其人。中納言三條實美爲。實萬子也。年少氣鋭。誓繼父志。至是奮請自往。乃與姉小路公知東下。定廣與土侯山内豐信護從焉。是月十八日。至江戸。登營。宣勅勅二道。曰。叡慮之決于攘夷。戊午以還。確乎不動。幕府奉旨施新政。叡感不啻。唯非速決攘夷議。定天下所向。則人心不和。患在醸内亂。須傾告列藩。亦廟議一決事。若其攻守方略。武將職掌。盡衆議上奏。又曰。廟議一決之日。干戈相交之時。外夷來寇於何地。難料。宮闕禁嚴。衞兵不足。宜令列藩貢身幹強壯志氣忠勇者。爲親兵。專掌宿衞。糧食器械。兵員多少。準封土大小。擬議上奏。慶喜春嶽。方施新政。草創未就。使復有是勅。議論諠囂。慶喜曰。國力疲弊。武備未整。而俄拒絶外夷。今日之勢。不可輙爲。不若具奏情實。以仰天裁。春嶽曰。且等奉朝旨。若掃攘處分。固有緩急。待將軍入京之日。親奏取決。衆爭贊之。慶喜稱病不出。大將軍家茂。使使起慶喜曰。孤決志從事於掃攘。慶喜起猶曰。公以言負國家之福也。遂決幕議。輔家茂。定見西使。謹答曰。敢奉攘夷勅諭。掃攘處分。自有緩急。當詣闕親奏。請天裁。若夫禁闕警衞。臣雖不肖。既叨軍職。分當自任。不必労聖慮。既而西使西發。豐信定廣。尋西上。無幾。幕府下令。解禁錮。故以來志士之在幽囚者。悉釋之。始池田德太郎。石坂宗順等之在獄。有守獄小吏稱淺吉者。相德太郎風采。知非獄中之物。厚禮遇焉。常謂德太郎曰。公有所命。小人當效犬馬之勞。德太郎因識吉。得與宗

順蹕監而過謀。乃裁書。遣談吉致於幕臣中條某。中條蓋朝臣樋口某弟。以其宗派之因。入贅於中條氏者也。素篤勤王之志。與德太郎有故。於是以其所贈書。致諸宗家樋口某。轉達於閣白忠熙。蓋其書大要在於審天下事勢。疾行非常赦典。忠節之士。充宗師宿衛。洞開言路。以絕壅蔽之弊。擢用廟算以舉鎖攘之典也。忠熙以為切中時弊。致旨於春嶽。赦志未下之前。已得閣白旨。又有勅諭幕議。遂有赦令。清河八郎之晚節。士因。且募盡忠報國之士五十名。掌禁闕宿衛。是蓋在勅使於是乎正明同志。及弟誠明。始得出獄。正明握手感喜。攬涙曰。使諸子久忍困厄。余罪多矣。正明自一西。御九州志士奮起。剝籲策議。一朝撼諭。出入公卿侯伯之間。幕府患之。欲網羅中法為。志士激昂。往往屠為幕府耳目者。曰行天誅也。公卿侯伯。偃然保護。薩長二藩。為之淵叢。幕府不能奈何矣。議者謂。浮浪亡命。多負材不遇。投險激舉。徼取祿用。或可籍以救草莽之勢力。是以毒攻毒策也。當是之時。正明已結東藩義士。將欲上京。有所為。聞幕府奉朝旨。募盡忠報國之士。曰。是天之祐我黨者。乃公然廣結同盟。奉朝旨。攘夷狄。則俗吏其奈我黨何。回天之大機。正在此時。不可失矣。遂留江戶。與山岡鐵太郎。池田德太郎。石坂宗順等。詰据太力。春嶽傳內命松平主稅介。使會諸國徼豪傑之士。以鵜殿鳩翁補之。尋命山岡鐵太郎。松岡萬。窪田治部右。周旋其事。鐵太郎紹介正明於主稅介。主稅介識正明非常士。私謂斯人畧局。必任天下之重。幕府能用斯人。中興可復望也。館待正明。居已下之。且上疏幕府曰。出羽莊內人清河八郎者。文武兼備之

英士也。威名四馳。某視其為人。盡忠報國之志。凜不可犯。乃亦幕命某館待之。以期他日之用。敢待大命。大將軍家茂傳旨閣老曰。清河八郎者。幕府從所懲色。今輒徵之。不為無嫌。必徵之宜以微稱大谷雄藏。幕議未決。再有旨曰。欲徵清河八郎。必可忘姓名。幕議謂。今也政令一新。欲與天下更始。區區拘既往小嫌。何以安天下人心。宜有寬大處之也。家茂容之。於是舉正明為浪士總周旋。正明因主稅介。屢謁慶喜春嶽。陳時務數策。頗見嘉納。既而正明與池田德太郎。村上政忠。石阪宗順。河野音二郎。他來歸者八名。會盟于主稅介家。是為是歲十二月晦日。正明手簡。主稅介建白。中川一勤仕錄。翌年癸亥正月。七日。幕府召主稅介。閣老就班。板倉勝靜傳大將軍命曰。方今改革政事。欲舉浮浪有志之徒。充一方警衛。雖無賴失行犯罪科者。改心悔過。有志于盡忠報國。則不拘既往嫌忌。將例恩赦。其宜選擇其傑。主稅介者。德川忠輝之裔也。忠輝有罪國除。子孫世任務之長澤村。才食二百石。主稅介欲立功興廢。屢陳情於春嶽。因有此命云。正明移檄四方。慫慂同志。又使德太郎宗順。募關東八州及甲越豪傑。二月四日。正明與應徵者三百三十名。會同于傳通院。初幕府命主稅介。徵募限五十名。豫算其費。付以二千五百金。蓋一人五十金為限。至此。主稅介以人多費少。大窘其措置。此日謝無能。辭職。幕府命鵜殿鳩翁處分之。鳩翁乃謂德太郎宗順曰。當時國用多端。會計不給。故台命限以幕五十名。而今來歸。於數倍蓰。雖嘉諸君之義。其奈會計有限何。予私憂有諸君之不撫然于內者也。故敢以實告。諸君於今不定去就。則莫退而極

言也。二人怫然曰。我黨之士。聞幕府之擧攘夷也。歃命來歸。何有於瑣瑣俸給。我黨得爲攘夷先鋒足矣。若其軍須毫毛不敢累幕府。我黨非見攘夷斷行。一步弗去矣。鳩翁以手撫頭曰。壯哉諸君之志也。前言予誤之耳矣。於是鳩翁白於幕府曰。諸國浪士已集。唯大府所命。清河八郎六日。部勒浪士。定之職司。筆頭○清河八郎。道中御先番。池田德太郎。佐佐木如水。○道中目付役兼小頭二人。曰石阪宗順。村上俊五郎。○根籍取締役兼小頭十人。曰木村久之丞。白井庄兵衛。和田理一郎。齋藤熊三郎。山口三郎。草野剛藏。岡田盟。中川一。西恭助。片山庄右衛門。○狼藉取締役二人。曰大島一峯。中村定右衛門。○世話役十人。曰稲谷新五郎。辻隆祐。山川建造。岡戶小平太。角田五郎。福家平藏。岡田助右衛門。正川竹藏。岡邊富之助。○取締役手付三人。曰河野吉二郎。石倉久七。佐佐木三次郎。○壹番組小頭。根岸友山。小田官司。德永太和。○二番組小頭。武田本記。大舘謙三郎。黒田桃民。○三番組小頭。帯見一郎。新見錦。后坂宗峽。四番組小頭。齊藤源十郎。青木嘆吉。松澤良作。○五番組小頭。山本仙之助。森土鉄四郎。村上常右衛門。○六番組小頭。村上俊五郎。金子正吾。近藤勇。○七番組小頭。宇津宮左衛門。大内志津馬。次衆寮司。通計二百三十一人。三十人爲一隊。分之七隊。一隊置伍長三名。曰之小頭。正明爲之總隊長。鵜殿鳩翁中條金之助。提轄之。曰之浪士取扱役。松浦正一郎。池田修理。監察之。曰之浪士御目付。山岡鐵太郎。松岡萬。窪田治部右。監督之。曰之浪士取締役。在取締役之下。而行監督事者。曰之並下役。東求又四郎。廣瀬六兵衛。佐佐木只三郎。高木安叔郎。永井寅之助。德永昌作。依田鐵三郎。爲之並下役。稱曰浪士組付。松平春嶽。板倉勝靜。配下。浪士御掛役。○高橋常吉郎上京日記。中川一勤仕錄。先是慶喜。春嶽。前後西上。尋大將軍家茂。將入朝京師。令浪士組先啓行。警衞輦下。諸浪士弗懌曰。我黨蘄冀爲攘夷先鋒耳。不冀爲京師戍兵也。議大起。正明諭曰。幕府修二百年廢典。奉朝見儀。奉聖命決攘夷之議。載一時。不可猶豫。抑天皇以攘夷。誓神明。我黨粉骨效力。草莽義徒。翹足伺機。幕府若有誣蒙聖明。則我黨可效身。錦旗之下而已。議論便休。八日拂曉。治行于傳通院。整列于鳩翁邸。七隊肅肅。取中山道而發。十六日。次中津川。鳩翁分規約五款諸隊。其一曰。大將軍上京之本意。會同列藩于輦轂下。一決廟算。行攘夷之處旨也。是以不委材於草莽。不遺士於市井。苟有盡忠報國之志者。擧以戍其志。尊攘之略。應變之策。諸士各加切磋。上京之日。宜叩其兩端而盡之。其二曰。京師者列候之所會同。諸士之所雲集。儻浪士中。有行不正不義者。不獨誣全隊。抑又羞幕府者。諸士各加警誡。勿論在京中。雖行旅之間。心事威儀。正正堂堂。毋取笑侮。其三曰。浪士中。不察幕意所在。漠然應徵者間有之。彼此扞格。意旨不相徹。如此者。不可以應緩急。脫有致幕意者乎。必正其刑。其四曰。撫民勞。濟國難。有志者之本分也。故雖視死如歸。作一不正。行一不義。則不可謂之盡忠報國之士也。諸士其正義爲旨。其五曰。隊長有善惡。監察監督賞罰之。隊士有善惡。隊長賞罰之。凡賞罰者。天下之至公。各相警誡。致志國家。切磋毋怠。諸浪士血印矢之。二十三日。入京師。宿壬生村。正明舍于眞德寺。高橋常吉郎上京日記。中川一勤仕錄。先是公卿議論分二派。三條實美。姉小路公知。東久世通禧。中山忠光等大主張攘夷。長土二藩。爲之聲援。造作言語。排斥幕府。岩倉具視。千種有文。富小路某。久我某等。專唱道調和。薩藩亦周旋皇武之間。有志之徒。怒岩倉以下因循。爭放飛語。四卿遂以迭見廢。實美公知盛用事。志士因以揚聲。詔置爲政二十六員于學習院中。管軍國事務。稱曰國事參政。學習院國

事務國政。橋本宰相中將。豐岡大藏卿。東久世少將。姉小路少將。○國事御用掛。三條西中納言。庭田中納言。德大寺中納言。六條宰相中將。柳原右衛督。川鰭少將。橋本侍從。萬里小路辨。勘由小路中務少輔。○學習院寄人。正親町大納言。滋野井少將。東園中將。壬生修理權大夫。中山侍從。四條侍從。錦小路右馬頭。澤主水正。○非藏人。鴨脚和泉。松尾伯耆。三宅式部。石小安人。三條實愛。中山忠能。大原重德。患處士橫議。建言曰。幕府悔過圖新。朝廷委任。責成可也。而今衆無賴無行之徒。張皇空言難行之事。爲朝廷不取也。衆譁之曰。阿佞幕府也。迫三卿自引去。乃勅重德在江戸。矯勅旨。以是坐廢。慶喜之上京。志士皆曰。以攘夷逼幕府。在定期限。久坂玄瑞寺嶋某輩某。詣關白鷹司輔煕邸。請謁。輔煕稱病不見。三人不敢退。曰。幕府已奉攘夷勅。請刻攘夷期日。意色凜厲。實美亦與諸卿橋本。豐岡。東園。壬生。逼以是言。輔煕不能奪。夜入狀奏。勅實美以下就慶喜館。要以攘夷期日。慶喜曰。請待將軍入朝。不聽。請間十旬。不聽。請五旬。聽之。乃頒中外。正明既至。即夜招浪士領袖。謂之曰。我黨雖懲於幕府。曾世受祿位。固與夫麾下臣隷者殊也。抑幕府使我黨警衛京師者。以有朝命耳。我黨之責。在於明尊攘之大義。請與俱誓天地。體聖旨。不可令幕府盡征夷之職。若且上書學習院。以表我黨之素志。諸君以爲奈何。皆曰善。獨池田德太郎。稱有母病。脱盟而去。近藤勇宜勇。土方義豐歳。芹澤鴨等。心雖不平。不敢與抗。力從之。正明直把筆草上書。署曰。使河野音二郎以下數名。齎書詣學習院。正明勵之曰。務政如拘故事。不商納。則子以死爭之。我黨事之成否在此一事。子其勉旃。音二郎辯士也。奮曰。僕如不得事。誓不見公矣。乃詣學習院。謁務政諸卿。反覆辯論。諸卿納之。其書曰。伏惟將軍膺皇命。行巡朝見儀。蓋其意斷然

芹澤鴨者。水戸天狗黨。木村繼次之變名也。

決策。奏於禁闕。在擧夷狄攘斥之宸旨也。曩者幕府令天下曰。多年捨私而奔走於國事者。及平居存志報效者。不敢追咎既往罪。選擢拔。任用材力。明尊攘之大義。首徵臣等。令國所周旋焉。臣等竊以謂。自有夷變已來。士之抱氣節者。見幕府之職在征夷而不能征夷也。悲聖旨之公明而不信于天下也。於是。慷慨誦義。不避險夷。往往危言激行。碎首爛肉而後已者。無他。區區之心。冀濯其熱血。明尊攘之道。幕府之回意。而盡其征夷之職。不曠天朝信託之大任也。非敢好犯刑法。覆身家也。今者。洞開言路。擢用人材。使草莽之士。咸尊攘之志。乃臣等之所以踴躍歸之也。臣等伏思。將軍入朝之日。奉勅諭。行絶外事。斷所不容疑也。或因循不力。歸狐惑說。有誣蒙聖明者。則臣等拮据誘導。回之本心。一二之不聽。再之不聽。則幕府遂其非者。臣等雖寒微之蹤。夙抱請獻之微衷。斷然決斷斯之義。拋命勤王而已。伏冀天朝垂明察。不以微賤廢赤心。教臣等得爲尊攘前驅。則何幸加焉。臣等雖應幕府徵。不敢受祿位。祇其一意所期者。在於明尊攘之大義而已。是故爲有妨皇命肆私意者。雖載柄。亦不敢假借。一一譴責。鞠其罪焉。凡是臣等上京之本意。不得止爲天朝瀆告也。伏惟天皇垂至仁。憐愚衷。而所徹底焉。臣等誓天地。不退。懇願之至。原通俗文。○清河八郎之晩節。高橋常吉郎上京日記。中川一勤仕錄。居數日。務政諸卿特命召浪士組。正明獲使音二郎等造之。諸卿諮以國事。音二郎等具陳意見。言辭明晰。諸卿嘉之。清河八郎之晩節。○上京日記載。二十七日。浪士取締。移書諸隊曰。本月二十二日。假尊王名義。以私意爲暴行。斬足利三將軍木像首。罵詈暴言。數其罪條。罪竟不憚官仕之可重。輕蔑天朝。不敬之至。其罪不可釋。逮捕鞠問。可正典刑。雖然。精忠正義。存志尊攘者。固在於天朝所深嘉。於

勅旨賜浪士組者。今日史人家不之知也。

幕府亦且懸用之。聊不扶疑念。愈可勵忠義。殊有輕躁妄驅為過激事擾京師者。又逮捕之。○二十八日。再投書曰。二十二日夜。盜足利三代木像。斬首而梟于三條磧。夜見獲於會津侯配下吏。手具姓名如左。長屋建部三郎。世間仙記。以東往往為將軍入京以後之事。大庭恭故記附

二十九日。參政諸卿。復名浪士組。正明乃率數名。造為諸卿勞之曰。疇昔以諸子上書。呈關白。關白以聞天皇。天皇深嘉其忠志。勅關白益開言路。特賜諸子以勅旨。欽諸子其體之哉。乃宣勅曰。近年醜夷逞猖獗。覬覦皇國。勢迫危殆。萬一有瀆國體。朕何以對列聖在天之神靈哉。是全朕寡德之所致也。噫嗟汝有志之士。尊奉叡慮。拒絕之勅旨。奮起皇國固有之忠勇。建奏掃攘之致。以安朕意。以救民苦。醜夷永絕覬覦之念。其勉乎哉。又傳關白令曰。醜夷拒絕。廟議一決。闔國人民。戮力致忠。不須更論。向者有志之徒。所盡忠報國之赤心。早達叡聞。叡慮亦深。所有勅旨。益開言路。雖草莽微賤之言。苟其忠言之當者。不當不敢壅塞。凡有所見。不論忠言。造學習院。就國事參政。揚言建白懇熟也。正明等不覺開閱感泣。拜命而退。（清河八郎之晚節）即日復上書學習院曰。草莽微臣敢陳丹款。方內外多事機務倥偬之際。幕府所以朝見盛典者。亦外於明尊王之道也。欲明尊王之道。在令四海之民。知普天之下無非王土。率土之濱無非王臣之義。故幕府首謁天朝之供御。貢賦額數。諸侯亦各應其分。年年獻米穀以孝於天朝。又令天下百姓。時節貢家土百物。則四海之內。誰不仰皇室之尊嚴耶。國家大事。至形勢得失之論。幕府自不能斷。每每與列藩審議討論。盡其善而先奏諸天朝。經制允而後布之於天下。則庶幾得宜天朝之德威矣。而天朝更增加親矣。委一橋會津二氏。守護京師。以安叡慮。而彼抗天朝之威稜。正幕府之武職。絕醜夷之怨。塞紛擾之源。海內一體。上下一心。固國不禦外侮。則何患尊王之道不明也。攘夷大事。目下急務。不可須臾忽也。速集衆思。盡群議。正名分。究利害。斷然諭彼等曰。開港貿易。非我皇之意也。非我民之望也。汝等疾去。勿擾我疆土也。彼如藉口條約已成以拒之。乃縛姦臣安藤久世等。引致之於五國使臣前。責曰。汝等交結。逞私意。蔑天朝。侮幕府。擅開貿易。私結條約。令天下人心錯亂。至此極。罪其在汝等。余之自裁。然則彼雖有不厭之念。視我確乎不動之心。必逡巡而去。此則不失信義於海外。立名分於海內也。且預飭令于天下。足甲兵。嚴海防。鼓舞士氣。以備不虞。變起而不驚。寇來而不躁。宜制機先以策偉勲也。夫當國步之艱難。自非奇材異能之士。不能應其用。顧六十餘州之廣。寧勘其人乎。網羅採用。隨材授職。使其驅於天武之途。則感奮激勵。盡精神。傾肝膽。入則議政事。出則行軍旅。靖內訌。掃外患。如指諸掌耳矣。尊王攘夷。不可捨近而求遠也。微臣不堪獻芹之情。冒嚴威。甘斧鉞。敢陳丹款。（原通俗文。常吉郎上京日記。○高橋）先是。大將軍家茂。駐海艦。欲海路西上。臨發。英國軍艦八艘。入橫濱。詰問生麥兇状。於是倉皇就東海道。至桑名。得頒告攘夷期限中外之報。遂從諸吏慨然曰。迫斯唯有一戰而已。馳驛戒防禦。諸浪士聞之。頭髮上指。以為時至矣。晦日。參政諸卿。令浪士組。論誅英使處分。正明書意見上之。其書曰。側聞近日英夷率軍艦拔錨內海。逼幕府以去年生麥屠殺事。幕議以其言無状。斷斷乎斥其所要求三

鞱俗作韜藏也

條款。且以示絶外之意。聞者莫不雀躍而奮起焉。臣等愚私以為開港貿易。國體之所不許。輿論之所不服。毀國體背輿論。則内訌之所由生也。是以天朝有鎖攘之詔。而姦臣擅斷。偷安一時。流毒天下。然而元兇已就斬戮。如今幕府上奉聖旨。下隨輿論。務除秕政。行復祖宗之法。為於此時。斷擧絶外之典。須正正堂堂。揭大義而斷之也。夫生麥之為事。發際於薩英之間者。是私事。非國事也。絶無關彼五國也。蓋斬殺無禮人。我邦固有之士風。未可強歸罪於薩士矣。雖然孰以區區細故。開戰爭之端乎。則招誘五國。竟不得明我絶外之本旨也。是故生麥事。今不必爭論。速一決廟議。將軍東歸。嚴告列藩。為攻守之備。然布鎖港之令。諭五國使臣。以退夷館。去横濱。不聽則辨令一發。兵以攘之。如此則不敢生事於生麥。而名正義明。國權可以全也。夫干戈已交。京畿警衛。最不可不嚴。會津侯率山國二三之諸侯。護衛之。則京畿可以無虞矣。大阪隣京師。海内衝要之地。天下有事。大阪先受難。一橋侯率山國四五之諸侯鎮戍之。則足以警非常矣。伊勢神廟所安置。其地沿于海。一旦變出不測。有驚神器。則對天祖何辭之有。不可不速處。顧選拔神官中有志氣者。使其備於異變焉。至若狹近地。未見防禦之嚴。而國主酒井若狹侮詐於賊。天下所共切齒。不宜一日居京師近接之地。願更移封諸侯之強者。以當扼戍之任焉。其他今沿海諸藩及各國諸侯。鎮兵修守。有應變之道焉。臣等今雖在於輦下警衛之責。而有此夷夷之殷憂。伏冀許臣等東下。且命臣等以攘夷之事。天朝更募志士於關西諸道。代臣等周旋於國事。則盡忠報國之士。輩出於其中矣。不憚嚴威。敢瀆下問。（家通文通）諸卿嘉納焉。（高橋常吉郎上京日記中山一勤仕錄）三月四日。大將軍家茂上京。館于二條城。正明憂幕議因循誤機會也。五日。復上書學習院曰。臣等壯幕府之奉鎖港攘夷之詔也。嘉其盡忠報國之士也。不顧無能。敢應徵命。周旋於國事。然而流寓之士。議論沸騰。蜂起嫌疑。臣等不堪迷惑之至。臣等竊觀諸老位狀。自初來京師。商議彌日。曾無一定之見。措置往往流姑息。而見其所藉口。止曰。候將軍上洛而決之爾。吁嗟如此。而苟荏不決。臣等恐失信天下。買讟列藩。攘典未擧。内訌先生。必至瀆褻奮勵不可救療也。矧將軍於既已上洛之日乎。豈可神速不決大議哉。臣等根不自揣。敢陳當今急務之最急者條之。夫行攘夷之事。關天朝之威稜也大矣。去秋以來。天朝屢勅幕府。徵親兵。而幕府依違未果。宸襟弗安。列藩亦有不平色。宜以徵親兵以安宸襟。以副衆望矣。蓋其法雖以食一萬石之家。貢一人之例。而二三雄藩。年來周旋於國事者。固不在其人之選。偏小藩。不唯乏其人。或抱猜疑。且各國殊其風氣。不置之總裁。或釀紛紛之争。不能無乖離之嫌。然而事属急務。彼此議論。不可遅慢。故募諸列藩乎。將徵諸幕府乎。抑將命諸守護職乎。唯從天朝所可而行之。是其一也。夷變以來。九重憂勞。宸襟無安。冀事騎時行。幸加茂及御鄰。祀天地。祈攘夷。不堪精誠感神。即必激發天下義氣。三軍之士。不戰而勝氣自成矣。是其二也。當内外多故之日。百官宜勵其職責。不然則紛擾繁雜。機務淹滞。弊害百出。必陷因循。若京師守護職。最不可不明其職責。是其三也。不增天朝之供御。則尊王之道不

士不加公卿之食封則廉恥之風不行是勿論耳賞有功而天下勸罰有罪而後人懲是王道之大端也三條姉小路諸卿以下皆忠亮節概憂國勤王宜賞之以旌於天下也去秋中川氏有違勅罪勅幕府裁之幕府未讞是甚違天威者請疾正典刑是其四也大坂者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安危之所分也不獨備外冦又不可不以備内憂冀疾為砲臺礟壁之固常備一萬兵士令一橋侯鎮戍為因長二州皆公海之巨鎮宜令其藩主歸國嚴防禦以壤夷之期日兵士之敢在各地非是良策是其五也將軍入朝之日公卿侯伯大奮敵愾之氣一決大議將軍東歸親指麾士民以奏清海之大勲是其六也當天下非常之時須乎不可守舊株今者言路大開草莽微賤之士猶能陳事於縉紳之前將軍亦不可蔽大自居尚抱忠節者不問貴賤不擇親疎宜時延見親聽讜議上下懸隔彼此壅塞嫌疑之所由生内訌之所由釀不可不察是其七也徴集之士各有素習衆志不一冀開一局于大阪擧有威望者為之管轄更大募於關西諸道以徴盡忠報國之士盡忠報國之士雖多不害也是其八也凡是臣等區區之持論時擧其大要而已臣等又以為鎖攘之令未布英夷之患猝生或先期而啓釁端不可料也臣等豈容一時猶豫乎請俾臣等東下為之備顧雖有幕府士衆以臣等見之折衝禦侮猶多遺策若從臣等說益募禦兵倅卒于關東廣充折衝禦侮之地是其最為急務者願俾臣等東下特命臣等以召募之任則臣等乃鼓舞士氣掃攘妖氛其策自可在矣臣等機而隊之當事者為伏垂照鑑（原通信文　常吉郎上京日記）高橋諸卿嘉納

為正明入京以來執浪士牛耳指麾之馳驅之無一不如意而諸浪士亦推心敬服甘為之用然而草書作檄及處重任必身為之不敢委諸他進説公卿鼓動志士東馳西騁席不遑暖相機處變如利刀破朽株以尊攘為己任威名赫灼勢震朝野在麾下之士皎潔俊偉能繫浪士之望者獨有山岡鐵太郎而已鵜飼以下不過列其名也雖然同中有異合中有離石出而水激之譽高而謗隨之蓋亦勢之所不免近藤昌宜土方義豊等自初來京師不快正明所為曰吾曹知奉幕命不受清河指麾漸有乖離色而關西諸有志見正明之就幕徴心不能平謂彼一敗不振傾心於幕府是反覆子也窮圖刺之或危正明身勸備之正明夷然曰仁義不誤何恐人言正氣不術何怕一死出入起卧更弗置心既而諸有志亦察正明無異志互相往來謀事矣（正明手簡）當是之時四方志士儔聞大將軍上京相競會合輦下桂小五郎久坂義瑞率長士武市（半平太）某間崎哲馬率土士宮部鼎藏松浦謙藏率肥士真木保臣平野國臣率筑士小河一敏赤座彌太郎率豊士藤本真金松本衡以五畿義徒安積武貞池田義吉結而備同志協力正明遊説朝紳日夜周旋召募黨援而真金最為黨士所推服名聲雷轟公卿主調和者謂處士浪客素行無頼何曾知天下大計使是輩横行輦下妄議大政是天下之大患也唱尊攘者謂國事方殆捨生取義惟有草莽而已爭延門下倚以為心膂朝議多成浪士正明一動而仰今日之勢也賦詩曰已作風雲勢龍虎互相馳回天大事業倡始誰所為七日大將軍家茂率親藩以下入朝天皇嘉尚詔

見職果賜對便殿。恩意優渥。家茂感謝而退。奏增供御貢賦額數。復伊勢加茂祭典。定春秋行幸式例。十一日。天皇詣上下加茂社。親祈掃攘。家茂率諸族扈從焉。蓋自德川氏執大權。歷代天皇拱默深宮之中。二百年於此。四方傳聞舉盛典。士女雲集。拜觀道路。或憶想王朝之盛時。有感極而泣者。此日也。天曇大雨。人或為非吉兆。既而詔家茂剋攘夷期。曰不得過三旬。志士皆曰。肉食虛懦。不使其所激動。大事乃不可為也。飛語流言。諷刺朝貴。榜書俚謠。痛罵幕吏。白日殺人。公然無憚。蓋慶喜春嶽雖賢。幕運陵遲。不能裁之。公卿浪徒之抗議。諸吏亦各持異見。議論不合。且以攘夷難輙行。陽遵朝旨。陰主懷柔。乃曰。攘夷至難。而限以三旬。是強難行之事也。奏請緩期。不聽。請將軍入朝決之。又不聽。遂定五月十日。為攘

○正明字簡。清河八郎是也。
◎政晃稱謙三郎。即今之[illegible]也。
○高橋泥舟所略傳。高橋泥舟談。高橋泥舟經歷談

夷期。假正明之徒。奔走最力。曰。攘夷期定。豈容二日猶豫乎。速請東歸治戰備。朝議可之。傳旨於二條城。納浪士請。閣老亦見浪士威焰日熾。曰。一朝激之。變不可測。勸家茂令浪士東歸。家茂特命高橋政晃為浪士取扱役。政晃者麾下名士。以槍術甲天下。與正明有故。慶喜之入京。政晃護從焉。携正明書。會藤本真金之徒。屢建白當路。陳攘夷策。頗得浪士之心。以嫣弱不能服浪士。故命政晃提轄之。政晃時為朝散大夫伊勢守。○尋何旨。令浪士組皆東歸。昌宜義豊等不服。曰。吾曹奉幕命而來者。警衛京師而已。豈有他念。獨怪清河君等。概上書學習院。游說公卿。察其所以。蓋若別有所挾持者。吾曹不能與清河君等共事。東歸無益耳。正明侃然叱之曰。我黨應幕徵者。不在於扱様。在於尊攘。其來而警衛輦下者。非幕

命朝命也。朝廷實命幕府。幕府實命我黨。今之東歸亦爾。且言路。求讜議。勅旨不在於此乎。上書參政勤王事而已。進說朝貴。處夷事而已。且足下非上書非進說。何不言之。不上書不進說之前。乃及今日云云之為。抑幕府擧尊攘之大義。我黨欲為之前驅也。除此豈別有所挾持者乎。要之我黨以忠義所存。進退唯唯諾諾。一幕府是奉忠云耶。義云耶。一座大笑。昌宜義豊慚且怨曰。今之浮浪。開口輙尊王云。攘夷云。大抵藉口為以自逞者。其意不可測。吾曹斷不東歸。留以搏彼無賴耳。正明叱之。一座大怒。或按刀罵曰。匹夫何多言。昌宜義豊作色蹶起。一座大躁。章二郎居間講解。揚言曰。均是致力國事也。或左或右。亦各從其志而已。以私憤捨公義。非夫。一座漸定。於是。昌宜義豊等十三人連署請留以警衛輦下為議

可之。隷之守護職松平容保。更募浪士。居于壬生村。所謂新選隊乃是也。尊攘佐幕而黨於是乎歧矣。清河八郎之駿。近藤昌宜土方義豊碑。正明等以十三日發京師。道木曽。二十八日。歸江戶。中川勤仕宗次郎錄。小倉談。時有四方浪士從期而會者一百餘名。幕府置講本所三笠坊小笠原邸。使窪田治部右。河津某監督之。於是正明等皆入小笠原邸。正明已歸。見幕府不治戰備。大怒其蔑朝旨。慷慨激昂。抑而如揚。日夜奔走。頻為軍備。至此時也。正明威名益馳。兒童走卒莫不誦清河八郎。論時事言攘夷者。稱清河黨。劫豪富。掠貧賤者。稱清河黨。自大刀闊袴高視橫行者。以至市井無賴民間白徒。亦咸莫不冒清河黨名。或乘時不穩。結隊逐團。斬人焚屋。暴戾殘虐。府下騷之。不啻疫鬼。巡吏不能制止。皆嫁罪正明。罵詈不絕。而伊淡野中務使

使謂高橋政晃曰浪徒横肆大為民害而清河八郎實其魁也政晃乃試謂浪士曰禁外出而府下詐若彌益不已政晃使使言於淡野某謚非浪士細之為於是正明誡部下捕暴亢雪寃狂有神戸六郎者大阪人也多力善劍率其徒二十餘名稱彌清河部下千里横行來江戸暴横尤甚正明謀而知之會部下捕之偶六郎訪石坂宗順於馬喰坊寓請加盟宗順欺而縛之并逮其徒口波新吉等二十餘名即夜斬二人首梟両國橋（清河八郎之晩節中川一勤仕録）而幕吏之猜疑正明者猶不能釋於是政晃憂禍之及正明身也與職太郎共謀避正明曰首唱回天之大業振衛草莽之義氣使東西諸道風從草靡者寔子之功也今子居廣名地群小伺隙恐有剌刃其腹之虞子其姑晦名潛跡毋外出也正明曰為國致躬回

所顧何避之為既而耳目益集衆勸正明避之正明遂出而寓職太郎邸（正明手簡　高橋泥舟談　清河八郎之晩節）四月十日（一作十）水戸侯德川慶篤東下為代大將軍裁外事也（[illegible]）先是慶篤而歸府於是而令曰外事一切委水戸中納言當明曲直正名分以揚國威而本意乃不在斷行也正明曰懦豎不足與為事雖然兵革之勢萬不可止今日之事非我一身從之不能報答皇恩之旅埃我雖蹉跌于關西猶雄飛于關東姑就幕職廣募黨援遂至剌攘夷則限然而建纂相承既二百年世臣族胥軟肉弱偷同前之苟安遺百年之長計況小人無極謗攝不已非濡熱血則不足見赤心也乃署什於山岡高橋二家著書前已托金子與三郎藏諸松平山城官庫更無所顧處則死而斡旋其弟誠明亦俱拮据（正明手簡）浪士監督窪田治部右

及佐佐木只三郎等狡黠多私屢為正明所面折怨入骨髓朋黨以周百方搆之只三郎造幕府大監察某言曰公知清河八郎乎曰其名甚高未嘗見其人也曰清河煽動浪徒將襲幕府陰謀略熟某謀而知之公亦知之也大監察愕然曰未也且為之奈何只三郎曰清河黨與布海内不疾圖之後悔噬臍無及大監察曰然眞如足下言奈之何則可只三郎曰不若告之閣老得許可而殺之大監察曰遣刺客有精武技者乎足下為我選之只三郎前膝耳語大監察曰諾余且告閣老足下與其人速決策賊魁不可逸於是只三郎造松平山城邸訪金子與三郎與三郎者上山藩士嘗與正明游所謂佐幕而攘夷者也只三郎因謂之曰君與清河八郎有故君亦聞清河近狀乎曰聞者有儔者八郎將率死士蹶横

濱夷館曰非也我使人偵其舉動彼實企陰謀彼久結不得志之公卿於包野心之西藩飾尊攘之説誘功名之士以為幕府廢朝旨是可討也竊狼夷館陰窺幕府君亦視彼所率者大抵梟桀好亂之徒苟有為功名之地遺親棄主不在其所顧慮今者禍機迫旦夕矣不早撲滅之府下且生大變君崇幕府者也盍為我借一臂之力與三郎謂彼常以輔幕示旨而立者殆為之也因大怒曰今若幕府奉體朝旨攘夷有曰匹夫欲自逞私意是國賊也不可以私交害公義吾必殺亂國家之賊賊魁已除其餘烏合瓦集不足虞也因諾肇宗三郎只三郎曰清河黨與布海内虛名馳天下公然殺之必噪物議徒激成其黨耳不若用刺客乘暗殺之則絶根而無孳乃共畫秘計既而與三郎折簡招正明正明將往途次過

政晃小川坊邸。政晃見正明意色異常。問正明曰。子病邪。曰否。唯前夜頭痛岑岑。目眩氣𤸎。至今不復。今朝將赴約于金子許。途次來見已。政晃常危正明身。於是告正明曰。予雖非所謂觀相家。今相子面。甚惡。今日之約。意必非吉事。子唯辭病毋往。欲強往。攜二三子。戒心不可弛。正明哂曰。辭病背約。失信于朋友也。怕難怯殺。示怯于人也。大丈夫。嘗以生死屬天。何恐之有。子莫勞念。且曰。僕昨夜詠國風。雖未成調。欲贈子也。求白扇而書之。詞曰。魁天未太佗殺加計武死出迺山未與比波世未壽皇迺道。政晃一見。攢眉曰。不祥不祥。是所謂辭世詞者。其機已見。子必毋往矣。切止之。正明稍稍諾之。政晃以登營時至。使其妻待正明。具與卒而出。須臾。正明曰。約不可渝。將辭去。政晃妻以政晃之誠固止之。正明哂曰。莫以為念。乃出。高橋泥舟談。

○小倉宗次郎談。

途次又過馬喰坊井筒屋。石坂宗順部下所寓也。有大野喜右者。新製衣服。表書鸕鷀。請正明題。正明即書國風而去。詞曰。尸波太登邊野山仁埋武登毛志留志久禮世心安留人。遂過與三郎寓。寓在麻布上山邸内。與三郎見正明來。偽喜如迎大賓。饗應太豊。正明且飲且談。以至黄昏。醺醉不勝座。乃辭而出。正明為避吏目。每行被深笠覆面者。比過麻布一之橋。途遭二士人口稱久闊。丁寧揖已。正明謝昏迷。俛首解纓。時淡漠踰傍泥溝。泥塊狼藉。正明蹣跚。蹶之欲倒。有賊軀幹偉大。手刀伺正明背後。見欲倒。忽然拔刀斫其頸。正明倒。手刀叫曰。卑怯。而醉餘蒙創深及腦骨。流血如泉。未暇拔刀。為賊再斫。遂絶。偉大賊是曰速水又四郎。而揖正明為之處者。即佐佐木只三郎也。其佗永井寅

世間傳正明横死呼為赤羽根若訛也。

高久安次郎等與之。既賊正明而遁逃。實文久三年癸亥夏四月十三日也。年三十有四。石坂宗順聞變。把刀馳而至一之橋。時已夜。警吏戒嚴其屍。宗順熟視其面。果正明也。不覺悲咽。斜睨少頃。謂警吏曰。此非清河某屍乎。警吏曰然。宗順攘袂紿曰。清河於我為不倶戴天之讎。請許余一刀加於清河屍。警吏呵止。宗順大怒。瞋目拔刀而進。揚言曰。拒我者亦余讎矣。警吏逡巡。宗順乃截正明首。又探其懐。取書類及佩刀。從容斂刀。一睨警吏而去。警吏瞠視。股栗欲蒞。卒不能追之。宗順竊遺首鐵太郎。鐵太郎抱首慟哭曰。咲天上奇傑哉。乃盛首於甕。攜以至政晃。政晃悲惋吞声曰。噫嘻。遂不能免乎禍歟。嚼昔詠歌。為其讖也。即夜余鐵太郎及其弟小野飛馬吉密埋諸牀下。時屬盛夏。臭氣洩外。家人怪之。更移諸鎗術試場床下。門人皆怪其臭氣。乃復移諸塵芥場傍。臭洩人怪如前。政晃謂鐵太郎兄弟曰。我為八郎蒙嫌疑。此事一發露。我必見罪。為義士失家禄。於我所甘心。不可連辱死者。因相議擇鐵太郎邸内稍高處。掘地丈餘以埋之。栽一木其上以標焉。從是絶無怪爲者。一夜鐵太郎妻懐稚兒而逍遥後園。驚叫入内。偶政晃來與鐵太郎聞談一室。鐵太郎妻即政晃妹也。遽走而伏夫兄之間。鐵太郎叱之。妻喘定曰。某樹下有怪異物。鐵太郎厲聲曰。如非武士之子耶。妻謝而退。二人相目曰。英魂不瞑。不可草草。竊請小石川處静院僧林瑞者。僧葬之。樹墓石以奠香花。高橋泥舟談。石坂宗順稿中紀事從席。故齋藤誠明談。

聞之山岡末七八談。猶有佚事可傳者。補入之於別稿。

初正明以士攘夷逼幕府。板倉勝静曰。方今軍須缺乏。攘夷不可輙為。正明曰。幕議果平決攘夷。軍須千萬。何患不立辦。乃使村上政

忠石坂宗順藤本昇等募於府下豪商三人畫策與麾下士青木彌太郎俱說豪商取證券納幕府及朗使募吏收之蓋避浪士切剛奪之嫌也又使竹田本記作爆彈藏快船日夜治戰備本記若伊勢崎浪士以火術著也諸署略定大戒諸隊將待並新撰坐砲一發火橫濱夷館為攘夷先登（清河八郎之晩節小倉宗次郎談）而無賴白徒竊清河黨名騷擾府下為吏目所偪群小乘之遂斃非命蓋自京師歸後僅十有五日也正明死夜幕府急免鵜殿鳩翁職再命松平主税以提轄浪士翌日巡高橋政晃山岡鐵太郎且以庄內小田原中津白川相馬高崎六藩兵圍三笠町浪士邸引致浪士領袖村上政忠石坂宗順和田理一郎松澤良策白井庄兵衛藤本昇等六名分錮之諸藩其他平居與正明親者一網打盡府下大躁蓋

（改浪士組稱新徵組清河日時記）

幕府畏正明如虎云十五日幕府改浪士組稱新徵組漸為幕府所制壓浪士不堪憤懣往往脫隊而去（陸戒嚴新徵組劫納耳八月十日幕府又傳七月七日幕府擧擾夷鎖巷事一同勉厲又復故紙耳九月致靈處推纂編新徵組為小從人格伊旗衆次齋於是徵令新徵組曰欲昔矣十月二十八日徵士村上常右衞斥等幕府稱為金部弄興同志十四九候照隊上京至品川為臣士一夷府所田二十六日幕府人往內族酒卅花衞丁尉管懷為幕十一愚元年立月新設全士白午徵田工發遂為江通所蓬理元門前騎於是予徵徵再鈷為幕府由目矣後吏新徵組取締往矣黨使正明循士徵變之牛耳不使其為攘戶布中井奴具儀詳幕前驅在惜熟靖河八郎之晚節○櫻由游酒以侍使故中川一勤仕錄）藤本真金安積武貞之徒糾合義士於京畿之間欲俟正明之報一時蹶起東西相應以奏掃攘之功正明罹難闕東義擧頓挫不振天下聞之者莫不悼惋焉仙臺櫻田迪嘗贈書正明痛論藩政得失及忠姦正邪之士且因正明欲薦其子景敬及宗之進為京師親兵其書誤為獄吏所獲

由是得罪囚獄并逮景敬及宗之進尋赦二人遂搆獄藉沒迪家祿邸宅資財（此時捕吏搜索櫻由戶津二氏家自屋上及状下條正明手跡遺物者悉皆奪去婦人怕之把正明手簡付諸焚如景敬及今惜之云）迪在獄中聞正明橫殺不堪悲惋曰八郎兼綜文武縱橫天下倡道尊攘報國之志金石不磷而幕府目以浮浪匪徒遂使言身賊鋒天之不弔英雄也悲夫作歌哭之（櫻由良俶履歷尊攘義士清河正明君墓碑）是歲八月十三日布車駕幸太和及伊勢攘夷親征之詔令藤本真金之徒蹶然曰機不可失與松本衡吉村寅太郎以下三十八名推侍從中山忠光為首師欲為攘夷先鋒待車駕于太和五條忠光者忠能次子也時平野國臣以朝命擢為學習院副總裁聞之恐其誤事自請鎮撫命如五條見忠光述朝命忠光慷慨吞曰事之不成吾知之矣而所以為此舉者將以鼓天下之義氣耳國臣感激十八日朝議一變更詔停行幸且廢黜三條實美東久世通禧澤宣嘉七卿以下撤長兵京戍長兵護七卿而西走衆聞之切齒大怒會安積武貞池田義吉等死士來會大息曰天皇為賊臣所要無可復為已至此有張軍威待天定而已乃議軍略武貞義吉督五條民政真金以下奉忠光據天辻是為本營稱曰天忠組黨士凡千餘勢震四隣紀伊彥根津郡山諸藩奉幕命出兵攻之武貞善戰屢譎奇退之諸藩大擧攻之九月二十日天忠組敗績忠光走長真金以下死之武貞奮槍厭戰遂為所禽拘京獄自擧事至此四十日不烏合之衆當諸藩之兵勢竭力窮而斃天下莫不壯其義而憫其敗也國臣歸自五條上疏請復七卿不省遂趣長與美玉三平戸原繼明南木八郎以下奉澤宣嘉舭生

播磨、將欲應太和舉、會聞太和軍敗、乃入但馬、襲而奪銀山廳。近藩合兵來討、十月十四日戰敗、三平久下死之。國臣遂為追吏所禽、宣嘉僅以身脱走。翌年改元元治、二月十八日、幕府斬於太和舉者十八名、武貞亦就斬、時年三十五。蓋與正明為同甲子矣。有絶命詞云、遠呂加奈留身仁毛弓矢乃幸遠得天都乃花登知留楚宇禮志幾。七月十九日、長藩宰臣福原越後・國司信濃・益田衞門等、欲解國主寃復七卿官、將兵數百入京師。幕軍與諸藩兵苦戰拒之、長軍遂敗。久坂玄瑞等死之。眞木保臣・松村深藏為長別將、屯天王山、拒追兵。近藤昌宜・土方義豐率新選隊先登攻之。保臣・深藏與從士十餘名火營自殺。國臣亦以此日暴殺于京獄。至此與正明左提右携、首唱尊攘者、相繼致節義、而精靈不散、磅

礴於天地之間、遂感發四方豪傑之心、以啓王政維新之基。嗚呼可謂盛矣。先是誠明以事在横濱、聞兄之難也、直歸欲復之讐、遂造與三郎許、取正明首所托著書、伺間刺之、不得意而去。

（齋藤諴明誅八郎者蔵一全其殺隨金子與三郎從莊内兵擊薩邸暗殺丸而死佐佐木只三郎伏見之後戀于流丸連見又中郎亦中孤丸痛劇以死高久安次同過至嶺為人所屠永井寅之助頗死于家杖望田治部衛門雖死于林孽子孫先死一家断縱永為不祀之鬼矣古来有為之士吞冤死時皆曰死而然知則已苟者知要枕不死此言難不足信遂匪謀者不念其殺古今一轍可警哉）

後賊正明者與三郎以下、或不全其終云。（高橋泥舟談）正明身材得中、威風凜凜、秀氣襲人、含笑軟語、兒女狎而慕之。致怒決眥、丈夫不能仰視。（高橋泥舟談）天資英邁、學通文武、與人交也、一見洞其肺腑。平生淵默寡言、每與人論古今治亂興亡及事之當否得失、必究討源明晰、痛快、四座屈服。有時論不合、輒吐嗽腕詰、目張眉軒、語頗激、

而不自覺其然也。（翁覽論　溜中紀事）大篇、信己太確、不問毀譽、居危如泰、臨難不避。孝友又出於天性。及為道逃身、憂傷厚其父母弟妹也、疾痛慘怛、夢寐之間、未嘗以此為念也。常曰、天之生人、各有處分、所謂四民是已。余為山澤農夫之子、不能耒耜耕耘以安其分、顧志文武之道、父母不敢責其狂狷、損財貨資之、卒得專其業。余也感激恩義、刻苦自勉、把經理天下之志、而血氣一失、向之所刻苦者、反為傷父母之甚矣。悲夫。雖然古来奇偉倜儻之士、或遇觸刑、後竟立大功而顯天下者、亦不為尠矣。是以不自棄、隱忍圖後功、欲補萬分也。嗚乎、其志如此、其情可哀耳。正明平生愛客養士、好救人急。士是以歸為、而其身有時窮衣食、不顧也。（溜中紀事伊牟田尚平手簡○僕頃日讀翁覽論文篇載　與當某書云、當某足下、士窮而益見節義、僕頃日讀書衣食、出而謀之、倆過足下間、而見之審其起居、欣慰加勝足下）

乃曰窮吾士之常不足深憂唯不欲其發哉耳僕聞之悵然自失以為當在在道是言也及遷作書陳一是幸如國面為僕初見足下聞其議論快潔曰喜而恨其所不非人多不相當著謂余曰當今之學古其不因窮唯手稱常然此告乃口横者也於是離總不相見雖儒相逢唯世依素談未者有誤深言也蓋足下未見僕一天一詩又知前僕於行素志宜所不僕也頃曰又謂子不頃衣食益欲未大名是都曾僕於矣益知於足下言以為充人情加足下以因為大言也不氣是上忽敢自明夫學也者所以台天下何家之子道是放志然學即率出於士大夫之家君富買子國富農固而益辭矣於之者中人已上不冬衣食若已若之若食者其不衛去親吾義皆資也足下試得四亓游學士談衣為矣流必知之矣簡其學其佚而於為業至廣悲有堅忍不板之志者於安故國失苦柔需大所成逐者亦唯豪放誇文氣放産毀家下自因有其躬至有也如其能持重自所者治而破僕家本視流非産享禄偶是也又非所謂素封者也唯夫矣性禍固不其破以毀家皆俸如此者以為修直講德者固貿可有是藥也是備自持重為不者亦人不高屈于人又不不與世在者交通為愛育所堅孤獨士而已足下試向之吾敢下若乃僕之所試僕之甚安敢之世之為學士若所為孰與孰苦又不時辭為而知所矣不然於見無實卒不從相言也夫名者唉前甚以而大懸矣所謂名也若實之實是以實諸大有不表諸亦未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未而有其名而無其實者也所記聞也者不然外好譽而内達之小人一時之所稱君子百世

[illegible]

[illegible]

嘗謂自古揚義報國之士。未嘗不由多士之力也。故曰大廈之崩。非一木之所能支也。上自聖主賢君。下至英雄豪傑。必

也由多士之力為。故周公吐哺致士。燕王用死馬喻以興郭隗。雖其大小不同。若心于是則一也。夫散財盡窮以慰其意。卑辭厚禮以攬其心。材能服之。言論發之。汲于彼。結于此。不一道而止也。要之皆在至誠致之。否則一朝變故渙散而不顧。所謂小人以周之交是已。（潜中紀事）正明所用心可知也。宜矣為正明蒙使訊関東者。兆有馬太郎以下。皆被董楚而不回。為死護之。渠蓋欲以此為知己之義也已。（正明年簡云。肥前島原人中村太郎。文久辛酉九月牢死。東都南川律藏。同年十二月五日牢死。川越人笠井伊藏。十月十六日牢死。○中村惠。有馬本姓也。）正明最長游說。其聚志士于関東也。說以洋夷陸梁國脈毀壞。聞者雖畫儒子。莫不感奮激昂。攘臂扼劍。擊地而起。其募義士于関西也。說以王綱解紐。陰臣擅權。聞者雖執拗夫。莫不慷慨悲憤。捨生願死而從。嗟乎。正明餌連逃之身。奄鐵

虎之蹊。摩天下之形勢。察人情之表裡。談笑麾四方豪傑。電擊風發。驚動乾坤。衆士若狂。膽大者奔。抑冒險艱。功名自喜者奔。正明有云。世降道微。賢愚易位。廟堂傳脂粉。白屋說仁義。於此時也。雖有大智大勇。莫若之何。而臨天待時。志士之所不能忍也。若夫先天下倡大義。斯取顛沛。雖載顛沛。亭可也乎。設令我黨不能樹功于今日。其心可足以義士相踵興起。回天日于既墜焉。不然則堂堂神州。教為侏離左衽之俗矣。我黨只合以身為犧牲而已。（潜中紀事）在京師日。使藤原真金寫其肖像。自贊曰。我身屬莞爾矣。講武心存皇朝。氣吞夷虜。輕財愛士。慷慨自若。毅毅精神。落落面部。嗟乎奇矣性之所取。（正明像圖）有其言如此。其人可知矣。而猶有容議於其晚節者。曰渠失志於関西。折節於関東。蓋嘗觀正明橫於前一日

寄親書云。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讒人害。公古今無極。雖然天
下之正人君子、大抵吾之與也。益稿而後事定。要正氣渾然
始終如一而已。（正明手簡）心事之亮、煥乎如觀火。誰亦能得間然
乎哉。正明多別名、曰碩、曰平雄、曰正風。（歌名）一時改名震、後復
正明。又有擧蓑、台嶺、龍池、松軒、翠竹、湘江、本鵜、東雲等別號。
而八郎之稱尤行焉。所著有旦起私乘四卷（漢文）、日錄三卷（漢文）、
西游紀事一卷（漢文）、古文集義二卷（集録）、西游草八卷（詩文）、奉母行
四卷（詩）、蜀莧論兵鑑（漢文集録）三十卷、蜀莧論論語贅言二十卷、
（漢文）蜀莧論大學贅言一卷（漢文）、蜀莧論大道篇二卷（漢文）、蜀莧論
武道篇二卷（漢文）、蜀莧論文篇五卷（自家文章）、漫游歌行二卷（詩）、四
天遺事一卷（漢文）、回天倡義集（歌）一卷、潛中紀略六卷（漢文）、潛中
紀事六卷（漢文）、其佗隨記漫錄、詩文若干卷、不能悉擧、皆藏其

稿于家。其行于世者、蜀莧論武道篇、即係安政七年春二月
印行。使門人國字翻之。後識明其小岡鐵太郎、石坂宗順等
相謀、刊行潛中紀略、潛中紀事。志士爰讀焉。[illegible]
[illegible]
正明作文章、把筆直寫、曾不搆稿、縱橫上下、千言立成。
皆實用之文字、絕無諸譃浮織之語。[illegible]
[illegible]

諸當世不用、傳諸來世、而不聚與其身俱朽。然有以飄風蓋
亦不求爾。亦有韓非公子、口吃而不能言、而著書十[illegible]言夫
傳其[illegible]善[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身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正明[illegible]
詩賦實其緒餘、平生不甚用意、而境遇所
慮、往往發思於此。平板率直、不事修飾、間有氣魄逼人者。又
善擊劍、頗造精錬、一時與數十人試、毫無倦苦態、劍士皆服
其精力不可及。（三ト部栗誅篤）又能筆札、嘗著書法一家言、詳述筆
法。又其雅言曰、書一時遣鬱結之具、自古英偉非常之士、往
往嗜之。甚則至馬上携筆硯。蓋英雄之心、自有餘裕、羽檄雖
萬構、不自亂也。矢石雖交注、不自迫也。余雖非敢如此、嗜好
所存、不能自已。若夫當世所貴妍弱媚側之態、亦所奴視而

唾棄。乃廣觀於奇蹟異墨、殊出入晋唐之間。遂奉顏魯公爲
宗。賞其精彩飛越、氣韻流動也。余也常欽慕之、以爲於其
志操事業、亦有晨夕相親者、施及其書、亦擬屋烏之愛焉耳。
（潛中紀事）少小好游、足跡遍海內、游有記。自國郡之廣狹、山
河之險夷、以至風俗人情、古今沿革變遷之理、細窮精究、其
載無遺。正明他日經綸之術、所獲於漫游者不尠云。正明不
娶、弄蓮無子。曩浦吏逮繫獄、獄吏温聽威嚇、以訊問正明處
在及其黨類。蓮從容曰、妾素只執箕帚已、不知主人之與何
人企何事、矧若其蹤跡、殆非所思料。吏怒掠治苦酷、蓮執益
確、曰、公等且自思之。夫食人之食、服人之服、其恩非一日之
故。假令妾有知其事、義不宜言。矧真不知乎。如強飾其言、而
獨背恩義、抑亦非誼。官耶吏耶不能奈之何。後押送於莊內侯

酒井氏邸。遂痩死于獄中。事在文久二年閏八月七日。當時志士稱為有古烈婦之風。正明追悼傷懷。語次及此。泣數行下。（正明手簡）正明亡後経六年。皇室中興。四海歸一。明治二年十一月。按察使坊城某巡視陸羽。過清川村。召正明父豪壽旅館。追賞正明之功労。賜褒詞并祭資金二百匹。曰。維汝治兵衛子八郎。當王綱解紐。武辨弄權之時。能奮身匹夫。致節匪躬。終至中道殞命。其志誠可憫矣也。王政復古。首舉表忠旌烈之典。茲賜祭資以追弔焉。又召誠明。賜褒詞以繼亡兄之志。豪壽父子感戴攬涙而退。嗚乎。國家待義士。可謂厚哉。正明其可瞑于地下矣。四年誠明如東京。謀故友護亡兄遺柩而歸。改葬于清川村歡喜寺先塋。法謚曰清秀院正明忠義居士。是歲豪壽謝世。豪壽有鑑識。能知人。藤本眞金安積武貞等亡敵重之。文書通信。無窮欽慕之情。其他可推而知耳。資給正明。不問其費。顧責以大器。及正明獲罪也。郷黨姻婭咸怕連坐。不為通音問。豪壽曰。彼子斷人。罪止一身。何累他人。雖然。彼子亦讀書曉恥。徒非惜一死而潛匿者。他日必有明其心事矣。及正明罹禍。郷黨往弔焉。豪壽亦咨嗟曰。固當有之爾。豪壽天性汎愛施與不吝。誨其門人。諄復不厭。既没。門人不能議。有樹碑表遺德之企。正明母三井氏年八十。至今鼻下有撓痕。強康不衰。能執女工。訓育子孫。人或問以正明事。則不答。其行事多可傳者。宜詳於列女傳焉。正明碑在清川村東。雲山蒼蒼。江水決決。過焉者莫不低回。十九年係有志者所建立。撰文及書丹。即正四位子爵山岡鐵太郎所作云。（目撃口碑）

野史氏曰。易有之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正明悲時衰運。奮崛起草莽之間。千里誦義。以身為犧牲。奇策忠謀。靡所不施。而時勢之不是。卒遭乎陽九之厄。悲夫。余讀正明所著潛中日録。流離困頓。側身龍淵。救足虎口。岌岌乎日侵三死。然而隱忍含垢。欲回天日于既傾。其烈義大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不壯哉。天下志士豪傑何限。口倡尊攘。為死謀社稷之事者。亦不為尠。大抵因有士族伯藉于名門巨族之富厚。星威力以顯功名當世。若正明者。以一匹夫震動天地。有力之士交興。勤勞國事。皇威更張。四民復得仰天日者。實因正明倡始之功。稱曰義魁。不亦宜也。

明治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初夜屬稿於東京牛籠山伏坊寓居。時窓外梅花盛開。春月徘徊。寄杉影香。大快人意。

明治三十年正月晦日修補奏功於東京神田猿楽坊客舎

酒田　古龍須田文　識

是正

後學　須田文　再拜謹乞

義魁清河正明傳巻五大尾

丁酉春。余在東京。寫此傳。嘗游於瀧川菊浦之處。
檢閲菊浦壽城甫多所錄於人名辭典。與子於安井
息軒。主從翁真說同。但祖父山取與大儒。壽城
城撰墓碑見清川。我偶見此。資正所以錄其名義也。
未讀詞以菊浦所書也。後菊浦寬集所收安藤一
邸之之以傳之久之也。余少時屢過之。相見之熟。頗欲
取寫之。而未果比。傳欲之校之異同也。今余多病。
菊浦及昭引東都叔諸家。然亦菊浦長逝矣。於
是年月。信此傳之得其確證也。今茲戊寅春。國分
劉閲此傳於東京書肆一直轄。又稱借我甲
崎稿。又請見丘文庫松白崎良保所以許借請劉
二週。有文庫之所藏本之跋。云菊浦距今殆四十二
年。恍若隔世。因之所以味之。是記。俟異日所以博示於天
下。後世學者可否。然惟余久絶意世事。而今人儀規
以之。如迷究順當。豈不當惜。而又感之。又文籍之流傳之。
也。顧之余作文。未必能充之其文。頗於其二者。每有不周。後
人所以出入所之人生。而面目會此。無遠不至。如也。故輒訓
點使初學易讀。不過以爲方今作文。只欲穩妥。大方君
子所正之。可也。

昭和十三年　九月初四　七十三翁　古龍文識

題自著義魁兼呈菊浦先輩四首

仗劍大呼山嶽驚。八郎豪氣孰能爭。
恨無良史董狐筆。不署回天第一名。

皇恩泰嶽命鴻毛。一氣捲來西海濤。
記否當年牛馬走。麒麟閣上姓名高。

嘗悲史筆欠公評。一半分勞偉績明。
地下英雄如可起。衣冠正肅謝先生。

螢燈雪案費沈思。熱血和毫修史時。
卷首如冠玄晏序。何須後世子雲知。

右丁酉春　古寵文　稿

近世奇傑傳跋

余嘗欽吾同鄉清河八郎之為人、而深悲其志業之不終也。竊欲立其傳、乃就其家閲其遺書、傍質諸父老、獲其材料。既而自謂余一介書生、未見信于世。遇以累天下奇傑之士、爾深藏之筐底、以俟其人焉。間者我鄉古龍須田先生、故著近世奇傑傳、以補史家之闕漏。首抽筆于八郎事。使余蒐其材料。余乃探筐底悉贈先生。傳成。先生又使余跋其後。余雖不肖、然居恒欽八郎、豈可無一言哉。抑八郎挺身乎昌莞、把文武之英略、當海關多警之日、欲奉戴皇室、唱尊攘大義、追幕府殲戮夷虜、以耀國威、奮之於萬死之途。糾合義士於天下、忠義之氣雖震動一時、然時運不来、遂罹慘禍而歿。嗚呼何其不幸耶。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今也　王室龍興、如八郎所志者、身雖既死、其靈豈不欣然于天上哉。而余所憾者、當時與八郎提携者、皆在顯位。而八郎墓門寂々、香花寥々。嗚呼亦何遇不遇甚也。世之不知八郎者、以為北陸之一壯士、而未嘗知八郎之雄圖大略、有壓倒一世者也。古龍先生蓋亦有所慨于此歟。余亦同感于先生。先生録事明亮、文氣沈欝。余讀是書、不悲八郎志業之不終也。遂跋。

誠定以顯者徳稜也先光

明治二十六年歳次癸巳四月於牛籠早稲田南街有終庵南窓之下。

羽後酒田　北溟　佐藤玄次謹識

近世奇傑傳跋

天之生奇傑也、必在使之戡定世亂、扶持綱常。故其生也有數、其死也有命。若我清河八郎、生邦家多事之日、賫備天下奇傑之資、誠忠義烈、識見卓絶、先天下而唱動尊攘之大義、雷霆風發、震撼一世、何其壯且盛也。時運否塞、雖殞命于中道、時局為之一變、以開維新大業之基。誰有不聞其風而感起者耶。今古龍須田先生、以健筆立其傳。叙事詳明、叙論剴切、其人躍々欲出。使天下後生讀其傳者、貪夫廉、懦夫立志、是豈非扶持綱常者耶。頃先生使余等校傳中字畫。茲書所感以跋。

羽後酒田　懷亭　伊東　明謹識

伊東明者即知世初名也

昭和十三年九月七日　訓點下畢　七十三翁須田天

林春齋 著

本朝言行録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東京以文會社刻本

據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
東京以文會社刻本影印

鷲峰林先生著

本朝言行録

以文會社發兌

本朝言行録序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一言一行。不可不慎焉。言出嘉也。行之善也。足保其身。以興其邦家。若夫言不嘉。行不善者。或以僨事。或足喪邦家。其得失不待論辨。而可知焉。故曰。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介前橋令嗣從四品拾遺河州牧源忠明。求記 本朝之言行。嗚呼。何時纔人。何國無才。然 本朝

尚武之國也。故人人。唯談勇猛。而無問言行者。言行。皆本於仁義。若廢仁義。唯取勇猛。則血氣之所爲。何必足取之哉。未有不顧言行。而能成武事者。然則言行本也。勇猛末也。能愼言行。則成武功者必矣。

拾遺生於世權之家。逢太平之時。着意於此。不亦善乎。於是遍尋舊記。而分擇帝王諸臣武將武臣雜品。作嘉言錄二卷。類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作善行錄二卷。總名曰本朝言行錄。以應嚮想。夫古今之久。事實之多。豈其無漏脫哉。然大槩既舉。則全備之成。可由是推而稽古。以用於今。則一覽之間。

庶幾有小補乎。寬文癸丑仲秋。弘文院學士林恕序。

明治十五年五月

杏園淺井政明書

本朝言行録卷一

弘文院學士林恕著

嘉言上

帝王第一

神武天皇詔曰、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聖造、

崇神天皇詔曰、惟我皇祖諸天皇等、光臨宸極者、豈爲一身乎、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故能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今朕奉承大運、愛育黎元、何當聿遵皇祖之跡、永保無窮之祚、其群卿百僚、竭爾忠貞、並安天下、不亦可乎、

仁德天皇四年二月詔曰、朕登高臺、以遠望之、烟氣不起於城中、以爲百姓既貧、而家無炊者、朕聞古聖王之世、人人誦詠德之音、家有康哉歌、今朕臨億兆、於茲三年、頌音不聆、炊烟轉踈、即知五穀不登、百姓窮乏也、封畿之內、尚有不給者、況乎畿外諸國耶、三月己丑朔己酉詔曰、自今之後、至于三歲、悉除課役、息百姓之苦、是日始之、黼衣鞋履、不弊盡、不更爲也、溫飯煖羹、不酸餧、不易也、削心約志、以從事乎爲、是以宮垣崩而不造、茅茨壞以不葺、風雨入隙沾衣被、星辰漏壞而露床蓐、是後風雨順時、五穀豐穰、三稔之間、百姓富寬、頌德既滿、炊烟亦繁、七年四月、天皇居臺上而遠望之、烟氣多起、是日語皇后曰、朕既富矣、豈有愁乎、皇后對諮何謂富焉、天皇曰、烟氣滿國、百姓自富歟、皇后且言、宮垣壞而不得脩、殿屋破之衣被露、何謂富乎、天皇曰、其天之立君、是爲百姓、然則君以百姓爲本、是以古聖王者、一人飢寒、顧之責身、今百姓貧之、則朕貧也、百姓富之、則朕富也、未之有百姓富之君貧矣、九月、諸國悉請之曰、課役並免、既經三年、因此、以宮殿朽壞、府庫已空、今黔首富饒、而不拾遺、是以里無鰥寡、家有餘儲、若當此時、非貢稅調、以脩理宮室者、懼之、其獲罪于天乎、然猶

忍之不聽、十年十月、甫科課役、以構造宮室、於是百姓之不領而扶老携幼、運材負簣、不問日夜、竭力爭作、是以未經幾時、而宮室悉成、故於今稱聖帝也、天皇夙興夜寢、輕賦薄斂、以寬民萠、布德施惠、心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是以政令流行、天下太平、二十餘年、無事矣、

反正天皇崩、群卿議立皇弟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尊、選吉日、跪上天皇之璽、謝曰、我久離篤疾、不能步行、先皇責之曰、汝病患破身、不孝之甚也、兄二天皇愚我而輕之、群卿所共知、天下大器也、聖賢之職、豈下愚之任哉、更選賢宜立矣、群臣再拜言、帝位不可久曠、天命不可謙拒、皇弟猶

辭以篤疾不聽、群臣固請、未肯、妃忍坂大中姬命苦群臣之憂吟、而親執洗手水、進于皇弟雄朝津間稚子宿禰、言即位之事、皇弟背居不言大中姬惶而不退、久侍之經四五刻季冬烈寒、鋺水溢而腕凝、將寒死、皇弟驚而謝之將聽群臣之請、大中姬告群臣、群臣大喜、捧璽符、於是遂即天皇位、允恭天皇是也、

雄畧天皇遺詔云、方今區宇一家、烟火萬里、百姓艾安、四夷賓服、此又天意欲寧區夏、所以小心勵己、日愼一日、蓋爲百姓故也、臣連伴造、每日朝參、國司郡司、隨時朝集、何不罄竭心府、誡勅慇懃、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籍臣連智

力、內外歡心、欲令普天之下永保安樂、不謂遘疾彌留、至於大漸、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朝野衣冠、未得鮮麗、教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今年踰若干、不復稱夭、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爲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生子孫誰不屬念、既爲天下事、須割情、今星川王、心懷悖惡、行闕友于、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縱使星川得志共治家國、必當戮辱遍於臣連、酷毒流於民庶、夫惡子孫、已爲百姓所憚、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大連等民部廣大充盈於國、皇太子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以此共治天下、朕瞑目、何所復恨、

清寧天皇詔云、犬馬器翫、不得獻上、

宣化天皇詔云食者、天下之本也、黃金萬貫、不可療飢、白玉千箱、何能救冷、

推古天皇三十二年、大臣蘇我馬子、請賜葛城縣、詔曰、大臣者、朕舅也、其所言無不從、然當朕世、失此縣、則後世以朕爲愚婦、以大臣爲不忠、遂不許之、

推古天皇十二年、聖德太子作憲法十七條、其中嘉言惟多、以遍行于世之故、不及載于此、

孝德天皇以中臣鎌子連爲內臣、授大錦冠、增封二千戶、

詔曰、社稷獲安、寔賴公力、軍國機務、任公處分、鎌子懐至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進退廢置、計從事立、

孝德天皇詔定葬禮墓域、禁殉人馬埋寶、禁奴婢欺貧主而就勢家、求活、勢家強留之不送本主、定夫婦妻妾適放、禁濫使路頭死人被除、罷市司要路津濟渡子之調賦、賜田地、詔諸國、農月務營田、禁喫美物及酒、

文武天皇詔曰、陰陽失度、炎旱弥旬、百姓飢荒、或陷罪網、宜大赦天下、與民更新、死罪以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老病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恤、其八虐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又免諸國調之半

元明天皇詔曰、高年百姓、百歳以上、賜粗三斛、九十以上、二斛、八十以上一斛、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優復三年、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賜粗一斛、

元明天皇詔曰、京師者、百官之府、四海所歸、唯朕一人、獨逸豫、苟利於物、其可遠乎、昔殷王五遷、受中興之號、周后三定、致太平之稱、安以遷其久安宅、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圖、三山作鎮、龜筮並從、宜建都邑、宜其營構資須、隨事條奏、亦待秋収後、令造路橋、子來之義、勿致勞擾、制度之宜、合後不加、

元明天皇詔曰、諸國役民、還郷之日、食粮絶乏、多饉道路、

轉塡溝壑、其類不少、國司等、宜勤加撫養、量賑恤、如有死者、且加埋葬、録其姓名、報本屬也、

元明天皇遺詔曰、轜車靈車、駕之具、不得刻鏤金玉、繪飾丹青、素簿是用、卑謙是順、仍丘體無鑿、就山作竈、芟棘開場、即為喪處、又其地者、皆植常葉之樹、即立刻字之碑、

元正天皇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務從貨食、故男勤耕耘、女脩紝織、家有衣食之饒、人生廉耻之心、刑錯之化爰興、太平之風可致、凡厥吏民、豈不勗歟、今諸國百姓、未盡産術、唯趣水澤之種、不知陸田之利、或遭澇旱、更無餘穀、秋稼若罷、多致饑饉、此乃非唯百姓懈懶、固由國司不存教導、宜令佰姓兼種麥禾、男夫一人二段、凡粟之為物、支久不敗、於諸穀中、最是精好、宜以此狀、遍告天下、盡力耕種、莫失時候、自餘雜穀、任力課之、若有百姓輸粟轉稻者、聽之、

元正天皇詔曰、至公無私、國士之常風、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焉、當須各勤所職、退食自公、康哉之歌不遠、隆平之基斯近、災異消上、休徵叶下、宜文武庶僚、自今以去、若有風雨雷震之異、各存極言忠正之志、文人武士、國家所重、醫卜方術、古今斯崇、宜擢於百僚之内、優遊學業、堪為師範者、特加賞賜、勸勵後生、

元正天皇詔曰、國家之事、有益萬機、必可奏聞、如有不納、重為極諫、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元正天皇詔曰、王者政令不便事、天地譴責、以示咎徵、或有不善、則致之異乎、今汝臣等、位高任大、豈得不罄忠情乎、故有政令不便事、悉陳无諱、直言盡意、无有所隱、

元正天皇詔曰、制節謹度、禁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王公卿士、及豪富之民、多畜健馬、競求亡限、非唯損失家財、遂致相争闘亂、其為條例、令限禁焉、有司條奏依官品之改、定畜馬之限、

元正天皇詔曰、朕以膺虚、紹承鴻業、尅己自勉、未達天心、

是以今夏無雨、苗稼不登、宜令天下國司、勸課百姓、種樹晩禾、蕎麥及大小麥、藏置儲積、以備年荒、

聖武天皇詔曰、夫百姓或染沉痼病、經年未愈、或亦得重病、晝夜辛苦、朕爲父母、何不憐愍、宜遣醫藥於左右京四畿及六道諸國、救療此類、咸得安寧、依病輕重、賜穀振恤、所司存懷、勉稱朕心焉、

聖武天皇詔曰、如聞、臣家之稻、貯蓄諸國、出擧百姓、求利交關、無知愚民、不顧後害、迷安乞食、忘此農務、遂逼之困、逃亡他所、父子流離、夫婦相失、百姓弊窮、因斯彌甚、實是國司教喩乖方之所致也、朕甚愍焉、清民之道、豈令如此、

自今以後、悉皆禁斷、

聖武天皇詔曰、馬牛代人、勤勞養人、因茲、先有明制、不許屠殺、今聞、國郡未能禁止、百姓猶有屠殺、宜其有犯者、不問蔭贖、先決杖一百、然後科罪、又聞、國郡司等、非緣公事、聚人田獵、妨民產業、損害實多、自今以後、宜令禁斷、更有犯者、必擬重科、

孝謙天皇詔曰、治民安國、必以孝理、百行本莫先於茲、宜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倍加發授、百姓間有孝行通人、鄉閭欽仰者、宜令所由長官、具以名薦、其有不孝不恭、不友、不順者、宜配陸奧國桃生、出羽國小勝、以清風俗、亦捍邊防、別有高臥潁川、追跡箕山者、宜爲朕代之巢許、以禮巡問、於今養性、

孝謙天皇詔曰、頃聞、至于三冬間、市邊多餓人、尋問其由、皆云、諸國調脚、不得還鄉、或因病憂苦、或無粮飢寒、朕竊念茲、情深矜愍、宜隨國大小、割出公廨、以爲常平倉、逐時貴賤、糴糶取利、普救還脚飢苦、非直霑國外民、兼調京中穀價、

孝謙天皇詔曰、如聞、去天平寳字五年、五穀不登、飢斃者衆、宜其五年以前公私債負、貧窮不堪備償、公物者、或從原免、私物者、除利收本、

稱德天皇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吏者民之父母也、勸課農桑、令有常制、比來諸國頻年不登、匪唯天道乖宜、抑亦人事怠慢、宜令天下勤事農桑、仍擇差國司恪勤尤異者一人、並郡司及民中良謹有誠者、郡別一人、專當其事、錄名申上、

桓武天皇勅曰、諸國調庸入貢、而或川無橋、或津乏舟、民憂不少、今驛路以諸國貢調之時、津濟之處、設舟檝浮橋等、長爲恒例、

平城天皇勅曰、今聞、頻年不登、民食惟乏、雖出擧公稻、而猶多阻飢、因茲、私託民間、更事乞貸、報償之時、息利兼倍、

遂使富族之輩、膏粱有餘、貪弊之家、糟糖不厭、宜貸正税、濟彼絶乏、須差使實録貧人、結保給之、若亾者、令保内填之、其情渉愛憎、退弱進強、及補填未納、兼收私債者、發覺之日、必處重科、待民稍給、乃從停止、

嵯峨天皇勅曰、恠異之事、聖人不語、妖言之罪、法制非輕、而諸國信民狂言、申上寔繁、或言及國家、或妄陳禍福、敗法亂紀、莫甚於斯、宜仰諸國、令加撿察、自今以後、若有百姓輙稱託宣者、不論男女、隨事科決、

嵯峨天皇勅曰、念舊酬勞、賢哲遺訓、重生愛命、貴賤無殊、令天下之人、各有僕隷、平生之日、既役其身、病患之時、即

出路邊、無人省養、致餓死、此之爲弊、不可勝言、自今以後、永加禁斷、仍牒示要路、分明告知、

嵯峨天皇詔曰、朕當揖讓、纂踐天位、德愧睦通、化謝覃遠、徙歳序屢換、男女稍衆、未識子道、還爲人父、辱累封邑、空費府庫、朕傷于懐、思除親王之號、賜朝臣之性、編爲同籍、從事於公、出身之初、一叙六位、唯前號親王、不可更改、同母後産、猶復一列、其餘如可聞者、朕殊裁下、夫賢愚異智、顧育同恩、朕非忍絶廢體餘、分折枝葉、固以天地惟長、皇王遞興、豈競康樂於一朝、忘彫弊於萬代、普告内外、令知此意、

嵯峨帝詔曰、去年秋稼、燋傷不收、今茲新苗、播殖望絶、朕之不德、百姓何辜、今寅畏天威、避正殿、分使走幣、徧於群神、其朕及后服御物、並常膳等、並宜省減、左右馬寮秣穀、一切摧絶、仍令左右京職、收葬道殣、掩骼埋胔、人民飢困、特加賑贍、狴圄之中、恐有寃者、宜令所司申慮放出、

嵯峨天皇詔曰、所在之官、忘制無顧、愚暗之民、忍法有犯、既違朝制、忽失民粮、静論其弊、深乖濟民、又或民寄事生臥、過列其好、偏計少直、不顧多損、凢是播蒔之時、國地膏生臥之日、猶致此費、宜官長自臨蒔時撿校、示以此旨、莫致後損、若有違犯、並播種乖宜者、所由官司、隨事論考、違

犯之人、依法推決、

嵯峨天皇詔曰、産業之務、非只堰池、浸潤之本、水木相生、然則水邊山林、必須鬱茂、何者、大河之源、其山鬱然、小川之流、其岳童焉、爰知流之細大、隨山而生、夫山出雲雨、河潤九里、山童毛盡、谿流涸乾、百姓憚遠、貪近川上山林、任意伐採、至有旱年、流乏苗焦、動遭損害、職此之由也、川谿泉源、溝池等、縱溉田、水邊山林、藪澤、不問公私、悉加禁制、並莫伐損、道邊之木、夏無蔭爲休息處、秋結實民得食焉、而或頑民徒致伐損、去來之輩、並失便、特加禁制、莫令更然、

淳和天皇詔云、耕種之利、水田爲本、水田之難、尤在旱損、傳聞、唐國之風、堰渠不便之處、多構水車、無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間之民、素無此備、動苦焦損、宜下仰民間作備件器、以爲農業之資、其以手轉、以足踏、服牛廻等、各隨便宜、若有貧乏之輩、不堪作備者、國司作給、經用破損、隨亦修理、其料用救急稻、

淳和帝、顧命皇太子曰、予素不尚華餝、況擾耗人物乎、斂葬之具、賻納諸品、從儉禁奢、而可也、古曰、葬者藏也、欲人不觀、送葬之辰、宜用夜漏、追福法會、同須儉約、

仁明天皇詔曰、麥之爲用、在人尤切、救乏之要、莫過於此、

是以藤原宮御宇、太上天皇之世、割取官物、播殖天下、比年以來、多割耕種、至於飢饉、艱辛良深、非獨百姓懈緩、實是國郡罪過、自今以後、催勸百姓、勿令失時、其耕種町段、收獲多少、每年具錄、附計帳使申送、

仁明天皇詔曰、山野之禁、本爲鷄雉、至于草木、非有所制、如聞、所由不熟事意、矯峻法禁、奪人斧斤、捕人牛馬、絕往還之路、妨樵蘇之業、爲人之患、莫此之甚、宜早下知、莫令更然、又聞、豪貴之家、非有官府、妄占山野、多妨民利、如此之類、並早禁斷、其江河池沼之類、同亦准此、莫致人愁、牓示路頭、普令知見、

文德天皇詔曰、王政之要、生民之本、唯在務農、頃年諸國所申上、不堪佃、其數居多、是由國郡官司、不勤地利、不重民命、其非所以選擇良吏、委付黎元、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其種而少勤、所損尚然、況廢而不耕、其費更甚、一畝田、可食一户、一畝不耕、一户受飢、既多不耕之地、何少受飢之人、古者、州郡官長、春出行田、若有不耕課、而佃之、獲者公私半之、是古人至重地利之意、宜仰下諸道、令曉此情、國郡司等、親自巡觀、修固池堰、催勸耕農、力者、褒而錄之、懈者、督而趣之、即有地不耕、雖有其主、而無力營者、速以救急義倉等稟給之、若有所不足、量貸

營料、令耕蒔、莫使空費、秋收之日、先納所貸、或有其田、無人可治者、亦以公力營種、其所獲者、全納官倉庫、如之者、則廢田自開、實廩可期者、哀旨懃懃、念農爲憂、誰其分憂國宰之謂、宜致心力、以副朝望、

清和天皇詔曰、夫國宰者、民之父母也、豈有兒子既罹其憂、父母爲不流涕者乎、其屍骸漂散、不得主名者、官爲鈎求、加意埋掩、被災郡縣、免當年傜、天民之窮、不能自濟者、量加救賑、庶使已飢之口、有再飽之塊、除無聊之恨、務盡恤隱之旨、副朕惻然之懷、

宇多上皇、誡延喜帝曰、右大臣菅原朝臣者、鴻儒也、且深

知政事、朕擇為傅士、常受諫正、故不次登庸、以報其功、先是立太子時、朕獨與菅原朝臣、共論定焉、他人不預、既立未經二年、朕有讓位之意、密告之菅原朝臣、對曰、是大事也、自有天時、不可忽、不可早、於是、或上封事、或吐直言、皆正論也、令茲告以朕志之可果、菅原朝臣、更無所言、每言奉行、至於七月、頗有人口、殆將延留、菅原朝臣奏曰、大事不可再擧、若遲滯則變生、遂使朕心如石不轉、由是見之、則菅原朝臣者、非朕之忠臣也、新君之功臣乎、愼莫忘其功、

醍醐天皇時、左大臣藤時平、生世權之家、性好驕奢、一日

麗服上殿、天皇窺見之、召職事傳旨責之曰、凡政貴儉朴、卿執國政、驕奢如此、何能禁天下之驕乎、職事畏時平、而猶豫不肯言之、然以詔命之重、遂告之、時平恐伏言屈、乃就其第、悉去麗飾、閉門一月、罷朝謝客、於是、霆威漸弛、待之如故、

醍醐天皇、每陳十二事、以誨人、一曰、勿嗜酒、二曰、勿多言、三曰、自家之事、勿妄語人、四曰、人有說他不善者、則起座避之、若不能避座、則守口而默、而可也、謹勿與之對語、假饒他之善也、不能擧之、豈指數他之瑕瑾乎、五曰、甲乙有隙、則已與某乙相善、則某甲必御之、進退行止、宜注眼於某甲、六曰、勿伴狂惡之徒、七曰、勿大怒、怒則傷性、八曰、恪謹篤厚、勿生慢逸之心、九曰、車馬衣服、勿競華美、宜稱家之有亡、十曰、勿妄借他物、縱不得已而借之、限日而返焉、十一曰、知為知、不知為不知、十二曰、對語之間、勿瞰他顏

朱雀帝在位時、藤忠平奏曰、外議竊言、今之政緩也、帝曰、朕嘗聞、昭宣公有言、政者如琴操、大絃急則小絃不堪、然則朕急、如群臣何、

後三條天皇、行幸石清水、公卿扈從、叡覽其車華麗、勅曰、自今以後、車輿之飾、勿用金銀、其後賀茂行幸、從車皆徹華飾、

後三條天皇、始建記錄所、時時臨御、親聽政決訟、下情上達、萬民皆喜、勅曰、五畿七道莊園、無宣旨官符、有私領之者、故國司之供給、若其難辨成者、多是累代攝籙之所為也、朕今徵諸國文書、決其公私、而其私領之者、可納於官庫、

後三條帝、勅參議藤資仲、聚諸斗升、撿其中正、而新作之、號宣旨升、而御清涼殿、運穀倉院米於庭上、使藏人出納及小舍人等、手自量之、以石較之、定一斛之輕重、故官吏配分、不能容私、

後三條帝叡慮、謂累朝天子避位、則不預政、以幼主託攝

錄幼主雖成長之後政猶出自權門故天子垂供無爲朝憲之廢職此之由想夫父讓子受雖一家之輕其父棄之可不顧乎況於天下之重哉累朝之習敝不可不改之朕讓位而預聞國政永以爲例則禮樂賞罰出於朝廷而權臣之家不得擅威故在位未久而讓位及此爾來國政不委攝家而風儀一變

高倉天皇在位時年十餘愛紅葉禁門之西築假山栽之及秋每賞之仁和寺守覺法親王獻楓櫨二株其葉太紅帝特愛之而栽盆中附大膳大夫信成晝則置之御座前夜則信成搆圍護養之一夕信成之他時園丁爲禦寒相

集飲酒折其技燒其葉煖酒酣醉信成歸見之驚問園丁答之以實於是繫園丁于縫殿陣而奏之帝不答信成大懼少焉帝從容曰汝莫苦之昔白居易以琴詩酒爲三友其詩曰林間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若斯鄙夫誰誨其風流何罪之乎

高倉帝安元之初有中宮侍女之婢曰葵前帝幸之時人聞之曰彼婢蒙寵後榮可期之帝聞之止寵不御關白基房欲養獻之帝不肯之曰凡在帝位豈納賤婢於後宮乎朕不忍遺後世之譏也基房服其德

承久之役後鳥羽上皇與順德帝相謀攻鎌倉誅北條義時土御門帝屢諫而止之上皇不聽既而東軍競來官軍敗北義時奉遷後鳥羽于隱岐國順德于佐渡國以土御門不與東征之事無遷幸之沙汰然天性敦厚有孝思及此使前攝政道家右大將藤公經勅義時曰二帝既有遷幸朕何獨留京師乎汝等相議可遷朕于他邦義時感其詔旨諫止之屢勅不許遂幸土佐國歷年北條以土佐爲遠邦之故奉遷御座於阿波國

諸臣第二

天智天皇八年十月天皇幸藤原內大臣家親問所患而憂悴極甚乃詔曰天道輔仁何乃虛說積善餘慶猶是無徵若有所須便可以聞對曰臣既不敏當復何言但其葬

事宜用輕易生則無務於軍國死則何敢重難云云時賢聞而歎曰此之一言竊比於往哲之善言矣大樹將軍之辭賞詎可同年而語哉（藤原內大臣鎌足也）

持統天皇六年三月欲幸伊勢中納言三輪高市麻呂上表直言諫爭妨於農時又脫其冠擎於朝重諫曰農作之節車駕未可以動

吉備真備辭右大臣表曰老病纏身療治難損天官劇務不可暫空何可抱疾殘體久辱端揆兼帶數職闕佐萬機自顧微躬靦顏已甚慚天愧地無處容身伏乞致事以避

疑
恐擬

賢路、上希聖朝養老之德、下遂庸愚知足之心、恃望殊恩、祈於矜濟、不任懇懃之至、謹詣春宮路左、奉啓陳、乞以聞、

清和天皇貞觀元年、從二位右大臣兼行左近衛大將藤原良相奏請、以私第一區建崇親院、安置藤原氏無居宅者、便隷施藥院、凡厥所須下物、令施藥院司掌之、又建延命院、院便隷勸學院、安置藤原氏有病患者、詔從之、

宇多天皇放囚人、中納言菅原道真率辨以下及撿非違使等、着門下壇、上胡床、即口宣曰、奉勅罪人汝等、或被疑殺人、傷人、強盗、竊盗、或被告偽印、強行、投石、放火、如是等罪科、法有限、如聞有司捜實情之間、空送二三年、獄官尋

證跡之内、徒經五六月、頃雖累年序、雖積旬月、慥定其犯、明立其罪、任理出入、隨事拘放、然而別有所念、直以放免、汝等重有所犯、後日曾不寛宥者、罪人等共稱唯、或伏地嗚咽、或仰天嗟嘆、勅使府官道路見聞、不勝感泣、拭淚而歸、

延喜十四年、式部大輔三善清行、上意見封事曰、先聖明王之御世也、崇節儉、禁奢盈、服澣濯之衣、甞蔬糲之食、是皆往古之所稱美、明時之所規摸也、而今澆風漸扇、王化不行、百官庶僚、嬪御媵妾、及權貴子弟、京洛浮食之輩、衣服飲食之奢、賓客饗宴之費、日以侈靡、無知紀極、今略舉一端、指陳事實、臣伏見貞觀元慶之代、親王公卿、皆以筑紫生絹、爲夏汗衫、曝紕爲表袴、東絇爲襪、淤絁爲履裏、而今諸司史生、皆以白縑爲汗衫、白絹爲表袴、白綾爲襪、兒褐爲履裏、其婦女、則下至侍婢、裳非齊紈不服、衣非越綾不裁、淤紅袖者、費其萬錢之價、擣練衣者、裂於一砧之間、自餘奢靡、不能具陳、昔者李路緼袍、不耻狐狢之麗服、原憲蓬户、猶蔑駟蓋之榮暉、是賢哲之高規、非庸人之克念、故見其僭差、則競相放效、觀其儉約、則遞以嘲嗤、富者誇其逞志、貧者耻其不及、於是製一領之衣、破終身之産、設一朝之饌、盡數年之資、田畝爲之荒蕪、盜賊於是滋起、如

此不禁、恐損聖化、伏望、隨人品定衣服之製、命撿非違使張格式也、又王臣以下、至于庶人、追福之制、飾終之資、隨其階品、皆立式法、而比年諸喪家、其七七日之講筵、周闋之法會、競傾家産、盛設齋供、一机之饌、堆過方丈、一僧之儲、費累千金、或乞貸他家、或斥賣居宅、孝子遂爲逃債之逋人、幼孤自成流亾之餓殍、夫以蒙顧復撫育之愛者、誰無追遠報恩之志焉、然而修此功徳、宜有程章、豈可必待子孫之破産、以期父祖之得果乎、況此修齋之家、更設弔客之饗、獻酬交錯、宛如飲宴、初有匍匐之悲、俄成酣醉之興、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甞飽也、豈其如此乎、但郊畿

言下恐脫兼字

之內、道場非一、故撿非違使不遑禁止、伏望、申勅公卿大夫、百官諸牧、各愼此僭濫、令天下庶民知其節制、

藤仲平、藤實頼、相並爲左右大將、時天文博士奏勘文曰、有大星犯月之變、大將可愼之、實頼祈于春日社、仲平不祈之、興福寺僧來告曰、公何不畏天象、仲平曰、如博士之奏、則兩將可共愼之變也、我想左右難兩全、右將壯強、爲國爲家、榮貴可期、其祈之固當、我年已老矣、無他願也、我若祈之避變、而右將若有變、則爲國爲家、爲不利也、不如我當其變、而右將無災也、故不祈之、僧感嘆曰、公之言、正大如此、雖不祈之、何災之有、既而兩將共無變、

後三條上皇崩、山門達宇治、時頼通對膳、投箸泣曰、季世明主、敵算不長、嗚呼、天道無知、實是國運之衰薄也、上皇常不滿於頼通、動蒙勅譴、然其哀惜如此、聞者皆憫之、

僧仁寛謀逆、流於伊豆國、白河法皇欲罪寛等親族、參議藤爲房奏曰、大逆大惡、無甚於此、雖親戚骨內、豈可預知哉、諸卿僉曰、固然、法皇從焉、故無連坐者、

白河法皇譴責藤忠實、震怒不解、忠實遜於宇治、杜門謝客、法皇擇執柄者、謂大納言右大將藤家忠者、師實仲子、而官職既高、是其人也、右大辨藤顯隆諫曰、家忠曾與藤顯季、藤家保等、觀稻荷祭、飲酒於假閣、不憚傍觀、以至泥醉、以貴種之家、卿將之身、非所以可爲者、其輕慓如此、豈爲百僚之長哉、陛下其熟圖焉、法皇曰、然則內大臣忠通、威儀才能兼備、其父雖忤朕、然累祖勳勞、不可棄焉、顯隆曰、幸甚、法皇乃召忠通命之、

高倉帝時、太后建春門院不豫、關白藤基房奏請、宜行幸問之、天皇曰、是朕志也、車駕將出、前太政大臣藤忠雅奏曰、女院貴體衰悴、若陛下臨視、則彌惱叡情、且聞女院患瘡、則在至尊、而雖所生之親、非無忌憚焉、天皇不聽、猶催臨幸、忠雅強請曰、老臣所奏、陛下若不用之、則不可再拜龍顏、天皇泣而猶豫、右大臣藤兼實不知之、參朝、憑官女

奏曰、國母乖和、恐不能起、陛下何臨問之遲、官女對曰、關白所奏云爾、叡慮之趣云爾、前相國強請云爾、兼實蹙眉歎曰、禮之至、無過於孝、雖天子之貴、豈忌憚問親之病哉、相國以井蛙之智、毀至孝之禮、風易時變、季世之衰如此、悲哉、居上之人如此、何以率而正之、我兄忝關白職、阿佞臣之言、不能固奏、而使陛下陷不孝之罪、則關白亦不忠之臣也、垂淚而退朝、

壽永元年、後白河法皇詔曰、令天下疾疫、宜改元、群臣議曰、上即位之後、或有遷都之事、或有諒闇之憂、未行大嘗會、而再改元者、未聞其例、法皇使藤光長問右大臣兼實、

兼實對曰今改元而厄難可除則雖三四回可也豈拘古例乎然改元而消災者臣未知其理施仁救民則雖不改元而災自消耳法皇弗聽

壽永三年洛中多盜或入禁中奪女兒之衣或放火公第民屋掠其資財右大臣藤兼實憂之上疏曰當今天下騷亂海內不靜五畿七道海陸路塞調庸租稅納貢已空適往反之境災難猶不免或依炎旱之愁悉爲亡損之地或恐武士之妨敢無子來之民加之山門岩穴未聞安全之栖社內寺邊併爲合戰之場如此之間貴賤忽失安堵之計緇素各懷危困之欲國土之凋弊逐年雖增朝家之大

營困茲無減富者匱倉廩以保存命貧者無衣食以難忍飢寒何況近曾以來放火間起盜賊頻聞不嫌月卿雲客之居處不論都人田夫之舍屋連夜之災追日無絕非啻奪資財殆又及死傷萬人之歎只在此事而已逆黨之征伐既雖運籌策盜賊之嚴制不速行刑法乎鎮亂之計自通及遠可也早命有司並武士等宜禁之

撿非違使別當藤公孝在職行使廳評定廳官章兼所乘之牛脫車突入上大理之座齡而臥家僕太怪忌之欲取其牛遣於陰陽師祈而除其怪時公孝父前相國實基已老聞之曰牛無智而有趾何分辨其所可往與所不可往哉章兼微者也若取其一牛附陰陽師則彼必乏廳參之用不若還牛於章兼而改織席鋪新席而足矣公孝從之果無他時人謂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實基之謂乎

藤實氏爲太政大臣時參內路遇北面士捧勅書來北面下馬實氏入朝謂曰北面其不知事君之禮捧勅書者雖遇貴戚而不下馬禮也遂逐其北面

後醍醐天皇將征北條高時密召中原章房問東征之事章房諫曰承久以來東風久競今以朝廷之微力制彼強大之勢恐其不能成功且正中之變密謀早顯而近臣囚流然帝座不動可謂幸也今彼怒未解再聞密謀則朝廷

忽陷塗炭小臣太危之唯願陛下深思焉深慮焉天皇不悅然眷遇如初

後醍醐帝重祚之時出雲國守護鹽冶高貞獻龍馬帝悅而屢御馬場殿遊觀之問群臣曰龍馬來吉凶如何內大臣藤公賢以爲吉瑞中納言藤藤房對曰天馬之出于本朝其吉凶難勘雖然退而惟之其不吉也乎臣謹按漢書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於是還馬與道里費又光武帝時異國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且夫周之方衰也房星之精隕爲

八駿、穆王乘之四荒八極、莫不周遍、王肆其心、而久不返、因此七廟之祭祀廢、而明堂之朝宗缺矣、於是徐夷大亂、周室初壞、所以漢帝之却之而興、所以周王之愛之而衰、一吉、一凶、的然在焉、臣伏以由來尤凶也、雖然、天未棄君、故降此妖災而示戒也、幸陛下監之、今也、承兵革之餘民弊人困、天下未安、而上之耽樂、故執政無吐哺接人之禮、下之阿旨、故諍臣無上疏正主之諫、故男女之訟、有不得見者、有下情不上通者、幾多人也、是則以上之所行者逸豫而下之所從者舒緩故也、是以記録所、決斷所、寂如無人、然群臣咸以爲、虞芮質成、必使無訟之謂也、悲乎、其爲

惑也、元弘大亂之始、天下之士、雲萃響應、更無他、此皆欲以一戰之功、受數郡之封也、太平之後、望之者、不可勝計、而恩賜未遍、愁訴忽熄者、何也、見忠功之不立、政道之不正、而共默止者也、當此時、新營大內、其課甚多、其耗不知幾千萬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蒼生莫如之何、夫爲人上者、豈可不思之乎、且天運膺圖、逆徒雖亡、然定天下、安陛下者、尊氏義貞、正成、圓心、長年也、譬諸漢功臣則蕭何、曹參、陳平、張良、周勃之流乎、比於唐賢佐、則魏徵、玄齡、馬周、世南、如晦之儔歟、其當節向義、立忠思君、豈可云長短、計校于其間乎、然圓心一人、陛下不

及何也、賞中其功、則有忠者進、罰當其罪、則有咎者退、嗚呼、今政道、非啻弗中抽賞之功、復有似反綸言之掌、今若有平氏亡國之燼、爲木兵竿旗之事者、則天下之士卒、荷糧杖戈、而不速而至者、必矣、抑又臣案天馬之所用、不足以爲用、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是豈用天馬也、今也、兵革之后、承平之世、愛此奇物、此又非所以武王之歸馬于華山也、書曰、玩物喪志、珍禽奇獸、弗育于國、犬馬非其土性弗畜、是召公所以用訓武王也、若又於有所用之、則大亂之用、而非太平之用也、然則吉乎、不吉也、願陛下明監穆王之所衰、文帝光武之所興、又永惟武王所

以歸之、召公所以訓也、然則是所以隨天意也、若隨天意、則禍害速消、福祥畢臻、故天所以見災者、是天未棄君也、天逢災而不改、天永棄之、故未有天時人和、而不興者也、天棄人畔、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今房星之精、下爲此馬、而君愛之、此所以蕩君心也、所以天見災也、唯幸陛下、弗貴異物、貴善人、弗行逸豫、而行仁政、是則所以隨天意也、然則天下幸甚、帝聞而作色、諸臣皆默然、罷宴而歸、其後藤房又諫、帝不聽、逸豫彌荒、大營不止、藤房又諫、不聽、藤房歎曰、我既盡爲臣之道、吁已矣乎、微臣身退之時乎、後光嚴帝踐祚、時、三種神器在南朝、故諸臣疑難不止、二

條關白藤良基曰、遥拜天照大神、可以擬神鏡、而以尊氏義詮、換寶劔、如神璽、則良基雖不肖准之、何疑之有、由是議決、

一條兼良公、依義尚之求、作倭字八條、述治國之事、其一曰、可敬神、二曰、可崇佛法、三曰、諸國守護、可擇廉直、四曰、聽訟之輩、可擇其人、五曰、可擇近習者、六曰、可停足輕之卒、妄為暴恣、七曰、雖婦人、有内助之才、則垂簾之政、不可為妨、以宋宣仁太后鎌倉平政子、為例、八曰、武將以威量為要、

武將第二

鎭守府將軍源頼信、在上野任、時其乳母子右兵衛尉藤親孝從焉、親孝嘗捕盗加桎械、未誅之、親孝在衙時、盗取親孝幼兒、以為質、置膝下、抜刀當兒腹、曰、人近則害兒、僮僕驚騒以告親孝、親孝馳歸見之、無奈之何、垂涙惘然、盗曰、欲奪兒則奪之、欲殺我則殺之、我唯與兒死則足矣、親孝使僮僕等遠護之、曰、兒若死、則彼奴寸寸割之、無益也、故僕等切齒、不能近焉、既而親孝赴衙告之、頼信曰、拉鬼神、搏猛獸者、丈夫之事也、憐一幼兒、慢殺賊者、女子之行也、汝何不辨之哉、然見汝顔、則我亦非無惻隱之心、乃自徃親孝宅、直到盗所居、盗驚變色、頼信問曰、汝欲殺兒與欲活命孰重、盗曰、刼兒亦是為活命也、頼信曰、然則速捨刀、乃可赦之、我已云爾、則汝欲不捨、豈可得哉、盗平伏投刀而逃、兒得免焉、頼信使從者追捕盗、親孝欲殺之、頼信曰、彼為活命脱汝兒、然殺之、則我無信也、將師無信、則士卒疑焉、乃赦盗、且諭曰、汝幸免、然無食則又為盗耳、為盗則被殺者必矣、不日而被殺、則今日之赦無益耳、乃與數日之糧、盗泣謝焉、頼信又諭曰、汝為盗久、則知其面者、若夫遮殺之乎、我與汝一馬、逾馳去到他郷、盗歡抃、乘馬而去、傳聞者皆曰、太守有仁有信、兼備勇智、其得良將之名不亦宜乎、

鎭守府將軍源頼義者、頼信子也、頼信在東州時、有良馬、欲求之不果、及歸洛、遣人求之、踰旬馬至、頼義聞之、其夕到頼信宅、其意在欲請馬、頼信悟之、告曰、今夜止宿、明則共見馬、頼義曰、謹聞命、既而父子共臥、夜半雨降滂沱、廐邊相呼曰、盗竊馬去、頼信驚覺、乃乘馬向東、自馳追之、半途雨歇月出、從者繼至、及關山邊、頼信呼曰、竊馬者既見、其言未訖、頼信曰、盗既中矢而殪、至是始知頼義先我着鞭、彼既追之、則我不勞而得馬者必矣、乃歸入寢、少焉頼義引馬而至、明朝、頼信問頼義曰、發中之妙、不足言焉、何以知盗之東而追之、頼義對曰、馬至而未歷一夜、則在京

者未可知焉、料知東人認馬跡來、窺護者之怠而竊去、以東歸、故急追得之、賴信喜曰、老父所思亦然、嗚呼、汝實是我子也、乃授其馬、

源義家攻武衡家衡、到金澤邊、時有一行斜雁、亂其陣列、以分飛四方、義家曰、我嘗聞江匡房之言曰、伏兵在野、飛鴈亂行、卽命兵士、搜求野邊藪澤、果得伏兵三千餘騎、皆射殺之、義家曰、我昔從先考、謁宇治相國賴通、以談十二年軍事、時江匡房在座、退謂人曰、彼壯夫也、然惜未達兵法、我聞之、乃就匡房習兵書、若夫不然、則今日殆危、群士皆感動、乃進攻金澤、

平淨海、將圍後白河法皇宮、重盛諫曰、今仰尊容、小子有懼、我國雖邊夷、天照大神之苗裔爲國主、天兒屋根尊之末葉掌政、以降太政大臣之貴、叨著鎧冑者、未聞之、可謂無禮、且變容入佛門之後、又脫法衣帶弓箭者、恐是犯破戒之罪乎、佛家所謂四恩者、一則天地、二則國土、三則父母、四則衆生、以知之爲人倫、以不知之爲鬼畜、而朝恩者其尤重者也、普天之下、無非王土、率土之濱、無非王臣、如彼頴川洗耳、首陽採薇之逸民、猶有王命之難背乎、想我家祖負盛、以誅將門之大功、然不超受領之賞、源賴義滅貞任宗任、未聞有踰等之爵、若我家雖出桓武帝之裔、中葉官階太卑、不得下國之受領、至故刑部公、僅許昇殿、人皆反唇、然老公既歷高位、至則闕之官、是先祖所未曾有也、況若小子不肖居蓮府槐門之尊、加之、國郡半爲我族之所領、固非希世之朝恩乎、今忘此恩、欲傾朝家者、深畏背宗廟之神明、夫本朝者神國也、神不享非禮、伏顧君之所以有憤者、我家世平朝敵、而收四海之逆浪、似無雙之功、然親族各窮爵祿、誇恩賞者、傍若無人、厩戶皇子有云、人皆有心、心各有執、彼是則我非、我必非聖、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誰能可定、相共賢愚、如環無端、是以、彼人雖嗔、還恐我失、宜乎君之有憤也、今老公以天運不

盡、成親等既羅囚、可謂幸也、今行成親等於所當之刑、而後慇懃陳謝跋扈之罪、仕君盡忠誠、撫人致仁愛、則有宗廟神明之冥助、而君之憤解矣、若濫掠法皇、則重盛不得從之、所謂不以父命辭王命、以王命辭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君臣之義、何有親疎之分、奉君命者忠臣之法也、是非之辨、孰不隨其是乎、況於君之所憤是乎、不可不隨之、神明赫赫、冥感忽應、則逆臣亡滅、凶徒退散、八埏風和、四海浪靜、其速如反掌、重盛初叙六位、今列三公、於家無例、於身過分、論其恩重、超千顆萬顆之珠璧其色深、勝一入再入之紅、重盛唯奉護法皇之宮門耳、曾

保元之役、源義朝守禁門、與父爲義拒戰、遂奉勅誅爲義、嘗想、義朝雖依勅命、其誅父之罪、不可勝言、今已及重盛之身、悲哉、痛哉、欲盡忠于君、不免爲不孝之子、欲致孝于父、不免爲不忠之臣、語曰、雖君不爲君、不可臣以不爲臣、雖父不爲父、不可子以不爲子、念彼念此、進退惟谷、重盛不幸、無所容尺寸之身、老公不納小子之言、而猶有無君之心、則唯願、先命一士刎重盛之頸、然則不可守法皇之宮、不可隨老公逆謀之命、幸免不忠不孝之罪矣、重盛死後定有後悔、凡人將運盡、必構暴惡、功成名遂、而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振古然矣、如漢蕭何、稱功第一、劔履上殿、

遂下廷尉之獄、今老公富貴之樂已極、而哀將生、凡富貴之家、禄位重疊、踰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所謂邦無道富且貴、恥也、不若唯速誅小子、小子不忍見家禍之及、滿座之親族、感其言皆沾巾、淨海聞之不悅、且畏重盛之正言、曰、我年已逼桑榆、非爲身計之、唯謀子孫安全耳、然若爲違天意、背人望、則事事皆可隨卿意、

源頼朝、聞筑後權守平俊兼、好華麗、事豪奢、召之、俊兼服衣十餘襲、其袖裳飾以絲繡、頼朝即拔俊兼之佩刀、自斷其袖裳、而戒罵曰、汝富文才、何驕而不儉乎、如常胤實平等、其富與所領、十倍於汝、然不好華美、汝何不知資財之費乎、俊兼汗顔陳謝之、侍臣皆懼、

頼朝、與頼家、平夫人政子、遊天王寺、藤能保、令諸邑守修堤橋、備舟車、役其行程、頼朝聞之大驚、戒能保曰、令遊嬉之間、何費民力乎、而悉止其民役、於是借丹後尼之舟、使諸將之卒、牽其纜、

頼朝、感平賀義信、久爲武藏守多善政、民庶懷其撫育之化、而賜書義信賞之、且録其善政於國府廳壁、爲後來守職之鑑戒、

頼朝呈狀於廷臣曰、天下政道、依群卿議奏、可被澄清、能存君臣之義、則各無私不諛、可廻思被沙汰、頼朝適禀武

家、雖運軍功、久住遠國、未知公務、則不堪其任、但爲散人之愁、所啓之也、然雖頼朝所奏、不可有理不盡之裁許、唯每事可被行正道也、又雖爲勅宣院宣、若爲朝爲世、可及違亂、則再三可令覆奏之、思而不諫、則非忠臣也、

源義貞、楠正成、破尊氏、追之至攝州、義貞謂正成云、尊氏屢敗、不及再戰、而自潰亡乎、正成曰、元帥有歸京之志、而云爾乎、大將思歸者、敗軍之端也、先是後期不誅尊氏、而至此、今不殺彼而歸京、則賊軍復奮、足下元是良將也、然頃間怠惰、皆依惑色也、方今國家安危、合戰勝敗、懸一人之身、負此重任、爲一女子被惑、若不誡愼、則非啻亡身而

自下恐有脱字

己、汚祖先之名、遺後世之嘲、足下以爲他人未知乎、人皆有智而知之、唯憚元帥之威、不能言耳、爲君爲世、大息不止、故不隱所思、仰冀元帥納我言、而勿懈討賊、義貞有慙色、而謝正成曰、卿之言深切也、不誅尊氏則不敢歸、

尊氏在筑紫謀再擧、時源顯家將歸奥州、楠正成謂顯家曰、義貞速西則勝、然託病遲留、此度恐官軍不利、車駕亦可幸台山、閣下其帥東軍可撥亂、如我則暴屍於京師、顯家驚曰、卿之言何及此哉、正成耳語顯家曰、義貞元是良將也、然今惑內變、暗於時機、爲尊氏被破者必矣、王政有私、閫國仰望武風、則尊氏若滅、亦義貞不必爲無貳、正成

深思之、則終夜不能寢、今有一奇策、顯家曰、如何、正成曰、懇降勅諭、召尊氏與義貞和睦、暫止干戈、則可乎、二人元是同出、自至勅命重、則不能拒焉、且尊氏懲前度之敗軍、其官職領國如初、則不違詔乎、義貞若拒詔不和、則正成速可討平之、尊氏若拒詔、則可欺而刺殺之、不殪此兩雄、則兵革不止、顯家曰、尊氏勢大、縱雖不違詔、其詰闕不容易乎、正成曰、某爲勅使赴筑紫、以嫡男多聞丸爲質子、則彼亦不可疑焉、顯家歎曰、嗚呼、眞忠臣也、事君致死者、勇士之道也未聞棄愛子而致忠義也、正成曰、閣下以我不爲狂、則容奏之、有勅許、則臣試圖之、顯家入朝、咫尺龍顏、直奏之、詔曰、正成言、奇也、忠也、然朕慙請和於逆臣、則不能然焉、顯家退告正成、正成曰、陛下若聽臣言、則大平之端也、臣言不聽、則國家必爲尊氏之有也、我不幸生于今之世、而徒勞肺肝、勞而無益、不如傚藤房卿、然本朝武夫之習俗、可死而不死爲無勇、則我唯一快戰死而已、閣下東歸在近、我不再見焉、前度數廻之戰、動與義貞爭先遑私、則閣下亦非忠臣、忠顯長年、亦執拗不屈、台徒亦嗷嗷、我死之後、閣下再來援官軍、則唯重公忘私、而可也、我既決心於死、故爲閣下吐露中情、吁、顯家流涙而相別、

文弘元年、楠正儀、八幡之戰失利、南帝怒、奪其大將號、減

其領國、正儀家臣等、發慍言於正儀曰、八幡之敗績、由廷臣懦弱、不待援兵來也、明公何咎之有、楠氏世存忠義、而今托事於此、以奪其累代所領之國、是君視臣如土芥也、盍以寇讐待之乎、請早求和於義詮、共計大事、正儀涕泣論曰、君不爲君、臣不可以不爲臣、我家世存忠勤、不抱貳心、我今致不義、則匪翅遺臭、又何面目見父兄於地下乎、縱雖被奪我領國、而家僕所領猶不少、則君恩非重乎、汝等勿復言焉、

源義满出令三條、使尊神、勤農桑、輸貢賦、其一曰、神之爲神、以人之祭禮也、人之爲人、以神之加護也、如在之祭勤

行可至無窮、其二曰、國者、以民爲本、民者、以農爲天、各宜就溝洫堰堤之勤、以致稻穀紬絹之備、其三曰、諸國之濟物、任出之貢賦、宜守每年所當以輸致、不愆期、

源義滿令曰、愬訴不達于上者、自至幕府庭中而白之、此後、訟者至、則義滿親出、視其案以斷之、

將軍源義尚陣於江州鈎里、討佐々木高頼、在陣累月、退兵則高頼出甲賀山、進則高頼入山、其閑暇則詠倭歌、又令僧某講孝經、聞大孝揚名顯親、而心誓曰、此行、不平賊則不可歸京、不再復武威於初、則不措焉、又召某記室、講左氏傳、僉曰、文武兼備之主也、

豐臣秀吉、以德善院前田玄以、彈正少弼淺野長政、右衛門尉增田長盛、治部少輔石田三成、大藏大輔長束正家、爲五奉行、令曰、玄以爲所司代、可掌洛中洛外之雜事、神祠佛宇之事、長束可掌貢賦租稅會計之事、長政長盛三成、校論諸事、勿使爲不善、勿使諸人抱勞困之情、大事則五人相議而定之、小事則一人二人相議而決之、群國之政教等、可速議而折之、莫敢遲緩焉、斷決獄訟、則愼而聽之、勿愛富者、勿輕貧者、若其聽之不明、則天下之污名生矣、又下令曰、諸士各可愈病根、病根有三、其一則私欲枉曲、其二則以私怨故、密謀復仇、其三則多貯金銀、沉湎于酒、欲貪其名、親于牀第、且嗜厚味、是三者、人之病根也、推其所原自、則貪欲爲之本、諸士愼而愈之、則受人之餽遺亦或不妨矣、然詐者、富者、苞苴等之贈物者、雖甚多而莫固受之、此等條則、諸士體之、

本朝言行錄卷一終

本朝言行錄卷二

弘文院學士林　恕著

嘉言下

武臣第四

源満仲使其子源賢登叡山學問、歴年呼之、試問天台旨、賢不能答焉、満仲詰之、而知其唯習武事不敢學也、乃怒欲殺之、賢逃匿仲光宅、満仲彌怒、使仲光殺之、仲光請赦之、不聽、譴責太急、於是仲光殺己子代賢、賢幸免矣、既而満仲怒解悔殺之、仲光以實告之、満仲感其義之功、

佐伯經範從源頼義在奥州軍中、賊軍俄起、官兵散走、無知頼義之所在者、皆以為頼義既死、經範嘆曰、我事將軍殆三十年、今當敗亡之際、何不同命哉、還入賊圍中、其私從三騎亦相謂曰、公為將軍致命、我輩豈獨生乎、進戰甚捷、殺敵十餘人、共死之、

平治乱後、源義朝到美濃國青墓驛、々吏聞義朝在、帥數百人來襲、源重成曰、我以死可免此難也、乃乘驛馬入子安森、射殺數人、呼曰、我左馬頭源義朝也、削其面皮自殺、義朝得脱、

平軍圍以仁王於高倉宮、以仁逃入園城寺、有兵衛尉長谷部信連、留在宮中、群卒入宮、信連大怒力戰、斃數十人、遂被捕矣、群卒毀壁穿屋、遍索王不獲、兼成等欲縛信連、信連罵曰、我雖位卑祿薄、苟列靭負之任、豈可受面縛之耻哉、汝等不知其故也、我誨之、汝、凡天子在位、以三神器為傳寶、象神鏡之背粧、製弦袋、特賜衛府之官、故左右衛門帯藍皮袋、左右兵衛帯赤皮袋、各為其符、以分其品、戒不虞、然則我重任之士也、豈為匹夫受縛哉、縱雖不縛我不逃去、往陳我無罪而已、兵士等不能縛之、以到六波羅、宗盛踞床詰罵之、信連笑曰、信連居職雖微、同列朝士、公何甚不知禮乎、今所語問者、我欲不言、則設被刻碎肌骨、然不言矣、況無罪狀之可勝言也乎、頃日王之他、信連獨留守宮中、今都下多盗、或稱宣旨、或稱官使、虜掠財資、信連每夜不寢、衛之、時官使倉卒而入、信連以為盗賊之託言而來、故任手撃殺、若夫撿非違使等、子細述旨則信連何叩敵之乎、且為信連一人被追逃、散數同官使何怯乎、信連若被堅執銳、則恐令官使群卒不遺一人、况信連雖不肖官在靭負、彼等卒爾欲縛、又何不辨禮法乎、與其使碌々之輩叩汚寵祿、不若雖一人賜勇士之為愈也、宗盛大怒、命侍士曰、速誅之、信連從容曰、某非惜命、厭死、請一言而死、公其聽焉、假令閣下不意有甲兵乘夜、託為宣旨

之使來掠者、其時守衛之士、追擊之、則以爲過而戮之乎、此非信連之罪、唯其任耳、宗盛默然、侍士僉曰、彼者真勇士也、固非其罪、若令甲兵來逼于閣下、縱雖稱官使、臣輩豈不追擊之乎、如此之士就戮者惜哉、宗盛聞之減死一等、流信連于伯耆國、

渡邊競家在六波羅近隣、頼政入園城寺時、平宗盛遣揖友實于競家、見之、競尚在家、宗盛召競問曰、汝何不從頼政乎、對曰、臣頃間遭三品頼政之怒、久不候焉、故有間心、宜乎其不告也、況今爲朝家之敵、何適從乎、宗盛曰、我平日欲臣汝、屢請頼政不許、今幸得之、祿俸宜從汝之請耳、競

許諾曰、臣背舊主之命、而有欲奉仕明公之志、然憚人之嘲誚、而未果矣、今聞命、冀爲執鞭、則臣之大幸也、宗盛大悦、即賜其所愛之小糟毛遠山二良馬鐙一領、競作謝而退、既而宗盛馳使問競之安否數矣、太有寵、競在家獨坐悵然謂、我往以源公謀此大事捨我爲恨、然今雖屢承宗盛之恩顧、亦遂不仕之、想夫源公實不捨我也、我居隣六波羅、故憚其事之漏者也、我速往從源公于園城寺耳、於是被甲乘小糟毛、使侍童乘遠山、夜向園城寺、停馬于宗盛之門、大呼曰、競雖不肖、辱受閣下之恩、欲仕以報之、然頻思舊主、故赴園城寺、而馳馬趨過、宗盛聞之大怒、侍士請追之、宗盛曰、競者善射也、小糟毛者駿足也、追不可及、如彼狂豎何勞追乎、競到園城寺、恨群僚曰、當明公謀此大事、卿等何不告乎、僉曰、往欲告之、而問明公、明公止之曰、競家隣于六波羅、若告之而僕從奔馳、妻孥悲泣、恐平氏知之、彼於我有忠誠、且多智、今雖不告之、然其來必矣、故無告耳、競悦、入謁頼政曰、臣留在家、詐請仕于宗盛、宗盛大喜、遺臣以良馬堅甲、臣欲爲明公從軍之用受之、宗盛尚愛臣、數問慰臣家、嗚呼宗盛以臣爲可仕二君者、而措赤心于臣腹、太拙哉、一座皆笑、仲綱請小糟毛于競、薙其鬣、焼印平宗盛入道之字、放之于洛、而爲木下之報、小

糟毛不忘其舊櫪、奔逸入宗盛之家、厩吏驚告曰、所賜競之馬來也、宗盛見其焼印怒曰、我悔不早誅狂豎、而爲彼被詐也、今攻園城寺之軍士等、有生捕競者、特爲功耳、

源頼朝起義兵時、遣安達盛長傳院宣東國軍士、特作教書諭之、盛長到三浦諭平義明、義明臥疾、聞頼朝之使至、欣然強扶而出、遇盛長、而盥漱讀教書、垂涙曰、我常患故典厩之乏賂厥兵、獨武衛幸免、而今揚義兵、我年超八旬、聞源家之勃興、不堪歡抃、即聚兒孫、示教書曰、汝等宜拜此命、我年耄身病、命在且暮、今聞此旨、老身之大幸也、想夫源家衰既二十一年矣、平氏專權暴逆、源家再興之期

至、武衛功業之成、如指掌耳、若其功不果、則汝等宜駢頭致死、義澄等皆唯々、義明贈劔馬于盛長、勞之、且祝之、既而頼朝石橋軍敗、逃亡不知其所在、義明引子孫等、守衣笠城、畠山重忠來攻太急、城將陥、義明呼義澄等垂涙語曰、我為源氏累軍羸力窮、城將陥、唯留守死耳、汝等逃去、可尋武衛之存亡、武衛有智、想夫猶隠身在安房上総之間乎、東國之士、悉源家之世臣也、今雖憚平氏之權、遂皆屬武衛之麾下、老馬不忘舊路、杜燕不忘故巣、況人乎、汝等全身而往輔之、能致忠誠、使武衛為日本國大將軍、汝等各策勲受封、得致祖先墳廟之祭、則可謂忠孝雙全也、

我耄不能歩騎、汝等捨我而去、若不忍捨我而扶我去、則汝等亦不能逃矣、莫使老身受道路之耻、若乃悲我而共死、則徒死耳、何益於君哉、莫以小義破大義、我死無恨矣、汝等懋哉、義澄等啼哭、躊躇不去、義明或怒或諭促之、義澄等不得止而去、明旦城陥、義明遂死之、年八十九

木曾義仲與平長茂戰於筑摩河、時西廣助與長茂部黨富部家俊相挑、遂獲家俊首、家俊之臣杵淵重光後單騎而至、哀主既死、追廣助而立刺殺之、奪其主首、奉之哭泣、於是與廣助首同携之、馳馬呼敵曰、在軍報主仇者、如此而可也、汝等欲何逃乎、廣助從軍數十騎、廻馬圍之、重光力戰斃二十餘騎、其身亦多創、遂抱主首、伏劔而死、人皆感其忠、惜之、義仲嘆曰、無雙之義勇也、

義仲敗亡出洛時、過五條、對新妻、惜別不出、中能景來勸曰、敵既逼矣、公何遲留乎、義仲猶不出、能景怒曰、凡頃國之色、人之所可戒也、將軍天運既窮、人事既絶矣、其為君可先、而伏刄自死、義仲出嘆曰、能景勸我以死、我豈不耻乎、

頼朝密謀殺義仲子義高、清水冠者 其妻告之義高、而使義高為女粧、乘夜命侍女數人擁出之、義高好雙陸、常與其從者海野幸氏對、至此幸氏入其寢、擁衾出、髻為義高之臥

及明日之闌、幸氏坐義高之燕寢、獨弄塞大呼五白、猶如義高之在、事遂覺、頼朝大怒、捕幸氏撃之、

頼朝招平頼盛于鎌倉、請頼盛召其從者左衛門尉平宗清、將謝舊恩、頼盛出洛時諭宗清、宗清辭曰、今貴族危於西海、臣心不安、何以頼朝之招為幸哉、頼盛有耻色、而謝曰、我離諸族、留在都下、我心亦何安乎、我曾憐妻子、不從諸族、今猶耻之、汝以往日之留為非、則汝何嘗不諫我乎、宗清正色曰、凡人可惜者命也、頼朝有昔日之免、而有今日之榮也、臣非不屑公之留矣、臣曾奉故尼公之命、送頼朝於篠原、聞頼朝不忘之、臣今若從公至、則遇之厚耳、然

不忍西海同僚之嘲也、如公則不可背頼朝、是時勢也、如微臣則不行何害之有、公若臨戰則臣先驅致命、如今之行、則臣不從何患乎、頼朝若問臣、則公謝可以臣疾也、而遂不往、聞者感其義志、爲之濺涙、頼盛亦不得强促之、及頼盛到鎌倉、頼朝先問宗清、頼盛謝以其疾、頼朝豫書宗清領邑之狀、且設斂馬衣帛等之贈、而待之、及此以其不至爲遺恨、頼盛出洛後、宗清到屋島屬平氏、

下河邊行平在壇浦、粮盡無資財、即脱鎧冑換之小舟、先諸軍士之船而棹之、或怪問曰、卿不着鎧冑而從軍、乃臨戰何得全身立功乎、行平曰、我命不足惜之、今雖不着鎧

冑、而乘小船、進退隨意、以欲先登矣、

源義經假爲修驗者形、避難經北陸道赴奥州、到念種關、辨慶聞戒禁太嚴、使義經負兩笈先行、辨慶把金剛杖、屢打罵之曰、隷不力也、何行之遲乎、關吏見而相笑曰、行者何呵責之甚乎、而不禁之、既入出羽國、辨慶叩頭流血謝罪曰、嗚呼悲哉、爲赦君之窮厄、屢爲不臣之事、恐難免天罰、義經泣曰我之無幸、遂不能報汝等之深哀、

頼朝平陸奥出羽後、領賜兩州郡邑於諸將郡士、賞其軍功、畠山重忠賜葛岡郡、是狹少之地也、重忠退語人曰、此役我奉先鋒之任、然爲群士被超、我不敢争之、爲周賞於同僚也、今衆士預厚恩者、非我不誇功之故哉、

平氏舊將上總忠光潛往鎌倉、以魚鱗覆左眼爲眇、候頼朝、頼朝欲作祠堂、而相其攸、役夫之中有眇夫荷土石者、頼朝怪之、使人問焉、其對語不分明、佐貫廣綱縛之見其懐匕首、推問之、對曰、我上總忠光也、來往鎌倉候幕下、欲報主仇、既有年矣、嗚呼幕下天命不悛、果不遂我志、頼朝命和田義盛禁錮之、

建久六年、源頼朝詣東大寺、平氏家人薩摩宗助佯爲僧、雜衆僧之列、徘徊南門、候頼朝、頼朝入門怪其形、使景時捕之、而脱褁頭巾及袈裟見其斷髮不斷髮、景時推問之、

宗助言其志而不隱、頼朝義之、然宗助請誅、故遂棄市、

上總景清同候頼朝、不遂志而自首乞降、頼朝使義盛囚之、景清不讓、屢罵義盛而傲惰、義盛告頼朝、頼朝改之禁錮八田知家之家、景清遂絶食而死、（或曰、景清呑炭漆身爲癩候頼朝、）

源頼家甚好蹴鞠、抛政事、日々業之、招紀行景於京師、師之、北條泰時就中野能成、諷諫頼家曰、蹴鞠者風流之遊也、朝廷弄之、非雜戲之比、然頃日大風、鶴岡宮顛倒、群國饑饉、當此時閣下不憂民苦、遠招京師放遊之輩、不顧政務、昨夜怪異、恐是天誡閣下也、故將軍嘗催海濱百日之遊、時有天變、遂止之、以自警焉、閣下深思之、頼家不悦、

建仁元年、泰時到北條、去歳不熟、民庶糧乏、而失稼穡之計、民皆上狀、欲貸米穀、以今年之秋收復之、又有大風、田租皆荒、民欲餓死、故泰時召民庶、悉燒符券、而自諭曰、縱雖豐稔、何使汝等償之、況凶歳乎、於是賜人米一斗及飯酒饗之、民庶皆悅、垂淚拜祝曰、願閤下子孫繁華、千秋萬歳、歴日歸鎌倉、

北條泰時小名金剛、幼時步遊、多賀重行遇之於路、不及下馬、頼朝聞之、面責重行曰、禮不論老少、可依尊卑、金剛者我姻族、而非汝同僚之比、何不禮乎、重行恐懼而僞言不然、願問稚君、而贊之、頼朝召金剛問之、對曰、重行於我

無爲不禮、然重行實不下馬也、頼朝感金剛幼而有仁惠、賜良劍賞之、戒重行無禮且僞言、以收其采地、

和田義盛謀叛、義盛嫡孫朝盛爲實朝之倖臣、其寵絶倫、及義盛結怨罷牙參、蟄居不宿直、心太愁之、及此夕、欲爲僧遯于京師、先呈書於祖義盛父常盛曰、今叛逆之謀已成矣、小子欲爲父祖竭力、不忠于君、欲爲君致身、不孝于父祖、於小子之身、取捨難辨、愁悶斷腸、不若唯爲僧遁世耳、即封其書、弃置內寢、而爲謝實朝之恩顧、夜詣幕府、時實朝出南堂、賞月與侍女數人、催倭歌之會、見朝盛至大悅、朝盛獻歌、實朝見詠嘆、感其秀逸、朝盛從容告其身無

不忠之心、實朝欣然、即賜采邑數所之狀、朝盛拜謝而退、不歸其家、直到僧淨遍草庵、薙髮號實阿、出奔京師、其明日義盛怪朝盛之不起、使人窺其寢、寂寂無人、唯有一封、義盛披其封見之、而驚且震怒、以其嫡孫而有兵術、又太惜之、即命義直逐留之、

和田亂平後、實朝賞功臣等、義時泰時皆同賜印章、泰時附印章于廣元、再三辭之、實朝曰、有功者、各受其賞、卿何獨辭之乎、泰時曰、義盛嘗報公命、謂於幕府無逆意、唯結怨義時耳、然則彼叛者敵義時也、及府軍防之、麾下勇士多戰死、今以所賜臣、加封功賞之不足者可也、臣是爲父

擊仇耳、奚特有公賞乎、人皆稱其公正、

畠山重忠子僧重慶聚流民於日光山、實朝使長治宗政捕之、宗政不歸家、直馳到日光山、斬重慶而歸鎌倉、獻其首、實朝使源仲兼詰之曰、重忠無罪被誅、今其庶子有密謀、不可以恐焉、故命汝捕之、然倉卒誅之何乎、宗政張眼大瞋、而誓語仲兼曰、彼僧叛逆之謀、既發覺、捕之太易、若捕之、則爲尼女所憐、而遂免矣、故臣斬之、以塞尼女之口、今如此命、則他後誰有致忠者乎、閤下之言不可也、宗政雖不肖、故右大將公嘗欲賜恩祿數矣、宗政辭之、而特欲請賜蓍目、而糺東海道十五國之不法、故公爲重武備、即

賜蓄目、至今為鄙臣之家珍、凡有功者賞之、有罪者刑之、
而後天下之法正、如今世賞無優劣之品、刑無輕重之分、
唯以歌鞠為業、似廢武藝、以嬖妾為宗、如無勇士、故没收
之地、多皆賜寵女之湯沐、不賞勇士之勳功、如椽谷重朝
之舊領、為五條局之采邑、中山重政之没地、為下總局之
食封、故有功者、徒勞束手耳、恐不有麾下士為君致身盡
忠者矣、仲兼無荅起座、實朝聞之不悦、使宗政蟄居小山、
朝政請赦其過言、實朝許之、

泰時勞慰大和守三善倫重玄蕃允三善康連民部丞藤
業時精勤、凡每聽訟、泰時早到廳、倫重康連業時未明候

廳、待泰時之至者數矣、故及此、

將軍賴經上洛到天龍河時、諸從士競渡浮橋、行列不整、
監士横地長直制之不聽、長直馳告泰時、泰時到河邊坐
敷皮見之、雖不發一言、衆皆成禮行列自靜、宿橋本驛時
群士各豫點定旅店、而無一室之空、北條實時以無宿館
露次於舞澤松原、泰時聞之曰、實時者小侍別當、而重職
異他、宜迯公館、今露次野外、我輩何獨安休乎、而移到實
時之所宿、足利泰氏三浦義村等各讓其館、到松原請泰
時曰、公不可露宿、恐有諸人之煩、故各以其館讓實時、於
是大和守加藤景朝辭其館、招實時移居之、泰時乃歸本
館、

貞永元年、北條泰時定成敗式目五十一條、其所定多嘉
言、可以便於政務、遍行于世、故不載于此、

海野幸氏與武田信光争上野三原莊信濃長倉保之境、
泰時聽訟從式目決之、以幸氏為勝、鎌倉流言、信光以訴
之不利、含恨欲寇泰時、泰時聞之語人曰、顧人之恨、不分
理非、則於政道不得其正、怖人之冦、誣枉為直、則又得私
諛之謗、嘗建曆年中、和田義盛率其族、強請赦胤長、然遂
不許、而縛胤長示之、義盛他日雖有叛心、然臨其時、不能
奪之、凡斷決無私、則如此、預政者不可不公明正直也、

泰時聽訟公直、有來訟者、泰時顧二人之顏、愀然諭曰、泰
時執天下之政、欲人之無姦曲、今卿等二人皆廉直、則無
訴矣、然有訴、則其一必姦曲之人也、一姦在國、則為萬民
之禍、天下之所忧也、卿等他日持證文來、而若有姦曲、則
陷罪矣耳、二人退相語曰、武牧公正、不可枉事、遂其非者、
自悔之而止訴、如此者猶多、泰時見無慾者則賞之、有慾
者則厚諭而辱之、故無姦偽掠人者、下總國有一地頭職
與領家之官吏、論事訴鎌倉、泰時及評定衆撿断之、官吏
先訴、而其言有理、地頭聞之、拍手向泰時謂曰、某負矣、某
負矣、衆皆大笑、泰時獨改容、嘆賞曰、善哉卿自以為負也、

泰時預政、年既尚矣、訴之不理者多、皆託言飾詐、未見如
御從理而服不解陳者、卿是質直人也、座上笑者、皆改容、
而泰時決之曰、官吏所言、固有理也、然無解地頭之意者、
故相矛盾、今明察之、則地頭亦無罪、且其言直也、於是論
官吏、而免地頭三年之租税、

寛喜元年、天下饑饉、貧民作券、借富家之米、泰時悉收其
券、下令曰、令貧民苦饑、來歲豐饒、而還富家之米、則利倍
者、泰時足之、民皆莫苦之、及來歲還米、泰時悉足其利倍、
而各還其券、特貧乏者、泰時與米還之、民皆仰其德、

泰時每事守儉、凶年則器物衣裳、皆不新制、如烏帽、亦補

綴著之、其家屋破、則僅修之、而恐費民之力、不以改為、語
人曰、凡人家板墻者、為掩其內也、泰時板墻者內皆發露、
群士各聞之、往請泰時曰、公之板墻多破、而不便戒備、宜
築壁鑿隍可也、某輩各分築之、則不日而成矣、且不為民
費也、泰時曰、卿等厚顧我、故其言太安、然各國召役夫、則
民之煩多矣、卿等雖謂便戒備、而泰時若遂竭、則鐵壁四
圍、何免矣、運不竭、則板墻不修何害矣、鑿隍則馬或陷之、
道路之憂也、如板墻之破、則修之足矣、群士皆無對、聞者
感之、

青砥左衛門尉藤綱者、藤滿季子也、生而穎悟、藤滿以其
母早為僧、受密宗之業、畧通其法、藤綱弱冠不屑其業、發
憤還俗、覃思讀書、時有行印者、有博學之名、藤綱負笈就
學有年矣、聞時賴詣三島社、潛在從者之中、詣三島而隨
雜具之車歸、及片瀨川、牛渡水中、藤綱笑曰、此牛習守殿
（指時賴）之佛事乎、相伴者問藤綱曰、汝言何哉、藤綱曰、頃日
不雨數日、田畝葉枯、民皆悲饑、然此牛不渡田畝、渡于水
流、而不為國用、伴者又詰曰、汝言然矣、何其以守殿之佛
事為譬乎、藤綱笑曰、鎌倉所在之僧、碩德優才、能持戒律
者、多皆貪窮臨饑、唯厭金米者、皆外飾錦綺、內嗜色肉耳、
然今年之供養受施物者、悉破戒無智、而富貴之僧也、持

戒碩德、實修行佛法者、無得一物之施、豈謂慈悲之供養
乎、今此牛足有餘、而無補不足、其理何異矣、伴者感激其
言、二階堂入道藤行久聞之語時賴、時賴嘆曰、我過矣、我
過矣、夫人是也、乃何人乎、行久曰、青砥氏之子也、時賴曰、
何知彼之晩矣、於是召藤綱咨詢政務、監引付之事、藤綱
直而無私、敬而愛人、揚善懲惡、儉而不驕、威而不猛、不好
逸樂、為身不散財、為親不隱非、而其家富累千金、故見遠
國群士勤仕鎌倉者之用度不足、則隨分貸其金、不受其
利倍、領邑之小者、各與之、受恩者感悅、或有贈包苴謝之
者、則藤綱大怒不受、而喻曰、群士勤仕鎌倉者、不可怠之、

而遠國領邑千里饋糧、其費不可勝言、故其邑民勞役有飢色、我爲國悲之、貸贈微物、以輔費用、我非親附卿等也、然卿等以爲受我恩、何戾至此乎、贈包苴者恥去、又聞近國貪者、則招其人、而問其所以爲貪、聽所以其無私、而與財以教誨他後不至貪也、若有無故而徒貪者、不與一物、而戒諭之、人問其故、答曰、此非憐某人、爲國悲之、是報守殿之恩也、每問其貧民、若聞其地頭不義者、則密招其地頭、戒諫懇篤、故多皆伏其言、而改其過、凡爲人戒諫者、不隔貴賤親疎、人皆服其無私、藤綱所領給三萬四千餘貫也、時頼感其公直、少其所領、欲與之邑、而懼藤綱之不受、

而未果、一日召藤綱授之數邑、藤綱辭曰、不知是何賞哉、時頼假託言曰、我詣鶴岡有奇夢、一衣冠老人來告謂、心無私而理不暗者、無若青砥左衛門矣、汝欲政正國安、則盍厚賞彼乎、而覺、我以爲神告也、何乖之乎、藤綱對曰、然則臣猶不受之、所謂夢幻泡影者、譬諸事之無實也、閣下若乃夢刎臣首、則雖無罪、而從其夢乎、凡薄報國之忠、蒙超分之賞者、謂之姦賊、臣不肖無忠誠之寸功、何被姦賊之名乎哉、而固辭不受、歷日時頼又召藤綱、密諭曰、我以汝爲耳目、而預諸務之政、然領邑小、則無威望、無威望、則天下之人、不信其言、汝勿辭領邑、藤綱叩頭曰、閣下之言、

其厚庇餘于微臣之身、如此則臣無一邑、而天下之人、豈輕侮哉、不如此則縱然有幾萬貫之邑、人輕之矣、唯冀以臣無私、示同列之預政者、則不假一邑、自有威望也、臣非夸私威而爲自謙也、閣下以爲天下計、故述臣之寸哀耳、今臣起自樸樕、用於柱梁、若乃有小過、則其罪倍同列、斯可也、今所領邑而財用恒足、猶有餘蓄、從士三百、練卒二千、以備不虞之用、縱向東與西海之遠、可勤三四年之役不勞閣下之心矣、是臣之分也、凡智謀有分、率兵過其分、則不作用、今加賜領邑、過臣之分、雖賜何益矣、然則先所謂超分、盜賞者也、是故古之封爵、各隨官位職之大小、是

所以不虛其領也、時頼大服其言、藤綱巨富好儉、居常衣袴皆用布、且夕所食、唯糲飯菜羹、燒鹽乾魚耳、出仕則帶木鞘刀、叙爵之後、木太刀結弦袋、使人持之、爲身不爲費、爲公事則不惜千金、見貧者、隨分與財、一日有訟時頼領邑之民者、評定衆皆憚時頼、以理爲非、枉斷決之、獨藤綱不從、遂糾時頼邑民之非、決之、其勝者喜藤綱之無私、而包錢三百貫、密投其屋後而去、藤綱見之大怒曰、非我扶彼、唯從理之所在、而欲使守殿不受人嘲耳、我何受彼惠哉、而遣人於其邑、遠送其錢還之、藤綱有召、夜詣北條氏之第、過滑河誤落佩袋之錢十文於水中、藤綱驚躁、命僕

以五十錢買蒿炬、探水中之錢、得之大悦、人或嘲之曰、得十錢而失五十、可謂利小損大也、藤綱聞之攢眉揄曰、嗚呼汝何愚乎、不知其費、不屑惠民、水中之錢者、不求則遂失、買炬之錢者長在商家、而不失之、我所損者、商之所利也、不併失六十錢者、豈非天下之利乎、嘲者耻而去、

北條時賴常愁風俗之衰、潛問青砥左衛門藤綱曰、我執天下之政以來、日夜苦心、欲無私無慾、而盡撫民之術、以正政務、明賞罰為意、然逐年多無道之訴、故知風俗之惡、自謂我所行之非也、如何而可乎、汝雖弱冠而好學志道、事上無怠、我見平生之事業、知其無私、汝為我莫隱也、藤

綱對曰、臣蒙昧不知道、所言何益焉、然不對則不忠也、臣伏顧、今風俗無道、其本有二、凡於閣下之政、撫民無私、詢事無過、然所以風俗之衰者、在上下之遠而已、何則國多不忠不孝之人、故爭訴日繁、姦曲月盛、然鎌倉預政者、為私慾所拘、不顧風俗之廢、或有訴者、就其所親私告之、則密諭其相訴者謂、若有非則可遭罰、雖有理得勝而損人無益、而其有非者隱之、其有理者誡之、使之強和平而中分之、故理者半負、非者全勝、是故愚者以為法而惑之、智者慨嘆而黙止、其餘私計不可枚擧、遠國守護地頭皆習之、如此不罰非者、其無道何止矣、今天下囂然嘲誚、憋然

嘆息、而閣下無知之者、以下之所私者不達上也、是民之懷憂一也、今鎌倉所在之學者、退省其私、則姦佞多慾、所好者褒揚之、不好者毀棄之、或嫉人之善、或勸人之惡、唯有博聞之譽、而無躬行之實、言與行違、故受其教者皆習之、又見其稱僧者、不事戒律、唯多慾而貪檀越之施、蓄無用之財、外則身纒錦繡、口唱佛語、內則羅珍羞之肉、漁粉黛之色、怠其戒行而不行其學、故住有領之寺、皆姦而有位、富而無智、見戒律之僧嫉誚如仇、聞其說人、則曰雖不持戒勤學、而隨一心之所念、而成佛矣、其為師者然、則弟子檀越亦皆然矣、親炙之者悉效其無道、至若社職不尊

其神、司天陰陽皆說其虛而誑人、是國之亂俗二也、斯二者天下之大蔽、而上下之遠也、閣下不悟之、上自預政者、下至民庶姦曲如斯、則天下何靜矣、唯以閣下尊道而有威重、故人畏憚之耳、時賴大息曰、嗚呼汝不告之、則我何以知之、若預政者然、則民何無姦曲乎、是我罪也、於是時賴選廉直十二人、密來往諸國、聞諜之、果如藤綱之言、時賴特命監吏記評定引付之枉斷訟者、二百九十餘事、時賴會評定引付之衆、或戒之或罷其職、而改定其訟、明決理非、時賴語衆曰、甞泰時選才學之人、預評定之事、然近歲為傳家之業、而及其子孫、不肖者惑理非、姦曲者亂政

道、是民庶之憂而亡國之基也、掠上罔下、不可不罪之、於是檢其姦曲者、或流之、或放逐之、而賜賞于藤綱、監評定之事、

北條時頼辭職剃髮、佯爲行脚僧、微行諸國、窺風俗、察民情、過攝津國難波浦、日暮請宿於蜑人之家、有一尼辭曰、嗚呼此居也、非海藻則無席、非磯菜則無食、上人何得宿此乎、時頼固請不止、尼引之座、而手炊飯供之、時頼見其尼不鄙野、疑問曰、尼公何無助薪汲者乎、尼愀然泣曰、我曾受父之讓而領此地、不幸喪夫失子而爲寡婦、我族宗爲此郡之地頭、假關東之權威、侮我寡獨、奪掠此領、我欲訴之無依頼之人、故窮居野處、至斯極也、時頼聞之憐其貧窮、容出笈中之硯、作倭歌、書佛前位牌之後而去、及歸鎌倉、召其尼、以牌後之倭歌爲信、戒彼族宗之押領、沒收之而授其尼、

北條貞時慕泰時時頼之風、潛心於政務、屢遣監使於諸國、而考察守護政刑、尋問下民愁苦、歷年其使者有爲邪惡者、貞時不知之、一日修驗者十八人、群來貞時門前撞鐘、其聲大響、貞時聞之驚怪、召之自問其故、衆皆答曰、某等是出羽國羽黑山山伏也、國俗呼修驗者曰山伏、貞時曰、所訴何事哉、衆曰、羽黑山古來多向國山伏、若有邪義則官吏送之於本山、衆中糺其罪、以據法決之、是不易之法也、然頃間有一山伏、佯稱鎌倉向國使、而犯妨人民、事覺官吏捕之、不達本山而誅之、衆中未知彼山伏罪狀當否、若其有罪者可誅、則向國監吏假公威、盜掠民生者、不可勝數也、且受容旨、巡諸國、耽賄賂、私親踈、故強暴者與彼親、則不達於上、其踈者則雖有善政、亦公不可知之、然則百千之罪人幸免、而羽黑一山伏獨被罪者何哉、公欲盡治國之力、而未知群吏之私姦、故不憚嚴威、撞鐘以驚高聞、以達下情、貞時赧然而謝曰、羽黑山伏被誅之事、其未曾知之、如向國監吏則想其或然乎、願修驗者爲我暫留於此、乃卑族料、而召評定衆奉行人、咨議之、且譴責之、而糺問案治、則羽黑山伏果無罪而誣者也、貞時彌鞫問眞僞、誅向國吏三人、流評定衆九人、而新置議政者十人、索捜諸國守令宰吏、則伏罪者百三十八人、其連坐者及五百人、二階堂道仙曰、自遠州牧時政右京兆義時執權以來、未有刑人如此者、闔國所思可不耻哉、請重者輕之、輕者宥之、貞時不聽曰、我不知監吏惡而得罪於天下、今若耻之而不糺之、則暴惡彌長、下民彌苦、然則何面目而立衆人之上哉、由是重罪輕刑者、連坐者都千餘人、道仙曰、公之言正本根、我之言枝葉而已、乃退而謂副師政法嚴重也、然評定

衆未必正直、我知而不言、則阿黨也、告之則殺人之端也、不若身退心安也、即辭評定衆、

延元二年、尊氏遣書於肥後國、招降菊池武重、武重答曰、其承恩不報者、非所以為人也、尊氏昆弟、蒙超涯之君恩、而反逆傾君、其無道之甚、劣於禽獸、我懲生於天地間而為人、何與禽獸同群哉、嗚呼、今官軍失利、國家為禽獸之有、我為前朝之臣、苟生增憂咎恨、欲自殺旌忠、則令汝得利、官軍損勢、則似不忠、故猶據孤城、以待汝來擊也、汝為丈夫則早來斬我首、我以弱敵強、而遺武名於後世、是所願也、

元弘亂、筑紫少貳大友、隨北條高時、高時滅、後醍醐帝重祚、少貳大友請降謝罪、帝使廷臣議之、衆議不決、又召武臣等問之、楠正成曰、文武同揆、至議功罪、則文道武法非二、宜在廷議、何問武臣而決焉、但少貳項間贈臣以金帛若干、臣與彼無舊縁、故附使者而返之、想夫諸卿亦可受彼物、然返之、則其議為公、若受之、則其議牽於私而已、無故而贈物者、可疑之、

貞治年中、畿内西海不静、細川頼之憂國之心太切、常想、山名時氏、仁木義長、有功無罪、然皆為敵、共是佐々木道譽所為也、為君欲揆此賊、則復起兵革、不如運策致静謐、乃自阿波國入洛、密説將軍源義詮曰、今諸將多是與敵對陣、若山名時氏、楠正儀、約期襲洛、則公令誰拒之哉、公若赦時氏、畀其所押領、則山陽山陰自平、又大内弘世頃年屬南朝、赦之、其所領不改、則可以抑菊池也、公許我言、則臣可漸諭而招降也、且聞楠正儀亦不滿于南朝、是亦試之、義詮喜曰、太平之基可以開焉、但赦時氏則赤松亦叛乎、頼之曰、彼兩家素無宿怨、唯依為隣境近年挑戰耳、時氏降、則赤松亦可諭之令無怨也、義詮曰、卿其熟圖之、頼之曰愚策勿必漏之、若事成而彼等請降、則公獨斷而決之、臣亦佯為不知而賀耳、義詮頷焉、頼之歸阿波、先遣

使於山名及大内介、大概述其趣而試之、未幾、時氏義長弘世降服、經年正儀亦入洛、

源義滿幼、細川頼之輔佐之、以天下為己任、出條令、禁誇奢、用儉約、而退佞臣、進正人、且使有文才者、侍義滿左右、從容匡導之、為敬老納諫之媒、又撰法師六人、蒙異體衣著袴橫帶大小刀、似俳優者、名曰佞坊、又曰童坊、稱某阿彌、讒諂佞媚、妄言讙傲、徘徊營中、屢為諸將士每被玩侮以為笑具、為欲使義滿疾佞者也、故諸士若有為讒佞者、則呼曰士中童坊、人皆耻惡之、頼之又定制法、誡近昵于義滿者曰、勿苟亂善惡以希旨、勿誘君於惡事以貪寵、勿

故下當有事字

知可諫而不諫、勿巧言構讒以欲報私怨、勿外飾言行、内
懐邪奸、勿好遊樂而怠公務、勿市私恩以比同明、勿無忠
功而漫貪祿位、勿恃寵威而作驕慢、若有人爲件々之事、
則可速告于衛長、賞其告者、而罰其犯者、頼之又決斷諸
士領地訴論之事、以尊氏直義義詮之有印章者、返與本
主、如高師直等所私出狀、則沒收之、其餘政道、能糺彈理
非、世以稱良傳、頼之又陰以善言誨義滿、而陽言之、故雖
幼冲、諸臣皆無不畏伏、

後光嚴帝有讓位之意、故請武家議踐祚之事、觀應上皇
崇光在伏見殿、遣日野前中納言藤敎光、說細川頼之曰、朕

是後深草皇流之嫡也、依兵革之變、而今上即位、此次踐
祚者、榮仁親王崇光子固當、卿其圖之、頼之對曰、此非微臣
所預、宜在聖斷、上皇再諭曰、承久以來、紹運之次、決於武
家、何不預知之、頼之曰、勅諭良有以也、然今上承統年久、
讓其皇子、則阿誰何擬議之、將軍猶少、如微臣、不可左祖、
不可右祖、唯任叡斷耳、由是緒仁踐祚之事定矣、緒仁即
後圓融帝也、

細川頼之執權五年、威望太高、自謂權侔人主者、所以招
禍也、不如自損而重將軍之威、乃使近習者、密說義滿曰、
君於諸將列坐之時、譴責微臣、然則將威尊重耳、既而中
秋之夜、召諸將於營中、賞月賜酒、義滿威儀不正、頼之進
諫曰、輕遽無狀如此、諸將抱怨、國家不治、義滿艴然、翌日
召頼之責曰、汝於衆中辱我、疑其恃權欲奪世乎、我不能
見汝面、頼之佯驚而退、謂人曰、我雖不挾私、然氏族等漸
驕、將軍雖少、防之履霜、托細事譴責我、而抑之者也、嗚呼、
眞武將也、即閉門蟄居、諸將皆謂微武州則誰治國家哉
乃爲之請赦義滿、不聽、諸將皆請令頼元行政、義滿許之

鎌倉氏滿、欲催東國兵侵京師、管領上杉憲春諫曰、京師
爲嫡、鎌倉爲庶、今圖不軌者逆也、臣以死爭之、願府君順
服京師、永鎭關東、氏滿怒曰、顯祖尊氏、知義詮昏弱難保

國家、故以關東附我先考基氏、中分天下、先考勇威能卞東
國、義詮不能平畿内、屢出奔都外、其幸終於床寢者、諸將
以畏先考威、而加援救也、方今義滿驕侈暴猛、諸將面從
不心服、必招敗亡、若爲他族被奪、是家門之恥也、我帥八
州兵進發、則京軍誰可敵哉、郤彼驕暴以登上將之位、鎭
天下、我家永爲武門之棟梁、然則協顯祖之志、揚先考之
名、我言一出、不可以變也、三浦滿忠彌慫慂之、東士壯健
者亦勸之、憲春屢諫不聽、憲春辭職蟄居、義滿賜書於憲
春曰、可運東西和平之計、憲春得義滿書歎曰、我諫府君
再三、然不聽納、而將軍之命亦不可違焉、若復諫之、則府

君以我爲有貳心、不如以死諫之、或其有感悟乎、乃遺極諫之書、閉門自殺、氏滿見諫書大驚、感其忠而窺京之心忽止、由是都鄙無事、

山名時氏常談曰、我少在上野國山市邑、而家貧窮乏、及壯強、在軍旅、嘗艱難、故知今日之安樂、皆是公恩也、我兒輩等、生於安樂、不知貧窮、故不量其分、不知公恩之重也、我沒後、子孫等必圖不軌乎、常以是戒子孫、山名氏清謀叛、小林修理亮抑涙曰、此擧也、臣雖欲諫、而以不與謀、故徒憂而止耳、伏惟昔年先君時氏悔過入京之後、一族併守十一州、其餘所領亦萬計、繁榮無可比焉、故家僕等驕

恣、屢致暴逆、世人歸罪於君、君不懲彼而反謀逆、何其事之戾乎、神明豈歆非義莫乎、且縱雖事成、而天下之英雄、豈去幕下就麾下乎、然則上無神明之助、下無英雄之援、大事去矣、非徒無益、亦必招禍而已、臣欲退則倍奉公之義、欲進則羞不義之名、不如戰死而兩全也、乃退出、氏清默然、人皆感其言、

今川貞世、仕將軍義詮掌侍所、義滿時爲九州探題、頗有文才而能倭歌、年老致仕、改名了俊、作教訓二十三條、示諭其子仲秋、其中有可取之言、以遍行于世、不及載于此、

將軍源義政、以多賀豐後守高忠、爲所司代、辭之、義政強命之、高忠曰、臣歸家與妻議之、義政笑而許之、高忠歸謂其妻曰、我忝重職、然汝多言則我不受命、縱雖何等事不開口、則受命耳、妻曰、良人任職、於妾爲幸、何妾言哉、良人其安心、高忠曰、善、明日、高忠試倒肩衣而出、妻起引袖曰、肩衣倒也、可改着之、高忠曰、我知汝不能默、故豫諭之、今隔一夜而忽之、況於累日之久哉、婦人多言、則妨於聽訟、然汝不可棄也、我唯固辭此職耳、妻恥悔謝曰、他後不可發一言也、高忠乃任所司代、得無内緣之賂也、高忠能斷訟、不妄殺人、皆以爲協其職、

尼子晴久與陶高房毛利元就挑戰時、晴久族下野守素

有深慮、每臨軍、非必勝之勢、則不妄戰、故人皆嘲之曰尼子比丘尼、既而高房進擊晴久本營、下野守察敵陣勢強而揚言曰、此戰我輩不死則大將（晴久）恐不免乎、我爲先登可死之、平生特勇以我稱比丘尼者、不食其言、則繼至、諸隊共進、破陶先鋒、斬其部長深野氏宮川氏、時元就家士中原氏放矢中下野守、落馬而死、

上杉憲政、圍河越城踰月、北條綱成謂其屬兵曰、城中人不多、運道既絕、則難久保守、寧與餓死、不如早一快戰而死也、衆皆同之、欲待時機而發、北條氏康在小田原、召諸將議曰、河越城陷綱成戰死、則我家大患也、速撥援兵、然

敵甚衆、則容易發則必敗乎、深謀遠慮而遲滯、則城不能保也、彼此之間一失、則大事去矣、我欲遣使於城中、抑其妄發而待援兵至、然大敵塞路、無由入城耳、誰爲我達此言於城中、時福島辨千代（綱成弟）歲十七、前席曰、我詐敵軍入城達其言於綱成、縱然爲敵被捕、亦不肯泄言也、君若慮我年弱、而遣他人而被捕、則恐密策之漏也、氏康壯而許之、辨千代唯獨赴河越城下、敵不辨其主客、城兵木村氏望見知其爲辨千代、與其徒十騎出城迎之、辨千代馳入、告綱成曰、小田原援兵來在近、固守待之、城中欣々忽、

小幡上總介者、上野國峯城主也、屬管領上杉憲政麾下、

而與憲政有隙、憲政赴越後、依長尾輝虎、輝虎亦惜上總介、時小幡參河守通輝虎、欲導彼兵而擊上總介、上總介去峯城赴甲州、憑武田信玄、而以其餘威得復上州故地、上總介者箕輪城主長野信濃守壻也、信玄攻箕輪、長野不服、拒甲州兵七年、而城陷、長野氏滅矣、信玄遣原氏內藤氏諭上總介曰、汝與長野結婚、長野叛我而滅、汝可去其妻而結新婚於我家也、上總介曰、我蒙厚恩、太山爲卑、一身進退、只是隨命而已、然長野未滅之間、有此命、則捨妻而返長野、甚容易也、今長野滅、則無可返妻之處、我縱雖伏誅、不能忍去舊妻之嘲、原內藤、率衆圍小幡家、小幡纔三騎到甲府、請伏罪、信玄曰、小幡義心之堅如此、我素知之、故雖新附之士、爲先鋒之列、而不敢疑之、可謂嘉壻也、乃以上總介娘、妻武田左馬助、而相共親睦、

大內義隆家老陶隆房謀叛、其臣深野房隆、宮川房勝、流淚諫曰、公其狂乎、何企逆謀哉、先公道麒事大內家、忠義無雙、屢立戰功、太郎義清其一子也、曾聞其謗義隆而謂彼不忠之端既顯、我死則彼必叛也、我非不愛彼、然豈代累世之君哉、乍誅義清、而以公爲嗣、是此衆之所知、而擧世感嘆之、公不養於先公、則豈有今日之勢哉、然構逆心、則不忠不孝之大罪、何免天罰哉、公是深慮之、改黑心而

盡精忠、則先公之亡魂開笑於地下乎、隆房大怒曰、汝等勿言、我心決矣、縱蒙天罰爲亡父罪人、亦不能止此事、深野宮川相語曰、我輩不能從不義之軍、不如早從先公於地下、而相互接刄並死、

三好黨圍將軍源義昭於本國寺、織田信長援之、未至、義昭恐賊黨聞援兵至、而急屠本國寺、密議夜中去本國寺逃於他處、左右皆勸之、細川藤賢曰、聞三好義次等援兵既近、且信長亦來不日、若去此爲賊被捕、則何恥加之、不如守此而待明日也、若急則臣等死而已、義昭猶有不安之色、藤賢曰、然則君微服間行而逃、臣願賜幕下旗、辱冒

幕下名留此、賊若急至、則戰死以掩君之耻、臣身雖不肖、
然世世為武將之股肱、衆之所知、何讓他哉、義昭且感且
耻而止、已而信長至、三好等解圍而去、

佐々木承禎使其子義弼、攻柴田勝家於長光寺城、勝家
固守、承禎亦往會、增兵圍之、不克、承禎密畀賂於庶民、問
城中之事、曰、水乏、承禎遣兵於諸方絶水道、然城中無憂
色、承禎頗異之、故試遣平井氏於城中、佯約和議、勝家晤
語、平井氏及退告人曰、我久勞軍務、氣宇太疲、今欲盥漱
為我出水、勝家悟其密旨、盡城中之水、以入銅盤之中、使
二士擔之以出焉、平井盥漱事畢、勝家飜餘水而不敢惜

之、平井大驚語承禎、承禎亦驚、勝家告諸士曰、敵軍既知
乏水、若久在城中、則必有後患、速出擊之而可也、乃設酒
宴、相與告以死討彼、悉飲城中之餘水、自揮陌刀打破瓦
甕、而急入承禎之軍、大擊之得首七百餘級、承禎大敗而
走、

元亀三年、三方原之役、武田信玄兵追甚急、
大神君殆危、夏目次郎左衛門吉信、佯稱御諱、率私兵二
十六人、力戰數回而死、

織田信長滅朝倉淺井、而後饗諸將、佐々成正亦與其會、
及退謂同僚曰、如僕不才者、亦幸列席末、皆是君恩廣覃
而無私也、故君高大門戶至如此、古云、君得道、則人戴之
如父母、仰之如日月、願沉潛反覆于此、無為不善、然則四
海皆懐君之化、信長聞而感其志、加授采地、

武田勝頼、出兵於遠州、陷高天神、取城東郡、而歸于甲州、
故頗有誇色、高坂彈正向長坂長閑大言曰、武田滅亡在
近、長閑叱曰、汝何言哉、彈正曰、先君遺言、唯以保守為要、
然今君入敵境得勝利、必負其武勇、不用諸將之言、然則
不拘時勢、與強敵戰、是取敗之端也、我故知此役之勝不
可喜、而為亡國之兆也、

武田勝頼圍長篠城、城中粮盡、城主奥平信昌謂衆曰、城

兵臨飢、援兵遲到、則城可陷、誰脱圍到吉田告急哉、時勝
頼兵四面充塞、無出城之術、鳥居強右衛門曰、臨危致命
者、士之分也、何辭焉、我速到吉田促援兵、若没圍中則老
母幼兒、願垂哀憐、信昌壯之而遣焉、鳥居約信昌曰、我到
吉田承高命、則速登高山舉燧、舉之三、則援兵之至也、若
僅一、則可知援兵不至也、約畢而出城、脱圍到吉田、告
神君、　神君曰、信長明日可到岡崎、汝速往啟之、既而信
長到岡崎、鳥居來告長篠事急、信長曰、我既到此、往救不
日、汝往告之、鳥居喜而歸長篠、先登城外高處揚燧三矣、
城中望見大喜、既而鳥居欲入城、敵圍而捕之、問曰、何故

出城又入城、鳥居以實告之、武田信豐佯作鳥居書、述援兵不至之趣、挾矢射之、城兵佽揚燧如約、知爲其佯而不信之、於是勝頼諭鳥居曰、汝到城下、可言岐阜濱松不能出援兵、然則城兵降而已、汝死亦可免也、鳥居佯諾、勝頼使人護之到城下、鳥居大言曰、大神君在吉田、信長到岡崎、來救在邇、堅守莫降、城中抃躍、勝頼大怒、縛鳥居磔之、

明智光秀、弑信長、而後招其婿細川忠興、忠興不荅、謂其妻曰、汝父弑君、我父子深蒙君恩、則可討賊也、汝者逆臣之女也、我不能同室、乃囚其妻於三戸野山中、令家士一色氏護之、而剃髮哀慕信長、

豐臣秀吉、與毛利家對陣時、信長之凶聞至、秀吉乃與毛利議和睦、諭使者曰、信長爲賊臣光秀被弑、然和議不可變乎、不變則我入洛誅賊、若變約、則我留於此、而與毛利決戰耳、抑我入洛緩討賊、則毛利亦信長之讐也、汝等早歸、以我言可問輝元、使者歸、輝元屬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等而評議、或有不察是非而無言者、或有欲還軍於安藝、察時勢粧者、時隆景進曰、信長之遇弑者、秀吉之不幸也、然彼入洛討光秀、則其勢沛然、誰能禦之、而今變約、則秀吉之恨、徹骨徹髓、若然則毛利家之亡滅、決而不可疑矣、且秀吉有智有勇、有武術、有大志、若人不得取大物、則孰取之、爲今彌搆和親、弔信長之死、則秀吉之喜不可測焉、若如此則毛利家之興盛、決而不可疑矣、輝元然之、遣内藤廣俊于秀吉之營、而弔信長、且憑蜂須賀正勝言於秀吉曰、信長雖被弑、而和親其不可變、輝元及元春隆景、與君不可有疎濶之情而已、秀吉大歎曰、吾想輝元若變約、則使淨田軍士暫留于此、以抑毛利、而吾入洛以討光秀、而今毛利不變其約、危藻不可言、助互修盟誓、

瀧川一益、受信長命、爲關東管領、在上州厩橋城、時信長之變聞於厩橋、一益哭泣悲慟、乃召其部屬告之、瀧川儀太夫曰、君今雖爲關東管領、然恐士民猶未歸服、況信長公捐館、則諸士必有離心也、何遽告衆哉、深秘而可也、一益高聲言曰、諺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走千里、信長之薨、雖秘之人豈不知之哉、乃召國士内藤氏、小幡氏、由良氏、長尾氏等、以實告曰、卿等欲叛則早去、我返卿等質子、今我存亡、在卿等之心、我何疑卿等哉、我無隱乎爾也、諸士皆感其遇大變壯而不撓、信而不僞、皆曰、管領之言如此、我輩豈有貳心哉、永鎮此地、則屬麾下聽命、入洛討賊、則爲先鋒、一益曰、我欲速討賊、然我西發、則氏政氏直、必躡其後、且侵厩橋也、先君父子不幸被弑、然賢息有信雄信孝、

猛將有勝家秀吉則逆賊可滅不日矣然與北條一戰示武威固根本而可入洛此一戰亦報信長恩於沒後盡微忠於嗣君也衆其合力于我則足矣皆曰謹諾乃重出質子一益曰我當營軍事卿等各歸城而休可至戰期來會焉

雜品第五

宇多天皇寬平八年施藥院奏狀稱院並東西悲田三所收養病者孤子其數不少病者差充預及雜使等令勞治孤子亦差充預及雜使乳母等令禮養院司常加巡撿然預以下人等未必其人屢加勸戒猶多懈怠恐徒費衣食

存活者寡望請令看督近衛等每日分番巡撿之所察其多少問其安否預以下之人若有闕怠重令勘當其巡撿之日錄病者孤子數付院司令知之亦其寒温不適衣食無給者令責院司謹請處分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事須看督近衛等巡撿京中之日有見路邊病人孤子者隨便令取送院並東西悲田又大藏宮內兩省所充綿及古幣幄疊等施藥院司請納之後與彼院司共相知須給三所病者孤子等莫致踈畧

源賴朝聞南都僧聖佛黨義經捕之禁錮小山朝光之家召之自按問曰義經者欲亂邦國之凶徒也有詔大搜諸國山澤而欲誅之天下皆背彼然上人獨爲彼祈請且爲諷詞何與之乎聖佛對曰豫州爲閣下之督軍征平氏使某祈其治平其年來抽丹誠時豫州蒙関東之譴責沉淪海外偶來南都某以師檀之好戒之曰卿不可背関東之命縱有譴責暫逃而謝罪可也於是使人送之伊賀國爾來不通音信謂祈請者非祈謀叛謂諷詞者和其逆心也何與之乎伏顧西海平定東関艾安者非豫州之功乎然閣下信讒人之言而停其賞辱其身遂至沉沒誰能堪之宜哉豫州有退隱之心仰冀閣下懲忿垂憐宥其罪而怡怡如故也某言非爲豫州計之唯是天下治安道也乎賴

朝直聖佛之言即命之爲勝長壽院供僧職

源賴家奪安達景盛妾欲殺景盛群士來會鎌倉紛擾平太夫人政子大驚自到盛長景盛父之家使工藤行光諫賴家曰故將軍弃館之後未幾三幡姬沒悲嘆不一然今卿好戰開亂世之基也景盛者先人所愛而有累世之功彼若有罪則我按問之倉卒起兵恐有後悔猶討之不罷則差屋先中其箭耳賴家忍而罷兵政子歸第以佐々木盛綱爲使諫戒賴家曰今卿倦政道而不知民憂娛倡嫂而不顧人謗佞哲者詘邪佞者進況源氏群雄者先人族而北條諸戚者我之親也故先人以之爲股肱耳目今諸族

戚、皆爲邪佞所妨、含怨者多、是釀國家之禍者也、乃若誅
景盛事、出無道、嗚呼哀哉、至卿之世、鎌倉爲野草之墟、頼
家畏懼其言、
松下禪尼者、時頼之母也、先是、時頼弱冠、一日禪尼饗時
頼、城介藤義景爲禪尼之弟、故營饗禮、豫到禪尼之家、禪
尼自剪裁舊紙障、補其破、義景請曰、某從者有能爲之者、
尼公何勞之、禪尼曰、其男不勝我工也、而猶不止、義景曰、
裁一間補一間者、有勞而迂、爲班而麁、不若唯改糊之速
而麗也、禪尼顧曰、我亦欲全改之、然今日補之者、有故也、
凡人去奢從約爲善、物以興廢補破爲美、我今補之者、欲

使弱冠之人知之也、按吉田兼好徒然草記之曰、治世之
道、以儉約爲本、松下禪尼知道之人也、
延元二年春脇屋義治在杣山城、以里見氏爲將、與瓜生
保其弟重照義鑑房源琳、救金崎城、戰不利、而里見及保
義鑑戰死、從兵亦多没、重照聚敗軍士歸杣山、衆皆悲、父
士兄弟戰没、哭聲満巷、唯保母不然、言於義治曰、此度里
見獨死、保等愁遺、則妾何面目而來見哉、二人死事、重照
源琳等生還、再奉公盡忠謀再舉者、不幸之幸也、武夫見
危授命者、其所也、妾何傷保等死哉、乃自酌勸酒於義治
且勞殘卒、聞者感激、以慰其悲、

禪僧周信、説源氏満勸學曰、凡治天下國家、無不以文先
君專勤文學、願繼業以副外護之望、氏満頷之、周信又呈
貞觀政要於氏満、謂曰、是唐大宗治天下皆收在此書、君
亦宜執法於此書、
畠山持國謂其家臣河井氏曰、汝子歳幾許、對曰、既二八、
曰有能哉、曰好射、曰知字運筆乎、曰否、持國曰、目不知字、
手不運筆、則他能不足成名、不足辨事、河井聞命退而令
其子學習、其子果爲善士、人皆稱持國能知先務也、
大友義鎮曾放鷹、見一童子引牛匿藪中、奇其骨相畀黄
金、童子戴之捨而去、義鎮怪之問其故、童子曰、持金歸家、

則父母以爲盜之、而必咎之、雖稱太守之賜、不可信焉、義
鎮彌奇之、令監士護送諭其父母、明日、義鎮召童子、附同
慈寺爲僧、學問稍進、既而聞義鎮討蒲池鑑貞、曰、我爲僧
身、則縱雖至長老、不能報太守之恩、不如擊敵太守者、早
報洪恩、以表微志、乃買一刀、入鑑貞陣、斬二人、被剣而死、
義鎮憐之、
追加
治承四年秋、頼朝反于伊豆、東関風靡、其冬公卿會於新
院之殿上、議天下之鎮撫、衆僉未揚言、左大辨長方進奏
曰、治平之本在德政、頃年政事不應天乎、法皇無故不與

政務、殿下無罪所配逐矣、伏願法皇親聞政、殿下速歸朝廷、則為攘災之基乎、衆僉畏伏、淨海失色、是後淨海自愧、奉法皇如故、赦殿下歸朝、世以感長方之剛直、

本朝言行錄卷二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05
SS号=14664105